

三國志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國志/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5-X

I.三…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三國時代-紀傳體②三國志-譯文 IV.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12 號

二十四史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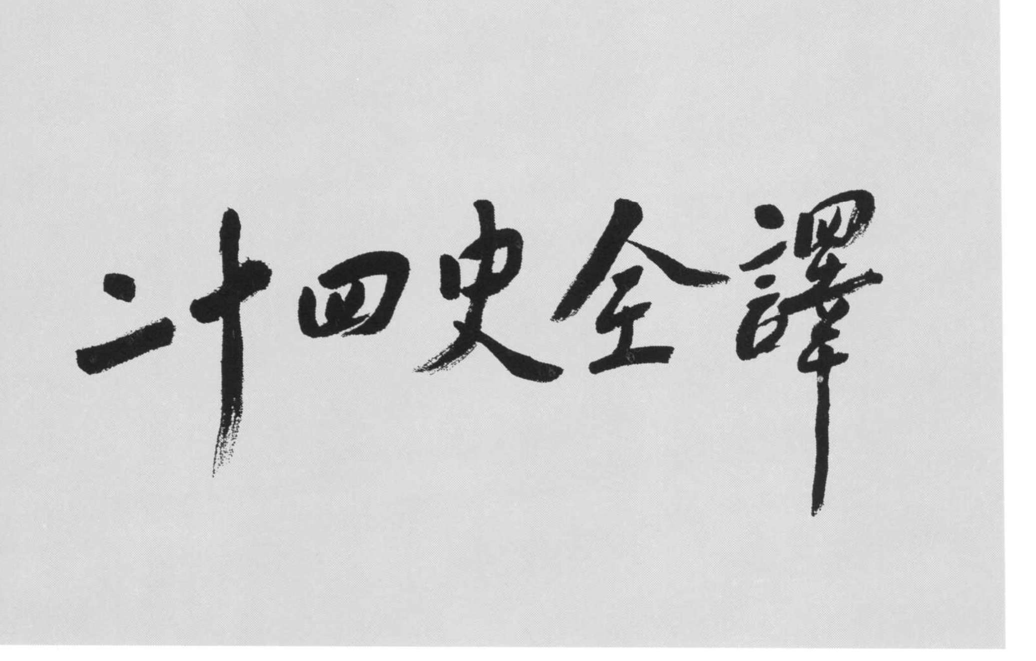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4　字數 1,59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5-X/K・7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三國志》2 册　207 圓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吳大逵　吳洪澤　吳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𤰶”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䯗)　缶(缻)　黎(菞)　禪(禮)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飇)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䴵)　詬(詢)　躪(躪)　舐(舓)
豺(犲)　轂(轂)　欞(櫺)　疏(疎疏)
躔(躔)　罐(鑵)　騮(駵駠)　搜(挍)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蠃)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榛欜榛)
欻(欻)　悸(痵)　秫(秫)　蜿(蜿)
垂(𠂹埀)　奸(奸)　彝(彝)　腕(掔)
齪(齱)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僽僽僽)　燕(鷰)
貂(鼦)　鞠(鞠)　鍥(鍥)　腰(署)
斗(鬥)　絶(㓭)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興(興)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祇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三國志》全譯出版説明

《三國志》是記載東漢後魏、蜀、吴三國鼎立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從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稱帝起，到公元280年吴國滅亡止，共六十一年的歷史。全書六十五卷，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西晉陳壽撰寫。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生於蜀國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233)，卒於西晉惠帝元康七年(297)，享年六十五歲。陳壽少年時期就勤奮好學，師從當時著名的史學家譙周，擅長文學和史學，後任蜀漢觀閣令史。當時的蜀國宦官黄皓專權弄勢，大臣多曲意迎合，陳壽不肯阿附，以致屢遭貶黜，得不到重用。西晉建立，朝廷用他爲佐著作郎。後來又出補爲平陽侯相。在這段時期内，他發憤讀書和著述，撰寫了《益都耆舊傳》十篇，又編輯了《蜀相諸葛亮集》，呈奏晉武帝，受到嘉許，遷著作郎，負責修撰魏、蜀、吴三國的史書。

在陳壽撰寫《三國志》之前，魏、吴兩國的史學家們已經修撰本朝史書。魏國有王沈的《魏書》四十餘卷，另有魚豢的《魏略》八十九卷。吴國有韋昭的《吴書》五十五卷。陳壽撰寫《三國志》中的《魏書》與《吴書》就是以這三部史書爲主要依據的。尤其是魚豢的《魏略》，記事詳細，其中記載少數民族的史實較多，唐人劉知幾在《史通・題目》中説此書"巨細畢載，蕪累甚多"，但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正是該書的長處。而蜀國則"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三國志・蜀書・後主傳》)。所以蜀國史料較少，以致在《三國志》中，祇有《蜀書》的份量最少。陳壽之所以能寫好《三國志》，當與他的老師譙周的影響密不可分。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三國志・蜀書》中有其傳。他出身於經學世家，耽古篤學，精研《六經》，陳壽稱其爲"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是一位淵博通識的學者，曾著有《古史考》二十五卷等。譙周愛史、信史學風，對陳壽的影響很大，故陳壽也曾著有《古國志》五十篇，後來又致力於收集蜀國的史料，約經十年寫成《蜀書》。

《三國志》的三個部份，《魏書》記載的是漢末董卓之亂以後到曹魏建國和滅亡的歷史；《蜀書》記載的是劉備建立蜀國到後主劉禪統治蜀國以至滅亡的歷史；《吴書》記載的是江南孫氏父子建立吴國直至爲西晉所滅亡的歷史。《三國志》記事，起於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事，迄於西晉滅吴(280)。從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國之間講和征戰，乃至蜀滅於魏、魏之爲晉所取代和吴滅於晉的結局，人物、事件、時間紛亂複雜，而陳壽却從容不迫、條例分明地叙述出來。在編撰體例上，以魏主爲帝紀，總攬三國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傳名而紀實，使之與全書協調，又顯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充分顯示陳壽駕馭史料的能力。

《三國志》以其引文精練，叙事簡約，史實準確，取材嚴謹的優點，受到古今史學家的肯

定與好評。《晉書・陳壽傳》説:"時人稱其叙事,有良史之才。"其傳還記載當時有個叫夏侯湛的人,也寫了一部《魏書》,當他讀到陳壽的《魏書》以後,自愧不如,"便壞己書而罷"。當時的高官張華,對陳壽的《三國志》也"深善之",並且對陳壽説:"當以《晉書》相付耳。"就是要將撰寫《晋書》的任務交給他。南宋學者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説:"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爾,要終勝固也。"此等讚譽,不勝枚舉。後人將《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及范曄的《後漢書》并列而稱之爲"前四史"。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主要可概括爲兩點:

其一,没有設置表、志,是其重大不足。表不但可以用極少的篇幅羅列許多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的概要,使之補充紀傳不便表述而又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時又易於查閲;志則是反映歷朝歷代典章制度、經濟文化、天文地理、風俗輿服等内容極其重要的表現形式。《三國志》缺此兩項,以致當時許多重要史實不復再現,殊爲可惜。索需三國時期的典章制度,惟有上查《續漢書》諸志,下查《晉書》、《宋書》諸志。

其二是陳壽編撰《三國志》時,對原來已經成書的史料删削過多。最明顯的例證如馬鈞、張仲景這樣的偉大科學家,他没有爲之立傳;許多見於魚豢《魏略》的少數民族史料和曹魏統治少數民族的特殊制度——護軍制,他都删之殆盡。尤其曹操許下屯田,即使在當時也是軍政經濟、國計民生方面的大政方略,以及歷史反響巨大的魏晉九品中正制等等重大歷史事件,記載都不過是寥寥數語,失之簡略。這些缺點,從史料學的角度着眼,都是致命傷。

正因爲陳壽《三國志》存在體例不全和删節過多、失之簡略的缺點,自從其成書之後,就産生了以某種方式補充其史料容量的需要。陳壽去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後,南朝宋人裴松之寫成《三國志註》,完成了這一工作。裴松之的註豐富了《三國志》的内容,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三國志》的續作。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宋書》卷六十四和《南史》卷三十三均有傳。他博覽典籍,學識淵博。劉宋初年,他被徵爲國子博士。唐人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説宋文帝因爲《三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註其闕"。元嘉六年(公元426),裴松之完成了《三國志註》的撰述,並上呈文帝,還寫了一份《上三國志註表》。在《表》中,他既充分肯定了《三國志》的學術價值,又適當地指出其缺點,還説明他自己作註時的具體做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概括裴松之註:"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説,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據此,裴松之的《三國志註》具有三大特點:一是補闕,凡陳壽當時所未能見到的和雖已見之而删削不當的史料,均已補入。二是正訛,即通過增補史料,糾正《三國志》的錯誤之處,或進行必要的考證。三是存異,即對同一事件或人物,幾種史書有不同説法的,裴氏均予以摘録而並存,給後人留下了思攷與攷證的餘地。裴松之註《三國志》的最大功績,是改變了傳統的以音義訓詁爲主的史注體,創建了這種以補遺、正訛和存異爲主要目標的史注體,這正是裴氏《三國志註》的最大價值所在。所以此書剛一問世,就被宋文帝稱譽爲"此爲不朽矣"(《宋書・裴松之傳》)。

《三國志》中的《魏書》、《蜀書》與《吴書》,最初都是各自成書的,並非三書合於一體。現存最早的《三國志》刻印本,即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的國子監刻本,雖然已將三書合刻在一起,但還是保存了三書分别發刻的痕跡。目前較爲通行的《三國志》版本大致有如下

五種:其一爲商務印書館據宋紹興、紹熙年間兩種刻本校勘影印的百衲本。其二爲據明北監本校刻的清武英殿本。其三爲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的金陵活字本。其四爲據毛晉汲古閣本校刻的江南書局刻本。其五爲中華書局據以上四種版本而作的點校本,此本問世最晚,且注意吸收諸本之長,加以點校,易於閱讀,最爲流行。

《三國志》全譯主编:許嘉璐。譯者:史建橋、解冰。

三國志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三國志卷二十九

魏志二十九

華佗 吴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内，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縣人，又名旉。他在徐州一帶游歷求學，通曉幾部儒家經典。沛國相陳珪推舉他爲孝廉，太尉黄琬徵召他做官，他都没有去。他通曉養生的方法，當時的人認爲他年近百歲而容貌像壯年人。又精通醫方和藥物，他治療疾病，配製湯劑不過幾種藥物，心裏知道藥的份量，不用再稱量，煮熟了就讓病人喝下去，告訴病人服藥的方法和禁忌，華佗離開後病就好了。如果應當艾灸，不過選一兩處穴位，每處不過灸七八下，病痛就消除了。如果應當扎針，也不過選一兩處穴位，進針時對病人説“針感應當延伸到某處，如果到了，就告訴我”。病人説“已經到了”，就立刻拔出針來，病也很快就好了。如果疾病在身體内部結積，針刺和藥力都不能達到，應當剖開切除的話，就給病人喝麻沸散，不一會兒病人就像醉死一般失去知覺，於是剖開腹腔取出結積物。病如果是在腸子裏，就切開腸子洗滌，接着縫合腹部敷上藥膏，四五天後傷口就痊愈了，没有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覺，一個月以内，病人就完全恢復了健康。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原甘陵相夫人懷有六個月的身孕，腹内疼痛不安，華佗給她診脉説：“胎兒已經死了。”讓人用手觸摸得知胎兒在腹内的位置，在左邊就是男孩，在右邊就是女孩。摸的人説“在左邊”，於是配製湯藥打胎，果然打下的是個男孩的形體，病人就痊愈了。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

縣吏尹世苦於四肢疲乏無力，口中乾燥，不

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絶於内，當啼泣而絶。”果如佗言。

願聽到人的聲音，小便不通暢。華佗説：“做熱食吃試一試，吃了要是出汗病就會好；不出汗，過了三天就會死。”尹世於是做熱食吃了而没有出汗，華佗説：“臟腑的元氣已在體内耗盡，該會哭泣着斷氣死去。”結果像華佗所説的那樣。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内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并起。

府吏兒尋、李延一同來到華佗處治病，他們都是頭痛身熱，病的痛苦完全一樣。華佗説：“兒尋應當瀉下，李延應當發汗。”有人提出疑問説爲什麽病情相同而用藥不同，華佗説：“兒尋是外實，李延是内實，所以給他們治療應該不同。”於是給他們不同的藥，第二天早上他們倆的病全都好了。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鹽瀆的嚴昕和幾個人一同去看望華佗，剛到，華佗對嚴昕説：“您的身體好嗎?”嚴昕説：“當然和往常一樣。”華佗説：“您有急病顯示在臉色上，不要多喝酒。”嚴昕幾個人坐了一會後回家，走了幾里路，嚴昕突然頭暈掉下車，人們扶他起來，用車載着他送回家，半夜就死了。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虚，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内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以前任督郵的頓子獻生病已經好了，又去華佗那裏診脉，華佗説：“您的身體還很虚弱，没有完全恢復，不要過於勞累，要是行房事就會死。臨死時，舌頭會伸出幾寸長。”頓子獻的妻子聽説丈夫的病好了，從一百多里外來探望他，二人同宿交媾，過了三天頓子獻病情發作，正像華佗所説的那樣。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了病，華佗前去給他看病。徐毅對華佗説：“昨天叫醫曹吏劉租給胃管扎針以後，就咳嗽得很難受，想睡也睡不安寧。”華佗説：“針没有刺中胃管，誤扎在肝上，飲食會一天天減少，過五天就没有救了。”結果和華佗説的一樣。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内養，乳中虚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東陽的陳叔山的小兒子兩歲時得病，拉肚子前常先啼哭，一天天瘦弱下去。去問華佗，華佗説：“孩子的母親懷着他時，陽氣在體内養護胎兒，以致乳汁中了虚寒，孩子吃了母親寒性的乳汁，所以使他不能及時治好病。”華佗給他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後病情就解除了。

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

彭城夫人夜裏上厠所，被蝎子螫了手，疼得呻吟呼叫無法醫治。華佗叫人把湯藥燒熱，讓夫

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暖之，其旦即愈。

人把手浸泡在湯藥中，她終於可以入睡，衹是身旁的人多次爲她更換湯藥，使湯藥保持温度，到第二天天亮病就好了。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計，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軍吏梅平得了病，被解職回家，他家住在廣陵，離家還有二百里路，住宿在親戚家中。不一會兒，華佗偶然來到主人的住所，主人讓華佗給梅平看病，華佗對梅平説："您要是早些遇見我，病情可以不致到達這種地步。現在病已積久難治，趕快回去還可以和家人見面，過五天就會死。"梅平立刻回家，正像華佗預料的那個時間死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華佗在路上行走，見到一個人有咽喉梗塞的病，很想吃東西却又咽不下去，家裏人用車拉着他想去求醫診治。華佗聽到他的呻吟聲，停下車前去探視，告訴他説："我剛纔來的路邊有個賣餅店，裏邊有蒜泥和酸醋，從那裏取三升喝下去，病自然會消除。"病人就照華佗説的那樣做了，立刻吐出一條蛇，他把蛇懸挂在車邊，想去拜訪華佗。華佗還没有回家，他的小孩子正在門前玩耍，迎面看見了，就自言自語説："好像遇到我父親，車邊挂着的蛇就可以證明。"病人進了華佗家就座，看見華佗家的北牆上懸挂着這種蛇大約有幾十條。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個郡守生病，華佗認爲這個人大發怒氣病就會好，於是就多收他的錢財却不給他治療，不久又丢下病人走了，還留下一封信駡他。郡守果然大怒，命令人去追捕華佗殺掉他。郡守的兒子知道華佗這樣做的目的，囑咐手下人不要追趕。郡守憤怒到極點，吐出幾升黑血，病就好了。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又有一個士大夫身體不舒服，華佗説："您的病在身體深處，應該剖腹切除。然而您的壽命也不過再活十年，這個病不會使您喪失生命，忍着病痛再過十年，壽命和病痛都一同結束了，不值得特意剖腹做手術。"士大夫不能忍受病痛，一定要切除它。華佗於是給他做了手術，他患的疾病不久就好了。十年後終究死了。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

廣陵太守陳登得了病，胸中煩悶，面色發紅而吃不下飯。華佗爲他診脉説："府君的胃中有

蟲數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幾升蟲，將要成爲腹内的癰疽，這是吃了生肉造成的。”立即配製二升湯藥，先服下一升，過了一會兒把藥全部喝光。大約一頓飯的時間後，陳登吐出約三升的蟲子，紅色的頭都還在蠕動，半個身子像是生魚肉，他的病痛就痊愈了。華佗説：“這個病三年後還會復發，遇到好醫生就可以治好。”後來果然按華佗所説的日期病情發作，當時華佗不在，陳登就如華佗説的那樣死了。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太祖聽説後徵召華佗，華佗經常在他身邊。太祖受到頭風病的折磨，每次發作，心中煩亂眼睛發花，華佗用針扎他的膈俞穴，手到病除。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李將軍的妻子病得很厲害，召來華佗給她診脉，華佗説：“這是懷孕時傷了胎，胎兒還留在肚子裏。”將軍説：“聽説確實傷了胎，但胎兒已經掉下來了。”華佗説：“根據脉象，胎兒没有去掉。”將軍認爲不是這樣。華佗離去後，婦人的病情稍稍好轉。一百多天後病又復發，再叫華佗來，華佗説：“根據這種脉象，本來還有胎兒。先前應當生兩個孩子，一個孩子先生出來，血出得太多，後一個孩子没能及時生下來。母親自己不覺得，旁邊的人也不知道，不再繼續接生，於是就没能生下來。胎兒已死，母親的血脉不再滋養胎兒，胎兒必定乾枯而附在母親的脊骨上，所以使母親的腰脊經常疼痛。現在應當給她喝湯藥，并用針扎一處穴位，這個死胎一定會打下來。”湯藥和扎針都用過後，婦人疼痛加劇就像要臨産一樣。華佗説：“這死胎乾枯很久了，不能自己出來，應該叫人把它取出來。”果然取出一個已死的男胎，手脚齊全，顔色發黑，身長一尺左右。

佗之絶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

華佗的絶妙醫術，大致都是這樣一類的。然而他本來是個讀書人，却以從醫作爲職業，心裏經常感到懊悔，後來太祖親自處理國事，得了很嚴重的病，讓華佗專門爲他診治。華佗説：“這病短時間内很難治好，長期治療，可以延長壽命。”華佗長久遠離家鄉很想回去，於是説：“剛剛收到家信，正想暫時回一趟家。”回到家後，藉口妻子生病，多次請求延長假期不想返回。太祖多次寫信召他回來，又命令郡縣將他發派遣

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虚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强死也。"

回。華佗依仗自己的才能而又厭惡幹受人役使的事，還是不肯上路。太祖大怒，派人前往查看。如果華佗的妻子確實有病，就賜給他小豆四十斛，放寬回來的期限；如果他謊言欺騙，就把他拘捕押送回來。於是華佗被移送交付許昌監獄，經審訊他招供認罪。荀彧求情説："華佗的醫術確實高超，關係到人們的生命，應當寬容赦免他。"太祖説："不必擔心，天下難道會没有這種小人物嗎?"於是將華佗拷問至死。華佗臨死時，拿出一卷書給獄吏，説："這書可以救活人。"獄吏害怕監獄法規不敢接受，華佗也不勉强，要來火把書燒了。華佗死後，太祖的頭風病没有根除。太祖説："華佗能够治好這個病。但這小子故意拖着不完全治好我的病，想藉此抬高自己，然而我不殺了這個人，他也終究不會爲我除掉這個病根!"到後來太祖的愛子倉舒病危，太祖嘆息説："我後悔殺了華佗，使這孩子冤枉死去。"

初，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咳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匆匆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當初，軍吏李成遭受咳嗽的痛苦，白天黑夜都不能睡覺，時常吐出膿血，他拿這些病狀去問華佗。華佗説："您得的是腸癰病，咳嗽時吐出來的東西，不是從肺裏來的。給您兩錢散劑，服後會吐出二升多膿血，好好調養自己身體，過一個月病就會稍有起色，再好好保養愛惜自己，一年後就會恢復健康。過十八年還會有一次輕微的復發，服下這種散劑，也會再次痊愈。如果得不到這種藥，仍然會死去。"又給了他兩錢散劑。李成得到這藥，收藏了五六年後，親戚中有人得了和李成同樣的病，他對李成説："您現在身體强壯健康，我却要死了，怎麽忍心没有急病而收藏這藥，以等待將來病發作呢?先把藥拿出來借給我，我病好了，再爲您向華佗要。"李成把藥給了他。又因這個緣故到譙縣去，正好遇到華佗被拘捕，匆忙中不忍心找華佗要藥。十八年後，李成的病終於復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去。

吴普　樊阿

廣陵吴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摇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

廣陵人吴普、彭城人樊阿都跟隨華佗學醫。吴普依照華佗的醫術治病，很多人被救活。華佗對吴普説："人的身體需要活動，衹是不應當使身體過於疲勞。活動身體就能使食物中的營養得

生，譬猶户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到消化吸收，血脉流動通暢，病就不會發生，這就如同經常轉動的門軸不會朽爛的道理。因此古代的仙人使用導引的健身方法，模仿熊攀樹懸挂和鴟鳥回頭顧盼的動作，伸曲腰肢，活動各個關節，以此求得長壽不老。我有一種運動方法，叫作五禽之戲，一叫虎，二叫鹿，三叫熊，四叫猿，五叫鳥，也用來消除疾病，并且使手脚利索輕便，可以當作導引的健身方法。身體感到不舒服，就起來做一套禽戲，汗水流出浸濕了身體，就在身上抹一層粉，因而身體感到輕便，肚子裏想吃東西。”吴普照着五禽之戲去做，九十多歲了，仍然耳聰目明，牙齒完好堅固。樊阿善於扎針的技術。一般的醫生都説背部和胸臟之間不可以隨便扎針，即使扎針也不能超過四分深，然而樊阿扎針時背部扎進去一二寸，在巨闕穴和胸臟刺進去五六寸，而病往往都治好了。樊阿跟着華佗索求服用後可對人的身體有補益的藥，華佗傳授給他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按這個比例作爲配方標準，長期服用可以驅除人體内的三種寄生蟲，調理五臟，使身體輕便，頭髮不會變白。樊阿聽從他的話，活了一百多歲。漆葉到處都有，青黏生長在豐、沛、彭城和朝歌。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因通曉音樂擔任雅樂郎，中平五年，因病辭去官職。州郡和司徒以禮徵召他，因世間紛亂逃奔荆州。荆州牧劉表命令他和孟曜爲漢朝皇帝主持製作雅樂，雅樂完成後，劉表想在庭院裏觀賞雅樂的演奏，杜夔規勸説：“現在將軍聲稱爲天子製作音樂，然而却要在您自己的庭院裏演奏它，恐怕不可以吧?”劉表接受了他的意見而放棄了演奏。後來劉表的兒子劉琮投降了太祖，太祖任命杜夔爲軍謀祭酒，參與太樂的事務，因此命令他創作雅樂。

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静、尹齊善咏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

杜夔擅長鐘樂的音律，聰明過人，管弦等各種樂器，無所不能，祇有歌舞不是他所擅長的。當時散郎鄧静、尹齊善於吟唱雅樂，歌師尹胡能够歌唱用於宗廟郊祀的樂曲，舞師馮肅、服養通曉前代的各種舞蹈，杜夔總管樂舞，精心研究，

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從遠的方面考察各種經典，從近的方面采納陳例舊制，教授講習音樂，製作各種樂器，繼承恢復前代的古樂，都是從杜夔開始的。

黄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騤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悦。後因他事繫夔，使騤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

黄初年間，杜夔任太樂令、協律都尉。漢朝的鑄鐘工匠柴玉手巧而有心計，在各種形態的器物中，有很多是他製作的，也被當時的顯貴們所賞識。杜夔命令柴玉鑄造銅鐘，但鑄成的銅鐘聲韵清濁大多不符合音律，多次銷毀了重新鑄造。柴玉十分厭煩這樣做，説杜夔對聲韵清濁的要求是任意的，總是抗拒杜夔的命令。杜夔、柴玉互相向太祖告狀，太祖取來鑄好的銅鐘，放在一起輪换着敲打，然後纔知道杜夔精通音律和柴玉的平庸無知，於是懲罰柴玉和他的兒子們，讓他們都去做養馬的人。文帝喜愛厚待柴玉，又曾經命令杜夔和左騤等人在賓客中吹笙彈琴，杜夔露出爲難的神色，因此文帝心裏不高興。後來藉其他的事拘押了杜夔，又派左騤等人去杜夔那裏學習，杜夔認爲自己所熟悉的是雅樂，擔任主管音樂的官員是有根基的，心中還是感到不滿，於是被罷免官職而死。

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杜夔的弟子河南人邵登、張泰、桑馥，分别官做到太樂丞，下邳人陳頏官做到司律中郎將。從左延年等人起他們雖然對音律很精通，但都是擅長鄭樂這樣的俗樂，他們在喜好古樂保存正聲方面都比不上杜夔。

朱建平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遍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

朱建平，沛國人。他擅長相面的方術，在街巷之間看人相貌斷定吉凶，應驗了的不止一個。太祖做魏公時，聽説過他，徵召他爲郎。文帝做五官中郎將時，聚會在座的賓客三十多人，文帝向朱建平詢問自己的壽命多長，又讓他給所有的賓客看相。朱建平説："將軍您應當有八十歲的壽命，到四十歲時會有小小的災難，希望您謹慎地保護自己。"對夏侯威説："您四十九歲時官位爲州牧，可是會有災難，災難如果能够度過，可以活到七十歲，官位做到公輔。"對應璩説："您六十二歲時官位爲侍中，可是會有災難，在這頭一年，會獨自看見一隻白狗，而旁邊的人却看不見。"對曹彪説："您占有藩國，到五十七歲時會

遭受兵亂的困厄，應該妥善地防備它。”

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户，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没，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當初，潁川的荀攸、鍾繇相互間關係親密。荀攸先死，兒子幼小。鍾繇操持荀攸家裏的事情，想要荀攸的妾改嫁。他給別人寫信說：“我和荀公達曾經一同讓朱建平看相，朱建平說：‘荀君雖然年紀輕一些，但是會把後事托付給鍾君。’我當時開玩笑說：‘那就應該嫁出卿的阿鶩了。’怎能料到這位先生竟早去世，玩笑話竟然應驗了！現在要嫁出阿鶩，使她得到好的去處。回想起朱建平的妙算，即使是唐舉、許負也怎麽能超過他呢！”

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决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内，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娱，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賜死。凡説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并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逾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文帝黄初七年，文帝四十歲，病得很重，對左右的人説：“朱建平所説的八十歲，指的是晝夜相加的數，我就要和你們永别了。”不久，果然崩逝。夏侯威任兖州刺史，四十九歲。十二月上旬得了病，想起朱建平的話，自己料定必然死去，預先寫下遺囑并做好送葬的準備，都讓人按成規辦理。到了下旬病情好轉，接近於康復。三十日下午太陽西斜時，請主管事務的官員擺設酒宴，説：“我的病痛逐漸康復，明天鷄叫時，我就是五十歲了，朱建平的告誡，真的一定要度過去了。”夏侯威送走客人以後，合眼睡覺時病情發作，到半夜就死了。應璩六十一歲任侍中，在宫中當值，突然看見一隻白狗，問了在場的許多人，都没有看見。於是應璩多次聚會賓客，并急忙回到家鄉游玩觀賞，飲酒設宴自尋歡樂，過了一年，他六十三歲去世。曹彪被封爲楚王，五十七歲時，因和王淩同謀反叛，被賜死。凡是説到的這些人，没有不像朱建平所預言的那樣，不能全部詳細記載，所以衹粗略地記述幾件事。衹有給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看相有差錯。王肅六十二歲時，病得很重，醫生們都認爲他治不好了。王肅的夫人問他有什麽遺言，王肅説：“朱建平看相時説我能活過七十歲，官位做到三公，現在都還没有達到，還擔憂什麽呢？”可是王肅終究死了。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

朱建平又善於相馬。文帝將要外出，叫人把馬從外面牽來，朱建平在路上遇見了，告訴那人説：“看這馬的相，今天要死了。”文帝將要騎上

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黄初中卒。

馬，馬厭惡他衣服上的香味，受驚咬了文帝的膝蓋，文帝大怒，立即殺了這馬。朱建平於黄初年間去世。

周宣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黄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他做了郡吏。太守楊沛夢見有人對他説："八月一日曹公會到來，一定會給您一根杖，還把藥酒給您喝。"楊沛讓周宣占這個夢。這時黄巾賊寇起事，周宣回答説："杖能支撑起體弱的人，藥能醫治人的疾病，八月一日，賊寇一定會被消滅。"到了那個日子，賊寇果然被消滅了。

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

後來東平的劉楨夢見蛇生了四隻脚，將門中的洞窟做窩，劉楨讓周宣占這個夢，周宣説："這是關於國事的夢，不是您家中的事。應當有做賊寇的女子被殺。"不久，女賊鄭、姜都被征討消滅，因爲蛇是女子的徵兆，而脚不是蛇所應該有的緣故。

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宫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黄門令奏宫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

文帝問周宣説："我夢見宫殿上的兩片瓦落到地上，變成一對鴛鴦，這是什麼意思呢？"周宣回答説："後宫裏會有突然死去的人。"文帝説："我騙卿罷了。"周宣回答説："夢表示人的意願，如果用言辭表達出來，就能够預測吉凶。"話没説完，而黄門令報告有宫女互相殘殺而死。没過多久，文帝又問道："我昨天夜裏夢見青氣從地上連接到天空。"周宣回答説："天下會有顯貴的女子受冤死去。"這時，文帝已派遣使者賜給甄后一道要她自盡的詔書，聽了周宣的話而感到後悔，派人追回使者已來不及了。文帝又問道："我夢見磨錢上的花紋，想讓它消失，可是花紋却更加明顯，這是什麼意思呢？"周宣神情悵然不回答。文帝又問他，周宣回答説："這是陛下自己家中的事，雖然您心裏想這樣做而太后不答應，因此您想要磨掉花紋却更明顯了。"當時文帝想治弟弟曹植的罪，但被太后逼迫，衹是貶了他的爵位。文帝任命周宣爲中郎，屬太史。

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

曾經有人問周宣説："我昨天夜裏夢見草扎成的狗，這預示着什麼呢？"周宣回答説："您將要得到美味的食物了！"過了一會兒，這個人外出，果然遇到豐盛的飯菜。後來又問周宣説：

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餘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昨天夜裏又夢見草扎成的狗，是什麽意思？”周宣說：“您將會從車上掉下來摔斷腿，應該警惕謹慎。”不多久，果然像周宣所説的那樣。後來他又問周宣說：“昨天夜裏又夢見草扎成的狗，是什麽意思？”周宣說：“您家會失火，應當妥善防護。”不一會兒火就燒起來了。這個人對周宣說：“前後三次，我都没有夢見草扎成的狗。衹是姑且試試您而已，爲什麽都應驗了呢？”周宣回答說：“這是神靈引動您使您這樣説的，所以和真的夢没有兩樣。”這個人又問道：“三次夢見草扎成的狗而它們預示的情况却不同，爲什麽呢？”周宣說：“草扎成的狗，是祭祀神靈的東西。所以您開始做的夢，是預示您會得到祭祀後留下的食物。祭祀已經完畢，那麽草扎成的狗就會被車輪輾軋，所以第二個夢預示您會從車上掉下來摔斷腿。草扎成的狗被車輪輾軋以後，一定會裝在車裏帶回去當作柴火，所以最後的夢是擔憂您家要失火。”周宣的説夢，都是像這一類的。十次能説準八九次，世人把他的説夢和朱建平的看相相提并論。其餘應驗的事就不一一依次列舉。明帝末年周宣去世。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鄙醜陋，没有莊重的儀表而貪愛喝酒，吃喝説笑，不選擇同自己相合的人，所以人們大都喜歡他而不敬重他。

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他的父親是掌管利漕渠的官員，利漕渠的百姓郭恩兄弟三人，都得了腿瘸的病，請管輅占卜其中的原因。管輅說：“卦象中有您家族的墓地，墓地中有個女鬼，不是您的伯母，就是您的叔母。以前在饑荒時節，該有個貪圖她幾升米的人，把她推下井中，她在井中發出呼救的聲音，這人又推下一塊大石頭，落下去砸破了她的頭，她的孤魂蒙冤而悲痛，自己向上天控訴。”於是郭恩哭泣着承認了自己的罪。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廣平人劉奉林的妻子病得很厲害，已買好了棺材。當時是正月，請管輅占卜，管輅說：“她的壽命會延續到八月辛卯這天的中午時分。”劉奉林認爲一定不會這樣，但他妻子的病逐漸好了，到了秋天復發，一切都像管輅所説的那樣。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鬥，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客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鬥，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管輅去見安平太守王基，王基讓他占卦，管輅說："該有一個微賤的婦人，生下一個男孩，男孩一落地就自己走進竈中死去。又床上該有一條大蛇銜着筆，一家大大小小的人都看見了，不一會兒蛇就離開了。又烏鴉飛來進入室内，和燕子一起争鬥，燕子死了，烏鴉飛走了。有這樣三件怪事。"王基大吃一驚，詢問這三件怪事預兆的吉凶。管輅說："衹不過是客舍的年代很久了，魑魅魍魎作怪罷了。男孩生下來就會走，并不是自己會走，衹不過是宋無忌的精靈把他帶進竈中。大蛇銜着筆，衹不過是已故的老書佐顯靈罷了。烏鴉和燕子争鬥，衹不過是已故的老門卒顯靈作怪罷了。現在卦中顯示這些現象而不顯示它的不吉利，知道不是災異的徵兆，自然没有什麽可憂慮的。"後來終究没有災禍。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當時信都令家的婦女擔驚受怕，輪着生病，請管輅用蓍草占卜。管輅說："您家的北堂西頭，下面有兩具男尸，一個拿着長矛，一個拿着弓箭，頭在墻壁内，脚在墻壁外。拿着長矛的主管刺人的頭，所以病人的頭沉重疼痛而抬不起來。拿弓箭的主管射人的胸腹，所以病人的心中如被懸吊起來一樣疼痛而不能吃喝。這兩個男尸的鬼魂白天就到處游蕩，晚上就來害人，所以使人擔驚受怕。"於是挖掘遷走尸骨，家中的病人全都好了。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

清河的王經辭去官職回家，管輅和他相見。王經說："近來有一件怪事，我很不喜歡，想麻煩您占一卦。"卦象成了後，管輅說："爻辭表明了吉利，不是怪異。您夜裹在堂屋的門前，有一道流光如同燕雀一樣，落入您的懷中，發出嚶嚶的聲音，您感到心神不安，解開衣服徘徊不定，招呼妻子，尋找餘下的流光。"王經大笑說："的確像您說的那樣。"管輅說："吉利，這是升遷官職的徵兆，它的應驗很快就要到來。"不久，王經升任江夏太守。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

管輅又到郭恩家中，有一隻鳩飛來落在屋梁上，叫聲很悲哀。管輅說："會有一個老翁從東方來這裏，帶着一頭猪，一壺酒。主人雖然歡喜，但會有一個小小的事故。"第二天果然有客

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鷄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人來，就像管輅所預示的那樣。郭恩要客人節制喝酒，不吃肉，小心火，并且射殺一隻鷄作食物，箭從樹叢間飛過射中一個幾歲女孩的手，手上流出了血而使人驚慌害怕。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

管輅來到安德令劉長仁的家中，有一隻鳴叫的鵲飛來落在閣樓上，叫聲很急促。管輅說：“鵲說東北方向有一個婦人昨天殺了丈夫，牽連到西邊鄰居人家的丈夫離婁，等不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告狀的人就要到了。”到那個時候，果然有東北方同伍的居民前來告狀，鄰家的婦人親手殺了她的丈夫，詐稱西邊鄰居家的人和丈夫有仇怨，來殺死了她的夫婿。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内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勃海太守。

管輅來到列人典農王弘直的住所，有一股旋風高三尺多，從西邊吹來，在庭院中迴旋打轉，停息後又颳了起來，很久纔停止。王弘直將這件事去問管輅，管輅說：“東方會有騎馬的官吏到來，恐怕父親要哭兒子了，怎麽辦！”第二天膠東的官吏到來，王弘直的兒子果然死了。王弘直詢問這樣判斷的緣故，管輅說：“這天是乙卯日，是長子的徵兆。樹葉在申所象徵的秋天凋落，北斗的斗柄指向申辰，申所象徵的秋天驅除了寅所象徵的春天，是死喪的徵兆。太陽過了午時而旋風颳起，是馬來臨的徵兆。旋風停息而又颳起爲離，離爲文彩，是官吏的徵兆。申未屬虎，虎是大人，這是父親的徵兆。”有一隻雄野鷄飛來，落在王弘直家鈴閣柱子的頂端上，王弘直心裏非常不安，要管輅占卦，管輅說：“到五月您一定升官。”當時是三月，到了五月，王弘直果然升任勃海太守。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并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户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館陶令諸葛原升任新興太守，管輅前去爲他餞行，賓客都來聚會。諸葛原自己起身取來燕卵、蜂巢、蜘蛛放在器具中，讓管輅猜測。占卦完畢後，管輅說：“第一件東西，含藏元氣等待變化，依托在屋檐堂屋之上，到能顯出雄雌時，翅膀就會舒展長成，這是燕卵。第二件東西，家室倒挂着，門户很多，内藏着精氣，孕育着毒汁，到了秋天就變化，這是蜂巢。第三件東西，顫顫悠悠地伸着長足，吐絲織成羅網，在網中爬來爬去尋找食物，在黄昏黑夜中捕獲得利，這是

蜘蛛。”在座的人都又驚又喜。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并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管輅的族兄管孝國，住在斥丘，管輅前去跟隨他，和兩個客人見面。客人離開後，管輅對管孝國說：“這兩個人的額頭和口耳之間都有凶氣，災異變故會同時發生，兩人的魂靈没有歸宿，他們的魂靈在海上飄流，尸骨將回到家中，不多久他們會一起死去。”又過了幾十天，這兩個人喝醉了酒，夜裏一同乘車，牛受驚跑下車道掉進漳河中，都淹死了。

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户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

正當這時，管輅的鄰居，外門不用關，没有偷竊的人。清河太守華表，徵召管輅爲文學掾。安平人趙孔曜把管輅推薦給冀州刺史裴徽說：“管輅情趣高雅寬容大度，和世人不相猜忌，仰觀天文就和甘公、石申一樣高妙，俯覽《周易》就和司馬季主有着共同的思慮。現在賢明的使君您正關注着隱居在幽僻的草野中的人才，留心散落在深遠的沼澤中的賢士，管輅應該蒙受陰柔和順的驗證，得到成爲爲人楷模的時機。”裴徽於是徵召管輅爲文學從事，招引來和自己相見，對他非常親善友好。冀州衙署遷移到鉅鹿，管輅升遷爲治中別駕。

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并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當初應州裏的徵召，管輅和弟弟管季儒同坐一輛車去，到了武城西面時，自己占卜吉凶，對管季儒說：“將會在武城的舊城裏看見三隻狸猫，這樣你就會顯達了。”前行到黄河西面舊城城角時，正好看見了三隻狸猫一起蹲在城邊，兄弟倆都很歡喜。正始九年管季儒被推舉爲秀才。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來管輅，鄧颺也在何晏的住所。何晏說：“聽說您占卦神妙，請試着給我占一卦，瞭解一下我的官位會不會做到三公？”又問道：“接連夢見青蠅幾十隻，飛來落在鼻子上，驅趕它們都不肯離開，這有什麼緣故？”管輅說：“飛翔的鴞，是天下低賤的鳥，等到它在樹林中食桑椹，就向人們發出好聽的叫聲，何况我管輅的心不是草木，怎敢不竭盡忠心？過去八元、八凱輔佐虞舜，廣施恩惠、仁慈和藹，周公輔助成王，坐着等待天亮去處理政事，所以能够將福澤流傳給天下，萬國都得到安寧。這就是躬行正道而得到美好的報應，不是卜

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筮所能推測預知的。現在您的侯位重如山岳，威勢如同雷電，可是懷念您的恩德的人少，害怕您的威勢的人多，恐怕不是小心謹慎多得福祉的仁者。又鼻子爲艮，是天中的山，高而不險峻，所以能長久地保住顯貴。現在青蠅氣味難聞，却聚集在鼻子上。地位高的人跌倒，輕佻强横的人容易滅亡，不能不考慮驕傲自滿而招致禍害的定數，由興盛轉爲衰敗的必然。因此山在地中叫做謙，雷在天上叫做壯；謙就是削損有餘而補不足，壯就是非禮的行爲不去做。没有毁損自己而不光大，行爲非禮而不傷敗的。希望君侯您對上追想文王六爻的要旨，對下思索孔子彖象的意義，然後三公的職位纔可以决定，青蠅纔可以趕走。"鄧颺説："這是老書生常談論的話。"管輅説："老書生見到没有生命的人，常談論的人見到不能談論的人。"何晏説："過年再相見吧。"管輅回到邑中的住舍，把這些話都告訴了舅舅，舅舅責怪管輅的話説得過於率直。管輅説："和死人説話，怕什麽呢?"舅舅大怒，説管輅狂妄不合情理。這年正月初一，西北颳來大風，塵埃遮蔽了天空，十多天後，聽説何晏、鄧颺都被殺，這以後舅舅纔心服。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起初管輅拜訪魏郡太守鍾毓，一同討論《周易》的義理，管輅於是説"占卜可以知道您出生和死亡的日子"。鍾毓讓他占卜測算他出生的月日，結果正像管輅説的那樣，没有差錯。鍾毓非常驚訝，説："您令人可畏。死的日子要托付給上天，不能托付給您。"於是不再占卜測算死的日子。鍾毓問管輅説："天下會太平嗎?"管輅説："如今時合四九而龍在天上飛騰，有利於出現大人，神明威武升揚樹立，以仁義治理天下而禮教昌明，還憂慮什麽不太平?"鍾毓不能理解管輅的話，没過多久，曹爽等人被殺，纔領悟到管輅的話。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内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鳥朱身，羽翼玄黄，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

平原太守劉邠取來裝印章的袋子和山鷄毛放在器具裏，讓管輅占卜。管輅説："裏面方形外面圓形，各種色彩構成花紋，含藏寶物嚴守信用，拿出來就有印章，這是裝印章的袋子。高峰聳立，有一隻紅色身體的鳥，翅膀的顔色黑黄相

"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雜，鳴叫不會錯過早晨，這是山鷄毛。"劉邠說："這郡府的官舍，接連出現變幻的怪物，令人恐怖，這是什麼緣故?"管輅說："也許因爲漢末的戰亂，兵馬攪擾混戰，軍士的尸體流血，污染了山丘，所以在黄昏時節，多有怪異的物體出現。明府您道德高尚美好，自然有上天護佑，願您安心享受百福，以光大朝廷的美好恩寵。"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强，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清河令徐季龍派人出去打獵，請管輅占卜他們將獲得的獵物。管輅說："會捕獲到小的野獸，又不是可以吃的飛禽走獸，雖然有爪子和牙，但都很小而不堅利，雖然有花紋，但却濃密而不鮮明，不是老虎也不是野鷄，它的名字叫狸。"獵人傍晚歸來，果然像管輅所說的那樣。徐季龍取來十三種東西，放在大箱子裏，讓管輅猜測。管輅說："器物裏雜亂地裝着十三種東西。"他先說了鷄子，後說了蠶蛹，竟然一一說出了它們的名字，衹是把梳子說成了篦子。

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風雲并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修主人禮，共爲歡樂。

管輅跟隨軍隊向西行進，經過毌丘儉父親的墳墓，他靠着樹幹悲哀地咏唱，精神很不愉快。有人問他是什麼緣故，管輅說："樹木雖然繁茂，但没有徵象可以長久存在；碑上的誄文雖然很美，但没有後人看護。北方的玄武七宿藏起了頭，東方的蒼龍七宿看不到脚，西方的白虎七宿好像銜着死尸，南方的朱雀七宿好像在悲痛地哭泣，四種不祥之兆都已具備，按這個徵象會被滅族。不超過兩年，它的應驗就會到來了。"結果就像管輅所說的那樣。後來得到休閑，管輅拜訪清河倪太守。當時天旱，倪太守問管輅下雨的日期，管輅說："今天晚上會下雨。"這天天晴燥熱，白天没有要下雨的樣子，府丞和清河令在座，都說不會下雨。到夜間正敲響第一道鼓時，星星和月亮都看不見了，風雲并起，竟然下了一場暴雨。於是倪太守盛情款待以盡主人的禮節，一同歡笑慶賀。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

正元二年，弟弟管辰對管輅說："大將軍待您情意深厚，有希望富貴嗎?"管輅長嘆說："我自己知道會有適當的福分，然而上天給了我才幹和聰明，却不給我壽命，恐怕衹能活到四十七八歲，看不到女兒出嫁兒子娶媳婦了。如果能免去

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一死，想做洛陽令，可以使路不拾遺，報警的鼓也不用敲。衹恐怕要到泰山去管治鬼，不能治理活人了，怎麽辦！”管辰問他這樣説的緣故，管輅説：“我的額上没有長壽的骨相，眼睛裏没有凝定的神采，鼻子上没有高挺的鼻梁，脚没有脚後跟，背上没有長壽的三甲之徵，腹部没有長壽的三壬之徵，這些都是壽命不長的徵兆。又有我的本命在寅，加上在有月食的夜裏出生。天命有通常的定數，不可能避忌，衹是人們不知道罷了。我先後給將會死去的人看相超過了一百人，大致上没有差錯。”這年八月，任少府丞。第二年二月管輅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絶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録云爾。

評曰：華佗的醫術，杜夔的音樂才能，朱建平的相面之術，周宣的相夢之術，管輅的占卜之術，確實都非常深奧微妙奇特精巧，都是不同尋常的絶技。過去司馬遷撰録扁鵲、倉公、日者各傳，是爲了廣傳異聞而記叙奇事。所以我把上述人的事迹記録保存下來。

三國志卷三十

魏志三十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强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

《尚書》記載“蠻夷擾亂華夏”，《詩經》說“玁狁非常猖獗”，這些民族成爲中原的禍患已經很久了。秦、漢以來，匈奴長期成爲邊境的禍害。漢武帝雖然對外向四面的夷族發動戰事，東面平定了兩越、朝鮮，西面征討貳師、大宛、開通了邛苲、夜郎的道路，然而這些地方都在遠隔京都的邊遠地區以外，不能對中原産生重大影響。而匈奴最逼近華夏地區，胡人的騎兵南下侵犯而東、西、北三面邊境就會受到攻擊，因此漢朝多次派遣衛青、霍去病等將領，深入北方征伐，連續追擊單于，奪取了匈奴富饒的地方。後來匈奴居守邊塞稱臣歸服，一代一代地衰落下來。建安年間，呼廚泉南單于前來朝見天子，於是留下來在皇宫中侍奉天子，派右賢王回去治理他的國家，因而匈奴對朝廷的恭敬順服，超過了漢朝以往的時候。然而烏丸、鮮卑逐漸强盛起來，也由於漢朝末年的戰亂，中原多有變故，沒有閑暇向外征討，所以他們能够擁有漠南地區，侵奪劫掠城鎮，殺害擄掠百姓，北部邊境一再受到他們的困擾。正當袁紹兼并了黄河以北地區，於是安撫占據了三郡烏丸，特别優待烏丸有名望的首領而收納了他們的精鋭騎兵。後來袁尚、袁熙又逃亡到蹋頓那裏。蹋頓又是個勇猛無畏的

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强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録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人，邊境上的老人都把他比作冒頓，他依仗自己的地方偏遠阻隔，敢於接納投奔的逃亡者，在百蠻部族中稱王稱雄。太祖秘密出兵北上討伐，出其不意，一仗就平定了蹋頓，夷狄各族懼怕歸服，威勢震動了北方。於是帶領烏丸的兵馬跟隨他出征討伐，而邊境上的百姓因此得到安定養息。後來鮮卑大人軻比能又控制了各夷狄部族，全部收復了匈奴過去的地盤，從雲中、五原以東直到遼水，全都成爲鮮卑的領地。鮮卑多次進犯關塞侵擾邊境，幽州、并州遭受到他們的危害。田豫遇有馬城的圍困，畢軌遇有陘北的戰敗。青龍年間，明帝就聽從了王雄的建議，派遣劍客去刺殺了軻比能。這以後鮮卑部族離散，互相侵犯討伐，力量强的部族遠遠逃去，力量弱的部族請求歸服。從此邊境稍稍安定，漠南地區少有戰事，雖然有時鮮卑還來搶劫擄掠，但他們不能再互相煽動形成勢力了。烏丸、鮮卑就是古代所説的東胡。他們的習俗，以前發生的事情，編撰漢朝歷史的人已經記録并寫在史書中了。所以這裏衹列舉漢末魏初以來的事情，以全面瞭解四方夷族的發展變遷。

烏丸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决，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

漢朝末年，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擁有五千多聚落的人馬，上谷烏丸大人難樓，擁有九千多聚落的人馬，各自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擁有一千多聚落的人馬，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擁有八百多聚落的人馬，自稱汗魯王，都有計謀策略并勇猛强健。中山太守張純反叛逃入丘力居的部衆中，自己號稱彌天安定王，成爲三郡烏丸的元帥，進犯劫掠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州，殺害擄掠官員百姓。漢靈帝末年，任命劉虞爲幽州牧，招募胡人斬了張純的頭，北方各州纔安定下來。後來丘力居死，兒子樓班年紀小，從子蹋頓有用兵的謀略，代替樓班繼王位，主持統領三郡烏丸各部，衆人都聽從他的命令。袁紹和公孫瓚連續交戰不分勝負，蹋頓派遣使者到袁紹那裏請求和親，幫助袁紹攻打公孫瓚，把公孫瓚打敗了。袁紹假托皇帝的名義下詔賜給蹋頓、峭王、汗魯王印璽和

綬帶，都把他們封爲單于。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没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陳，抑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陳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

後來樓班長大了，峭王帶領他的部衆尊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而大多數計策是由蹋頓謀劃的。廣陽人閻柔，年少時流落到烏丸、鮮卑中，被那裏的人所擁護和信任。閻柔於是利用鮮卑的部衆，殺了烏丸校尉邢舉而自己取代了他。袁紹順勢恩寵撫慰他以安定北方的邊境。後來袁尚戰敗投奔蹋頓，憑藉蹋頓的勢力，企圖再次奪取冀州。恰逢太祖平定了黄河以北，閻柔帶領鮮卑、烏丸人歸附了他，太祖於是就任命閻柔爲烏丸校尉，仍然持有漢朝使者的符節，治所也和往常一樣設在廣甯。建安十一年，太祖親自到柳城征討蹋頓，帶兵從隱秘的路徑悄悄前進，走到離敵人不到一百多里的地方，敵人纔發覺。袁尚和蹋頓帶領部衆到凡城迎戰，兵馬很多。太祖登上高處觀望敵人的陣勢，控制着軍隊不准進攻，等觀察到敵人的陣列稍稍移動時，就發起攻擊打敗了敵軍，在陣上斬了蹋頓的頭，被殺死的敵人遍布山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人逃到遼東，遼東的人把他們都殺了，把他們的人頭傳送給太祖。其餘敗逃奔散的殘兵全都投降。太祖把他們以及幽州、并州閻柔所統領的一萬多聚落的烏丸人，整個部族全都遷徙到中原居住，并帶着他們的侯王大人和部屬跟隨他參加征伐。從此三郡烏丸成爲天下有名的騎兵。

鮮卑

鮮卑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别擁衆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

鮮卑的步度根被立爲首領後，手下的部衆逐漸衰弱下來，他的二哥扶羅韓也單獨擁有幾萬部衆成了大人。建安年間，太祖平定幽州，步度根和軻比能等人通過烏丸校尉閻柔向朝廷進奉貢物。後來代郡烏丸能臣氐等人反叛，請求歸附扶羅韓，扶羅韓帶領一萬多騎兵迎接他們。到了桑乾，能臣氐等人商議，認爲扶羅韓部的禁令寬鬆，恐怕不能成就大事，又派人去招引軻比能。軻比能當即帶領一萬多騎兵到來，和能臣氐等人結盟立誓。軻比能就在盟會上殺了扶羅韓，扶羅韓的兒子泄歸泥和部衆全都歸附了軻比能。軻比能認爲自己殺了泄歸泥的父親，就特别優待他。步度根因此怨恨軻比能。文帝登皇帝位，田豫任

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黄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强盛。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烏丸校尉，持節并監護鮮卑人，駐扎在昌平。步度根派遣使者向朝廷獻馬，皇帝封他爲王。後來多次和軻比能互相攻打。步度根的部衆逐漸勢單力弱，於是帶着他一萬多聚落的人馬據守太原、雁門郡。步度根就派人招引泄歸泥說："你的父親被軻比能殺了，不想着報仇，反倒歸附仇家。現在雖然優待你，這衹是想殺掉你的計謀。不如回到我這邊來，我和你是骨肉至親，難道會像仇人一樣待你?"於是泄歸泥帶着他的部落逃走歸附了步度根，軻比能追趕他没能追上。到了黄初五年，步度根來朝廷進獻貢物，朝廷給了他優厚的賞賜，這以後步度根一心守衛邊境，不再做侵擾危害邊境的事，而軻比能的人馬就强盛起來。明帝登皇帝位，一心想安撫戎狄同他們和好，以停止用兵征伐，達到籠絡掌握軻比能、步度根兩部的目的。到了青龍元年，軻比能引誘步度根和他結爲深交并建立姻親關係，於是步度根帶領泄歸泥及其部衆全都歸附了軻比能，侵犯劫掠并州，殺害擄掠官員百姓。明帝派遣驍騎將軍秦朗征討他們，泄歸泥背叛了軻比能，帶領他的部衆投降，朝廷封他爲歸義王，賜給他旌旗儀仗、曲柄傘蓋、吹打樂器，讓他像往常一樣居住在并州。步度根被軻比能殺掉了。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

軻比能原本出身於鮮卑部族中弱小的一支，因爲勇猛强健，裁斷治罪公平允當，不貪圖財物，衆人就推戴他爲大人。他的部落靠近邊塞，自從袁紹占據了黄河以北地區，中原的人有很多叛逃歸附了軻比能，這些人教軻比能製作兵器鎧甲盾牌，還學到很多文字。所以他統率部衆，模仿效法中原，出入射獵，便設立旗幟，用鼓點的節奏作爲前進或後退的信號。建安年間，軻比能通過閻柔向朝廷進獻貢物。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在河間反叛，軻比能帶領三千多騎兵跟隨閻柔擊敗了田銀。後來代郡烏丸反叛，軻比能又幫助他們成爲劫掠的禍害，太祖任命鄢陵侯曹彰爲驍騎將軍，北上征討，把他打得大敗。軻比能逃出邊塞，後來又向朝廷進獻貢物。延康初年，軻比能派遣使者來向朝廷獻馬，文帝也封立軻比能爲附義王。黄初二年，軻比能遣放住在鮮卑的魏

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争鬥，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别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仇，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强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

國人五百多家，讓他們回到代郡居住。第二年，軻比能帶領部落的大人小孩和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多騎兵，驅趕着七萬多隻牛馬來做交易，遣放魏國人一千多家居住在上谷。後來和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争鬥，互相攻打。田豫爲他們調解，讓他們不要互相侵犯。黄初五年，軻比能又攻打素利，田豫帶領輕裝的騎兵直接進軍到他的後方牽制他。軻比能派别的部落的小帥瑣奴抵禦田豫，田豫進兵征討，把他打敗趕跑了，因此軻比能對朝廷懷有二心。於是他給輔國將軍鮮于輔寫信説："夷狄不識文字，原烏丸校尉閻柔向天子保舉了我。我和素利結下仇恨，往年我攻打他，而田豫校尉却幫助素利。我到陣前派瑣奴前去，聽説田使君來了，就立刻帶領軍隊後退。步度根多次搶掠我的部落，又殺了我的弟弟，反而誣陷我搶掠他。我們夷狄雖然不懂得禮義，可是我兄弟子孫都接受了天子賜給的印璽和綬帶，牛馬尚且知道水草的豐美，何况我是有人心的呢！將軍您應當爲我向天子擔保申明。"鮮于輔接到軻比能的信後把它上報了朝廷，文帝又派田豫去招納安撫。軻比能的人馬於是就强盛起來，擁有帶弓箭的騎兵十多萬人。每次搶掠得到的財物，軻比能都是平均分配，全部當着衆人的面確定份額，自己從來没有私吞的東西，所以能得到部衆的賣命效勞，其餘各部的大人都敬畏他，然而他還不能和檀石槐相比。

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婿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陳害尚、弼。

太和二年，田豫派遣翻譯夏舍到軻比能女婿鬱築鞬的部落，夏舍被鬱築鞬殺害。這年秋天，田豫帶領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邊塞討伐鬱築鞬，把他打得大敗。回師到達馬城，軻比能親自帶領三萬騎兵把田豫包圍了七天。上谷太守閻志，是閻柔的弟弟，向來受到鮮卑人的信賴。閻志前來馬城解釋勸説，軻比能立即解圍離去。後來幽州刺史王雄兼任烏丸校尉，用恩德信義來安撫他。軻比能多次來邊塞，到幽州進奉貢物。到青龍元年，軻比能引誘招納步度根，使他反叛并州，和他交好結親，親自帶領一萬騎兵到陘北迎接步度根的家眷財産。并州刺史畢軌派遣將軍蘇尚、董弼等人去攻打他們，軻比能派遣自己的兒

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

子帶領騎兵在樓煩和蘇尚等人交戰，到陣上殺死了蘇尚、董弼。到青龍三年間，王雄派遣勇士韓龍刺殺了軻比能，改立他的弟弟爲所轄各部的首領。

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素利、彌加、厥機都是鮮卑的大人，住在遼西、右北平、漁陽等邊塞以外的地方，因路途遥遠開始還没有成爲邊境的禍患，可是他們部族的人馬比軻比能多。建安年間，通過閻柔向朝廷進獻貢物，互相進行貿易，太祖都上表請給予恩寵封他們爲王。厥機死，又封立他的兒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年，又各自派遣使者向朝廷獻馬。文帝封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和軻比能相互攻打。太和二年，素利死。他的兒子年紀還小，就封立他的弟弟成律歸爲王，代理統領他的部衆。

東夷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迹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絶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逾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説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别，各有名

《尚書》説"向東進入大海，向西到達沙漠"。這九服區域的劃分以内，可以得知而加以叙説。但是在最邊遠的荒服以外的地方，要通過輾轉翻譯纔能到達中原，不是靠步行乘車所能去得了的，没有人知道那裏的奇特習俗。從虞舜到周代，西戎曾有過白環的貢獻，東夷曾有肅慎的進貢，這都是隔了好幾個朝代纔到來的，它們的遥遠就是像這樣的。到了漢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一直走到黄河的源頭，經歷了西域各國，於是設置都護來管轄他們，這以後西域的事情纔都保存下來，因此史官能够把它詳細記載下來。魏國建立後，西域各國雖不能全都來過，但其中的大國龜兹、于寘、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等，没有一年不來進奉朝貢，大致上就像漢朝以往的情形。可是公孫淵承繼父親祖父三代占據遼東，天子認爲那裏是很遥遠的地方，就把海外的事務委托給他，於是就和東夷各國隔斷了聯係，使東夷各國不能和中原交往。景初年間，軍隊大規模出動，消滅了公孫淵，又秘密進軍渡過海，收復了樂浪、帶方各郡，這以後海外平定，東夷順服。到後來高句麗背叛，又派遣一支軍隊前去征討，一直追到很遠的地方，越過烏

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丸、骨都，經過沃沮，進入肅慎的境内，向東到達大海邊。老人們説這裏有相貌奇特的人。他們住在靠近太陽出來的地方，於是全面觀察各國，采集他們的法度習俗，多少有些區别，各有各的名目和稱呼，可以把它們詳細記録下來。雖然都是夷狄的國家，可是用俎豆祭祀的禮儀還保存下來。中原地區已經消亡的禮儀，可以到四方民族中去尋求，這還是可信的。因此這裏依次撰録這些國家的情形，列舉他們相同和不同之處，用來彌補前代史書所不完備的地方。

夫餘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萬，其民土著，有宫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粗大，性强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爲奴僕。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綉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没其家人爲奴婢。竊盗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説古之亡人。作城栅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

夫餘在長城以北，距離玄菟一千里遠，南面和高句麗，東面和挹婁，西面和鮮卑接壤，北面有弱水，方圓可達二千里。人口八萬户，那裏的百姓都是土生土長，有宫室、倉庫、牢獄。有很多山嶺、大湖，在東夷地帶是最平坦開闊的。土地適合各種穀物生長，不出産各種果品。那裏的人高大粗壯，性情剛强勇敢而又拘謹忠厚，不搶掠財物。國中有君王，都用六畜的名稱來給官職命名，有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等。各村落都有稱强一方的人家，在他們名下管轄的人家都是奴僕。各加分别管轄的範圍向四面延伸，權勢大的管轄幾千家，權勢小的管轄幾百家。飲食都使用俎豆，一同聚會、賓主敬酒、洗好酒杯再敬酒，都有施禮謙讓和進出的禮節。在殷商曆法規定的正月祭天，國内的人都聚會在一起，連日宴飲歌舞，稱做迎鼓，在這個時候判决罪案，放出囚徒。在國内衣服崇尚白色，穿白布製成的大袖衣服，袍子、褲子，穿皮製的鞋。出國則崇尚穿彩色絲綢和有彩色花紋的毛織物，大人還要加上狐狸、狖白、黑貂等皮製成的皮衣，用金銀裝飾帽子。翻譯傳譯話語，都要跪下來，手按着地輕輕低語。使用刑罰嚴厲峻急，殺人者處死，并收没他的家人爲奴婢。偷竊者要責罰价值所偷物品十二倍的東西。男女私通，婦人妒惡，都要殺掉。尤其憎恨婦人妒惡，殺死後，還要在這個國的南山上暴尸，一直到尸體腐爛。被殺的婦人家裏想要收尸，得送來牛馬纔交給尸體。哥哥死後弟弟娶嫂子爲妻，和匈奴

歌，通日聲不絶。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户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椁無棺。

的習俗相同。這個國家善於飼養牲畜，出産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珍珠大的像酸棗一樣。用弓箭刀矛作爲兵器，家家自己備有鎧甲兵器，國中的老人們自稱是古代逃亡的人的後代。建造城墻栅欄都是圓形的，就像牢獄一般。行路時白天黑夜不論老人小孩都唱着歌，整天裏歌聲不斷。有戰事也要祭天，殺牛觀察牛蹄來占卜測定吉凶，牛蹄分開了是凶，合攏了是吉。有敵人來，各加親自作戰，屬下的人家都擔着糧食供應他們吃喝。人死了，夏天都用冰裹着尸體。殺人陪葬，多的有上百人。實行厚葬，有外棺而没有内棺。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强，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没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夫餘本來歸屬玄菟。漢朝末年，公孫度在海東一帶稱雄，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轉而歸附遼東。當時高句麗、鮮卑强大，公孫度認爲夫餘在這二虜之間，就把本族的女子嫁給夫餘王。尉仇台死，簡位居繼位。簡位居没有嫡子，衹有庶子麻余。簡位居死，各加共立麻余爲王。牛加哥哥的兒子名叫位居，任大使，不重錢財喜好施捨，國内的人都依附於他，年年派遣使者到京都進獻貢物。正始年間，幽州刺史毌丘儉討伐高句麗，派遣玄菟太守王頎到夫餘，位居派大加到郊外迎接，并供應軍糧。位居的叔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掉叔父父子，抄没了他的財産，派遣使者列出清單送到官府。過去夫餘的習俗，如水旱不調，五穀不收，就歸罪於王，有的説應當另换，有的説應當殺掉王。麻余死，他的兒子依慮年齡剛六歲，被立爲王。漢朝時，夫餘王的安葬要用玉匣，平時預備好了放在玄菟郡，夫餘王死後就迎取玉匣回來安葬。公孫淵被誅殺後，玄菟郡的倉庫裏還有一具玉匣。現在夫餘的倉庫裏還有玉璧、珪、瓚等好幾個朝代的東西，夫餘人把它們當作寶物世代相傳，老人們説這是以前朝代所賞賜的。夫餘王的印璽上文字是説“濊王之印”，夫餘國内有舊城叫濊城，大概這裏本來是濊貊的地方，夫餘人在這裏立王居住，他們説自己是逃亡的人的後代，或許是有道理的。

高句麗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

高句麗在遼東以東一千里的地方，南面和朝

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宫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于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絶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户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綉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餘，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

鮮、濊貊，東面和沃沮，北面和夫餘接壤。都城在丸都山下，方圓約二千里，人口三萬户。有很多大山深谷，没有平原湖澤。高句麗人沿着山谷作爲居地，飲用澗水。没有良田，雖然努力耕種，還不能填飽肚子。他們有節省食糧的習俗，喜好修建宫室，在居所的左右兩旁修建大房子，祭祀鬼神，又祭祀靈星、土神和穀神。高句麗人性情凶猛急躁，喜歡搶掠財物。高句麗國有君王，那裏的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過去的説法認爲高句麗是夫餘人的另一支，語言和各種風習，大多和夫餘相同，衹是他們的性情氣質和衣着服飾有區别。原來有五個部族，有涓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來是涓奴部爲王，後來逐漸衰弱，現在桂婁部取代了涓奴部。漢朝時賜給高句麗吹打樂器和藝人，又時常從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帽，讓高句麗令掌管那裏的户籍名册。後來高句麗人逐漸驕横放縱，不再到玄菟郡去，在東面邊界上修建一座小城，把朝服衣帽放在那裏面，每年按時來取走，現在胡人還把這座城叫做幘溝漊。溝漊，是高句麗人稱呼城的説法。高句麗設置官職，有了對盧就不設沛者，有了沛者就不設對盧。高句麗王的宗族，任大加的都稱做古雛加。涓奴部本來是高句麗國的君主，如今雖不是王了，但嫡系傳下來的大人，仍能稱做古雛加，也能設立宗廟，祭祀靈星、土神和穀神。絶奴部世代和高句麗王通婚，也授給古雛加的稱號。各大加也自己設置使者、皂衣先人的官職，任職人的名字都要上報給王，就像卿大夫的家臣，聚會坐立，不能和王家的使者、皂衣先人排列在一起。高句麗國内的大户人家不從事耕作，坐着享食的有一萬多人，下户人家從老遠擔着米糧魚鹽來供給他們。高句麗的人民喜愛歌舞，國内的村落，一到晚上就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互相唱歌游戲。國内没有大倉庫，家家都有小倉庫，把它叫做桴京。高句麗人喜歡講究清潔，擅長釀酒。跪拜行禮時伸出一隻脚，這和夫餘人不同，走路都是快步跑。在十月祭天，國内的人聚會在一起，稱作東盟。當他們

還于國東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鬥，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别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

因公事聚會時，都身穿精美鮮艷的絲織服裝并用金銀裝飾自己。大加主簿頭戴頭巾，就像中原的頭巾而没有邊，小加頭戴折風，形狀就像中原的弁。高句麗國的東面有個大洞穴，名叫隧穴，十月國内人都來聚會，把隧神迎接回來在國都的東邊祭祀它，把木製的隧神放在神座上。没有牢獄，有犯罪的由各加進行評議，然後殺掉他，并收没他的妻子兒女歸官府作奴婢。這裏建立婚姻關係的習俗，男女雙方説定後，女方家在自己的大屋後修建一座小屋子，名叫婿屋，女婿到夜晚來到女方家的門外，自報姓名跪拜行禮，請求能够和女方同宿，像這樣再三請求後，女方父母纔答應讓他到小屋裏和女兒同宿，然後兩人積蓄錢財，直到生下孩子已經長大，纔帶着妻子回到男方的家。這裏的習俗講究奢侈。男女婚配以後，就逐漸製備死後穿的壽衣。實行厚葬，金銀錢財，全都用在給死者送葬上面，用石塊堆砌成墳墓，周圍種上成排的松柏。高句麗的馬很小，便於登山。高句麗國内的人有力氣，通曉作戰，沃沮、東濊都歸附於它。又有小水貊。高句麗建國時，依傍大河居住，西安平縣北面有條小河，向南流入大海，高句麗部族的另一支依傍這條小河建國，於是把它叫做小水貊，這裏出產好弓，就是所謂的貊弓。

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于句麗侯騊，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騊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

王莽初年徵發高句麗兵來征伐胡人，高句麗兵不願意去，就强迫派他們去，他們都逃出邊塞成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去追擊他們，結果被他們殺了。各州郡縣都把罪責歸於句麗侯騊，嚴尤上奏説："貊人犯法，罪因不在於騊，應該對他安撫問候，現在突然把大罪加在他頭上，恐怕他就要反叛了。"王莽不答應，下詔命令嚴尤去攻打騊。嚴尤引誘約見句麗侯騊而在他到來時殺了他，把他的頭傳送到長安。王莽十分高興，布告天下，把高句麗改名爲下句麗。在這時高句麗是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纔開始被稱爲王。

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宫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宫爲二郡害，興師伐

到東漢殤帝、安帝期間，高句麗王宫多次侵擾遼東，又接着侵擾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認爲宫是二郡的禍害，出動軍隊討伐

之。宫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宫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宫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没。

他。宫假裝投降請和，二郡的軍隊不再進攻。宫秘密派遣軍隊攻打玄菟，焚燒了候城，攻入遼隧，殺害官吏百姓。後來宫又進犯遼東，蔡風輕率地帶領將士們去追擊討伐他，結果全軍覆没。

宫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

宫死後，他的兒子伯固繼位爲王。東漢順帝、桓帝期間，高句麗人又進犯遼東，侵擾新安、居鄉，又攻打西安平，在路上殺了帶方令，擄掠到樂浪太守的妻子兒女。漢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征討高句麗，斬殺敵人幾百個，伯固投降，歸附於遼東。熹平年間，伯固請求歸屬於玄菟。公孫度在海東稱雄時，伯固派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幫助公孫度攻打富山的賊寇，把他們打敗了。

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户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

伯固死後，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拔奇，小兒子伊夷模。拔奇品行不好，高句麗國的人就共同擁立伊夷模爲王。從伯固在世那時起，高句麗多次侵擾遼東，又收納了逃亡的胡人五百多家。建安年間，公孫康出兵攻打高句麗，攻下它的國都，焚燒了它的村落。拔奇怨恨自己當哥哥的却不能繼位爲王，和涓奴部加各帶領下户三萬多人去向公孫康投降，返回沸流水居住。投降的胡人也背叛了伊夷模，伊夷模又另建新的國都，就是現在高句麗國都所在的地方。拔奇於是前往遼東，有個兒子留在高句麗國，就是現在的古雛加駮位居。到後來高句麗又攻打玄菟，玄菟和遼東聯合反擊，把高句麗打得大敗。

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宫是也。其曾祖名宫，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宫。位宫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宫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宫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毌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伊夷模没有兒子，他和灌奴部的女子私通，生了個兒子名叫位宫。伊夷模死，位宫被擁立爲王，就是現在的高句麗王宫。他的曾祖父名字也叫宫，一生下來就能睁開眼睛看人，高句麗國的人嫌惡他，等到他長大成人，果然凶狠殘暴，多次出去侵擾搶掠，使得高句麗國遭到破壞。現在的高句麗王一生下地，也能睁開眼睛看人，高句麗人把相似稱做位，他和他的曾祖父相似，所以就把他的名字叫做位宫。位宫有力氣而勇猛，擅長騎馬，善於射獵。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帶領人馬征討公孫淵，位宫派遣主簿大加帶領幾千人幫助司馬宣王的軍隊。正始三年，位宫侵擾西安平，正始五年，位宫被幽州刺史毌丘儉打

敗。這件事記載在《毌丘儉傳》。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户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建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于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税，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的東面，靠近大海居住。它的地形東北窄，西南長，約一千里，北面和挹婁、夫餘，南面和濊貊接壤。人口有五千户，没有大君王，世世代代各村落裏，各有長帥掌管。東沃沮的語言和高句麗大體相同，但有時有小的差别。漢朝初期，燕國的逃亡者衛滿在朝鮮稱王，那時東沃沮的地方都歸屬於他。漢武帝元封二年，漢朝出兵討伐朝鮮，殺了衛滿的孫子衛右渠，把他占據的地方劃分爲四個郡，把沃沮城作爲玄菟郡的治所。後來這裏被夷貊侵占，就把郡的治所遷移到高句麗的西北，就是今天所説的玄菟故府。沃沮還是歸屬樂浪。漢朝因爲這地方廣闊遼遠，在單單大領的東面，分置東部都尉，治所設在不耐城，單獨管轄東面的七個縣，那時沃沮這地方也是東部都尉所管轄的縣。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減省邊疆設置的郡，東部都尉也因此撤銷。這以後都用各縣中的首領擔任縣侯，不耐、華麗、沃沮各縣都成爲侯國。夷狄互相攻打征伐，衹有不耐濊侯直到現在仍然設置功曹、主簿等官職，都由濊人擔任。東沃沮各村落的首領，都自稱三老，這還是過去漢朝建立的縣國的制度。東沃沮因國小，在大國之間處於困迫狀態，於是衹得臣屬於高句麗。高句麗又安排東沃沮部落中的大人任使者，讓他們主管統領自己的部落，又派高句麗大加統管索求東沃沮人的租税，貊布、魚、鹽、海中各種可食的東西，讓他們從千里以外肩挑背扛送到高句麗來，還把他們的美貌女子送到高句麗來作婢妾，就像對待奴僕一樣對待東沃沮人。

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强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舉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鑩，置米其中，編

東沃沮土地肥美，背山向海，適宜各種穀物生長，居民善於耕種。東沃沮人性格樸實正直剛强勇敢，缺少牛馬，擅長手執長矛步戰。他們的飲食起居，衣服禮節，和高句麗有些相似。東沃沮人安葬死者時製作大木棺，長十多丈，打開一頭作門。剛死的人都是先暫時掩埋，僅讓土蓋住尸體，等皮肉腐爛已盡，纔取出骨骸放進大棺材中。全家都共用一個棺材，雕刻木像如同死者生

縣之於椁户邊。

前的形象，木像的數量按死者的數量來定。又有瓦鑑，把米放在裏面，按順序排列懸挂在大棺的門邊。

毌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宫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别遣追討宫，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説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毌丘儉討伐高句麗，高句麗王宫逃奔到東沃沮，毌丘儉於是進軍追擊他。東沃沮的村落全都被破壞，被毌丘儉軍隊砍下的首級有三千多顆，高句麗王宫逃奔北沃沮。北沃沮又叫置溝婁，距離南沃沮八百多里，他們的習俗南沃沮和北沃沮都相同，北沃沮和挹婁接壤。挹婁人喜歡乘船搶掠，北沃沮人害怕他們，夏天經常住在山岩深洞裏加以防備，冬天河水冰凍，船道不通，他們纔下山住在村落裏。王頎另派一支軍隊追擊高句麗王宫，一直追到北沃沮東部邊界的盡頭，詢問那裏的老人"大海東面還有没有人"，老人説他們國内的人曾經乘船捕魚，遇上大風船被颳走漂了幾十天，在東面見到一個島，島上有人，説的話互相聽不懂，那裏的習俗常常在七月把童女沉到海裏。又説有一國也在海中，那裏全都是女人而没有男人。又説見到一件布做的衣服，從海裏漂出來，這件衣服的腰身和中等身材的人的衣服相同，但兩隻袖子有三丈長。又見到一隻破船，隨着海浪出現在海岸邊，有個人脖子後面還有一張臉，把他活捉了，和他説話互相聽不懂，這個人因不吃東西而死了。這些地方都在沃沮東面的大海中。

挹婁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

挹婁在夫餘東北一千多里，靠近大海，南面和北沃沮接壤，不知道它的北面最遠到達什麼地方。挹婁的土地大多是險峻的高山。那裏的人形貌和夫餘人相似，但語言和夫餘、高句麗不同。出産各種穀物、牛、馬、麻布。挹婁人大多勇敢有力，没有大君長，村落裏各有大人。他們處在山林之間，經常住在洞穴裏，大户人家的洞穴有九個梯子那麽深，洞穴越深梯子越多越好。這個地方天氣寒冷，比夫餘更冷得厲害。挹婁的習俗喜歡養猪，吃猪肉，穿猪皮做的衣服。冬天用猪油塗在身上，厚達數分，以此來抵禦風寒。夏天就光着身子，用一尺來長的布蓋住身體前後，以此來遮蔽身體。挹婁人不講清潔，把厠所建在中

愼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已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黄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間，人圍在厠所旁邊居住。他們的弓長四尺，弓力和弩一樣强，箭杆用楛木製成，長一尺八寸，用青石作箭頭，這個地方就是古代的肅愼氏之國。挹婁人擅長射箭，射人都射中眼睛。箭頭塗上了毒藥，人被射中全都會死。出産赤玉、優質貂皮，就是今天所説的挹婁貂。從漢朝以來，挹婁臣屬於夫餘，夫餘向他們索取的租賦過重，於是在黄初年間背叛了夫餘。夫餘多次討伐挹婁，挹婁人雖然少，但處在險峻的高山裏，鄰國人害怕他們的弓箭，終究不能制服他們。挹婁人慣常乘船搶掠，鄰國人對此驚擾不安。東夷人飲食大體上都使用俎豆，衹有挹婁不用，他們的風俗習慣是最没有法度秩序了。

濊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户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户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别。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户。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耻，不請丐。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綿。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

濊南面和辰韓，北面和高句麗、沃沮接壤，東面直到大海，現在朝鮮的東面都是濊的地方。人口二萬户。過去箕子來到朝鮮後，制定了八條教令來教化那裏的人民，不用關閉門户而百姓不去偷盜。這以後四十多代，朝鮮侯準超越名分稱王。陳勝等人起義，天下反叛了秦朝，燕國、齊國、趙國躲避戰亂逃到朝鮮的有幾萬人。燕國人衛滿，把頭髮結成椎形的髻而穿着夷人的衣服，又來到這裏稱王。漢武帝征伐并滅掉了朝鮮，把它的地方劃分爲四個郡。從這以後，胡人、漢人逐漸有了差别。濊没有大君長，從漢朝以來，它的官職有侯邑君、三老，統管下户人家。濊的老人自稱和高句麗是同一種族。濊人性情質樸誠實，很少嗜好貪欲，有廉耻心，不願向人乞求。語言和風俗習慣大致上和高句麗相同，但衣着服飾上有差異。男女都穿着圓領衣，男人在衣服上繫着幾寸寬的銀花作爲裝飾品。從單單大山領以西歸屬於樂浪，從單單大山領以東七縣，由都尉管轄，這兩個地方都把濊人作爲自己的百姓。後來撤銷都尉，封濊人的首領爲侯，現在的不耐濊都是濊人的種族。漢朝末年又改爲歸屬於高句麗。濊人的習俗看重山岳江河，山岳江河各有劃分的範圍，不能隨意互相進入。濊人同姓不能通婚。有很多忌諱，家裏人有生病死亡的就放棄舊的住屋，另建新居。出産麻布，種桑養

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盗。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蠶製作絲綿。清晨觀測星辰天象，來預知當年收成的好壞。不把珍珠美玉看作是寶物。常利用十月的節氣祭天，日夜飲酒歌舞，叫做舞天，又把老虎看作神來祭祀。濊人的村落互相侵擾進犯，就責罰失敗的一方交納奴隸、牛、馬，叫做責禍。殺人者償命。很少有搶掠的事情。製作的長矛有三丈長，有的要幾個人一起拿着，善於徒步作戰。樂浪的檀弓就出産在這個地方。這裏的海中出産班魚皮，陸地上有很多文豹，又出産果下馬，漢桓帝時曾把這些作爲貢物獻給朝廷。

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因爲領東濊歸附了高句麗，出動軍隊討伐他，不耐侯等人帶着整個部落的人投降。正始八年，不耐侯來朝廷朝覲獻貢，朝廷下詔封他爲不耐濊王。濊人混雜在漢人中間居住，四季都到樂浪、帶方二郡拜見太守，二郡如有軍事征伐和田賦租税，也要濊人提供人力物力、聽從驅使，把他們和漢人同樣對待。

馬韓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内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

韓在帶方的南面，東面西面以海邊爲界，南面和倭相接，方圓約四千里。韓有三個族類，一叫馬韓，二叫辰韓，三叫弁韓。辰韓，就是古代的辰國。馬韓在西面。這裏的人民都是土生土長，種植莊稼，懂得種桑養蠶，製作綿布。部落中各有首領，大的首領自己稱做臣智，其次的稱做邑借，分散居住在高山和大海之間，没有城池。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内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一共五十多個國。大國有一萬多家，小國

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户。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

幾千家，總共有十多萬户。辰王的治所在月支國。臣智有的給予優寵被稱爲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的尊號。辰韓的官職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

侯準既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絶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侯準超越名分稱王以後，被燕國來的逃亡者衛滿攻打奪取了王位，侯準帶着左右的人和宫女逃入大海中，居住在韓地，自稱韓王。這以後就滅絶了，現在韓人還有供奉他的神像來祭祀的。漢朝時歸屬於樂浪郡，每年四季都來郡上拜見太守。

桓、靈之末，韓濊强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户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吴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漢桓帝、漢靈帝末年，韓濊强盛起來，郡縣不能控制，老百姓有很多流亡到韓國。建安年間，公孫康劃出屯有縣以南的荒遠地帶設置帶方郡，派遣公孫模、張敞等人收納流亡到這裏的漢人百姓，出兵征伐韓濊，流亡的漢人百姓逐漸返回，這以後倭國、韓國就歸屬於帶方。景初年間，明帝秘密派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渡海平定了二郡，各韓國的臣智被賜給邑君的印璽和綬帶，在臣智以下的首領被賜給邑長的官職。馬韓人的習俗喜歡朝服冠幘，下户人家到郡上拜見太守，都要索求朝服冠幘，私自帶着印綬朝服冠幘的有一千多人。部從事吴林認爲樂浪本來統轄韓國，就劃分出辰韓八國給樂浪管轄，翻譯的官員在翻譯時意思有出入，臣智故意激起韓人的憤怒，使韓人攻打帶方郡崎離營。當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出兵征伐韓國，弓遵戰死，二郡於是滅掉了韓國。

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椁無棺，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綉爲珍。其人性强勇，魁頭露紒，如

馬韓人的習俗缺少法度秩序，國中雖各有首領，但各部落的人混在一起居住，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没有跪拜的禮節。住的地方是建造茅草覆蓋泥土砌成的房子，形狀好像墳墓，房門開在頂上，全家人一起住在裏面，没有長幼男女的區别。馬韓人安葬死者有外椁而没有内棺，不知道乘牛馬，牛馬都用在辦喪事上。把瓔珠當作財寶，有的人把它綴在衣服上作爲飾物，有的人把

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爲痛，既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别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猪。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韓中。

它挂在脖子上或垂在耳朵上，不把金銀錦綉看作珍貴的物品。馬韓人性情强悍勇猛，光着頭露着髮髻，就像閃亮的兵器，身穿布袍，脚蹬皮製的鞋子。馬韓國内要動工興建的事情以及官府派人修築城郭，那些年輕勇健的人，都在自己脊背的皮膚上開一個洞，用大繩子穿在一起，又用一丈多長的木頭插在上面，整天呼叫着拼力幹活，不感到疼痛，既以此勸勉勞作，又以此顯示自己的勇健。馬韓人常在五月播種完畢後，祭祀鬼神，大家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日夜飲酒不停。他們跳起舞來，幾十個人一起伴隨，脚踏着地面一會兒高一會兒低，手足相互配合，跳舞的節奏和鐸舞很相似。十月農事完畢後，也要像這樣飲酒歌舞。崇信鬼神，國中各推舉一人主持祭祀天神，稱做天君。又各國另有村落，稱做蘇塗。豎起大木柱，懸挂着鈴鼓，用來敬奉鬼神。從外地逃亡到這裏的人，都不再回去，好在這裏作盗賊。他們建立蘇塗的用意，和建立佛塔有些相似，但所做事情的善惡却有差異。馬韓北部靠近帶方郡的各國略知禮俗，而遠離這裏的地方簡直就像囚徒奴婢聚在一起。没有别的珍寶。鳥獸草木差不多和中原地區一樣。出産大栗子，大得就像梨。又出産細尾鷄，它的尾羽都有五尺多長。馬韓的男子經常在身上刺花紋。又有州胡在馬韓西面海中的大島上，那裏的人略顯矮小，語言和馬韓人不同，都像鮮卑人那樣剃光了頭，衹穿皮製的衣服，喜歡養牛和猪。他們的衣服衹有上衣而没有下衣，差不多就像光着身子的樣子。他們乘船往來，在馬韓做買賣。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辰韓在馬韓的東面，那裏的老人世代流傳，自稱他們的祖先是古代逃亡的人爲躲避秦朝的徭役來到韓國，馬韓劃出東部邊界的地方給他們居住。他們建有城墻栅欄。他們的語言和馬韓不同，把國稱做邦，把弓稱做弧，把賊稱做寇，把行酒稱做行觴。互相稱呼都叫做徒，和秦國人有些相似，不衹是燕國、齊國人對事物的叫法。他們把樂浪人稱做阿殘；把東方人稱做我爲阿，意思是説樂浪人本是他們殺掉後所剩下來的人。現

在有把他們稱做秦韓的。開始辰韓有六國，後來漸漸分爲十二國。

弁辰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别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辰樂奴國、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户路國、州鮮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户。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别。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也有十二國，又各有小的部落，那裏各有首領，大的叫臣智，其次叫險側，再次叫樊濊，再其次叫殺奚，又再其次叫邑借。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辰樂奴國、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户路國、州鮮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弁辰、辰韓合起來共二十四國，大國有四五千户人家，小國有六七百户人家，總共有四五萬户。其中十二國屬於辰王管轄。辰王經常由馬韓人充任，世代承襲。辰王不能由辰韓人自立。辰韓土地肥美，適宜栽種五穀和稻子，辰韓人懂得種桑養蠶，織作細絹布，乘用牛馬。婚姻嫁娶的禮節習俗，男女有别。用大鳥的羽毛安葬死者，它的意思是想讓死者飛起升天。國中出産鐵，韓、濊、倭都從這裏獲取鐵。各處市集上都用鐵買東西，就像中原地區使用錢，還把鐵供應給樂浪、帶方二郡。這裏的習俗喜愛歌舞飲酒。有瑟，它的形狀好像筑，彈奏起來也有動聽的樂音曲調。孩子生下來，就用石頭壓他的頭，想讓頭成爲扁形的。現在辰韓人都是扁形的頭。男女的形貌和倭人相似，也在身上刺綉花紋。擅長徒步作戰，兵器和馬韓相同。他們的習俗，行路的人在道上相遇，都要停下來給對方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户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弁辰和辰韓混雜着居住在一起，也有城池。衣服住屋和辰韓相同。語言和風俗習慣與辰韓相似，祭祀鬼神有區别，安設竈都在門的西面。弁辰的瀆盧國和倭相接。十二國也有王，弁辰人的體格都很高大。他們的衣服清潔，留着長髮。也製作寬幅的細布。他們的法度習俗特别嚴厲。

倭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

倭人居住在帶方東南的大海之中，依傍山島修建城邑。過去有一百多國，漢朝時曾有來朝見的，現在通過傳譯的使者和中原相來往的有三十

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絶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户，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户，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没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户，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户。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户。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户。自女王國以北，其户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

國。從帶方郡到倭人居住的地方，沿着海岸航行，經過韓國，忽而向南忽而向東，到達倭人的北岸狗邪韓國，有七千多里，開始渡過一海，航行一千多里到達對馬國。對馬國的大官叫卑狗，副職叫卑奴母離。所居住的是座孤島，方圓約四百多里，土地都是險峻的山嶺，有很多茂密的森林，道路就像禽鹿行走的小徑。有一千多户人家，没有良田，食用海中的物産過活，還乘船往南往北去買糧食。再向南渡過一海約一千多里，名叫瀚海，到達一個大國，這裏的官員也叫卑狗，副職也叫卑奴母離。方圓三百里，有很多竹木叢林，有三千多户人家，略微有些田地，但耕田還是不够食用，也要往南往北去買糧食。再渡過一海，航行一千多里到達末盧國，這裏有四千多户人家，依山靠海居住，草木茂盛，走在路上看不到前面的行人。這裏的人喜歡捕捉鮑魚，不論水的深淺，都沉到水裏撈取。往東南由陸路行走五百里，到達伊都國，這裏的官員叫爾支，副職叫泄謨觚、柄渠觚。有一千多户人家，世代有王，都統屬於女王國管轄。帶方郡的使者往來常常在這裏停留。往東南到奴國有一百里，這裏的官員叫兕馬觚，副職叫卑奴母離，有二萬多户人家。向東走到不彌國有一百里，這裏的官員叫多模，副職叫卑奴母離，有一千多户人家。往南到投馬國，要航行二十天，這裏的官員叫彌彌，副職叫彌彌那利，約有五萬多户人家。往南到邪馬壹國，這裏是女王的都城所在的地方，由水路要走十天，由陸路要走一個月。這裏的官員叫伊支馬，其次的叫彌馬升，再次的叫彌馬獲支，又其次的叫奴佳鞮，大約有七萬多户人家。從女王國向北，這些地方的人口户數和行路里程可以大略記載，其餘别的國遥遠阻隔，不可能詳細記載。其次有斯馬國，再次有已百支國，再次有伊邪國，再次有都支國，再次有彌奴國，再次有好古都國，再次有不呼國，再次有姐奴國，再次有對蘇國，再次有蘇奴國，再次有呼邑國，再次有華奴蘇奴國，再次有鬼國，再次有爲吾國，再次有鬼奴國，再次有邪馬國，再次有躬臣國，再次有巴利國，再次有支惟國，再次有烏奴國，再次有

里。

奴國，這裏就是女王管轄境界的盡頭了。這裏再往南有狗奴國，由男子當王，這裏的官員叫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管轄。從帶方郡到女王國有一萬二千多里。

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綿招頭。其衣横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綿。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獮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見大

倭人男子不論年紀大小都在臉上身上刻刺花紋。自古以來，倭人的使者來到中國，都自稱大夫。夏朝的君主少康的兒子被封在會稽，他截斷頭髮在身上刻刺花紋以躲避蛟龍的危害。現在倭國生活在水上的人喜歡潛入水中捕捉魚蛤，他們在身上刻刺花紋也是用來嚇住大魚和水禽，後來逐漸成爲裝飾。倭人各國在身上刻刺花紋各有不同，有的刺在左邊有的刺在右邊，有的花紋大有的花紋小，身份尊卑不同在刻刺花紋上有一定的差别。計算到倭國的道路里程，倭國應該在會稽、東冶的東面。倭人的風俗不淫亂，男子都露着髮髻，用木綿布扎着頭。倭人的衣服用横着擺開的整幅布帛，衹是纏扎連在一起，差不多不用縫製。婦人披着頭髮彎曲髮髻，製作的衣服好像一件單被，在中間開一個孔，把頭套進去穿在身上。種植水稻、紵麻，種桑養蠶、紡紗織布，出産細麻布、細絹和絲綿。倭人的土地没有牛馬虎豹羊鵲。兵器用矛、盾、木弓。木弓下邊短上邊長，竹製的箭杆上有的用鐵箭頭有的用骨箭頭，所有這些東西没有和儋耳、朱崖是一樣的。倭國地方气候温暖，冬天夏天都吃生菜，光着脚。有住屋，父母兄弟睡覺不在一個地方，用朱丹塗抹他們的身體，就像中原人用粉一樣。飲食使用籩豆，用手抓着食物吃。人死了，安葬有内棺而没有外棺，堆上土作爲墳墓。人剛死在家中停尸十多天，這段時間家裏人不吃肉，服喪的主人哭泣，旁人前去歌舞飲酒。安葬死者以後，全家人到河裏去洗澡，就像中原人的練沐一樣。倭人出行渡海到中原來，經常派同一個人，他不梳頭，不除去身上的蟣虱，衣服骯髒，不吃肉，不接近婦人，就像服喪的人，這稱做持衰。如果出行的人順利平安，别人會一同照管他的家人財物；如果出行的人生了病，遇到暴力侵害，别人就要殺了他，認爲他持衰不慎重。倭國出産真珠、青玉。山中有丹砂，樹木有柟、杼、豫樟、楺櫪、

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户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没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户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説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

投橿、烏號、楓香，竹子有篠簳、桃支。還有薑、橘、椒、蘘荷，但倭人不知道把它們當美味的食物。也有獼猴、黑雉。倭人的習俗要辦事外出，有什麼要説要做的，就燒灼骨頭進行占卜，以此來預測吉凶，先要説出所要預測的事情，説的言辭就像中原用龜甲占卜一樣，觀察火燒灼骨頭的情狀來預測吉凶。他們聚會進出，父子男女没有區别，人們生性喜歡飲酒。見到大人所要表示尊敬的禮節，衹是雙手握攏就相當於中原的跪拜。倭人的壽命，有的活一百歲，有的活八九十歲。他們的習俗，國中的大人都有四五個妻子，下户人家有的也有兩三個妻子。婦人不淫亂，不妒忌。倭人不盗竊，很少打官司。倭人犯了法，罪輕的没收他的妻子兒女，罪重的殺掉他的全家。至於宗族内人的身份尊卑高低，各有等級差别，足以使人們服從。徵收租賦。建有府庫。國國都有市集，進行買賣互通有無，派大倭對買賣加以監督。從女王國往北，特地設置一大率，巡視督察各國，各國都很怕他。大率的治所通常設在伊都國，在國中就像中原的刺史一樣。女王派遣使者到京都、帶方郡、各韓國，以及帶方郡派人出使倭國，都要在渡口上搜查驗看，把傳送的文書和贈賜的物品交給女王，不能有差錯。下户人家和大人在路上相遇，就趕緊躲避到路旁的草叢中；傳話和述説事情時，或蹲或跪，兩手按在地上，表示出恭敬的樣子。應答聲是説“噫”，如同中原人説“是”，“好”。

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栅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

倭國本來也是由男子當王，過了七八十年，倭國發生内亂，互相攻打征伐多年，纔共同擁立一個女子爲王，名字叫卑彌呼，會做裝鬼弄神的法術，很能迷惑衆人，她的年紀已大，没有丈夫，有弟弟輔助她治理國家。自從她當王以後，很少有人見到她。她用一千婢女侍奉自己，衹有一個男子供給她的飲食，出入傳達她的話。她居住的宫室樓觀，設有嚴密的城墻栅欄，經常有人拿着兵器守衛。

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

從女王國往東渡海一千多里，又有國家，都是倭人的種族。又有侏儒國在女王國的南面，人高三四尺，離女王國四千多里。又有裸國、黑齒

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絶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絶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

國在女王國的東南面，乘船航行一年可以到達。考察探詢倭國地方，遠隔在海裏的洲島之上，彼此有的隔絶有的相連，周邊大約有五千多里。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景初二年六月，倭國女王派遣大夫難升米等人來到帶方郡，請求向天子朝見和進獻貢物，太守劉夏派官吏送他們到京都。這年十二月，下詔書回覆倭國女王說："朕下詔令給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派遣使者送你的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進奉你所獻的男奴四人，女奴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都已收到。你所在的地方遥遠，還派遣使者進獻貢物，這是你的一片忠孝之心，我很憐愛你。現在封你爲親魏倭王，授給你金印紫綬，裝封交給帶方太守授給你。望你安撫自己的部族，努力對朝廷盡孝順。你派來的使者難升米、都市牛利遠途跋涉，一路上辛勤勞苦，現在任命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都市牛利爲率善校尉，授給他們銀印青綬，召見慰勞給予賞賜後送他們回國。現在將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回報你所進獻的貢物。又特地賜給你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兩口、銅鏡一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都裝封交給難升米、都市牛利帶回去清點收下。你可以把所有這些物品拿給你國中的人看，讓他們知道朝廷憐愛你，所以鄭重地賜給你這些美好的物品。"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𤝔、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説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

正始元年，帶方太守弓遵派遣建忠校尉梯儁等人携帶詔書印綬前往倭國，拜授親魏倭王封號，并奉詔賜給倭王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通過使者上表答謝朝廷的恩賜和詔令。正始四年，倭王又派遣使者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來朝廷獻上奴隷、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𤝔、短弓箭等物。掖邪狗等人全都被授給率善中郎將的印綬。正始六年，下詔賜給倭人難升米黄幢，交給帶方郡授予。正始八年，太守王頎來帶方郡就職。倭國女王卑彌呼和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向來不和，她派遣倭人載斯、烏越等人前來帶方郡訴説他們兩方互相攻打的情形。王頎派遣塞曹掾史張政等人趁奉送詔

黄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録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書、黄幢，拜授難升米的機會發布檄文告誡曉諭倭國和狗奴國兩方。卑彌呼已經死了，國内爲她造了很大的墳墓，直徑達一百多步，殉葬的奴婢有一百多人。倭國改立男王，國中的人不服，互相厮殺，當時被殺了一千多人。倭國又立卑彌呼的同族女子壹與，她年紀十三歲就當了王，國内於是就安定下來。張政等人帶着檄文告誡曉諭壹與，壹與派遣倭國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張政等人返回帶方郡，於是又前往朝廷，獻上男女奴隸三十人，貢送白珠五千顆，孔青大句珠兩枚，不同花色的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記》、《漢書》寫進了朝鮮、兩越，東漢史書記録了西羌。魏國時期匈奴已經衰弱，又有烏丸、鮮卑，以及東夷各國，通過使者傳譯來中原交往，隨着事情的發展變化記述史實，怎能一成不變呢！



三國志卷三十一

蜀 志 一

(二牧)劉焉 (子)璋

劉焉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睹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謡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凉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巴西趙韙去官，俱隨焉。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是漢魯恭王的後代。劉焉的祖上在漢章帝元和年間被改封到竟陵，家族子孫分支旁系就在那裏定居安家。劉焉年輕時在州郡中任職，因是王室宗室子弟而被授任爲中郎，後來因爲老師祝公去世服喪而離職。他居住在陽城山，積習學問教學授業，被推舉爲賢良方正，應徵司徒府，擔任過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劉焉目睹漢靈帝時代政治衰敗，王室經常發生變故，就向朝廷建議説："刺史、太守靠錢財賄賂爲官，殘酷剥削百姓，因而使百姓離心叛亂。應選用有清廉名聲的朝中大臣擔任州郡長官，鎮撫安定整個國家。"劉焉内心謀求擔任交阯牧，想要躲避當世的禍亂。商議後没有馬上活動，侍中廣漢人董扶私下對劉焉説："京城將發生動亂，益州天象分野顯示有出現天子的吉祥雲氣。"劉焉聽了董扶的話，就想改到益州任職。恰逢益州刺史郤儉賦税繁重擾害百姓，民間抨擊他的怨言歌謡遠近傳揚，而并州殺了刺史張壹，凉州殺了刺史耿鄙，劉焉的意圖因而得以實現。由朝廷派出任監軍使者，兼任益州牧，封爲陽城侯，準備拘捕郤儉治罪；董扶也請求擔任蜀郡西部屬國都尉，還有太倉令巴西人趙韙也離職，一同跟隨着劉焉。

是時益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

這時候，益州叛亂賊人馬相、趙祗等人在綿竹縣自稱爲黄巾軍，招集苦於徭役的民衆，一兩天内就得到數千人，先殺死綿竹令李升，官吏百姓集合在一起，共有萬餘人，隨即前去攻破雒

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領家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静。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

縣，進攻益州殺死郤儉，又到了蜀郡、犍爲，一個月之間，攻破了三個郡。馬相自稱爲天子，部衆數以萬計。益州從事賈龍率領家兵數百人在犍爲郡東部邊界，聚集官吏百姓，得到一千多人，進攻馬相等人，幾天後把他們打敗趕跑，益州境内安定平静。賈龍於是選派官吏士兵迎接劉焉。劉焉將官署遷到綿竹，招撫接納離散叛亂的人，努力施行寬大恩惠，暗中圖謀更大的計劃。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絶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强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

張魯的母親起初因善鬼道巫術，又有些姿色，經常出入於劉焉家，所以劉焉派張魯任督義司馬，住在漢中，拆毁截斷夾谷棧道，殺害漢王室的使者。劉焉向朝廷上書稱五斗米道的賊人截斷了道路，無法再與朝廷保持往來，又假托别的事殺死州中的豪族强霸人物王咸、李權等十多人，以此樹立自己的刑法威嚴。犍爲太守任岐和賈龍因此轉而進攻劉焉，劉焉迎擊殺死任岐、賈龍。

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叔子别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凉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

劉焉想做皇帝的心情日益强烈，製作了供皇帝乘坐的車駕一千多輛。荆州牧劉表向朝廷上奏表報告劉焉行爲有像子夏在西河被比作聖人那樣的話。當時劉焉的兒子劉範任左中郎將，劉誕任治書御史，劉璋任奉車都尉，都跟隨漢獻帝在長安，衹有小兒子别部司馬劉瑁一直跟着劉焉。漢獻帝派劉璋向劉焉傳理明義，劉焉留住劉璋不送他返回。當時征西將軍馬騰駐軍郿縣率兵反叛，劉焉和劉範與馬騰聯絡謀劃，率軍襲擊長安。劉範密謀泄露，逃往槐里，馬騰戰敗，退回凉州，劉範不久被殺，朝廷於是逮捕劉誕并予懲處。議郎河南人龐羲和劉焉是婚姻親家，於是招集帶領着劉焉的孫子們進入蜀地。當時劉焉遭天火燒毁城池，車具全部燒光，災禍連及百姓房舍。劉焉將官署遷到成都，他既哀痛死去的兒子，又感傷不祥的災禍，興平元年，背上長出惡性膿瘡發病而死。益州的高級官員趙韙等人貪愛劉璋温和仁慈，共同向朝廷推舉劉璋任益州刺史，朝廷頒布詔書就任命劉璋爲監軍使者，兼任益州牧，任命趙韙爲征東中郎將，率領人馬攻打劉表。

劉璋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

劉璋，字季玉，他已繼承了劉焉的職位，而

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仇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内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内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璋復遣别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别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録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毁曹公，勸璋自絶，因説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説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内，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黄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别。

張魯却漸漸傲慢驕縱，并不承奉順從劉璋，劉璋殺了張魯的母親和弟弟，他倆於是就成了仇敵。劉璋多次派龐羲等人進攻張魯，都被張魯打敗。張魯的部衆大多在巴西地區，所以劉璋任命龐羲爲巴西太守，率軍抵禦張魯。後來龐羲和劉璋友好感情破裂，趙韙起兵發動内亂，部衆散失被殺，都是因爲劉璋缺乏明察决斷而又輕信外人的話。劉璋聽説曹操征伐荆州，已經平定漢中，就派河内人陰溥去向曹操表示敬意。加封劉璋振威將軍，劉璋的兄長劉瑁爲平寇將軍。劉瑁得癲狂疾病而死。劉璋又派别駕從事蜀郡人張肅給曹操送去三百名蜀地夷族士兵以及朝廷日常用品，曹操任命張肅爲廣漢太守。劉璋又派别駕張松去拜見曹操，曹操這時已經占領荆州，趕走了劉備，就不再録用張松，張松因此怨恨曹操。正趕上曹操的軍隊在赤壁打了敗仗，加上疫病流行死亡衆多。張松返回，詆毁曹操，勸劉璋主動斷絶和曹操的往來，并趁機勸劉璋説："劉豫州，是您的肺腑之親，應該和他交結往來。"劉璋認爲他説的都對，就派法正聯絡交好劉備，不久又命令法正和孟達送去數千名士兵幫助劉備守衛城池，法正隨後返回。後來張松又勸劉璋説："現在州中各將領龐羲、李異等人都仗恃有功驕横傲慢，有二心異志，如果您不得到劉豫州幫助，那麽敵人從外面進攻，民衆在内部進攻，是一定要失敗的。"劉璋又聽從了他的話，派法正去迎請劉備。劉璋的主簿黄權陳説這樣做的利害，從事廣漢人王累自己倒懸在州城大門上勸阻劉璋，劉璋都不聽，命令劉備所到之處供奉劉備，劉備進入益州境内就像回到了家中。劉備到江州，向北沿墊江水路而行，到達涪縣，距離成都三百六十里。這一年是建安十六年。劉璋率領步兵騎兵三萬多人，車輛的帳幔，在陽光下明亮生輝，前去和劉備相會；劉備率領的將士，競相往來相會，縱情宴飲一百多天。劉璋送給劉備財物，讓他去征討張魯，然後分别。

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

第二年，劉備到達葭萌，率軍回轉向南進發，所到之處全部攻克。建安十九年，進兵圍攻成都數十天，成都城中還有精兵三萬人，糧食布

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荆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吴。權復以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吴，爲御史中丞。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吴、蜀。

帛够支用一年，官吏百姓都想要拼死作戰。劉璋説：“我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有恩德施予百姓。百姓作戰三年，尸骨擲棄在郊野荒草間，這是因爲我劉璋的緣故，我怎麽能够心安！”於是就打開城門出城投降，部下衆人無不流淚。劉備將劉璋遷移到南郡公安縣居住，并將他的財物和他以前所佩帶的振威將軍印綬全部歸還給他。孫權殺死關羽，奪取荆州，任命劉璋爲益州牧，駐扎在秭歸。劉璋死後，益州南中地區豪强首領雍闓依據益州郡反叛，歸附吴國。孫權又任命劉璋的兒子劉闡爲益州刺史，住在交州、益州交界地帶。丞相諸葛亮平定南方，劉闡返回吴國，任御史中丞。當初，劉璋長子劉循的妻子，是龐羲的女兒。劉備占領蜀地，龐羲任左將軍司馬，劉璋當政時聽從龐羲的請求留下劉循，劉備任命劉循爲奉車中郎將。因此劉璋兩個兒子的後代，分别在吴國、蜀國兩地。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吴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評曰：從前魏豹聽了許負的話就把薄姬娶到家中，劉歆見到圖讖的文字就改了名字，但最終并没有使自己免遭災禍，而福運却集於他們二人的君主。這就是説不可以虚妄地要求神明的保佑，不可妄想得到天命，他們的結局是必然的應驗。而劉焉聽了董扶的話就把心思放到益州地區，聽了占卜看相人的話就向吴氏求婚，急急忙忙地製造供皇帝用的車輛服飾，圖謀竊取皇帝寶座，他太昏惑了。劉璋的才能不是人中豪傑，却在戰亂的時代割據一方，就像裝載了過多的財物而招來寇盜搶劫一樣，是自然的道理，他的官職土地被奪走，并不是不幸的。

三國志卷三十二

蜀　志　二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

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是漢景帝的兒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劉勝的兒子劉貞，元狩六年受封爲涿縣陸城亭侯，因犯進獻助祭的酎金不合規格之罪而丟了侯爵位，於是就在那裏安了家。先主的祖父劉雄，父親劉弘，世代在州郡任職。劉雄被推舉爲孝廉，官做到東郡范縣令。

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

先主幼年喪父，和母親靠販賣草鞋織席爲生。他住的房屋東南角籬笆邊長着一棵高五丈多的桑樹，遠遠望去枝葉繁茂像小車蓋一樣，來往的人都覺得這棵樹不同一般，有人說這家一定會出貴人。先主小時候，和同族的孩子們在樹下玩耍，說："我將來一定要乘坐像這樣的用羽毛裝飾車蓋的車子。"叔父劉子敬對他說："你不要胡說，那是會滅我們九族的！"先主十五歲時，母親讓他外出游學，他和同族的劉德然、遼西人公孫瓚一起，事奉從前的九江太守同郡人盧植。劉德然的父親劉元起經常給先主財物，和劉德然同樣多。劉元起的妻子說："各自是一家，怎麽能經常這樣呢？"劉元起說："我們族中有這樣的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公孫瓚也和先主很要好。公孫瓚年歲大，先主像對兄長一樣待他。先主不很喜歡讀書，喜愛狗馬、音樂和好的衣服。他身高七尺五寸，垂下手臂能過膝蓋，眼睛向後能看見自己的耳朵。說話不多，待人恭謙，喜怒不表現在臉上。喜歡結交行俠仗義的人，年輕人爭相依附他。中山國的大商人張世平、蘇雙等人家有資財千金，在涿郡一帶往來販馬，見到先主而認

爲他是奇才，就給了他很多錢財。先主因此能够用這些錢聚合起部衆。

靈帝末，黄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黄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柳。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楊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别部司馬，使與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漢靈帝末年，黄巾造反，各州郡都組織起鎮壓黄巾的義兵，先主率領他的部衆跟隨校尉鄒靖討伐黄巾賊有功，授任爲安喜尉。督郵因公事來到安喜縣，先主請求拜見，不得入内，先主徑直闖進去捆住督郵，打了二百杖，解下官印綬帶繫住督郵的脖子綁在馬樁上，放棄官職逃命。不久，大將軍何進派都尉毌丘毅到丹楊招兵，先主應招和他同行，到下邳時遇到賊兵，先主奮勇作戰立功，被任命爲下密丞。再次棄官離職。後來做了高唐尉，升任縣令。高唐縣被黄巾賊攻破，先主逃奔到中郎將公孫瓚那裏，公孫瓚上奏表舉薦他爲别部司馬，讓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起來抵禦冀州牧袁紹。他多次立下戰功，暫時代理平原令，後來兼任平原相。郡中人劉平一向看不起先主，認爲受他管轄很耻辱，派刺客去刺殺先主。刺客不忍下手，向先主説明後就走了。先主就是如此得人心。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别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内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

袁紹進攻公孫瓚，先主和田楷向東駐軍在齊地。曹操征討徐州，徐州牧陶謙派使者向田楷告急，田楷和先主一起去援救他。當時先主自己有士兵一千多人和幽州烏丸胡人部落的一些騎兵，又抓到數千名飢民。到徐州後，陶謙把丹楊的四千名士兵增補給先主，先主於是就離開田楷歸附了陶謙。陶謙上奏表舉薦先主爲豫州刺史，駐軍在小沛。陶謙病重，對别駕麋竺説：“非劉備不能安定這個州。”陶謙死後，麋竺率領州中民衆迎請先主，先主不敢接受。下邳人陳登對先主説：“現在漢王室衰微，天下動蕩，建功立業，就在今日。徐州殷實富足，民户人口有百萬，希望委屈您來主持州中的事務。”先主説：“袁公路近在壽春，他家四代人出了五個公卿，天下人心所歸，您可以把州交給他。”陳登説：“袁公路驕横自負，不是治理亂世的君主。現在想給您糾集起十萬步兵騎兵，上可以輔助國君救濟人民，成就像春秋五霸一樣的事業；下可以割據一方守衛疆土，功名載入史册。如果您不聽從我，陳登我也不敢聽從您的了。”北海相孔融對先主説：“袁

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吕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吕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

公路難道是憂國忘家的人嗎？他不過是墓中的朽骨，哪值得介意。現在的情況是，百姓擁戴賢能之人，天賜良機而不接受，後悔就來不及了。”先主於是就兼管了徐州。袁術前來攻打先主，先主在盱眙、淮陰一帶抵禦他。曹操上表朝廷舉薦先主任鎮東將軍，封爲宜城亭侯，這一年是建安元年。先主和袁術相持一個多月，吕布乘虛襲擊下邳。下邳守軍將領曹豹反叛，暗中迎接吕布。吕布俘虜了先主的妻子兒女，先主率軍轉到海西。楊奉、韓暹向徐州、揚州一帶進犯，先主截擊，把他們全部消滅。先主向吕布求和，吕布交還了他的妻子兒女。先主派關羽守衛下邳。

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吕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先主回到小沛，又集結起一萬多人的軍隊。吕布忌恨他，親自率兵攻打先主，先主戰敗逃跑并歸依了曹操。曹操厚待他，任命他爲豫州牧。先主準備去沛地收集流散的士兵，曹操撥給他軍糧，補充給他兵員，讓他向東去攻打吕布。吕布派高順迎擊先主，曹操派夏侯惇前去，但没能援救先主，被高順打敗，高順又俘獲了先主的妻子兒女送給吕布。曹操親自出兵東征，幫助先主在下邳包圍吕布，并活捉了他。先主又得到了妻子兒女，跟隨曹操回到許昌。曹操上表朝廷舉薦先主爲左將軍，待他的禮節更爲隆重，外出時同乘一輛車，坐時同坐一張坐席。袁術想經過徐州北上到袁紹那裏，曹操派先主督率朱靈、路招去截擊袁術。他們還没有到，袁術已病死了。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吴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先主没出兵的時候，漢獻帝的丈人、車騎將軍董承告訴他接受了漢獻帝藏在衣帶中的秘密詔書，要誅殺曹操。先主没有行動。這時候，曹操神態隨意地對先主説：“現在天下的英雄，衹有您和我了。袁紹那些人，是算不上數的。”先主正在吃飯，聽到此話驚得掉了手中的勺子和筷子。他於是就和董承以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吴子蘭、王子服等人一起商量對策。恰逢先主被派遣出征，就没有行動。這件事暴露，董承等人都被殺。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

先主占據了下邳。朱靈等人返回，先主就殺了徐州刺史車冑，留下關羽鎮守下邳，自己回到小沛。東海的昌霸反叛，很多郡縣叛離了曹操歸

公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

附先主，部衆有幾萬人，先主派孫乾去和袁紹聯盟和好。曹操派劉岱、王忠攻打他，没有得勝。建安五年，曹操向東征討先主，先主大敗。曹操全數奪取了他的軍隊，俘獲了先主的妻子兒女，并活捉關羽而還。

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黄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説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

先主逃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是先主從前舉薦的茂才，他率領步兵騎兵迎接先主。先主跟隨袁譚來到平原，袁譚派使者快馬飛報袁紹。袁紹派部將在路上迎候，他自己也離開鄴城二百里，和先主相見。住了一個多月，先主以前流散逃亡的士兵逐漸前來會集。曹操和袁紹在官渡對壘，汝南的黄巾軍劉辟等人叛離曹操而響應袁紹。袁紹派先主率兵和劉辟等人攻取許縣。關羽逃歸先主。曹操派曹仁率兵攻打先主，先主歸還了袁紹的軍隊，暗地裏想要離開袁紹，就勸説袁紹向南聯結荆州牧劉表。袁紹派先主率本部人馬再回到汝南，與黄巾賊人龔都等會合，共有幾千人。曹操派蔡陽攻打他們，被先主殺死。

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曹操打敗袁紹後，親自南下攻打先主。先主派麋竺、孫乾去給劉表通消息，劉表親自到郊外迎接，以上賓的禮節待他們，給先主增補了兵員，讓他駐軍在新野。荆州的英雄豪傑歸附先主的日益增多，劉表懷疑先主的用心，暗中防備他。派先主到博望去抵禦夏侯惇、于禁等人。過了一些時候，先主設下伏兵，一天早晨自己燒毁營地假裝逃跑，夏侯惇等人追擊他，被埋伏的軍隊打敗。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説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説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别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上征討烏丸，先主勸説劉表襲擊許昌，劉表不接受。曹操向南征討劉表，適逢劉表死，他的兒子劉琮繼位，派使者向曹操請求投降。先主駐軍在樊城，不知道曹操突然來到，等曹軍到了宛縣纔聽到消息，於是率領他的人馬撤離樊城。經過襄陽時，諸葛亮勸説先主攻打劉琮，就可以占領荆州。先主説："我不忍心這樣做。"就停下馬招呼劉琮，劉琮嚇得站不起來。劉琮的手下和荆州的很多人都歸附了先主。等到了當陽時，人數有十多萬，軍需物資有幾千輛車，每天走十多里路，先主另派關羽乘幾百艘船，讓他到江陵和自己會合。有人對先主

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說：“應急速前去保住江陵，現在雖然有很多人，能披鎧甲作戰的人很少，如果曹操的軍隊追來，怎麽來抵禦他們呢？”先主說：“成就大的事業必須要以人作根本，現在百姓歸依我，我怎麽忍心拋棄他們而去！”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吴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曹操因爲江陵有軍需物資，害怕先主占領這地方，就丢下車輛輜重，輕裝趕到襄陽。聽説先主已經過去，曹操率領五千精鋭騎兵急速追趕，一天一夜行軍三百多里，在當陽的長坂追上了先主。先主丢下妻子兒女，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幾十人騎馬逃走，曹操俘獲了他的大批人馬和軍用物資。先主抄近路趕往漢津，恰好和關羽的船隊會合，得以渡過沔水，碰到劉表的長子江夏太守劉琦率軍一萬多人，就與他一同到了夏口。先主派諸葛亮主動去和孫權結盟，孫權派周瑜、程普等人率水軍數萬人，與先主合力，同曹操在赤壁交戰，大敗曹軍，燒毁了他們的戰船。先主和東吴的軍隊從水上、陸上同時進軍，追到南郡，當時又發生了疫病，北方的軍隊死亡很多，曹操率軍回到北方。

先主表琦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吴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己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吴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説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吴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别駕從事。

先主上奏表舉薦劉琦爲荆州刺史，又率軍向南征伐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都投降了。廬江的雷緒也率領自己私家軍隊幾萬人拜降。劉琦病死，衆部下推舉先主爲荆州牧，官署治所設在公安。孫權漸漸害怕先主威脅自己，就把妹妹進獻給他以鞏固友好關係。先主到京城會見孫權，彼此親密融洽。孫權派使者來告訴説想和先主一起攻取蜀郡，有人認爲應當答應孫權，因爲東吴終究不能跨過荆州去占據蜀郡，蜀地就可以被我們自己占有了。荆州主簿殷觀進言説：“如果作東吴的先鋒，向前没能攻下蜀郡，後退又被東吴乘虚而入，那就大事不好了。現在衹可口頭同意伐蜀，而我們則説剛剛占據了幾個郡，不能够再興師動衆，東吴就一定不敢越過我們而單獨去攻打蜀郡。像這樣可進可退的計劃，可以得到吴、蜀兩方面的好處。”先主聽從了他，孫權果然放棄了他的計策。先主升任殷觀爲别駕從事。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遥聞曹公將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遠遠聽説曹操將要

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内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説璋曰："曹公兵强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説，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派鍾繇等人進軍漢中討伐張魯，心中很害怕。別駕從事蜀郡人張松勸劉璋説："曹公兵力强盛天下無敵，如果他利用張魯的物資財力來攻占蜀地，誰能够抵抗他呢?"劉璋説："我當然很擔心此事，但是没有辦法。"張松説："劉豫州，是您的同宗而又是與曹公勢不兩立的人，善於用兵，如果讓他去討伐張魯，張魯必敗。張魯敗了，益州就會堅固，曹公即使到來，也無能爲力了。"劉璋認爲他説得對，就派法正帶領四千人迎接先主，前後贈送的財物數以億計。法正乘機向先主陳述了可以奪取益州的計策。先主留下諸葛亮、關羽等人駐守荆州，自己率領幾萬步兵進入益州。到了涪縣，劉璋親自出來迎接，二人見面非常高興。張松讓法正禀告先主，還有謀臣龐統也獻計，勸他就在會見的地方襲擊劉璋。先主説："這是大事，不能够操之過急。"劉璋推薦先主代理大司馬，兼任司隸校尉；先主也推薦劉璋代理鎮西大將軍，兼任益州牧。劉璋增加了先主的兵力，讓他攻打張魯，又命令他督率白水關的駐軍。先主合并各軍三萬多人，車輛盔甲武器等物資很充足。這一年，劉璋回到成都。先主向北到了葭萌，没有立刻討伐張魯，而是廣施恩德，來籠絡人心。

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

第二年，曹操征討孫權，孫權向先主請求救援他。先主派使者告訴劉璋説："曹公征伐東吴，東吴情勢危急。孫氏和我本來是脣齒相依，并且樂進在青泥和關羽對峙，現在不去援救關羽，樂進一定會大勝，轉而入侵益州境内，那比張魯更令人擔心。張魯祇是盤踞一方的賊寇，不值得憂慮。"於是就向劉璋請求一萬軍隊和軍需物資，想要東去。劉璋祇答應給四千軍隊，其他的物資全部祇給一半。張松寫信給先主和法正説："現在大事即將成功，怎麽要放棄這裏而離開呢!"張松的哥哥廣漢太守張肅，害怕禍及自己，就向劉璋告發了他們的陰謀。因此劉璋逮捕并斬殺了張松，先主和劉璋之間的怨恨裂痕開始産生了。劉璋命令守衛關口的各將領不再把文書傳送給先主。先主大怒，召劉璋的白水關駐軍督軍楊懷前來，責備他没有禮節，殺了他。接着就派黄忠、

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强，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荆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卓膺統率軍隊進攻劉璋。先主直接到了白水關内，把各將領和士卒的妻子兒女扣作人質，率軍與黄忠、卓膺等人進入涪縣，占據了縣城。劉璋派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人在涪縣抵禦先主，都被打敗，退守綿竹。劉璋又派李嚴去督率綿竹各軍，李嚴率衆投降了先主。先主的軍隊更加强大，分别派遣各將領平定州屬各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人率兵逆流而上，平定了白帝、江州、江陽，衹有關羽留下鎮守荆州。先主進軍圍攻雒縣；當時劉璋的兒子劉循守衛縣城，受到圍攻將近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建安十九年夏天，雒城被攻破。先主進軍包圍成都幾十天，劉璋出城投降。蜀地殷實富足物産豐裕百姓安樂，先主設置酒宴犒勞士卒，取出蜀城中的金銀分賜給將士，把穀物布帛歸還原主。先主又兼任益州牧，諸葛亮做他的助手，法正是主要的謀士，關羽、張飛、馬超是武將，許靖、麋竺、簡雍是賓客和朋友。至於董和、黄權、李嚴等人本是劉璋任命的官員，吴壹、費觀等人又是劉璋的婚姻親家，彭羕又是劉璋排斥的人，劉巴一向被劉璋忌恨，全都擔任了重要的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有志之士，無不争相勉勵。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凉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吕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黄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郃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建安二十年，孫權因爲先主已經取得益州，就派使者告知要收回荆州。先主説："等得到凉州，就把荆州交還。"孫權對此很氣憤，就派吕蒙襲擊奪取了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先主率兵五萬人順江而下來到公安，命令關羽進入益陽。這一年，曹操平定了漢中，張魯逃往巴西。先主聽到這個消息，就和孫權結盟和好，分荆州的江夏、長沙、桂陽歸屬東吴，南郡、零陵、武陵歸屬西蜀，然後率軍回到江州。先主派黄權率兵去迎張魯，張魯已經投降曹操。曹操派夏侯淵、張郃駐守漢中，屢次侵擾巴郡邊境。先主命令張飛進軍宕渠，同張郃等人在瓦口交戰，打敗了張郃等人。張郃收兵回到南鄭。先主也回到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吴蘭、雷銅等入武都，

建安二十三年，先主率領各將領進軍漢中。分派將軍吴蘭、雷銅等人進入武都，都被曹操的

皆爲曹公軍所没。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

秋，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領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蕩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黄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吕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凴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剥亂天下，殘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虚邑。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盗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

軍隊消滅。先主駐扎在陽平關，與夏侯淵、張郃等人對峙。

建安二十四年春天，先主從陽平關向南渡過沔水，沿山逐漸推進，依定軍山山勢構築營寨。夏侯淵帶兵來爭奪這塊地方。先主命令黄忠登上高處擊鼓吶喊攻打他們，大敗夏侯淵的軍隊，殺了夏侯淵和曹操所任命的益州刺史趙顒等人。曹操從長安率大批人馬南征。先主預言説："曹公即使到來，也是無能爲力的，我們一定能占有漢川了。"等到曹操到了，先主收縮軍隊憑藉險要的地勢據守，始終不與曹軍交戰，曹操幾個月也没攻克，逃跑的士兵日益增多。夏季，曹操終於率軍撤回，先主於是就占有了漢中。派劉封、孟達、李平等人到上庸攻打申耽。

秋天，群臣呈請立先主爲漢中王，上表給漢獻帝説：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領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蕩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黄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奏言説：從前唐堯非常聖明而朝中仍出現四個惡人，周成王仁愛賢明而管叔、蔡叔等四個屬國叛亂，漢高祖的吕后執掌朝政衆吕氏篡奪君權，孝昭帝年幼而上官桀陰謀叛逆，這些人都是憑藉着世代相傳的恩寵，執掌了國家大權，窮凶極惡肆意作亂，使國家瀕臨危亡。如果没有大舜、周公、朱虚侯劉章、博陸侯霍光，就不可能把這些惡人驅逐誅滅，使危難傾覆的局面得以安定。我們認爲陛下禀賦偉大資質聖明德性，統治天下，却遭逢困頓失所的厄運艱難。董卓首先作亂，動摇傾覆京城，曹操繼而爲害，竊奪皇帝大權；皇后和太子被毒殺迫害，禍亂天下，殘害百姓。很長時間以來讓陛下流離失所飽經憂患，被幽禁空城。太廟無人祭祀而人臣無君主統治，曹操截斷君王詔命，覬覦皇帝之位，妄圖篡奪國家政

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睹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栗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吕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内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群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權。左將軍兼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劉備，接受朝廷爵位和俸禄，常想着盡忠效力，來爲國殉難。目睹他們陰謀的先兆，憤然行動起來，和車騎將軍董承一起謀劃誅殺曹操，將安定國家，恢復穩定舊日京城。祇因董承謀事不機密，纔讓曹操得以苟延殘喘滋長罪惡，殘害天下。我們經常擔心王室大則會有像閻樂殺秦二世那樣的禍患，小則會有像王莽廢孺子嬰爲安定公那樣的政變，早晚惴惴不安，戰戰兢兢噤聲屏息。從前《虞書》上記載，以寬厚的態度分别次序對待九族宗親，周朝的禮儀制度依照夏、商兩代，分封建立了同姓諸侯國，《詩經》宣明了它的意義，周朝歷時長久。漢朝剛建立時，分割國土，尊奉王室子弟建立王國，因此終於挫敗了衆吕氏的叛亂禍難，成就了太宗的基業。我們認爲劉備是皇族後裔，王室宗親的屏藩，一心惦念着國家，立志要平定禍亂，自從曹操在漢中失敗後，天下的英雄紛紛前來歸附，可是他的爵位名號不顯赫，没有得到天子的九錫嘉賞，這不是能護衛國家，使功業光照萬代的做法。奉詔命在外，朝廷按禮制升遷百官的命令無法傳到。從前河西太守梁統等人在漢室中興的時候，受山河的阻隔，幾個郡的郡守地位相同、權力相等，無法相互統率，就共同推舉竇融爲元帥，終於建立了卓越的功績，摧垮了隗囂。現在國家的危難，比隗囂割據隴西、公孫述在蜀稱帝時更爲緊迫，曹操在外吞并天下，在内殘害百官，朝廷中危機四伏，而王室宗親還没有起來同心協力抗禦曹操，實在讓人寒心。我們就擅自依照舊的典章制度，立劉備爲漢中王，授官爲大司馬，督率整肅六軍，聯合同盟，消滅叛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等郡作爲封國，設置官署、任命官員依照漢初諸侯王的舊例。這樣因事而變通的做法，如果能對國家有利，專斷施行應該是可以的。日後大功告成，我們退身承擔假托詔命的罪過，即使死

了也無憾。

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群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

於是就在沔陽設立了壇場，軍衆排列整齊，群臣列位而立，宣讀奏章完畢，把王冠進獻給先主。

先主上言漢帝曰：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得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群凶縱横，殘剝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并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没，孤負國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并建諸姬，實賴晋、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吕，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盗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

先主向漢獻帝上奏言説：

我以占位充數的才能，擔負了上將的重任，督率三軍，奉詔命在外，没有能够除滅賊寇禍亂，安定扶持王室，長期讓陛下的聖明教化衰微，全國上下，混亂而不得太平，我憂慮不安，痛心疾首。從前董卓開始作亂，從此以後，很多惡人到處横行，殘害天下。仰仗陛下聖明的德行和神威，人神都來相助，有的是忠臣義士奮起討伐，有的是上天降下懲罰，殘暴的叛賊都被除滅，像冰雪漸漸消融一樣。祇有曹操，長時期没能除掉，篡奪國家的權力，肆意作亂。我從前曾和車騎將軍董承謀劃討伐曹操，事情保密不嚴，董承被害，我流離失所，想對朝廷效盡忠義而没有實現。於是使得曹操能窮凶極惡做盡壞事，皇后遭殺害，皇太子被毒死。我雖然集結了同盟軍，志在奮發努力，但秉性懦弱不善武力，經歷多年也没有成功。常常擔心突然死去，辜負了國家的恩德，日日夜夜常在嘆息，朝夕戒懼如臨危境而不敢懈怠。現在我屬下的官員們認爲在從前的《虞書》上，記載了要以寬厚的態度分别次序對待九族宗親，使他們賢明來輔佐治理國家，五帝有所增删，這一做法却没有廢棄。周朝依照夏、商兩代的禮制，一起分封建立了各姬姓諸侯王國，確實也仰賴了晋、鄭兩國輔佐之福。漢高祖創立漢朝，尊奉王室子弟，分封建立了九個王國，最終誅滅了衆吕氏，安定了漢朝宗室。現在曹操憎惡正直忠誠的人，實在還有很多追隨他的人，懷藏着險惡的用心，篡權竊國的迹象已很明顯。王室已經衰弱，皇族中没有在重位的大臣，反復考慮古代的先例，按照權宜之計，部下擁推我爲大司馬漢中王。我自己再三反省，受國家的大恩，擔當一方的重任，效力還没有見到

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成果，所得到的已過多，不應再愧居高位而加重自己的罪責和非議。各位臣僚以大義逼迫我，我退而考慮賊寇没有誅滅，國難没有消除，王室危在傾覆，國家將要敗毁，這都是我憂慮職責未盡而求以死報國的責任。如果順應情勢而變通，能够安定朝廷，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豈敢按常規考慮，以防日後後悔。因而擅自順從了大家的建議，拜受了印璽，來提高國家的聲威。我仰首考慮自己的爵位和名號，位高而受的寵愛深厚，低頭思索報效朝廷，憂慮很深而責任重大，驚恐不安呼吸急促，就像面臨深谷一樣。竭盡全力奉獻忠誠，勸勉六軍，統率各路義士，順應天時，討滅凶惡的叛賊，來安定國家，以報答陛下萬分之一的恩德。謹呈上奏章由驛使奉還原來所授給的左將軍、宜城亭侯的印綬。

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荆州。

於是把官署遷回成都。提拔魏延爲都督，鎮守漢中。當時關羽正在攻打曹操的將領曹仁，在樊城活捉了于禁。不久，孫權襲擊并殺了關羽，奪取了荆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黄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并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黄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别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

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録運期》曰："九侯七傑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

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稱帝，改年號爲黄初。有傳聞説漢獻帝被害死了，先主就發布訃告制定喪服，追封謚號爲孝愍皇帝。此後，先主所在的地方很多人都報告有種種祥瑞，每日每月連續不斷，所以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黄權、大司馬屬官殷純、益州别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人上奏章説：

我們聽説《河圖》、《洛書》，五經讖緯，是孔子闡明的，很久以來都有應驗。謹據《洛書甄曜度》記載："尚赤色的第三位人主德運昌隆，經歷九代逢名'備'的出現，當是稱帝之際。"《洛書寶號命》載："上天掌帝王之道應由'備'稱皇帝，以正統獲得王命，總能成功不會失敗。"《洛書録運期》載："九侯七傑争奪王命，百姓以尸骨爲柴燒，道路上到處可見遭踐踏的人頭，誰是派

來。"《孝經鉤命决録》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群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黄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睹，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内。

來的君主，名叫'玄'的就要來了。"《孝經鉤命决録》載："帝王三人建九世遇到備。"臣下的父親群未去世時，説西南多次出現黄氣，徑直向上有幾丈高，已經出現多年了，時時有祥瑞的雲和吉祥的風，從北斗璇璣星下來與黄氣相應合，這是奇異的祥瑞。還有在建安二十二年，幾次有像旌旗一樣的雲氣，從西來直到東，在天空中穿行，《河圖》、《洛書》説"一定會有天子出現在那裏"。再加上這年裏太白、熒惑、鎮星，經常追隨着歲星。東漢剛剛興起時，五星也追隨歲星相會；歲星主示義，漢興起的方位在西方，正是義所在的方位，因而漢朝的法典通常以歲星占驗人主。應當有聖明的君主從這個州中興起，來成就中興大業。當時許都的漢獻帝還在，因而群臣不敢説出來。近來熒惑又追隨歲星，出現在胃、昴、畢三個星宿之間；昴、畢是天體的中樞，《星經》説"象徵帝王的星處在這個位置上，一切邪惡都將消亡"。聖上您的尊稱已經在讖緯中預見到了，推求期會應驗，天降的符命與人事相合，中興的運數到了，像這樣的徵兆不衹一個。我聽説聖明的君主在天意前行事而上天不違背他，在天意後行事就順應天時，因而能應時出現，與神靈相契合。希望大王您能順應天時、順從民意，立即登上帝位，來安定國家。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禄勛黄柱、少府王謀等上言：

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黄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黄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禄勛黄柱、少府王謀等人上奏章説：

曹丕殺死皇帝篡奪王位，滅掉了漢室，竊取了國家大權，脅持逼迫忠良之士，暴虐無道。人與鬼憤怒怨恨，都思念着劉氏。現在上無天子，國中人心不安，没有可仰賴的人。群臣先後有八百多人上書，都稱説天降的符命祥瑞，緯圖、讖語顯示了明顯的徵驗。近來黄龍出現在武陽縣赤水中，九天後纔離去。《孝經援神契》説"聖德到達深泉黄龍就會出現"，龍，是君王的象徵。《周

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

易·乾》卦九五爻辭“飛龍在天”，大王您將如龍飛騰，登上帝王寶位。另外先有關羽圍攻樊城、襄陽時，襄陽的男子張嘉、王休進獻了玉璽，玉璽潛藏在漢水，沉伏在深淵，光輝照耀，神異的光彩通達天上。漢，是高祖當初命名平定天下的國號，大王您因循先帝的遺迹，也在漢中興起。現在天子玉璽的神光先已出現，玉璽出在襄陽，那裏是漢水下游，表明大王您是承繼先帝之後，將授給您天子之位，祥瑞運數和天降符命相應合，這不是人力可以求得的。當年周朝有赤烏、白魚的祥瑞，天下稱美。高祖和世祖接受天命，《河圖》、《洛書》早已記載，而作爲徵驗。現在上天顯現吉祥，衆多的儒者俊傑，共同發掘了《河圖》、《洛書》，孔子圖讖著述的秘示，全部的徵兆都具備了。大王您是孝景皇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後代，王室正宗百代相傳，天地賜福，神聖的姿容奇偉，自身神明威武，仁義恩德遍於天下，喜愛人才結交賢士，因此天下的人都傾心歸附。考察《靈圖》，闡釋讖緯，神明的徵兆，明載着您的尊名。應當登上帝位，來繼承二祖帝業，接續宗廟的位次，天下就會非常榮幸。我們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制定登基的禮儀，選擇良辰吉日，向您奉上尊號。

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阼將湮于地，謹擇

先主在成都武擔山之南即皇帝位。撰寫祭文說：“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劉備冒昧地獻上黑色的公牛爲犧牲，向皇天上帝后土神靈昭告：漢朝統治天下，傳世無窮。從前王莽篡位奪權，光武皇帝憤怒而誅滅了他，國家又得以生存。現在曹操仗恃武力習於殘忍，殺害皇子皇后，擾害中原罪惡滔天，無視上天的昭告。曹操的兒子曹丕，繼承了他的凶殘暴虐，竊取國家的政權。群臣將士認爲國家將毀滅，劉備應起來整治恢復，繼承二祖的事業，敬代上天執行懲罰。劉備我德才鄙陋，擔心有辱帝位。徵詢國中的百姓，以及外族蠻夷部落的首領，都回答說：‘天命不可以不回報，祖宗的大業不可以長久廢棄，國家不能没有君主。’全國仰盼，在劉備一人。

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劉備畏於上天明示的旨意，又怕漢朝的皇統將要失落於地，謹選吉日，與百官登上祭壇，接受皇帝的印璽綬帶。準備了祭祀天地的燔瘞之禮，將登基之事祭告天神，敬祈神明賜福漢室，保佑四海永遠平安！"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袷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皇后吴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吴。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吴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吴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天下，改換年號。任命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設置百官，建立宗廟，合祭高祖皇帝以下各代的先祖。五月，立吴氏爲皇后，兒子劉禪爲皇太子。六月，封兒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被他身邊的人殺害。當初，先主憤恨孫權襲擊殺害關羽，準備東征，秋季七月，就率各軍討伐東吴。孫權派使者送信求和，先主非常憤怒没有答應，東吴的將領陸議、李異、劉阿等駐扎在巫縣、秭歸縣；將軍吴班、馮習從巫縣打敗李異等人，軍隊進駐秭歸，武陵五谿一帶的少數民族部落派使者來請求出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吴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黄權督江北諸軍，與吴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黄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吴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黄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章武二年春季正月，先主的大軍回到秭歸，將軍吴班、陳式的水軍駐扎在夷陵，在長江東西兩岸設營。二月，先主從秭歸率各將領進軍，翻山越嶺，在夷道猇亭扎營，從佷山打通去武陵的道路，派侍中馬良去安撫慰問五谿的蠻夷部族，他們都相繼響應先主。鎮北將軍黄權統領長江北岸的各軍，在夷陵道上和東吴的軍隊對峙。夏季六月，在距秭歸十餘里一帶出現了黄氣，寬幾十丈。十多天後，陸議在猇亭大敗先主的軍隊，將軍馮習、張南等人都戰死了。先主從猇亭回到秭歸，收集離散的士兵，於是就捨棄船隻，從陸路回到魚復，改魚復縣名爲永安。東吴派將軍李異、劉阿等人跟踪追擊先主的軍隊，駐扎在南山。秋季八月，先主收兵回到巫縣。司徒許靖死。冬季十月，先主下詔書給丞相諸葛亮，命他在成都營建南郊、北郊祭祀的祭壇。孫權聽説先主駐扎在白帝城，非常害怕，派使者來求和。先主答應了他，派太中大夫宗瑋去覆命。冬季十二月，漢嘉太守黄元聽説先主患病不愈，發兵抗命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

章武三年春季二月，丞相諸葛亮從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進兵攻打臨邛縣。先主派將軍陳

軍陳曶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托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大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曶討伐黃元，黃元兵敗，順江流而下，被他的親兵綁起來，送到成都，殺死了他。先主病危，把太子托付給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做他的副手。夏季四月癸巳，先主在永安宮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諸葛亮上奏章給後主說："已故的皇帝施行仁義樹立恩德，光照無邊，上天不善，使他臥病不起，本月二十四日溘然仙逝，群臣嬪妃悲慟哀哭，如喪父母。但遵照遺詔，國事要由宗子主持，服喪期間儀容舉止要適當；朝中百官進行哀悼，滿三天就脱去喪服，到安葬的日期，再按葬禮行事；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滿三天就脱去喪服。臣諸葛亮親自接受了命令和告誡，畏懼先帝的神靈，不敢有所違背。我請求宣布執行。"五月，先主的靈柩從永安運回成都，追封謚號爲昭烈皇帝。秋季八月，安葬在惠陵。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評曰：先主心胸寬廣意志剛强且寬容厚道，善於發現人才禮賢下士，有漢高祖的風範，有英雄的器度。至於他把整個國家和輔佐太子的大事托付給諸葛亮，而毫無疑心，確實是君臣都出於最大的公心，是古往今來最好的楷模。先主臨機應變的才幹和方略，比不上魏武帝，因此國家的疆域也較小。但是他受挫折而不灰心，始終不願屈居曹操之下，或許是揣度到曹操的度量一定不會容得下自己，這并非衹是爲了争利，而且也是來避免受害啊。



三國志卷三十三

蜀志三

後主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黄初四年也。

後主名禪，字公嗣，是先主劉備的兒子。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作漢中王，立他爲王太子。等到劉備稱皇帝後，頒布册命説："在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這樣説：太子劉禪，朕遇到漢朝國運艱難時期，亂臣賊子篡奪竊取王位，國家社稷没有了主人，通識天命的人和正直的群臣，認爲上天顯明了命數，朕繼承了帝位。現在立劉禪作皇太子，來繼承王室宗廟，恭敬地侍奉國家社稷。派遣使持節丞相諸葛亮授予皇太子印和綬帶，太子要恭敬地聽從教誨和幫助，做一事而多種益處都能得到，怎能不努力呢！"章武三年夏季四月，先主劉備在永安宫去世。五月，後主在成都繼承皇帝位，當時他十七歲。他尊封劉備的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改换年號。這一年是魏國的黄初四年。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吴，據郡不賓，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吴，吴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建興元年夏季，牂牁太守朱褒率郡反叛。在此之前，益州郡有豪門大族雍闓叛亂，將太守張裔驅逐到了東吴，占據全郡不再臣服朝廷，越巂夷族首領高定也背叛了。這一年，後主立了皇后張氏。派尚書郎鄧芝去東吴鞏固友好關係，吴王孫權與蜀漢和好通婚，并派使者來表達友好的問候，這一年兩國互通友好往來。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二年春季，鼓勵發展農業開荒播種，關閉邊境關口不興兵役，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建興三年春季三月，丞相諸葛亮到南方征討叛亂的四郡，四郡都被平定。把益州郡改名爲建寧郡，分出建寧郡、永昌郡一部分建立了雲南郡，又分出建寧郡、牂牁郡的一部分建立了興古

郡。十二月，諸葛亮回到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建興四年春季，都護李嚴從永安返回住在江州，修築了大城。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建興五年春季，丞相諸葛亮出兵駐扎在漢中，在沔水北邊的陽平石馬修築營寨。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建興六年春季，諸葛亮出兵攻打祁山，没有攻克。冬季，再次從散關出兵，包圍了陳倉，因爲糧草用光而退兵。魏將王雙率軍追擊諸葛亮，諸葛亮同王雙交戰，打敗王雙軍隊，殺了王雙，返回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建興七年春季，諸葛亮派陳式攻打武都、陰平，很快攻克平定了二郡。冬季，諸葛亮把丞相府和軍營遷到南山下的平原上，修築了漢、樂兩座城。這一年，孫權稱皇帝，和蜀國簽立盟約，約定共同平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絶，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吴分界故也。

建興八年秋季，魏國派司馬懿從西城，張郃從子午道，曹真從斜谷出兵，準備攻打漢中。丞相諸葛亮在城固、赤阪一帶準備迎戰他們，天降大雨道路不通，曹真等人都退了回去。這一年，魏延在陽谿打敗了魏國的雍州刺史郭淮。蜀國改封魯王劉永爲甘陵王，梁王劉理爲安平王，都是因爲魯地、梁地在吴國分界内的緣故。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建興九年春季二月，諸葛亮再次出兵包圍祁山，開始用木牛運送物資。魏國的司馬懿、張郃來援救祁山。夏季六月，諸葛亮的糧草用光而退兵，張郃追擊到青封，和諸葛亮交戰，中箭而死。秋季八月，都護李平被罷免流放到梓潼郡。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黄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建興十年，諸葛亮在黄沙休整士卒、鼓勵農耕，製造出了木牛流馬，操練士兵演習軍事。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建興十一年冬季，諸葛亮讓各軍運米，集中在斜谷口，修建斜谷口的軍事倉庫。這一年，南方的夷人劉胄造反，將軍馬忠打敗劉胄平定了叛亂。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争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吴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

建興十二年春季二月，諸葛亮從斜谷出兵，開始用流馬運輸糧草。秋季八月，諸葛亮在渭濱去世。征西大將軍魏延同丞相長史楊儀争權不和，各自發兵互相攻打，魏延失敗逃跑；斬了魏延的首級，楊儀率領各路軍隊回到成都。大赦天下。任命左將軍吴壹爲車騎將軍，授予符節督統

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爲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户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子瑶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

漢中。任命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管國家大事。

建興十三年春季正月，中軍師楊儀被廢黜流放漢嘉郡。夏季四月，晉升蔣琬官職爲大將軍。

建興十四年夏季四月，後主來到湔縣，登上觀阪，觀看汶水的水流，十天後回到成都。把武都氐族首領苻健和四百多户氐人遷到廣都。

建興十五年夏季六月，皇后張氏去世。

延熙元年春季正月，立皇后張氏。實行大赦，改了年號。立兒子劉璿爲皇太子，兒子劉瑶爲安定王。冬季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兵駐扎在漢中。

延熙二年春季三月，晉升蔣琬官職爲大司馬。

延熙三年春季，派越嶲太守張嶷平定了越嶲郡。

延熙四年冬季十月，尚書令費禕到了漢中，和蔣琬商討政務事宜，年底返回成都。

延熙五年春季正月，監軍姜維統率一部分軍隊，從漢中返回駐扎在涪縣。

延熙六年冬季十月，大司馬蔣琬從漢中返回，住在涪縣。十一月，實行大赦。任命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延熙七年閏月，魏國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人進攻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依據興勢營壘抵禦圍攻，大將軍費禕統領各路軍隊趕去救援，魏國軍隊撤退。夏季四月，安平王劉理死。秋季九月，費禕回到成都。

延熙八年秋季八月，皇太后去世。十二月，大將軍費禕到了漢中，巡視築圍營寨的守備情況。

延熙九年夏季六月，費禕回到成都。秋季，實行大赦。冬季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去世。

延熙十年，凉州胡人首領白虎文、治無戴等人率部衆投降，衛將軍姜維去迎接并安撫他們，讓他們住在繁縣。這一年，汶山郡平康的夷人叛亂，姜維前去討伐，打敗平定了他們。

延熙十一年夏季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兵駐扎

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吴王孫權薨。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專政。吴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

在漢中。秋季，涪陵屬國的百姓夷人反叛，車騎將軍鄧芝前去討伐，全部打敗并平定了他們。

延熙十二年春季正月，魏國殺了大將軍曹爽等人，右將軍夏侯霸前來投降。夏季四月，實行大赦。秋季，衛將軍姜維出兵攻打雍州，没有攻克而退兵返回。將軍句安、李韶投降魏國。

延熙十三年，姜維再次出兵西平，没有攻克而退回。

延熙十四年夏季，大將軍費禕返回成都。冬季，再次北上駐軍漢壽。大赦天下。

延熙十五年，吴王孫權去世。後主立兒子劉琮爲西河王。

延熙十六年春季正月，大將軍費禕在漢壽被投降的魏國人郭脩殺死。夏季四月，衛將軍姜維再次率領軍隊包圍了南安，没有攻克而退回。

延熙十七年春季正月，姜維回到成都。大赦天下。夏季六月，姜維再次率領軍隊進攻隴西。冬季，攻克了狄道、河關、臨洮三個縣，把三個縣的百姓遷居到綿竹、繁縣。

延熙十八年春季，姜維返回成都。夏季，再次率領各路軍隊進攻狄道，同魏國的雍州刺史王經在洮西交戰。大敗王經。王經退兵守衛狄道城，姜維也退兵駐扎在鍾題。

延熙十九年春季，晋升姜維官職爲大將軍，統率兵馬，姜維和鎮西將軍胡濟約定時間在上邽會合，胡濟違約没有按時趕到。秋季八月，姜維被魏國大將軍鄧艾在上邽打敗。姜維撤軍回到成都。這一年，後主立兒子劉瓚爲新平王。實行大赦。

延熙二十年，聽到消息説魏國大將軍諸葛誕占據壽春叛變魏國，姜維再次率軍出駱谷，到達芒水。這一年實行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回到成都。史官報告景星出現，於是大赦天下，改年號。宦官黄皓開始獨攬大權。吴國的大將軍孫綝廢黜了他們的國君孫亮，改立琅邪王孫休爲國君。

景耀二年夏季六月，後主立兒子劉諶爲北地王，劉恂爲新興王，劉虔爲上黨王。

景耀三年秋季九月，追贈已故將軍關羽、張

張飛、馬超、龐統、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并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禄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

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斗絶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温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户，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俯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敕群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毁。百姓布野，餘糧栖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敕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

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紹、良與艾相遇

飛、馬超、龐統、黄忠謚號。

景耀四年春季三月，追贈已故將軍趙雲謚號。冬季十月，大赦天下。

景耀五年春季正月，西河王劉琮去世。這一年，姜維再次率領軍隊進攻侯和，被鄧艾打敗，撤軍駐扎在沓中。

景耀六年夏季，魏國大規模發動軍隊，命令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分幾路同時進攻。蜀國於是就派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人去抵抗魏國軍隊。大赦天下。改年號爲炎興。冬季，鄧艾在綿竹打敗衛將軍諸葛瞻。後主劉禪采納光禄大夫譙周的計策，向鄧艾投降，獻上降書說：

長江、漢水阻斷分割，相距遥遠，依附在蜀郡的土地上，處在這狹窄險峭的偏遠之地，冒犯國運，歷經數年，便和京城地區像遠隔萬里了。常想起在黄初年間，文皇帝命令虎牙將軍鮮于輔，前來宣讀温和親密的詔書，申明很多美善的恩德，打開了門户，使大義昭然明顯，而我缺少德行，愚鈍軟弱，私下貪圖維護祖先留下的家業，猶豫不決很多年，没有遵從皇帝的教化。天子的威嚴已經震動了天地，天下已在人和鬼都向您歸順效力的定數中，陛下的大軍使我驚恐畏懼，神勇威武所到之處，怎敢不洗心革面，歸順聽從您的命令！我立即命令各位將領放下武器脱去鎧甲，官府的財産儲藏絲毫没有毁壞。百姓布列在四野，餘糧存放在田地，來等待君王賜給的恩惠，保全庶民的性命。我俯伏在下恭敬地希望大魏國廣布恩德施行教化，有伊尹、周公那樣的宰相輔佐，包容收留滅亡的國家、傷殘的百姓。我謹派私自任命的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帶去印章綬帶獻給您，向您請求命令并表達我們的誠意，恭敬地奉獻忠誠之心，我們的生存滅亡的賜命，都聽任您的裁斷。棺材和靈車就在近旁，不再一一陳述。

這一天，北地王劉諶哀痛國家滅亡，先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兒女，然後自殺了。張紹、鄧良

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敕，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

同鄧艾在雒縣相遇。鄧艾見到降書，非常高興，馬上寫了回信，派張紹、鄧良先返回。鄧艾到了成都城北，後主用靈車拉着棺材，捆綁起自己，來到鄧艾軍營門前。鄧艾解下後主的綁繩，燒毁了棺材，迎請後主相會見。接着就秉承皇帝旨意任命後主爲驃騎將軍。各個營壘的守軍都接到後主的命令，然後就投降了。鄧艾讓後主住在他以前的宮殿中，自己前去看望他。財物查封起來沒有動用，第二年春季正月，鄧艾被逮捕問罪。鍾會從涪縣到成都作亂。鍾會死後，蜀地的軍隊士兵到處搶劫掠奪，殺死的人遍地都是，過了幾天後纔安定下來。

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

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群傑虎争，九服不静，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禄，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兹玄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

後主全家東遷，到達洛陽後，魏元帝頒布册命說：

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來到殿堂前，派太常嘉册命劉禪爲安樂縣公。嗚呼，請進前來聽朕的命令！統治天下、養育萬物，最重要的是讓所有一切都安寧，恩德覆蓋天下，以世上豐殷安樂爲最昌盛。因而哺育百姓萬物，是治理國家、統治百姓的根本之法，順從承受上天的意旨，是土地德行的本義。上下交會暢通，然後萬物間和諧融洽，衆多的物類都得到安定。昔時漢朝喪失統治，天下四方動亂紛争。我的太祖繼承國運氣數如龍騰般興起，廣泛地拯救天下四方，因而應和上天旨意、順應人民的心願，占有了中原。在那時候你的父親趁着各個英雄像猛虎一樣争鬥，全國各地都不平静，乘機依仗地處偏遠地勢險要，割據庸劣的蜀地，於是就使得西部邊角地方成爲不同的封國，邊遠地區和中原隔絶不通。從那時候以來，戰争不停，黎民百姓，不能保全安定他們的生活，將近六十年。朕一直牢記着祖父、父親的遺志，渴望安撫四海，統一天下，因而整頓起國家的軍隊，在梁州、益州顯示武力的威嚴。你弘揚推崇德行度量，深刻地把握了偉大正義，不怕委屈自己前來歸依，把愛護百姓保全國土作爲最重要的，回心轉意，順應時機改惡從善，遵循信義心想服順，來讓

心，以終乃顯烈。

家人和臣子們享受無窮無盡的幸福，這難道不是有長遠的謀慮嗎！朕嘉賞給予你長久享用尊貴俸禄，因此查詢前代的法則，設立國邑封贈土地，全都依照舊的典章制度。賜給你這些黑色的公牛，用白色的茅草包上土塊，你要永遠作爲魏國的藩國輔臣，去吧，要敬重啊！你要恭敬地服從朕的命令，能擴大自己的仁德之心，來使你的顯赫的功業保持到永遠。

食邑萬户，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并封列侯。公泰始七年薨於洛陽。

賜給後主享用一萬户平民的租賦，賜給絲絹一萬匹，奴婢一百人，賜給的其他物品也和這些相配。後主的子孫有三人被封爲都尉，封侯的人有五十多個。蜀國的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都被封爲列侯。後主泰始七年在洛陽去世。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暗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後，兹制漸虧，優劣著矣。

評曰：後主任用賢明的丞相，就是遵循事理的國君，被宦官小人迷惑就成爲昏亂不明的帝王。經傳上説“白色的絲没有固定的顔色，衹看用什麽去染它”，確實是這樣啊！按照禮制，國君繼承帝位，要過一年再改换年號，而蜀國在章武三年中，就改變年號稱作建興，用古代的義理來考查，這違背了國家禮法的根本原則。另外國家不設置史官，記録注明國家大事没有專門的官員，因此國家的施政事務很多都遺漏了，災害怪異也没有記載。諸葛亮雖然很通曉施政，但是對於凡是這類事務，還是有未能考慮周全的。然而經歷了十二年而國家的年號没有改變，軍隊多次出發征戰而不輕易頒布赦宥，不也是很出衆的嗎！自從諸葛亮去世後，這種制度逐漸受到破壞，好壞的差别是很明顯的。



三國志卷三十四

蜀　志　四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后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内事。隨先主於荆州，産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宫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

先主劉備的甘皇后，是沛人。劉備到豫州任職，住在小沛，娶她作妾。劉備多次喪失正妻，甘皇后經常管理家中的事務。她跟隨劉備到荆州，生下了後主劉禪。恰逢曹操的大軍到來，在當陽長阪追上了劉備，當時情况危急緊迫，劉備抛下甘皇后和劉禪，仰仗趙雲的保護，甘皇后和劉禪纔得幸免於難。甘皇后去世後，葬在南郡。章武二年，追賜她謚號爲皇思夫人，把墓葬遷往蜀地，靈柩還没有運到，劉備也病亡。丞相諸葛亮上奏書説："皇思夫人遵循德行修養仁性，自身完善恭順。已故的皇帝從前任大將軍時，皇思夫人以嬪妃的身份和他結合，生育了聖上，而皇思夫人尊貴的生命未能長久。已故的皇帝在世時，情義深厚地降下恩惠，想到皇思夫人的靈柩留在遠方飄零無定，特地派使者前去迎請。恰逢大行皇帝去世，現在皇思夫人的靈柩已接來，而大行皇帝的靈棺也在途中，陵墓即將修成，安葬的日期已經確定。我就和太常賴恭等人商議：《禮記》説：'培育愛的感情從愛親人開始，來教育人民懂得孝道；樹立敬順的美德從敬長輩開始，來教育人民懂得恭順。'不忘記自己的父母親，是因爲自己是由他們生養的。《春秋》中的義理，是母親因兒子顯達而尊貴。從前高皇帝追贈母親昭靈夫人尊號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了他的母親梁貴人，追贈尊號爲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也改葬了他的母親王夫人，追贈尊號爲靈懷

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别奏。"制曰可。

皇后。現在皇思夫人也應該有尊號，來告慰對黄泉之下的哀思；我就同賴恭等人查考了謚法，應尊皇思夫人爲昭烈皇后。《詩經》說：'活着的時候分住在不同的房屋，死後則葬在同一個墓穴。'因而昭烈皇后應和已故的皇帝埋葬在一起，我請求命令太尉到宗廟去祭祀，告知祖先，向天下公布，所有的禮儀程式另外奏明。"後主劉禪批示説可以。

先主穆后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吴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吴，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晋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

先主劉備的穆皇后，是陳留人。她的兄長吴壹，幼年喪父，吴壹的父親一直和劉焉交情很好，因此全家跟隨劉焉進入蜀。劉焉心懷自立爲帝的想法，而聽善於相面的人給穆皇后相面説她將有極尊貴的地位。劉焉當時帶着兒子劉瑁跟隨着自己，於是就爲劉瑁迎娶了穆皇后。劉瑁死，穆后寡居。先主劉備平定益州後，孫夫人返回吴國，群臣衆人勸劉備迎娶穆后。劉備由於自己和劉瑁是同一宗族而猶豫不决，法正進言説："如果論起親疏來，哪比得上晋文公和子圉呢？"於是劉備就娶穆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册立穆后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季五月，劉備頒布策命説："朕秉承上天之命，敬奉最爲尊貴的帝位，統理天下萬國。現在立王后爲皇后，派使持節丞相諸葛亮授予皇后印璽綬帶。敬奉宗廟祭祀，作天下之母，皇后你要恭敬地行事啊！"

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宫。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

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劉禪繼位，尊奉穆皇后爲皇太后，名號爲長樂宫。吴壹官做到車騎將軍，受封爲縣侯。延熙八年，穆皇后去世，與先主劉備合葬在惠陵。

後主敬哀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劉禪的敬哀皇后，是車騎將軍張飛的長女。章武元年，劉禪娶爲太子妃。建興元年，册立爲皇后。建興十五年去世，埋葬在南陵。

後主張后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

後主劉禪的張皇后，是前一位皇后敬哀皇后的妹妹。建興十五年，選入宫中封爲貴人。延熙元年春季正月，劉禪頒布策命説："朕繼承王業，統治天下供奉祖先宗廟和社稷神祇。現在册

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

封貴人爲皇后，派代理丞相職責的左將軍向朗持符節授予皇后印璽和綬帶。皇后要努力管理後宮事務，恭敬莊重地祭祀祖先和天地神靈，皇后要恭敬地行事啊！”咸熙元年，張皇后跟隨後主劉禪遷到洛陽。

劉永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兹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于後主，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永，字公壽，是先主劉備的兒子，後主劉禪的異母弟。章武元年六月，劉備派司徒許靖册封劉永爲魯王，策命説：“兒子劉永，你接受這東方的封地。朕承接帝王世系，繼承管理天下大業，學習遵循古代禮制，建立你的國家，分封你在東方的土地上，擁有龜山、蒙山，世世代代作藩國輔臣。嗚呼，恭敬地聽從朕的詔命吧！在那魯國的土地上，祇要一步的變化就能達到道德禮義的標準，古代的風俗教化在那裏一直保留着。人們喜愛仁義道德，世世代代都有很好的美德。魯王你要保持正直的心地遵奉禮義，使你的官員和百姓平定安樂，使祖先和社稷的神靈得到祭祀享用，你要用這些話告誡自己啊！”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起初，劉永厭惡宦官黄皓，黄皓受到劉禪的寵信掌權後，就向劉禪誣陷劉永，挑撥劉永和劉禪的關係，劉禪逐漸疏遠排斥劉永，以致劉永十多年没能入朝拜見劉禪。咸熙元年，劉永東遷到洛陽，被魏國任命爲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絶，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

劉理，字奉孝，也是後主劉禪的異母弟，和劉永也不同母。章武元年六月，劉備派司徒許靖册封劉理爲梁王，策命説：“兒子劉理，朕繼承漢朝的王統，恭敬地順從天命，遵循法典制度，分封你的封國在東方，作爲漢室的藩國輔衛朝廷。那梁國的土地，是京城周圍的地方，人民熟悉禮教風化，容易用禮儀去引導他們。去後要竭盡你的心力，安撫保護黎民百姓，來使你的國家永遠長久，梁王你要恭敬地行事啊！”建興八年，劉禪改封劉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劉理去世，封謚號爲悼王。他的兒子哀王劉胤繼承王位，延熙十九年去世。劉胤的兒子殤王劉承繼承王位，延熙二十年去世。景耀四年，劉禪下詔

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書説：“安平王，是先帝册命分封的，三代國王都過早地夭折，國中繼承人斷絶，朕因而十分哀傷悲悼。現讓武邑侯劉輯繼承王位。”劉輯，是劉理的兒子，咸熙元年，東遷到洛陽，被魏國任命爲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後主太子劉璿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勖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害。

後主劉禪的太子劉璿，字文衡。他的母親王貴人，原是敬哀張皇后的侍女。延熙元年正月劉禪頒布策命説：“從前的帝王，繼位即確立繼承人，來輔佐協助國家的事務，這是從古到今通行的做法。現在立劉璿爲皇太子，以昭明顯耀祖宗的威靈。命令代理丞相職責的左將軍向朗持符節去授予你印璽和綬帶。你要勤勉地修養美好的品質，恭敬地遵奉道義，詢問請教、瞭解典章禮儀，尊敬愛護師長，考慮吸取衆人的長處，來輔助成就你的德行。怎能不努力勤勉來激勵自己呢!”劉璿當時十五歲。景耀六年冬季，蜀國滅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在成都作亂，劉璿被亂軍殺害。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録，以究一國之體焉。

評曰：《易經》上説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倫關係的源起，恩愛關係的深重，没有超過夫婦、父子的了。因此，記録這些史事，來考察瞭解一個國家的全貌。

三國志卷三十五

蜀志五

諸葛亮（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他是漢司隸校尉諸葛豐的後代。他的父親諸葛珪，字君貢，東漢末年曾任太山郡丞。諸葛亮幼年喪父，叔父諸葛玄被袁術任命爲豫章太守，諸葛玄帶着諸葛亮和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去上任。恰巧漢朝另外選派了朱皓替代諸葛玄。諸葛玄一向和荊州牧劉表有交情，就前去投靠他。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親自耕種田地，喜歡吟誦《梁父吟》。諸葛亮身高八尺，常常自比爲管仲、樂毅，當時的人都不以爲然。祇有博陵的崔州平、潁川的徐庶和諸葛亮友好，認爲確實如此。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并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當時先主劉備駐軍在新野。徐庶去拜見劉備，劉備器重他，他對劉備說：“諸葛孔明這個人，是卧龍，將軍您可願意見見他嗎?”劉備說：“您和他一起來吧。”徐庶說：“這個人應前去拜見，不能使他屈志而召來。將軍您應屈尊去見他。”因此劉備就去拜訪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纔見到。於是屏退旁邊的人說：“漢室傾覆衰敗，奸臣篡權，皇帝流亡在外。孤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想要在天下伸張大義，但是我智謀不足能力有限，因而遭受挫敗，到了今天這地步。可我的志向還没有改變，您認爲應該采用什麽計策?”諸葛亮回答說：“從董卓作亂以來，各地的豪傑全都起來，割據州郡一方的人數不勝數。曹操和袁紹相比，名望很低而且兵力薄弱，然而曹操終於能打敗袁紹，由弱轉强，這不僅因爲天時有利，而且也是依靠了人的智謀。現在曹操已經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擁有百萬大軍，挾持天子而號令諸侯，這確實不能同他較量爭强。孫權占據着江東地區，已經歷了三代，國家地勢險要而人民歸附，有才能的人受他任用，這是能作爲外援而不能謀取的。荊州北面依傍漢水、沔水，向南可獲得南海地區的全部物資財富，東面與吳、會稽相連接，西面通向巴、蜀，這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而它的主人劉表守不住這塊地方，這大概是上天用來資助將軍您的吧，將軍您可有這個打算？益州關塞險要，有上千里的肥沃田地，是物產豐饒的天府之地，漢高祖憑藉它建立了帝業。劉璋昏庸懦弱，張魯在北面威脅他，人民殷實、國家富裕却不懂得關懷體恤吏民，有智慧有才幹的人希望得到賢明的君主。將軍您是皇室的後代，信義天下聞名，廣泛招納英雄豪傑，思慕賢才如飢似渴，如果能占據荊州、益州，守住它的險要之處，西面與各戎族部落和好，南面安撫夷越各族，對外與孫權結盟交好，對內修明政治；天下形勢一有變化，就命令一員大將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宛、洛進軍，將軍您親自率領益州的人馬出兵秦川，百姓誰敢不用籃子裝着食物、用壺裝着酒來迎接將軍呢？真像這樣的話，那麼稱霸的大業就可以成功，漢王室就能够復興了。”劉備說：“很好！”從此劉備和諸葛亮的情誼日益親密。關羽、張飛等人很不高興，劉備向他們解釋說：“我有了孔明，就像魚有了水一樣。希望各位不要再抱怨了。”關羽、張飛纔不再議論了。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

劉表的長子劉琦，也很器重諸葛亮。劉表聽信後妻的話，喜愛小兒子劉琮，不喜歡劉琦。劉琦常想和諸葛亮商量保全自己的辦法，諸葛亮總是拒絕搪塞，不同他謀劃。劉琦就帶着諸葛亮游覽後園，一同登上高樓，設宴飲酒時，讓人撤掉了梯子，就對諸葛亮說：“現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話從您口中出來，進入我的耳中，您可以說了嗎？”諸葛亮回答說：“您沒有看到申生留在國中就很危險，重耳逃亡在外却很安全嗎？”劉琦心中領悟，暗地謀劃外出的計策。恰逢黃祖死了，他得以出外任職，於是就做了江夏太守。不久，劉表死了，劉琮聽說曹操前來征伐，就派使

庶并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曹公。

者去請求投降。劉備在樊城聽到這消息，率領他的人馬向南而去，諸葛亮和徐庶都跟隨着他，被曹操的軍隊追上打敗，俘獲了徐庶的母親。徐庶辭别劉備，他指着自己的心口說："本想和將軍您共同謀劃稱霸天下的帝王之業，所依靠的就是這方寸之地。如今失掉了年邁的母親，這方寸之地已經亂了，對您的大業已經没有什麽幫助了，請允許我從此和您告别。"於是就去到了曹操那裏。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説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吴、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吴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

劉備到了夏口，諸葛亮說："事情很緊急了，我請求奉命去向孫將軍請求援救。"當時孫權帶領軍隊駐扎在柴桑，觀望着劉備和曹操的勝敗。諸葛亮勸孫權說："天下大亂，將軍您起兵占據江東，劉豫州也在漢南招募人馬，與曹操一起争奪天下。現在曹操消滅主要敵手，大致已平定了，於是又攻破了荆州，威名震動天下。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劉豫州逃到這裏。將軍您估量自己的力量來對待目前的局面吧：如果能依靠吴、越的人馬和中原對抗，不如趁早和曹操斷絶關係；如果抵擋不住，爲什麽不放下武器捆起鎧甲，向曹操投降稱臣呢！現在將軍您表面假托服從曹操的名聲，而心裏猶疑不决另有打算，事情很緊急却不能决斷，大禍臨頭没有幾天了！"孫權說："假如真像您所說的那樣，劉豫州爲什麽不馬上就向曹操投降稱臣呢？"諸葛亮說："田横，不過是齊國的一個壯士罷了，尚且堅守節操而不屈辱投降，何况劉豫州是皇室的後代，他傑出的才能舉世無雙，很多士人愛慕敬仰他，像水流向大海一樣，如果事業不成功，這是天意，怎麽能再做曹操的臣下呢！"孫權激憤地說："我不能拿整個東吴的土地和十萬將士，去受别人的控制。我的主意已定！除了劉豫州没有能够同曹操抗衡的人了，但是劉豫州剛剛打了敗仗後，怎麽能够抵擋得住這個禍難呢？"諸葛亮說："劉豫州的軍隊雖然在長阪失敗了，可現在歸隊的戰士和關羽的水軍共有精兵上萬人，劉琦會合江夏的戰士也不下萬人。曹操的軍隊，遠道而來疲憊不堪，聽說追趕劉豫州，輕騎兵一天一夜走三百多里，這就是所謂的'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税，以充軍實。

所以兵法上忌諱這樣做，説這樣‘一定會使上將軍受到挫敗’。而且，北方人不習慣水上作戰；再加上荆州百姓歸附曹操，不過是迫於武力罷了，并不是心甘情願。現在將軍您如果真能够命令勇猛的將領統率數萬軍隊，和劉豫州同心協力，必定能打敗曹軍。曹操的軍隊失敗，一定會撤回北方，這樣荆州和東吴的勢力就會强大，像鼎足一樣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就在今天。”孫權非常高興，馬上派周瑜、程普、魯肅等人帶水軍三萬人，跟隨諸葛亮到了劉備那裏，合力抵抗曹操。曹操在赤壁戰敗，帶領軍隊回到鄴。劉備於是就收復了長江南岸的地區，任命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派他督率零陵、桂陽、長沙三個郡，徵調三郡的賦税，來充實軍需物資。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派法正迎請劉備，讓他攻打張魯。諸葛亮和關羽鎮守荆州。劉備從葭萌回軍攻打劉璋，諸葛亮和張飛、趙雲等人率軍逆長江而上，分别平定了各郡縣，和劉備一起包圍了成都。成都平定了，劉備任命諸葛亮爲軍師將軍，代理左將軍府事務。劉備外出時，諸葛亮經常鎮守在成都，使糧食和兵員都很充足。

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説曰：“昔吴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

建安二十六年，衆部下勸劉備稱帝，劉備不答應，諸葛亮勸説道：“從前吴漢、耿弇等人最初勸世祖即皇帝位，世祖推辭，前後有多次，耿純進言説：‘天下的英雄仰慕歸附您，是懷着很高的希望。如果您不聽從大家的意見，士大夫就要各自回去另找其主，就不會再追隨您了。’世祖感到耿純的話誠摯深刻，於是就答應了。現在曹氏篡奪了漢朝王位，天下失去君主；大王您是劉氏的後裔，繼承帝統而興起，現在即皇帝位，是應當的。士大夫們跟隨着大王您長期以來辛勤勞苦，也希望着正像耿純説的那樣得到微薄的功勛。”劉備於是登皇帝位，頒布策命任命諸葛亮爲丞相，説：“朕遇家國不幸，敬即帝位，兢兢業業，不敢安閑，想要安定百姓，害怕他們不能得到安撫。嗚呼！丞相諸葛亮希望你明白朕的心意，毫不懈怠地幫助補救朕的缺誤，協助宣明漢

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室光輝，來讓這光輝普照天下，您要勤勉啊!”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兼録尚書事，并授予符節。張飛死後，他又兼任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章武三年春季，劉備在永安病危，把諸葛亮從成都召來，將後事囑托給他。劉備對諸葛亮説：“您的才能比曹丕强十倍，一定能安定國家，最終完成統一的大業。如果繼位的劉禪可以輔佐，您就輔佐他；如果他不成才，您可以自己取而代之。”諸葛亮流着淚説：“臣怎會不竭盡輔佐之力，效盡忠貞的節操，一直到死!”先主劉備又寫下詔書告誡後主劉禪説：“你和丞相共同處理國事，要像對父親一樣侍奉他。”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南中諸郡，并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建興元年，後主劉禪封諸葛亮爲武鄉侯，設立丞相府處理政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不論大小，都由諸葛亮決斷。南中地區的各郡，都發生叛亂，諸葛亮認爲剛剛遇到國喪，所以不便馬上就動用軍隊，暫且派遣使者訪問吴國，并且締結友好親善的關係，兩國於是就成爲盟國。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建興三年春季，諸葛亮率軍征伐南方，這年秋天全部平定了叛亂。軍需物資都由這些郡中供給，國家因而得以富饒。於是就操練軍隊演習軍事，以等待時機發動大的軍事行動。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建興五年，諸葛亮率領各路大軍北上進駐漢中，即將出發的時候，給後主劉禪上奏表説：

先帝開創的事業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現在天下分爲魏、蜀、吴三國，益州的蜀國國力困乏，這實在是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而侍衛皇帝的大臣在朝中絲毫不懈怠，忠心赤誠的將士在外奮不顧身，這都是追念先帝對他們的厚恩，想要向陛下報答。陛下確實應該廣泛聽取群臣的意見，來發揚光大先帝遺留下的美德，振作志士們的精神，不應看輕自己而自暴自棄，説話引喻失當，而堵塞群臣進諫忠言的道路。皇宫中和丞相府都是一個整體，賞罰褒貶，不應有别。如果有作惡犯法或行忠善事的臣吏，應該交給主管官員來評定對他們的處罰或獎賞，以顯示陛下您公正嚴明的準則，不應該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有所偏袒，使宮内外的賞罰制度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這些都是善良誠實的人，他們心志忠貞思想純正，因此先帝選拔他們留給陛下。我認爲宮中的事情，無論大小，都向他們咨詢請教，然後施行，就一定能够彌補失誤和疏漏，得到很大的益處。將軍向寵，性情品德善良公正，精通軍事，從前經過試用，先帝稱贊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議推薦向寵爲中部督。我認爲軍營中的事，都向他請教，一定能使軍隊内部和睦融洽，才能高低不同的人各得其所。親近賢臣，疏遠小人，這是先漢所以興隆的原因；親近小人，疏遠賢臣，這是後漢所以衰敗的緣故。先帝在世時，常常和我談論此事，没有一次不嘆息，爲桓帝、靈帝感到痛心和遺憾的。侍中郭攸之、費禕，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這些人都是忠貞賢良能够以死殉節的大臣，希望陛下親近他們信任他們，漢王朝的興隆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我本是個平民，在南陽親自耕種田地，衹想在動亂的時代苟且保全性命，不求在割據各方的諸侯中做官揚名。先帝不因爲臣卑微鄙陋，親自屈尊相訪，三次到草舍中來看我，向我徵詢當今世上的大事，我因此感動而奮發，就答應先帝爲他奔走效力。後來遇到軍事失利，在兵敗的時候接受任命，在危急的關頭承擔重任，從那時以來已經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辦事嚴謹慎重，因而在臨終時把復興漢王朝的大事托付給我。我接受遺命以來，朝夕憂慮嘆息，惟恐先帝托付我的事不見成效，而有損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我就在五月渡過瀘水，深入到蠻荒之地作戰。現在南方各郡的叛亂已經平定，軍備物資充足，應該激勵統率三軍，北上平定中原，或許竭盡我平庸愚鈍的才智，能鏟除邪惡凶殘的賊人，復興漢王朝，把皇室遷回到舊日的京都。這就是我報答先帝、效忠陛下所應盡的職責。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至於權衡政事的輕重得失，向陛下進獻忠言，就是郭攸之、費禕、董允的責任了。希望陛下把討伐奸賊、復興漢王室的任務交付給我；如果做不出成效，就治我的罪，以告慰先帝在天之靈。如果没有聽到勸勉陛下發揚聖德的忠言，就責備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的怠慢，來公開明確他們的過失。陛下自己也應該考慮謀劃，徵詢聽取好的辦法，明辨采納正確的意見，深切追念先帝的遺詔。我接受恩德而不勝感激。現在就要遠離陛下，書寫着這篇奏表，我淚如雨下，不知道自己説了些什麽。

遂行，屯于沔陽。

隨後諸葛亮就率軍出發，駐軍在沔陽。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建興六年春季，諸葛亮揚言要從斜谷道攻取郿，派趙雲、鄧芝作爲迷惑對方的疑兵，占據了箕谷，魏國大將軍曹真率領軍隊來抵禦。諸葛亮親自率領各路大軍進攻祁山，隊伍整齊，賞罰嚴厲號令嚴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叛魏國，響應諸葛亮，關中地區震動。魏明帝西行鎮守在長安，命令張郃抗擊諸葛亮，諸葛亮派馬謖作前鋒統率各軍，在街亭同張郃交戰。馬謖違背諸葛亮的部署，軍事行動失當，被張郃打得大敗。諸葛亮遷移西縣一千多户人家，退回到漢中，殺了馬謖向大家承認錯誤。諸葛亮給後主劉禪上奏表説："我以低劣的才能，擔任了不能勝任的職位，親自執掌白旄黄鉞帶兵出征以激勵三軍將士，没有能够訓示法規嚴明法紀，面臨大事而不能心存戒慎，以至於出現在街亭違背命令的錯誤和箕谷戒備不嚴的過失，責任都在於我用人不當。我自知缺乏知人之明，處理事情又很愚鈍；按照《春秋》之義戰爭失敗要責罰主帥，我的職位正應當受到這種責罰。請允許我自己降職三級，來究責我那些過失。"於是任命諸葛亮爲右將軍，代理丞相職務，所總管的事務像先前一樣。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冬季，諸葛亮又出兵散關，圍攻陳倉，魏將曹真抵禦他，諸葛亮糧草用盡而退兵。魏將王雙率騎兵追擊諸葛亮，諸葛亮同他交戰，打敗了魏軍，殺死王雙。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鎮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建興七年，諸葛亮派陳式攻打武都、陰平。魏國雍州刺史郭淮率軍想要攻擊陳式，諸葛亮親自出兵到了建威，郭淮退兵返回，於是平定了武都、陰平二郡。後主劉禪下詔書給諸葛亮說："街亭那一仗，錯誤由馬謖造成，而您引咎自責，深深地貶責壓抑自己，我難以違背您的心意，聽從了您的意見而讓您降到目前的職位。去年您揮師征伐，斬殺王雙；今年再次征討，使郭淮逃走；收降了氐族、羌族，恢復振興了武都、陰平二郡，威風震懾凶惡敵賊，功勛顯赫卓著。現在國家還不安寧，罪惡的元凶還沒有誅除，您身負重任，主持國家大事，而您長期地自責貶抑，這就不能够發揚光大先帝的偉大功業了。現在恢復您丞相的職位，請您不要推辭。"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建興九年，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用木牛運輸軍需物資，糧草用盡而撤軍，同魏將張郃交戰，射殺了張郃。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建興十二年春季，諸葛亮率領全軍從斜谷道出兵，用流馬運輸軍需物資，占據武功的五丈原，和宣王司馬懿在渭水之南對峙。諸葛亮常常擔心軍糧供應不上，使自己統一中原的抱負不能實現，因此分出部分士兵在駐地開荒種田，要建立長期駐軍的基礎。耕田種地的士兵混雜在渭水沿岸居民中間，而百姓安居平静，軍隊從不騷擾百姓獲取私利。兩軍相持一百多天。這年八月，諸葛亮染病，死在軍中，時年五十四歲。等到蜀軍退走，司馬宣王一一巡視蜀軍的營壘住所，説道："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啊！"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勛。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

諸葛亮臨終留下遺言把他葬在漢中的定軍山，依山造墳，墓穴剛好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殮時穿上平時所穿的衣服，不需要殉葬物品。後主劉禪下詔書說："您禀受文武的天賦才能，聰穎智慧忠厚誠實，接受先帝托孤的遺命輔佐朕，使快要絶滅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使已經衰微的皇室興盛起來，立志要平定禍亂；於是整頓三軍，連年征討，神明勇武赫赫，威武震懾天下，將爲蜀漢建立特殊的功勛，足以和伊尹、周公偉大的功績媲美。上天竟是這樣不慈悲，事業接近成功之時，您却染上疾病喪失生命！朕因此哀傷悲

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痛，心肝如裂。尊崇您的美德，評定您的功勛，按照您生前的行迹爲您加封謚號，使您的名字和功勛光照後代，載入史册而永不磨滅。現在派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追贈丞相您武鄉侯的印綬，追封您的謚號爲忠武侯。您的忠魂在天有靈，也會爲得到這樣的恩寵榮耀而高興。嗚呼，真傷心啊！嗚呼，真傷心啊！”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赢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當初，諸葛亮自己給後主上奏表説：“我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後代的衣食，當會充足富餘。至於我在外任職，没有别的開支，隨身的吃穿，全都依靠官職俸禄，不再經營别的産業，來增加絲毫的家財。到了我死的那天，不讓家中内有多餘的帛絹，外有多餘的錢財，而辜負了陛下的恩寵。”等到他死後，正像他所説的那樣。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别爲一集。

諸葛亮生性擅長巧妙的構思，改進能够連續發箭的連弩，製造木牛流馬，都是出於他的想法；推廣演繹用兵作戰的策略方法，設計八陣圖，都深得其中的要領。諸葛亮的言論、教令、書信、奏章很多都值得一看，另外編集成一書。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采。

景耀六年春季，後主下詔爲諸葛亮在沔陽修建祠廟。秋季，魏鎮西將軍鍾會征伐蜀國，到了漢川，祭祀了諸葛亮的祠廟，命令士兵不許在諸葛亮墓附近割草放牧伐木采摘。

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官做到長水校尉。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繼承了父親的爵位。

諸葛氏集目録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核上第七　綜核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諸葛氏集目録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核上第七　綜核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上文所列二十四篇，共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晋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删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吴會。權既宿服仰備，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吴，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

臣陳壽等奏言説：臣從前任著作郎時，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上奏，讓臣下整理已故蜀國丞相諸葛亮的舊事。諸葛亮輔佐垂危的國家，依恃險要地勢而不臣服，現在仍然保存著録他的言論，耻於善言有所遺漏，這實在是大晋王朝的明耀光輝和至高恩德，惠澤覆蓋無邊，自古以來，没有能够相類比的。我們就删除重復的，分類編排，總計有二十四篇，篇名如前。

諸葛亮年輕時就有出衆的才華，宏偉的氣度，他身高八尺，容貌偉岸，當時的人都認爲他不同尋常。時逢漢朝末年戰亂動蕩，跟隨着叔父諸葛玄避難到荆州，親自在田間耕作，不求顯身揚名。當時左將軍劉備認爲諸葛亮有特殊的才能，就三次到草廬之中去拜訪諸葛亮；諸葛亮深感劉備姿態威武、才德出衆，於是就推誠相待、傾吐忠言，相互結下深厚的情義。到魏武帝南征荆州時，劉琮率全州投降，而劉備失勢且人馬很少，没有立足之地。諸葛亮當時二十七歲，就進獻奇計，親自出使東吴，向孫權求援。孫權早已很佩服敬慕劉備，又看到諸葛亮儒雅過人，非常敬重他，隨即派遣三萬軍隊來援助劉備。劉備得以同魏武帝交戰，大敗魏軍，乘着勝利形勢克敵制勝，長江以南地區全部平定。後來劉備又向西奪取了益州。益州平定後，任命諸葛亮爲軍師將軍。劉備稱皇帝，任命諸葛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到劉備死後，繼位的兒子年幼懦弱，事情不論大小，都由諸葛亮決斷。於是對外連結東吴，對内平定南越，制定法令執行制度，整頓軍

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隊，需用器具製造精妙，事物深究原委，法令嚴明，賞罰公正，罪責無不受到懲罰，善行無不給予表彰，達到了官吏不營私舞弊，人人自勉，道不拾遺，强不欺弱，社會風氣呈現安定的局面。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在這時候，諸葛亮的宿願，是進就想要像蛟龍般騰越、像猛虎般雄視，統一全國；退也想要擴展疆土，震動天下。又自認爲他死以後，蜀國就不會有能够進軍中原、對抗大國的人了，因此他不停地出兵征戰，多次炫耀他的武力。但是諸葛亮的才能，是以治理軍隊爲長處，而在根據情况出奇制勝方面顯得不足，治理國家的才幹，超過軍事指揮的謀略。而他所遇到的作戰對手，有的正是傑出的人物，再加上兵力的强弱并不相等，進攻和防守情况不同，因而儘管他連年出兵，却也没有能够獲得勝利。從前蕭何推薦韓信爲大將軍，管仲保舉王子城父爲大司馬，都是揣度自己才能的長處，不能政治軍事兩方面兼而有之的緣故。諸葛亮的才幹和政治作爲，或許也可同管仲、蕭何相媲美，衹是當時的名將没有像王子城父、韓信那樣的人，所以纔使他的功績事業逐漸衰微，統一全國的大志不能實現吧？這大概是天命所注定，不能够以人的才智和能力來爭取到的。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季，諸葛亮率人馬出兵武功，分派士兵開荒種田，建立長期駐軍的基地。這年秋季，諸葛亮因病去世，百姓追念懷想他，把他的事迹作爲談話的內容。至今梁州、益州的百姓，稱贊追述諸葛亮，言談話語仍然隨處可以聽到，即使前人作《甘棠》贊頌召公，鄭國人歌頌子產，也無法與這種情形相比擬。孟軻曾說："用使百姓安樂的原則和辦法來役使民衆，民衆即使勞苦也没有怨言；用使百姓生存的原則和辦法來誅殺罪人，即使有死罪也没有怨恨。"確實是這樣啊！有些評論的人指摘諸葛亮的文章文辭不够華麗，而告誡過於周到詳盡。

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我的拙見認爲，咎繇是很賢明的人，周公是聖明的人，從《尚書》考察，咎繇陳述計謀的語言簡略而典雅，周公誥命的語言周密而詳盡。這是爲什麽呢？這是因爲咎繇是在同舜、禹交談，而周公是在和衆部下立誓言相約束的緣故。諸葛亮談話的對象，都是平常的人和普通的將士，因而他的文辭意旨不能追求深奥。但是他的教令遺言，都是他經歷的事情和彙總處理的事物，他的公正誠實之心，表露在他的文辭之中，完全可以瞭解他這個人的思想見識，而對於現在也是很有補益的。

伏惟陛下邁踪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録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陛下效法古代聖賢，胸懷坦蕩無所忌諱，因而即使是敵對國家誹謗的言論，也都任其文辭完全存留而不加修改隱諱，是以此來宣明寬宏通達的道理。臣恭謹地抄録了諸葛亮的著作上交著作機構。臣陳壽我非常惶恐不安，叩首再三，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拜上。

諸葛喬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六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吴，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喬字伯松，是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的第二個兒子，本來字仲慎。他和哥哥諸葛元遜在當時都很有名氣，評論的人認爲諸葛喬的才華不如他的哥哥，而性情品業却超過哥哥。當初，諸葛亮没有兒子，就向諸葛瑾請求讓諸葛喬做繼子，諸葛瑾禀報了孫權後送諸葛喬西行來到蜀國，諸葛亮把諸葛喬當作自己的長子，所以改了他的字爲伯松。諸葛喬被任命爲駙馬都尉，跟隨諸葛亮到了漢中。他年僅二十五歲，在建興六年去世。他的兒子諸葛攀，官做到行護軍翊武將軍，也很早就去世了。諸葛恪在吴國被殺，子孫全都死光了，而諸葛亮自己有了後代，所以諸葛攀回到吴國又成爲諸葛瑾的後代。

諸葛瞻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

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出兵武功，給哥哥諸葛瑾寫信説："諸葛瞻現在已經八歲了，聰慧可愛，我擔心他早熟，恐怕不會成大器。"諸葛瞻十七歲時，娶公主爲妻，被任命爲

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强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并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騎都尉。第二年任羽林中郎將，多次升遷歷任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官軍師將軍。諸葛瞻擅長書法繪畫，知識淵博、記憶力强，蜀國人很懷念諸葛亮，因而都喜愛諸葛瞻的才華和聰慧。每當朝廷有一項好的政令或好的事情，即使不是諸葛瞻建議倡導的，百姓也都互相傳説："這是葛侯建議倡導的。"因此美好的名聲、過多的贊譽，超過了他實際的所做所爲。景耀四年，擔任行都護衛將軍，和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共同治理尚書事務。景耀六年冬季，魏國征西將軍鄧艾征伐蜀國，從陰平經景谷道側面攻入，諸葛瞻統率各路軍隊到涪縣停下駐扎，前鋒被打敗，蜀軍撤退，駐扎在綿竹。鄧艾派人送信勸誘諸葛瞻説："如果你投降的話，我一定上奏表請求封你爲琅邪王。"諸葛瞻大怒，殺了鄧艾的信使。於是兩軍交戰，蜀軍大敗，諸葛瞻死在戰場上，當時他三十七歲。蜀軍人馬都四散逃離，鄧艾長驅直入到達成都。諸葛瞻的長子諸葛尚，和諸葛瞻一同戰死了。他的二兒子諸葛京和諸葛攀的兒子諸葛顯等人，在咸熙元年向關内遷移到河東。

董厥　樊建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并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董厥，在丞相諸葛亮時任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贊他説："董令史，是德才兼備的人。我每每同他交談，他考慮問題總是謹慎適宜。"調他任主簿。諸葛亮死後，董厥逐漸升遷到尚書僕射，接替陳祗任尚書令，又升任大將軍，治理中臺事務，而義陽人樊建接替他任尚書令。延熙十四年，樊建以校尉的身份出使吴國，恰遇孫權病重，不能親自接見樊建。孫權問諸葛恪説："樊建比宗預怎麽樣？"諸葛恪回答説："才能學識不如宗預，而儒雅的品性超過他。"後來樊建任侍中，守尚書令。自從諸葛瞻、董厥、樊建主管政事以來，姜維常常在外征戰，宦官黄皓暗中竊取玩弄權柄，大家都遷就庇護，没有人能矯枉糾正他，而衹有樊建獨自不同黄皓交結往來。蜀國被攻破的第二年春季，董厥、樊建都到了京城洛陽，同任相國參軍，這年秋季，他們一同兼任散騎常侍，出使到蜀郡慰勞軍民。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評曰：諸葛亮擔任丞相，安撫百姓，明示禮儀法度，簡省官職，順應適宜的制度，坦露誠心，宣明公正；竭盡忠心、有益當世的人，即使是仇人也一定獎賞；違犯法令、傲慢懈怠的人，即使是親人也一定責罰；承認罪責、表達真情的人，即使罪過重大也一定寬釋；不講實話、巧言掩飾的人，即使罪行較輕也一定懲處。好的事物無論多麼微小，没有不獎賞的；壞的事物無論多麼細小，没有不貶斥的。處理各種政務熟練通達，對待事物能抓住其根本，根據名分尋求名實相副，鄙棄虛僞不誠的人；在整個國家之中，人人敬畏而愛戴他，刑法政令雖然很嚴厲，却没有怨恨他的人，這都是因爲他用心公平而且勸戒分明。他可以稱得上是懂得治世之道的傑出人才，是同管仲、蕭何不相上下的人。但是他連年出兵征戰，却没有能够完成統一的功業，大概是由於應付事變和策劃用兵的軍事謀略，不是他的長處吧！

三國志卷三十六

蜀志六

關羽　張飛　馬超　黄忠　趙雲

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别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

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顔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關羽，字雲長，本來字長生，是河東郡解縣人。逃亡到涿郡。先主劉備在鄉間糾集人馬，關羽和張飛爲他護衛。先主任平原相，用關羽、張飛爲别部司馬，分管部屬。先主和他倆睡覺也在一起，恩義之情如同兄弟。而他們在大庭廣衆之中，整日侍立先主左右，跟隨先主驅馳征戰，不避艱難險阻。先主襲破徐州殺死刺史車胄，讓關羽鎮守下邳城，行使太守權力，而自己回駐小沛。

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劉備逃奔袁紹。曹操俘獲了關羽而返回，任命他爲偏將軍，對他禮遇很優厚。袁紹派大將顔良在白馬攻打東郡太守劉延，曹操派張遼和關羽爲前鋒迎擊顔良。關羽遠遠看到顔良的旗幟車蓋，就催馬衝去，在千軍萬馬中斬殺顔良，砍下他的首級返回，袁紹衆將没有人能够抵擋他，於是解除了白馬之圍。曹操隨即上奏表請求封關羽爲漢壽亭侯。當初，曹操器重關羽人品，但觀測他内心没有長期留下的意思，就對張遼説："你試探以交情去問問他。"過後不久，張遼去問關羽，關羽感嘆説："我深知曹公待我很好，可是我受劉將軍的大恩，發誓要同生死，我不能背叛他。我最終不會留在這裏，我要等立功報答了曹公纔離開。"張遼把關羽的話回報了曹操，曹操認爲關羽很有義氣。等到關羽殺了顔良，曹操知道他必定要走了，便對他重加賞賜。關羽把曹操所賞賜的物品全部封存起來，呈上書信告辭，就往袁紹軍中去尋找劉備

曹操的部下想要去追回關羽。曹操說："人各爲其主，不要追了。"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勛，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驅争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悦，以示賓客。

關羽跟隨劉備投靠了劉表。劉表死後，曹操平定荆州，劉備從樊城準備南渡長江，另外派關羽率幾百艘戰船到江陵會合。曹操追到當陽長阪，劉備抄近路趕赴漢津，正巧和關羽的船隊相會，一同到了夏口。孫權派兵幫助劉備抵禦曹操，曹操率軍退回。劉備收復了長江南岸各郡，於是就給立大功的部下封官授勛，任命關羽爲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守長江北岸。劉備向西平定益州，授權關羽兼統荆州事務。關羽聽説馬超前來投降，而他們過去并不是朋友，關羽寫信給諸葛亮，詢問馬超的人品才能可以和誰相類比。諸葛亮知道關羽争强好勝，就回答他說："馬超文武兼備，勇猛剛烈過人，是當代的傑出人才，是黥布、彭越一類的人物，能够和張飛并駕齊驅、一争高下，但還是比不上美髯公您的超群絶倫。"關羽的鬍鬚很漂亮，所以諸葛亮稱他爲美髯公。關羽看了信非常高興，把它拿給賓客們傳看。

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關羽曾經被流箭射中，穿透了他的左臂，後來傷口雖然愈合，但每到陰天下雨時，骨頭常常疼痛，醫生說："箭頭有毒，毒滲入了骨中，應該割開臂上的傷口，刮去骨頭上的毒，然後這病痛纔會消除。"關羽隨即伸出左臂讓醫生割開傷口。當時關羽正與諸位將領聚坐就餐，手臂上鮮血淋漓，流滿了接血的盤子，而關羽仍然割肉取酒，談笑自如。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没。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群盗或遥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做漢中王，任命關羽爲前將軍，授予符節和斧鉞。這一年，關羽率軍在樊城攻打曹仁。曹操派于禁援助曹仁。秋季，大雨連綿不斷，漢水泛濫，于禁統率的七軍全部被淹。于禁投降關羽，關羽又殺了將軍龐悳。梁、郟、陸渾各縣的盗賊有些遠遠地領受了關羽的官印封號，成爲他的分支部隊，關羽的威名震動中原。曹操商議着遷出許都來躲避他的鋒芒，司馬懿、蔣濟認爲關羽得志，孫權一定不願意。可以派人勸説孫權偷襲關羽後方，答應割長江以南地區分封孫權，那麽樊城之圍自然就解除了。曹操

駡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聽從了這建議。在此之前，孫權派使者爲自己的兒子向關羽女兒求婚，關羽責駡羞辱了使者，拒絶婚事，孫權非常生氣。另外南郡太守麋芳駐守江陵，將軍士仁駐軍在公安，一直都怨恨關羽輕視自己，從關羽出兵後，麋芳、士仁供給他軍需物資，却不盡全力去救助他。關羽聲稱"回去後一定懲治他們"，麋芳、士仁都惶恐不安。因此孫權暗中引誘麋芳和士仁，麋芳、士仁派人迎接孫權。而曹操派徐晃援救曹仁，關羽不能取勝，率軍撤回。孫權已經占據了江陵，全部俘虜了關羽及其將士們的妻子兒女，關羽的大軍於是就潰散了。孫權派將領攔擊關羽，在臨沮殺死了關羽和他的兒子關平。

追謚羽曰壯繆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後主劉禪追封關羽謚號爲壯繆侯。關羽的兒子關興繼承爵位。關興字安國，年紀很小時就有很好的名聲，丞相諸葛亮非常器重他而認爲他不同尋常。二十歲左右就做了侍中、中監軍，幾年後就死了。他的兒子關統繼承了爵位，娶公主爲妻，官做到虎賁中郎將。關統死後，没有兒子，由關興的庶子關彝繼承封號。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吕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决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顔，生獲顔。飛呵顔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顔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

張飛，字益德，是涿郡人，年輕時就和關羽一起跟隨劉備。關羽比他年紀大幾歲，張飛對待他像對待兄長一樣。劉備跟隨曹操打敗吕布，又跟隨曹操回到許都，曹操任命張飛爲中郎將。劉備背離曹操依附袁紹、劉表。劉表死後，曹操攻入荆州，劉備逃往長江南。曹操追擊他，一天一夜，在當陽的長阪追上劉備。劉備聽説曹操突然來到，就抛下妻子兒女逃跑，讓張飛帶領二十名騎兵在後面抵擋追兵。張飛立在河邊拆毁橋梁，怒目圓睁横握長矛，説："我就是張益德，你們可以過來决一生死！"敵人全都不敢靠近，因而劉備等人纔得以逃脱。劉備平定長江南岸的地區後，任命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他爲新亭侯，後來調往南郡。劉備進入益州，回軍攻打劉璋，張飛和諸葛亮等人逆江而上，分别平定了沿江各郡縣。來到江州，打敗了劉璋的部將巴郡太守嚴顔，活捉了他。張飛責問嚴顔説："大軍來到這裏，你爲什麽不投降而竟敢抵抗？"嚴顔

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

回答説："你們毫不講理，侵占我們的州郡，我們州中衹有斷頭將軍，没有投降將軍。"張飛非常生氣，命令身邊的人把他拉下去砍頭，嚴顏面不改色，説："砍頭就砍頭，發什麽火呢！"張飛欽佩他勇敢就放了他，并讓他做賓客。張飛所到之處都取得了勝利，和劉備在成都會合。益州平定後，劉備賜給諸葛亮、法正、張飛和關羽黄金各五百斤，白銀千斤，銅錢五千萬，錦緞千匹，其他將士也各有數量不等的賞賜，任命張飛兼任巴西太守。

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别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

曹操打敗張魯，留下夏侯淵、張郃鎮守漢川。張郃另率各路軍隊南下巴西，想要把巴西一帶的百姓遷移到漢中，進軍到宕渠、蒙頭、盪石，和張飛的軍隊相持五十多天。張飛率領精兵一萬多人，從另外一條道攔擊張郃的軍隊同他交戰，山路狹窄，張郃的軍隊前後不能相互援救，於是張飛就打敗了張郃。張郃丢掉戰馬攀援高山，衹同部下十幾個人從偏僻的小路撤走，帶領部隊回到南鄭，巴西境地方得安寧。

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劉備做漢中王，任命張飛爲右將軍、授予符節。章武元年，升任車騎將軍，兼任司隸校尉，進封爲西鄉侯，劉備頒布策命説："朕承接帝王系統，繼承偉大的功業，鏟除暴虐，平定禍亂，還没有使天下完全恢復秩序。現在賊寇爲害，人民遭受災難痛苦，思念漢朝的人，像鶴一樣伸長脖子盼望着漢朝復興。朕因此很憂傷，坐在席位上也不安穩，吃飯也没有滋味，整頓軍隊宣讀誓辭，要禀承上天之意懲罰賊寇。因爲你忠誠剛毅，比得上召虎，遠近聞名，因而特别頒布詔命，提高你的官職，晋封你的爵位，兼管京城地區。希望你奮揚上天的威嚴，用德行來安撫人民，征伐除滅叛亂的賊寇，來符合朕的心意。《詩經》上不是説嗎，'不要爲害，不要操之過急，以王國作爲準則。''軍事行動迅速敏捷，就會賜給你福禄。'能不努力嗎！"

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

當初，張飛雄壯威猛，僅次於關羽，魏國的謀士大臣程昱等人都稱贊關羽、張飛可以抵敵萬人。關羽對待士兵很好而對士大夫却很傲慢；張飛尊敬喜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却不愛護體恤

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吴，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

士兵和平民百姓。劉備曾告誡他説：“您用刑殺人已經過多，又經常鞭打士兵，却還讓他們留在身邊，這是會招來災禍的做法。”張飛仍然不改正。劉備征伐東吴，張飛準備率軍一萬人，從閬中出發到江州和劉備會合。部隊即將出發前，張飛軍營帳下的將領張達、范彊刺殺了張飛，拿着他的人頭，順江而下投奔了孫權。張飛軍營的都督上奏表報告劉備，劉備聽説張飛的都督有奏表送來，就説：“唉！張飛死了。”追封張飛謚號爲桓侯。

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張飛的長子張苞，很早就死了。次子張紹繼承爵位，官做到侍中尚書僕射。張苞的兒子張遵任尚書，跟隨諸葛瞻在綿竹，在同鄧艾軍隊作戰中，戰死。

馬超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凉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德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馬超，字孟起，是扶風茂陵人。他的父親馬騰於漢靈帝末年和邊章、韓遂等一起在西州起兵造反。初平三年，韓遂、馬騰率領人馬來到長安。漢朝任命韓遂爲鎮西將軍，派他回到金城，任命馬騰爲征西將軍，派他駐軍於郿。後來馬騰偷襲長安，失敗逃走，退回到凉州。司隸校尉鍾繇鎮守關中，寫信給韓遂、馬騰，向他們陳述利弊禍福。馬騰就派馬超跟隨鍾繇到平陽征討郭援、高幹，馬超的部將龐德親手砍下了郭援的頭。後來馬騰同韓遂不和，要求回到京城一帶。於是朝廷就徵召馬騰爲衛尉，任命馬超爲偏將軍，封爲都亭侯，統領馬騰屬下的部隊。

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眄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説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凉

馬超統領軍隊後，就和韓遂聯合呼應，并和楊秋、李堪、成宜等人互相聯合，進軍到達潼關。曹操同韓遂、馬超單人匹馬會面交談，馬超仗着力大，想暗中突然衝上前捉住曹操，曹操身邊的將領許褚瞪着眼怒視着他，馬超纔没敢行動。曹操采納賈詡的計謀，離間馬超、韓遂的關係，兩人彼此互相猜疑，他們的軍隊因而大敗。馬超逃到戎族的部落，曹操追到安定，正趕上北方發生戰事，他率軍向東返回。楊阜勸曹操説：“馬超有韓信、英布的勇武，又很得羌人和胡人的人心。如果我們的大軍東歸，而不對他嚴加防備，隴上的各郡就將不再屬於國家了。”馬超後

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内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

來果然率領各戎族部落去攻打隴上郡縣，隴上郡縣都響應他，殺死了涼州刺史韋康，占領了冀城，擁有了那裏的人馬。馬超自稱征西將軍，兼任并州牧，統管涼州軍隊事務。韋康舊日的官吏百姓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人，合謀攻打馬超。楊阜、姜敘在鹵城起兵，馬超出冀城去攻打他們，没能攻下；梁寬、趙衢關閉了冀的城門，馬超不能進去。進退兩難，馬超就跑到漢中依附了張魯。張魯不足以共謀大事，馬超心中憂慮鬱懣，聽説劉備在成都包圍了劉璋，就秘密寫信給劉備請求歸降。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托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劉備派人迎接馬超，馬超率兵徑直來到成都城下。城中官兵感到震驚害怕，劉璋隨即俯首投降。劉備任命馬超爲平西將軍，統管臨沮，仍舊沿襲從前曹操所封他的都亭侯。劉備做漢中王，任命馬超爲左將軍，授予符節。章武元年，升任驃騎將軍，兼任涼州牧，進封爲斄鄉侯，劉備頒布策命説："朕無德才，得以繼承皇位，奉上天之命接續漢王室的宗廟祭祀。曹操父子，他們的罪惡充滿人世間，朕因而非常憂傷，痛心疾首。四海之内人民怨恨憤怒，都渴望恢復漢朝正統，以至於氐族、羌族全部順服，獯鬻部族也傾慕正義。因爲你的德信恩義在北方很著名，神威勇武都很顯赫，因此把重任交付給你，抗禦凶惡的强敵，兼管萬里疆土，關心百姓疾苦。希望你大力宣揚朝廷的教化，安撫遠近各方，嚴肅謹慎地實行賞罰，來增大漢朝的福運，以對得起天下民衆。"章武二年，馬超去世，當時他四十七歲。臨終前他上奏疏説："臣家族二百多口人，被曹孟德幾乎殺光了，衹有堂弟馬岱，應該成爲我們這微弱家族接續香火的人，我懇切地把他托付給陛下，其他没有什麼要説的了。"追封馬超謚號爲威侯，他的兒子馬承繼承了爵位。馬岱官做到平北將軍，進封爵位爲陳倉侯。馬超的女兒嫁給了安平王劉理。

黄忠

黄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

黄忠，字漢升，是南陽人。荆州牧劉表任命他爲中郎將，和劉表的侄子劉磐共同駐守在長沙攸縣。等到曹操攻克荆州後，黄忠代理裨將軍，

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説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悦，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内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敘，早没，無後。

沿襲原任的職務，隸屬長沙太守韓玄。劉備南下平定了各郡，黄忠就歸降了劉備，并跟隨他進入蜀地。黄忠從葭萌受命，回軍攻打劉璋，他常常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勇猛果敢名冠全軍。益州平定後，他被任命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他在漢中定軍山攻打夏侯淵。夏侯淵的人馬精鋭，黄忠指揮衝鋒一心向前，激勵率領士兵，戰鼓聲震天響，喊殺聲動山谷，兩軍一交鋒就殺了夏侯淵，夏侯淵的軍隊大敗。黄忠升任征西將軍。這一年，劉備做漢中王，想要任用黄忠爲後將軍，諸葛亮勸劉備説："黄忠的名聲和威望，一直比不上關羽、馬超，而現在馬上就讓他們列在同位。馬超、張飛在近前，親眼看到他的功勞，還可以理解；關羽在遠方聽到這個消息，恐怕一定會不高興，您這樣做大概不太好吧。"劉備説："我將親自向他解釋此事。"於是黄忠就和關羽等人地位相同，賜封爵位爲關内侯。第二年，黄忠死，劉備追封他謚號爲剛侯。他的兒子黄敘，早年亡故，没有後代。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州。

趙雲，字子龍，是常山真定人。他原是公孫瓚的部將，公孫瓚派劉備援助田楷抵禦袁紹，趙雲就跟隨劉備前往，成爲劉備主要的騎兵侍從。等到劉備被曹操追趕到當陽長阪，抛下妻子兒女向南逃去，趙雲親自抱着劉備幼小的兒子，即後主劉禪，保護着甘夫人，就是劉禪的母親，他們纔得以幸免於難。趙雲升任牙門將軍。劉備進入蜀地，趙雲留在荆州。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强，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

劉備從葭萌回軍攻打劉璋，徵召諸葛亮前去。諸葛亮率領趙雲和張飛等人一起逆長江西上，平定了各郡縣。到江州後，分派趙雲沿長江的支流岷江上到江陽，和諸葛亮在成都會合。成都平定後，劉備任命趙雲爲翊軍將軍。建興元年，趙雲任中護軍、征南將軍，受封爲永昌亭侯，後升任鎮東將軍。建興五年，跟隨諸葛亮駐守漢中。第二年，諸葛亮出兵，揚言要從斜谷道進攻魏國，曹真派大軍來抵禦。諸葛亮命令趙雲和鄧芝前去迎戰，而自己率兵攻打祁山。趙雲、鄧芝的兵力少而敵軍强大，他們在箕谷失利，但

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謚順平侯。

他們聚集部隊堅守，纔没有大敗。大軍退回來後，趙雲被貶爲鎮軍將軍。建興七年，趙雲死，後主劉禪追封他謚號爲順平侯。

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黄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

當初，先主劉備在世時，衹有法正死後被加封謚號；後主劉禪時，諸葛亮功勞德行蓋世，蔣琬、費禕擔負國家重任，也得到了謚號；陳祗深受寵幸，給予特别獎勵，夏侯霸從遠方前來歸降，因而也得到了謚號；此時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黄忠和趙雲也都追封了謚號，當時人們議論認爲是很榮耀的。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陳戰死。

趙雲的兒子趙統繼承了爵位，官做到虎賁中郎，督率統領軍隊。趙雲的次子趙廣，任牙門將，跟隨姜維到沓中，在戰場上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顔，并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黄忠、趙雲强摯壯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評曰：關羽、張飛都可稱得上是力敵萬人的英雄，是當世忠勇之臣。關羽報答曹操的厚恩，張飛大義釋放嚴顔，他們都有國士的風範。然而關羽剛烈而驕傲自大，張飛粗暴而不施恩惠，都因爲各自的缺點而導致失敗，這是注定的規律。馬超依靠戎族、仗恃勇力，結果却家族遭到覆滅，很可惜啊！如果能由失意而保平安，不是也還勝過滅族嗎！黄忠、趙雲强勁勇猛，都是威武的戰將，屬於灌嬰、夏侯嬰一樣的人物。

三國志卷三十七

蜀志七

龐統　法正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吴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吴，吴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并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

龐統，字士元，是襄陽人。他少年時樸實魯鈍，没有人瞭解他的才能。潁川人司馬徽清名儒雅，有善於鑒别人品的聲譽，龐統二十歲左右前去拜見司馬徽，司馬徽在樹上采摘桑葉，他讓龐統坐在樹下，兩人一起交談，從白天一直談到深夜。司馬徽認爲龐統很不一般，説他應是南州讀書人中首屈一指的人才，從此龐統的名聲逐漸顯赫起來。後來郡府任命他爲功曹。他生性注重人倫道德，盡心盡力哺育贍養職責。他每每稱贊别人，往往超過那人的實際才幹，當時的人感到很奇怪就問他原因，龐統回答説："當今天下大亂，雅正的道德衰微，善人少而惡人多。正想要改善風俗，弘揚道德大義，如不稱美他們的言行，那他們的名聲就得不到人們仰慕，得不到人們仰慕，行善的人就更少了。現在我評論褒揚十個人即使有五個失當，還可以得到半數，以此影響社會道德教化，使有志於行善的人自我激勵，不也是值得的嗎?"東吴將領周瑜幫助劉備奪取了荆州，因而兼任南郡太守。周瑜去世，龐統去到東吴爲他送喪，東吴人大多都聽説龐統的名聲。等到他要向西返回時，很多人都到昌門會集爲他送行，陸績、顧劭、全琮全都到了。龐統説："陸子可以説是像駑馬而有飛奔的力量，顧子可以説是像駑牛而能擔負重荷行走到遠方。"又對全琮説："您好施善行仰慕名節，就像是汝南的樊子昭。雖然才智能力不多，也是當今的人才。"陸績、顧劭對龐統説："假如天下太平了，一定和

您共同品評天下士人。”他們與龐統深相交好而後龐統返回。

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吴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并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

劉備統領荆州，龐統以從事的身份試任耒陽縣令，在任的縣治理不佳，被免官。東吴的將領魯肅寫信給劉備說：“龐士元不是治理百里之地的人，讓他擔任治中、别駕的職務，纔會施展出他傑出的才能。”諸葛亮也向劉備稱説他，劉備和他相見深談，非常器重他，任命他爲治中從事。劉備對他親信厚待僅次於諸葛亮，於是他就和諸葛亮一起任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留下鎮守荆州，龐統跟隨劉備到了蜀地。

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説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説荆州有急，欲還救之，并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

益州牧劉璋和劉備在涪地相會，龐統獻計説：“現在趁這次會面的機會，馬上就俘獲劉璋，那麼將軍您就可以不動用軍隊而能平定一個州。”劉備説：“我們剛進入别國境中，恩德信義還没有樹立，這樣做不行。”劉璋返回成都後，劉備準備爲劉璋北上征伐漢中，龐統又建議説：“暗中挑選精兵，日夜兼程，直接襲擊成都；劉璋本不勇武，又一直毫無防備，大軍突然到達，一舉就可以平定益州，這是上策。楊懷、高沛，是劉璋的名將，各自依仗强大的兵力，扼守着關頭要地，聽説他們多次向劉璋上表章進諫，讓劉璋打發將軍您返回荆州。將軍您在還没到他們駐地時，派人向他們通報，説荆州有突然事變，想要回師援救，并命令軍隊整理行裝，表面上做出回軍的樣子；這兩人既欽佩將軍的英名，又對將軍您的離去感到高興，估計他們一定會輕裝前來拜見您，將軍您利用這個機會捉住他們，前去奪取他們的軍隊，然後就向成都進軍，這是中策。撤軍返回白帝城，和荆州大軍結合，慢慢再來圖謀益州，這是下策。如果猶豫不決按兵不動，就會陷入困境，不能長時間拖延了。”劉備同意了他的中策，隨即殺掉了楊懷、高沛，回軍攻向成都，所到之處全部攻克。劉備在涪大會將士，設酒宴歡慶，對龐統説：“今天的盛會，可説是其樂無窮啊。”龐統説：“攻打别人的國家而引以爲歡樂，這不是仁者的軍隊。”劉備喝醉了，生氣地説：“周武王征伐商紂王時，百姓在前後歌舞迎送，難道他也不是仁者嗎？您説話胡言亂語，

初。

應該馬上離席出去!”於是龐統不知所措地退了出去。劉備隨後就後悔了，請他回來。龐統回到原來的座位上，開始并不和劉備相看道歉，吃喝如常。劉備對他說：“剛纔的争論，究竟是誰錯了?”龐統回答説：“君臣都有錯。”劉備大笑，宴席恢復了原有的歡樂氣氛。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内侯，謚曰靖侯。

進軍包圍雒縣，龐統率兵攻城，被流箭射中死去，當時三十六歲。劉備十分痛心，説到他就流淚。任命龐統的父親爲議郎，後升任諫議大夫，諸葛亮親自前去拜授官職。追賜龐統關内侯的爵位，追封謚號爲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黄權征吴，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龐統的兒子龐宏，字巨師，剛正直率，敢於褒貶人物，很看不起尚書令陳祗，受到陳祗壓制，死在涪陵太守任上。龐統的弟弟龐林，以荆州治中從事的身份跟隨鎮北將軍黄權征伐吴國，遇大軍失敗，跟隨黄權到魏國投降，魏國封他列侯，官做到鉅鹿太守。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嘆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絶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説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説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内；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

法正，字孝直，是扶風郿人。他的祖父法真有清正的節操和很高的名望。建安初年，全國發生饑荒，法正和同郡人孟達一起去到蜀郡投靠劉璋，過了很久他纔作了新都令，後來被徵召任命爲軍議校尉。他既不受重用，又被和他一同到益州僑居的同鄉們誹謗爲品行不端，他覺得很不得志。益州别駕張松和法正關係很好，他們都感到劉璋不能够共圖大業，常常暗自感慨嘆息。張松在荆州拜見曹操後返回益州，勸説劉璋和曹操斷絶關係而去和劉備結交。劉璋問説：“誰可以作使者呢?”張松就推薦了法正，法正推辭，劉璋堅持讓他前往，他不得已就去了。法正回來後，向張松稱贊説劉備有雄才大略，他們秘密地謀劃定計，想要共同擁戴事奉劉備，但一直没有機會。後來劉璋聽説曹操想要派將領征伐張魯，心中很害怕，張松乘機就勸説劉璋應當迎請劉備前來，讓劉備去征討張魯，劉璋就又命令法正受命出使。法正向劉備傳達了劉璋的想法後，又暗地裏向劉備獻計説：“憑將軍您的英雄才略，利用劉璋懦弱無能；張松，是州中的重要官員，可作爲内應奪取益州；然後依仗益州的豐富資源，

憑藉着這天府之地的險要地形，以此成就帝王大業，是易如反掌的。"劉備認爲他說得很對，就逆長江西上，和劉璋在涪相會。劉備向北到葭萌去討伐張魯，後來向南回軍攻打劉璋。

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静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箋與璋曰：

鄭度勸劉璋說："左將軍劉備孤軍遠道而來襲擊我們，部下士兵不到一萬人，軍民百姓還没有完全歸附他，衹能依靠搶掠田野中的莊稼爲食，軍隊没有輜重。對付他的最好辦法不如把巴西和梓潼的百姓全部驅趕到涪水以西，把倉庫中的糧食物資和野外的莊稼全都燒掉，增高壁壘深挖戰壕，嚴陣以待。他們來到，要求交戰，我們堅守不應戰，他們長時間得不到糧草物資，過不了一百天，就一定會自動逃跑。他們逃跑時我們就出擊，就一定能抓獲劉備。"劉備聽說後非常擔心此事，去向法正詢問對策。法正說："劉璋最終不會采納鄭度的計策，你不必憂慮。"劉璋果然像法正所說的那樣，對他的部下說："我聽說過抗擊敵人來安定百姓，没聽說過遷移百姓來躲避敵人的。"於是劉璋罷免了鄭度，不用他的計謀。等到劉備的大軍包圍了雒城，法正給劉璋寫信說：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并歸咎，蒙耻没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暗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悦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强弱

法正我生性没有才能，使得友好盟約受損破裂，我害怕您身邊的人不清楚事情的原委，一定會把全部過錯都推到我頭上，使我終身蒙受耻辱，而辱及陛下，因此我一直流亡在外，不敢回去復命。恐怕您也不願再聽到我的消息，因而這期間我一直没有敬奉書信，回想您過去對我的厚待，我仰望而眷念。但我在事情的前後都坦露心迹，從開始直到最後，毫不隱瞞，没有什麽未說徹底，衹是我很愚鈍而謀略淺薄，真情誠意没能感動您，而到了今天這樣。如今國事危急，災禍馬上就要降臨，我雖然流亡在外，知道獻上忠言也會引起憎惡，但還是想把心中所想的全部說出來，效盡我最後的忠誠。將軍您的本意，法正我是知道的，您確實是心懷愛慕而不願失去左將軍劉備，但最終到了這樣，都是因爲您身邊的人不懂得英雄行事之道，認爲可以違背信義輕棄誓言，而以意氣

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陳之卒，破軍之將，若欲争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若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并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争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户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并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并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户，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

相招，隨着時間推移，他們衹追求讓您耳順目悦，阿諛奉迎惟命是從，而不爲國家的利益深謀遠慮的緣故。事情的變故已經發生，他們又不考慮雙方强弱之勢，認爲左將軍孤軍遠來，糧草没有儲備，想憑藉益州糧多勢衆而以多擊少，長期相持。但左將軍大軍從葭萌關到這裏，所過之處全部攻破，您的行宫和其他地方的駐軍，逐漸敗落。雒城中雖有一萬軍隊，也都是戰場逃亡的士兵、敗軍的將領，如果想要决一死戰，這些兵將的力量根本不敵。如果想長期相持，打糧草的主意的話，現在我們這裏的營地防衛已經堅固，糧草已經聚積，而您的地域日益減小，百姓日益窮困，和您爲敵作對的人就會增多，您的糧草供給遠遠不够。依我的愚見看來，認爲您的糧草一定會先耗盡，將不再能够長期堅持。毫無結果的對峙相守，就已經不堪其重負了，何況現在張益德統率的數萬大軍，已經平定了巴東郡，進入了犍爲郡境内，分别平定了資中、德陽，三路大軍一齊進攻，您將怎樣來抵禦呢？原來爲將軍您出謀劃策的人，一定認爲劉備這支大軍孤軍深入没有糧草，軍需物資供應不上，兵力很少而没有後續部隊。如今荆州的道路暢通，人馬增多數十倍，另外孫權派他的弟弟和李異、甘寧等人率軍作後續援軍。如果還要争主客之勢、按所占的土地相比較的話，現在劉備已經完全占有巴東，廣漢、犍爲兩郡已經平定大半，巴西一郡也不再是屬於將軍您的了。我覺得您在益州所仰仗的衹有蜀郡，而蜀郡也被攻破；三分之中已失去其二，官吏百姓疲憊困頓，十户中有八户想要作亂；如果敵軍在遠方則百姓不能承受兵役勞役，如果敵軍來到近前則百姓馬上就會降順新的君主。廣漢各縣，就是明顯的例子。另外，魚復和關頭確是關係益州安危的門户，如今這兩個大門全被打開，堅固的城池相繼陷落，各地駐軍都被打敗，兵將損失殆盡，而敵軍數路并進，已進入您的心腹之地，您衹

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困守成都、雒城，存亡的大勢，已經十分明顯可見。這些衹是大的形勢，僅是表面的情況罷了，其他的複雜内情，又更難以用言辭來説明。以法正我這樣的愚鈍低劣，都知道這樣的形勢無法再堅持下去，何況將軍您身邊明智的謀士，難道會不懂這樣的道理嗎？他們衹是追求一時苟且寵幸，争相討好，諂媚阿諛，不考慮長遠大計，没人願意盡心奉獻良策罷了。一旦形勢危急，就會各自求生，求得保全自己的家族，動摇不定反覆變化，與現在的想法完全不同，不會爲您盡忠赴死難，而您的家族却會首先蒙受災禍。法正我雖然已經蒙受不忠誠於您的誹謗，但捫心自問并未辜負您的恩德，回想名分和情義，實在暗自爲您痛心。左將軍劉備歸從同姓率衆前來，仍不忘舊情，絶無薄待之意。我認爲您可考慮改變策略，以保全您的一家。

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逾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説曰："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户説，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毁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

建安十九年，劉備進軍包圍成都，劉璋的蜀郡太守許靖打算出城投降，事情被發覺，没有成功。劉璋因瀕臨危亡，所以没有殺死許靖。劉璋投降後，劉備因此而輕視許靖，没有任用他。法正勸劉備説："天下有徒獲虚名而有名無實的人，許靖就是這樣的人。但如今主公您剛開始創建大業，不可能挨家挨户去向天下人説明，許靖的虚名，散布全國，如果不以禮待他，天下的人就因此而認爲主公您輕視賢才。您應當對許靖更敬重，以迷惑遠近的人，效法從前燕昭王對待郭隗那樣。"劉備於是就厚待許靖。任命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在外管理京城一帶的事務，在内作劉備的主要謀士。法正恩怨分明，對他有恩的人都給予回報，與他小有矛盾的人，無不進行報復，擅自殺死了幾個誹謗過他的人。有人對諸葛亮説："法正在蜀郡過於驕横霸道，將軍您應當禀報主公，抑制他作威作福。"諸葛亮回答説："主公在公安時，北面畏懼曹操的强大勢力，東面顧慮孫權的逼迫，近前則害怕孫夫人在身旁發生變故；在那時候，主公進退兩難，法孝直輔佐主公，使主公能大展宏圖，不再受制於人，怎麽

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能够阻止法正，使他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呢！”當初，孫權把妹妹嫁給劉備，孫權的妹妹才思敏捷性情剛烈，有她幾位兄長的風度，服侍她的使女有一百多人，都身佩刀劍侍立身旁，劉備每次進入内室，心中總是惶惶不安；諸葛亮又知道劉備一直很寵愛信任法正，所以這樣回答。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勸劉備說：“曹操一出兵征伐就降服了張魯，平定了漢中，不乘勢進攻奪取巴、蜀之地，而留下夏侯淵、張郃駐守漢中，他自己忙返回北方，這不是他才智不够或兵力不足，一定是内部情況危急的緣故。如今估量夏侯淵、張郃的才智謀略，不如我們的將領，發兵去征討他們，就一定能戰勝他們。戰勝他們的時候，我們就發展農業，積蓄糧食，觀察尋找時機，上可以消滅敵寇，尊奉王室，中可以逐步占取雍州、凉州，拓展疆域，下可以堅守險要之地，作長久的打算。這大概是上天賜給我們的良機，時機不能錯過。”劉備認爲他的計策很好，就率領各將領進軍漢中，法正也隨同前往。

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争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從陽平關向南渡過沔水，沿山逐漸向前推進，依定軍山扎營。夏侯淵率兵來争奪這地方。法正說：“可以攻擊他了。”劉備命令黄忠率兵登高擂鼓吶喊，居高臨下進攻，大敗夏侯淵的軍隊，夏侯淵等人被殺。曹操正向西征討，聽說了法正的計策，說：“我本來知道劉玄德不具備這樣的謀略，一定是受人教授的。”

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内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劉備自立爲漢中王，任命法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第二年法正去世，當時他四十五歲。劉備一連幾天爲他痛哭流涕。賜法正謚號爲翼侯，賜封法正的兒子法邈爵位爲關内侯，法邈後來官做到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和法正，雖然興趣愛好各不相同，但都以國家利益爲重，互相協助。諸葛亮常常對法正的智謀計策很驚奇。劉備稱皇帝以後，準備東征孫權以報關羽被殺的耻辱，朝中大臣們大都勸阻，劉備一概不聽。章武二年，蜀軍遭到大敗，劉備退回到白帝城駐軍。諸葛亮感嘆說：“法孝直如果還活着，就能阻止主上，不進行東征了；即使是進行東征，也一定

不會像這樣大敗。”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評曰：龐統本性喜愛品評人品高低，潛心研究學問謀略，在當時荆、楚一帶可稱是高雅俊傑。法正能準確地預見成敗，有奇異的計謀，但他的德行却不爲人們稱道。把他們同魏國的大臣相比，龐統大概和荀彧不相上下，法正大概是程昱、郭嘉一類的人物吧。

三國志卷三十八

蜀志八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并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吴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

許靖，字文休，是汝南平輿人。他年輕時和堂弟許劭都很知名，兩人都以褒貶品評人物而出名，但是他們的私人友情并不融洽。許劭任郡功曹，排擠許靖而使他不能同時得到録用，許靖靠用馬拉磨的磨坊爲生。潁川人劉翊任汝南太守，纔提拔許靖作郡中上報地方政情文簿的官吏，察舉他爲孝廉。又任命他爲尚書郎，主管官員的選拔推薦。漢靈帝去世，董卓執掌朝政，任用漢陽人周毖爲吏部尚書，和許靖共同商議，提拔或降免天下的士人，清除貪官污吏，選拔不爲人知的受壓抑的賢士。他們推舉任用潁川人荀爽、韓融、陳紀等人爲公、卿、郡守，任命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作兖州刺史，潁川人張咨作南陽太守，陳留人孔伷作豫州刺史，東郡人張邈作陳留太守，而升調許靖作巴郡太守，他没有去就任，補任爲御史中丞。韓馥等人到任後，紛紛起兵回攻京城，要誅除董卓。董卓氣惱地對周毖説："你們説應該提拔任用優秀人才，董卓我聽從了你們的建議，不願違背天下人的心。可是你們任用的人，剛一到任，就反過來攻打我。董卓我哪裏對不起你們！"斥責周毖并讓他出去，在外面殺了他。許靖的堂兄陳相許瑒，又和孔伷合謀反董卓，許靖害怕被殺，逃到孔伷那裏。孔伷死後，許靖投靠了揚州刺史陳禕。陳禕死後，吴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一向和許靖有交情，所以許靖又前往他們那裏存身。

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

許靖收容撫恤鄉里親戚，安排經營生計，賑

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既至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濟贍養親友，都出於仁愛淳厚之心。孫策東渡長江征伐，人們都逃往交州躲避戰亂，許靖自己坐在岸邊，讓船先運送跟隨他的人走，親疏衆人都運走，他纔跟在後面離開，當時看到的人没有不感嘆的。到達交阯後，交阯太守士燮非常尊敬許靖而給予厚待。陳國人袁徽也客居在交州，他給尚書令荀彧寫信説："許文休是有傑出才能的賢士，他的智謀才略完全可以籌劃國家大事。自從流亡以來，他和很多士人相伴，每當遇到危難，常常先人後己，和遠近親友同受飢寒。他爲人們作出表率，仁慈寬厚富有同情心，都有可查驗的事實，祇是不能再一一細説罷了。"

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飢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岳。承此休問，且悲且憙，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蜂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弱并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

鉅鹿人張翔奉王命出使交阯，乘機招納許靖，想要和他盟誓立約，許靖拒絶而没有答應他。許靖給曹操寫信説：

當今世上戰亂四起，禍患就相繼發生，怯懦無能的我爲了保全性命，逃到南方這蠻荒之地，一别已近十年，賀吉弔凶的禮儀都荒廢了。從前在會稽時，得到您送來的信，言辭親切情意真誠，我久久不能忘懷。但是迫於袁術正命令他破敗的家族，煽動叛逆的賊人們作亂，使渡口道路都被阻塞，我雖然心繫北方，想要歸去却無法成行。劉正禮的軍隊敗退，袁術的兵馬前進，會稽陷落，景興失守，三江五湖都成爲賊寇的天下。當時面臨的艱難困頓，無法傾述。我就和袁沛、鄧子孝等人乘船渡海，南下來到交州。途經東甌、閩、越等地，行程萬里，看不到漢王朝的土地，在風浪中漂泊，没有糧食吞吃野草，餓死的人接連不斷，死掉的人有大半。渡過南海以後，和領南海太守的兒孝德相見，知道了您忠義奮發，整頓了軍隊，向西迎接皇帝，巡察中岳地區。獲悉這好消息，我悲喜交集，馬上同袁沛和徐元賢一起再次整理行裝，想要北上荆州。恰遇上蒼梧各縣夷族、越族紛紛造反，州府被攻破，道路被阻斷，徐元賢被殺害，一家老小全都被殺。許靖我沿着海岸奔走五千多里，又遇上疫病，伯母病死，傳及各位隨行的人和各自的

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深相分托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妻子兒女，一時間差不多要死光了。剩下的人互相扶助照顧，來到這交阯郡，統計一下，除了死於戰亂和疾病的，十個人裏衹剩下一、兩個人了。百姓的艱難，苦難的深重，哪裏能够講得完呢！我害怕最終死在這裏，永遠成爲流亡的野鬼，憂心忡忡，忘了睡覺和飲食。想要跟隨向朝廷進奉貢品的使者，自然可以獲得通行，回到朝廷終此餘生，但是荊州的水陸交通中斷，交州的信驛使節無法通行。想要北上益州，又有嚴密的關卡，從前的官員，一概不能進入。從前曾讓交阯太守士威彦，懇切地向益州的兄弟相托咐，另外許靖我也親自給他們去信，陳述困苦之情并表達懇切的心願，却都是毫無音信，没有回答。雖然我仰慕您的功績光輝，伸長脖子、踮起脚跟遥相盼望，又怎能够借到翅膀飛到您那裏呢？

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没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

我深知聖明的國君智慧聰睿，明確地授給足下您征伐四方的大權重任，所有的叛逆，大多被征討除滅，想來是奮力競争的人都同心同德了，順從您的人都步調一致了。另外張子雲從前在京城，立志救正王室，現在雖然身處荒遠地區，不能參與朝政，但也是國家的藩鎮，是您的外援力量。如果荊、楚之地平定，皇上的恩德降臨南方，您能隨意地給張子雲一聲命令，殷切地表現保護部屬之意，使我能借道荊州北上，不然，就再向益州的兄弟介紹我，讓他們接受我。假如上天多給我一些歲月，世人延緩給我的災禍，使我能回到國中而死，免除掉逃亡的罪責，葬身九泉之下，又會有什麽悔恨呢！假如因時勢有艱險有平易，事情有順利有挫折，生命無常，過早死去而無法回歸的話，就衹好永遠帶着罪責，葬在邊遠的土地上了。

昔營邱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

當年姜太公輔助周王室，周王授給他杖鉞，有征伐的專權；博陸侯霍光輔佐漢朝，皇帝賜他虎賁衛士和警衛開道的榮寵。如今足下您扶持着危亡的漢室，是國家的柱石，

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仇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弦，勒勛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承受着姜太公那樣的重任，兼有着霍光那樣的威名，諸侯百官，受您控制，從古至今，做臣子的尊榮沒有人能比得上您的。爵位高的人憂慮也很深，俸祿豐厚的人責任也重大。足下您居於爵位崇高的地位，處在責任重大的位置，話語一出口，就成爲賞罰的命令，心中有想法，就成爲別人的災禍或幸福。您的行事符合道義，國家就會安寧；行事背棄道義，天下就會離散動亂。國家的安危，在於您一人；百姓的生命，繫在您手中。從中原漢族到四方夷族，都仰望注視着您。您擔負這樣的重任，怎能不審閱史籍中記載的各代興盛衰敗的原因，瞭解得到榮耀或恥辱的緣由，忘掉從前的仇怨，寬容和善地對待各級官員，審查衡量勇智仁信忠，爲國家選擇人才呢？假如得到合適的人才，即使是仇人也一定提拔；如果不是合適的人才，即使是親屬也不任用。由此安定社稷，救助百姓，功業建立，就會使頌揚的聲樂留在笙管絲弦之中，將功勛銘刻在鐘鼎碑石之上，願您努力爲之！爲國家而自重，爲人民而自愛。

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

張翔怨恨許靖不和自己結交，搜尋許靖寄送的書信奏疏，全部都投到了水中。

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勖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後來劉璋就派使者招請許靖，許靖來到蜀地。劉璋任命許靖爲巴郡、廣漢的太守。南陽人宋仲子在荆州給蜀郡太守王商寫信說：“許文休風流倜儻人品出衆，有治理當世的才能，您應該以他爲楷模。”建安十六年，許靖調到蜀郡任職。建安十九年，劉備攻克蜀郡，任命許靖做左將軍長史。劉備做漢中王，許靖任太傅。等到劉備即皇帝位，策命許靖說：“朕繼承大業，做統治萬國的君主，日夜不安，擔心國家不能治理安寧，百姓不能相互親善，君臣父母夫婦兄弟朋友不和順，你擔任司徒，要盡心光大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倫理道德，以寬和爲本。你要努力啊！保持德性，不要懈怠，以符合朕的心意。”

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

許靖雖然年過七十，喜愛和名人才子交往，

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没。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子群，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引見接納後起人物，清談不知疲倦。丞相諸葛亮都對他很敬服。許靖在章武二年死。他的兒子許欽，在許靖前早亡。許欽的兒子許游，景耀年間任尚書。當初許靖像對待兄長一樣侍奉潁川人陳紀，和陳郡人袁渙、平原人華歆、東海人王朗等人親近友善，華歆、王朗和陳紀的兒子陳群，在魏國初年任公輔大臣，都給許靖寫信，叙述舊日的情誼，情義誠摯，這些文字很多所以没有載録。

麋竺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産巨億。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别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荆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

麋竺，字子仲，是東海朐人。祖上世代經商，家有僮僕門客上萬人，資財上億。後來徐州牧陶謙聘任他爲别駕從事。陶謙去世，麋竺遵奉陶謙的遺命，到小沛去迎請劉備。建安元年，吕布乘着劉備出征抵禦袁術，襲擊下邳，俘虜了劉備的妻子兒女。劉備率軍轉駐廣陵海西，麋竺於是就把妹妹送給劉備作夫人，又送了二千名奴僕、金銀資財等來資助軍隊財用；劉備當時十分困乏，依靠這些資金得以重新振作。後來曹操上表奏請朝廷任命麋竺兼嬴郡太守，麋竺的弟弟麋芳任彭城相，他們都放棄了官職，跟隨劉備四處奔走。劉備準備前往荆州，派麋竺先去通報劉表，并任命麋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定後，任命麋竺爲安漢將軍，位在軍師將軍之上。麋竺儀態雍容大度，敦厚儒雅，而才幹謀略并非長處。因此劉備雖然以上賓的禮遇待他，却從没有讓他統率過軍隊。但是給他的賞賜優厚，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携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慚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麋芳任南郡太守，和關羽共事，但是暗中不和，懷有貳心，叛變接應孫權，關羽因此戰敗身亡。麋竺把自己反綁起來去請罪，劉備安慰他説兄弟的罪過不互相牽連，像原先一樣敬待他。麋竺慚愧不安，憤懑得病，過了一年多就去世了。他的兒子麋威，官做到虎賁中郎將。麋威的兒子麋照，任虎騎監。從麋竺到麋照，全都熟悉弓箭馬術，善於射箭騎乘等。

孫乾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後隨從周旋。先

孫乾，字公祐，是北海人。劉備接管徐州，聘任他爲從事，後來就跟隨劉備轉戰各地。劉備

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説其兄弟分争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離開曹操，派孫乾去和袁紹結交，劉備準備去到荆州，孫乾又和麋竺一起出使到劉表那裏，每次出使都能按劉備的意願完成使命。後來劉表給袁尚去信，談到他們兄弟分離相争的變故，説："每每和劉左將軍、孫公祐一起談論這件事，没有不痛心至極，相對悲傷的。"孫乾就是這樣被看重。劉備平定益州，孫乾由從事中郎升任秉忠將軍，受到的禮遇次於麋竺，和簡雍相同。不久後去世。

簡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説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簡雍，字憲和，是涿郡人。他年輕時和劉備很有交情，跟隨着劉備四處奔走征戰。劉備到了荆州，簡雍和麋竺、孫乾一同做從事中郎，常作爲説客，出使各地。劉備進入益州，劉璋見到簡雍，非常喜歡他。後來劉備圍攻成都，派簡雍前去勸説劉璋，劉璋就和簡雍同乘一輛車，出城投降。劉備任命簡雍爲昭德將軍。簡雍風度儀容安然自得，性情高傲放縱不拘，在劉備面前就座，也還是兩腿向前叉開，斜倚着座席，没有莊重嚴肅的儀態，自己隨意閑適；在諸葛亮以下的官員面前，就獨自占據一個坐榻，枕着枕頭躺着交談，絲毫不加約束。當時天旱，官府禁止釀酒，釀酒的人要處以刑罰。官吏從一户人家查出了釀酒的器具，有人認爲應判處和釀酒的人同樣的刑罰。簡雍和劉備外出游玩，看到一對男女在路上走，簡雍對劉備説："那人想要淫亂，爲什麽不把他綁起來？"劉備問："您怎麽知道的呢？"簡雍回答説："他有那樣的器具，這和要釀酒的人是一樣的。"劉備大笑，就免除了想要釀酒的人的刑罰。簡雍的滑稽詼諧，大都是像這一類。

伊籍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托。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

伊籍，字機伯，是山陽人。他年輕時依附同鄉人鎮南將軍劉表。劉備在荆州時，伊籍經常到劉備那裏尋求照顧依托。劉表死，伊籍就跟隨劉備南渡長江，跟着劉備進入益州。益州平定後，劉備任命伊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受到的待遇次於簡雍、孫乾等人。劉備派他出使到東吳，孫權聽説他很有才能善言辯，想要用言辭來挫敗他。伊籍正好進來拜見，孫權説："侍奉無道的君主

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勞累嗎?”伊籍馬上回答説:“一拜一起，説不上勞累。”伊籍的機智敏捷，大體都像這樣。孫權認爲他很不尋常。後來伊籍升任昭文將軍，和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同制定《蜀科》;《蜀科》的體制，來自這五個人的决定。

秦宓

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

>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髪，而《易》稱顔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内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舉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况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

秦宓，字子勑，是廣漢綿竹人。年輕時就很有才能學識，州府郡府召他做官，他都推説有病不去應召。秦宓給益州牧劉焉上書，推薦儒士任定祖，説:

> 從前百里奚、蹇叔年齡很大而定出良策，甘羅、子奇年紀幼小而建立功勛，所以《尚書》贊美老年人，而《易經》稱頌顔淵，由此可知選拔士人任用賢才，不拘泥於年齡的大小，是很顯然的。近時以來，國中推選的，大多是青年俊傑而遺漏了老年人，大家的意見各不相同，贊成的與反對的各半，這是平安時期的安穩步驟，不是動亂時代的緊要的做法。要想拯救危亡平定禍亂，修養自身而安定人民，就應當才能傑出超群，和當代的人志向不同，使鄰國震動，使天下驚駭，上符合上天之意，下順應百姓心願;天人已經相順和，自己内心反省没有愧疚，即使遭遇到凶險禍亂，又有什麽可擔憂畏懼的!從前楚國的葉公喜愛龍，神龍下到他家，假的喜愛都會通達上天，何况是真的呢?如今處士任安，仁義正直，美名傳播四方;如果讓他得到推舉，那麽整個州就會人心順服。從前商湯選拔伊尹，不仁義的人就都躲到了遠方，何武推薦龔勝、龔舍二人，他們雙雙名載史册，所以貪圖很低的高度而看不到萬仞高山，樂於眼前的稱頌而忘掉天下的贊譽，這確實是過去古人們所慎重留心避免的。正想要鑿開頑石尋求美玉，剖開蚌殼索取珍珠，而現在隨侯珠、和氏璧鮮艷明亮，就像光輝的太陽，還有什麽值得懷疑的呢!我的確知道白天不用點蠟燭，太陽的光已經很亮，衹是我的真情誠摯，希望表達出我的看法。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顔氏之簞瓢，咏原憲之蓬户，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劉璋任益州牧時，秦宓同郡人王商作治中從事，給秦宓寫信説："貧賤困苦，什麽時候纔能終止一生！卞和炫耀寶玉而揚名當世，您應該來一次，和州牧大人相見。"秦宓回信説："從前堯優待許由，并非不寬厚，而許由還是去洗自己的兩耳；楚國聘請莊周，不是不優厚，而莊周仍然執竿垂釣不理會。《易經》中説'確實啊，它是不能改變的'，有什麽可炫耀的呢？并且以國君的賢明，有您做良好的輔佐，不在這時候實施蕭何、張良的謀略，就算不上是有智慧。我能够在田野之中背負烈日，吟誦顔回的'簞食瓢飲'的名句，咏嘆原憲的蓬門陋室的清貧，時時在森林水澤中漫游，和長沮、桀溺這樣的人做同伴，聽着黑猿悲涼的叫聲，看着白鶴在深澤中長鳴，以能安身立命爲快樂，以没有憂愁爲幸福，有着空和虚的名譽，處於没有靈驗的卜龜的地位，知道我的人很少，就是我的顯貴了。這正是我得志的時刻，有什麽困苦可憂傷的呢！"

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揚子不嘆，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咏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後來王商給嚴君平、李弘等人建立祠堂，秦宓給王商寫信説："我身患疾病卧床不出門，剛剛得知您爲嚴君平、李弘建立了祠堂，您可稱得上是厚待朋黨、勸勉同輩的人。看嚴君平的文章，爲天下之冠，有許由、伯夷那樣高俊的節操，如山岳一樣不可動摇，即使揚子没有爲它贊嘆，也一定會光耀天下。而像李仲元如没有遇到《法言》，他的美名一定會埋滅不顯，因爲他没有虎豹斑紋那樣的文采的緣故，他可以稱得上是攀龍附鳳的人了。像揚子雲那樣潛心著述，對當世有所補益，如蟠屈在泥塗而不被污染，行爲仿效聖人先師，至今海内還在談論稱頌他的文辭。國家有這樣的人，可以光耀四方，奇怪的是您漏掉了這些人，没有給他們立祠堂。蜀地本來没有學士，文翁派司馬相如到東方去學習了七經，回來教給官吏百姓，於是蜀地的學術趕上了齊、魯。因而《地理志》説：'文翁倡導教育，相如做他們的老師。'漢朝獲得讀書人，在那個時代是最多的。董仲舒等人，不通曉封禪的禮節，司馬相如制定了封禪的禮儀。制定禮儀，創作音樂，移風易俗，這不就是禮教所規定的而對當代很有益

處的嗎！司馬相如雖然有卓王孫的牽累，但是就像孔子也還推崇齊桓公的霸業，公羊高認爲叔術的謙讓很賢明一樣。我也認爲司馬長卿的教化之功值得稱贊，應該爲他建立祠堂，趕快定出銘文頌辭。”

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絶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在此之前，李權向秦宓借《戰國策》，秦宓説：“《戰國策》講縱横之術，您用它幹什麽？”李權説：“孔子、嚴君平，彙集各種書籍，寫成了《春秋》、《指歸》這樣的書，所以大海依靠匯合河流而廣大，君子依靠廣博的知識而弘大。”秦宓回答説：“書籍凡不是歷史典籍周代圖録，仲尼就不采録；道不是關於虛無自然的，嚴君平就不推衍。大海因爲接受淤泥，每年要蕩清一次；君子要擴大學識，而不合禮儀的却不能看。現在《戰國策》講的是張儀、蘇秦反覆無常的權術，殺死别人求得自己活下去，滅亡别人而保存自身，這是經義所痛斥的。因而孔子發憤撰寫《春秋》，它最重要的就是端居正道，又編定出《孝經》，廣泛地講述德行。對惡行防微杜漸，預先就有所抑制，因此老子説要在禍害還没有萌發時就滅絶它，難道不是很正確的嗎！成湯這樣的大聖人，看到野生的魚兒而有了追逐漁獵的過失，魯定公這樣的賢者，看到歌女舞樂而放棄了朝政大事，像張儀這樣的人們的過失，哪裏能講得完呢。道家的法説：‘不看想要的東西，使心不迷亂。’因此天地居於正位顯示給人看，日月居於正位而明亮；正直得像箭一樣，是君子遵循的德操。《洪範》記録災禍，言語情貌都表現出來，何必要學《戰國策》的奸猾權術呢！”

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瑰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咏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

有人對秦宓説：“您想要把自己比作巢父、許由、商山四皓那樣的隱士，爲什麽還舞文弄墨，用美麗的文辭來表現美德和才智呢？”秦宓回答説：“我寫文章不能把想説的話都説出來，説的話不能把表達的意思全表達出來，哪裏有什麽美麗的文辭可炫耀的呢！從前孔子三次見魯哀公，説的話編成了七卷書，事情大概還是有不能够默默不語的。接輿邊走邊唱，評論的人用他來爲文章增加光彩；漁父吟咏滄浪之歌，聖賢的人以此來使詩篇光耀生色。這兩個人，不是想要在

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革子成之誤，况賢於己者乎！”

當時求得什麽的。老虎生來就花紋斑斕，鳳鳥生來就有五色的羽毛，難道它們是用五彩顔色自己畫上的嗎？是天生自然就是這様的。因而説《河圖》、《洛書》因文采而興起，六經典籍因文采而形成，君子有美好專一的德操，華美的文辭又有什麽損傷！以我這様的愚鈍，還把革子成的錯誤看作耻辱，更可况比我賢明的人呢！”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黄、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决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

劉備平定益州後，廣漢太守夏侯纂聘請秦宓做師友祭酒，兼任五官掾，稱他爲仲父。秦宓推説有病，在家中卧床不起，夏侯纂領着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帶着厨子膳食去到秦宓家中設宴交談，秦宓仍舊躺着。夏侯纂問古朴説：“談到您這個州供贍養的生活用品，確實比其他各州强，不知道讀書人比起其他州中的來怎麽様？”古朴回答説：“自從先漢以來，這州中讀書人獲得爵位的可能比不上其他州，至於撰寫著作、成爲歷代師表這方面，不比其他各州差。嚴君平看到黄、老之學而作《指歸》，揚雄看到《易經》而作《太玄》，看到《論語》而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漢武帝制作封禪的詔文，如今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夏侯纂問：“仲父怎麽様呢？”秦宓用記事的手板叩擊臉頰，説：“希望明府您不要把仲父的名稱施予小草一様的人，小民我請求爲明府您講講事情的源流根本。蜀地有汶阜山，長江從山中流出，上天把昌盛集中在這裏，神明在這裏培育福恩，所以它能有上千里肥沃的田野。淮河、濟河等四條大河，長江爲首，這是其一。禹生在石紐，就是現在的汶山郡。從前堯遇到洪水泛濫，鯀没有治理好，禹疏浚長江，决通黄河，使洪水向東流入大海，爲百姓消除了災害，自從有人類以來，功勞没有超過他的，這是其二。天帝在房宿和心宿安排治理，在參宿和伐星决定政事，參宿和伐星就是益州的分野，三皇乘尊貴的車子從谷口出去，就是現在的斜谷這地方。這就是我們益州的土地，以明府您的高見評論一下，和天下相比怎麽様呢？”夏侯纂於是就遲疑很久没有話來回答。

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吴，宓陳天時必無其

益州聘請秦宓任從事祭酒。劉備稱皇帝後，準備向東征伐東吴，秦宓上陳天時一定不利作

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别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吴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于東而没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豢龍之説，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紀録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戰，因而犯罪被關入獄中幽禁起來，後來被用錢贖出。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兼任益州牧，選拔秦宓請他擔任别駕，接着又任命他爲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吴國派使節張温來出訪，蜀國的官員們都去給他送行餞别。大家都會齊了，而秦宓還没有來，諸葛亮幾次派人去催請他，張温問："他是什麽人呢?"諸葛亮説："是益州的學士。"等到秦宓來到，張温問他説："您讀書學習嗎?"秦宓説："五尺高的兒童都讀書學習，何必問我呢!"張温又問説："天有頭嗎?"秦宓説："有的。"張温問："天的頭在哪個方向呢?"秦宓説："在西方。《詩經》説：'眷戀地回首西望。'由此推想，天的頭在西方。"張温問："天有耳朵嗎?"秦宓説："上天居於高處而聽下方的聲音，《詩經》説：'鶴在深澤中鳴叫，聲音傳到天上。'如果天没有耳朵，用什麽去聽呢?"張温問："天有脚嗎?"秦宓説："有。《詩經》説：'天的步伐艱難，他不再像以往。'如果天没有脚，怎麽去邁步呢?"張温問："天有姓嗎?"秦宓回答説："有。"張温問："姓什麽?"秦宓説："姓劉。"張温問："你怎麽知道的?"秦宓回答説："天子姓劉，因此知道天姓劉。"張温説："太陽不是在東方出生的嗎?"秦宓説："太陽雖然出生在東方，却是落在西方。"秦宓回答問題就像是回聲一樣，隨着提問應聲答出，於是張温對他非常尊敬佩服。秦宓的言辭機變，大都像這樣。後來秦宓升任大司農，建興四年時去世。當初秦宓看到帝王世系的記載，五帝都是同一族的，他辯明原委，認爲并不是這樣。他又論述皇帝王霸豢養龍的説法，很有十分通達的道理。譙允南年輕時多次前去拜訪求教，并把他的話記録在《春秋然否論》中，因其文字很多所以没有載録。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遁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

評曰：許靖一直很有聲譽，既以誠實忠厚著稱，又能注意人才，雖然他行事做法，不一定完全都正確適當，但是蔣濟認爲他"大致可算是朝廷的重要人才"。麋竺、孫乾、簡雍、伊籍，都是風度儀態雍容大度，受到世人的禮待。秦宓起初傾慕隱居避世的高人，但是却没有大智若愚的

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天資。然而他應對的才能突出，文章詞藻壯麗華美，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才子了。

三國志卷三十九

蜀　志　九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 陳祗 黄皓　吕乂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逾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强憚和嚴法，説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

董和字幼宰，是南郡枝江人。他的祖上本是巴郡江州人。漢代末年，董和帶領同宗族的人向西遷移。益州牧劉璋任用他爲牛鞞長、江原長、成都令等官。蜀地富庶充裕，當時民俗追求奢華，經商的人家，穿王侯一樣的服裝、吃精美的飯食，婚姻儀式喪葬禮節，花費大得往往傾家蕩産。董和以身作則勤儉樸素，穿粗製的衣服吃平常的飯食，防止超越等級的做法，并爲此立下規章制度，他任職的地方風俗變得很好，百姓敬畏而不敢違法。但是縣中的豪强大户害怕董和的嚴厲法規，勸劉璋調任董和去做巴東屬國都尉。官吏百姓年老體弱的相互攙扶着前去懇求董和留下的有數千人，劉璋答應讓董和留任二年。回來後升任益州太守，董和清廉簡約和從前一樣。他和蠻夷部族交往共事，盡力誠心相待，南方各地的人們敬愛而且信任他。

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并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

劉備平定蜀地後，召任董和做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共同主持左將軍大司馬府事，進獻可行的意見廢除不可行的做法，相互關係融洽和睦。董和自從擔任官職領取俸禄起，在外統轄偏遠的地區，在朝廷内掌握大權，共二十多年，在他死的時候家裏連兩石米的財産都没有。諸葛亮後來擔任丞相，他教誨屬下的官員説："設置參署這職位，是要集中衆人思想并廣泛采納有益於國家的意見的。如果爲躲避小的嫌疑，而難以提出不同的意見，國家大事就會受到損害。提出不同的意見而能切合實際，就好像丢棄

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破爛的鞋子而得到珍珠寶玉。但是苦於人們不能盡心盡力，祇有徐元直處在這個位置不迷惑，另外董幼宰在參署七年，見事情有不周到的地方，甚至會反復十次，前來禀告説明。假如大家能學習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樣殷勤負責，對國家忠心耿耿，我就可以減少過錯了。”又説：“從前剛結識崔州平時，多次聽他指出成績過失；後來結交了徐元直，常常受到他的啓發教誨；開始與董幼宰共事，他常常毫無保留地提出意見；後來與偉度共事，他多次進行勸諫阻止；雖然我的品德修養不够，不能全部采納他們的建議，但是我和這四個人自始至終親密友好，這也足以表明他們是不避嫌疑敢於直言的。”諸葛亮就是這樣地懷念董和。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爲恨。

劉巴字子初，是零陵烝陽人。他年輕時就很有名氣，荆州牧劉表多次徵用，并且推舉他爲茂才，他都不去。劉表死，曹操征伐荆州。劉備逃往江南，荆、楚地區的士人們就像飛雲般追隨着劉備，而劉巴却北上去拜見曹操。曹操起用他做掾官，派他去招降長沙、零陵、桂陽等郡。恰巧遇到劉備占領了這三個郡，劉巴不能够回去向曹操復命，他於是就遠遠地跑到交阯去了，劉備對此十分記恨。

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産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静，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群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劉巴又從交阯到了蜀。不久劉備平定益州，劉巴向劉備謝罪認錯，劉備没有責怪他。而諸葛孔明多次稱贊推薦他，劉備任命他爲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做漢中王，劉巴任尚書，後來接替法正做尚書令。劉巴自己遵行清廉儉樸，不治理家資産業，又自認爲不是從開始就歸順依附劉備，害怕受到猜忌嫌疑，所以恭順安静沉默寡言，退朝回家也不和人私下交往，非公事就不談。劉備稱皇帝，向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祈禱行禮敬告天神，所有的各種禱文詔誥文書命令，都是劉巴寫的。章武二年劉巴死。他死後，魏國的尚書僕射陳群給丞相諸葛亮寫信，詢問劉巴的情况，稱他爲“劉君子初”，非常敬重他。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

馬良字季常，是襄陽宜城人。馬良兄弟五

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悦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并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

人，都很有才學名氣，家鄉一帶的人們爲此編了歌謠稱："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眉毛中間有白毛，所以人們用"白眉"稱呼他。劉備兼管荆州後，招任馬良爲從事。等到劉備進入蜀地，諸葛亮隨後也追隨前往，馬良則留在荆州。他給諸葛亮寫信説："聽説雒城已經攻克，這是上天的賜福。尊敬的兄長您順應時運輔助世道，功配祖業光耀國家，徵兆已經出現。情況的變動需要您深遠的思慮，審時度勢貴在您親自明斷，至於選拔人才，應該符合時代需要。如果您和煦的光輝使遠方的人們喜悦，崇高的德行遍及天地，讓當世的人安於聽從命令，整個社會服從於大的道義，使高妙的音樂共同奏響，匡正鄭風、衛風那樣的靡靡之音，使它們都有利於國家大事，而不會相互侵擾破壞秩序，這就是音樂的極至，是伯牙、師曠奏出的曲調了。我雖然不是鍾子期那樣的知音，也不敢不擊節贊嘆！"劉備徵任馬良爲左將軍掾。

後遣使吴，良謂亮曰："今衛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後來馬良受派遣出使吴國，馬良對諸葛亮説："現在我擔負國家使命，去協調兩國關係更加友好，希望您能把我介紹給孫將軍。"諸葛亮説："您試着自己寫封文函吧。"馬良隨即起草説："我們的國君派遣屬官馬良前來表達友好問候并續修和好的關係，來承襲延續昆吾氏、豕韋氏的功勛。馬良這個人是才德出衆的人，是荆楚一帶有美名的賢才，雖缺乏倉猝間能言善辯的才華，但有行事能善始善終的美德，希望您能屈尊留意接納招待他，使他完成所擔負的使命。"孫權很尊敬地接待了馬良。

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

劉備稱皇帝後，任命馬良做侍中。等到劉備東征吴國時，派馬良到武陵一帶去招降五溪的蠻夷部族，蠻夷首領都接受了蜀國的官印封號，完全符合劉備的心願。恰遇劉備在夷陵大敗，馬良也被殺害。劉備任命馬良的兒子馬秉做騎都尉。

馬謖

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

馬良的弟弟馬謖，字幼常，他以荆州從事的身份隨從劉備進入蜀地，被任命爲綿竹 成都令、越巂太守。馬謖才能出衆，喜歡議論軍事計策，丞相諸葛亮對他非常器重，特殊對待。劉備臨終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前對諸葛亮説：“馬謖言過其實，不能够交付他重大職責，您要認清他！”諸葛亮還認爲并非如此，任命馬謖做參軍，常常招他相見談論事情，從白天談到夜晚。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吴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建興六年，諸葛亮出兵攻向祁山，當時有經驗豐富的老將魏延、吴壹等人，議論的人都認爲應該讓他們做先鋒，但是諸葛亮違背衆人意見提拔了馬謖，馬謖統率大軍在前，與魏國將領張郃在街亭交戰，被張郃打敗，士兵潰散逃走。諸葛亮前進失去了依據，退軍回到漢中。馬謖被治罪關入監獄而在獄中病死，諸葛亮爲他痛哭流涕。馬良死的時候三十六歲，馬謖死時三十九歲。

陳震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吴。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吴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吴，并、凉、冀、兖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

陳震字孝起，是南陽人。劉備擔任荆州牧，徵任陳震做從事，管理屬下各郡，又跟隨劉備進入蜀地。蜀地平定後，任蜀郡北部都尉，由於郡名改變，他做了汶山太守，又調任犍爲太守。建興三年，他入朝任尚書，升任尚書令，奉命出使吴國。建興七年，孫權稱皇帝，蜀國任命陳震做衛尉，去祝賀孫權稱帝登基。諸葛亮給哥哥諸葛瑾寫信説：“陳孝起稟性忠誠純正，老來更加誠厚，至於他溝通東西兩國關係，傳述消息，使兩國歡樂友好和睦，有可貴之處。”陳震進入吴國境内，給守關官員寫文書説：“東吴和西蜀，驛者使節互相往來不斷，好像使者的冠帽和車蓋相互都能看到，申明盟約誓言鞏固從前友誼，兩國關係日新月異。東吴的君主應該保受上天神聖的福運，舉行燎祭告訴上天，接受神靈的符命，劃分疆土進行分封，天下響應，各自得到應有的歸所。在這個時候，我們同心協力去征討奸賊，那麽有什麽賊寇不能消滅呢！西方蜀國朝廷中的君臣，翹首仰望，感到欣慰而有所仰賴。陳震我一個没有才能的人，能够充任低微的使節，奉命來表達問候叙説兩國友誼，越過國界時激動興奮，進入吴國就像回到家裏一樣。范獻子到魯國去，觸犯了魯國的山諱，《春秋》諷刺了他。希望你們一定要告訴我應注意的事情，使我這個出使的人行爲適度融洽。在當日就舉起旗幟，告誡衆人，兩國官員各自立下盟約誓言。我順着江流而

起前臨至吴，爲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來非常迅速，兩國的典章制度各有不同，我擔心或許會有違犯之處，希望務必留意考慮，告訴我應該怎樣做。”陳震到了武昌，孫權和他登上祭壇歃血盟誓，兩國平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四州歸屬吴國，并、凉、冀、兖四州歸屬蜀國，司州的土地，以函谷關爲界分屬兩國。陳震回到蜀國，被封爲城陽亭侯。建興九年，都護李平因犯誣陷欺騙之罪被罷免，諸葛亮給長史蔣琬、侍中董允寫信説：“陳孝起以前臨去吴國的時候，對我説李正方腹中有鱗甲，同鄉的人認爲他是不能够接近的。我以爲有鱗甲的人衹要不去冒犯他就行了，没有料到竟又有蘇秦、張儀那樣造謡詭辯的意外事情發生。這件事該讓陳孝起知道。”建興十三年，陳震去世。他的兒子陳濟繼承了爵位。

董允　黄皓　陳祗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黄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宫，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内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

董允字休昭，是掌軍中郎將董和的兒子。劉備立太子，董允被選爲太子舍人，又改任太子洗馬。劉禪即位，董允升任黄門侍郎。丞相諸葛亮準備北上征伐魏國，駐扎在漢中，考慮到後主劉禪年紀幼小，難以分辨事情的是非曲直，因爲董允心性公正眼光明亮，想要委任他負責皇宫内府的事務。諸葛亮給後主劉禪上奏書説：“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人，是先帝選舉提拔起來留給陛下的，至於權衡取捨規劃事宜，盡力進獻忠言，都是他們的責任。我認爲宫中的事情，無論大小，都向他們詢問求教，一定能够彌補失誤和疏漏，得到更大的益處。如果没有聽到勸勉陛下發揚聖德的忠言，就要責罰董允等人來表明是他們的懈怠。”諸葛亮不久後請費禕做參軍，董允升任侍中，兼任虎賁中郎將，統管守衛皇宫的宿衛親兵。郭攸之性情一向平和温順，衹是湊數的官員而已，進獻忠言采納意見的任務，都由董允一個人承擔了。董允處理政事注意制定防範措施，很能盡到匡正補救的職責。後主劉禪常常想要選擇民間美女來補充後宫，董允認爲古代天子的后妃人數不過十二個人，現在後主的嬪妃美女已經充備，不應該再增加，就始終堅持不答應選取美女。後主劉禪更加畏懼害怕他。尚書令

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

蔣琬兼任益州刺史，上奏書來推崇費禕和董允，又上奏表說："董允在宫内侍奉多年，輔助王室，應該賜給他爵位和封地，來褒獎他的辛勞和功勛。"董允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後主逐漸長大，寵愛宦官黄皓。黄皓機敏聰慧善於逢迎諂媚，想要取悦後主求得進身。董允常常對上正顔厲色地匡正後主，對下則多次斥責黄皓。黄皓害怕董允，不敢胡作非爲。一直到董允去世，黄皓的職位没有超過黄門丞。

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董允曾經和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人一起約定了時間去游玩宴飲，出行的車馬已經準備好了，而郎中襄陽人董恢來拜見董允表示敬意。董恢年紀輕官職低，看到董允停止了外出接待他，踟躕不安請求離去，董允不答應，說："本來我之所以要出去，就是想要和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游玩暢談。現在您已經屈尊前來，正要好好談談闊别多日未說的話，捨棄這樣的交談，去赴那個宴游，不是正確的做法。"就命令解下駕車的馬匹，費禕等人也停了車馬不再出去游玩了。他遵守正道禮賢下士，大都像這樣。延熙六年，加封董允爲輔國將軍。延熙七年，董允以侍中身份署理尚書令官職，做大將軍費禕的副手。延熙九年，董允去世。

陳祇代允爲侍中，與黄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黄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奸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

陳祇接替董允做侍中，和黄皓内外勾結，黄皓開始干預政事。陳祇死後，黄皓由黄門令升任中常侍、奉車都尉，把持玩弄權柄，最終導致國家滅亡。蜀國人無不懷念董允。等到鄧艾到了蜀國，聽說黄皓邪惡陰險，拘捕關押起他，準備殺死他，而黄皓用大量錢財賄賂鄧艾左右的人，得以免死。

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内侍。吕乂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

陳祇字奉宗，汝南人，是許靖哥哥的外孫。他幼年時父母雙亡，在許靖家長大。二十歲左右就很知名，逐漸升到選曹郎，陳祇爲人持重嚴厲儀容威嚴。他多才多藝，通曉數算卜筮之學，費禕非常看重他，因而破格提拔他繼承董允在皇宫内供職。吕乂死後，陳祇又以侍中之職署理尚書令，加封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然官階比陳祇高，但常常率軍在外征戰，很少親自參預朝政。陳祇對上承接皇帝旨意，對下交結宦官太監，深

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爲黄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兹一人，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晋巴西太守。

受劉禪信任寵愛，權勢超過了姜維。景耀元年陳祗去世，後主劉禪悲痛惋惜，提起來就流淚，便頒發詔書説："陳祗任職十二年，品德柔美合乎法度，才能敏捷很有條理，符合道義有利萬物，各種功績光大顯明。生命不能長久，朕因此十分哀痛。活着時有美好的名譽，死後就要加封美好的謚號，謚號爲忠侯。"賞賜陳祗的兒子陳粲關内侯爵位，提拔次子陳裕做黄門侍郎。自從陳祗受到寵愛，後主劉禪回想起董允怨恨越來越深，認爲董允輕視自己。這是因爲陳祗祗是向劉禪一人獻媚，又有黄皓挑撥離間逐漸影響的緣故。董允的孫子董宏，任晋朝的巴西太守。

吕乂

吕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并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户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脱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吕乂字季陽，是南陽人。父親吕常，護送從前的將領劉焉進入蜀地，正趕上漢朝皇室號令無法通暢地傳達，就不能够返回。吕乂幼年時父母雙亡，他喜歡讀書彈琴。當初，先主劉備平定益州，設置鹽府校尉，監管鹽鐵業的收入，後來校尉王連請求讓吕乂和南陽人杜祺、南鄉人劉幹等一同做典曹都尉。吕乂升任新都、綿竹令，他心地慈善體恤下屬，百姓都稱贊他，是一州各城中最好的。又升任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續幾年出兵作戰，調集徵發各郡士兵，大多都不能派兵救助，吕乂招募五千名士兵送到諸葛亮那裏，并安慰約束，士兵没有逃跑的。改任漢中太守，兼管督察農業，供給接續軍糧。諸葛亮死後，吕乂連續升任廣漢、蜀郡太守。蜀郡是一國的都會，住户人口衆多，另外諸葛亮死後，軍隊士兵逃跑，互相冒名頂替，作奸犯科的不少。吕乂到任後，對此制定了禁令規定制止違法行爲，廣泛宣傳勸誡教導，數年之内，原先逃避户籍而後自動出來登記的有一萬多人。後來吕乂入朝任尚書，接替董允作尚書令，所有政事從不耽擱，門前没有停留等候的賓客。吕乂歷任朝中和地方的官職，約束修養自身儉樸簡約，恭謙安寧不多言語，處理政務簡要而不繁瑣，被人們稱爲清廉而有才能；但是他執法嚴酷苛刻，喜歡任用照章辦事而平庸無能的官吏，所以他位居高官，名聲比在郡縣任職時差。延熙十四年死。他的兒子吕

辰，景耀年間任成都令。吕辰的弟弟吕雅，任謁者。吕雅清正嚴厲而有文才，撰寫了《格論》十五篇。

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杜祺歷任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做到巴西太守，他們都和吕乂親近友好，當時也很受贊譽，但是在節儉樸素遵守法律上，比不上吕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吕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黄、薛之流亞矣。

評曰：董和實踐了《詩經·羔羊》篇所稱頌的美德，劉巴保持清正高尚的節操，馬良忠貞正直，稱得上是賢才，陳震忠實恭順，年齡越老而越加純篤，董允輔佐君主，道義表現在神情之中，他們都是蜀國大臣中的優良分子。吕乂在郡中任職而留下稱頌，在朝中做官名聲却遭受貶損，也就是地位不如黄霸、薛宣之類的人物吧。

三國志卷四十

蜀志十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

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摇，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争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

劉封，他本是羅侯寇氏的兒子，是長沙劉氏的外甥。先主劉備到荆州，因爲自己没有繼承人，收養劉封作兒子。等到劉備進入蜀地，從葭萌回兵攻打劉璋，當時劉封二十多歲，有武藝，力量超人，率領軍隊和諸葛亮、張飛等人一起逆長江西上，所到之處全部攻克。益州平定後，劉備任命劉封做副軍中郎將。

當初，劉璋派扶風人孟達做法正副手，各自率領士兵二千人，讓他們去迎接劉備，劉備就命令孟達一并統領兩支人馬，留下駐扎在江陵。蜀地平定後，任命孟達做宜都太守。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命令孟達從秭歸向北攻打房陵，房陵太守蒯祺被孟達的士兵殺死。孟達準備進軍攻打上庸，劉備暗中擔心孟達難以獨自承擔此任，就派劉封從漢中沿沔水南下去統領孟達的軍隊，和孟達在上庸會合。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投降，送妻子兒女和同宗族人去到成都。劉備加封申耽爲征北將軍，像從前一樣兼領上庸太守和員鄉侯，任命申耽的弟弟申儀做建信將軍、西城太守，升任劉封做副軍將軍。自從關羽圍攻樊城、襄陽，多次通告劉封、孟達，命令他們派兵來幫助自己。劉封、孟達以山區郡縣剛剛歸附，不能隨意行動使它不穩定爲藉口推辭，不接受關羽的命令。恰巧關羽全軍覆滅，劉備爲此怨恨劉封他們。另外劉封和孟達互相憤恨争執不和，劉封隨即奪取了孟達軍中的鼓樂儀仗。孟達既害怕因没去救助關羽而獲罪責，又怨恨不滿劉封，於

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

是就上奏表向劉備告辭，率領他的部隊投降了魏國。魏文帝喜歡孟達的資才容貌，任命他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爲平陽亭侯。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任命孟達兼任新城太守。派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和孟達一同襲擊劉封。孟達給劉封寫信説：

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仇，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古人有話："關係疏遠的不能離間親密的，新來的不能超越舊有的。"這説的是君主賢明臣下忠直，讒言邪惡不能得逞。即使是多於權變善於謀劃的君主，賢明慈愛的父母親人，也還有忠實的臣子奮勇立功而遭受禍患，有孝子遵循仁義而陷入危難，文種、商鞅、白起、孝己、伯奇，都是這樣的人。他們之所以如此，不是骨肉至親喜歡分離，親人願受患難。有的是因爲恩情轉移愛心改變，也有的是讒言在他們中離間，即使是忠臣也不能使君主改變做法，孝子也不能使父親改變態度。權勢利益施加其上，會使親人變成仇敵，何况并非是至親的親人呢！所以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上天賦予的氣質，處於正當繼承王位的名位，還有被逐殺這樣的遭遇。現在足下和漢中王，不過是像路上相遇的人罷了，親緣關係上并非親骨肉而你却擁有威重的權勢，名義上不算君臣而你却處於高位，出征時有負責一個方面的權威，駐守時就有副軍將軍的稱號，這是遠近的人都知道的。自從立阿斗爲太子以來，有見識的人都爲你感到寒心害怕。假如申生聽從子輿的話，一定會成爲太伯；衛伋聽取他弟弟的計謀，就不會被人們譏諷而出他父親的醜。况且小白逃亡出走，回國後成爲霸主；重耳翻墻逃命，最終能回到晉國執政。這樣的事情自古就有，不衹是今天纔有。

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内，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

智謀聰慧貴在能免除災禍，見識高明重在遇事及早通達。我猜想漢中王心中主意已經確定，對外的懷疑已經産生；主意定了心就固執，懷疑産生心中就會恐惶，禍亂災難的興起，没有不是來自廢黜和確立繼承人這件事情的。個人間的仇怨和人情，不能不表

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别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虚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内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户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

現出來，恐怕你身邊的人一定已有向漢中王説壞話進行挑撥離間的了。那麽懷疑已經形成且怨恨已經聽知，它的爆發就像脚踏着機關是一觸即發罷了。現在足下您遠離在外，尚可以藉機得到一時的喘息安寧；如果我們的大軍馬上就進攻，足下您失去立足之地而返回，我私下認爲您就非常危險了。從前微子離開殷，智果離别他的宗族，逃離災難躲避禍患，也都像是這樣。現在您背棄父母去做别人的後嗣，不合乎禮；知道禍患就要降臨却留下不走，不算是智；看到正確的不去遵從反而懷疑，不算是義。自稱爲大丈夫，却做出這樣的三種事，有什麽可貴之處呢？以您的才能，捨身東來，繼承羅侯的祖業，不算是背叛父母；面向北侍奉國君，來端正君臣的綱紀，不算是背棄舊主；憤怒而不導致迷亂，以免除危險覆滅，不算是徒勞的行動。又加上魏國皇帝陛下新近接受了漢朝的禪讓，正虚心地留出尊貴的席位來招納接收有才能的人，以仁義恩德安撫使遠方的人歸服，如果足下您能幡然改變歸向中原魏國，就不僅僅會得到和我相同的官職，接受三百户封邑的賞賜，繼承羅侯封國的爵位這些獎賞而已，您一定會進而接受皇帝賞賜分持的符節而被分封爲大的邦國，成爲邦國始封的君王。皇帝陛下的大軍，已敲響了戰鼓，將把都城轉移到宛、鄧；如果兩地敵人不平定，大軍不會返回。足下您應該趁此機會早早定下正確有利的計策。《易經》中有“見到尊貴的人就會有利”，《詩經》中有“自己去求得大的福祐”，您該實行了。現在足下請多多努力，不要讓狐突那樣的人關上門不出來幫助您。

封不從達言。

劉封不聽從孟達的勸告。

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員鄉侯，屯洵口。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

申儀背叛了劉封，劉封戰敗逃回成都。申耽投降了魏國，魏國授命申耽代理懷集將軍，移居南陽，申儀任魏興太守，封爲員鄉侯，駐守在洵口。劉封回到成都後，劉備責怪劉封侵害欺壓孟達，又不去救助關羽。諸葛亮擔心劉封剛烈勇

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猛，劉備去世後别人終究難以控制駕馭他，勸説劉備趁這個機會除掉他。於是劉備就賜令劉封死，讓他自殺。劉封嘆息道："我真悔恨没有聽從孟子度的話！"劉備爲劉封的死痛哭流涕。孟達本來字子敬，因避劉備叔父劉敬的諱，改作子度。

彭羕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説，周文求吕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潜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迹立勛，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

彭羕字永年，是廣漢人。身高八尺，容顔相貌十分不凡。他生性驕縱傲慢，很多人都不放在他眼裏，衹敬重同郡人秦子勑，向太守許靖推薦秦子勑説："從前殷高宗夢見傅説而找到他，周文王尋求到了吕尚，直到漢高祖，從平民百姓中招納了酈食其，這就是帝王之所以能够開創基業并傳延皇室緒統，光大他們功績的原因。現在明府您考究古代帝王統治的法則，誠信地稟承神靈的意志，體現公劉那樣的德行，施行召伯那樣讓後人懷念贊頌的恩惠，《清廟》那樣的詩篇由此而産生，褒揚貶斥的大義由此而興起。但是您還缺少輔佐的人，就像大雁的六根大的羽毛還没有長全。在下我看到處士綿竹人秦宓，他有着仲山甫那樣高尚的品德，遵循着雋生那樣的正直操行，以山石爲枕而以清流漱洗，身穿麻絮衣袍而吟誦歌咏，在仁義的道路上安然自處，在剛正之氣充盈之處恬静自如，高風亮節，保守着純真的本性不使有所虧損，即使是古代的隱居之人，也不會超過他了。如果明府您能够招納這個人，就一定會得到忠義正直坦誠磊落的贊譽，獲得大的功績和豐厚的利益，樹立功勛，然後在皇室内府記載下您的功績，在後世傳頌您的美名，這不也是很好的嗎！"

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毁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説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床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并致之先

彭羕在州府任職，不過是書佐小官，後來又受到衆人向益州牧劉璋誹謗詆毁他，劉璋判處彭羕剃掉頭髮帶上鐵鉗，罰他作服役的刑徒。恰逢劉備進入蜀地，逆江北上。彭羕想要進言游説劉備，就前去拜見龐統。龐統和彭羕從前并不熟識，又恰巧在會見賓客，彭羕徑直上到龐統的床上躺下，對龐統説："等客人走後我要和您好好談談。"龐統的賓客告辭後，龐統就過去坐在彭羕旁邊，彭羕又叫龐統先準備飯來吃，然後一起

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遷羕為江陽太守。

交談，就此留住了兩夜，以致整日攀談。龐統非常喜歡他，而法正自己早已瞭解彭羕，於是他們倆就一起向劉備推薦彭羕。劉備也認爲彭羕是奇才，多次命令彭羕去宣講傳授軍事，指點教授衆將領。彭羕每次奉命出使都很稱劉備的心意，劉備對他的賞識待遇日益增加。成都平定後，劉備兼任益州牧，提拔彭羕做治中從事。彭羕從刑徒起身，一朝之間位居州中衆人之上，神情氣勢囂張輕狂，自傲驕情因得寵遇而越加厲害。諸葛亮雖然表面上交往接待彭羕，但心裏并不喜歡他，多次秘密地對劉備說，彭羕心中欲望很大且志向廣闊，很難保證能安定順從。劉備既尊敬信任諸葛亮，又認真觀察了彭羕的言行，心裏就對彭羕逐漸疏遠，降任彭羕爲江陽太守。

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悦，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并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

彭羕聽說要讓他到遠方去做官，內心裏很不高興，前去拜見馬超。馬超問彭羕說："您才能出類拔萃，主公對您非常倚重，認爲您應該和諸葛孔明、法孝直這些人并駕齊驅，怎麽竟會任命您到外地小郡去任職，失去了人們本來對您的期望呢？"彭羕說："那老東西迷惑昏庸，還能再有什麽可說的！"又對馬超說："您作外援，我作內應，天下完全可以輕鬆平定。"馬超遠道而來歸降寄身蜀國，心中常擔心害怕受到懷疑，聽到彭羕的話他很吃驚，默不作聲没有回答。彭羕離開後，馬超把彭羕的話都上表奏報給劉備，劉備於是就拘捕了彭羕送交給負責的官員治罪。

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暗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

彭羕在獄中給諸葛亮寫信說："我從前想要向諸侯盡力，認爲曹操殘暴凶惡，孫權没有道義，劉璋愚昧懦弱，而祇有主公有霸王的氣度，可以和他一起建立功業治理天下，所以心中就有了展翅高飛一展宏圖的志向。恰逢主公來到西蜀，我就通過法孝直向主公自我表白求得任用，龐統也在其中協力相助，於是得以能在葭萌拜見主公，手掌相抵比劃着交談，議論治理天下的要事，談説建立王道霸業的大義，進獻了奪取益州的計策，主公也早已考慮明確做出決定，馬上對我肯定和稱贊，於是就采取行動，一舉成功。我在原來的州中時凡俗平庸，還總擔心犯法獲罪，正遇上風雲變幻戰亂動蕩的時局，尋求君主而得

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説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托足下末踪，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勛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到了君主，志向得以施展，名聲得以顯揚，從平民百姓之中被提拔爲國家的重臣，竊取了茂才名位。主公把給兒子的深厚恩情分給了我，誰還能再得到比這更高的呢？彭羕我一時狂妄悖亂，自己犯了該被剁成肉醬的罪行，要成爲不忠不義的鬼魂了！先輩的人曾説，左手握着能統治天下的圖籍，右手却用刀割斷自己的咽喉，愚蠢的人也不會這樣做。何况我還是稍能辨清菽麥的人呢！我之所以表現出埋怨不滿，是没有認真估量自己，衹認爲自己最早幫助主公創建功業，却有了發配江陽的議論，没有理解主公的心意，感情一時衝動激發，又加上喝多了酒，脱口失言'老'字，這是我卑下愚蠢、缺少思考所造成的，主公實際上并不老。而且建立功業，哪裏在於年齡大小，西伯九十歲，志向哪有一點頹喪呢？我辜負了慈愛的父親，罪惡該死上一百次。至於我説的'内'、'外'那些話，是想要讓馬孟起在北方建立功勛，全力報效主公，共同去討伐曹操罷了，怎麽敢有其他的意圖呢？馬孟起説的話很對，衹是他没有分辨其中的意思，使人很痛心。從前常常和龐統一起盟誓立約，希望能依隨足下的足迹，爲主公的事業盡心盡力，使名譽追及古人，使功勛載入史册。龐統不幸戰死，我又自尋災禍而敗落。這是我自己墮落，還能去埋怨誰呢！足下您是當代的伊尹、吕望，應該好好和主公商議大事，完成偉大的謀略。天地明察，神祇有靈，還用再説什麽呢！衹不過是讓足下瞭解我的本心罷了。努力去做吧，自愛，自愛！"彭羕最終被處死，當時他三十七歲。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吕蒙奄襲南三郡，立脱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

廖立，字公淵，是武陵臨沅人。劉備兼任荆州牧，徵召他任從事，廖立年齡不到三十歲，就被提拔爲長沙太守。劉備進入蜀地，諸葛亮鎮守荆州地區，孫權派使節向諸葛亮表示往來友好，并就此詢問讀書士人中都有誰在幫助規劃治理國家，諸葛亮回答説："龐統、廖立，是楚地的優秀人才，應是協助振興帝王世代大業的人。"建安二十年，孫權派吕蒙偷襲南方三郡，廖立脱身逃跑，自己回到劉備身邊。劉備一向很賞識厚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嘆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徙所。妻子還蜀。

待廖立，就没有過多責怪他，任命他爲巴郡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作漢中王，徵召廖立任侍中。後主劉禪繼位，廖立改任長水校尉。

廖立内心中，自認爲自己的才能名望應該是做諸葛亮的副手，但是却淪落到位在李嚴等人之下，他心裏常常覺得怏怏不得志。後來丞相掾李邵、蔣琬到來，廖立和他們商議説："軍隊就要出發遠征，您幾位應該好好注意考慮這些事。從前先帝不占領漢中，跑去和吴國人争奪南方三郡，最終還是把三郡給了吴國人，白白地勞累了官吏士兵出征，無功而返。丢失漢中以後，使得夏侯淵、張郃深入到巴郡一帶，幾乎喪失了一個州。後來進軍漢中，使得關羽戰死，部衆没有留下一人，上庸地區戰敗滅亡，白白喪失了一片地方。這是由於關羽仗恃勇武威名，統軍作戰没有正確法度，僅憑着自己的意氣進攻作戰，所以先後多次喪失軍隊人馬。像向朗、文恭這些人，是凡夫俗子罷了。文恭任侍中，行事没有綱紀法度；向朗從前侍奉馬良兄弟，號稱是聖人，現在向朗任長史，衹是能遵守法則。中郎郭演長，是個一味附合别人的人罷了，不足以和他共同籌劃大事，却做了侍中。現在是國家衰弱的時期，要任用這三個人，是不合適的。王連是流於世俗的人，擅自大興苛税盤剥百姓，使百姓疲憊不堪貧困凋敝，而造成今天這種局面。"李邵、蔣琬把他的話全部告訴了諸葛亮。諸葛亮向朝廷上表奏報廖立説："長水校尉廖立，言行妄自尊大，褒貶評論衆位士人，公然説國家不任用賢才達人而任用平庸的官吏，又説上萬人軍隊的統帥都是小孩子；誹謗先帝，詆毁污衊衆位大臣。有人説到國家軍隊士兵精悍訓練有素，隊伍整肅軍紀嚴明，廖立抬起頭看着屋頂，神情憤怒地喝斥説：'有什麽值得説！'像這樣的事情多得數都數不過來。羊群中有一隻亂群的羊，還能造成危害，何況廖立居身在高位，中等才能以下的人能識别出他的真假嗎？"於是就把廖立廢黜爲平民，流放到汶山郡。廖立親自帶領妻子兒女耕田種地養活自己。他聽説諸葛亮去世，就流淚嘆息説："我要一直穿這種衣襟左掩的異族服裝了！"後來監

軍姜維率領偏軍部隊路過汶山，去拜訪了廖立，對人説廖立意氣絲毫没有衰弱，言談鎮定自如。廖立最終死在流放的地方。他的妻子兒女返回了蜀地。

李嚴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盗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宫，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禄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

李嚴，字正方，是南陽人。他年輕時在郡府做吏員，以有才幹著稱。荆州牧劉表派他遍往各個郡縣。曹操攻入荆州時，李嚴任秭歸縣令，他於是就向西到了蜀地，劉璋任命他做成都令，又有能幹的名聲。建安十八年，劉璋委任李嚴代理護軍，到綿竹去抵禦劉備。李嚴率衆投降劉備，劉備授任李嚴作裨將軍。成都平定後，李嚴任犍爲太守、興業將軍。建安二十三年，盗賊馬秦、高勝等人在郪造反，聚集起兵馬幾萬人，來到資中縣。當時劉備在漢中，李嚴没有再徵發别處的軍隊，僅率領本郡的士兵五千人去征討他們，斬了馬秦、高勝等人的首級。部衆黨徒四處逃散，全部恢復了他們的平民户籍。又有越嶲的夷族首領高定派軍圍攻新道縣，李嚴飛速趕去救援，賊人全被打敗逃走。劉備加封李嚴爲輔漢將軍，依舊統領犍爲郡。章武二年，劉備徵召李嚴來到永安宫，授任他做尚書令。章武三年，劉備病重，李嚴和諸葛亮一同接受遺詔來輔佐少主劉禪；任命李嚴做中都護，統領内外軍事，留下鎮守永安。建興元年，封爲都鄉侯，授持符節，加封光禄勳。建興四年，改任前將軍。由於諸葛亮想要出軍漢中，李嚴將主管後方事務，就移到江州駐扎，留下護軍陳到駐守永安，全歸李嚴統率。李嚴給孟達寫信説："我和諸葛孔明一起受先帝的托付，憂慮忡忡責任重大，期望得到好的夥伴。"諸葛亮也給孟達寫信説："部署處理政務像流水一樣迅速有條理，決定應做的事和應捨去不做的事時毫不遲疑滯礙，這是李正方的特性。"李嚴就是這樣地被看重。建興八年，李嚴升任驃騎將軍。因爲曹真想要分三路向漢川進攻，諸葛亮就命令李嚴率領二萬人趕赴漢中。諸葛亮上表奏請任命李嚴的兒子李豐做江州都督督軍，掌管李嚴走後的事務。諸葛亮由於第二年將要出兵征伐，命令李嚴以中都護身份代管丞相府政務。李嚴改

名李平。

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説"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説"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説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建興九年春季，諸葛亮駐兵祁山，李平催辦監督運輸事務。夏秋相交之際，正趕上陰雨綿綿不斷，糧食運輸接續不上，李平派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向諸葛亮説明他的意思，叫諸葛亮退兵回來；諸葛亮接受意見撤軍。李平聽説軍隊撤回，却又假裝很驚訝，説"軍糧還很充足，怎麽就匆匆撤軍回來了"，想以此來解脱自己没有完成任務的責任，表明諸葛亮不進軍的罪責。李平又向後主劉禪上奏表，説"大軍假裝撤退，是想引誘敵賊來同他們交戰"。諸葛亮把他前後的親筆書信奏文原原本本全部拿出來，李平的悖亂過失昭然明顯。李平理屈辭窮，服罪道歉承認罪責。於是諸葛亮上奏表彈劾李平説："自從先帝崩後，李平所關注的就是治理家産，喜歡施小恩小惠，求得安身追求名譽，不爲國家大事擔憂。臣下我準備北上出兵征伐，想要李平的軍隊來鎮守漢中，李平想盡辦法托辭辯解，没有要來的意思，反而請求要五個郡來做巴州刺史。去年臣準備西征，想讓李平負責統管漢中，李平稱説司馬懿等人設置官署徵召官員。臣知道李平鄙俗的心思，是想要趁出兵的機會，逼迫臣來得到他的私利，因此臣上表奏請任命李平的兒子李豐統率主管江州，提高他的待遇，來求得解决一時之急。李平到達的時候，所有的事務全部交給他負責，群臣上下都責怪臣對待李平太優厚了。衹是由於國家大事尚未安定，漢王室面臨傾覆危亡，批評指責李平的不足，不如褒獎勉勵他。然而原以爲李平的私念衹是想要榮譽利益而已，没料到李平心中竟會這樣地顛倒是非。如果事情拖延下去不解决，將會招來禍患失敗，這是臣下我不明智，説了很多更增加了罪責。"於是就廢黜李平爲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建興十二年，李平聽説諸葛亮去世，他也疾病發作而死。李平常希望諸葛亮會讓他改正錯誤官復原職，他估計以後的人不會給他這種機會，所以心情激動悲憤。李豐官做到朱提太守。

劉琰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

劉琰，字威碩，是魯國人。劉備在豫州時，

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閒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徵任劉琰做從事，由於他是同宗同姓，很有儀表風度，善於交談議論，劉備待他十分親善，劉琰於是就跟隨在劉備身邊應酬交際，常作爲劉備的賓客。劉備平定益州，任命劉琰做固陵太守。後主劉禪繼位，封劉琰都鄉侯，官位排列常常是在李嚴之後，任衛尉中軍師後將軍，升任車騎將軍。但是他不參與國政事務，祗是率領千餘名士兵，跟隨着丞相諸葛亮提些批評勸諫建議而已。劉琰的車馬飲食服飾，稱得上奢侈豪華，有幾十名侍從婢女，都能歌舞奏樂，劉琰又教她們全部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劉琰同前軍師魏延失和，說的話虛妄荒唐，諸葛亮批評責備他。劉琰給諸葛亮寫信謝罪說："劉琰生性空虛無能，原本品德操行微薄，加上有沉溺飲酒荒廢事情的毛病，從先帝以來，對我的議論紛紜不斷，幾乎使我要垮掉。多蒙明公您能體察我一心爲了國家，寬恕我身上的污垢毛病，扶持幫助保我度過困難，獲得這樣的俸祿爵位，一直到今天。近來醉酒而迷亂，說話悖理錯誤，您仁慈恩愛容忍了我的過失，不把我送去判罪，使得我自身能完整，保全了性命。雖然我一定約束自己深切自責，改正過錯以死報國，以此向神靈發誓；但如果無處可以效命，我就没有臉面見人了。"於是諸葛亮送劉琰回到成都，官職地位和以前一樣。

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劉琰不得志而神情恍惚。建興十二年正月，劉琰的妻子胡氏進宮去向太后祝賀新春，太后命令祇留下胡氏，過了一個月胡氏纔出宮回家。胡氏長得很美麗，劉琰懷疑她和後主劉禪私通，就叫行刑的吏卒責打胡氏，竟至用鞋抽打胡氏臉部，然後休棄了胡氏遣送回去。胡氏講出全部的情況控告劉琰，劉琰犯法獲罪被捕入獄。執法的官員指責他說："吏卒不是責打妻子的人，臉部不是承受鞋子的地方。"劉琰最後被判處死刑棄尸街頭。從此以後，大臣的妻子母親入朝慶賀的禮儀就不再實行了。

魏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

魏延，字文長，是義陽人。他作爲私家軍隊將士跟隨劉備進入蜀地，多次立下戰功，升任牙

軍。先主爲漢中王，還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門將軍。劉備做漢中王，把官署治所遷到成都，準備找到一員威望較高的將領來鎮守漢川，大家議論都認爲一定是張飛，張飛也自認爲是自己。劉備竟提拔魏延做督率漢中的鎮遠將軍，兼任漢中太守，全軍上下對此都很吃驚。劉備大會群臣，問魏延説："現在委您以重任，您擔任這個職位想説些什麼呢?"魏延回答説："如果曹操統率全國軍隊前來，我請求爲大王您抵禦他；如果是他的部將率領十萬人馬到來，我請求爲大王您消滅他們。"劉備大加稱贊，衆人也都認爲他的言語豪邁壯魄。劉備登基稱帝，升任魏延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爲都亭侯。建興五年，諸葛亮駐軍漢中，又任命魏延督率前鋒部隊，兼丞相司馬、凉州刺史。建興八年，派魏延向西進入羌中地區，魏國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同魏延在陽谿交戰，魏延大敗郭淮等人，升任前軍師征西大將軍，授予符節，進封爲南鄭侯。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

魏延每次跟隨諸葛亮出征，總是想請求率領萬名士兵，和諸葛亮分道進兵在潼關相會，就像從前韓信所做過的那樣，諸葛亮都阻止不答應他。魏延常常認爲諸葛亮膽子太小，感嘆遺憾自己才能不能得到充分發揮。魏延既善待愛護士兵，勇猛過人，又性情高傲，當時的人都避免冒犯他而對他禮讓。祗有楊儀毫不寬容忍讓魏延，魏延因而十分惱恨，兩人勢如水火互不相容。

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由北谷口出兵北伐，魏延任前鋒，率軍駐扎在距離諸葛亮大營十里的地方。魏延夢見自己頭上生了角，以此詢問占測圓夢的趙直，趙直哄騙魏延説："麒麟生有角却不使用，這是不需交戰而賊敵就要自行潰敗的預兆。"趙直退出後告訴别人説："角這個字，是刀下用；頭上用刀，那是非常凶險的。"

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

這年秋季，諸葛亮病情垂危，秘密同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人交待安排自己死後撤軍的行動部署，讓魏延斷後，姜維在其次；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大軍就即刻自行啓程。諸葛亮去世，蜀軍保密不公布他的死訊。楊儀命令費禕前去探測魏延的想法。魏延説："丞相雖然逝世，可我魏延還在。丞相府中的親信官員屬下就

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可以把丞相的靈柩護送回去安葬，我自當率領各軍去攻打賊寇，怎麼能因爲一個人的去世而荒廢征討賊寇的天下大事呢？而且我魏延是什麼人，難道該受楊儀的分派指揮，去作斷後的將領嗎！”就和費禕共同商定回去和留下人員的部署安排，讓費禕親筆書寫并和自己聯名，傳告各位將領。費禕欺騙魏延説：“我應該替您回去向楊長史解釋一下，楊長史是文官，不大懂軍事，一定不會反對您的命令。”費禕出營門後就催馬飛奔而去，魏延隨即就後悔了，去追他已經趕不上了。魏延派人去窺探楊儀等人的動静，得知他們已準備要遵照諸葛亮生前的安排，各營依次撤軍返回。魏延大怒，搶在楊儀没有啓程前，率領自己的部下徑直先向南返回，所經過之處燒毁截斷了依山修築的棧道。魏延、楊儀各自向朝廷上表互相指控對方是叛逆，一天之中，插着羽毛的告急文書紛紛交相傳送到朝廷。後主劉禪以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蔣琬、董允都護着楊儀而懷疑魏延。楊儀等人開山通路，日夜兼程，也緊隨在魏延軍後。魏延先到，占據了南谷口，派兵迎擊楊儀等人，楊儀等人命令何平在前面抵禦魏延。何平斥責魏延搶先啓程撤退，説：“丞相剛去世，尸骨未寒，你們這些人怎麽就敢這樣！”魏延的部下知道是魏延理屈，没有人聽命作戰，部隊全部逃散。魏延衹得和他的兒子等幾個人逃亡，奔向漢中。楊儀派馬岱追趕殺死魏延，馬岱把魏延的人頭交送給楊儀，楊儀站起身來用脚踏魏延的頭，説：“庸劣的奴才！你還能作惡麽？”於是就殺死了魏延的三族親屬。起初，蔣琬率領留守成都的各營禁衛軍北上去救難，行進了幾十里，魏延的死訊傳來，便又撤回了成都。推測魏延的本意，他不向北去投降魏國而是向南返回，衹是想殺死楊儀等人。平時衆位將領的看法本來就不一致，魏延本來希望大家推戴他接替諸葛亮。魏延的本意如此，并不是要背叛蜀國。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

楊儀，字威公，是襄陽人。建安年間，他擔任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離開傅群而去拜投襄陽太守關羽。關羽任命他做功曹，派他帶着使命向

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吴，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西去拜見先主劉備。劉備和他交談議論軍事國政的方針策略，政治的得失，非常喜歡他，就此徵任他做左將軍兵曹掾。等到劉備做了漢中王，提拔楊儀任尚書。劉備稱皇帝後，向東征討吴國，楊儀和尚書令劉巴不和，降職到遠地代理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諸葛亮任命他爲參軍，代管丞相府事務，自己準備向南進軍。建興五年，跟隨諸葛亮到漢中。建興八年，升任長史，加封爲綏軍將軍。諸葛亮多次出兵，楊儀常常策劃軍隊的分配部署，考慮籌備糧食，不用很多的思考算計，片刻時間就能處理完畢。軍隊的約束調度，都由楊儀辦理。諸葛亮很愛惜楊儀的才幹，也很倚仗魏延的勇猛，常常爲二人相互不滿深感遺憾，不忍心對他們二人有所偏袒或廢棄。

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勛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建興十二年，楊儀跟隨諸葛亮出兵駐扎在谷口。諸葛亮死在對敵的戰場上。楊儀既率領軍隊返回，又誅殺了魏延，他自認爲功勛最大，應該接替諸葛亮執掌政權，叫來都尉趙正用《周易》來算一卦，卜出的卦是《家人》，楊儀默然無語而心中很不高興。而諸葛亮平常暗中的想法，認爲楊儀生性器量狹窄，有意想要蔣琬接替自己，蔣琬於是就做了尚書令、益州刺史。楊儀回到成都，被拜授爲中軍師，没有掌管什麽具體事務，無所事事閑處而已。當初，楊儀任劉備的尚書，蔣琬任尚書郎，後來雖然他們都做了丞相參軍長史，楊儀常常跟隨諸葛亮出征，承擔了勞苦繁重的任務，自己認爲年齡和做官時間都在蔣琬之上，才能也超過他，因此怨恨憤怒表現在言語神情中，嘆息怒斥的聲音發自肺腑。當時的人害怕他説話不加節制，没有人敢跟從他。祇有後軍師費禕前去慰問探望他。楊儀對費禕發泄心中怨恨不滿，把前前後後説了個遍，又對費禕説："過去丞相去世的時候，我如果帶領軍隊去依附魏國，我的境況還會落魄失意到這樣嗎！真讓人追悔再没有那樣的機會了。"費禕把他説的話秘密奏報朝廷。建興十三年，朝廷廢除楊儀官職爲平民，流放他到漢嘉郡。楊儀到了流放地，又上書朝廷進行誹謗，言語辭意非常激烈，朝廷於是就下令漢嘉郡逮捕楊儀。楊儀自殺，他的妻子兒女

回到蜀地。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并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評曰：劉封處於容易招受嫌忌猜疑的地位，而他的思考防備能力却不足以保護自己。彭羕、廖立二人因有才能而被提拔，李嚴因其才幹氣度而顯達，魏延以勇猛和有謀略而任要職，楊儀以其擔任的官職而顯赫，劉琰是舊日的官員，他們都顯貴權重。縱觀他們的舉動，考察他們的言行法度，他們招受禍患得到咎責，無一不是自己造成的。

三國志卷四十一

蜀志十一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　霍弋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群僚臨會吊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霍峻，字仲邈，是南郡枝江人。他的哥哥霍篤，在家鄉聚集了幾百人的私家軍隊。霍篤死，荆州牧劉表命令霍峻接管了他的人馬。劉表死，霍峻率領部衆歸依了劉備，劉備任命霍峻做中郎將。劉備從葭萌向南回軍襲擊劉璋，留下霍峻守衛葭萌城。張魯派部將楊帛誘騙霍峻，請求共同守衛葭萌城，霍峻說："小人我的頭你可以得到，但城池你得不到。"楊帛纔退兵離去。後來劉璋的將領扶禁、向存等人統率一萬多人沿閬水而上，進攻圍困霍峻，將近一年，不能攻克。霍峻城中的士兵僅有幾百人，趁着敵軍懈怠有機可乘，霍峻挑選精鋭的士兵出擊，大敗敵軍，當即砍了向存的人頭。劉備平定蜀郡，嘉獎霍峻的功勞，就分廣漢郡而設置梓潼郡，任命霍峻做梓潼太守、裨將軍。霍峻任職三年，四十歲去世，歸葬在成都。劉備非常哀傷痛惜，就下詔給諸葛亮說："霍峻是才德出衆的人才，又對國家有功勞，我要爲他舉行灑酒祭奠。"於是劉備親自率領衆官員參加喪禮吊唁祭奠，并就此在霍峻的墓地住了一夜，當時的人都認爲那是很榮耀的。

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黄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庲降

霍峻的兒子霍弋，字紹先，在劉備晚年時任太子舍人。劉禪登基後，任命霍弋爲謁者。丞相諸葛亮北上駐軍在漢中，邀請霍弋任記室，讓他和自己的兒子諸葛喬一起往來交游相處。諸葛亮死後，霍弋任黄門侍郎。後主劉禪策立太子劉璿，任命霍弋爲中庶子。劉璿喜歡騎馬射箭，行動没有節制，霍弋援引古代的義理，苦口婆心規

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静。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勸他，很合商議勸説的規矩。後來霍弋任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調任護軍，統理事務和從前一樣。當時永昌郡的夷人依仗險要地勢不歸順臣服，多次進行劫掠侵害，就任命霍弋兼任永昌太守，率領偏軍征討他們，於是殺死了他們的首領，破壞了他們的村落，永昌郡邊界平定安寧。霍弋升任監軍、翊軍將軍，兼任建寧太守，又回去統理南郡政務。景耀六年，加封號爲安南將軍。這一年，蜀國歸并於魏國。霍弋和巴東領軍襄陽人羅憲各自保全一方土地，都率衆歸附了魏國，他們也就都承襲了以前的職位，受到的恩寵待遇更加豐厚。

王連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强逼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吕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王連，字文儀，是南陽人。劉璋任州牧時王連進入蜀郡，任梓潼縣令。劉備在葭萌起兵，進軍向南來，王連緊閉城門不肯投降，劉備認爲他很有氣節，不强迫他。等到成都平定後，劉備任命王連做什邡縣令，又調任廣都，他在任職的地方都很有政績。升任司鹽校尉，統管鹽鐵的税利，利税收入很多，有助於彌補國家的財政需用，於是選拔任用優秀人才做下屬官吏，如吕乂、杜祺、劉幹等人，他們最後都做了高官，是由王連提拔起來的。王連升任蜀郡太守、興業將軍，依舊兼管鹽府的事務。建興元年，授任王連爲屯騎校尉，兼任丞相長史，封爲平陽亭侯。當時南方各郡没有順服，諸葛亮準備親自去征討他們，王連勸諫認爲“這些郡都是不毛之地，是瘟疫流行的地方，不應該以受到一國仰望之人的身份，去冒險行動”。諸葛亮考慮到各位將領的才能比不上自己，決意一定前往，但是王連的諫言總是誠摯懇切，所以南征的行動擱置了很長時間。恰巧王連去世了。他的兒子王山繼承爵位，官做到江陽太守。

向朗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

向朗，字巨達，是襄陽宜城人。荆州牧劉表任命他做臨沮縣長。劉表死，向朗歸依了劉備。劉備平定長江南岸地區，派向朗督率秭歸、夷道、巫縣、夷陵四縣的軍政事務。蜀地平定後，任命向朗做巴西太守，不久改任到牂牁，又

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禄勛，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

調任到房陵。後主劉禪登皇帝位，向朗任步兵校尉，接替王連兼任丞相長史。丞相諸葛亮向南征伐，向朗留下統理後方事務。建興五年，跟隨諸葛亮到漢中。向朗一向和馬謖很友好，馬謖逃亡，向朗知情不報，諸葛亮對他很不滿，免除了他的官職讓他回到成都。幾年後，向朗任光禄勛，諸葛亮死後，向朗升任左將軍，追述評定舊日功勞，向朗受封爲顯明亭侯，官位特進。當初，向朗年輕時雖然廣泛涉獵文獻圖書，但是没有專門研究典籍，他是以做官的才能受人稱道。自從離開丞相長史的職位後，他悠閑自得無所事事將近三十年，於是就轉而專心深入地鑽研典籍，孜孜不倦。年過八十歲，還自己親手校訂書籍，刊定錯誤，他收藏的書卷，在當時是最多的。他敞開門迎接賓客，引導招納後輩，衹是講習談論古代義理，不涉及當時的政事，因此受到稱贊。上自執掌政務的官員，下至幼童和青年，都敬重他。延熙十年死。他的兒子向條繼承了爵位，景耀年間任御史中丞。

向寵

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向朗哥哥的兒子向寵，劉備在世時任牙門將。蜀軍在秭歸戰敗，衹有向寵的軍營完好無損。建興元年封爲都亭侯，後任中部督，掌管守衛皇宫的禁衛軍。諸葛亮準備北上出兵征伐，上表給後主劉禪説："將軍向寵，稟性善良品行公正，通曉軍事，從前經過試用，先帝稱贊説他很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議推舉向寵任中部督。我的愚見認爲軍營中的事務，都向他詢問商議，就一定能使部隊和睦融洽，才能高低不同的人都得到合理安置。"向寵升任中領軍。延熙三年，向寵征討漢嘉的蠻夷部族，遇難身亡。向寵的弟弟向充，歷任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

張裔，字君嗣，是蜀郡成都人。他研究《公羊春秋》，廣泛涉獵《史記》、《漢書》。汝南人許文休來到蜀郡，認爲張裔辦事理政敏捷，是中原地區鍾元常一類的人物。劉璋時，張裔被舉爲孝廉，任魚復長，後返回任州府從事，兼帳下司馬。張飛從荆州經由墊江進入蜀郡，劉璋交付

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

張裔軍隊，讓他在德陽的陌下抵禦張飛，張裔的軍隊失敗，他回到成都。張裔奉劉璋的使命去拜見劉備，劉備答應禮待他們的君主并安撫民衆百姓，張裔返回城中，城門就打開了。劉備任命張裔做巴郡太守，又返回朝廷任司金中郎將，主管修造農具和兵器。在此之前，益州郡人殺死了太守正昂，當地老將雍闓的恩德信義在南方一帶很聞名，派出的使者往來四處，和遠方的孫權相勾通。劉備就任命張裔做益州太守，張裔直接來到益州郡。雍闓竟很狂傲而不順服，假托鬼教說："張府君就像是葫蘆做的壺，外表雖然有光澤而內部實質很粗糙，不值得殺他，命令把他捆起來送給吳國。"於是竟把張裔送交孫權。

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恰遇劉備去世，諸葛亮派鄧芝出使吳國，諸葛亮讓鄧芝在談完主要事情後可向孫權請求放回張裔。張裔自到吳國已有數年，流亡遷移四處躲藏，孫權并不瞭解他，所以答應鄧芝送還張裔。張裔臨啓程時，孫權纔召見他，問張裔說："蜀郡卓氏寡居的女子，私奔司馬相如，您家鄉的風俗怎麽竟會是這樣？"張裔回答說："愚意以爲卓氏寡居的女子，也還比朱買臣的妻子更有賢德。"孫權又對張裔說："您回去後，一定會在西蜀朝廷中任職，再也不會做閭巷鄉間的農夫了，準備怎樣來報答我呢？"張裔回答說："張裔我戴罪而歸，將會把性命交付給執法的官員處置。假如承蒙僥幸能保全性命，五十八歲以前是父母恩賜給我的壽命，從這以後就是大王您的恩賜了。"孫權言談笑語非常高興，流露出器重張裔的神情。張裔出了宫側門，非常懊悔自己没有佯裝愚鈍，隨即馬上登船，加倍快速兼程趕路。孫權果然派人追趕張裔，張裔已經進入永安縣境内幾十里了，追趕的人没能追上他。

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

到蜀郡後，丞相諸葛亮任命張裔爲參軍，署理丞相府事務，又兼任益州治中從事。諸葛亮出兵進駐漢中，張裔以射聲校尉的身份兼任留府長史，他常常稱贊諸葛亮説："公獎賞時不遺漏疏遠的人，處罰時不偏袒親近的人，爵位不能够無功而獲得，刑罰不能因顯貴權勢而免除，這就是賢才和愚人都忘我地竭盡全力效命的原因。"第

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户。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歷三郡守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二年，張裔北上到諸葛亮處商議事情，送行的有幾百人，車馬充滿了道路，張裔回信給他親近的人說："最近登程上路，日夜接待賓客，不能安寧休息，人們自是尊敬丞相長史，男兒張君嗣依附此職，疲憊困倦得要死。"他的言語詼諧流暢機敏，都像這樣。張裔從小和犍爲人楊恭友好親善，楊恭死得早，留下的孤兒衹有幾歲，張裔把他們接來留在家中，分出房屋給他們居住，侍奉楊恭的母親就像是自己的母親一樣。楊恭的兒子楊息長大後，張裔爲他娶媳婦，購買田地房屋産業，讓他們立起門户。張裔撫恤故交，救濟同宗的窮人，諸如此類的義舉很多。加封輔漢將軍，像從前一樣兼任丞相長史。建興八年張裔死。他的兒子張毣繼承爵位，歷任三郡郡守和監軍。張毣的弟弟張郁，任太子中庶子。

楊洪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

楊洪，字季休，是犍爲武陽人。劉璋時楊洪先後在各郡中任職。劉備平定蜀郡，太守李嚴任命楊洪做功曹。李嚴想要遷移郡府官署治所，楊洪極力勸阻但李嚴不聽，楊洪於是就辭去功曹職務，請求退職。李嚴要推薦楊洪到州府去，楊洪任蜀部從事。劉備争奪漢中，送來緊急文書要求派兵，軍師將軍諸葛亮就此事詢問楊洪，楊洪說："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關鍵，假如失掉漢中也就失掉蜀了，這是家門前的禍患。當前的事情，男子應該參戰，女子應該從事運輸，派遣軍隊還有什麽遲疑的呢？"當時蜀郡太守法正跟隨劉備出行北方，諸葛亮於是就上奏表請求讓楊洪兼任蜀郡太守。各種事務楊洪都能很好地處理，於是就讓他正式擔任了太守。不久，他又調任益州治中從事。

先主既稱尊號，征吴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虚，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

劉備稱皇帝以後，征伐吴國没能取勝，回軍住在永安。漢嘉太守黄元因爲諸葛亮一向對他不友善，聽說劉備患重病，害怕有後患，就率全郡造反，燒毁臨邛城。當時諸葛亮向東去探望劉備的疾病，成都兵力薄弱内部空虚，因此黄元更加無所顧忌。楊洪當即奏報太子，派出他的親兵，讓將軍陳曶、鄭綽討伐黄元。衆人商議認爲黄元若不能包圍成都，就一定會經過越巂占據南中。

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吴求活耳。敕習、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内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楊洪説：“黄元一向性情凶殘暴虐，没有别的恩情信義，怎麽會做到這樣呢？他無非是乘船順水東下，希望主上平安，他就投降回來承受死罪；如果情况出現意外，他就會逃到吴國尋求活命罷了。命令陳習、鄭綽祇要在南安峽口阻攔馬上就能抓獲他了。”陳習、鄭綽聽從楊洪的話，果然活捉了黄元。楊洪在建興元年被賜予關内侯爵位，又任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來任越騎校尉，依舊擔任郡職。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吴，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説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向北出兵駐扎在漢中，想要任張裔做留府長史，問楊洪怎麽樣，楊洪回答説：“張裔天性能明察是非，善於處理緊急事務，他的才能確實能够勝任這個職位，但是他生性不公正平和，恐怕不能獨擔此任，不如留下向朗。向朗弊病較少，讓張裔跟隨在您眼前，獻出他的才能，事情就兩全其美了。”當初，張裔自幼和楊洪友好親善。張裔流放到吴國，楊洪統管張裔原來所在的郡，張裔的兒子張郁供職郡吏，因很小的過錯受到處罰，没有特别被饒恕寬釋。張裔後來回來聽説此事，深爲不滿，和楊洪的友情有所損傷。等到楊洪看到諸葛亮出去，就到了張裔住所，把他對諸葛亮説的話都告訴了張裔。張裔回答楊洪説：“丞相要留下我是很明白了，明府您不能够阻止。”當時有人懷疑楊洪心中想自己做長史，有人懷疑楊洪知道張裔怨恨自己，就不希望張裔擔任要職，掌管後方事務。後來張裔同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以至於彼此憤恨。諸葛亮給張裔寫信説：“您從前在陌下作戰，戰敗營壘毁壞，我爲您擔心，吃飯不知滋味；後來您流亡南海，我爲您悲傷感嘆，睡覺不能安於枕席；等到您回來，我委您以重任，共同輔佐王室，我自認爲和您結成了像古人那樣友情牢不可破的‘石交’。所謂‘石交’的意思，就是推舉仇人以使互有益處，割捨骨肉來表明心迹，尚且不推辭，况且我祇是托意給元儉，而您就不能容忍了嗎？”議論的人由此明白楊洪没有私心。

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

楊洪自幼不喜歡學業，但是他忠厚清明而誠信坦率，憂慮公事如同家事，侍奉繼母極爲孝順。建興六年，楊洪死在官任上。當初楊洪任李

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嚴的功曹，李嚴沒有離開犍爲任職而楊洪已經做了蜀郡太守。楊洪提拔門下書佐何祇，何祇很有才幹謀略，被推舉爲郡吏，幾年後任廣漢太守，當時楊洪也還在蜀郡任職。因此西蜀地區的人都佩服諸葛亮能充分發揮當時人的才幹。

費詩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綿竹令，先主攻綿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黄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費詩，字公舉，是犍爲南安人。劉璋時費詩任綿竹令，劉備進入綿竹時，費詩先率全城投降。成都平定後，劉備兼任益州牧，任命費詩爲督軍從事，費詩外出任牂牁太守，回來後任益州前部司馬。劉備做漢中王，派費詩去拜授關羽爲前將軍。關羽聽說黄忠任後將軍，怒衝衝地說："大丈夫决不和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費詩對關羽說："建立帝王大業的人，所任用的不能祇是一種人。從前蕭何、曹參和漢高祖自幼年起就有友情，而陳平、韓信是因逃命而後來來到的，論他們的官位次序，韓信的官職最高，沒聽說蕭何、曹參因此而有怨恨。現在漢王以一時的功勞，給予黄漢升很高的恩寵，然而他心中的輕重，怎麽會把黄漢升和君侯您等同起來呢！况且漢王和君侯您，就像是一個整體，憂樂同享，禍福同當，愚意以爲，君侯您不應把計較官職名號的高低，爵位俸禄的多少當作心事。我不過是一個小小使者，奉命行事的人，君侯您如果不接受任命，我這就馬上回去，我祇是很痛惜您這樣的舉動，恐怕您會後悔罷了！"關羽大爲感動而省悟過來，當即接受了任命。

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後來衆大臣商議想要推舉漢中王稱皇帝，費詩上奏疏說："殿下由於曹操父子逼迫君主并篡奪皇位，所以纔客居萬里之外，集合起士卒人馬，準備討伐逆賊。如今大敵尚未打敗，却先自立爲帝，恐怕人們心中會産生疑慮迷惑。從前漢高祖和楚霸王項羽約定，先攻破秦國的人做王。等到殺入咸陽，俘獲子嬰後，他仍然懷有推讓之心，何況現在殿下還沒有走出門庭，就想要自立爲帝呢！愚鈍的臣子我的確認爲殿下不該聽取群臣的提議。"費詩因此違背了劉備的心意，降職任永昌從事。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

建興三年，費詩跟隨諸葛亮南行，返回到達

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乃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

漢陽縣，投降蜀國的人李鴻前來拜見諸葛亮，諸葛亮會見了李鴻，當時蔣琬和費詩在座。李鴻說："我不久前經過孟達住所，恰巧見到王冲從南方來，說過去孟達離開去投降了曹操，明公您非常痛恨，想要殺死孟達的妻子兒女，幸賴先主沒有聽從罷了。孟達說：'諸葛亮看待事情能瞭解本末原委，終究不會這樣做的。'他完全不信王冲的話，傾心仰慕明公您，不用再說什麼了。"諸葛亮對蔣琬、費詩說："回京城後一定要給孟子度寫信通報消息。"費詩進言說："孟達這個小人，從前侍奉振威將軍劉璋就不忠誠，後來又背叛了先主，他這種反復無常的人，哪裏值得給他寫信呢！"諸葛亮沉默不語沒有回答。諸葛亮想要誘使孟達作爲外援，終於給孟達寫信說："去年南征，到年底纔返回，恰巧和李鴻在漢陽會面，我得知您的消息，感慨長嘆，想想足下您平素的志向，難道僅僅是爲了空虛的地位和名譽，就想要背叛離去嗎！唉孟先生，這實在是劉封侵害欺壓足下您，而損害了先主對待人才的恩義。還有李鴻說王冲編造假話，說足下您揣測出我的心意，不聽王冲的言辭。察尋您表露心迹的話語，追念我們平生的友誼，向東遥望心中思念着您，所以送去這封信。"孟達收到諸葛亮的信，多次和諸葛亮書信往來，告說要背叛魏國。魏國派司馬宣王征討他，隨即消滅殺死了孟達。諸葛亮也認爲孟達没有真誠的心意，所以不去救助他。蔣琬掌權，任命費詩做諫議大夫，後來費詩死在家中。

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陵太守。

王冲，是廣漢人。他任牙門將，屬江州督李嚴統轄。王冲受到李嚴忌恨，害怕獲罪而投降了魏國。魏國任命王冲做樂陵太守。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評曰：霍峻守衛孤城而不覆亡，王連固守節操矢志不移，向朗喜愛學習而不知疲倦，張裔言談機敏善於應變，楊洪一心忠誠公正，費詩勸諫坦誠而言，他們都有值得記述的事迹。以先主劉備的寬弘大量，以諸葛亮的堅持原則，費詩吐露直言，尚且受到降職的處罰，更何況那些昏庸的君主呢！

三國志卷四十二

蜀志十二

杜微　周群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别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致，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嘆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勛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

杜微，字國輔，是梓潼涪人。他幼年起就師從廣漢人任安學習。劉璋徵召他做從事，他因病離職。等到劉備平定蜀郡，杜微常常自稱耳聾，緊閉家門不外出。

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兼任益州牧，提拔任用的都是經過精選的素有德譽名望的人，任命秦宓爲别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杜微堅決推辭，諸葛亮用車把他接來。杜微來到後，諸葛亮接見了他，杜微親自表示道歉。諸葛亮以爲杜微聽不見别人説話，就在座位上給他寫出來道："在下我聽説了您的道德品行，如飢似渴想見到您已經歷了很長時間，高潔的和卑濁的不會同流，我無緣向您當面求教。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人，常常贊嘆您高潔的志向，我雖然没有見到您却感到我們像舊友。我苟且以自己的無能虛名，統領您所在的州，德行淺薄而責任重大，我憂慮重重。當朝的君主今年纔十八歲，他天性仁慈聰慧，愛慕有德的人并謙恭地對待有才能的人。天下的人都思念仰慕漢室，想要和您一起承受天命順應民心，輔佐這位聖明的君主，來完成振興漢朝末世的功業，使功勛載入史册。想來您是認爲賢者和愚人不能共同謀劃大事，所以自己和塵世隔絶開來，困守勞苦而已，而不是想委屈自己的志向。"杜微推托自己年老有病請求回歸故里，諸葛亮又書寫回答道："曹丕篡奪帝位殺死國君，

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自立爲皇帝，這就像是土做的龍和草編的狗一樣徒有虚名。我想要和衆位賢才趁着他爲非作歹，用正大的道義消滅他。我怪您還没有教誨我，就想要求回到山野中去。曹丕又大興勞役，要向吴地、楚地進攻。如今趁着曹丕事務繁多，暫且關閉邊境鼓勵農耕，休息養育百姓萬物，同時製造武器操練軍隊，等待着曹丕受到挫敗，然後征討他，就可以使軍隊不用打仗、民衆不受勞苦而天下就平定。您衹要以德行來輔佐當今的國政，并不向您責問軍事事務，爲什麽您還是急急忙忙地想要離去呢！”諸葛亮就是這樣地敬重杜微，任命杜微做諫議大夫，以順從他的志向。

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五梁，字德山，是犍爲南安人，以精通儒學且有節操著稱。他從議郎升任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　張裕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争漢中，問群，群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諫先主曰：“不可争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吴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没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

周群，字仲直，是巴西閬中人。他的父親周舒，字叔布，從小向廣漢人楊厚學習術藝，名聲僅次於董扶、任安。周舒多次受到徵召，但始終不去應召。當時的人有的問他：“《春秋讖》説替代漢朝的是‘當塗高’，這説的是什麽呢？”周舒説：“‘當塗高’，就是‘魏’。”他同鄉的學人私下都傳説着他的話。周群從小向周舒學習，很專心地研究占候術藝。他在庭院中建造了小樓，他家中富庶有很多家奴，他就常常讓奴僕輪流在小樓上值班察看天象的災異徵兆，一旦看到微小的氣象徵候，馬上就禀告周群，周群就親自登上小樓觀看，無論清晨還是深夜都不錯過。所以凡是有天象變異的徵兆，周群没有見不到它們的，因此他所預言的吉凶事大多能言中。益州牧劉璋，徵任他做師友從事。劉備平定蜀郡，周群代理儒林校尉。劉備想要和曹操争奪漢中，詢問周群，周群回答説：“將會取得那裏的土地，却不會得到那裏的民衆。如果派出部分的軍隊，一定出師不利，應當對此戒備謹慎！”當時益州後部司馬蜀郡人張裕也通曉占候術藝，而且天賦才能超過周群，他勸諫劉備説：“不能去争奪漢中，我們的軍隊一定會失利。”劉備終於没有依從張裕的話，果然衹得到了漢中的土地而没有得到那

裏的百姓。劉備派將軍吴蘭、雷銅等人攻入武都，他們全軍覆敗没有回來，完全都像周群預言的那樣。於是推舉周群爲茂才。

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争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張裕又私下告訴别人説：“庚子年間，天下將會改朝换代，劉氏的國運完了。主公得到益州，九年以後，在壬寅年和癸卯年間將會失掉它。”那人秘密向劉備禀報了張裕説的話。當初，劉備和劉璋在涪會面時，張裕任劉璋的從事，陪坐在一旁。他這人鬍鬚很多，劉備嘲笑他説：“從前我住在涿縣，姓毛的人特别多，東南西北都是各位姓毛的，涿縣縣令稱作‘衆多的毛（毛）繞涿（啄）而居’。”張裕當即回答説：“從前有個人做上黨潞縣縣長，又改任涿縣縣令，他離任回家，當時有人給他寫信，要是衹署上潞縣就失掉了涿縣，想要署上涿縣就又失掉潞縣，於是就寫作了‘潞（露）涿（啄）君’。”劉備没有鬍鬚，所以張裕以此來回敬他。劉備常常記恨張裕説話不敬，又惱恨他散布流言，於是就挑剔指責張裕勸諫争奪漢中會失利的話没有應驗，把他逮捕入獄，準備殺死他。諸葛亮上奏表請求寬恕張裕的罪過，劉備回答説：“芳香的蘭草生長在門前，也不得不鋤掉。”張裕終於被處以棄尸街頭的死刑。後來魏氏稱帝，劉備去世，都像張裕所預料的那樣。張裕還通曉相面之術，他常常舉着鏡子看自己的面孔，自己知道會受刑處死，每次都壓着鏡子撲倒在地上。

群卒，子巨頗傳其術。

周群去世，他的兒子周巨頗能承傳他的術藝。

杜瓊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静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説。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

杜瓊，字伯瑜，是蜀郡成都人。他從小就跟隨任安學習，精心鑽研任安的術藝。劉璋任州牧時徵任他做從事。劉備平定益州，兼任州牧，任命杜瓊做議曹從事。後主劉禪即皇帝位，拜授杜瓊做諫議大夫，升任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杜瓊爲人沉默寡言，閉門自守，不參與世間事務。蔣琬、費禕等人都很器重他。他雖然學問術業進入很高深的境界，但是從開始就不觀察天象而進行評論解説。後輩學識淵博的儒者譙周常常詢問他的看法，杜瓊回答説：“想要明白這種

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内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黄皓弄權於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術藝很難，必須要親自觀察，辨識天象的形貌顏色，不能够輕信别人。清晨深夜非常艱苦地工作，然後纔能熟知天象，却又要擔憂泄漏出去，不如不知道，因此我不再觀察天象。"譙周接着就問道："從前周徵君認爲'當塗高'就是'魏'，它的喻義是什麽?"杜瓊回答説："魏，是觀闕的名稱，正對着道路而很高大，聖人取其相類同而進行論説罷了。"又問譙周説："難道還有什麽疑問嗎?"譙周説："我還没有完全明白。"杜瓊又説："古時候命名官職不稱'曹'，始從漢代以來，命名官職都稱'曹'，低級官員稱作'屬曹'，吏卒稱作'侍曹'，這大概是天意吧。"杜瓊八十多歲，延熙十三年死。杜瓊撰寫有《韓詩章句》十多萬字，他不傳授學業給子女，他的讖緯之學也就没有了傳承學業的人。譙周依據杜瓊的説法，并觸類旁通加以發揮説："《春秋傳》記載晋穆侯給太子起名叫仇，弟弟叫成師。師服説：'真奇怪啊，國君這樣爲兒子取名！和睦的夫妻叫作妃，不和睦的夫妻叫作仇，如今國君給太子取名叫仇，弟弟叫成師，已經預兆着禍亂了，哥哥恐怕要被廢棄吧?'後來事情果然像師服所預言的那樣。還有漢靈帝給他的兩個兒子取名叫史侯、董侯，他們被立爲皇帝，後來又都被免爲諸侯，這和師服所説的很相似。先主的名諱是備，它的釋義是'具'，後主的名諱是禪，它的釋義是'授'，就像是説劉氏國運已經完備，應該傳授給别人了；其寓意遠遠超過了穆侯、靈帝給兒子取的名字。"後來太監黄皓在宫廷中玩弄權柄，景耀五年，宫中的大樹無緣無故地自己折斷了，譙周爲此深感憂慮，又没有人可以交談，他就在柱子上寫道："衆多而且高大，如期會集，完備了就該傳授給别人，怎麽能再立呢?"就是説"曹"是"衆"義，"魏"是"大"義，衆而且大，天下恐怕應該會集在曹氏手中了，完備了就該授予别人，怎麽能再有人立爲皇帝呢？蜀國滅亡，人們都認爲譙周的預言靈驗。譙周説："這些雖然是我自己推尋出來的，但是有所依循，是依照杜君的話加以推廣罷了，我實在没有什麽神奇獨到的特殊才能。"

許慈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强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并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争，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效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没，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許慈，字仁篤，是南陽人。他以師禮事奉劉熙，熟知鄭玄的學説，研究《易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年間，許慈和許靖等人一起從交州進入蜀。當時還有魏郡人胡潛，字公興，不知什麽原因也在益州那裏。胡潛雖然學識并不淵博，但是他記憶超群，祖宗制度的法規，喪事五服的禮數，都像用手指在地上寫畫般熟悉，可以信手拈來。劉備平定蜀地，正值連年禍亂喪亡之際，學業衰敗荒廢，於是就聚集起典籍，淘汰精選各家學派，許慈和胡潛一同做了博士，同孟光、來敏等人掌管先代的典籍。時值各種事務草創時期，往往産生很多疑議，許慈和胡潛互相指責攻擊，非議責難憤怒争執，都表露在言語神情之中；書籍或有或無，倆人互相不借，常常尋釁動手打架，想來震懾制服對方。他們誇耀自己忌妒對方，竟然到了這樣。劉備很憂慮他們如此不和，在百官舉行盛大朝會的時候，讓歌舞藝人裝扮成他們倆的模樣，模仿他們争執打鬥的樣子，飲酒酣暢時舞樂奏起，以此作爲娱樂調笑，開始是二人用言辭互相責難，最後是二人用刀棒迫使對方屈服，以此來感化打動他們。胡潛先死，許慈在後主劉禪在位時逐漸升任作大長秋，後死。許慈的兒子許勛承傳了他的學業，又做了博士。

孟光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争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并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

孟光，字孝裕，是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的同族。漢靈帝末年孟光任講部吏。漢獻帝遷都到長安，孟光於是就逃亡進入蜀郡，劉焉父子以賓客的禮節對待他。孟光知識廣博，通曉古事，没有什麽書他不閲讀，特别對《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部史書有專門研究，精通漢朝過去的典章制度，喜愛公羊《春秋》而非難左氏《春秋傳》，每每和來敏争論這兩部書的旨義，孟光常常大聲吵嚷争辯。劉備平定益州，拜授孟光做議郎，和許慈等人共同掌管禮儀典制。後主劉禪登基，孟光任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升任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季，朝廷大赦天下，孟光當着衆人面指責大將軍費禕説："大赦

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禄勛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

天下的做法，就像是半邊枯朽的東西，不是聖明的時代應該采取的措施。衹有國家衰敗凋敝、困頓到極點，迫不得已，然後纔可以暫且施行它罷了。現在主上仁慈賢明，百官都很稱職，有什麽朝夕將至的禍難，處境困厄如倒懸的危機，而要多次施捨不同尋常的恩惠，來惠顧爲非作歹的壞人呢？另外像鷹隼一樣的吏卒剛剛打擊了他們，而朝廷却又饒恕寬赦了這些有罪的人，這樣做對上違犯了天命，對下違背了世理。我年老昏弱，不通曉治理國家的要領，但是私下認爲這種做法難以持續長久，這難道是萬民敬仰的您的崇高美好，是對聖明德行的期望嗎！”費禕衹是恭謙地賠罪道歉局促不安而已。孟光指責錯誤，大多都像這樣，所以掌權的重臣，心中很不喜歡他，孟光的爵位也不能得到晋升；孟光常常説話直率沒有什麽迴避，而被同輩們所嫌棄。太常廣漢人鐔承、光禄勛河東人裴儁等，年齡資歷都在孟光之後，却晋升居於高位，位居孟光之上，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吧。

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亦可力强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後輩文士秘書郎郤正多次向孟光拜訪求教，孟光詢問郤正太子所研讀的書籍和他的性情愛好，郤正回答説：“太子侍奉父母親虔誠恭敬，清晨夜晚從不懈怠，有古代太子的風度；他接待衆官員，一舉一動都出於仁愛寬厚。”孟光説：“像您説的這些，全是普通人家的子弟都能具有的罷了；我如今所詢問的，是想知道他的權變謀略智慧才幹怎麽樣。”郤正説：“太子的處世方法，在於要順承父母的想法而竭力求得父母歡心，既不能够隨意妄爲，而且還要把智謀才幹埋藏在心中，權變的才幹也要順應時機而産生，他是否有智謀才幹，怎麽可以預先估量到呢？”孟光知道郤正説話做事謹慎適宜，不放縱言談，就説道：“我喜歡很直率地説話，毫不迴避什麽，常常指責利害弊病，被世人譏諷嫌忌；我想您的心思也不很喜歡我説的話，可是你説的話很有條理次序。如今天下還没有安定，才智謀略最爲重要，才智謀略雖然有天生的因素，但也可以通過努力盡力得到。這位太子讀書，難道可以像我們這些人一樣竭盡全力使知識廣博以等待别人拜訪

詢問，或像博學之士那樣通過考試策對和研習試用來謀取爵位嗎！他應該努力學習那些急需的東西。”郤正認爲孟光的話非常正確。後來孟光因事獲罪被免去官職，九十多歲時去世。

來敏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奔荊州，姊夫黄琬是劉璋祖母之侄，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禄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議論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荊楚名族，東宫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并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來敏，字敬達，是義陽新野人，是來歙的後代。他的父親來豔，任漢朝的司空。漢朝末年天下大亂，來敏跟隨姊姊逃到荊州，他的姊夫黄琬是劉璋祖母的侄子，所以劉璋派人迎接黄琬妻子，來敏於是就和姊姊一起進入了蜀郡，常常作爲劉璋的賓客。來敏廣泛閱讀書籍，喜愛左氏《春秋》，尤其精通《蒼頡》、《爾雅》的訓釋，喜歡校正文字。劉備平定益州，任命來敏做典學校尉，等到立了太子，任命來敏爲家令。後主劉禪登上皇帝位，來敏任虎賁中郎將。丞相諸葛亮駐軍漢中，請來敏任軍祭酒、輔軍將軍，後因犯法而離職。諸葛亮死後，來敏回到成都任大長秋，又被免職，後來逐漸升任爲光禄大夫，再次犯錯誤被罷官。來敏前後多次被貶職或革職，都是因爲説話不加節制，行動違背常理。當時孟光也因爲言語不謹慎，議論評説觸犯時政，而他比來敏更加嚴重，他們都因爲是年長飽學之士受到世人尊敬。而來敏是荊楚地區的豪門望族，太子的老臣，他被特别加以優待，因此被廢職後又起用爲官。後來劉禪任命來敏做執慎將軍，想讓他以此官職名稱深切地警戒自己。來敏九十七歲，景耀年間死去。來敏的兒子來忠，也博覽儒家典籍，很有來敏的風度，與尚書向充等人能一起協同輔助大將軍姜維。姜維對他很好，任命他爲參軍。

尹默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説，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

尹默，字思潛，是梓潼涪人。益州的學者大多重視今文經學而不重視篇章字句的解説，尹默知道他們知識不够廣博，就遠游到荊州，跟隨司馬德操、宋仲子等人學習古文經學。尹默全部通曉了各種經書史書，又專心致志研究左氏《春秋》，從劉歆對條例的闡釋，到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的注釋説解，都能大致誦讀講述，不需再對照原書。劉備平定益州，兼任益州牧，任

僕，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命尹默做勸學從事。等到立了太子，任命尹默爲太子僕，以《左氏傳》教授劉禪。劉禪即皇帝位，拜授尹默爲諫議大夫。丞相諸葛亮駐軍漢中，請尹默任軍祭酒。諸葛亮去世，尹默回到成都，被授任太中大夫，去世。他的兒子尹宗繼承了他的學業，任博士。

李譔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悦之。然體輕脱，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李譔，字欽仲，是梓潼涪人。他的父親李仁，字德賢，和同縣的尹默一起到荆州游學，跟隨司馬徽、宋忠等人學習。李譔全部承傳了父親的學業，又跟隨尹默講解談論經義名理，五經和諸子典籍，無不詳備閱讀，另外他還廣泛愛好技藝，算術、占卜術藝、醫藥、弓弩、機械的技巧，都進行思考研究。李譔起初任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劉禪册立太子，任命李譔爲太子庶子，升任太子僕。後來轉任中散大夫、右中郎將，仍然侍奉太子。太子喜愛他知識豐富，非常喜歡他。然而李譔行爲輕佻，喜歡嘲弄别人，所以世人不敬重他。李譔著有古文《易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等書的《指歸》，都依據賈逵、馬融的説法爲準則，而與鄭玄的説法不同。李譔和王肅相隔很遠，當初也没看到王肅寫的書，但是兩人的見解很多都相同。景耀年間李譔死。當時還有漢中人陳術，字申伯，也是學識淵博，著有《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和《志》，歷任三個郡的太守。

譙周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𡸫，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産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内敏。

譙周，字允南，是巴西西充國人。他的父親譙𡸫，字榮始，研究《尚書》，同時精通各種經典和《河圖》、緯書。州府徵召邀請譙𡸫，他都不應召，州府派人前來任命他代理師友從事。譙周從小就失去了父親，和他母親、哥哥生活在一起。長大以後，譙周沉湎古書勤懇學習，他的家很貧窮而他却從不過問關心家財産業，誦讀經典書籍，常常高興得自己笑起來，而忘記了睡覺和吃飯。譙周精心研究《六經》，特别擅長寫書信。他很通曉天文，但是不過多去注意；諸子百家的著作文章若不是他心中所關注的，他就不全

部閱讀。譙周身高八尺，相貌純凈質樸，性情坦誠而不加掩飾，没有急中生智能言善辯的才能，但内心很有見識且非常機敏。

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

建興年間，丞相諸葛亮兼任益州牧，任命譙周爲勸學從事。諸葛亮在對敵戰場上去世，譙周在家中聽到消息，馬上就急馳前往，不久就有詔書禁止前去，衹有譙周由於迅速前去得以到達。大將軍蔣琬兼任刺史，改任譙周典學從事，總管州中的學者。

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

昔王莽之敗，豪傑并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吴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强，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

後主劉禪册立太子，任命譙周爲太子僕，調任家令。當時劉禪頻頻外出游玩，不斷增多聲色娛樂的享受。譙周上奏疏勸諫説：

從前王莽敗亡，豪傑紛紛興起，占據州郡，想要争奪國家大權，在這時候賢能的人才和有智謀的人士思念仰望所歸附的人，不一定是根據他的勢力的大小，而衹是看他德行的厚薄。因此當時更始皇帝、公孫述和各個擁有很多人馬的人大多勢力已經很强大，然而没有一個不是縱情享樂，懈怠了去積德行善，衹是游玩打獵吃喝享受，毫不體恤民衆珍惜財力。世祖光武帝剛進入河北時，馮異等人勸誡他説："應該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世祖於是就努力地審理冤案，節儉吃喝用品，行動遵守法度，所以北方州郡的民衆都歌頌贊嘆，世祖的美名傳播到四方邊遠地區。於是鄧禹從南陽來追隨他，吴漢、寇恂不認識世祖，遠遠聽説他的德行，於是就用隨機應變的計策率領漁陽、上谷的精鋭騎兵到廣阿迎接世祖。其他一些看到世祖聲勢并仰慕世祖德行的有邳彤、耿純、劉植一類人，至於抱病乘車及携帶棺材、背負襁褓中的嬰兒前來投奔的人，多得數不過來，所以世祖能够由弱轉强，殺死王郎，吞滅銅馬軍，挫敗赤眉軍而成就了帝王大業。等到了洛陽，世祖曾經想要短時間就近外出游玩，車駕已經準備好，銚期勸諫説："天下還没有安定，臣實在不希望陛下身着便服多次外出。"世祖馬上就掉車而回。等到征討隗囂時，潁川的盜賊興起，世祖回到洛

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逾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逾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

陽，衹派寇恂前去征討，寇恂說：“潁川那裏由於陛下到遠方征伐，所以奸惡狡詐的人起兵反叛，他們不知道陛下已經回來，恐怕不會及時投降；陛下如果親自前去，潁川的叛賊必定馬上投降。”世祖於是就到了潁川，果然就像寇恂所說的那樣。所以不是急需辦理的事情，想要短時間出游也不敢，至於急需辦理的事情，想要自己安歇也不行，所以帝王想要做得好就像是這樣！所以《傳》中說“百姓不平白無故地歸附”，實在是把德行放在首位的。如今漢朝遭受厄運，天下一分爲三，正是英雄賢明的人士思念盼望聖明君主的時候。陛下您天性極爲孝順，服喪已超過三年，但說到先帝就落淚，即使是曾參、閔損也比不過您。您敬重賢士任用人才，讓他們竭盡自己的全力，這勝過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所以國内同心和睦，百姓老幼一齊努力，這是臣下我無法一一說盡的。然而臣心中有一個很大的願望，希望陛下再能更廣泛地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牽引沉重大車的人，他用力時怕的是人手不多；排除巨大困難的人，他用好的計策怕的是還不廣泛；而繼承侍奉宗廟的人，不僅僅是乞求神明賜福保佑，而是要率領民衆尊奉上天。至於一年中四季的祭祀，您有時不參加，池塘園林的游樂，您有時頻頻出行，臣下我愚鈍頑固，私下裏自己心中很不安。憂慮責任在身的人，没有空暇盡情享樂，先帝的志向，統一天下的遺業還没有完成，實在不是盡情享樂的時候。希望您節省減少樂官和後宫的增修擴建，衹敬奉完善先帝所施行的政策，對下讓子孫後代受到節儉的教育。

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

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并争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

後來譙周改任中散大夫，仍然侍奉太子。

當時軍隊多次出動，百姓疲憊困苦，譙周和尚書令陳祗議論此事的利害，退朝後寫了出來，稱作《仇國論》。他的文章寫道：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一同在世上争雄而成爲仇敵。因餘之國有個名叫高賢卿的人，問伏愚子說：“如今國家戰事没有

“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强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强，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强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强并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并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平定，全國上下心中憂慮，在古代的事例中，能够以弱勝强的人，他的辦法是什麽樣的?”伏愚子説：“我聽説，處於大國地位而没有憂患的人常常會行事非常懈怠，處於小國地位而有憂患的人常常會思慕善德。多有懈怠就會産生動亂，思慕善德就會達到天下太平，這是固有的規律。所以周文王養育百姓，而以少取多；勾踐體恤民衆，而以弱勝强，這就是他們的辦法。”高賢卿説：“從前項羽强大而漢王弱小，互相争戰，没有一天平定安寧；然而項羽和漢王約定劃分鴻溝作爲界綫，各自想要讓百姓回家安寧，張良却認爲民心如果安定，就很難再鼓動了，隨即就率軍追擊項羽，終於殺死了項氏，難道一定要依照周文王的先例行事嗎？肇建之國目前正有災患，我們趁此機會，攻破它的邊境，正是企盼它災患加重而把它消滅。”伏愚子説：“在殷、周兩代交替之時，王侯世代尊寵，君臣關係長久穩固，百姓習慣了他們君主的統治；根深的很難拔除，占據穩固的難以移動。在這樣的時候，即使是漢高祖又怎麽能持劍策馬而奪取天下呢？在秦朝廢棄諸侯而設置郡縣長官之後，百姓因秦朝的勞役而疲憊不堪，天下土崩瓦解，有時一年就改了君王，有時一個月就變换主公，百姓就像驚飛的鳥兒和恐駭的野獸，不知道該跟隨着誰，在這時豪强一齊争奪，像虎狼一樣分裂國家，快速搏擊的人獲得很多，行速遲緩的人被吞滅。如今我國和肇建之國都傳承國家經過改朝换代了，既不是秦朝末年那樣紛亂動蕩的時代，又的確有六國同時割據的形勢，所以可以做周文王，却難以成爲漢高祖那樣。民衆疲勞時動亂不安的徵兆就會産生，主上懈怠而臣下殘暴時土崩瓦解的形勢就會出現。諺語説：‘射箭如果多次失誤，就不如仔細看清楚再射出。’因此聰明的人不會因爲微小的利益而轉移視綫，不會因爲主觀臆測而改變計劃，時機許可然後行動，運數相合然後起兵，所以商湯、周武王的軍

隊不需第二次作戰就能取勝，確實是重視民衆的勞苦而又審時度勢。如果竟然窮兵黷武，土崩瓦解的形勢産生，不幸遇到災難，即使有智謀的人也將不能謀劃了。至於變幻奇妙萬千，出入空虛無形之中，衝擊波浪而阻截車路，跨越山谷，不藉助舟船船槳而渡過盟津的行動，我是個愚人，實在是我的智力達不到的。"

後遷光禄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

譙周後來升任光禄大夫，官位僅在九卿之下。譙周雖然不參與政事，却因儒雅的操行受到禮待，人們時時向他詢問大的義理，他總是依據經典來回答，而年輕人中喜歡鑽研深究的人也向他詢問求教疑惑不解的問題。

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吴，本爲和國，宜可奔吴；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吴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争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

景耀六年冬季，魏國大將軍鄧艾攻克江由，長驅直入向前推進。而蜀國原本認爲敵人不會馬上來到，就没有進行城防守備的安排布署，等到聽説鄧艾已經進入陰平，百姓慌亂不安，都逃散到山野，無法禁止控制。後主劉禪讓衆臣子們集會商議，也没有人想出好計策。有人認爲蜀國和吴國本是友好的國家，可以逃往吴國；有人認爲南中七個郡，地勢陡峭險峻，易於自我防守，可以向南逃亡。祇有譙周認爲："自古以來，没有寄居在别的國家而仍做天子的人，現在假如進入吴國，肯定要降服稱臣。而且爲政之道没有例外，就是强大的吞滅弱小的，這道理是自然的。由此説來，那麽魏國能够吞并吴國，而吴國不能够吞并魏國是很明顯的。同是向小國去稱臣，哪如去做大國的臣子呢？兩次蒙受耻辱，哪如蒙受一次耻辱呢？况且如果想要逃往南方，就應該儘早爲此籌劃，然後纔能實施預定計劃；如今强大的敵人已經逼近，災難和敗亡就要降臨，群臣小人的心，没有一個可保證的，恐怕到啓程的日子，他們又要發生意料不到的變化，哪裏還有到達南方的可能啊！"群臣中有人質問譙周説："如今鄧艾已離我們不遠，恐怕他不會接受我們的投降了，對此該怎麽辦呢？"譙周説："當前東吴還没有降順魏國，事情的形勢使魏國不得不接受我們的投降，接受我們投降之後，不得不禮待我們。假如陛下投降了魏國，而魏國不分割土地分

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

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内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逼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封陛下的話，譙周我請求親自到京城，用古代的道義去爭辯此事。"衆人無法改變譙周說的道理。

後主劉禪對逃到南方還猶豫不决，譙周上奏疏說：

有人說陛下因爲北方軍隊深入我國，有想要到南方去的計劃，臣下我愚鈍地認爲這不穩妥。爲什麽呢？南方是遠方夷族的地區，平常没有向朝廷貢奉效力，而且還多次反叛，自從丞相諸葛亮南征，以軍隊的威力逼迫他們，他們走投無路纔勉强歸順。從此以後他們纔交納官府賦税，朝廷拿來供給軍隊，因此他們很是怨恨，他們是把國家看作造成禍患的人。現在朝廷因爲處境困難危急，想要前去依仗他們，恐怕他們必定會再次反叛，這是第一點。北方的軍隊來到，不是僅僅想要奪取蜀郡而已，假如我們逃往南方，他們必定趁我們人馬勢力衰敗，及時地向前追趕，這是第二點。假如到了南方，對外要抵禦敵軍，對内要供給衣服車馬等用品，費用就會擴大，没有别處可以取得，損耗各夷族部落就一定更多，損耗他們過多就一定會使他們更快地反叛，這是第三點。從前王郎在邯鄲僭稱帝號，當時世祖在信都，害怕王郎的威逼，想要放棄信都返回關中。邳彤勸諫說："明公您向西返回關中，那麽邯鄲城的民衆不肯抛棄父母，背叛邯鄲城的君主，而到千里之外送您，他們逃亡背叛您就是一定的了。"世祖聽從了邳彤的勸說，於是就攻克了邯鄲。現在北方軍隊來到，陛下就去往南方，我確實擔心邳彤的話又會在今天得到證實，這是第四點。希望陛下儘早爲此謀劃，還可以獲得爵號和封地；假如竟逃到南方，大勢已去纔降服，那禍害一定很深重。《易經》說："亢的意思是，知道獲得而不知道喪失，知道生存而不知道滅亡；知道得失存亡而又不失去中正的人，這大概衹有聖人吧！"這說的是聖人知道天命而不隨意固執己見。所以堯、舜認爲自己的兒子不好，知道上天要把帝位授給别人，就尋求應

傳授的人；他們的兒子雖然不成才，但在災禍還没有萌生的時候，就接受符命把帝位傳授給别人，更何况現在災禍已經來臨了！所以微子作爲殷紂王的哥哥，雙手反綁、嘴裏含着玉璧而歸降了武王，難道是他喜歡做的嗎？他是迫不得已的。

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於是劉禪就依從了譙周的計策。劉氏没有禍患，整個國家蒙受恩惠，就是由於譙周的計策。

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

當時晉文王任魏國相國，由於譙周有保全國家的功勞，封他爲陽城亭侯。朝廷又下文書徵召譙周，譙周出發到了漢中，被疾病所困無法前進。咸熙二年夏季，巴郡人文立從洛陽返回蜀郡，順路拜訪譙周。譙周在談話中間，就在手板上寫字給文立看，寫道："典午就快了，月酉時要亡了。"典午説的是司馬，月酉説的是八月，到了八月文王果然崩逝。晉朝建立稱帝，接連下詔令給譙周所在的地方官府遣送譙周出發。譙周於是就抱病乘車前往洛陽，泰始三年時到達。譙周因病卧床不起，朝廷派人前去任命他爲騎都尉，譙周便陳説自己没有功勞而受到封賞，請求交還爵位和封地，都没有得到應允。

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别。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

泰始五年，我曾任本郡的中正，清選定等的工作結束，我請求休假回家，前去和譙周告别。譙周告訴我説："從前孔子七十二歲，劉向、揚雄七十一歲而去世，現在我的年紀已超過了七十歲，向往仰慕孔子遺留下的風尚，可以同劉向、揚雄并駕齊驅，恐怕不超過明年，我一定就會長離人世，不能再會面了。"我懷疑譙周憑藉占術知道了這些，就藉此説出來罷了。

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宫洗馬，召不就。

泰始六年秋季，任命譙周做散騎常侍，他病重没有接受任命，到冬季譙周死。總計他寫作的文章，編集裁定有《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類一百多篇。譙周有三個兒子，譙熙、譙賢、譙同。小兒子譙同非常喜愛譙周的學業，也由於他爲人行事忠誠質樸，被推舉爲孝廉，授任錫縣縣令、東宫洗馬，朝廷徵召他没有就任。

郤正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

郤正，字令先，是河南偃師人。他的祖父郤儉，在漢靈帝末年任益州刺史，被盜賊殺死。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職，與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

止遇到天下大亂，所以郤正的父親郤揖就留在了蜀郡。郤揖任將軍孟達的營都督，跟隨孟達投降了魏國，任中書令史。郤正原名郤纂，從小因爲父親死去母親改嫁，他自己孤孤單單地生活，但他安於貧困喜歡學習，廣泛地閱讀古代典籍。郤正弱冠年紀時就很善於寫文章，入朝任秘書吏，調任令史，升任秘書郎，官作到秘書令。郤正稟性對名利看得很輕，却特别留意於文學作品，從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班固、傅毅、張衡、蔡邕等人留存下來的散文、詩歌、辭賦，到當代優美的作品和精妙的論著，凡是益州有的，他就鑽研探討，幾乎全讀過了。郤正自從到宫中任職，和宦官黄皓相鄰共事應酬往來，經歷了三十年時間。黄皓從地位低微而到顯貴，把持玩弄朝中大權，郤正既不被黄皓喜愛，也不被黄皓憎恨，因此官職的俸禄不超過六百石，却避免了禍患。

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郤正效法前代的儒者，藉助文章表露自己的思想，篇名叫《釋譏》，他的文體繼承了崔駰的《達旨》。文章寫道：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并，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没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説，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窺，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兹奥秘，躊躇紫闥，

有人責難我說："從先代的記載中得知，事業和時代同在，名譽和功績共存，那麽名譽和事業，就是前代賢人所急切追求的。因此創建制度法規，假如不符合時代就不設立，揚聲留名，假如没有功績就不載入史册，名聲一定要待到建立功勛纔會顯揚，事業也要等待時機纔去建立，身死名滅，是君子所感到耻辱的。因此通達知命的人研究道義，探求隱微，觀察天象顯現的祥瑞徵兆，考察人世間各種事情的興衰變化，能言善辯的人奔走游説，足智多謀的人適應時機，運籌謀劃的人推演謀略，勇武善戰的人奮發威猛，他們像雲霧一樣聚集結合，像狂風激蕩，像雷電飛閃，權衡時機把握事宜，以取得處世治事的才能，小處委屈自己而大處大顯身手，關注國家大事而忽視個人私欲，雖然小處彎曲而大處爲直，最終發揚光芒而迸發光輝。如今三國鼎立，九州没有太平，遼闊的四海，正面臨災禍毁滅，令人感嘆道德仁義的沉淪，哀憐百姓民衆的流離艱難，這

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飱，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并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披圖，不亦盛與！”

的確是聖賢的人拯救危難的時代，有志之士建立功業的機會。您以高明的才幹，寶玉般的美德，廣泛地閱讀探求典籍，關注道德學術，無論多麽遥遠您都能到達，無論多麽幽深您都能通曉；您挺身接受命令，主持撰寫宫中機密文件的工作，在帝王身邊從容自得，執掌國家重要職責，歷經無數政績考核而任職不改，入宫任職後從未調出，您探求古今事理的真僞，考慮當代事務的得失。您雖然有時呈獻一項計策，偶爾進獻一番諫言，應付那些官職的責任，以此無愧於國家的官位俸禄，但是您根本没能竭盡忠誠，披肝瀝膽，發揚仁德進獻直言，惠顧那些黎民百姓，使我們這些粗野鄙陋的人也都能有所聽知。那您何不也止住車轅放鬆繮繩，掉轉車頭改换道路，使車輛安穩駕馭輕鬆，讓馬兒隨意行走呢？看清深淺再涉水渡河，尋找光明美好的平坦大道，播種秋蘭以流芳百世，幫助我們這些人展閲圖書開拓學業，不也是件興盛的事嗎！”

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我聽了這番話感慨地説：“啊呀，竟然有像這樣説話的人呀！人心不同，的確就像是人的容貌各異一樣，您雖然光彩明耀，既美麗又鮮艷，却像是用竹管窺天用竹筐舉海，拘守自己的見識，對您是不可以談論大地八極的界域，申説萬千種事物的精深通達的。”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那人不加思索，把頭一抬而揚起眉毛説：“這是説的什麽話啊！這是説的什麽話啊！”

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悦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横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蜂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

我回答他説：“虞帝對表面順從的人引以爲戒，孔聖人把討好自己的視爲不足取，像您所説的話，確實是我所思索的，我將要向您論述并解釋。從前在遠古時代，人們剛開始脱離蒙昧狀態，三皇順應上天的符籙，五帝承受祥瑞的徵兆，延及到夏、商兩代，前代典籍已有所記載。姬周衰敗道義廢缺，成就霸業的人輔佐天下，秦國嬴氏凶殘暴虐，吞并八方，在這時候合縱連横的計策如

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偷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正之戒，《詩》有靖恭之嘆，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

風雲興起，詭詐欺騙的方術如繁星羅列，諂媚奉迎的行爲如群蜂飛舞，花言巧語的辭令如百草萌生；有的人掩飾真情來兜售虛僞，有的人心懷奸邪來求取榮貴，有的人歪曲道義來要挾君主，有的人賣弄技巧來誇耀自己；他們背離正道而崇尚邪惡，拋棄正直而趨向奸佞，忠誠没有固定的情誼，道義没有一定的準則。因而商鞅的法制窮盡而邪惡興起，李斯的法度敗亡而奸詐出現，呂不韋權勢至大而他的宗族却覆滅了，韓非的政論建立而他自己却被處死。這是什麽原因呢？就是因爲私利縈繞在他們心中，恩寵照耀了他們的眼睛，威武顯赫的龍旗，燦爛的車馬衣服，僥幸苟且得到，像翻過來又覆過去，淫佚邪惡荒誕迷亂，肆無忌憚自投絶路，以至於車馬鈴聲還没諧調而身體就倒在車轅旁邊，宫殿的門庭還没有邁入而棟梁折斷檁子傾覆。上天收回他的精魂，大地吸去他的膏血，人們哀悼其身，鬼神削其額頭。當初登上了高岡，最終墜落到深谷，早晨還承受着榮耀的恩澤，晚上就成爲枯朽的鬼魂。因此賢人君子，深謀遠慮，警惕災禍，超然物外舉止清高，寧願像神龜一樣在泥濘的道路中拖着尾巴爬行，而鄙棄污濁之世的美譽。那樣難道就是輕視君主、慢待百姓，而忽視當世的事務嗎？《周易》有關於慎於行止的勸誡，《詩經》有關於安寧恭敬的咏嘆，這都是神靈在監聽而道義使人們這樣做的。

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

自從我們大漢創業以來，承接天命順應民意，國家政事治理興隆，光明昌盛如陽春時節，俯首遵循大地的常規，仰身取法上天的法象，傳播皇帝的恩澤使天下光明，稱揚淳美的教化使民風淳樸，君臣遵循法度，各自堅守本性；主上敞開聽從勸諫納取賢才的廣闊胸懷，臣下擔負着匡正君主救助天下的責任，士人没有虛假浮華的榮耀，民衆都有品德專一的行爲，光輝燦爛啊勤勉美好，都崇尚這樣的忠誠之美。然而天道有强弱，萬物有興衰，有聲響也有沉寂，有光明也有陰

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

暗。盛夏的陽光在秋天開始衰弱，冬季的陰氣在初春受到壓抑，駕日的羲和消逝後御月的望舒接替出現，月亮的氣數收藏而太陽的光芒普照。漢冲帝、漢質帝命數不長，漢桓帝、漢靈帝衰落敗亡，使得英雄遍布天下，豪傑充滿當世，家家持有不同的主張，人人心懷不同的打算，所以主張縱横謀略的人豁然袒露他們的胸懷，策劃詭詐陰謀的人驀然吐出他們的言論。

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静若疊矩。濟濟偉彦，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顔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鸞騰，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

如今國法已經制定，恩德在西地樹立，光大先祖的宏偉規劃，給予士人適宜的爵位，振興五教來訓導習俗，豐富九德來救助百姓，整頓神明的祭祀來進行四時的供奉，考究帝王的規律來輔佐真命天子。雖然對峙的還没有統一，虚假的還没有辨明，聖人留下的訓誡，是財富平均則無貧窮；所以君主臣子在朝廷上諧調和美，黎民百姓在田間樂於擁戴，行動如同重重圓規符合規範，静止如同層層直尺合於法則。賢才濟濟，都是元凱一類的人物；有錯必知，都有顔回那樣的美德；談論政務，都有冉求、仲由那樣的才幹；鷹飛鸞躍，都有像伊尹、吕望那樣的勤勞。總括衆位俊傑的傑出謀略，都含有像薛公呈獻給漢高祖那樣的三種計謀，展示出像張良、陳平那樣的神奇計策，所以他們奮力征伐而爲天下效勞，攀折鮮艷的花朵尚且來不及，哪裏還有閑暇時間在雜草之中尋找枯枝敗葉呢！

然吾不才，在朝累紀，托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嘆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曚冒瞽説，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暗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

然而我没有才能，在朝任職多年，寄身天命，我的心就仰賴於此。我喜愛大海的廣闊深邃，贊嘆嵩嶽的高聳挺拔，聽知仲尼對子夏的贊揚，感慨鄉校對自身的益處。那位晏嬰能輔成君德，也就是進獻可行的而廢除不好的；所以我昏愚蒙昧的主張，也時時有所呈獻，就如同掌管宣布教化的遒人在街市閭巷中采集民俗，游玩的兒童在郊野田邊吟唱一樣，衹希望來增加福瑞吉祥，而盡力規勸諷諫帝王。如果諫言和帝王的心意相合，那就能以自己愚昧來協助帝王的聖明，進而

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克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飧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

繼續順應神靈的符命；如果諫言與帝王的心意相違背，自己就常常進行辨明，退而安守自己的愚鈍。無論是進是退都聽任命運安排，不弄虛作假又不欺世盜名，順應本性樂從天命，又有什麼可遺憾的呢？這就是我之所以入宮任職而不曾辭職退出，有官職却好像没有一樣的原因。屈原堅守清醒未免狹隘，漁父定要昏醉未免沉濁，柳下惠不重被免職的耻辱未免污混，伯夷、叔齊重於怨憤未免偏狹。與君主相合而不因此自得，與君主相違而不因此失意，得志時不能停頓不前，失意時不感悲傷恐懼；不喜歡趨前而顧慮車子前輕後重，不願意向後而擔心車子前重後輕，不賣弄聲譽來求取恩惠，不推脱罪責而害怕貶退。有什麼樣的責任要解脱？有什麼飽食終日的憂慮要排遣？有什麼仁德要發揮？有什麼忠直要進獻？歷經無數政績考核而志趣不改，這本來就是我所奉行堅持的啊。

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鮮，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泛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兹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托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

如今朝廷的官員如高山般羅列，俊傑賢才成群結隊，就像魚蝦潛藏在大海裏，鳥獸聚集在鄧林中，出飛的鳥兒消逝，鄧林中的禽獸不會因此而減少，浮游的魴魚到來，大海中的魚蝦不會因此而增多。況且太陽在唐堯之世也曾暗昧，月亮在商紂之時也曾應時，大禹在陽盱乞求上天而使洪水災害平息，商湯在桑林祈禱祭祀而使雨露滋潤大地。萬物的進退動静都有規律，生死屈伸都有期限。我們的先師留下訓誡，不怨天不尤人，聽從命運，以端正嚴肅的態度約束自己，我又有什麼話可説呢？我的話已説盡，路已經很狹窄，我將退回到最初的志節，綜合經典中流傳下的優秀篇章，尋求孔子留下的術藝，組織起委婉的言辭以保存道義，效法祖先的法規而投合今制，贊賞叔肸的優閑自得，稱美疎廣的脱身遠去，知止知足而告歸鄉里，泛波江海而起伏自如，欣對四壁而安逸快樂，在這個世上免除了災禍遺恨，顧慮這顆心還没有安定，害怕晚年會受到阻

琴而挾説，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于雲清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静然守己而自寧。”

滯，還尋求激勵而加倍努力進取，袒陳内心的感情而請求受命。從前九方皋從内在神氣來相最好的馬匹，秦牙則潛心察看不同的形體；薛燭能識别寶劍而名聲遠揚，瓠梁寄意琴弦而美名流傳；齊國的隨從手拍大腿模仿鷄叫而解救了田文，楚國的賓客潜入敵軍中偷竊而保全了荆楚；雍門周持琴彈奏而婉言勸諫，韓哀善於駕車而馳名天下；盧敖能在玄闕之山上翱翔，若士則能縱身飛入清雲之中。我確實没有和這些人同樣的技藝，所以就祇能沉静自守以使自己内心安寧。”

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内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景耀六年，後主劉禪聽從譙周的計策，派遣使者去向鄧艾請求投降，請降的書信就是由郤正寫作的。第二年正月，鍾會在成都作亂，劉禪向東遷往洛陽，當時形勢動蕩行動倉促，蜀國的大臣没有人追隨保護劉禪，祇有郤正和殿中督汝南人張通，捨棄了妻子兒女獨身隨行侍從。劉禪依賴郤正輔佐引導交際禮儀，一舉一動没有什麽過錯，他就感慨嘆息，悔恨瞭解郤正太晚了。當時的輿論都贊揚郤正。郤正被賜予關内侯的爵位。泰始年間，郤正被任命爲安陽令，升任巴西太守。泰始八年，晋武帝下詔書説：“郤正從前在成都，社會動蕩却能堅守道義，不違背忠貞的氣節，等到被任用後，竭盡心思辦理事務，有治理的政績，任命郤正做巴西太守。”咸寧四年郤正去世。總計他寫作的詩歌、論著、辭賦等類作品將近一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静，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概。周群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燦爛，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晋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評曰：杜微修養自身隱逸守静，不受當代朝廷的役使，大概與伯夷、商山四皓的氣節差不多。周群占卜天象多有驗證，杜瓊沉默寡言謹慎細密，他們是衆儒生中的精華。許慈、孟光、來敏、李譔，廣泛涉獵博學多知，尹默精通《春秋左氏傳》，雖然他們不以德行學業被人稱贊，但他們的確都是一代的學士。譙周文章辭理淵博貫通，是當世的大儒，具有董仲舒、揚雄的氣度，郤正的文章詞藻華麗燦爛，具有張衡、蔡邕的風範，加上他們的品行，有值得君子取法的。這兩人在晋朝的事迹少，在蜀國的事迹多，所以記載在這篇之中。

三國志卷四十三

蜀志十三

黄權　李恢　吕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黄權

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别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

黄權，字公衡，是巴西閬中人。年輕時任郡吏，益州牧劉璋召任他做主簿。當時别駕張松建議，應該把劉備迎請來，讓他去討伐張魯。黄權勸諫説："左將軍劉備有勇猛善戰的名聲，如今請他到來，要是以部下來對待他，就不會滿足他的心願，要是以賓客的禮節對待他，那麽一個國家是不能容納有兩個國君的。假如賓客如泰山般安穩，那麽主人就危如累卵了。我們衹可關閉邊境，來等待黄河變清天下太平。"劉璋不聽勸告，終於派遣使者迎請劉備，派黄權外出任廣漢長。等到劉備襲擊奪取益州，將帥分别攻下郡縣，各郡縣看到劉備大軍凶猛的氣勢，就如影隨形一樣歸順了劉備，而黄權關閉城門堅守，等到劉璋降服後，他纔歸降了劉備。劉備讓黄權代理偏將軍。等到曹操打敗張魯，張魯逃到巴中，黄權進言説："假如失掉漢中，那麽三巴就無法控制了，這就像是割掉了蜀的大腿和臂膀。"於是劉備任命黄權爲護軍，率領衆將領迎擊張魯。張魯已經返回南鄭，向北投降了曹操，然而劉備最終打敗杜濩、朴胡，殺死夏侯淵，占領了漢中，這些全是黄權事先謀劃的。

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吴，權諫曰："吴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

劉備做了漢中王，仍然兼任益州牧，任命黄權爲治中從事。等到劉備稱帝後，準備向東征討吴，黄權勸諫説："吴人勇猛善戰，況且水軍順水而下，前進容易而後退困難，臣請求作先鋒來試探敵人的虛實，陛下應該在後面鎮守。"劉備不聽從黄權的建議，任命黄權爲鎮北將軍，統率

自在江南。及吴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黄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長江北岸的軍隊防禦魏國軍隊；劉備親自到了長江南岸。等到吴將軍陸議順水而下突破包圍，江南的蜀軍大敗，劉備率軍撤退。而這時道路阻斷，黄權不能回到蜀國，所以他就帶領所統率的人馬投降了魏。執法官吏依照法令，向劉備報告要逮捕黄權的妻子兒女。劉備説："孤辜負了黄權，黄權没有辜負孤。"劉備還像從前一樣對待黄權的家屬。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吴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虚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顔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嘆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絶。

魏文帝對黄權説："您背棄背叛天意的人而爲順應天意的君主效勞，是想效法陳平、韓信嗎？"黄權回答説："臣過去受劉主特别的恩寵，投降吴不行，想回蜀没有退路，因此歸順了魏。况且我這敗軍的將領，免於一死已是幸運的了，又能追慕什麽古人呢！"魏文帝認爲他説得很好，授任他爲鎮南將軍，封他爲育陽侯，加官侍中，讓他做隨行侍從。蜀投降魏的人中有人説黄權的妻子兒女已被殺死，黄權知道那是假話，没有馬上辦理喪事，後來得到確切的消息，果然像黄權説的那樣。等到劉備去世的消息傳來，魏群臣都去慶賀而祇有黄權没有去。魏文帝看出黄權很有器量，想試着驚嚇他一下，派手下的人傳令召見黄權，在他没到來時，接連不斷地多次催促，騎馬的使者飛奔疾馳，在道路上往來交錯，黄權屬下的官員侍從没有不魂飛喪膽的，而黄權的舉止表情鎮定自如。後來黄權兼任益州刺史，遷據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非常器重他，問黄權説："蜀中像您這樣的人有多少呢？"黄權笑着回答説："没料到明公您如此地看重我！"司馬宣王給諸葛亮寫信説："黄公衡，是爽直的人，常常在日常行事中贊嘆稱述您，根本不擔心留下話柄。"魏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黄權升任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第二年去世，謚號爲景侯。他的兒子黄邕繼承了爵位。黄邕没有兒子，爵位斷絶。

黄崇

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與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綿竹，崇帥

黄權留在蜀的兒子黄崇，任尚書郎，跟隨衛將軍諸葛瞻抗擊鄧艾。到達涪縣，諸葛瞻徘徊猶豫不前進，黄崇多次勸説諸葛瞻應該快速向前占據險要地勢，不要讓敵人能够進入平原。諸葛瞻猶豫不决，没有采納黄崇的意見，黄崇竟至於急

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陳見殺。

得流下眼淚。恰逢鄧艾率軍長驅直入向前推進，諸葛瞻邊應戰邊退却來到綿竹，黃崇率領并激勵士兵，誓約戰鬥到死，黃崇在戰場上被殺。

李恢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後貢恢于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綿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别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李恢，字德昂，是建寧俞元人。他任職郡督郵，他的姑夫爨習任建伶令，有違犯法令的事，李恢受爨習牽連被免官。太守董和認爲爨習是當地的世家大族，就阻止而没有答應免去官職。後來董和推薦李恢到州府任職，上路後還没有到達，李恢聽説劉備從葭萌回軍攻打劉璋。李恢知道劉璋必定失敗，劉備一定成功，就假稱自己是郡中的使者，北上去拜見劉備，在綿竹相遇。劉備很贊賞李恢，李恢跟隨劉備來到雒城，劉備派李恢到漢中去聯絡交結馬超，馬超於是就歸附了。成都平定以後，劉備兼任益州牧，任命李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來李恢被逃亡的罪犯誣陷，招供李恢圖謀反叛，執法官員拘捕李恢送交劉備，劉備知道并非如此，升任李恢爲别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死，劉備問李恢："誰可以接替呢?"李恢回答説："人的才能，各有長短，所以孔子説'使用人要衡量他的才能'。而且聖明的君主在上，那麽臣子就會竭盡心力，因此先零之戰，趙充國説'没有人比得上老臣我'。臣私下不自量力，希望陛下明察。"劉備笑着説："孤的本意，也已經是在您了。"於是劉備就任命李恢爲庲降都督，授予他符節并兼任交州刺史，住在平夷縣。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

劉備去世，高定在越嶲肆意妄爲，雍闓在建寧驕横暴虐，朱褒在牂牁謀反叛亂。丞相諸葛亮南下征討，先經過越嶲，而李恢沿大道奔向建寧。建寧各縣相互大規模集合人馬，在昆明包圍了李恢的部隊。當時李恢的兵力很少而敵軍成倍，又没有得到諸葛亮的消息，李恢就騙南方的人説："官軍的糧食吃完了，想計劃撤退回去，我們之中的人長時間離開家鄉，現在纔能返回，假如不能再返回到北方，就要回來和你們一起謀劃較量了，所以坦誠地告訴你們。"南方的人相信了李恢的話，因而包圍防守放鬆了。於是李恢出兵攻擊，大敗敵軍，追逐敗逃的敵軍，向南--

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

直追到槃江，向東和牂牁連接起來，同諸葛亮的聲威氣勢相呼應。南方地區平定，李恢的部隊立功最多，他被封爲漢興亭侯，加官安漢將軍。後來軍隊返回，南方夷族再次叛亂，殺害了鎮守的將領。李恢親自前去征討鎮壓，殺盡行凶作惡的人，把他們的首領遷往成都，從叟、濮徵收耕牛戰馬金銀犀革作爲賦稅，補充接續軍用物資，當時的財物開支不再缺乏。

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吴，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陳授命，死于綿竹。

建興七年，由於交州歸屬吴，劉禪解除了李恢的交州刺史職務。李恢又兼任建寧太守，而返回居住在本郡。後遷居漢中，建興九年死。他的兒子李遺繼承了爵位。李恢弟弟的兒子李球，任羽林右部督，跟隨諸葛瞻抵禦鄧艾，在戰場上獻出生命，死在綿竹。

吕凱

吕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吴，吴遥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説云云。凱答檄曰：

>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吴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

吕凱，字季平，是永昌不韋人。他任職郡五官掾、功曹。當時雍闓等人聽説劉備在永安去世，傲慢不遜日益加重。都護李嚴給雍闓寫了長達六頁的信，分析講明利害得失，雍闓祇回覆了一頁紙的信説："聽説天上没有兩個太陽，地上没有兩個君王，如今天下三分鼎立，紀年曆法有三種，因此遠方的人疑惑不安，不知道該歸附誰。"他桀傲不遜就像這樣。雍闓又投降了吴，吴在遠方任命雍闓爲永昌太守。永昌處在益州郡的西面，道路阻塞不通，與蜀郡隔絶，而郡太守又改换了，吕凱和府丞蜀郡人王伉率領并激勵官民百姓，關閉邊境，抗禦雍闓。雍闓多次給永昌送來檄文，説了許許多多。吕凱回文説：

> 上天降下禍亂，狡詐欺世的野心家趁機興起，天下的人切齒痛恨，全國各地傷心悲痛，臣僕長幼，没有人不想着竭盡全力，肝腦塗地，來消除國家的禍難。我私下考慮將軍您世代承受漢朝恩惠，我認爲您應該親自聚集親族部衆，帶頭走上正道，對上報效國家，在下不辜負祖宗，將功勛載入史册，使名聲流傳千年。哪裏想到您會去做吴越的臣子奴僕，背棄根本去依附末節呢？從前舜爲百姓的事情辛勤勞作，死在蒼梧，書册典籍贊美他，他的名聲永遠流傳。死在江邊，

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睹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遺托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録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晋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有什麼值得可悲的呢！周文王、周武王承受天命，周成王時天下纔太平。先帝如龍興起創立王業，四海之内的人仰望他的風采，主事的官員聰明睿智，上天降下安寧。而將軍您不察看興衰的規律，成敗的徵兆，就好像野火在平原燒起，脚踏在河流的冰面，大火熄滅冰層融化，您將依附何處呢？從前將軍您的祖先雍侯，與主上結怨却也受到分封，竇融知道漢朝將興，就歸依了世祖，他們都揚名後代，世世代代歌頌他們的美好德行。如今諸葛丞相卓越的才能超群出衆，能深刻地看清尚未發生的事情，他接受先帝遺詔輔佐幼主，輔助末代復興的大業，與衆人没有猜忌，記録功勞而不計過失。將軍您如能幡然悔悟改變想法，變更道路，古人并不難學習，我們這塊偏狹的土地哪裏够您統轄呢！我聽説楚國不恭敬，齊桓公就予以指責，夫差僭稱王號，晋國人不把他當作君長，更何况向背逆天命的君主稱臣，有誰會歸附呢？我私下考慮古代的道義，臣子不該有越出國境的交往，因此我們之間一直有來無往。我多次接到您的通告，您已經下定決心以至於忘記了吃飯，所以我粗略地談談我内心的想法，希望將軍您明察。

凱威恩内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

呂凱的威名恩義在郡内很有名，受到郡中人們的信服，因而能够保全他的志節。

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逼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等到丞相諸葛亮向南征討雍闓時，軍隊出發上路，而雍闓已被高定的部下殺死了。諸葛亮來到南方，向朝廷上奏表説："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人，在偏遠的地區堅守忠貞，十多年來，雍闓、高定威脅他們的東北邊境，而呂凱等人堅守道義不和他們來往。臣没有想到永昌郡的風俗竟然如此淳厚正直！"任命呂凱爲雲南太守，封他爲陽遷亭侯。恰逢呂凱被叛亂的夷人殺害，他的兒子呂祥繼承了爵位。王伉也封爲亭侯，任永昌太守。

馬忠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

馬忠，字德信，是巴西閬中人。他小時候寄養在外祖父家，姓狐，名篤，後來纔恢復馬

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冑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冑，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晉封彭鄉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

姓，改名爲忠。任郡吏，建安末年被推舉爲孝廉，受任命爲漢昌長。劉備東征，在猇亭大敗，巴西太守閻芝徵發各縣士兵五千人來補充軍隊的損喪，派馬忠送去。劉備已經回到永安，見到馬忠和他交談後，對尚書令劉巴說："我雖然失去了黃權，却又得到了狐篤，這就是世上不缺少賢才。"建興元年，丞相諸葛亮開設府署，任命馬忠爲門下督。建興三年，諸葛亮進入南方，授任馬忠爲牂牁太守。郡丞朱褒造反。叛亂之後，馬忠安撫救濟，體恤治理，很有威名恩惠。建興八年，劉禪徵召馬忠做丞相參軍，輔助長史蔣琬署理留守相府的事務。又兼任州治中從事。第二年，諸葛亮出兵祁山，馬忠來到諸葛亮的官署，管理軍中事務。軍隊撤回，馬忠督率將軍張嶷等討伐汶山郡叛亂的羌族人。建興十一年，南方夷族首領劉冑反叛，侵擾各郡。劉禪徵召庲降都督張翼返回，讓馬忠替代張翼。馬忠很快就殺死劉冑，平定南方地區。加封馬忠爲監軍奮威將軍，封他爲博陽亭侯。當初，建寧郡人殺死了太守正昂，捆綁太守張裔送到吳，所以郡都督長期駐扎在平夷縣。到馬忠上任，纔把都督府遷移到味縣，處在百姓夷族中間。另外越嶲郡也長期喪失土地，馬忠率領太守張嶷開拓恢復舊日的越嶲郡，由此朝廷派人前去加官馬忠安南將軍，進封他爲彭鄉侯。延熙五年馬忠返回朝廷，順便到了漢中，拜見大司馬蔣琬，蔣琬宣布詔書旨意，加任馬忠爲鎮南大將軍。建興七年春季，大將軍費禕北上抵禦魏國敵軍，留下馬忠在成都，主持尚書事務。費禕返回，馬忠纔回到南方。建興十二年馬忠死，他的兒子馬脩繼承爵位。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并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

馬忠爲人寬容很有度量，祇知嘲謔大笑，憤怒的神情不在面色上流露出來。然而他臨事能當機立斷，恩威并用，因此蠻夷部族敬畏而愛戴他。等到馬忠死時，人們都親自來到靈堂，流着淚以傾訴哀思，爲他設立廟宇祭祀，這些廟宇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張表，時名士，清望逾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張表，是當時的名士，他的清高名望超過了馬忠。閻宇，一向很有功勞才幹，對於政事專心勤奮。他們在馬忠之後相繼接任他的職務，但他

們的威望和可稱説的政績，都比不上馬忠。

王平　句扶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黄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别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吴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

王平，字子均，是巴西宕渠人。原本寄養在外祖父家姓何，後來又恢復王姓。王平跟隨杜濩、朴胡來到洛陽，代理校尉，跟隨曹操征伐漢中，因而投降了劉備，劉備授任他爲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王平歸屬參軍馬謖做先鋒。馬謖捨棄水源而上山，行動指揮混亂，王平多次規勸馬謖，馬謖不采納他的意見，在街亭大敗。馬謖的部衆像星星般四散逃亡，衹有王平統領的一千人，擂擊戰鼓獨自堅持，魏將張郃懷疑他們是伏兵，不敢進逼。於是王平慢慢收容聚集各營失散的人馬，率領將士返回。丞相諸葛亮殺了馬謖和將軍張休、李盛後，又褫奪了將軍黄襲等人的兵權，而王平獨獨受到推崇表彰，加任參軍，統領五部兵馬并兼理營屯事務，晋升爲討寇將軍，封爲亭侯。建興九年，諸葛亮包圍祁山，王平分守包圍圈的南面。魏大將軍司馬宣王進攻諸葛亮，張郃進攻王平，王平堅守不動，張郃不能取勝。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在武功去世，蜀軍撤退返回，魏延作亂，一次交戰魏延就失敗了，這是王平的功勞。升任後典軍、安漢將軍，輔助車騎將軍吴壹駐守漢中，又兼任漢中太守。建興十五年，進封爲安漢侯，接替吴壹督率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駐扎在沔陽，王平改任前護軍，署理蔣琬官府的事務。延熙六年，蔣琬返回駐扎在涪，授任王平爲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領漢中。

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

延熙七年春季，魏大將軍曹爽率領步兵騎兵十多萬人攻向漢川，前鋒已經到達駱谷。當時漢中的守軍不足三萬人，衆將領非常驚慌。有人説："如今兵力不足以抵抗敵軍，我們衹可固守漢城、樂城，遇到敵軍就讓他們進來，在這期間，涪縣的軍隊就完全可以解救關塞。"王平説："并非如此。漢中距離涪縣將近一千里。敵軍如果攻占關塞，馬上就成爲禍患。現在應該先派遣劉護軍、杜參軍把守興勢，我做後援；如果敵軍分兵進攻黄金，我就率領一千人下山親自截擊他們，在此期間，涪縣的大軍就可以趕到，這是謀

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略中的上策。”衹有護軍劉敏和王平的想法一致，他們馬上就施行這計劃。涪縣各軍和大將軍費禕從成都相繼趕到，魏軍撤退返回，正像王平事先策劃的一樣。這時，鄧芝在東方，馬忠在南方，王平在北方邊境，他們的名聲事迹都很顯赫。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憺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

王平在軍旅中長大，提筆不會寫字，他認識的字不超過十個，但他口授的書信，都很有見地條理。他讓人讀《史記》、《漢書》中的各紀傳，聽完後，他全能瞭解其中的主要內容，他常常議論述說都不會弄錯紀傳的主旨。王平遵循法度，不苟言笑，從早到晚，整日正襟危坐，舉止斯文而没有武將的氣派；然而他禀性狹隘多疑，認爲别人輕視自己，因此而有缺損。延熙十一年死，他的兒子王訓繼承了爵位。

初，平同郡漢昌句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當初，王平同郡的漢昌人句扶忠誠勇敢，爲人寬厚，多次立下戰功，功名爵位低於王平，官作到左將軍，封爲宕渠侯。

張嶷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内士人龔禄、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疏闊，乃自輿詣祗，托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張嶷，字伯岐，是巴郡南充國人。他弱冠年紀任縣功曹。劉備平定蜀郡的時候，山中的賊寇來攻打縣城，縣長棄家逃跑，張嶷冒着刀鋒危險，背着保護縣長夫人，夫人得以幸免於難。張嶷由此名聲顯揚，州府召他做從事。當時郡中的讀書人龔禄、姚伷官居二千石，在當時很有名望，他們都和張嶷交好。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北上駐扎在漢中，廣漢綿竹山中的盜賊張慕等搶盜軍用物資，劫奪官吏百姓，張嶷以都尉的身份率兵征討他們。張嶷估計他們會四散而逃，難以交戰而抓獲他們，就假稱與他們和睦相親，約定時間安置酒宴。飲酒酣暢時，張嶷親自率領手下人，就此砍下張慕等五十多人的首級，盜賊的首領全被消滅。又搜尋盜賊的殘餘，十天時間就清静太平了。後來張嶷身患重病，病情危急，他家一向貧困，廣漢太守蜀郡人何祗，有豁達寬厚的名聲，張嶷過去和他生疏，却自己乘着車前往何祗處，依托他治病。何祗傾其錢財爲張嶷治病，幾年後張嶷疾病痊愈。他們遵依正道恩信德義都像這樣。張嶷被任命爲牙門將，隸屬馬忠，北上征討汶山郡叛亂的羌民，南下平定四郡的蠻

夷部族，他總是立下出謀劃策征戰取勝的功勞。

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户就魏，獨健來從。

建興十四年，武都氐族首領苻健請求降順，朝廷派遣將軍張尉前去迎接，苻健超過約定時間没有到來，大將軍蔣琬對此事十分惦念。張嶷評論此事説："苻健請求歸附誠摯懇切，必定没有别的變故，一直聽説苻健的弟弟詭詐，另外夷、狄部族不能够共同成就大事，將會出現分裂，因此纔耽擱滯留罷了。"幾天後，消息傳來，苻健的弟弟果然帶領四百户人去依附了魏，衹有苻健前來歸附。

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禄、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嶲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户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内侯。

當初，越嶲郡自從丞相諸葛亮征討高定之後，叟夷部族多次反叛，殺死了太守龔禄、焦璜，從此以後，太守不敢到郡治所去，衹是住在安上縣，距離郡治有八百多里，越嶲郡徒有虚名而已。當時的輿論想要恢復舊日的越嶲郡，劉禪任命張嶷做越嶲太守，張嶷帶領他所統率的人馬去到越嶲郡，用恩惠信義來招誘，蠻夷部族都信服，很多前來降附。越嶲郡北界的捉馬部族最爲强悍，不接受節制管轄，張嶷就前去征討，活捉了他們的首領魏狼，又釋放了他并曉以利害，讓他招聚安撫其他部族人。張嶷上奏表請求任命魏狼爲邑侯，部族三千多户人都安居樂業。各部族聽説此事，很多逐漸降順，張嶷因功受賜關内侯爵位。

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禄，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蘇祁縣的君長冬逢、冬逢的弟弟隗渠等人，已降順後又反叛。張嶷殺了冬逢。冬逢的妻子，是旄牛王的女兒，張嶷用計赦免了她。而隗渠逃到郡西邊界。隗渠勇猛慓悍，各部族都非常害怕他，他派所親近的兩個人假裝投降張嶷，實際上想探聽消息。張嶷發覺此事，答應給他倆人重賞，讓他們實行反間，這倆人於是就合謀殺死了隗渠。隗渠死後，各部族就都安定了。另外斯都的老帥李求承，從前親手殺死了龔禄，張嶷懸賞把他抓獲，歷數他往日的罪惡然後殺了他。

始嶷以郡郛宇穨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

開始，張嶷因爲越嶲郡的城墻房屋倒塌毁壞，就另外修築了小城堡。他任職三年，遷回到舊日的郡治所，修繕治理城池，夷族部落的男女没有不出力的。

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

定莋、臺登、卑水三個縣距離郡治三百多

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

里，自古出産鹽鐵和漆，而邊地的夷族長期以來獨自壟斷享用。張嶷帶着所統率的人去奪取過來，并在當地設置了主管官員。張嶷來到定莋，定莋的首領狼岑，是槃木王的舅舅，很受蠻夷部族的信任，他怨恨張嶷侵犯自己，而不親自來拜見。張嶷派幾十名强壯的士卒徑直前去把狼岑抓來，鞭打并殺死他，又抬着狼岑的尸首送回到他的部族中，對族人給予很重的賞賜，給他們宣明狼岑的罪惡，并且説："不得輕舉妄動，動的話就馬上殺滅！"部族的人都自己反綁雙臂來謝罪。張嶷殺牛大擺酒宴，重申恩信德義，於是就得到了鹽鐵專利，器物用品都很充足。

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户，其率狼路，欲爲姑婿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悦，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

漢嘉郡邊界旄牛夷部族有四千多户人家，他們的首領狼路，想要爲姑父冬逢報仇，就派叔父狼離帶領冬逢的部衆察看地勢打探情况。張嶷事先派遣親信帶着牛肉酒食前去慰問犒勞，又讓狼離接回冬逢的妻子，讓冬逢的妻子講明自己的想法。狼離接受了賞賜，又見到他的姊姊，姊弟倆人都很高興，帶領了他所統領的所有頭領來拜見張嶷，張嶷對他們厚待重賞，送他們回去。旄牛族從此一直没有叛亂。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㽛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

越巂郡有一條舊路，從旄牛部落中間穿過通到成都，既平坦又近便；自從旄牛族截斷道路，已經有一百多年不能通行，人們改經安上縣走，道路既險又遠。張嶷派手下人携帶錢財物品賞賜狼路，再讓狼路的姑姑説明用意，狼路就率領兄弟、妻子和兒女一起來拜見張嶷，張嶷同狼路立下誓言結成盟約，開通了原來的道路，千里路途平安無事，恢復了古代的郵亭驛站。張嶷上奏表請求封狼路爲旄牛㽛毗王，派遣使者帶領狼路入朝朝拜并進獻貢品。劉禪於是加封張嶷爲撫戎將軍，依舊兼任越巂太守。

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泛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

張嶷當初見費禕任大將軍，率意博愛，對待新歸順的人過於信任厚待，張嶷寫信勸誡他説："從前岑彭率領軍隊，來歙持有符節，他們都被刺客殺害，如今將軍您地位尊貴權勢顯赫，應該借鑒過去的事情，稍微注意警惕。"後來費禕果然被魏投降的人郭脩殺害。

吴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

吴太傅諸葛恪由於新近打敗了魏軍，就大規

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并舉，實爲不晚，願深采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

模發動軍隊打算攻取魏。侍中諸葛瞻，是丞相諸葛亮的兒子，諸葛恪的堂弟。張嶷給他寫信説："東吴國君剛剛去世，新帝實在年幼弱小，太傅他接受亡主委托的重任，行事又哪裏會很容易！以周公那樣有才幹的親人輔佐，尚且還有管叔、蔡叔傳播流言的變故；霍光接受重任，也有燕王旦、蓋長公主和上官桀叛亂的陰謀。依仗周成王、漢昭帝的英明，他們纔免除了這些禍難。從前我常常聽説東吴君主殺生賞罰，大權不交付下面的人，而如今在生命垂危時候，倉猝召見太傅，以身後事相囑托，這確實值得人思慮。再加上吴、楚的人勇猛暴躁，這是過去有記載的，而太傅離開年幼的君主，踏入敵國境内，恐怕不是妥善的、有長遠打算的策略。雖然説東吴法紀嚴明，上下和睦，然而百事會有一失，這不是聰明人應憂慮的嗎？取古事以推測思考今事，今事猶如古事，除了您能向太傅進獻忠直的言論，誰又能傾吐直言呢！撤回軍隊發展農業，努力施行德化恩惠，幾年之内，東吴和西蜀一同起兵，確實爲時不晚，希望您審慎地考慮采納。"諸葛恪最終以此被滅族。張嶷的卓識遠見大多就像這些。

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民夷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蕩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陳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張嶷在越嶲郡十五年，境内安定肅穆。他多次請求返回，劉禪纔徵召他到成都。百姓夷人愛慕留戀，扶着車流着淚送行，經過旄牛城邑，當地君長背負着孩子前來迎接張嶷，以至於追隨到蜀郡邊界，那些首領互相帶領跟隨張嶷入朝朝拜進貢的有一百多人。張嶷到達成都，劉禪任命他爲蕩寇將軍。他意氣風發，勇敢而有氣節，士大夫都很尊敬他，但是他任性隨意缺少禮節，人們也因此而非難他，這一年是延熙十七年。魏狄道長李簡寫密信請求降順，衛將軍姜維率領張嶷等人借李簡的資財出兵隴西。到達狄道後，李簡率城中全體官員百姓出城迎接蜀軍。蜀軍前鋒與魏將領徐質交鋒，張嶷在戰場上喪命，但是他殺死殺傷的敵人也成倍。張嶷死後，劉禪封他的長子張瑛爲西鄉侯，次子張護雄繼承他的爵位。南方越嶲郡的百姓夷人聽説張嶷死了，没有人不悲傷哭泣的，他們爲張嶷建立了祠廟，一年四季和水旱災害時總是祭祀他。

評曰：黄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吕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評曰：黄權博識高雅很有器量，李恢公正坦誠志在功業，吕凱堅守節義忠貞不移，馬忠性情温順而又果敢，王平忠誠勇武而端莊嚴肅，張嶷見識卓絶而正確果斷，他們都憑着自己的所長，顯揚名聲建立功業，是遇到了好的時機。

三國志卷四十四

蜀志十四

蔣琬（子）斌（斌弟）顯 劉敏　費褘　姜維

蔣琬　蔣斌　蔣顯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

蔣琬，字公琰，是零陵湘鄉人。他年輕時就和表弟泉陵人劉敏都很有名。蔣琬以州書佐的身份跟隨劉備進入蜀郡，被任命爲廣都長。劉備曾經因外出游覽而突然來到廣都，看到蔣琬各種事情都没有辦理，當時又喝得大醉，劉備非常生氣，準備對他予以嚴厲處罰。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求說："蔣琬，是國家的棟梁，不是治理百里地方的人物。他施行政務以安撫民衆爲根本，不把虚假粉飾放在首位，希望主公您重新對他予以考察。"劉備十分敬重諸葛亮，纔没有對蔣琬治罪，匆忙間衹是免掉了他的官職而已。蔣琬被究責之後，夜裏夢見有一個牛頭在門前，流了很多血，他心裏對此很厭惡，把圓夢的趙直叫來詢問。趙直說："看見流血，就是事情已經很清楚了。牛角和牛鼻子，構成'公'字的形狀，您的地位必定會到公位，這是大吉的徵兆。"不久，蔣琬擔任什邡令。劉備做漢中王，蔣琬入朝做了尚書郎。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

建興元年，丞相諸葛亮開設府署，徵召蔣琬做東曹掾。推舉他爲茂才，蔣琬堅持辭讓給劉邕、陰化、龐延、廖淳，諸葛亮教令答覆說："想想背離親人捨棄故舊，却會有益百姓，您這樣做，衆人既在心裏會很不安，實在又使遠近的人不能理解您的意圖，因此您應該顯示您因功而受舉薦，來表明這種推選的清正莊重。"蔣琬升任參軍。

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

建興五年，諸葛亮駐扎在漢中，蔣琬和張裔

統留府事。

統理留府的事務。

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建興八年，蔣琬接替張裔做長史，加官撫軍將軍。諸葛亮多次外出征戰，蔣琬總是供給軍隊豐足的食物和武器。諸葛亮常常說："公琰胸懷大志忠正高雅，是能和我共同輔助帝王大業的人。"諸葛亮秘密上奏表給劉禪說："臣如果不幸，身後的事應交給蔣琬。"

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諸葛亮死，劉禪任命蔣琬做尚書令，不久加官行都護，授予符節，兼任益州刺史，又升任大將軍，録尚書事，封爲安陽亭侯。當時蜀國剛剛失去了統帥，遠近的人都惶恐不安。蔣琬超群出衆，位在百官之上，他既沒有憂愁的面容，又沒有高興的神色，神情舉動，就像平時一樣，從此衆人對蔣琬逐漸信服了。

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

延熙元年，劉禪下詔書給蔣琬說："敵寇的禍難還沒有消除，曹叡驕橫凶惡，遼東三個郡的民衆苦於他的暴虐，於是就相互聯合集結，與他分裂。曹叡大興民衆勞役，往來進行征戰討伐。從前秦朝滅亡，是陳勝、吳廣首先發難，如今有這樣的變故，這是天賜的良機。您應整理行裝，統率各軍屯兵駐扎在漢中，等待吳的行動，東吳、西蜀形成掎角之勢，利用曹叡破綻采取行動。"劉禪又命令蔣琬開設府署，第二年派人前去蔣琬處加官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毁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東曹掾楊戲一向性情孤傲，蔣琬同他交談，他時常不回答。有人想向蔣琬陷害楊戲，說："您和楊戲講話却聽不到他應答，楊戲輕忽上司，不也太過分嗎！"蔣琬說："人的想法不相同，就像各自的面孔一樣；當面順從而背後說壞話，這是古人所警戒的。楊戲要是稱贊我說得對，那就不是他的本意，要是反對我說的話，就是張揚了我的錯誤，因此沉默不語，這正是楊戲的機敏啊。"另外督農楊敏曾經詆毁蔣琬說："做事糊塗，實在比不上前人。"有人把這話告訴了蔣琬，主管官員請求追究懲處楊敏，蔣琬說："我的確不如前人，沒有什麼可追究的。"主管官員再次陳說後答應不予追究，却懇請詢問做事糊塗的情況。蔣琬說："假如我不如前人，那麼就是處理事情不合理，處事不當，那就是糊塗，又有什麼

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可問的呢?"後來楊敏因事犯罪被關入監獄，大家還是擔心他一定會被處死，而蔣琬心中待人用情没有偏見，楊敏纔得以免除很重的罪罰。蔣琬的愛恨合乎情理大義，都是像這樣。

琬以為昔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暗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吴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凉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凉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

蔣琬認爲過去諸葛亮多次窺伺出兵秦川，道路艱險運輸困難，最終没有成功，不如順水東下。就修造了很多船隻，想要順漢水、沔水去襲擊魏興、上庸。正趕上蔣琬舊病連續發作，没有能及時出發。而衆人議論都認爲如果不能成功，返回的道路非常艱難，這不是好的計策。於是派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人去説明自己的想法。蔣琬接受命令上奏疏説："消除惡賊、平息禍患，我正是擔負着這樣的職責。自從臣下我奉命駐扎漢中，已經過了六年，臣既愚鈍無能，又身患疾病，擬定的計劃不能實現，從早到晚憂心忡忡。如今魏占據九州，根基勢力增長擴展，鏟平除滅已不容易。如果東吴、西蜀聯合力量，首尾形成掎角之勢，即使不能很快就能如願，也可以分割蠶食魏國土地，先摧毁它的旁支力量。然而吴國相約出兵的日期一再改變，多次行動不能成功，前後進退都很困難，的確讓人廢寢忘食。我就同費禕等人商議，認爲凉州是胡人邊塞的險要，進退都有憑藉，是敵人很重視的地方；并且羌人、胡人他們心中思念漢室如飢似渴，另外過去我們的一支部隊進入羌人地區，郭淮失敗逃走，算計事情的利弊得失，占領凉州是行動的頭等大事，應當讓姜維做凉州刺史。如果姜維出征遠行，在河右地區相持，我將率領軍隊爲姜維鎮守後方并作後援。如今涪縣水路陸路四面暢通，有緊急情况即能應付，假如東面、北面出現意外，趕去救援并不難。"因此蔣琬就返回駐扎在涪縣。蔣琬的病變得更加嚴重，到延熙九年去世，謚號爲恭。

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

蔣琬的兒子蔣斌繼承爵位，任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到漢城，給蔣斌寫信説："巴蜀德才兼備的文武人才很多，至於您和諸葛思遠，以草木來譬擬，是同我氣味相投的同類。對故土先人恭敬，是古人今人都稱道的。我西行到此，想要瞻仰尊貴的大君公侯的墓地，準備去

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嘆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灑掃墳塋，奉獻祭祀致以敬意。希望您告訴我墓地在什麽地方。」蔣斌回信説：「得知引爲同類并眷戀顧念先父的想法如此隆盛，我願仰附於您作爲同道，不敢拒絕您來信所要求的事。我去世的父親從前身患重病，死在涪縣，占卜的人説那裏吉利，於是就把他安葬在了涪縣。知道您向西而行，竟然想要委屈大駕來修整敬奉先父的墳墓。您看待我的父親如同自己的父親一樣，真是有着顏子一樣的仁愛之心，我聞知您的想法傷感悲慟，更加劇了思念的情懷。」鍾會收到蔣斌的回信，贊嘆信中的内容大義，等到了涪縣，就按他自己信中所寫的那樣去做。

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

劉禪投降鄧艾以後，蔣斌到涪縣拜見鍾會，鍾會以交友的禮節對待他。蔣斌跟隨鍾會到了成都，被叛亂的軍隊殺死。蔣斌的弟弟蔣顯，任太子僕，鍾會也喜愛他的才學，蔣顯和蔣斌同時死去。

劉敏

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劉敏，是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一同鎮守漢中。魏國派大將軍曹爽襲擊蜀國時，議論的朝中官員有人説衹可以堅守城池，不出城抗拒敵軍，敵軍一定會自動撤回。劉敏認爲男女遍布四野，耕種的糧食還堆積在田間，假如聽任敵軍深入，那麽大事就完了。劉敏於是就率領他的部隊與王平占據興勢，張挂了很多的旗幟，連綿不斷有一百多里。恰巧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趕到，魏軍馬上撤退，劉敏由於立功被封爲雲亭侯。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

費禕，字文偉，是江夏鄳人。幼年時失去父親，依附族父伯仁。伯仁的姑姑，是益州牧劉璋的母親。劉璋派使者迎接伯仁，伯仁帶着費禕游學進入蜀郡。正巧劉備平定蜀郡，費禕於是就留在了益州，與汝南人許叔龍、南郡人董允齊名。當時許靖死了兒子，董允和費禕想要一同到埋葬地去聚會。董允禀告父親董和請求車乘，董和送一輛侍從使用的後邊開門的鹿車交給董允。董允露出難以乘坐的神色，費禕却當即從前面先上了車。等到了墓地，諸葛亮和許多顯貴的人都聚集

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别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在那裏，車輛非常華麗，董允還是神色不安，而費禕安然自如。駕車的人回來，董和詢問他，知道了情况是這樣，就對董允説："我曾經懷疑你和文偉相比誰優誰劣分不出來，從今以後，我心中就明白了。"

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吴。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吴。

劉備立太子，費禕和董允一同作舍人，升爲庶子。劉禪登基，費禕任黄門侍郎。丞相諸葛亮南征返回，百官到數十里外去歡迎，他們的年齡官位大多在費禕之上，而諸葛亮祇讓費禕和他同乘坐一輛車，從此衆人没有不對他另眼相看的。諸葛亮因自己剛從南方歸來，就任命費禕爲昭信校尉出使吴國。孫權生性愛戲謔説笑，調笑毫無限度，又有諸葛恪、羊衜等人才學淵博善於言辯，辯論詰難鋭不可擋，費禕文辭順暢語義篤實，據理回答，始終没有能被折服。孫權非常器重他，對費禕説："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一定會成爲蜀國朝廷的棟梁之材，恐怕不會多次來吴了。"費禕返回，升任侍中。諸葛亮北上駐扎在漢中，請費禕任參軍。由於他奉命出使符合劉禪旨意，因而頻繁出使到吴國。

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并坐争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横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别。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録尚書事。

建興八年，費禕調任中護軍，後來又任司馬。正趕上軍師魏延和長史楊儀互相憎恨厭惡，常常坐在一起争論，魏延有時舉着刀向着楊儀比劃，楊儀則淚流滿面。費禕時常插入他們座位中間，規勸開導分辨是非。諸葛亮在世的整個期間，能各盡魏延、楊儀的才能而任用他們，是仰仗了費禕匡正補救的力量。諸葛亮去世，費禕任後軍師。不久，接替蔣琬任尚書令。蔣琬從漢中返回涪縣，費禕升任大將軍，録尚書事。

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禄大夫來敏至禕許别，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延熙七年，魏軍駐扎在興勢，劉禪授予費禕符節，讓他率領部衆前去抵禦魏軍。光禄大夫來敏到費禕的住所道别，請費禕和他一同下圍棋。這時羽信公文交替急送而來，人馬披上了鎧甲，裝備車馬工作完畢，費禕和來敏關注下棋，毫無厭倦的神色。來敏説："剛纔不過是觀察試探您罷了！您確實是令人滿意的人，是一定能戰勝賊寇的。"費禕到達，敵軍就撤退了，費禕被封爲成鄉侯。蔣琬堅持辭讓益州的職務，費禕又兼任益州刺史。費禕主持國政的功勞名望，大致可以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

和蔣琬并列。

延熙十一年，費禕出征駐扎在漢中。從蔣琬到費禕，雖然他們自已身在朝廷外，但對獎賞懲罰，都要他們在遠方事先商議决斷，然後纔執行，他們受到的推重信任就像這樣。

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

後來在延熙十四年夏季，費禕回到成都，成都占望雲氣的人説都城中没有宰相的位置，因此冬季時費禕又北上駐兵在漢壽。

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

延熙十五年，劉禪命令費禕開設府署。

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害，謚曰敬侯。

延熙十六年初大會群臣，魏國投降的人郭脩在座。費禕暢飲大醉，被郭脩持刀殺害，謚號爲敬侯。

子承嗣，為黄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費禕的兒子費承繼承爵位，任黄門侍郎。費承的弟弟費恭，娶公主爲妻。費禕的長女許配太子劉璿爲妃。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没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

姜維，字伯約，是天水冀人。他幼年喪父，和母親一起生活。姜維喜愛鄭玄的經學。在郡中任上計掾官職，州府徵召他做從事。由於他的父親姜冏從前做郡功曹，正趕上羌族、戎族叛亂，姜冏親自保衛郡太守，死在戰場，所以朝廷賜給姜維中郎的官職，參與管理本郡的軍備事務。

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

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向祁山進軍，當時天水太守恰巧外出巡視，姜維和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人隨行。太守聽説蜀大軍就要到了，而各縣都響應蜀軍，懷疑姜維等人也有貳心，於是連夜逃跑去守衛上邽。姜維等人發覺太守逃離，他們追趕晚了，到上邽城門前，城門已經關閉，不放他們進去。姜維等人一齊回到冀，冀也不讓姜維進入。姜維等人就同去拜見諸葛亮。正趕上馬謖在街亭失敗，諸葛亮帶領着西縣一千多户人家和姜維等人返回，所以姜維就同他的母親失散了。諸葛亮任命姜維做倉曹掾，加官奉義將軍，封爲當陽亭侯，這時姜維二十七歲。諸葛亮給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寫信説："姜伯約忠於職守勤於政務，思考問題精細周密，考查他所具備的才能，永南、季常那些人都不如他。這個人，是凉州的優秀人才。"又説："須先讓他訓練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在軍事上很

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宫，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

機敏能幹，既有膽量義氣，又深深懂得兵法。這個人心裏想着漢王室，而才能又超過常人，等他結束了訓練軍隊的任務，應派他到宫中，朝見主上。”後來姜維升任中監軍、征西將軍。

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去世，姜維返回成都，任右監軍、輔漢將軍，統率各軍，又加封平襄侯。

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

延熙元年，姜維跟隨大將軍蔣琬駐扎在漢中。蔣琬升任大司馬後，任命姜維爲司馬，多次率領部分軍隊進入西部地區。

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凉州刺史。

延熙六年，姜維升任鎮西大將軍，兼任凉州刺史。

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

延熙十年，升任衛將軍，和大將軍費禕同任録尚書事。這一年，汶山平康夷族反叛，姜維率兵討伐平定了他們。又出兵隴西、南安、金城地區，和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在洮西交戰。胡王治無戴等人帶領全部落投降，姜維帶着他們返回并安置他們定居下來。

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延熙十二年，劉禪授予姜維符節，又出兵西平，没有攻克而退兵返回。姜維自認爲熟悉西部地區的風俗民情，又自恃自己的才能武力，想要引誘各羌、胡部族作爲輔助力量，認爲自隴山以西的地區可以絶對地爲蜀占有。他每每想要發動軍隊大規模行動，費禕常常限制他而不聽從他的建議，撥給他的軍隊不超過一萬人。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

延熙十六年春季，費禕死。夏季，姜維率領數萬人出石營，經過董亭，包圍了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來解圍到了洛門，姜維因糧草用完而退兵返回。

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

第二年，姜維兼職主管軍戎事務。又出兵隴西，狄道縣代理縣長李簡率領全城投降。姜維進兵圍攻襄武，和魏國將領徐質交鋒，斬殺敵兵打敗敵軍，魏軍失敗撤退。姜維乘勝進攻，很多地方都投降了，解救河關、狄道、臨洮三縣的民衆返回。

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

後來在延熙十八年，姜維又和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人一起出兵狄道，在洮西大敗魏雍州刺史王經，王經的部衆死了數萬人。王經退守狄道城，姜維圍攻他。魏征西將軍陳泰率兵前來解

解圍，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

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并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并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圍，姜維退兵駐扎在鍾題。

延熙十九年春季，劉禪派人到姜維駐地升任他爲大將軍。姜維又一次整頓人馬，和鎮西大將軍胡濟約定日期在上邽會合，胡濟失約没到，所以姜維被魏大將鄧艾在段谷打敗，部衆如星星般潰散而四處逃跑，死了很多人。部衆兵士因此抱怨指摘，而隴山以西地區也騷亂動蕩不安。姜維引咎自責，請求對自己貶官削爵。任後將軍，代理大將軍事務。

延熙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在淮南反叛，分領關中的部分軍隊東下。姜維想要乘關中空虛向秦川進軍，又率領數萬士兵出駱谷，徑直到達沈嶺。當時長城鎮積存的糧食很多而守衛的軍隊却很少，聽説姜維就要到了，衆人都非常驚慌恐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抵禦姜維，鄧艾也從隴右出兵，都駐兵在長城。姜維向前駐扎在芒水，全軍依山扎下營寨。司馬望、鄧艾傍渭水築堅固的營圍，姜維多次下戰書挑戰，司馬望、鄧艾都不應戰。

景耀元年，姜維聽説諸葛誕被打敗，他就返回到了成都。劉禪再次任命姜維爲大將軍。

當初，劉備留下魏延鎮守漢中，各地都在各營圍充實兵力來抵禦外來的敵人，敵人如果進攻，就使他們無法攻入。等到興勢之戰，王平抗拒抵禦曹爽，都沿襲了這種做法。姜維建議，認爲交錯防守各營圍，雖然合乎《周易》所説的“重門”，即設置數層門、擊梆巡夜防備敵人襲擊的道理，但僅能防禦敵人，不能獲得大的勝利。不如讓他們在聽説敵人將要到時，各營圍都集結軍隊、聚積糧食，退防依附漢、樂二城，使敵軍不能進入平原地帶，并且在重要關口駐軍守衛來抵禦敵軍。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命令游動部隊一同前進來窺探敵軍虛實。敵人攻不下關塞，荒野中没有散落的糧食，敵人軍糧遠隔千里，自然會疲憊困乏。他們撤退的時候，然後各城一起出兵，和游動作戰部隊合力攻擊敵軍，這是消滅敵人的策略。於是就命令漢中都督胡濟退駐漢壽，監軍王含守衛樂城，護軍蔣斌守衛漢城，又在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都建

立營圍守備。

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托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權於内，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景耀五年，姜維率人馬出漢城、侯和，被鄧艾打敗，退兵駐扎在沓中。姜維本是長期旅居寄住在他鄉別國，連年攻伐征戰，又没有建立什麽功績，而宦官黄皓等人在朝廷内玩弄權柄，右大將軍閻宇和黄皓勾結在一起，黄皓暗中想要廢除姜維扶植閻宇。姜維也懷疑他們，所以自己很擔憂害怕，不再返回成都。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并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鬥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退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吴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

景耀六年，姜維上奏表給後主劉禪："聽説鍾會在關中整訓軍隊，想要謀劃進攻我們，應該一并派遣張翼、廖化統率各路軍隊分别守衛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患於未然。"黄皓相信鬼巫的話，認爲敵人終究不會自己前來，禀告劉禪停止進行此事，而衆位大臣不知道姜維的建議和黄皓反對的事。等到鍾會就要進入駱谷，鄧艾就要進入沓中時，然後纔派右車騎將軍廖化前往沓中援助姜維，左車騎將軍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人前往陽安關口作爲各圍守的外援。等到他們到了陰平，聽説魏國將領諸葛緒已攻向建威，所以就停下來等待。一個多月後，姜維被鄧艾打垮，退駐陰平。鍾會圍攻漢、樂二城，又另外派遣將領進攻陽安關口，蔣舒打開城門出城投降，傅僉拼搏戰死。鍾會攻打樂城没有攻克，聽説陽安關口已經攻下，就長驅直入。張翼、董厥剛到漢壽，姜維、廖化也放棄陰平退回，恰好張翼、董厥會合，一起都退守劍閣來抵禦鍾會。鍾會給姜維寫信説："公侯您有着文德武功，身懷蓋世的謀略，在巴蜀、漢中建立了功業，名聲傳揚中原大地，遠近的人無不慕名而來歸附您。每每憶起從前，我們曾經共同承受魏國深廣的教化，像吴國的季札和鄭國的子産那樣的情誼纔比得上這種友好。"姜維不回信答覆，排列陣營扼守險要。鍾會不能攻克，軍糧運送路途很遥遠，將領們商議要撤軍返回。

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吴，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

而鄧艾從陰平經由景谷道旁側進入蜀地，於是就在綿竹打敗了諸葛瞻。後主劉禪向鄧艾請求投降，鄧艾進軍占領了成都。姜維等人最初聽説諸葛瞻戰敗，有人傳聞劉禪想要堅守成都，有人傳聞劉禪想要東去到吴國，有人傳聞劉禪想要

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砍石。

南下進入建寧，於是姜維帶領軍隊經過廣漢、郪縣路去察明虛實。不久接到劉禪的敕令，就放下了武器鎧甲，去到涪縣軍營前投降了鍾會，將士們都很憤怒，拔出刀砍向石頭。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怒，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鍾會優待姜維等人，把他們的印璽、令號、符節、車蓋暫且都交還給他們。鍾會和姜維外出時同乘一輛車，坐着時同用一張席，鍾會對長史杜預説："拿伯約和中原的名士相比，諸葛公休、夏侯太初也不能超過他。"鍾會陷害鄧艾後，鄧艾被關入囚車召回京城，鍾會就帶領着姜維等人來到成都，他自稱益州牧而反叛。想要交給姜維五萬名士兵，讓他做先鋒。魏軍將士非常憤怒，殺死鍾會和姜維，姜維的妻子兒女都被殺死。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郤正寫文章評論姜維説："姜伯約擔任上將的重任，地位處在群臣之上，而他的住宅房屋破舊簡陋，家裏没有多餘金錢財物，側室中没有供他玩耍取樂的姬妾，後庭中没有供他欣賞享受的聲樂歌舞，衣服衹要够穿的，車馬衹求配備整齊，飲食很有節制，不奢侈也不過於儉樸，官府供給的費用，隨手都花完了；考察他這樣做的原因，并不是爲了感化貪官污吏使他們廉潔，或抑制情欲限制自己，衹是認爲這樣他就滿足了，不再有過多的要求。一般人談論事情，常常贊譽成功的、詆毀失敗的，褒獎地位高的、貶損地位低的，都認爲姜維死無葬身之地，自己被殺宗族被滅，因此就貶損他，不再考慮分辨其他的，這不合乎《春秋》褒揚貶損的旨意啊。像姜維那樣喜歡學習毫不厭倦，清廉樸素非常節儉，自然是當時的楷模。"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没。

從前和姜維一起到蜀國的人，梁緒官做到大鴻臚，尹賞做執金吾，梁虔做大長秋，他們都在蜀國滅亡之前死了。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

評曰：蔣琬正直嚴肅有威嚴，費禕寬容助人而博愛，他們都繼承諸葛亮制定的規章制度，遵循沿襲而不改變，因此邊境没禍患，國家安定統一，然而他們仍然没有完全懂得治理小國的辦法和無爲而治的道理。姜維略有文武才能，立志建立功名，然而他輕視部衆濫用武力，明察决斷并

"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不周密，最終導致身亡。《老子》中有這樣的話："治理大國如同烹煮小魚。"何况對於小小的一隅之地，怎麽能多次擾動呢？

三國志卷四十五

蜀志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

鄧芝，字伯苗，是義陽新野人，是漢司徒鄧禹的後代。漢代末年鄧芝進入蜀郡，没有受到賞識重用。當時益州從事張裕擅長相術，鄧芝前去追隨他，張裕對鄧芝說："您年過七十歲，官位升至大將軍，封爲侯。"鄧芝聽説巴西太守龐羲喜愛人才，就前去投靠他。劉備平定益州，鄧芝任郫邸閣督。劉備出行到郫，同鄧芝交談，認爲他非常出衆，提升他爲郫令，又升任廣漢太守。鄧芝所管轄的地方清明整肅，治理很有政績，他入朝任尚書。

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吴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吴，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吴、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

劉備在永安去世。在此之前，吴王孫權請求和蜀國和好，劉備接連派宋瑋、費禕等人前去答覆。丞相諸葛亮非常擔心孫權聽説劉備去世，恐怕會有其他打算，不知道該怎麼辦。鄧芝拜見諸葛亮說："如今主上年幼弱小，剛剛繼位，應該派重要使臣去吴國重申盟約友好。"諸葛亮回答說："我考慮此事很久了，祇是没有找到那樣的人罷了，今天纔得到了他。"鄧芝問那人是誰，諸葛亮說："就是使君您呀。"就派遣鄧芝去與孫權重修和好。孫權果然心生疑慮，不及時召見鄧芝，鄧芝就自己呈上奏表請求拜見孫權，説："臣現在到這裏來也是想要爲吴國打算，不僅僅是爲了蜀國。"孫權纔召見他，告訴鄧芝説："孤的確希望和蜀國友好相親，但是恐怕蜀主年幼弱小，國家微弱而形勢急迫，被魏國乘虚而入，就不能保全自己，因此纔猶豫不定罷了。"鄧芝回答説："吴、蜀兩國有四個州的土地，大王您是

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争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

蓋世的英雄，諸葛亮也是當代的豪傑。蜀國有重重險要的堅固防地，吴國有三江的天然屏障，融合這兩個長處，兩國唇齒相依，進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這是必然的道理。大王您現在假如歸降魏國，魏國必定上期望大王您入朝拜見，下要求太子進宫侍奉，如果不聽從命令，魏國就會有藉口來討伐叛亂，蜀國必然順應形勢而見機行事，這樣的話，長江南岸的土地就不再歸大王您所有了。”孫權沉默了很久説：“您説得對。”於是就主動與魏國斷絶交往，和蜀國聯合交好，派遣張温報答回訪蜀國。蜀國又命令鄧芝重新前往吴國，孫權對鄧芝説：“假如天下太平，兩個君主分别治理國家，不也是令人快樂的嗎！”鄧芝回答説：“天上没有兩個太陽，地上没有兩個君王，假如兼并魏國之後，大王您不能深知天命的話，君王各自培育自己的德行，臣子個個竭盡自己的忠心，將帥揺響戰鼓，那麽戰争就將開始了。”孫權大笑説：“您的誠實坦率，竟會是這樣啊！”孫權給諸葛亮寫信説：“丁厷言多浮誇，陰化言不盡意；能聯合交好兩國的人，衹有鄧芝。”等到諸葛亮北上駐扎漢中，任命鄧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諸葛亮去世，鄧芝升任前軍師前將軍，兼任兗州刺史，封爲陽武亭侯，不久又督率江州。孫權多次和鄧芝通信，贈送他的禮品非常豐厚。

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

延熙六年，劉禪派人去升任鄧芝爲車騎將軍，後來授予他符節。

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十四年卒。

延熙十一年，涪陵郡國的人殺死都尉反叛，鄧芝率領軍隊征討，很快殺死了他們的首領，百姓安然平定。鄧芝在延熙十四年去世。

芝爲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産，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晋朝廣漢太守。

鄧芝任將軍二十多年，賞罰分明，善於體貼士兵。他自己的衣食用品依靠官府供給，不刻意追求儉樸，但他始終不營求自家的産業，妻子兒女免不了受飢寒，他死的時候家裏没有盈餘的資財。鄧芝生性剛毅樸直，不掩飾自己的志向豪氣，得不到士人們的應和。他對同時代的人很少有敬重的，衹是很器重姜維才能出衆。他的兒子鄧良，繼承了爵位，景耀年間任尚書左選郎，後來任晋朝的廣漢太守。

張翼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内侯。

張翼，字伯恭，是犍爲武陽人。他的高祖父司空張浩，曾祖父廣陵太守張綱，都有聲望政績。先主劉備平定益州，兼任州牧，張翼任書佐。建安末年，被舉薦爲孝廉，任江陽長，轉任涪陵令，升任梓潼太守，逐漸升任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任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張翼生性執法嚴厲，得不到偏遠地區民衆的喜愛擁戴。地方上的老帥劉胄背叛作亂，張翼率兵征討劉胄。劉胄尚未打敗，恰逢張翼受到朝廷徵召要返回，衆部下都認爲應該急速騎馬奔去請罪，張翼說："不能這樣。我是因爲蠻夷部族騷亂，不稱職而回朝的。但是接替的人還没有到，我正身臨戰場，應該組織運送屯積糧草，作爲消滅叛賊的物資，怎麽能因爲免除官職的緣故而荒廢國家的政事呢?"於是統領事務毫不懈怠，接替的人來到後他纔出發。馬忠依靠他打下的基礎而打敗消滅了劉胄，丞相諸葛亮得知後很贊許他。諸葛亮出兵武功，任命張翼爲前軍都督，兼扶風太守。諸葛亮死，張翼拜授爲前領軍，追論他征討劉胄的功勞，賜爵位爲關内侯。

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

延熙元年，入朝任尚書，逐漸升任建威督，授予符節，進封爲都亭侯，征西大將軍。

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毁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延熙十八年，和衛將軍姜維一同回到成都。姜維提議再次出兵，衹有張翼當朝争辯，認爲國家弱小民衆疲勞，不應濫用武力征伐。姜維不聽，帶着張翼等人出發，晋升張翼任鎮南大將軍。姜維到狄道，大敗魏雍州刺史王經，王經的部衆死在洮水的有上萬人。張翼說："可以停止了，不應再進軍，進軍可能會毁掉這個大功。"姜維大怒，說："替蛇畫足。"姜維終於在狄道包圍王經，但狄道城没有能攻克。自從張翼提出不同意見，姜維内心就同張翼不和睦，但常常要帶着他一同出征，張翼也不得已而前往。

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景耀二年，升任左車騎將軍，兼任冀州刺史。景耀六年，和姜維都在劍閣，一同去到涪縣投降了鍾會。第二年正月，跟隨鍾會到成都，被亂兵殺死。

宗預 廖化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吴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吴，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吴，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别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内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宗預，字德豔，是南陽安衆人。建安年間，跟隨張飛進入蜀郡。建興初年，丞相諸葛亮任命他作主簿，升任參軍、右中郎將。到諸葛亮死後，吴國擔心魏國可能趁着蜀國衰弱而攻取蜀國，就增加巴丘守衛部隊一萬人，一來要以此作爲蜀國的救援，二來要依據形勢進行瓜分争奪。蜀國聽到這消息，也增加了永安的防衛力量，來防備突然的變故。宗預奉命出使吴國，孫權問宗預説："東吴和西蜀，好比是一家，但聽説西蜀另外增加了白帝城的防衛力量，這是爲什麽呢？"宗預回答説："臣認爲東吴增加巴丘的防衛，西蜀加强白帝的守備，都是爲適應局勢的恰當做法，都不值得相互追問。"孫權大笑，贊賞他的坦率耿直，十分友愛地待他，他受到的敬重僅次於鄧芝、費禕。升任侍中，調任尚書。延熙十年，任屯騎校尉。當時車騎將軍鄧芝從江州返回，前來朝拜劉禪，對宗預説："按照禮法，六十歲的人就不從軍了，而您剛剛接受軍隊，這是爲什麽呢？"宗預回答説："您七十歲還不交還兵權，我六十歲爲什麽不接受軍隊呢？"鄧芝生性驕傲，從大將軍費禕以下的人都避讓他，而宗預獨獨不屈從。宗預再度東行出訪吴國，孫權握着宗預的手，流着淚道别説："您常奉命來結交兩國的友好。如今您年紀大了，孤也衰老了，恐怕不會再相見了！"贈送宗預一斛大珍珠，宗預就返回了。升任後將軍，督率永安，朝廷派人來拜授他爲征西大將軍，賜爵位關内侯。景耀元年，因病被召回成都。後來任鎮軍大將軍，兼任兗州刺史。當時都護諸葛瞻剛剛開始統理朝廷政務，廖化拜訪宗預，想要和宗預一同到諸葛瞻住所拜訪。宗預説："我們這些人年過七十，所得到的已過多，衹缺少一死罷了，何必到晚輩那裏登門拜訪呢？"終於没有前去。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吴。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悦，以化為宜

廖化，字元儉，原名淳，是襄陽人。任前將軍關羽的主簿，關羽敗亡，廖化歸屬吴國。他思念回歸先主劉備，就假裝死去，當時人們信以爲真，他趁機帶着年邁的母親日夜向西奔走。恰逢劉備東征，在秭歸相遇。劉備非常高興，任命

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内徙洛陽，道病卒。

廖化爲宜都太守。劉備去世，廖化任丞相參軍，後任廣武督，逐漸升任右車騎將軍，授予符節，兼任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敢剛直著稱。官位和張翼相同，但在宗預之上。

咸熙元年春季，廖化、宗預一同向内遷移前往洛陽，在途中病死。

楊戲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并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决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内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

楊戲，字文然，是犍爲武陽人。他年輕時和巴西人程祁公弘、巴郡人楊汰季儒、蜀郡人張表伯達同時知名。楊戲常常推崇程祁爲四人之首，丞相諸葛亮非常賞識楊戲。楊戲二十多歲時，從州書佐升任督軍從事，掌管刑獄，依據法律決斷疑難，被認爲公平允當，州府召任他作屬主簿。諸葛亮死後，楊戲任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他任治中從事史。蔣琬以大將軍之職開設府署，又徵召他任東曹掾，升任南中郎、參軍，輔佐庲降都督，兼任建寧太守。因病被召回成都，授任護軍監軍，外出兼任梓潼太守，入朝任射聲校尉，在所任職的地方法令清明簡約不繁。延熙二十年，跟隨大將軍姜維出兵到芒水。楊戲一向心中不服姜維，酒後説笑，常有傲慢戲弄的話。姜維表面寬容内心忌恨，心裏不能忍受，軍隊返回，有關官員禀承旨意彈劾楊戲，楊戲被免官爲平民。後在景耀四年死。

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恤，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楊戲雖然生性疏怠孤傲，不曾以甜蜜言辭待人，也不以虛情假意與人交往。他書寫文書評説事理，很少有寫滿一頁紙的。但是他對待故友純篤，誠摯厚道。他和巴西人韓儼、黎韜從幼年起非常親近，後來韓儼因患重病癱瘓，黎韜行爲不端而被朝廷貶棄，楊戲照料救濟，恩愛友好就像當初一樣。另外當時人認爲譙周没有輔佐時政的才能，很少有人順服敬重他，衹有楊戲尊重他，曾經公開説："我們這些後輩人，終究比不上這位大個子。"有見識的人因此而敬重楊戲。

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没。祁、汰各早死。

張表有威重的儀表風度，起初聲名官位和楊戲相等，後來官至尚書，督率庲降、任後將軍，先於楊戲死。程祁、楊汰各都早死。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

楊戲在延熙四年撰寫了《季漢輔臣贊》，他所頌揚稱述的，現在大多記載在《蜀書》中，因

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仿佛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并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吴、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奸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禄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俊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并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此把它記録在下面。在此之後死的人，就没有追述記叙，所以也有應受到稱譽記述而没有載入這篇中的。那些楊戲予以贊述但如今没有立傳的人，我都在楊戲的贊辭下面注明他們的生平事迹，以便能簡略地瞭解他們的大概情況。

從前周文王歌咏德義，周武王歌頌振興，凡著稱於世的君主，修養自身推行道義，不祇是在一朝一夕，而且也是從開創基業建立統緒開始，發揚光大於後世的。從我們中漢末年，國家大權失去控制，英雄豪傑共同奮起，兵役頻仍禍難相連，百姓蒙受災患塗炭。當此之時我們君主感嘆而憂慮，起初他在燕、代地區時就仁義聲名四方顯揚，來到齊、魯地區則英武風範廣爲流傳，寄身在荆、郢地區創業則君臣一心，救援吴、越地區則賢才愚人都仰賴他的風采，在巴、蜀奮揚威武則遠近肅穆震懾，出軍庸、漢地區則惡賊銷聲匿迹，所以能够承接漢高祖開創的基業，光復皇漢的宗廟祭祀。然而奸詐的賊人凶殘險惡，上天的討伐還没有施予，就像周武王在孟津祇是展示一下軍威，商湯還需要等待在鳴條的決戰。天賜的福禄會有終結，君主竟忽然病重逝世。雖然統一了一國，使萬邦合并，是當時俊傑英才輔佐擁戴，英明的德義所招致的，大概人才濟濟也有可觀之處吧。因此就一并記述下他們美好的風範，使後代聽到的人有所啓示。文辭如下：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别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吴、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皇帝留下根基，滋生四面八方，支系出自中山，神明精華聚結，應運挺拔而生，奮起如龍騰躍。創業始自燕、代，稱霸主宰豫、荆，吴、越仰仗依賴，望風請求結盟，割據巴、蜀疆域，并吞庸、漢之地。天地回復秩序，宗廟祭祀安寧，登臨帝位繼業，傳揚德義美名。華夏思慕恩澤，如對西伯之頌，開創後世福慶，世世代代興盛。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吴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

忠武英明卓絶，獻策長江之濱，聯合東吴據蜀，權謀當世至真。承遺猶如阿衡，整肅齊備文武，推廣德義教化，治物改易民

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静邦内，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風，賢愚競相效力，勤勉奮不顧身。邦國内部平静，周邊四境安定，多次踏入敵國，實耀國家威名，竭慮拓展國土，遺憾天下未平。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司徒清明風範，謀議且能褒貶，善識愛惜人才，清美之聲鏗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并致奸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關、張英武赳赳，獻身拯救當世，輔佐協助主上，雄壯猛厲如虎。屏障護衛左右，行動迅若閃電，救助艱險危難，輔成君主大業，功比韓信、耿弇，共有聲名德望。交往待人失禮，同遭奸賊陷害，可悲思慮輕率，竟至捐軀報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横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托鳳攀龍。

贊馬孟起

驃騎將軍奮起，連横合縱抗曹，首先戰於三秦，隨後據守河、潼。合謀爲保朝廷，計策各有不同，敵人有機可乘，竟致家破軍亡。背道知返德義，歸依攀龍附鳳。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睹事知機。

贊法孝直

翼侯精於謀略，預知世道興衰，投身歸附先主，諫議且又教導，思維敏捷遠慮，察事能知微兆。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軍師美善之至，高雅氣質亮麗，效命聖明君主，忠情發自内心，奉此仁義之宗，獻身報答恩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黄漢升

將軍忠厚强健，衝鋒勇於赴難，建立軍功業績，堪稱當世幹將。

贊黄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

掌軍志節清明，一貫氣概慷慨，盡職敢

惟司，民思其綱。

於直言，人民思其治政。

贊董幼宰

安遠强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安遠將軍志强，美善且有功績。輕財果敢勇武，臨難毫不疑惑。戰可以少勝多，偏遠地域建功。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山，名方，是南郡人。以荆州從事身份跟隨先主劉備進入蜀郡。蜀郡平定，任犍爲屬國都尉，因改易了郡名，任朱提太守，選拔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駐守南昌縣。章武二年死。他的生平事迹散佚，所以没有給他立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揚威富有才幹，文武雙全可嘆，在官勝任職守，公正善言明斷，廣圖增財施捨，極有仁義功德。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賓伯名觀，是江夏鄳人。劉璋的母親，是費觀同族的姑姑，劉璋又把女兒嫁給了費觀。費觀在建安十八年任李嚴參軍，在綿竹抵禦劉備，和李嚴一同投降。劉備平定益州後，任命他爲裨將軍，後任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爲都亭侯，加封振威將軍。費觀爲人善於交際。都護李嚴生性驕傲自大，護軍輔匡等人年歲職位和李嚴相等，但李嚴不和他們親近；費觀年齡比李嚴小二十多歲，却同李嚴往來親密就像同輩人一樣。費觀三十七歲死。他的生平行迹亡佚，所以没有爲他立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屯騎侍奉舊主，節操堅貞不移，既已歸依君命，盡心效力時政，軍需賴其供給，選才有益國政。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尚書清正高尚，立身行事嚴整，志堅心存大義，研討覽閱典籍，賴其高雅風範，喜愛比擬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劉子初

安漢氣度雍容，姻親又爲賓客，身受當朝禮遇，此君可稱良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麋子仲

少府善美謹慎，鴻臚明智純真，諫議隱居不仕，儒林通曉天文，宣傳偉大教化，或仕或列士林。

贊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直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别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黄柱爲光禄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内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贊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直

王元泰，名謀，是漢嘉人。他儀容舉止文雅，操行端正。劉璋時，任巴郡太守，後返回任州治中從事。劉備平定益州，兼任州牧，任命他爲别駕。劉備作漢中王，任用荆楚一帶年長飽學之士零陵人賴恭作太常，南陽人黄柱爲光禄勛，王謀任少府。建興初年，賜爵位關内侯，後來接替賴恭任太常。賴恭、黄柱、王謀的生平事迹都散失，所以没有立傳。賴恭的兒子賴厷，任丞相西曹令史，跟隨諸葛亮在漢中，早死，諸葛亮非常惋惜他，給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寫信說："令史中失去賴厷，掾屬中失去楊顒，給朝廷造成的損失太多了。"楊顒也是荆州人。後來大將軍蔣琬問張休説："漢嘉前輩人物有王元泰，如今誰是繼承人呢？"張休回答："説到王元泰，整個蜀地没有後繼者，何况我們郡中呢！"王元泰受到敬重就像這樣。

何彦英名宗，是蜀郡郫人。師從廣漢人任安學習，精心研求任安的術業，和杜瓊同一個老師而聲名超過他。劉璋時，何彦英任犍爲太守。劉備平定益州，兼任州牧，徵召何彦英任從事祭酒。後來他援引圖籙讖緯的説法，勸説劉備稱皇帝。劉備登基後，何彦英升任大鴻臚。建興年間死。他的生平事迹亡佚，所以没有給他立傳。他的兒子何雙，字漢偶，言談説笑詼諧，有淳于髡、東方朔的風度。任雙柏長。早年死。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

車騎高亢强勁，一心廣博仁愛，戰能以

制强，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强。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内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

弱制强，不陷危險失敗。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是陳留人。跟隨劉焉進入蜀地。劉璋時，任中郎將，帶領軍隊在涪抵禦劉備，前去歸降。劉備平定益州，任命吳壹爲護軍討逆將軍，娶納吳壹的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吳壹任關中都督。建興八年，和魏延進入南安郡境，打敗魏將費瑤，爵位升爲亭侯，又進封高陽鄉侯，升任左將軍。建興十二年，丞相諸葛亮死，朝廷任命吳壹督率漢中，任車騎將軍，授予符節，兼任雍州刺史，進封爲濟陽侯。建興十五年死。他的生平事迹散佚，所以没有給他立傳。吳壹同族弟吳班，字元雄，是大將軍何進屬下官員吳匡的兒子。他以豪爽俠義著稱，官位曾僅次於吳壹。劉備時，吳班任領軍。後主劉禪時，逐漸升任驃騎將軍，授予符節，封爲綿竹侯。

安漢治理南疆，奮擊安定故鄉，除滅邪惡敗類，刑威得以伸張，大力拓遷蠻濮，國需財用得强。

贊李德昂

輔漢將軍聰敏，機智且又賢惠，依言深思致遠，問對貼切嚴密，輔成當世美德，致使大業和美。

贊張君嗣

鎮北將軍思敏，籌劃確有方略，勸導消除污穢，政事得有成效。獨自任職東隅，晚年命運不祥，可悲志向未伸，竟至流落異域。

贊黃公衡

越騎校尉忠誠，勉勵志向自敬，任職朝廷内外，都能公而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將軍厚重，征西將軍忠勇，統理時

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强，監軍尚篤，并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内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勑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

政俊才，成就猛將功業。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是汝南人。從豫州跟隨劉備，名望官位一直僅次於趙雲，他們都以忠誠勇猛著稱。建興初年，陳到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爲亭侯。

鎮南將軍勇强，監軍崇尚誠篤，共同擔任軍職，因功各得封地。

贊輔元弼、劉南和

輔元弼，名匡，是襄陽人。跟隨劉備進入蜀地。益州平定後，任巴郡太守。建興年間，改任鎮南將軍，擔任右將軍，封爲中鄉侯。

劉南和，名邕，是義陽人。跟隨劉備進入蜀地。益州平定後，任江陽太守。建興年間，逐漸升任監軍後將軍，賜封爵位關内侯，死。兒子劉式繼承爵位。小兒子劉武，有文才，和樊建齊名，官也做到尚書。

司農天性有才，鋪陳叙寫華章，辭藻文理俱佳，斐然燦爛有光。

贊秦子勑

正方接受遺詔，參預後世政綱，不務盡力政事，捏造異端邪説，終爲當世斥逐，職任功業俱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烈粗猛，臨危承受君命，英勇抵禦外侮，鎮守保衛國境。不能協調和睦，忘節言語悖亂，愛其始痛其終節，實是其人本性。

贊魏文長

威公心胸偏狹，貪取異於衆人；平時尚知倫理，急則傷害相侵，捨順而入凶惡，此

《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
韓士元、張處仁、
殷孔休、習文祥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

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次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嘆，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

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郫令，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銳，偉南篤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
馬盛衡、馬承伯、
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

是《周易》所云。

贊楊威公

季常優良誠實，文經勤勉之人，士元進言勸諫，處仁頗知計謀，孔休以及文祥，各有才幹美名，揚才展述志向，皆爲楚地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
韓士元、張處仁、
殷孔休、習文祥

文經、士元，他們的名字、事迹和郡縣籍貫都已不詳。

處仁，原名存，是南陽人。以荆州從事的身份跟隨劉備進入蜀地，南行駐扎在雒，任命爲廣漢太守。張存一向不服氣龐統，龐統中箭身亡，劉備言談贊賞感嘆，張存說："龐統盡忠而死雖然可惜，但是他違背了高尚雅正的義理。"劉備發怒說："龐統殺身成仁，反而不對嗎？"免除了張存的官職。不久，張存病死。他的生平事迹散佚，所以没有給他立傳。

孔休，名觀，任荆州主簿、別駕從事，參見《先主傳》。他的籍貫不詳。

文祥，名禎，是襄陽人。跟隨劉備進入蜀地，歷任雒、郫令，廣漢太守。他的生平事迹散佚。兒子文忠，官做到尚書郎。

國山美好風範，永南耽於思慮；盛衡以及承伯，才智在胸識時；孫德果敢猛鋭，偉南純篤忠誠；德緒以及義彊，志氣壯烈剛强。衆人志節善美，皆是蜀之芬芳。

贊王國山、李永南、
馬盛衡、馬承伯、
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國山，名甫，是廣漢郪人。喜愛議論品評人物。劉璋時，王甫任州書佐。劉備平定蜀地後，王甫任綿竹令，後返回任荆州議曹從事。跟

事。隨先主征吴，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隨劉備征伐吴國，大軍在秭歸戰敗，遇害。兒子王祐，有父親的風範，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

永南，名邵，是廣漢郪人。劉備平定蜀地後，李邵任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諸葛亮徵召他爲西曹掾。諸葛亮南征，留下李邵任治中從事，當年死。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别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并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都是巴西閬中人。馬勳，劉璋時任州書佐，劉備平定蜀地後，徵召他爲左將軍屬，後改任州别駕從事，死。馬齊是太守張飛的功曹。張飛把他進薦給劉備，任尚書郎。建興年間，擔任丞相掾之職，升任廣漢太守，又改任參軍。諸葛亮死，馬齊任尚書。馬勳、馬齊都以其才幹得以顯耀；但在家鄉州郡中的威信，却比不上姚伷。姚伷，字子緒，也是閬中人。劉備平定益州後，姚伷任功曹書佐。建興元年，任廣漢太守。丞相諸葛亮北上駐扎在漢中，徵召他爲掾史。他同時推薦文武人才，諸葛亮稱贊他説："忠誠輔佐没有比推薦人才作用更大的了，推薦人才則要使他們各自盡力於所喜好的工作；現在姚掾史同時進薦各種人才，擴展文武官員的需要，可稱得上是博識高雅了，希望諸位掾史個個都效法這一行爲，以符合對各位的厚望。"姚伷升任參軍。諸葛亮死，姚伷逐漸升任尚書僕射。當時的人佩服他的真誠純篤。延熙五年死，在楊戲作贊辭之後。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

孫德，名福，是梓潼涪人。劉備平定益州後，李福任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升任巴西太守，任江州督、揚威將軍，入朝任尚書僕射，封爲平陽亭侯。延熙初年，大將軍蔣琬出兵征伐漢中，李福以前監軍身份兼任司馬，死。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别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吴，章武二年卒於永安。

偉南，名朝，是李永南的哥哥。他任郡功曹，舉薦爲孝廉，任臨邛令，入朝任别駕從事。跟隨劉備東征吴國，章武二年死在永安。

德緒，名禄，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嶲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

德緒，名禄，是巴西安漢人。劉備平定益州，龔禄任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任越嶲太守，跟隨丞相諸葛亮南征，被蠻夷族人殺害，當時三十一歲。他弟弟龔衡，景耀年間任領軍。

衡，景耀中爲領軍。

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義彊，名士，是廣漢郪人，是王國山的堂兄。跟隨劉備進入蜀地後，舉薦爲孝廉，任符節長，升任牙門將，外出任宕渠太守，又調往犍爲任職。恰逢諸葛亮南征，王士調任益州太守，準備南行，被蠻夷族人殺害。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休元作戰輕敵，失時招致禍害；文進奮不顧身，一同遭此敗亡，患難生死與共，精神弘遠永光。

贊馮休元、張文進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吴，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

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吴，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吴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吴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休元，名習，是南郡人。跟隨劉備進入蜀地。劉備東征吴國，馮習任領軍，統率各軍，在猇亭大敗。

文進，名南，也是從荆州跟隨劉備進入蜀地，帶領軍隊跟隨劉備征伐吴國，和馮習一同戰死。當時還有義陽人傅肜，劉備退軍，他斷後禦敵交戰，士卒死光，吴軍將領讓他投降，傅肜罵道："吴狗！哪裏有漢將軍投降的！"最終戰死。劉備授任他的兒子傅僉爲左中郎，後任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傅僉又在面臨危難時接受命令獻身。評論的人贊美他們父子代代忠義。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

江陽剛直勇烈，立志節爲明君，交戰遭遇敵寇，毫不屈折己身，單人獨力作戰，隕身喪命軍陣。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説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

季然，名畿，是巴西閬中人。劉璋時任漢昌長。縣中有賨人，這個部族的人剛烈凶猛，從前漢高祖依靠他們平定了關中。巴西太守龐羲認爲天下騷動不安，郡中應有武裝力量，於是招集了很多賨人作爲私家軍隊。有人向劉璋進讒言，説龐羲想要反叛，劉璋暗自懷疑龐羲。龐羲知道後，非常害怕，打算謀求保護自己，派程畿的兒子程郁去宣明自己的想法，索求軍隊幫助自己。程畿回答説："郡中招集部隊，本意不爲反叛，雖然有人離間，關鍵要盡忠誠；如果一定因此恐

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吴，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懼，於是心懷反叛念頭，這不合程畿我所知道的道理。”并且告誡程郁說：“我蒙受州牧恩遇，要爲州牧竭盡忠節。你作爲郡吏，要爲太守效力，不可因爲我的緣故而懷有二心。”龐羲派人告訴程畿說：“你的兒子在郡中，你若不聽從太守，你家將遭禍患！”程畿說：“從前樂羊任將領，飲下敵人用他兒子烹製的肉羹，不是他們父子没有恩情，而是大的道義使他能這樣做。現在即使再將我的兒子烹製爲肉羹，我也一定會飲下它。”龐羲知道程畿一定不會爲他所用，就向劉璋深深謝罪而没有受到責處。劉璋得知整個事件，升任程畿爲江陽太守。劉備兼任益州牧，徵召程畿爲從事祭酒。後來程畿跟隨劉備征伐吴國，遇大軍潰敗，逆江返回，有人告他説：“後面追兵已經到了，解開戰船輕裝逃離，纔可以逃脱。”程畿説：“我在軍中，不曾因爲敵人而逃跑，何況跟隨天子而遇到危險的時候呢！”追兵於是趕上了程畿的船，程畿親手執戟作戰，敵人的船隻有的傾覆。衆多敵兵趕到，一同進攻程畿，程畿戰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公弘後生年輕，卓越奇才精英，年紀二十夭亡，可悲壯志未伸。

贊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公弘，名祁，是季然的兒子。

古之奔臣，禮有來逼，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絶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自古叛逃之臣，依禮有所侵逼，怨恨起自長官，竟至不顧大德。没有匡輔補益，背信投敵稱臣，既然自絶於人，留給兩國笑柄。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

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

糜芳，字子方，是東海人，任南郡太守。

士仁，字君義，是廣陽郡人，任將軍，駐在公安縣，歸屬關羽統管；他和關羽不和，叛投孫權。

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吴將吕蒙所譎，開城詣蒙。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爲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吴。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郝普，字子太，是義陽人。劉備從荆州進入蜀地，任命郝普爲零陵太守。他被吴將吕蒙欺騙，打開城門投降吕蒙。

潘濬，字承明，是武陵人。劉備進入蜀地，任命他爲荆州治中，負責留守州中政務，也同關羽不和睦。孫權襲擊關羽，潘濬於是就投奔吴國。郝普官做到廷尉，潘濬官做到太常，封侯。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鋭，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評曰：鄧芝堅定忠貞剛直明達，身任官職而忘私；張翼敢同姜維的鋒芒相對，宗預抵禦孫權的威勢，都有值得稱道之處。楊戲放縱不羈，意在與衆不同，但是智謀有欠缺，恐怕是定要遭逢當世禍難吧。

三國志卷四十六

吴 志 一

孫堅 孫策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吴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孫堅字文臺，是吴郡富春縣人，可能是春秋時的軍事家孫武的後代。他年輕時任縣吏。十七歲那年，他和父親一同乘船到錢唐，正碰上海盜胡玉等人從匏里上來搶劫商人財物，正在岸上分贜，過往行人全都停下來，船隻也不敢前行。孫堅對父親說："這夥强盜應予以打擊，請讓我去討伐他們。"父親説："這不是你能對付得了的。"孫堅將要持刀上岸，用手向東向西指揮着，好像分派部署人馬來包抄海盜的樣子。盜賊們遠遠看到，以爲官兵來捕捉他們，當即扔下財物四散而逃。孫堅追上去，砍下一個盜賊的首級回來。他父親非常驚奇。孫堅因此名聲大振，郡府徵召委任他代理校尉。會稽郡的妖賊許昌在句章作亂，自稱陽明皇帝，和他的兒子許韶鼓動各縣，部衆數以萬計。孫堅以郡司馬身份招募精壯士兵，得到一千多人，和州郡合力討伐打敗了他們。這一年是漢熹平元年。刺史臧旻向朝廷呈報請功的狀文，朝廷下詔書任命孫堅爲鹽瀆丞，幾年後調任盱眙縣丞，又調任下邳縣丞。

中平元年，黄巾賊帥張角起于魏郡，托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黄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

中平元年，黄巾賊的首領張角在魏郡起事，他假托自己有神靈，派出八個使者到各地教化傳播他的"太平善道"，而暗中互相串聯勾結，自稱黄天泰平。三月甲子，張角的三十六部的信徒在同一日裏一同起兵，各地紛紛響應，焚燒郡縣官府，殺害地方高級官員。漢朝廷派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率領部隊去討伐攻打他們。朱儁上表奏請任命孫堅爲佐軍司馬，跟隨孫堅在下

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别部司馬。

邳的同鄉的年輕人都願意追隨孫堅。孫堅又招募了許多過往的商旅行人和淮水、泗水一帶的精壯士兵，總共有千餘人，和朱儁合力奮勇作戰，所到之處毫無阻攔。汝南郡、潁川郡的賊人走投無路，逃去固守宛縣城。孫堅獨自指揮攻打一方面，登上城墻率先攻入城内，部衆就像蟻群一樣緊隨其後，終於大敗賊人。朱儁把情况全部呈狀文稟報朝廷，朝廷任命孫堅爲别部司馬。

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温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温斬之，無不嘆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閒，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録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邊章、韓遂在涼州作亂，中郎將董卓討伐抵禦没有成功。中平三年，朝廷派司空張温代理車騎將軍，向西去征討邊章等人。張温上奏表呈請孫堅參與謀劃軍事，駐兵在長安。張温用皇帝詔書召見董卓，董卓過了很久纔來拜見張温。張温責問董卓，董卓答話很不恭遜。孫堅當時在座，他上前對張温附耳低語説道："董卓不畏罪責而驕横囂張、口出狂言，應當以應召不及時前來的罪名，宣明軍法殺了他。"張温説："董卓一向在隴西、蜀郡一帶很有威望名聲，今天殺了他，我們西進就没有依靠了。"孫堅説："明公您親自率領天子的大軍，威名震動天下，爲什麽還要依靠董卓？看董卓説的話，對您毫不恭敬，輕上無禮，這是第一條罪狀。邊章、韓遂胡作非爲已經一年多，應當及時進軍討伐，而董卓聲稱不行，阻延軍事，疑惑人心，這是第二條罪狀。董卓接受委任而無戰功，受召見却拖延耽擱，并且態度傲慢、自命不凡，這是第三條罪狀。古代的名將，執節鉞統率軍隊，没有不用斬首的刑法來顯示威嚴的，因此司馬穰苴斬殺了莊賈，魏絳殺了楊干的僕人使他受辱。現在明公您顧念董卓，不馬上予以處斬，破壞損害嚴肅的軍法，就全在這件事上了。"張温不忍心采取行動，就説："您暫且回去吧，否則董卓就要有疑心了。"孫堅就起身出去了。邊章、韓遂聽説朝廷大軍就要來到，他們的黨徒人馬瓦解離散，全都乞求投降。大軍返回，評議的官員認爲軍隊没有同敵人交鋒，不能够論功行賞，然而聽説孫堅歷數董卓三條罪狀，勸説張温殺了他，没有人不贊嘆感慨的。朝廷授任孫堅爲議郎。當時長沙的賊人區星自稱將軍，部衆有一萬多人，攻打圍困城鎮，朝廷就任

命孫堅爲長沙太守。孫堅來到郡中親自率領將士，制定計策謀略，一個月之間，攻克打敗區星等人。周朝、郭石也率領徒衆在零陵、桂陽起兵，和區星相呼應。孫堅就越出郡邊界追尋討伐，三個郡都安定清静了。漢朝廷載録孫堅前後的功勞，封孫堅爲烏程侯。

靈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諸州郡并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栗，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并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脱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争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

漢靈帝去世，董卓獨攬朝政大權，在京城肆意横行。各州郡一起發動義軍，準備討伐董卓。孫堅也組織起軍隊。荆州刺史王叡一向對待孫堅很無禮，孫堅順路殺了他。等到了南陽，部衆已有幾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聽説孫堅的軍隊來到，泰然自若。孫堅用牛酒送禮給張咨，張咨第二天也答謝回訪孫堅。飲酒酣暢時，長沙主簿進來稟告孫堅説："我軍日前進兵到南陽，而道路没有修整，軍需物資没有供給，請拘捕南陽主簿追究査問其原因。"張咨非常驚恐，想要離去，士兵已布滿四周，他無法出去。過了一會兒，長沙主簿又進來稟告孫堅："南陽太守阻延義軍前進，使賊寇不能按時討伐，請拘捕他按軍法處置。"隨即把張咨拖到軍營轅門斬殺了他。南陽郡震驚害怕，孫堅無論索取什麽，没有得不到的。孫堅進軍到達魯陽，和袁術相見。袁術上表奏請任命孫堅代理破虜將軍，兼任豫州刺史。孫堅於是就在魯陽城整訓軍隊。他準備進軍討伐董卓，派長史公仇稱帶領兵士、從事回本州督察催運軍糧。在魯陽城東門外設置帳幔，爲公仇稱餞行，官員部下全都聚集來。董卓派步兵騎兵幾萬人迎擊孫堅，幾十名輕騎兵先頭來到魯陽。孫堅正在勸酒説笑，他命令部隊整頓陣容，不得隨意亂動。後來敵人騎兵逐漸增多，孫堅緩緩離座，帶領大家進入城中，纔對左右的人説："先前我之所以不馬上起身，就是害怕士兵混亂自相踐踏，諸位就不能進城了。"董卓的軍隊見孫堅人馬十分嚴整，不敢攻城，就撤兵返回了。孫堅移兵駐守在梁縣東邊，受到董卓軍隊的猛烈進攻，孫堅和幾十名騎兵突破包圍衝出來。孫堅常戴着紅色的毛織頭巾，他就脱下頭巾讓親信將領祖茂戴上它。董卓的騎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孫堅纔得以從小路逃脱。祖茂被圍困無路可走，下了馬，把頭巾戴到

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仇。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訖，引軍還，住魯陽。

墳墓間燒過的柱子上，就潛藏在草叢中。董卓的騎兵遠遠看到，就重重包圍，圍定靠近發現是柱子，纔離開了。孫堅重新尋機集合部隊，在陽人交戰，大敗董卓軍隊，砍了董卓的都督華雄等人的頭示衆。這時，有人向袁術離間孫堅，袁術心生懷疑，不給孫堅運送軍糧。陽人距離魯陽一百多里，孫堅連夜飛馬奔去拜見袁術，他在地上畫着分析辯説形勢利害，説："我之所以出生入死不顧個人安危，上是爲國家討伐賊人，下是爲報慰將軍您家族的私仇。孫堅我同董卓并没有殺害骨肉親人的仇怨，而將軍您却聽信誣陷詆毀的話，反而對我猜忌懷疑。"袁術局促不安，當即給孫堅調撥運送了軍糧。孫堅回到駐地。董卓懼怕孫堅的勇猛强壯，就派將軍李傕等人前來請求講和結親，讓孫堅列出子弟擔任刺史、郡守的名單，答應上表奏請朝廷任用他們。孫堅説："董卓悖逆天理，横行無道，顛覆王室，如果不滅你的三族，昭告天下，那麽我死也不瞑目，難道會和你講和結親嗎？"他又向大谷進軍，距離雒邑九十里。董卓不久就向西遷都進入函谷關，放火焚燒了雒邑。孫堅便進軍進入雒邑，修繕各個帝王陵墓，填堵董卓挖掘開的陵寢。整修完畢後，他率領部隊返回，駐扎在魯陽。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荆州，擊劉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

初平三年，袁術派孫堅征討荆州，攻打劉表。劉表派黄祖在樊城、鄧縣之間迎戰。孫堅打敗黄祖，追擊黄祖渡過漢水，於是就包圍了襄陽。孫堅單人匹馬巡行峴山，被黄祖的士兵射死了。孫堅哥哥的兒子孫賁，率領將士們投靠袁術，袁術又上表奏請任命孫賁爲豫州刺史。

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孫堅有四個兒子：孫策、孫權、孫翊、孫匡。孫權稱皇帝以後，追謚孫堅爲武烈皇帝。

孫策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孫策字伯符。孫堅起初組織發動討伐董卓的義軍，孫策帶着母親移居舒縣，他和周瑜交情很好，并廣泛籠絡結交士大夫，長江、淮水一帶的人們全都心向他。孫堅去世，歸葬曲阿縣。喪事結束，孫策就渡過長江住在江都。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吴景，時為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

徐州牧陶謙非常忌怕孫策。孫策的舅舅吴景，當時任丹楊太守，孫策就用車載着母親遷移

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嘗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楊，策從兄賁又為丹楊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東屯橫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鬥，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到曲阿，他和呂範、孫河一同去投靠吳景，乘機招募到幾百人。興平元年，孫策追隨袁術。袁術特別看重他，把孫堅的部隊交還給孫策。漢朝廷太傅馬日磾持符節安撫關東地區，在壽春以禮徵召孫策，上表呈請授任孫策懷義校尉，袁術的大將喬蕤、張勳全都愛慕尊敬孫策。袁術常常感慨地說："假使袁術我有兒子像孫郎那樣，就是死了又有什麽遺憾呢！"孫策的騎士犯了罪，逃進袁術軍營，躲藏在營中馬厩裏。孫策指派人去到那裏殺了他，事情結束，孫策去拜見袁術向他賠罪。袁術說："士兵喜歡叛變，應當共同憎恨，爲什麽要賠罪呢？"從此軍中更加敬畏孫策。袁術當初答應讓孫策任九江太守，過後却改用丹楊人陳紀。後來袁術想要攻打徐州，向廬江太守陸康索取三萬斛稻米。陸康不給，袁術大怒。孫策以前曾經去拜見陸康，陸康不見，讓主簿接待他。孫策常心懷怨恨。袁術派孫策攻打陸康，對孫策說："先前錯用了陳紀，我常常悔恨我本來的意圖没有實現。現在如果抓獲陸康，廬江郡就真的歸您所有了。"孫策攻打陸康，攻克了廬江，袁術又任用他原來的屬下官員劉勳任太守，孫策更加失望。在此之前，劉繇任揚州刺史，州府原來治所在壽春。壽春，袁術已經占據，劉繇就渡江以曲阿作爲治所。當時吳景還在丹楊，孫策的堂兄孫賁又任丹楊都尉，劉繇來到，全都把他們逼迫驅逐。吳景、孫賁退走住到歷陽。劉繇派樊能、于麋向東駐兵在橫江津，張英駐兵當利口，來抵禦袁術。袁術自己任用原來的下屬官員琅邪人惠衢做揚州刺史，又任用吳景爲督軍中郎將，和孫賁一同率軍攻打張英等人，連續幾年都没有攻克。孫策就勸說袁術，請求幫助吳景等人平定江東地區。袁術上表奏請任命孫策爲折衝校尉，代理殄寇將軍，士兵衹有一千多人，戰馬幾十匹，門下賓客願意跟隨孫策的有幾百人。等到了歷陽，部衆已有五六千人。孫策的母親先前從曲阿遷移到了歷陽，孫策又將母親遷移到阜陵，他渡過長江轉戰各地，所到之處全都攻克，没有人敢阻擋他的鋒芒，而他的軍令統一嚴明，百姓都很擁戴他。

策爲人，美姿顔，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吴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吴景爲丹楊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爲吴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吴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是時袁紹方强，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

孫策爲人，風姿容貌修美，喜歡説笑，性情豁達，易於聽取意見，善於用人，因此士人百姓凡是見到他的人，没有不盡心效力，願意爲他獻身的。劉繇棄軍逃跑，衆郡守也全都放棄城池逃走。吴郡人嚴白虎等人部衆各有一萬多人，到處屯駐集結。吴景等人想先打敗嚴白虎等，就攻打會稽。孫策説："嚴白虎之流是一群盗賊，没有什麽大的志向，這次一定能俘獲他們。"於是就率領部隊渡過浙江，占領會稽，殺戮血洗東冶，就打敗了嚴白虎等人。全部重新任用地方高級官員，孫策自己兼任會稽太守，又讓吴景任丹楊太守，讓孫賁任豫章太守；劃分豫章郡設置廬陵郡，讓孫賁的弟弟孫輔任廬陵太守，丹楊人朱治任吴郡太守。彭城人張昭、廣陵人張紘、秦松、陳端等人做謀士。這時袁術僭稱帝號，孫策寫信斥責他，并同他斷絶交往。曹操上表奏請任命孫策爲討逆將軍，封他爲吴侯。後來袁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人率領他們的部衆想要投靠孫策，廬江太守劉勳半路截擊，全部俘虜了他們，收繳了他們的珍寶返回。孫策聽説此事，假意同劉勳友好結盟。劉勳剛剛得到袁術的部衆，當時豫章上繚那裏同宗族的百姓一萬多户人家在江東地區，孫策勸説劉勳去攻打奪取他們。劉勳出發後，孫策的輕裝部隊日夜兼程襲擊攻占廬江，劉勳的部衆全部投降，劉勳獨自和他統領的幾百人歸依了曹操。這時候袁紹正勢力强大，而孫策吞并了江東，曹操的勢力還不能完全施展，就暫且想要安撫孫策。曹操就把他弟弟的女兒許配給孫策的小弟弟孫匡，又爲兒子曹章娶了孫賁的女兒，對孫策的弟弟孫權、孫翊全都以禮徵召，又命令揚州刺史嚴象舉薦孫權爲茂才。

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吴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吴、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紹在官渡交戰，孫策暗中想要襲擊許都，迎接漢獻帝，他秘密訓練部隊，部署任命了衆位將領。他還没有采取行動，恰巧被吴郡太守許貢的門客殺害了。在這之前，孫策殺了許貢，許貢的小兒子和門客逃跑躲藏在長江邊。孫策獨自騎馬出行，忽然和許貢的門客相遇，門客擊傷了孫策。孫策傷勢很嚴重，請來張昭等人對他們説："中原地區正陷入混亂，憑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决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争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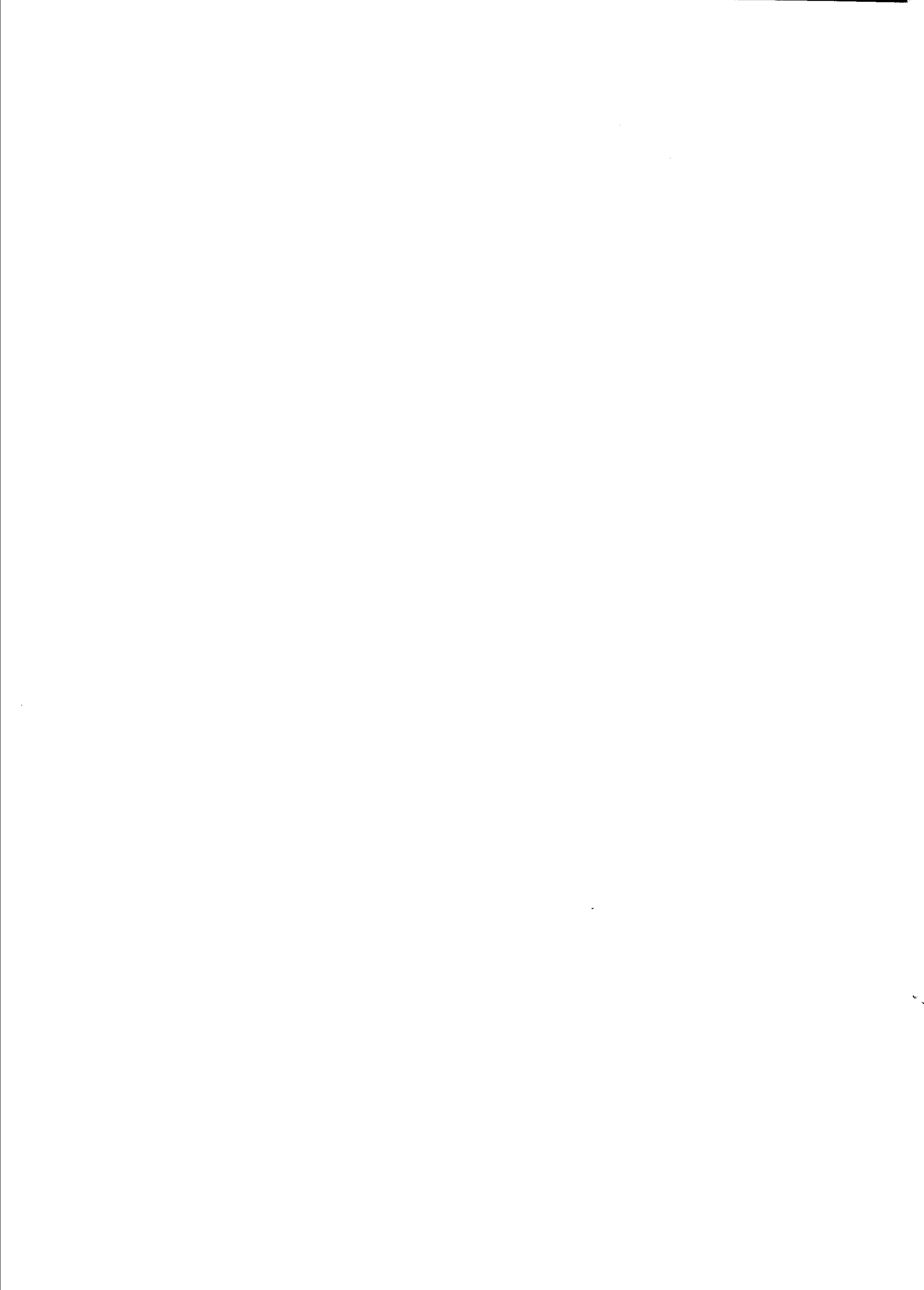
藉吳、越的人馬，三江的險固，完全可以坐觀成敗。你們諸位要好好輔助我的弟弟。"又叫來孫權，給他佩上印綬，對他説："率領江東人馬，在兩軍對壘之間把握戰機，同天下英雄争勝，你不如我；選拔賢才，任用能人，使他們各自盡心效力，來保衛江東，我不如你。"到了晚上孫策去世，當時他二十六歲。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晧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孫權稱皇帝，追謚孫策爲長沙桓王，封他的兒子孫紹爲吳侯，後來改封上虞侯。孫紹死，兒子孫奉繼承了爵位。孫晧時，有謠傳説孫奉應當立爲皇帝，孫奉被處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鋭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評曰：孫堅勇猛剛毅，出身寒微低賤而能富貴顯赫，勸説張温斬殺董卓，又把董卓破壞的帝王陵墓填平修繕，他有忠誠壯烈的功業。孫策英雄氣概豪邁超群，堅鋭勇猛蓋世，能出奇制勝，志在統一華夏。但是他們都很輕率，武斷急躁，導致喪身敗亡。并且割據江東，是孫策奠定了最初的基礎，而孫權對他的尊榮崇敬不够，他的兒子祇是封爲侯爵，從情理上説是很不够的。



三國志卷四十七

吴志二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禄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孫權字仲謀。他的兄長孫策平定江東各郡，孫權當時十五歲，任用他做陽羨縣長。郡守察舉他爲孝廉，州牧推薦他爲茂才，代理奉義校尉。漢朝廷認爲孫策地處偏遠，仍能進獻賦税貢奉，就派使者劉琬去頒發賜給孫權爵位官服的賞命。劉琬告訴别人說："我看孫氏兄弟雖然個個才能出衆、通明事理，但是都享年不會終壽，祇有二弟孝廉孫權，形體魁偉，相貌奇特，骨架不凡，有大貴的儀相，年壽又最高，你們可記着驗證我的話吧。"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黄祖於沙羨。

建安四年，孫權跟隨孫策征伐廬江太守劉勳。打敗劉勳，又進軍到沙羨討伐黄祖。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盗，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吴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吕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

建安五年，孫策去世，把軍政大事交付給孫權，孫權悲哭不停。孫策的長史張昭對孫權說："孝廉，這難道是痛哭的時候嗎？况且周公制定禮法，他的兒子伯禽也没有遵從，不是他想要違背父親訓導，而是當時情勢不能遵從禮法行事。何况現在朝廷内外的壞人競争角逐，豺狼一般的壞人充滿道路，你却想要哀痛兄長，顧念喪制禮儀，這就好像是打開家門迎請盗賊，這不能算是仁德。"於是就改换了孫權的喪服，扶着讓他上馬，讓他出外巡閲軍隊。這時孫權祇擁有會稽、吴郡、丹楊、豫章、廬陵五郡，而且這些郡的偏遠險要地區還没有完全順服，而天下的英雄豪傑散布在各州郡，賓客行旅寄居的士人以個人安危去留作爲自己考慮的事，没有君臣之間的牢固關係。張昭、周瑜等人認爲孫權可以同他一起成就偉業，所以傾心輔助他。曹操上表奏請任命孫權

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爲討虜將軍，兼任會稽太守，駐軍吴縣，派郡丞到會稽郡處理日常公文書信事務。孫權以師長太傅的禮節對待張昭，而周瑜、程普、吕範等人擔任將帥。招攬才能傑出的人，聘請尋求有名望的讀書人，魯肅、諸葛瑾等人開始成爲賓客。分派部署各將領，鎮守安撫山越部族，討伐不服從命令的。

七年，權母吴氏薨。

建安七年，孫權的母親吴氏去世。

八年，權西伐黄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吕範平鄱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吕蒙等爲劇縣令長。

建安八年，孫權向西討伐黄祖，打敗他的水軍，衹有城池没有攻克，而山越盗寇又叛亂了。孫權返回經過豫章，派吕範平定鄱陽，程普征討樂安，太史慈統領海昏，韓當、周泰、吕蒙等人擔任任務繁重難以治理的各縣的縣令、縣長。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建安九年，孫權的弟弟丹楊太守孫翊被身邊的部下殺害，孫權任命堂兄孫瑜接替孫翊。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建安十年，孫權派賀齊征討上饒，分上饒設置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黄祖，虜其人民而還。

建安十二年，孫權向西征討黄祖，俘獲了他的民衆而返回。

十三年春，權復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吕蒙破其前鋒，而淩統、董襲等盡鋭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爲始新、新定、犂陽、休陽縣，以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

建安十三年春季，孫權再次征討黄祖，黄祖先派水軍抵擋孫權的部隊，都尉吕蒙打敗黄祖的先頭部隊，而淩統、董襲等人全力猛攻黄祖，於是破城而在城中屠戮。黄祖脱身逃跑，騎士馮則追上砍了他的頭，俘獲了他的民衆男女幾萬人。這一年，派賀齊征討黟縣、歙縣，劃分歙縣置始新、新定、犂陽、休陽四個縣，以這六個縣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肅請求奉命前去弔唁慰問劉表的兩個兒子，并趁機觀察荆州的變化。魯肅還没有到達荆州，而曹操率軍已經逼近荆州邊境，劉表的兒子劉琮率全體部衆投降。劉備想要向南渡過長江，魯肅同他相見，便傳達孫權旨意，向他分析説明成敗的道理。劉備進軍駐守夏口，派諸葛亮去拜見孫權，孫權派周瑜、程普等出發。這時曹操剛剛得到了劉表的部衆，軍容氣勢很强盛，孫權的衆位議論的謀士全都看到曹操的軍威聲勢而感到懼怕，多數人勸説孫權迎降曹操。衹有周瑜、魯肅堅持抵抗曹操的意見，想法和孫權相同。周瑜、程普任左右都督，各自率領一萬人，和劉備一起進軍，與曹操在赤壁相遇，

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淩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大敗曹操的部隊。曹操燒掉剩餘的船隻，率軍撤退，士兵因飢餓疫病，大半死亡。劉備、周瑜等人又追擊到南郡，曹操於是就撤回北方，留下曹仁、徐晃在江陵，派樂進守衛襄陽。當時甘寧在夷陵，被曹仁的部下包圍，孫權用呂蒙的計謀，留下淩統來抵禦曹仁，用他一半的兵力援救甘寧，部隊得勝返回。孫權自己率人馬圍攻合肥，派張昭進攻九江郡的當塗縣。張昭出軍不利，孫權攻城一個多月也不能攻下。曹操從荊州回來，派張喜率領騎兵奔赴合肥。張喜還沒有到達，孫權就撤退了。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建安十四年，周瑜、曹仁相互對峙一年多，攻殺傷亡的人很多。曹仁棄城逃走。孫權任命周瑜爲南郡太守。劉備上奏表請求任命孫權代理車騎將軍，兼任徐州牧。劉備兼任荊州牧，駐軍在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建安十五年，分豫章郡設置鄱陽郡；分長沙郡設置漢昌郡，任命魯肅爲太守，駐守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建安十六年，孫權把官署遷到秣陵。第二年，修築石頭城，改秣陵稱爲建業。聽説曹操將要來侵犯，修建了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嘆其齊肅，乃退。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户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進攻濡須塢，孫權同他相對峙一個多月。曹操遠望孫權的軍隊，贊嘆他們整齊嚴明，就撤軍了。當初，曹操擔心長江沿岸的各郡縣要被孫權掠奪，命令他們向中原內地遷移。民衆反而自相驚擾，從廬江、九江、蘄春、廣陵的十多萬户人家全都東渡長江，長江西岸於是就空虛無人，合肥以南衹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

建安十九年五月，孫權征討皖城。閏月，攻克皖城，俘獲廬江太守朱光和參軍董和以及男女幾萬人。這一年劉備平定蜀地。孫權因爲劉備已經得到益州，就命令諸葛瑾向劉備討還荊州各郡。劉備不答應，説："我正在謀取涼州，涼州平定，就把荊州全部歸還給吳國。"孫權説："這是借而不還，却想要用空話拖延時間。"於是就設置了荊州南部三郡的地方高級官員，關羽全都趕走了他們。孫權大怒，就派呂蒙督率鮮于丹、徐忠、孫規等人的軍隊二萬人攻取長沙、零陵、

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并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淩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桂陽三個郡，派魯肅率一萬人駐守巴丘，來抵禦關羽。孫權駐在陸口，對各路軍隊調度指揮。呂蒙兵到，長沙、桂陽二郡全都降服，衹有零陵太守郝普不投降。恰逢劉備來到公安，派關羽率領三萬人馬到益陽，孫權就召回呂蒙等人讓他們返回援助魯肅。呂蒙派人誘降郝普，郝普投降，呂蒙全部獲得三郡的將領太守，就率軍返回，和孫皎、潘璋以及魯肅的軍隊一起進兵，在益陽抗擊關羽。還沒有交戰，恰巧曹操進兵漢中，劉備害怕失掉益州，派使者去同孫權請求講和。孫權命令諸葛瑾回報答覆，重新尋求結盟友好，於是就分荊州的長沙、江夏、桂陽三郡以東歸屬孫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歸屬劉備。劉備返回，而曹操已經撤回了。孫權從陸口返回，就征討合肥。合肥沒有攻下，撤軍返回。軍隊全都踏上了歸途，孫權和淩統、甘寧等人在逍遙津北遭到魏國將領張遼的襲擊，淩統等人拚死保衛孫權，孫權騎着駿馬跨過逍遙津纔得以逃走。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建安二十一年冬季，曹操駐扎在居巢，於是就進攻濡須塢。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建安二十二年春季，孫權命令都尉徐詳去拜見曹操請求投降，曹操派使者回報重修友好，立誓重新聯姻結親。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吴，親乘馬射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建安二十三年十月，孫權將要去吴郡，他親自騎着馬在庱亭射獵老虎。他的馬被虎咬傷，孫權用雙戟投向老虎，老虎受傷後退，常跟隨孫權的侍從張世用戈擊虎，捉獲了老虎。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内憚羽，外欲以為己功，箋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鬥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别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在襄陽包圍了曹仁，曹操派遣左將軍于禁援救曹仁。恰巧漢水暴漲，關羽用水軍全部俘獲了于禁等人的步兵騎兵三萬人送往江陵，衹有襄陽城没有攻克。孫權内心很害怕關羽，表面上又想要用對付關羽來爲自己表功，寫信給曹操，請求征討關羽以示自己效力。曹操也想讓關羽和孫權相互對峙而争鬥，就用驛站快馬傳送去孫權的信，讓曹仁用弓箭射給關羽看。關羽猶豫不決，没有能撤軍。閏月，孫權征討關羽，先派呂蒙襲擊公安，俘獲將軍士仁。呂蒙到達南郡，南郡太守麋芳獻城投降。呂蒙占領江陵，安慰撫恤城中老幼，解除了于禁的囚禁

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荆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陸遜另外奪取了宜都，取得了秭歸、枝江、夷道，返回駐扎在夷陵，扼守峽口來防備蜀軍援軍。關羽返回當陽，向西去守衛麥城。孫權派人誘降他。關羽假裝投降，在城墻上樹起旗幟、立了假人，藉機逃跑，軍隊瓦解逃散，衹剩下十多名騎兵。孫權先派朱然、潘璋截斷關羽必經的捷路。十二月，潘璋的司馬馬忠在章鄉俘獲了關羽和他的兒子關平、都督趙累等人，於是就平定了荆州。這一年疫病盛行，孫權全部免除荆州百姓的租稅。曹操上表奏請任命孫權爲驃騎將軍，授予符節、兼任荆州牧，封爲南昌侯。孫權派校尉梁寓向漢王室進獻貢物，并命令王惇購買馬匹，又遣送朱光等人回到北方。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年爲延康。

建安二十五年春季正月，曹操去世，太子曹丕接任丞相、魏王，改年號爲延康。

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

秋季，魏將梅敷派張儉來請求孫權收撫接納。南陽郡的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個縣的百姓五千多家前來歸附。

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黄初。

冬季，繼任的魏王曹丕稱帝，改紀元年號爲黄初。

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

黄初二年四月，劉備在蜀稱帝。孫權從公安到鄂縣建都，改鄂縣名爲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個縣設置武昌郡。五月，建業報告説天降甘露。八月，修築武昌城，孫權下命令給衆將領説："生存時不應忘記滅亡，安逸時定要考慮危險，這是古人有益的教導。從前雋不疑是漢代名臣，在和平安定的時代却刀劍不離身，就是説君子對於軍備，是不可以放棄的。何况現在我們處在邊境地區，豺狼一樣的壞人往來不斷，難道能够輕視疏忽而不考慮突然出現的災難嗎？最近聽説衆位將領出入，各自崇尚謙和簡約，不帶隨從武器，這遠不是考慮周到、愛護自己的做法。保全自己，留名後世，來使君主和親人安心，和前者相比，哪種更危險、會使自己受辱呢？應該嚴加警惕戒備，切實崇尚大節，以稱孤的心意。"自從魏文帝登基，孫權就派使者去自稱藩屬，并遣送于禁等人返回。十一月，魏文帝頒發策命給孫權説：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

聖明君主的法制，按德行設置爵位，以

功制禄；勞大者禄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勛，太公有鷹揚之功，并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睹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潜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内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吴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携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户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并奮，清除奸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内，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儉爲德，是用錫君秬鬯

功勞制定俸禄；功勞大的俸禄就優厚，德行高的禮遇就隆重。所以周公有輔助武王、成王的功勛，姜太公有施展雄才滅商的赫赫武功，他們全都分封到國土，都接受了整套禮器的賜物，這是爲了表彰特殊的功勛，特别對待卓越的人物。近世漢高祖稱帝初年，分封肥沃的土地給八位異姓功臣爲侯王，這是前代的美事，後世帝王的借鑒。朕并無德行，承受天命而變革漢朝皇統，統治全國，執掌國家大政，想向先代聖明的君主看齊，日夜辛勞而坐到天亮。考慮到您天性忠誠明智，有濟世的才能，做皇室的輔佐，深察天命運數，明見興衰道理，遠遠地派來使者，渡過潜水、漢水。聽到消息就如影隨形地歸附，呈上文書而自稱藩屬，并進獻絲綢葛布等南方的物産爲貢品，全部遣送了流落南方的各位將領，回到本朝，忠誠恭敬發自内心，懇切誠摯明現外表，信義銘刻在金石，大義普蓋在山河，朕非常贊賞。現在封您爲吴王，派遣使持節太常高平侯邢貞，授予您璽印、綬帶、策封文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到第十，授任您爲大將軍使持節督率交州，兼任荆州牧，賜給您青土，外包白茅，要對答稱揚朕的命令，來治理好東部中國。請交送上原來驃騎將軍南昌侯的印璽、綬帶、符節和策命文書。現在還要加賞給您九錫的完備賜物，請敬聽後面的命令：因爲您安定了東南方，治理好了長江南岸地區，漢族、夷族安居樂業，没有人懷有叛逆之心，因而賞賜您大車、兵車各一輛，黑色的公馬八匹。您努力理財、獎勵農業生産，倉庫積存豐盈，因而賜給您王侯穿的禮服和禮帽，還有紅色底的鞋配套。您用道德教化民衆，禮教盛行，因而賜給您三面懸挂的樂器。您宣揚倡導良好的社會風氣，招順安撫了百越部族，因而賜您在紅色大門的屋中居住。您運用才能智謀，任用賢良方正的人做官，因而賜您可以有納於檐下的殿堂臺階來登殿。您發揚忠誠勇敢的精神，清

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除了奸詐邪惡的壞人，因而賜給您虎賁勇士一百人。您在遠方奮揚威勢，在荆州南部宣示武力，除滅了凶惡的醜類，捕獲了罪人，因而賜給您斧、鉞各一件。您對内以文治和諧，對外以威武昭信，因而賜給您紅色弓一張、紅色箭百枝，黑色弓十張、黑色箭千枝。您以忠貞嚴肅爲根本，以恭順儉樸爲美德，因而賜給您祭祀用的美酒一卣，還有玉製酒杓相配套。恭敬地對待吧！恭順嚴肅地宣揚訓典，服從朕的命令，勉力輔佐我國家，永久地保持您偉大的功業。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吕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立登爲王太子。

這一年，劉備率軍前來討伐，到達巫山、秭歸，派遣使者引誘勸導武陵一帶的蠻夷部族，假意給他們印章符信，答應給他們封官賞賜。於是各縣和五谿的民衆全都背叛吴國歸降蜀國。孫權任命陸遜爲都督，督率朱然、潘璋等人去抗擊劉備。孫權派遣都尉趙咨出使魏國。魏文帝問趙咨説："吴王是什麽樣的君主呀？"趙咨回答説："是聰明仁愛有智慧，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魏文帝詢問具體情況，趙咨説："從平凡人等中納用魯肅，這是吴王的聰；從普通軍人中提拔吕蒙，這是他的明；俘獲于禁而不傷害他，這是他的仁；奪取荆州而武器上不沾血，這是他的智；占據三州像猛虎一樣注視天下，這是他的雄；屈身向陛下稱臣，這是他的略。"魏文帝想要封賞孫權的兒子孫登，孫權以孫登年紀幼小爲由，上書辭謝封賞，重新派遣西曹掾沈珩去表示謝意，還進獻地方特産。孫權立孫登爲王太子。

黄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黄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陳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黄武元年春季正月，陸遜的部下將軍宋謙等人攻打蜀國五座屯兵營地，全部攻破它們，斬殺了軍營守將。三月，鄱陽稱有黄龍出現。蜀國軍隊分别占據險要地點，前後有五十多個營寨，陸遜按照强弱派兵應對抵禦，從正月到閏六月，大敗蜀軍，戰場上被殺死和放下武器投降的有幾萬人。劉備急速逃跑，纔得以自己幸免。

初，權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

當初，孫權表面上假意臣服魏國，而内心并不很誠懇。魏國想要派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前去和孫權結盟立誓，并徵召他的兒子去做人質，孫權推辭謙讓不接受。秋季九月，魏國就命令曹

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縱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俯仰從群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凄愴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休、張遼、臧霸出兵洞口，曹仁出兵濡須塢，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包圍南郡。孫權派呂範等人統率五路軍隊，用水軍抵禦曹休等人，諸葛瑾、潘璋、楊粲援救南郡，朱桓任濡須督抵抗曹仁。當時揚、越的蠻夷部族大多還没有平定順服，內部的禍難還没有平息，所以孫權用恭謙的言辭向魏文帝呈上文書，請求自己改正錯誤，說：“如果我的罪過很難改掉，一定不被赦免，我將奉獻歸還土地和人民，懇請寄身在交州，了此餘生。”魏文帝回答說：“您生在天下動蕩不安的時代，原本有縱橫天下的志向，降低身份奉事國家，而享有現在這福禄。自從您受策封以來，進獻貢品的使者在路上往來不斷。征討劉備的行動，魏國朝廷仰賴您纔能成功。如果人像狐狸那樣埋好又挖出，反覆無常，是古人所恥笑的。朕和您，君臣的名分已經確定，難道願意勞苦軍隊遠征到江、漢嗎？朝廷上討論國事，君主也不能專斷；三公奏報您的過失，全都有根據原委。朕并不賢明，雖然有像曾參的母親懷疑兒子而投杼那樣的本無其事的懷疑，但還是希望奏說的人的話不是真的，以此作爲國家的福事。所以先派遣使者去犒賞慰勞，又派遣尚書、侍中完善重修從前的誓言，并確定前來作人質的您的兒子。您却藉口推辭，不想讓他前來，議論的朝臣認爲這很奇怪。另外前都尉浩周勸您送來兒子，那其實是朝中大臣共同商定的意見，以此來驗證您，您果然藉口推辭，外援引隗囂送子給光武帝爲人質最終還是不忠誠爲例，內喻自己像竇融那樣祇是堅守忠貞罷了。社會時代不同了，人們各自會有想法打算。浩周返回，親口陳述說明您的想法，更使議論的朝臣提出了許多的懷疑，您始終忠誠魏國的這個根本，没有依據保證，所以孤就勉强順從了群臣的出兵建議。現在閱讀了您的奏報，誠摯懇切，深刻周到，內心因而很感慨，傷感而動容。當日頒發詔令，命令各軍祇許深挖戰壕，高築堡壘，不得隨意前進。如果您真能表達忠貞節義，來消除對您的懷疑議論，孫登本人早晨到京，晚上就命令軍隊撤回。這話的誠意，有如長江東去！”孫權於是就改了年號，沿長江抵禦防

守。冬季十一月，颳起大風，呂範等人的士兵淹死的有幾千人，其餘的軍隊返回到長江南岸。曹休派臧霸用五百艘輕船、敢死隊士兵一萬人襲擊攻打徐陵，燒毀攻城的戰車，殺死俘虜幾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擊殺死魏將尹盧，殺死俘獲幾百人。十二月，孫權派太中大夫鄭泉到白帝城與劉備聘問修好，兩國又重新開始交往和好。但是孫權仍然同魏文帝相互有往來，到第二年纔絶交。這年改夷陵名爲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曆。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群臣勸即尊號，權不許。劉備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晋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黄武二年春季正月，曹真分派軍隊占領江陵附近的江中小洲。這月，在江夏山上築城。廢棄四分曆，啓用乾象曆。三月，曹仁派將軍常彫等人，率五千名士兵，乘坐輕快的油船，清晨時渡到濡須塢附近江心小島。曹仁的兒子曹泰趁機率軍急攻朱桓，朱桓的部隊抗擊他，派遣將軍嚴圭等人打敗常彫等人。這月，魏軍全部撤退。夏季四月，孫權的衆大臣勸他稱皇帝，孫權没有答應。劉備在白帝城去世。五月，曲阿報説天降甘露。這之前，戲口的守將晋宗殺死將領王直，率領部衆叛逃到魏國，魏國任命他爲蘄春太守，多次侵犯吴國邊境。六月，孫權命令將軍賀齊率領麋芳、劉邵等襲擊蘄春，劉邵等活捉了晋宗。冬季十一月，蜀國派中郎將鄧芝來吴國通問候修友好。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黄武三年夏季，派輔義中郎將張温到蜀國通問候修友好。秋季八月，赦免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巡廣陵，遥望長江，説：“那裏有傑出的人，不能够謀取。”就返回了。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没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黄武四年夏季五月，丞相孫邵死。六月，任命太常顧雍爲丞相。皖口報説有樹連理生長。冬季十二月，鄱陽的賊人彭綺自稱將軍，攻陷了許多縣，部衆有幾萬人。這年連續發生地震。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黄武五年春季，孫權下命令説：“軍隊發動作戰，時間已經很長了，百姓離開農田土地，父子夫婦，不能够得到相互體恤，孤非常同情他們。現在北方的敵寇已退縮逃竄，邊境没有戰事，要下命令給各州郡，來讓百姓寬緩休養生息。”這時陸遜因他所在的地區缺少糧食，上表

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采擇乎？但諂媚取容，雖暗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請求命令各位將領開發擴大農田。孫權答覆說："很好。現在孤父子親自接受分得的農田，車駕中的八頭牛來拉四張犁耕種，雖然趕不上古人，也是想要和民衆同等地從事那勞作。"秋季七月，孫權聽說魏文帝去世，出兵征伐江夏，圍攻石陽，没有取勝而撤軍返回。蒼梧報説有鳳凰出現。分丹楊、吴郡、會稽三個郡地勢險礙的山地十個縣建置東安郡，任命全琮爲太守，討伐平定山越部族。冬季十月，陸遜向孫權陳說有利於國家的、應辦的事情，勸說孫權施行恩德，寬緩刑罰，減少田賦，停徵户税。又說："忠直的話，不能全部訴說，諂媚求容的小人，纔屢屢爲己利進言。"孫權答覆說："法令的制定，就是要遏制罪過防止邪惡，戒備着還未發生的罪行，怎麽能够没有嚴厲的刑罰來威懾小人呢？這是先有告令而後有懲處，不想讓有犯罪的人罷了。您認爲刑罰太重，孤又怎麽會把它看作很有利呢，祇是不得已纔這樣做罷了。現在接受您的意見，將重新商議謀劃，力求使法令合適恰當。并且，親近的大臣要盡力進獻告誡勸諫，親人親屬要提出彌補過失、明察得失的勸誡，以此來匡正君主過失和表明自己的忠實可靠。《尚書》記載'我違背你的輔助，你不要當面屈從'，孤難道不歡迎忠直的言論來彌補幫助嗎？您却說'不敢全部訴說'，又怎麽能算是忠直呢？如果職位低下的臣子中，有可以采納任用的，難道能因他職位低下就廢棄他的言論而不采納選用嗎？祇是一味地諂媚奉迎討好的人，孤雖然愚昧也是能够明辨的。至於徵發户税，僅僅是因爲天下還没有平定，統一大事要依靠大家纔能成功。如果祇是保守江東，推行崇尚寬仁政治，軍隊自然够用，還用得着多徵户税嗎？祇因坐守是很鄙陋的罷了。如果不預先徵收户税，恐怕臨近用時不能够馬上滿足需要。另外，孤同您名分禮義盡有不同，榮辱悲歡却是相同的，送來的表奏說您不敢隨同衆人苟安而暫求免禍，這實在就是我衷心期望於您的呀。"於是命令負責官員全部寫出法令條款，派遣郎中褚逢送去給陸遜和諸葛瑾，凡他們認爲不妥當的地方，就讓他們增删修改。這年，分交州置建廣

州，不久又恢復原樣。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

黃武六年春季正月，衆位將領俘獲彭綺。這年閏月，韓當的兒子韓綜率領部衆投降魏國。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黃武七年春季三月，封兒子孫慮爲建昌侯。撤銷東安郡。夏季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假裝叛變，引誘魏將曹休。秋季八月，孫權到皖口，派將軍陸遜統率衆將領在石亭大敗曹休。大司馬呂範死。這年，改合浦郡名爲珠官郡。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謡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

黃龍元年春季，公卿百官都勸孫權正式稱皇帝。夏季四月，夏口、武昌都稱有黃龍、鳳凰出現。丙申日，孫權在南郊即皇帝位，這天全國大赦，改年號。追尊父親破虜將軍孫堅爲武烈皇帝，母親吳氏爲武烈皇后，兄長討逆將軍孫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孫登爲皇太子。將士官員全都晋升爵位、加以賞賜。當初，漢獻帝興平年間，吳郡中童謡唱道："黃金車，斑斕耳，開昌門，出天子。"五月，派校尉張剛、管篤到遼東。六月，蜀國派衛尉陳震來慶賀孫權登皇帝位。孫權就參酌而平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屬吳國，兗、冀、并、涼四州屬蜀國。司州的土地，以函谷關爲界劃分。制作盟書說：

>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尋丕凶迹，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晋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

> 上天降下災難禍亂，皇統綱紀失去秩序，叛逆賊臣乘着機會，搶奪國家政權，從董卓開始，最後到曹操，他們窮凶極惡，爲害天下，致使九州分裂，普天下没有統緒，百姓神靈痛恨怨憤，没有止盡。到曹操的兒子曹丕，是暴虐逆賊留下的敗類，多次做邪惡壞事，竊取了帝位。而曹叡這個小醜，遵循曹丕凶惡的足迹，仗恃武力盜取國土，没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從前共工擾亂天下而高辛氏派軍征伐，三苗違犯法度而虞舜前去征討。今天消滅曹叡，捉拿他的幫凶同夥，除了蜀漢和吳國，還有誰能承擔這樣的重任？討伐惡賊，除滅暴徒，一定要聲討他的罪行，應該先分裂他的領土，奪取他的土地，使百姓和士人的心，各自都知道他們所要歸依的。因此《春秋》記載晋侯討伐衛國，首

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携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艷，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先把它的田地分給宋國，這就是它的道理。并且古代建立大的事業，一定要先結盟立誓，所以《周禮》中有主管盟誓禮儀的官員，《尚書》中有誥、誓的篇文，蜀漢和吳國，雖然相互誠實信任出於本心，但是分割土地、劃分疆界，應當立有盟約。諸葛丞相的德行聲望遠近聞名，輔助擁戴自己國家的君主，統兵在外，忠誠信義感動天地乾坤，重新又締結盟約，擴大誠意，立下誓言，使東、西兩國的士人百姓全都知曉。所以設立祭壇，宰殺犧牲，明告神靈，再歃血立誓加上盟書，交藏給天府。上天居高而聞知下情，神靈的威力會輔佑誠信的人，掌管盟約的神、掌管盟儀的神，衆位天地神祇，無不光臨。從今天蜀漢、吳國結盟之後，齊心協力，一同討伐魏賊，救扶危難，撫慰禍患，分擔災禍，共享喜慶，好惡一致，永無貳心。如果有人危害蜀漢，那吳國就討伐他；如果有人危害吳國，那蜀漢就討伐他。各自保守自己的領土，决不互相侵犯。盟約傳給後代，能够始終如一。凡是各項盟約，全都像盟書記載的一樣。誠實的話語并不華麗，我們的真心是兩國友好。如果有人違背盟約，製造禍端，首先混亂，懷有貳心，不再協力，怠慢天命，神明上帝就討伐他、督責他，名山大川的衆位神祇就糾正他、誅殺他，使他喪失民衆，國運不能長久。偉大的神靈啊，敬請明察吧！

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秋季九月，孫權遷都建業，仍舊住原來的府第不再另建宫舍，徵召上大將軍陸遜輔佐太子孫登，掌管武昌留守事務。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

黄龍二年春季正月，魏國修築合肥新城。孫權下詔令設置都講祭酒，來教育王室貴族子弟。派將軍衛温、諸葛直率領武士一萬人航行海上尋找夷洲和亶洲。亶洲在大海當中，長輩老人傳説秦始皇帝派方士徐福帶領童男童女幾千人到海上，尋找蓬萊神山和仙藥，留在了亶洲没有返回。世代相傳現已有幾萬户人家，那洲上的人民，時時有人到會稽郡來買布，會稽東部各縣的

有遺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絶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人出海航行，也有遇到大風漂流到亶洲的。那地方非常遥遠，衛温等人終於没有能到達，衹俘獲幾千名夷洲的人回來。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黄龍三年春季二月，派太常潘濬率領五萬名士兵討伐武陵的蠻夷部族。衛温、諸葛直全都因違背詔命、没有功效，投入監獄被處死。夏季，有野蠶做繭，像鷄蛋一樣大。由拳縣野稻自然長出，改名禾興縣。中郎將孫布僞裝投降來引誘魏將王淩，王淩率軍迎接孫布。冬季十月，孫權用大軍埋伏在阜陵等候王淩，王淩發覺就逃走了。會稽郡南始平縣稱有嘉禾生長。十二月丁卯日，大赦，改第二年的紀元年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悦，加淵爵位。

嘉禾元年春季正月，建昌侯孫慮死。三月，派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船渡海到遼東。秋季九月，魏將田豫半路截擊，在成山殺了周賀。冬十月，魏國遼東太守公孫淵派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來向孫權自稱藩屬，并獻上貂和馬。孫權非常高興，加封公孫淵的封號官職。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

嘉禾二年春季正月，孫權頒布詔書説："朕本無德行，自接受天命，早晚小心謹慎，没有時間和衣小睡。想要平定世上的禍難，救濟黎民百姓，上報答天地神靈，下撫慰民衆的希望。因此念念不忘，辛勤地訪求傑出的人才，將要同他們通力合作，共同安定天下。如能志願相同，就與他們一起奮鬥到老。現在使持節幽州都督兼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公孫淵，長期受到賊寇威逼，阻隔在一方，雖然他心向國朝，却無路可走。如今他順應天命，從遠方派來兩位使者，忠誠的心意完全顯露，奏表表達出情誼深厚，朕得到這些，哪還有比這更高興的！即使是商湯遇到伊尹，周文王得到吕望，漢世祖没有平定天下時得到河西地區，跟今天相比，喜悦之情難道又能超過嗎？天下統一，從此就定了。《尚書》不是説嗎：'君王一人有吉慶，億萬百姓仰賴得幸福。'應大赦天下，給予罪人改過自新的機會，要明令各州郡，讓他們全都知曉。特別下詔令給燕國，恭敬地傳揚詔令的恩德，使普天之下，全國各地都知道這一喜訊。"三月，送宿舒、孫綜返回，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人率兵一

送舒、綜，權終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萬人，帶着金銀珠寶奇珍貨物，賞賜九錫之禮的全部禮品，乘船渡海授予公孫淵。滿朝大臣，從丞相顧雍以下全都勸諫，認爲公孫淵不值得相信，而對他的恩寵待遇太優厚了，衹可派一般官員和幾百名士兵護送宿舒、孫綜，孫權終究不聽勸諫。公孫淵果然殺了張彌等人，把他們的首級送給魏國，没收了他們的武器物資。孫權非常憤怒，想要親自去征討公孫淵，尚書僕射薛綜等人直言力諫，孫權纔作罷。這年，孫權進軍合肥新城，派將軍全琮征伐六安，全都没有取勝而撤回。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嘉禾三年春季正月，孫權下詔說："戰争長期不能停止，百姓深受勞役困苦，年景收成時有虧歉。應寬緩百姓各種拖欠的賦税，不要再督催徵收。"夏季五月，孫權派陸遜、諸葛瑾等人駐兵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人進軍廣陵、淮陽，孫權率領大批人馬包圍合肥新城。這時候蜀國丞相諸葛亮出兵武功，孫權認爲魏明帝不能遠行出征，而魏明帝派兵援助司馬宣王抵禦諸葛亮，自己率領水軍向東來征伐孫權。魏明帝還没有到壽春，孫權撤軍返回，孫韶也停止了進攻。秋季八月，任命諸葛恪爲丹楊太守，討伐山越部族。九月初一，天降霜凍傷稻禾。冬季十一月，太常潘濬平定武陵的蠻夷部族，戰事結束，返回武昌。下詔令恢復曲阿縣爲雲陽縣，丹徒縣爲武進縣。廬陵的賊人李桓、羅厲等人作亂。

四年夏，遣吕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嘉禾四年夏季，派吕岱討伐李桓等人。秋季七月，有冰雹。魏國派人用馬求换珠璣、翡翠、玳瑁，孫權說："這些都是孤所不用的東西，却能换得馬匹，何苦不聽任他們交换呢?"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吴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嘉禾五年春季，鑄造大錢，一枚大錢值五百小錢。下詔令讓官員百姓交納銅，按交銅重量付錢。制定對私人鑄錢的懲治條令。二月，武昌報説天降甘露在禮賓殿。輔吴將軍張昭死。中郎將吾粲俘獲李桓，將軍唐咨俘獲羅厲等人。從去年十月没有下雨，一直到今年夏季。冬季十月，彗星出現在東方。鄱陽的賊人彭旦等作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

嘉禾六年春季正月，下詔說："守喪要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制度，表達了人們感情中的極度哀

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絰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痛；賢明的人抑制自己的哀傷來遵循禮制，不肖的人也努力做到守喪三年。時世清明，天下太平，全國上下無事，君子不會强迫別人停止服喪，所以三年中不到守喪孝子的家門。至於國家有事，那就要減省守喪禮儀來順從時宜，穿着喪服來辦理公事。所以聖人制定禮法，有禮儀而不因時變通就行不通。遇到喪事却不趕回去服喪就是不遵守古禮，而順從時情合理變通，就是以公事大義來割捨個人私情。以前特地制定法令條文，高級官員任職期間遇有喪事，必須要辦理交接，如果有意違犯，即使糾察其罪予以懲治，公事還是耽誤荒廢了。當前政事繁重，國家多難，所有任職官員，應當各自盡忠守節，先公後私，如不嚴肅認真對待職事，是非常不對的。朝廷内外的衆位大臣，要重新對此商議研討，力求使法令適當，有詳細明瞭的管理條文。”顧譚發表意見，認爲“爲奔喪制定法令，處罰輕了就不能阻止孝子奔喪的私情，處罰很重而奔喪本來不是應判死刑的罪過，即使增設嚴厲刑法，違背孝情不去奔喪的人也一定很少。如果偶而有違犯法令的人，加重對他的懲處在情義上是不忍心的，減輕懲處則法令就會棄廢而不能實行。我愚鈍認爲高級官員在遠方任職，假如不傳話告訴他有喪事，他就一定不會知道。在選擇接替的人的期間，如果有傳遞消息的人，就一定處以死刑，那麼高級官員就不會有失職的罪責，孝子也不會有違犯重罪的懲處。”將軍胡綜議論，認爲“喪事的禮儀，雖然有典章制度，假如時情不適合，是不能實行的。當今軍事國政不同尋常，如高級官員遇到喪事，知道有法律禁令，却公然敢於觸犯，假如祇想到得知父母喪事不去奔喪的耻辱，不考慮做臣子違犯禁令的罪責，這是因爲法律禁令原本太輕造成的。盡忠守節是爲國，遵守孝道爲立家，獻身做臣，怎麼能够兩者兼顧呢？所以做忠臣就不能够又做孝子。應該制定法令條文，宣明要處以死刑，如果故意違犯法令，犯了罪絶不赦免。用殺人來阻止人們違犯被殺，依法處置一個人，那以後違法奔喪就一定會絶迹。”丞相顧雍奏請同意違法奔喪處以死刑。此後吴縣縣令孟宗母親去

世而去奔喪，事後自己拘禁在武昌聽候懲罰。陸遜陳述他平時的行爲，藉而爲他求情，孫權纔給孟宗减刑一等，以後不能以此爲例，由此違法奔喪的事就没有了。二月，陸遜討伐彭旦等人，這一年，全部打敗他們。冬季十月，孫權派衛將軍全琮襲擊六安，没有攻克。諸葛恪平定山越部族戰事結束，北上駐軍在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聞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

赤烏元年春季，鑄造面值相當於一千小錢的大錢。夏季，呂岱討伐廬陵的賊寇，事情結束，返回陸口。秋季八月，武昌稱有麒麟出現。主管官員上奏表説麒麟是太平的徵兆，應該改年號。孫權下詔説："近來紅色的烏鴉聚集在宫殿前，是朕所親眼看到的，如果神靈以此作爲美好吉祥的象徵，改年號應用赤烏來紀元。"衆位大臣上奏説："從前武王討伐商紂，有紅色烏鴉的祥瑞徵兆，君臣看到它，於是就得到天下，這是聖人的書籍典册中記載叙述得最詳細的；我們認爲近日的事情已很吉祥，君王看到紅色烏鴉聚集又是十分明白的。"於是改年號。步夫人死，追贈爲皇后。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奸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并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

當初，孫權信任校事呂壹，呂壹性格苛刻殘忍，執法嚴酷狠毒。太子孫登多次勸諫，孫權都不接受，大臣因此没有人敢再説。後來呂壹邪惡的罪行被揭露而依法處死，孫權承認過錯并自責，就派中書郎袁禮向衆位大將表示歉意，進而詢問當時政務中應該糾正的和應該增進的。袁禮返回，孫權又下詔書責備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人説："袁禮回來，説同子瑜、子山、義封、定公見了面，并徵詢當前政事應當何先何後，各人都以不掌管民政事務，不肯當即陳説意見，全都推給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到袁禮，流淚傷心，言語辭意沉痛悲苦，以至於還懷着危險恐懼，有自己深感不安的心理。聽知這些孤深感懊恨，深深責怪自己。爲什麽呢？想來聖人能够没有過失，賢明的人不過是能够自己發現過錯罷了。人的舉動哪能全都正確，往往是自己傷害衆人而又不知道，所以諸位纔産生了疑慮；不然的話，怎麽會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呢？從孤起兵五十年來，所需的勞役賦税各種物事全都出自

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嘆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嘆，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百姓。天下沒有平定，叛逆壞人還在，士卒百姓辛勤勞苦，確實是大家一直都知道的。然而使百姓辛勞，是時事不得已罷了。同諸位共事，從青年到老年，頭髮已經斑白，自認爲思想行爲足以明顯地袒露，從公私情分考慮，足以相互信任依靠。傾述言語，直率勸諫，寄希望諸位；彌補遺漏，改正過失，孤也寄希望於你們。從前衛武公年歲很大了，還勤懇地尋求輔佐的人才，每每自己感嘆自責。再說普通百姓相互來往結交，以情誼志趣交友，還有處於艱難困苦中也不變心的。現在諸位和孤共事，雖然有君臣的名分大義，但還可以說骨肉之情也不再能超過。尊榮幸福，歡喜憂傷，相互共享。忠誠就不隱藏真情，有智謀就不有所保留，事情關乎是非曲直，諸位難道能安閑自在、隨意應付而已嗎？同舟共濟，還跟誰推諉呢？齊桓公是諸侯的霸主，有善行管仲沒有不贊嘆的，有過錯沒有不勸諫的，勸諫而不聽，就始終勸諫不停。如今孤自己反省沒有齊桓公的德行，而諸位勸諫的話沒有說出口，却心懷嫌忌畏難。由此說來，孤同齊桓公相比要好多了，不知道諸位比管仲怎麽樣呀？很久沒有相見了，趁此事作一次笑談。共同建立大業，統一天下，又有誰來擔此重任呢？所有的各種政事應當删減增改的，很樂於聽到不同意見，以糾正做得不够的地方。”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秘南討夷賊。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赤烏二年春季三月，派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到遼東，攻打魏國守將張持、高慮等人，俘獲男女人衆。零陵稱天降甘露。夏季五月，修築沙羨城。冬季十月，將軍蔣秘向南討伐夷族賊人。蔣秘統率下的都督廖式殺死臨賀太守嚴綱等人，自稱平南將軍，和弟弟蔣潛一同攻打零陵、桂陽，并動摇了交州、蒼梧、鬱林各郡，部衆有幾萬人。孫權派將軍呂岱、唐咨討伐他們，一年多時間全部打敗。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

赤烏三年春季正月，孫權下詔說：“君主沒有人民就不能當政，人民沒有糧食就不能生存。最近以來，百姓有很多賦稅勞役，年景又有水災旱災，收穫的穀物有所減少，而官員有的很不好，侵占民衆農忙時間，以致百姓飢餓貧困。從

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今以後，督軍和郡守，應謹慎地察處不法的行爲，在農耕蠶桑季節，用勞役事務侵擾民衆的人，要察舉糾正向上報知。”夏季四月，實行大赦，下詔命令各郡縣修築城墻和外城，建造望樓，開挖護城河，發掘渠溝，以防備盜賊。冬季十一月，百姓發生饑荒，孫權下詔打開倉庫來賑濟貧窮的百姓。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赤烏四年春季正月，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鳥獸死了很多。夏季四月，派衛將軍全琮攻取淮南，决開芍陂，焚燒安城官府倉庫，收容當地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進攻六安。全琮同魏將王淩在芍陂交戰，中郎將秦晃等十多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包圍樊城，大將軍諸葛瑾攻取柤中。五月，太子孫登死。這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援救樊城。六月，吴軍撤回。這年閏月，大將軍諸葛瑾死。秋季八月，陸遜在邾縣修築城池。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録，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黄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减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赤烏五年春季正月，孫權立兒子孫和爲太子，全國大赦，改禾興爲嘉興。朝廷百官奏請立皇后和立四位王子爲王，孫權下詔説：“現在天下還没有安定，人民勞累困苦，况且有功的人有的還没有録用，挨餓受凍的人還没有撫恤，濫割土地來使自己子弟富裕，提高爵位使妃妾得到尊榮，孤很不贊同。請放棄這一建議。”三月，海鹽縣稱有黄龍出現。夏季四月，孫權禁止進獻御用物品，减少太官署供應的飲食。秋季七月，派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帶兵三萬人討伐珠崖、儋耳。這年疫病流行，主管官員又奏請立皇后和各王。八月，立兒子孫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赤烏六年春季正月，新都稱有白虎出現。諸葛恪征討六安，攻破魏將謝順的軍營，收納了當地民衆。冬季十一月，丞相顧雍死。十二月，扶南王范旃派使者進獻歌舞藝人和地方特産。這年，司馬宣王率軍隊進入舒縣，諸葛恪從皖縣遷移到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

赤烏七年春季正月，任命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季，宛陵稱有嘉禾長出。這年，步騭、朱然等人各自上奏疏説：“從蜀國回來的人，全都説蜀國想要背棄盟約和魏國來往結交，製造了很

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多船隻，修繕了城郭。另外蔣琬守衛漢中，聽到司馬懿向南進發，不趁魏國後方空虛出兵配合夾擊，反而放棄漢中，撤回到成都附近。事情已經非常明顯，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應該做好對蜀國的防備。”孫權揣度情況并不如此，說：“我們對待蜀國不薄，聘送問候，饋贈禮物，結盟立誓，没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地方，怎麼就會到這種地步呢？另外司馬懿前來進入舒縣，僅十天就馬上撤走了，蜀國遠在萬里，怎麼會知道我們形勢危急而馬上出兵呢？從前魏國人想要進攻漢川，我們這裏剛戒嚴，也還没有采取行動，恰巧聽說魏國撤回就停止了出兵，蜀國難道可以又因此而產生懷疑嗎？并且別人治理國家，船隻城郭，怎麼能不修繕保護呢？現在我們這裏整訓軍隊，難道又是想來抗禦蜀國的嗎？人們的傳言很不可信，朕敢以破毀自家來向各位保證此事。”蜀國終究自己没有陰謀，如同孫權預料的那樣。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赤烏八年春季二月，丞相陸遜死。夏季，雷電擊中宮門柱，又擊中南津大橋橋柱。茶陵縣洪水泛濫，冲走居民二百多家。秋季七月，將軍馬茂等人圖謀反叛，誅滅了他們的三族。八月，大赦。派校尉陳勳率領屯田的士兵和工匠三萬人開鑿句容縣的直道，從小其到雲陽西城，便利了商旅集會貨物貿易，建造貯存物資的倉庫和館舍。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吕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赤烏九年春季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伐魏國柤中，殺死、俘虜一千多人。夏季四月，武昌稱天降甘露。秋季九月，任命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吕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赤烏十年春季正月，右大司馬全琮死。二月，孫權去到南宮。三月，改建太初宮，衆將領和各州郡官員都義務勞動。夏季五月，丞相步騭死。冬季十月，赦免判死刑的罪人。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黄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

赤烏十一年春季正月，朱然修築江陵城。二月，連續發生地震。三月，太初宮改建竣工。夏季四月，天降冰雹，雲陽稱有黄龍出現。五月，鄱陽稱有白虎不傷害人。孫權下詔說：“古代聖

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明君王積累善德善行，修養自身，實行仁道，而獲得天下，所以上天降下祥瑞與他相應，是用來彰明聖君的德行的。朕并不賢明，怎麽會達到這樣呢?《尚書》説‘即使是很好的也不要自我滿足這種美好’，公卿大臣、衆位官員，要努力做好主管的工作，以糾正我做得不够的。”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赤烏十二年春季三月，左大司馬朱然死。四月，有兩隻烏鴉口銜喜鵲掉在東館。丙寅日，驃騎將軍朱據兼任丞相，燎燒喜鵲來祭天。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吕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赤烏十三年夏季五月，夏至這天，熒惑星進入南斗星區，秋季七月，熒惑星掠過北斗七星的第二星魁星而向東運行。八月，丹楊、句容和故鄣、寧國等地的各山崩塌，洪水泛濫。孫權下詔免除百姓拖欠的賦税，供給、借貸種子和糧食。廢掉太子孫和，把他安置在故鄣。賜魯王孫霸死。冬季十月，魏將文欽假裝叛變來引誘朱異，孫權派吕據去到朱異處來迎接文欽。朱異等人辦事穩重，文欽不敢前來。十一月，孫權立兒子孫亮爲太子。派軍隊十萬人，修建堂邑縣的涂塘淹滅了通向北方的大道。十二月，魏國大將軍王昶包圍南郡，荆州刺史王基進攻西陵，孫權派將軍戴烈、陸凱前去抗擊他們，他們都撤軍返回。這年，神人授予天書，告訴孫權要改年號、立皇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説水旱小事，往往有驗。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十二

太元元年夏季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號。當初臨海郡羅陽縣有個神人，自稱王表。在民間四處活動，言語飲食，和常人没有不同，但看不到他的形體。他還有一名女僕，名叫紡績。這月，孫權派中書郎李崇携帶輔國將軍羅陽王的印綬去迎請王表。王表跟隨李崇一起出來，同李崇和他們所到之處的郡守、縣令、縣長交談討論，李崇等人没有能駁倒他的。經過山川，往往派女僕紡績去向當地神靈相告。秋季七月，李崇和王表來到，孫權在蒼龍門外爲王表修造府第館舍，多次派親信大臣携帶酒食送去。王表預言降雨天旱等小事，往往應驗。秋季八月初一，颳起大風，江水海水暴漲溢流，平地水深八尺，吴郡高陵的松柏都連根拔起，郡城的南城門吹飛

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爲太子太傅。詔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掉落。冬季十一月，大赦。孫權到南郊祭祀返回，卧病在床。十二月，由驛站傳急信徵召大將軍諸葛恪，授任他爲太子太傅。下詔省除徭役，減徵賦税，廢除百姓所愁苦的法令。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爲齊王，居武昌；子休爲瑯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爲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

太元二年春季正月，立原來的太子孫和爲南陽王，居住在長沙；兒子孫奮爲齊王，居住在武昌；兒子孫休爲瑯邪王，居住在虎林。二月，大赦，改年號爲神鳳。皇后潘氏去世。衆將軍、官員多次到王表那裏請求福佑，王表逃走。夏季四月，孫權去世，時年七十一歲，謚號爲大皇帝。秋季七月，安葬在蔣陵。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説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評曰：孫權委屈自身，忍受恥辱，任用賢才，尊崇智謀，有勾踐一樣的奇才，是英雄中的豪傑。因而他能够獨自占據江南，成就三足鼎立的大業。但他生性多有嫌疑猜忌，施行誅殺非常果斷，等到晚年，愈加嚴重。至於他聽信讒言濫施暴行，親生的繼承人被廢棄、殺死，難道是《詩經》所説的留下遠大的謀略來輔佑保護後代的人嗎？他的後代衰敗，終於致使國家覆亡，未必不是由於這點。



三國志卷四十八

吴 志 三

孫亮　孫休　孫晧

孫亮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

孫亮字子明，是孫權的小兒子。孫權年事已高，而孫亮年紀最小，所以對孫亮特別關懷。孫亮的姐姐全公主曾向孫權誣陷太子孫和和他的母親，她自己內心很不安，就順着孫權的心意，想要預先自去和孫亮交好，多次稱贊全尚的女兒，勸孫權爲孫亮娶納她。赤烏十三年，太子孫和被廢黜，孫權於是就立孫亮爲太子，以全尚的女兒爲太子妃。

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并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

太元元年夏季，孫亮的母親潘氏立爲皇后。冬季，孫權卧病不起，徵召任命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他們倆人一起接受詔命輔佐太子。第二年四月，孫權去世，太子孫亮即位稱帝，大赦，改年號。這年，是魏國嘉平四年。

建興元年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吕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建興元年閏月，孫亮任命諸葛恪爲皇帝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兼理尚書事務，上大將軍吕岱爲大司馬，各位在職的文武官員全部晋升爵位、頒發獎賞，冗餘的閑散官員也予以晋級。冬季十月，太傅諸葛恪率軍隊去修堤攔擋巢湖，在東興築城，派將軍全端守衛西城，都尉留略守衛東城。十二月初一丙申日，狂風大作，雷電交加，魏國派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兵、騎兵七萬人馬包圍東興，將軍王昶攻打南郡，毌丘儉進攻武昌。甲寅日，諸葛恪率領大軍迎戰敵軍。戊午日，大軍來到東興，交戰，大敗魏軍，殺魏將軍韓綜、桓嘉等人。這月，有雷雨，雷電擊毁武昌宫殿南門；重修宫門，雷電又燒着內殿。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全國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改明年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吴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吕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别將蔣班所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羡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吴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將軍吕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堂弟偏將軍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據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吕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

建興二年春季正月丙寅日，立皇后全氏，全國大赦。庚午日，王昶等人全部撤走。二月，吴軍從東興返回，孫亮大行封官賞賜。三月，諸葛恪率領軍隊討伐魏國。夏季四月，包圍新城，疫病大規模發生，士兵死亡大半。秋季八月，諸葛恪率軍返回。冬季十月，孫亮大擺筵宴。武衛將軍孫峻埋設伏兵在殿堂殺了諸葛恪。全國大赦。任命孫峻爲丞相，封爲富春侯。十一月，有五隻大鳥出現在春申，改第二年年號。

五鳳元年夏季，發大水。秋季，吴侯孫英密謀殺死孫峻，事情被察覺，孫英自殺。冬季十一月，彗星拂掠斗宿、牛宿。

五鳳二年春季正月，魏國鎮東大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率領淮南的人馬向西進軍，在樂嘉同阻擊他們的軍隊交戰。閏月壬辰日，孫峻和驃騎將軍吕據、左將軍留贊率軍襲擊壽春，軍隊到達東興，聽説文欽等人失敗。壬寅日，吴軍進到橐皋，文欽來向孫峻投降，淮南剩餘的部衆幾萬人也趕來投奔。魏國諸葛誕進入壽春，孫峻率軍返回。二月，孫峻與魏國將軍曹珍在高亭相遇，交戰，曹珍大敗。留贊在菰陂被諸葛誕的部將蔣班打敗，留贊和將軍孫楞、蔣脩等人全部遇難。三月，派鎮南將軍朱異襲擊安豐，没有取勝。秋季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人謀劃殺死孫峻，事情被發現，孫儀自殺，林恂等人服罪處死。陽羡的離里山的大石頭自動立起來。孫亮派衛尉馮朝在廣陵修城，授任將軍吴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這年大旱。十二月，修建太廟。任命馮朝爲監軍使者，督統徐州各種軍政事務，百姓饑荒，軍隊士兵不滿、叛逃。

太平元年春季二月初一，建業發生火災。孫峻采用征北大將軍文欽的計策，準備征伐魏國。八月，先派文欽和驃騎將軍吕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的軍隊從江都進入淮水、泗水地區。九月丁亥日，孫峻死，任命他的堂弟偏將軍孫綝爲侍中、武衛將軍，統領朝廷内外所有軍務，召回吕據等人。吕據聽説孫綝接替孫峻，非常憤怒。己丑日，大司馬吕岱死。壬辰日，太白星侵犯南斗星區。吕據、文欽、唐

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咨等人上奏表推薦衛將軍滕胤任丞相，孫綝不聽從。癸卯，改任滕胤爲大司馬，接替呂岱駐守武昌。呂據率軍隊返回，想要討伐孫綝。孫綝派使者用詔書告諭文欽、唐咨等人，讓他們拘捕呂據。冬季十月丁未日，派孫憲和丁奉、施寬等人用水軍在江都迎擊呂據，派將軍劉丞統率步兵騎兵攻打滕胤。滕胤兵敗被殺。己酉日，大赦，改年號。辛亥日，在新州俘獲呂據。十一月，孫亮任命孫綝爲大將軍，授予符節，封他爲永寧侯。孫憲和將軍王惇密謀殺死孫綝，事情被發覺，孫綝殺了王惇，逼迫孫憲讓他自殺。十二月，派五官中郎將刁玄去向蜀國通報吳國的騷亂。

太平二年春季二月甲寅日，天降大雨，雷電大作。乙卯日，天降雪，非常寒冷。劃分長沙郡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郡東部爲臨海郡，豫章郡東部爲臨川郡。夏季四月，孫亮親臨正殿，大赦，開始親自處理朝政事務。孫綝呈送的文書奏表，很多都受到質疑責問，又挑選士兵子弟十八歲以下、十五歲以上的，得到三千多人，選大將子弟中年輕、有勇力的人作他們的將帥。孫亮說："我建立這支軍隊，是想要和他們一起成長。"每天在皇家園林中操練。五月，魏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用淮南的人馬守衛壽春城，派將軍朱成向吳國稱臣上奏疏，又遣送兒子諸葛靚、長史吳綱及許多軍中將領的子弟到吳國作人質。六月，孫亮派文欽、唐咨、全端等人率步兵騎兵三萬人援救諸葛誕。朱異從虎林率人馬襲擊夏口，夏口都督孫壹逃奔魏國。秋季七月，孫綝率人馬援救壽春，行軍駐扎在鑊里，朱異從夏口來到，孫綝派朱異任前部督，和丁奉等人率領甲士五萬人前去解圍。八月，會稽郡南部叛亂，殺了都尉。鄱陽、新都的民衆作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領軍隊去討伐他們。朱異因爲軍隊士兵缺少糧食就撤軍返回，孫綝大怒，九月初一己巳日，在鑊里殺了朱異。辛未，孫綝從鑊里返回建業。甲申日，大赦。十一月，全緒的兒子全禕、全儀帶着他們的母親逃到魏國。十二月，全端、全懌等人從壽春城去投奔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太平三年春季正月，諸葛誕殺死文欽。三月，司馬文王攻克壽春，諸葛誕和他的左右親信戰死，將軍長吏以下全部投降。秋季七月，分封原齊王孫奮爲章安侯。下詔命令各州郡砍伐修建宮殿的木材。從八月起天空很陰而不下雨有四十多天。孫亮因爲孫綝專橫放肆，和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劃誅殺孫綝。九月戊午日，孫綝帶兵捕獲全尚，派弟弟孫恩在蒼龍門外攻打殺死劉丞，召集大臣在宮門聚會，廢黜孫亮貶爲會稽王，孫亮這時十六歲。

孫休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群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户曹尚書前即階下贊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群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群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孫休字子烈，是孫權的第六個兒子。他十三歲時，跟隨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接受學業。太元二年正月，封爲琅邪王，居住在虎林。四月，孫權去世，孫休的弟弟孫亮繼承皇位，諸葛恪執掌朝政，不想讓各王居住在長江沿岸的軍事要地，就遷移孫休到丹楊郡。丹楊太守李衡多次因事冒犯孫休，孫休上奏文請求移居其他的郡，孫亮下詔讓他遷到會稽郡。過了幾年，他夢見自己騎着龍飛上了天，回頭看不見龍的尾巴，醒來後感到很奇怪。孫亮廢黜，己未日，孫綝派宗正孫楷和中書郎董朝迎請孫休。孫休起初聽到這個消息，心中很疑惑，孫楷、董朝詳細説明孫綝等人要奉迎他的本意，停留了一天兩夜，於是就出發上路了。十月戊寅日，行進到曲阿縣，有一位老翁求見孫休，叩頭説："事情耽擱久了就會發生變故，全國都仰望着，希望陛下加速行進。"孫休認爲他説的很對，這天行進到達布塞亭。武衛將軍孫恩代理丞相事務，他率領百官用乘輿法駕在永昌亭迎接，修築宮室，用軍中幕帳設置臨時殿堂，安置皇帝寶座。己卯日，孫休到達，遠遠看到臨時殿堂就停下來，派孫楷先去見孫恩。孫楷返回，孫休乘輦車進去，衆大臣一拜再拜向他稱臣。孫休登上臨時殿堂，謙讓不坐上皇帝寶座，停立在東廊。户曹尚書上前靠近臺階下頌贊辭奏文，丞相獻上玉璽、符節。孫休三次謙讓，群臣三次請求。孫休説："將相諸侯都推舉寡人，寡人怎敢不接受玉璽、符節。"衆大臣依次侍奉導引，孫休登上皇帝乘輿，百官列位相陪伴，孫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據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己丑，封孫晧爲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内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内外，咸贊其議，并有勛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

綝率一千名士兵在半野迎接，在道旁拜見，孫休下輿車答拜。當天，孫休親臨皇宮正殿，大赦，改年號。這一年，是魏國的甘露三年。

永安元年冬季十月壬午日，下詔說："褒揚德行，獎賞功勞，是古今通行的禮制。現任命大將軍孫綝爲丞相、荆州牧，增加食禄封邑五個縣。武衛將軍孫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爲縣侯。威遠將軍孫據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孫幹爲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佐引導辛勤勞苦，任命張布爲輔義將軍，封爲永康侯。董朝親自迎駕，封爲鄉侯。"又下詔說："丹楊太守李衡，因爲過去事情的嫌怨，自動拘禁在有關官署。就像管仲曾射中齊桓公的衣帶鈎，寺人披曾斬斷重耳的衣袖口，屬哪位君王臣下就要爲哪位君王效力，遣送李衡返回丹楊郡，不要讓他自己有疑慮。"己丑日，分封孫晧爲烏程侯，孫晧的弟弟孫德爲錢唐侯，孫謙爲永安侯。十一月甲午日，大風四處飛旋，平息復起有五次，濃霧連日。孫綝一家有五人封侯，都掌管皇宮禁衛軍，權勢超過君主，他們有什麼請求陳說，皇帝都恭敬而不違背，於是就更加放縱。孫休害怕他們有變故，多次予以獎賞賜封。丙申日，孫休下詔說："大將軍忠誠發自内心，首先建議大計來安定國家，朝廷内外的公卿士人，都稱贊他的建議，全部立有功勛。從前霍光定出大計，百官同心合力，他的功勞也超不過今天這樣。急速查明先前參與議定擁帝大計并祭告祖廟的人員名單，依照舊例應當晋升爵位官職的人，立刻實施辦理。"戊戌日，下詔說："大將軍掌管朝廷内外各軍營事務，事情繁重，現加官衛將軍御史大夫孫恩爲侍中，和大將軍分工統管各事務。"壬子日，下詔說："衆位官吏家中有五個人而三個人同時重複服役，父親兄長在京都，子弟派給郡縣官員，既要繳納規定的糧賦，軍隊出征又要隨從前往，以至於家中事情没有照顧料理的人，朕非常憐憫他們。那些家中五人有三個服役的，聽任他們父兄想要留下，給他們留下一個人，免除他們的糧賦，軍隊出征不必隨從。"又說："各位將領官員在永昌亭恭迎陪駕的人，都

人，惇弟恂爲校尉。

加爵位一級。”不久，孫休聽說孫綝陰謀反叛，暗中和張布商量計策。十二月戊辰日，舉行臘祭，百官朝拜慶賀，公卿大臣登上殿堂，孫休詔命武士捆縛孫綝，當天就處死。己巳日，孫休下詔因左將軍張布討伐奸臣，加官張布爲中軍督，封張布的弟弟張惇爲都亭侯，賜給他士兵三百人，張惇的弟弟張恂爲校尉。

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禄；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孫休下詔說：“古代建立國家，教化學習是首要任務，就是要來引導社會、陶冶性情，爲當代培養人才。從建興時以來，時世政事多有變故，官吏民衆很多人爲追求眼前利益，捨棄根本而追逐末節，不遵循古代的道義。若崇尚的不淳厚，就會損傷教化敗壞風俗。應依照古代設置學官，設立五經博士，考核録用合格人才，增加他們的恩寵俸禄；挑選現任官員之中和將軍官員子弟有志向愛好的人，分別讓他們去從事學業。學習一年考核試用，分別他們的品第等級，賜予爵位獎賞。使看到他們的人喜愛他們的尊貴，聽說他們的人羨慕他們的榮譽。從而推廣君王的教化，興隆民間的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托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并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税，差科强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户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群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

永安二年春季正月，有大雷電。三月，任命全部的九卿官員，下詔說：“朕并無德行，寄居在王侯公卿之上，日夜擔心不安，廢寢忘食。現在想平息武力，修養文德，來推廣大的教化。考慮實現這事的辦法，應取決於士人百姓的富足，必須發展農耕蠶桑。《管子》中有這樣的話：‘倉庫中充實了，人們就會懂得禮節；衣服食物豐足了，人們就會知道榮辱。’一個男子不耕作，有人就會挨餓；一個婦女不紡織，有人就會受凍；飢寒交迫而百姓還不做壞事，這是從來沒有的。從近年以來，州郡的官員百姓和各軍營士兵，很多人背棄農桑本業，都乘船漂游在長江，在上、下游間買賣經商，良田逐漸荒廢，存糧日益減少，想要求得國家安定，哪裏可能呢？大概也由於租税交納過重，農民利益太少，使他們這樣吧！如今想要廣泛開拓農業，減輕農民的賦税，區分勞役賦税的多少，考察他們田地畝數，力求使優待平均，公家私人各得其所。若使家家户户收入贍養，足以供奉長輩養育幼小，那麼人們就

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會愛惜自身，重視生命，不違犯法律條令，然後刑罰就可以不用，風俗就能得到整飭。以衆位官員的忠誠賢能，如果對時政盡心努力，雖然遠古盛世教化，不能馬上實現，漢文帝時期的太平盛景，大概還是可以達到的。能够達到，君主臣下都會榮耀，達不到就會國力遭損傷削弱、國家受侵犯侮辱，怎麽能够安閑自如而已呢？各位公卿尚書，可以共同商議考慮，務必得到適宜的好辦法。農桑季節已經來臨，不能耽誤農時。事情決定就要實施行動，以符合朕的心意。”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永安三年春季三月，西陵稱有紅色的烏鴉出現。秋季，采用都尉嚴密的建議，修建浦里塘。會稽郡有傳言説會稽王孫亮將返回做吴國的天子，而孫亮的宮人告發孫亮派巫師祈神禱告，有惡毒的言論。負責主管官員把情况呈報上去，貶黜孫亮爲候官侯，遣送他去到封國。孫亮在半路上自殺，護送的人受到懲處。劃分會稽郡南部作爲建安郡，劃分宜都郡設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吴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永安四年夏季五月，天降大雨，地下水噴溢泛濫。秋季八月，派光禄大夫周奕、石偉到各地巡視民情風俗，考察將領官員的清廉或貪贜枉法，百姓的疾恨和痛苦，頒發廢貶或提升官員的詔命。九月，布山稱有白龍出現。這年，安吴的平民陳焦死，埋葬了他，過了六天又復活了，鑽開土從墓中出來。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黄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大赦。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宫省，興關軍國。休鋭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説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

永安五年春季二月，白虎門北樓遭火災。秋季七月，始新稱有黄龍出現。八月壬午日，天降大雨，雷電大作，地下水噴涌泛濫。乙酉日，立皇后朱氏。戊子日，立兒子孫𩅦爲太子，大赦。冬季十月，任命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孫休因爲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過去對自己有恩，就將朝政事務委托給他們，張布主管宫廷内部，濮陽興負責軍事國政。孫休專心研究古代典册書籍，想要全部讀遍諸子百家的論著。他特别喜歡射獵野鷄，春夏季相交時節，他常常早出晚歸，祇有這時候纔放棄讀書。孫休想要同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習討論學業術藝，韋曜、盛冲一向都很懇切率直，張布擔心他們入宫侍奉皇帝，會揭露

群書略遍，所見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悦，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猪。

他尚不爲人知的過失，使自己不能專權，就用虛妄、粉飾的說法來阻撓此事。孫休回答說：“孤廣泛學習，各種書籍大都翻遍，看到的很不少；那些聖明國王，昏庸君主，奸臣賊子，古今聖賢愚人成功失敗的内容，没有不閱讀的。現在韋曜等人入宫，衹是想同他們講習討論書籍罷了，不是爲了跟韋曜等人開始重新接受學業。即使是重新接受學業，又有什麼損害呢？您衹不過是認爲韋曜等人恐怕會講述臣下奸邪狡詐的事情，因此不想讓他們入宫罷了。像這樣的事，孤自己已經有了防備，不必等待韋曜等人然後纔明白。這些全然没有什麼損害，您是心中另外有什麼顧忌罷了。”張布接受詔命道歉認罪，重新申明陳述自己想法，又說是害怕他們妨礙朝政大事。孫休回答說：“對於書籍，擔心的是人們不喜歡，喜歡它是没有損害的。此事没有什麼不對，而您認爲不適宜，因此孤纔談及這些罷了。政務和學業，兩者各不相同，不會互相妨礙。没有料到您現在主管政事，又對孤也這樣做，實在是孤不能贊同的。”張布下拜陳説叩頭謝罪，孫休回答説：“不過是讓您明白領悟罷了，何至於叩頭呢！像您的忠誠，是遠近的人都知道的。過去我們互相感悟，纔有今天的高位。《詩經》說：‘没有人没有好的開端，很少有人能堅持到底。’堅持到底確實困難，您應堅持到底。”當初孫休做琅邪王時，張布任左右將督，一直受到信任喜愛；等到孫休登基，對他倍加寵信恩待，他壟斷國家權勢，做了很多無禮的事，他自己忌諱自己的短處，害怕韋曜、盛沖說出這些，所以特别擔心忌諱他們入宫。孫休雖然明白他的心思，心中不高興，却又擔心他疑慮懼怕，最終順從了張布的意願，放棄了講論學業，不再讓盛沖等人入宫。這年派遣察戰到交阯郡徵調孔雀、大猪。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黄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吕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

永安六年夏季四月，泉陵稱有黄龍出現。五月，交阯郡官員吕興等人反叛，殺死太守孫諝。孫諝在此之前挑選了郡中手工匠人一千多人送到建業，而今察戰來到，害怕又要受徵調，所以吕興等人藉此煽動士兵百姓，誘騙招集各夷族部落。冬季十月，蜀國因受到魏國征伐而來告急。

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别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吕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癸未日，建業的石頭小城失火，燒毁西南一百八十丈。甲申日，派大將軍丁奉督率各軍進攻魏國壽春，將軍留平另外到南郡去拜見施績，商議軍隊進軍方向，將軍丁封、孫異到沔中，全都來援救蜀國。蜀國國君劉禪投降魏國的消息傳來，然後他們就撤回了各路人馬。吕興殺死孫諝後，派使者到魏國，請求任命太守和派來軍隊。丞相濮陽興建議徵調屯田的一萬人組成部隊。劃分武陵郡設置天門郡。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貲財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永安七年春季正月，大赦。二月，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領人馬包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季四月，魏國將領新附督王稚渡海入侵句章，劫掠地方高級官員財物和男女二百多人。將軍孫越截獲一隻船，俘虜三十人。秋季七月，海賊攻破海鹽，殺死司鹽校尉駱秀。朝廷派中書郎劉川出兵廬陵郡。豫章郡百姓張節等人作亂，部衆有一萬多人。魏國派將軍胡烈步兵、騎兵二萬人入侵西陵，來援救羅憲，陸抗等人撤軍後退。又劃分交州設置廣州。壬午日，大赦。癸未日，孫休去世，當時他三十歲，謚號爲景皇帝。

孫晧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封晧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國内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晧相善，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説休妃太后朱，欲以晧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吴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孫晧字元宗，是孫權的孫子，孫和的兒子。他又名彭祖，字晧宗。孫休即皇帝位，封孫晧爲烏程侯，遣送他去到封國。西湖百姓景養爲孫晧相面説他一定大貴，孫晧暗中高興但是不敢泄漏。孫休去世，這時蜀國剛剛滅亡，而交阯郡分離叛亂，吴國國内震驚恐懼，希望得到年長的君主。左典軍萬彧過去任烏程縣令，和孫晧相友善，稱贊孫晧才能見識英明果斷，是長沙桓王孫策同類的人物，又加上喜歡學習，奉行遵守法度，萬彧多次向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稱説孫晧。濮陽興、張布勸説孫休的妃太后朱氏，想要讓孫晧繼承皇位。朱氏説："我是個守寡的婦人，哪裏懂得國家大事的謀劃考慮，衹要吴國國家不會衰亡，宗廟祭祀有所依賴就可以了。"於是就迎接立孫晧爲帝。當時孫晧二十三歲。改年號，實行大赦。這年，在魏國是咸熙元年。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晧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晋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吴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晧。

元興元年八月，任命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官侍中，所有爵位晋升頒發賞賜，一概都依舊例。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親孫和爲文皇帝，尊封母親何氏爲太后。十月，封孫休的太子孫𩅦爲豫章王，次子爲汝南王，三子爲梁王，四子爲陳王，册立滕氏爲皇后。孫晧得志後，粗暴驕横，有很多忌諱，貪戀酒色，大小官員很失望。濮陽興、張布私下很後悔此事。有人向孫晧密報詆毁他們，十一月，誅殺濮陽興、張布。十二月，孫休安葬在定陵。孫晧封皇后的父親滕牧爲高密侯，舅舅何洪等三人都封侯。這年，魏國設置的交阯太守到了交阯郡。晋文帝任魏國相國，派從前吴國壽春城投降的將領徐紹、孫彧奉命携帶文書，陳述時事形勢的利害，來曉諭孫晧。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晧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吴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晋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晋受禪。

甘露元年三月，孫晧派使者跟隨徐紹、孫彧去給魏國司馬昭回信説："知道您以超世的才幹，位居相國的重任，勸誘引導的功勞，辛勤也可説是到極點了。孤并無德行，繼承了帝位，很想和賢良的人共同拯救社會，但因爲壅塞阻隔没有交往的機會，您的美意誠信鮮明，對您慕戀很深。現在派光禄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示表明誠摯的情懷。"徐紹走到濡須，孫晧召回殺了他，遷移他的家屬到建安，因爲有人剛剛告發徐紹稱頌贊美中原地區的緣故。夏季四月，蔣陵稱天降甘露，於是改年號，實行大赦。秋季七月，孫晧逼死景后朱氏，死後不安放在正殿，而在皇宫林園的小屋裏辦理喪事，衆人知道景后不是死於疾病，没有人不痛恨、悲傷。孫晧又送孫休的四個兒子到吴郡小城，不久派人追去殺死年歲較大的兩個兒子。九月，聽從西陵督步闡的奏表意見，遷都到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守建業。紀陟、弘璆到達洛陽，遇到晋文帝去世，十一月，纔被遣送回來。孫晧到了武昌，又大赦全國。以零陵郡南部地區設置始安郡，桂陽郡南部地區設置始興郡。十二月，晋國接受魏國禪讓帝位。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

寶鼎元年正月，派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丁忠吊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忠說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晧訪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强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强，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晧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絶。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晧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楊爲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晧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丁忠吊唁祭奠晉文帝。等返回時，張儼在路上病死。丁忠勸說孫晧說："北方防守攻戰的裝備没有設置，弋陽郡可以襲擊占領。"孫晧徵詢衆位大臣，鎮西大將軍陸凱說："軍隊是不得已的時候纔使用它的，而魏、蜀、吳三國鼎立以來，彼此不斷互相侵略征伐，没有一年安寧的日子。如今强大的敵人剛剛吞并了巴蜀，得兼并土地的實力，派使者來求親善，是想要停止戰争勞役，不能認爲他們是要向我們請求援助。現在敵人的勢力正很强盛，而我們想要僥幸取勝，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好處。"車騎將軍劉纂說："天生金、木、水、火、土五材，誰能够消除戰争武器？狡詐詭變相互争雄，從來就如此。如果他們有疏漏，我們怎麼能放棄機會呢？應該派間諜密探，去察看他們的情况。"孫晧心中采納劉纂的意見，并且因爲蜀國剛被平定，所以没有行動，但就斷絶了和晉國交往。八月，孫晧所在的武昌那裏稱得到了大鼎，於是改年號，大赦。任命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季十月，永安郡的山賊施但等人聚集部衆幾千人，劫持孫晧的庶弟永安侯孫謙出了烏程縣，搶走孫和陵墓上的樂器儀仗。等到了建業，部衆有一萬多人。丁固、諸葛靚在牛屯迎擊他們，大戰，施但等人失敗逃走。俘獲孫謙，孫謙自殺。劃分會稽郡建東陽郡，分吳郡、丹楊郡設置吳興郡。以零陵郡北部地區設置邵陵郡。十二月，孫晧遷都返回到建業，衛將軍滕牧留下鎮守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宫，冬十二月，晧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寶鼎二年春季，大赦。右丞相萬彧西上鎮守巴丘。夏季六月，修建顯明宫，冬季十二月，孫晧移居顯明宫。這年，分豫章、廬陵、長沙設置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秋九月，晧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寶鼎三年春季二月，任命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秋季九月，孫晧出到東關，丁奉到合肥。這年，派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等人進軍攻打交阯郡，被晉國將領毛炅等人打敗，劉俊、脩則都戰死，軍隊潰散逃回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

建衡元年春季正月，孫晧立兒子孫瑾爲太子，又封兩個兒子爲淮陽王、東平王。冬季十

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勖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勖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晋。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晧舉大衆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争，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晋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晋。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何定奸穢發聞，伏誅。晧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晧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晧幸臣也，恃晧寵遇，繩之以法。妾以訴晧，晧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

月，改年號，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死。派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從荆州出發，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走海路，都到合浦進攻交阯郡。

建衡二年春季，萬彧返回建業。李勖因爲建安道路不通暢便利，殺了引導開路的將領馮斐，率軍撤回。三月，雷電火災燒毁一萬多家，死了七百人。夏季四月，左大司馬施績死。宫殿中侍立守衛的將領何定説："少府李勖枉殺馮斐，擅自撤軍退回。"李勖和徐存以及家屬都伏罪處死。秋季九月，何定帶領士兵五千人西上夏口打獵。都督孫秀逃奔晋國。這年吴國大赦。

建衡三年春季正月三十日，孫晧發動大隊人馬出到華里，孫晧的母親和妻妾嬪妃全都同行，東觀令華覈等人極力諫争，纔返回。這年，虞汜、陶璜攻克交阯郡，擒獲殺死晋國署任的守將，九真、日南都回歸吴國。大赦，劃分交阯郡設置新昌郡。衆將領攻克扶嚴，建武平郡。任命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死。西苑那裏稱有鳳凰飛來聚集，改第二年年號。

鳳皇元年秋季八月，徵召西陵督步闡。步闡不應召，占據西陵城投降晋國。孫晧派樂鄉都督陸抗包圍攻打步闡，步闡的部衆全部投降。步闡和同謀幾十人都被誅滅三族。大赦。這年，右丞相萬彧遭受譴責憂慮而死，流放他的子弟到廬陵。何定的邪惡罪行被揭露，伏罪處死。孫晧因爲他的罪惡近似張布，追改何定的名字爲何布。

鳳皇二年春季三月，任命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死。秋季九月，改封淮陽王爲魯王，東平王爲齊王，又封陳留、章陵等九個王，總共十一位王，每位王配給三千名士兵。大赦。孫晧的愛妾時或派人到集市搶奪百姓的錢財物品，司市中郎將陳聲，一向是孫晧寵愛的臣子，倚仗孫晧的寵愛厚待，依法處治了到集市搶劫的人。孫晧的愛妾將此事告訴孫晧，孫晧大怒，藉其他的事情用燒紅的鋸鋸斷陳聲的頭，將他的尸身扔在四望山下。這年，太尉范慎死。

鳳皇三年，會稽郡謠傳章安侯孫奮應做天

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絶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

子。臨海太守奚熙給會稽太守郭誕寫信，評論非難國家政事。郭誕祇告發了奚熙的信，没有呈報謠傳的話，被送交到建安去造船。孫晧派三郡督何植拘捕奚熙，奚熙起兵自衛，封鎖海路。奚熙的部下殺死奚熙，送他的首級到建業，誅滅奚熙的三族。秋季七月，派使者二十五人分别到各州郡，查明叛逃的人。大司馬陸抗死。從改年號到這一年，接連發生大規模瘟疫。劃分鬱林郡設置桂林郡。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册元年，吴郡稱挖地得到銀條，有一尺長，三分寬，上面刻有年月的字樣，於是大赦，改年號。

天璽元年，吴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晋。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璽元年，吴郡稱臨平湖從漢代末年被雜草污物淤塞，如今又通暢了。年長老人傳言説，這湖淤塞，天下大亂，這湖開通，天下太平。還在湖邊得到一個石匣，裏面有小石頭，青白顔色，四寸長，二寸多寬，上面刻有皇帝字樣，於是改年號，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上交向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的算緡錢，孫晧派人去到他們那裏殺了他們，把他們的首級送到各郡示衆。秋季八月，京下督孫楷投降晋國。鄱陽郡稱歷陽山中石頭花紋、綫條組成了文字，共二十個字，説“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楚地是九州中的小州，吴地是九州的首都，揚州的士人，要做天子，經過四代治理，天下太平開始)。另外吴興陽羡的山上有空心石頭，十多丈長，名叫石室，當地上奏表稱是大祥瑞。孫晧就派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到陽羡縣，在國山進行祭天地的封禪。改第二年紀元年號，大赦，來應合石上的文字。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天紀元年夏季，夏口督孫慎出兵江夏郡、汝南郡，燒殺搶掠當地百姓。當初，掌管車駕的吏卒張俶告密誣陷了很多人，連續升官做了司直中郎將，封爲侯，很受孫晧寵愛，這一年他的罪惡行徑被揭露，依法處死。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天紀二年秋季七月，立成紀王、宣威王等十一個王，每個王賜給三千名士兵，全國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

天紀三年夏季，郭馬反叛。郭馬本來是合浦太守脩允屬下部隊的督將。脩允調任桂林太守，

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别。晧時又科實廣州户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吴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于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晧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

患疾病，住在廣州，先派郭馬帶領五百名士兵到桂林郡去安撫各夷族部落。脩允死，軍隊要分别配給兩地，郭馬等人是有幾代舊情的部隊，不願意離别。孫晧這時又下令查核廣州的户籍人口，郭馬和原部屬軍隊的將領何典、王族、吴述、殷興等人藉此恐嚇煽動士兵百姓，集合起部衆，攻打殺死廣州督虞授。郭馬自稱都督交州、廣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殷興任廣州刺史，吴述任南海太守。何典攻打蒼梧，王族攻打始興。八月，孫晧任命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任司空，還没有授任，又改任鎮南將軍，授予符節，兼任廣州牧，率領一萬人從東路討伐郭馬，和王族在始興相遇，没有能前進。郭馬殺死南海太守劉略，驅逐廣州刺史徐旗。孫晧又派徐陵督率陶濬帶領七千人從西路進軍，命令交州牧陶璜部署他統率的部隊和合浦、鬱林各郡的兵馬，準備和東西兩路大軍共同攻擊郭馬。

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緑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有鬼目菜在工匠黄耇家生長出來，依附攀援着棗樹，有一丈多長，莖四寸寬，三分厚。又有買菜在工匠吴平家生長出來，四尺高，三分厚，像枇杷的形狀，上寬一尺八寸，下莖五寸寬，兩邊生長緑色葉子。東觀官員查考圖録，稱鬼目菜爲芝草，買菜爲平慮草，於是就任命黄耇爲侍芝郎，吴平爲平慮郎，都授予銀印青絲綬帶。

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

冬季，晉國命令鎮東大將軍司馬伷進攻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進軍牛渚，建威將軍王戎進軍武昌，平南將軍胡奮進軍夏口，鎮南將軍杜預進軍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順長江東下，太尉賈充任大都督，根據適宜的情况處理緊要的事務，使各路軍隊的力量能完全協調一致。陶濬到達武昌，聽説北方軍隊大規模出動，就停軍駐扎不再前行。

初，晧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宫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

當初，孫晧每每設宴會集群臣，没有一次不讓大家都喝得大醉的。安排黄門侍郎十個人，特地不給他們酒喝，一整天侍立在旁邊，作爲掌管群臣過失的官吏。宴會結束之後，他們各自奏報群臣的過錯失誤，目光不恭順的錯誤，話語謬誤的罪責，無不一一舉報。重的當即施加嚴厲刑

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昬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晧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法，輕的也往往作爲罪責。後宫宫女有幾千人，但仍然不停地到民間挑選。又引水流入宫中，宫女中有不合他心意的，往往就殺死用水漂走。有時剥下人的面皮，有時挖出人的眼睛。岑昬陰險諂媚，受寵幸而顯貴，官位到九卿之列，他喜歡發動勞役做工，百姓憂患痛苦。因此朝廷上下離心，没有人爲孫晧盡力，大概就是罪惡積累已經到了極點，人們不再能承受他命令的緣故吧。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殺岑昬，晧惶憒從之。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晧用光禄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伷以晧致印綬於己，遣使送晧。

天紀四年春季，孫晧立中山王、代王等十一個王，實行大赦。王濬、唐彬到達的地方，吴軍就土崩瓦解，没有進行抵禦的人。杜預還殺了江陵督伍延，王渾又殺了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人，他們所到的地方都取得了勝利。三月丙寅日，建業宫殿中親信侍從幾百人叩頭請求孫晧殺死岑昬，孫晧惶恐昏亂答應了他們。戊辰日，陶濬從武昌返回，孫晧馬上召見他，詢問水軍情况，陶濬回答説："蜀郡來的船都很小，如能有二萬士兵，乘坐大船作戰，自然完全能打敗他們。"孫晧於是集合人馬，授予陶濬符節斧鉞。第二天就要出發，當天夜裏，集合的人馬都逃散了。而王濬順着長江即刻就要到來，司馬伷、王渾都迫近建業邊界。孫晧采納光禄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人的建議，分别派遣使者奉獻降書給王濬、司馬伷、王渾説："從前漢王室喪失統治，全國四分五裂，我的祖輩利用時機，占取了長江南岸地區，於是就分割據守山川，和魏國背離、遠隔。如今大晉像巨龍興起，恩德普蓋天下。我昏憒頑劣，苟且偷安，没有懂得天命。到了今天，有辱煩勞大軍，戰車在道路行駐，遠遠來到長江岸邊，我們全國震驚恐惶，衹能喘息存活片刻。斗膽仰賴天朝包容宏厚、光明盛大，謹派遣私自任命的太常張夔等人奉獻上我所佩帶的印璽綬帶，歸順降服，請求指令，希望能賜予信任接受獻納，以拯救黎民百姓。"壬申日，王濬最先到達，於是就接受孫晧的投降，給孫晧解開綁繩，焚燒了他隨帶的棺材，邀請孫晧相互見面。司馬伷因爲孫晧把印璽綬帶送給自己，就派遣使者送還孫晧。

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

孫晧帶全家向西遷移，在太康元年五月丁亥

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晧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五年，晧死于洛陽。

日會集到京都洛陽。四月甲申日，晉朝廷下詔說："孫晧走投無路而歸順投降，先前的詔令赦免他不死，如今孫晧就要來到，心中還是很憐憫他，就賜他封號爲歸命侯吧。供給他衣服車輛，田地三十頃，每年供給他穀米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綿五百斤。"孫晧的太子孫瑾授任中郎，各位做王的兒子，授任爲郎中。太康五年，孫晧死在洛陽。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弦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晧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評曰：孫亮年幼而没有賢才輔助，他承繼帝位不能保持到底，是必然的趨勢。孫休根據舊日的恩信交情，任用濮陽興、張布，不能提拔選用優秀人才，改弦更張，他雖然願望良好，喜愛學習，對拯救禍亂又有什麽用處呢？他又讓已經廢黜的孫亮不得善終，兄弟的情義太薄了。孫晧濫施暴刑，被殺死貶黜流放的人，多得不能數清。因此衆臣下人人惶恐不安，都一天天地盼望，早晨想不到晚上會發生什麽事。那些迷信星象、巫師咒語，紛紛呈報祥瑞吉兆，認爲這是最緊要的事情。從前舜、禹親自耕種，有最聖明的德行，他們還或向衆臣立下誓言，我違背你們的輔助，你們不要當面屈從；或向說忠直勸諫的話的人拜謝，常常認爲自己德行修養不够。更何况孫晧凶殘頑劣，肆意施行殘酷暴虐，忠心勸諫的人誅殺，讒言阿諛的人晉升，暴虐地役使百姓，荒淫奢侈到了極點，應當讓他身首分離，來向百姓謝罪。他既蒙受赦他不死的詔命，又加受歸命侯封號的榮耀，難道不是晉朝廣大無邊的恩惠，過分深厚的德澤嗎！

三國志卷四十九

吴 志 四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燮弟）壹 䵋（壹子）匡

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兖州刺史。

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托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吴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没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溯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

劉繇字正禮，是東萊郡牟平縣人。漢齊孝王的小兒子封爲牟平侯，他的子孫後代就在那裏居住下來。劉繇的伯父劉寵，任東漢的太尉。劉繇的兄長劉岱，字公山，歷任侍中、兖州刺史。

劉繇十九歲時，他的叔父劉韙被賊人劫持做人質，劉繇用智謀救得叔父回來，由此他名聲顯赫。他被舉薦爲孝廉，任郎中，又授任下邑縣長。當時郡守以朝廷重臣的親屬托附他，於是他棄官而去。州府徵召安排他管理濟南，濟南國相是中常侍的兒子，貪贓枉法，不守法令，劉繇上奏表罷免了他。平原人陶丘洪舉薦劉繇，想要讓州府推舉他爲茂才。州刺史説："前一年你推舉了劉公山，怎麽又推舉了劉正禮呢？"陶丘洪説："如果明使君您先前任用劉公山，後來又提拔劉正禮，就可以説是駕馭着兩條龍行進在遥遠的路途，馳騁着騏驥良馬奔跑在千里征程，不也是很好嗎？"恰巧朝廷徵召劉繇爲司空掾，又任命爲侍御史，他没有去就職。劉繇躲避戰亂到了淮浦，朝廷下詔書任命他爲揚州刺史。當時袁術在淮南，劉繇很害怕，不敢去到揚州。他想向南渡過長江，吴景、孫賁迎接安置他到曲阿縣。袁術圖謀叛亂，僭位稱帝，攻陷衆多郡縣。劉繇派樊能、張英駐軍在長江邊來抵禦袁術，因爲吴景、孫賁都是袁術授職任用的，劉繇就强迫驅逐讓他們離去。於是袁術就自己任命了揚州刺史，和吴景、孫賁合力攻打張英、樊能等人，一年多没有攻下。漢朝廷命令加官劉繇爲揚州牧、振武將

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軍，部衆有幾萬人。孫策東渡長江，打敗張英、樊能等人。劉繇逃往丹徒，於是就逆長江而上南去守衛豫章，駐軍在彭澤。笮融先到達，殺死太守朱皓，進入居住在郡城中。劉繇進軍討伐笮融，被笮融打敗，他又重新招集集合屬下各縣的兵力，進攻打敗笮融。笮融失敗逃往山中，被百姓殺死。劉繇不久病死，當時他四十二歲。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黄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户。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

笮融，是丹楊郡人。起先他集合起部衆幾百人，前去依附徐州牧陶謙。陶謙派他督察廣陵、彭城的水路運糧事務，他竟然肆意妄爲，擅自殺人，就地斷取三郡運糧收入歸爲己有。於是就大建佛塔寺廟，用銅鑄成佛像，用黄金塗滿像身，穿上錦綉彩緞，塔廟頂垂挂九層銅盤，下修重檐樓閣複道，可容納三千多人，命令他們全都誦讀佛經，讓他管轄地區内和周圍郡中喜愛佛教的人聽經受道，又用免除其他勞役來吸引人們，因此遠近各地前後到來的有五千多人家。每到浴佛節日，備下很多酒食，路上鋪席子，綿延幾十里，民衆百姓前來觀看和就餐的將近一萬人，費用數以億計。曹操攻打陶謙，徐州地區騷亂，笮融帶着男女一萬口人，三千匹馬，逃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用賓客的禮節接待他。這之前，彭城相薛禮被陶謙逼迫，駐守在秣陵。笮融貪圖廣陵的人衆，就趁飲酒酣暢時殺死趙昱，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滿載而去。路過秣陵殺死薛禮，然後又殺了朱皓。

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還爲仇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托，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

後來孫策向西討伐江夏，返回路過豫章，收殮運送劉繇遺體，優待他的家人。王朗給孫策寫信説："劉正禮從前剛到揚州赴任，自己不能自立，實在是仰賴您一家大力幫助，因而他纔能渡過長江建立官署治所，有了安定立足之地。像這樣讓他踐越境域的禮遇，感激的情懷會牢記心中，友好的情誼保持始終。後來因爲同袁氏的嫌怨，你們有了矛盾分歧。又因爲您和袁術是同盟，你們反而成爲仇敵，推究劉繇的本意，那實在不是他願意做的。他康復平安之後，曾希望拋棄嫌怨，歸於和好，重新恢復舊日友情。一朝之間他離世而去，誠摯的心願没有完全表露，他忽然病逝，真令人悲傷痛心！知道您能用淳厚對待

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嘆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刻薄的人，用恩德回報有仇怨的人，收容遺骨，撫育孤兒，哀悼死者，憐憫生者，拋棄過去的猜忌，保護未成年的遺孤，確實是恩意深廣情義厚重，有美好的名聲和真摯的情懷。從前魯國人雖然對齊國有仇怨，却不廢棄齊國的喪禮，《春秋》贊美此事，認爲它符合禮，的確是優秀的史官應該借鑒，鄉學中應該贊頌傳揚的。劉正禮的長子，很有志氣節操，想來您一定給予了他特殊的待遇。您的威嚴大振，刑儀樹立，施予他恩德，不也是更爲美好嘛！”

劉基

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饋餉，皆無所受。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吴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禄勛，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劉繇的長子劉基，字敬輿，年紀十四歲，爲劉繇守喪完全遵循禮制，劉繇舊日的部屬官吏饋贈的物品，都没有接受。他的儀態容貌美好，孫權喜愛敬重他。孫權任驃騎將軍，徵召他爲東曹掾，授任他爲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孫權做吴王，升任劉基爲大司農。孫權曾經設酒宴宴請群臣，騎都尉虞翻喝醉酒而冒犯孫權，孫權想要殺死他，威嚴憤怒很盛，由於劉基極力勸諫，虞翻得以免死。孫權在盛夏時，曾經在船上設宴宴飲群臣，在船樓上遇到雷雨，孫權用傘蓋遮蓋自己，又命令遮蓋劉基，其他的人則得不到這種待遇。劉基受到厚待就像這樣。他升任郎中令。孫權稱帝，劉基改任光禄勛，分平尚書事。他四十九歲時去世。後來孫權爲兒子孫霸娶納劉基的女兒，賜予住宅一處，四季恩寵賞賜，和全氏、張氏相同。劉基的兩個弟弟，劉鑠、劉尚，都任騎都尉。

太史慈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黄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

太史慈字子義，是東萊郡黄縣人。他年少時喜歡學習，任職郡中奏曹史。恰巧郡守和州牧有怨仇，是非曲直還没分清楚，以先去奏報朝廷的爲好。當時州牧的表章已經送去了，郡守害怕自己的奏表落在他的後邊，就尋找能够出使的人。太史慈二十一歲，被選中出行，日夜趕路，到達洛陽，前往公車門，看到州牧的屬吏正想要求通報文書。太史慈問他説：“您想要通報表章嗎？”州吏説：“是的。”太史慈問：“表章在哪兒？”州吏説：“在車上。”太史慈説：“表章的題

懷刀，便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

書簽署該不會有錯誤吧？拿來看看。"州吏并不知道他是東萊郡來的人，就給他取來表章。太史慈已經事先在懷中藏了刀，當即就用刀裁割弄碎了表章。州吏跳了起來大聲喊叫，說"有人毀了我的表章"。太史慈帶着州吏來到馬車裏，告訴他說："假如使君您不把表章給我，我也不能趁此毀了它，這是吉凶禍福相同罷了，我不會獨自承受這個罪責。哪如我們默不作聲一起離開，就能以生换死，不要一同去接受刑處。"州吏說："您爲郡守毀了我的表章，已經如願，爲什麽還想要逃跑？"太史慈回答說："當初受郡守派遣，祇是來看看表章呈報了没有。我過於意氣用事，纔毀了您的表章。如今回去，也恐怕會因此受到責怒，所以想一同離開罷了。"州吏認爲太史慈說的很對，當天就和太史慈一起逃離洛陽。太史慈和州吏一起出城後，藉機逃跑返回呈報了郡守的表章。州牧聽說此事，另外派了吏卒呈報表章，主管部門因爲表章相抵觸的緣故不再受理，州牧因此被揭出了短處。太史慈從此出了名，却被州牧所憎恨。太史慈害怕受他報復，就逃避到遼東郡。

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

北海國相孔融聽說後認爲太史慈很不平凡，多次派人探望慰問他的母親，并贈送了禮物。當時孔融因爲黄巾軍叛亂入侵，出兵駐扎在都昌，被黄巾賊人管亥包圍。太史慈從遼東郡返回，他的母親對太史慈說："你和孔北海從没有見過面，在你走了以後，他對我贍養撫恤情義深切，超過故友舊交，現在他被賊人包圍，你應當趕去救援他。"太史慈在家中停留三天，單身步行徑直來到都昌。當時賊人的包圍還不嚴密，太史慈在夜間窺測到時機，得以衝入包圍見到孔融，便要求帶兵出去殺敵。孔融不聽從他的意見，想要等待外面的援救，但没有趕來救援的，而包圍却一天天逼緊。孔融想要向平原相劉備告急，但城裏的人没有辦法能出去，太史慈自己請求前往。孔融說："現在賊人的包圍很緊密，大家都說出不去，您的意氣雖然豪壯，恐怕實在還是很困難吧？"太史慈回答說："從前府君您盡心照顧我的老母親，老母親很感激您的厚待，派太史慈我趕來援

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并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説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托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

助府君您的急難，她本來就認爲我有可用之處，而且來到後一定會起作用。如今大家説不行，太史慈我也説不行，這難道是府君您厚愛照顧的情義，老母親派我來的本意嗎？事情已經很緊急了，希望府君您不要再疑慮了。"孔融纔答應了他。於是太史慈整理好行裝，吃飽了飯，等到天亮，隨即帶着弓袋，提着弓，跨上戰馬，率領兩名騎兵跟隨自己，每個士兵各做一個箭靶用手拿着，打開城門徑直出去。城外包圍圈裏的人都很驚恐，兵馬紛紛出動。太史慈帶馬來到城下壕溝裏，樹立起兩名騎兵各自帶來的箭靶，發箭射靶，射箭結束，徑直進入城門。第二天早晨又像這樣做，包圍圈中的人有的站起、有的躺着，太史慈又樹起箭靶，射箭結束，又進入城門。第三天早晨又出去像這樣做，賊人就没有起來的了，於是太史慈甩鞭打馬直衝突破包圍圈飛奔而去。等到賊人醒悟過來，太史慈已經衝過去了，他又用箭射死幾人，都是應弦而倒，所以没有人敢追趕。太史慈就來到平原，勸説劉備説："太史慈我是東萊郡的粗鄙的人，和孔北海既不是骨肉親人，也不是近鄰鄉黨，衹是因爲相互愛慕名義志節，而有分擔災禍、同受患難的情誼。如今管亥暴虐作亂，北海遭受圍攻，孤立窮困，没有援助，危在旦夕。因爲您有仁義的名聲，能够解救他人的危難，所以北海誠意深切，翹首仰待，派太史慈我冒着敵賊的利刃，突出重圍，在萬死之中把自己托付給您，希望您能够救出他。"劉備面容嚴肅地回答説："孔北海知道世間有劉備呀！"當即派遣精兵三千人跟隨太史慈前往。賊人聽説救兵到了，解除包圍而逃去。孔融得救後，更加器重太史慈，認爲他不凡，説："您是我年輕的朋友。"事情結束後，太史慈返回禀告他母親，他母親説："我很高興你有機會報答了孔北海。"

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

揚州刺史劉繇和太史慈是同郡人，太史慈從遼東郡返回，没有見到他，隨後就渡過長江，到曲阿去見劉繇，還没有離開，恰巧孫策來到。有人勸劉繇可以任用太史慈爲大將軍，劉繇説："我如果任用子義，許子將不是要嘲笑我嗎？"他

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黄蓋輩也。慈便前鬥，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并各來赴，於是解散。

衹派太史慈偵察窺探敵人的虚實。一次，太史慈自己和一名騎兵遇到了孫策。孫策帶領騎兵十三人，都是韓當、宋謙、黄蓋一類的人物。太史慈當即上前交戰，正和孫策對面。孫策刺中太史慈的戰馬，并奪到了太史慈頸項上的手戟，太史慈也得到了孫策的頭盔。恰巧兩方面的兵馬一起都從各處趕來援助，兩人因此纔放手離開。

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即署門下督，還吴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别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太史慈準備和劉繇一起逃往豫章郡，後來却逃到蕪湖，逃到山裏，自稱丹楊太守。這時，孫策已經平定了宣城以東地區，衹有涇縣以西的六個縣没有降服。太史慈趁機前去駐在涇縣，建立駐守府舍，很受山越人親附。孫策親自進攻討伐，太史慈於是被俘獲。孫策當即給他鬆綁，握着他的手説："可記得在神亭那時候嗎？如果您那時抓到我會怎麽樣呢？"太史慈説："這不能想像。"孫策大笑説："現在的事情，應當和您共同進行。"隨即任命太史慈爲門下督，返回吴郡授予他兵馬，授任他爲折衝中郎將。後來劉繇死在豫章郡，兵馬部衆一萬多人没有歸宿，孫策命令太史慈前去撫慰安定。孫策的親信部屬都説："太史慈一定會去到北方不再回來了。"孫策説："子義背棄我，又會去追隨誰呢？"孫策在昌門爲太史慈餞行，握着太史慈的手腕道别説："什麽時候能回來？"太史慈回答説："不超過六十天。"果然他如期返回吴郡。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絶迹不復爲寇。

劉表的侄子劉磐，强悍勇猛，多次入侵到艾縣、西安各縣。孫策於是分出海昏、建昌附近的六個縣，任命太史慈爲建昌都尉，治所在海昏，并督率衆將領抵禦劉磐。劉磐從此絶迹，不再入侵。

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虚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太史慈身高七尺七寸，鬍鬚很美，兩臂似猿長而有力，善於射箭，箭不虚發。他曾經跟隨孫策討伐麻、保二屯的賊人，有個賊人在屯圍裏爬到樓上叫駡，用手扶握着樓梁，太史慈開弓射去，箭枝射穿賊人的手釘在梁上，包圍外的上萬人没有不叫好的。他的武藝就是這樣精妙。曹操聽説他的名聲，給太史慈寫來信，用小竹箱封裝着，太史慈打開仔細看信没有説什麽，而衹是裝滿中藥當歸。孫權執政，因爲太史慈能够制住劉

磐，於是就把南方的事務交付給他。太史慈四十一歲時，即建安十一年死。他的兒子太史享，官做到越騎校尉。

士燮　士壹　士䵋　士徽　士匡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

士燮字威彥，是蒼梧郡廣信縣人。他的祖先本是魯國汶陽人，到王莽篡權動亂時候，逃避禍亂來到交州。經過六代到士燮的父親士賜，在漢桓帝時任日南太守。士燮年輕時到京都洛陽求學，侍從潁川人劉子奇，研究《左氏春秋》。士燮被察舉爲孝廉，補任尚書郎，因爲公務被免職。父親士賜去世服喪期滿後，士燮被推薦爲茂才，任命爲巫縣縣令，升任交阯太守。

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宫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宫爲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䵋弟武，領南海太守。

士燮的弟弟士壹，起初任郡督郵。刺史丁宫受徵召返回京都，士壹侍奉護送殷勤恭敬，丁宫很感動，臨別時對士壹說："我這個刺史如果能有幸任職三公，一定徵用你。"後來丁宫任司徒，徵任士壹。等到士壹來到，丁宫已經免職，黄琬接任司徒，很禮待士壹。董卓作亂，士壹逃回到家鄉。交州刺史朱符被夷族賊人殺死，州郡騷擾動亂。士燮就上表奏請任命士壹兼任合浦太守，二弟徐聞縣令士䵋兼任九真太守，士䵋的弟弟士武，兼任南海太守。

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士燮心胸器量寬容厚道，謙和虛心，禮賢下士，中原地區的士人前去依附、躲避禍難的人數以百計。他潛心研究《春秋》，給它作注解。陳國人袁徽給尚書令荀彧寫信說："交阯郡的士府君既學問淵博，又精通政務，在天下非常混亂之中，保全了一個郡，二十多年疆界没有戰事，百姓没有喪失家業，流落寄居那裏的人，都蒙受他的好處，即使像竇融保全河西的事迹，又怎麽能够超過他呢？他在公務稍有閑暇，就研究學習經傳，對《春秋左氏傳》尤其研究精密隱微，我多次向他詢問求教傳中的各種疑問，他的解答都有師承説法，觀點思想非常精密。他還兼通古文、今文《尚書》，對其中的主要内容掌握詳細完備。聽説京城古文、今文的學問，是非争論非常激烈，他如今想要逐條寫出《左氏》、《尚書》的深微大義呈報朝廷。"士燮就是這樣受人稱贊。

燮兄弟并爲列郡，雄長一州，偏

士燮的兄弟同時都位居各郡郡守，在整個州

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逾也。武先病没。

中最有勢力，又處在萬里外的偏遠地區，他們的威嚴尊崇至高無上。出入時鳴鐘擊磬，顯赫威嚴的禮儀完備齊全，有笳笙簫管鼓樂吹奏，車輛馬匹充滿道路，胡人在車的兩旁燒香的常有幾十人。他們的妻妾乘坐着設有帷幔、可以坐卧的車子，他們的子弟帶着騎兵侍從，當時的尊貴威重，使衆多蠻族部族震懾敬服，南越王尉他也不能超過他們。士武先病死。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窺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

朱符死後，漢朝廷派張津任交州刺史，張津後來又被他的將領區景殺死，而荆州牧劉表派零陵人賴恭接替張津。這時蒼梧太守史璜死，劉表又派吴巨接替他，吴巨和賴恭一起到達。漢朝廷聽説張津死了，賜給士燮詔書説："交州地域偏遠，位處南方，連帶着長江和南海，皇上的恩惠不能下達，臣下的忠義受到阻隔，得知叛逆賊人劉表又派遣賴恭窺視南方這一地區，現任命士燮爲綏南中郎將，統領督率七郡，依舊兼任交阯太守。"後來士燮派遣官吏張旻進獻貢奉物品到京城，這時天下大亂，道路阻斷不通，而士燮不中止進獻貢品的職責，朝廷特地又下詔書授任他爲安遠將軍，封爲龍度亭侯。

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吴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遥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黄武五年，年九十卒。

後來吴巨和賴恭失和，起兵驅逐賴恭，賴恭逃回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派遣步騭任交州刺史。步騭到達，士燮率領兄弟敬奉承受節制調度。而吴巨則懷有異心，步騭殺了吴巨。孫權加官士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士燮送兒子士廞入吴作人質，孫權任命士廞爲武昌太守，士燮、士壹在南方的各兒子，都授任中郎將。士燮又勸誘引導益州大族雍闓等人，率領郡中的民衆讓他們在遠方歸附東吴，孫權更加贊賞士燮，遷升衛將軍，封他爲龍編侯，他的弟弟士壹爲偏將軍、都鄉侯。士燮每每派遣使者去拜見孫權，送去各種香料、細麻布，往往數以千計，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玳瑁、犀、象之類的珍寶，奇物異果，如香蕉、椰子、龍眼之類，没有一年不送。士壹當時進獻馬匹共有幾百匹。孫權就常常寫信，給予優厚的恩寵賞賜，來答謝慰撫他們。士燮在交阯郡任職四十多年，在黄武五年，他九十歲時去世。

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吕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吕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説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孫權因爲交阯郡很遠，就分合浦郡以北爲廣州，吕岱任刺史；交阯郡以南爲交州，戴良任刺史。又派陳時接替士燮任交阯太守。吕岱留在南海郡，戴良和陳時一同前往到達合浦，而士燮的兒子士徽自己代理任交阯太守，發動家族軍隊抵禦戴良。戴良停留在合浦。交阯人桓鄰，是士燮提拔的官吏，叩頭勸諫士徽，讓他派人迎接戴良，士徽大怒，鞭笞殺死桓鄰。桓鄰的哥哥桓治的兒子桓發又集合家族軍隊攻打士徽，士徽關閉城門堅守，桓治等人攻打幾個月也不能攻下來，就締結和約友好，各自收兵返回。而吕岱接受詔命誅殺士徽，他從廣州率領軍隊日夜兼程，經過合浦，和戴良一同前進。士壹的兒子中郎將士匡和吕岱有交情，吕岱署任士匡師友從事，先傳送文書到交阯郡，告明禍福利害，又派士匡去見士徽，勸説讓他服罪，雖然丢失郡守官職，但可保證没有其他禍難。吕岱緊隨士匡之後到達，士徽的哥哥士祗，弟弟士幹、士頌等六個人袒露上身敬奉迎接。吕岱答謝讓他們再穿上衣服，向前來到郡城下。第二天早晨，很早就設置了帳篷帷幕，請士徽兄弟依次進入帳中，賓客都坐滿了。吕岱起身，手持符節宣讀詔書，歷數士徽的罪過，吕岱的部下就反綁了他們出去，當即全部處死，傳送他們的首級到武昌。士壹、士䵋、士匡因爲後來出來了，孫權寬恕了他們的罪過，還有士燮做人質的兒子士廞，一同都免去官職貶爲平民。幾年後，士壹、士䵋因爲犯法被處死。士廞病死，他没有兒子，他的妻子寡居，孫權詔令她所在的地方官府每月供給她俸米，賜給她四十萬錢。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評曰：劉繇名聲美好、品行純正，喜歡褒貶是非，至於在騷亂動蕩的時代，占據萬里疆土，不是他的長處。太史慈誠信忠義，有古人之風。士燮在南越做郡守，終生從容悠閑，至他的兒子不慎重，自己招取災禍，大概就是平庸無能的人貪圖富貴而又仗恃地域險要阻隔，纔使他們這樣的吧。

三國志卷五十

吴 志 五

孫破虜吴夫人（夫人弟）景　吴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祖父）真（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晧滕夫人

孫破虜吴夫人　吴景

孫破虜吴夫人，吴主權母也。本吴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吴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慚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

孫破虜吴夫人，是吴主孫權的母親。她本是吴縣人，移居到錢塘，早年失去父母，和弟弟吴景一起生活。孫堅聽説她才貌雙全，想娶她爲妻。吴氏親戚嫌棄孫堅輕狂狡詐，準備拒絶他，孫堅對此非常愧惱怨恨。夫人對親戚説："爲什麽要愛惜一個女子而招取災禍呢？如果我有什麽不幸，那是我命定的。"於是就答應和孫堅成婚，後來她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吕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爲劉繇所迫，景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横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争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絶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

吴景常常跟隨孫堅征伐立下戰功，授任爲騎都尉。袁術推薦吴景兼任丹楊太守，討伐原丹楊太守周昕，於是就占領丹楊郡。孫策和孫河、吕範依附吴景，集合部衆共同討伐涇縣山賊祖郎，祖郎失敗逃走。恰巧受到劉繇逼迫，吴景又向北去依附了袁術，袁術任命他爲督軍中郎將，和孫賁一起在横江討伐樊能、于麋，又到秣陵攻打笮融、薛禮。當時孫策在牛渚受傷，投降的賊人又反叛，吴景攻打討伐，全部擒獲了他們。吴景參加討伐劉繇，劉繇逃往豫章郡，孫策派吴景、孫賁到壽春報告袁術。袁術正同劉備争奪徐州，任命吴景爲廣陵太守。袁術後來僭稱皇帝，孫策用書信勸導袁術，袁術不理睬，孫策隨即封鎖長江渡口，不和袁術往來，派人告訴吴景。吴景馬上離開廣陵郡向東返回，孫策又任命吴景爲丹楊太守。漢朝廷派議郎王誧奉命向南巡行，他上表奏請任命吴景爲揚武將軍，依舊兼任郡守。

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

等到孫權年紀很輕繼承了大業，吴夫人幫助治理軍國大事，很有補正益處。建安七年，吴夫人臨終時，召見張昭等人，交待後事。吴夫人死後合葬於高陵。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卒。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嗣，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建安八年，吴景死在任上，他的兒子吴奮統領軍隊任將領，封爲新亭侯，死。兒子吴安繼承爵位，吴安因犯同魯王孫霸結黨的罪被殺。吴奮的弟弟吴祺繼承爵位，封爲都亭侯，死。兒子吴纂繼承爵位。吴纂的妻子就是滕胤的女兒，滕胤被殺，吴纂也同時遇害。

吴主孫權謝夫人

吴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徐令。權母吴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吴主孫權的謝夫人，是會稽郡山陰縣人。父親謝煚，是東漢尚書郎、徐縣縣令。孫權的母親吴夫人爲孫權聘娶謝夫人爲妃子，得到恩幸很受寵愛。後來孫權娶了姑母的孫女徐氏，想讓謝夫人在她之下，謝夫人不同意，從此失意，很早就死了。後來十多年，她的弟弟謝承被授任五官郎中，逐漸升任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寫《後漢書》一百多卷。

孫權徐夫人　徐真　徐琨

吴主權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糜等於横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吴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楊守，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黄祖，中流矢卒。

吴主孫權的徐夫人，是吴郡富春縣人。祖父徐真，和孫權的父親孫堅關係親密，孫堅把妹妹許配徐真，生了徐琨。徐琨年輕時在州郡任職。漢代末年社會動蕩混亂，徐琨放棄吏職，跟隨孫堅征戰攻伐立下戰功，授任偏將軍。孫堅去世，徐琨跟隨孫策到横江討伐樊能、于糜等人，到當利口攻打張英，但是船隻很少，想要停駐下軍隊再另外尋找。徐琨的母親當時正在軍中，對徐琨説："恐怕州府會調發很多水軍來迎擊，那就很不利了，怎麽能停駐下來呢？應當砍伐蘆葦來做成筏子，輔助船隻渡軍過江。"徐琨把這些話全部報告給孫策，孫策馬上實行這辦法，人馬全部同時渡過長江，於是就打敗張英，趕走笮融、劉繇，大業能够完成。孫策上表奏請任命徐琨兼任丹楊太守，恰巧吴景放棄廣陵來到江東，重任丹楊太守，徐琨任督軍中郎將統率軍隊，跟隨孫策打敗廬江太守李術，封爲廣德侯，升任平虜將軍。後來隨軍討伐黄祖，中流箭身亡。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

徐琨生養了徐夫人，最初嫁給同郡人陸尚，

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吴，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吴。積十餘年，權爲吴王及即尊號，登爲太子，群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蕪湖督、平魏將軍。

陸尚死，孫權在吴郡任討虜將軍，聘娶徐夫人爲妃子，讓她撫養兒子孫登。後來孫權遷離，因爲徐夫人愛妒忌，貶棄她留住在吴郡。過了十多年，孫權做吴王又即位稱皇帝，孫登立爲太子，衆位大臣請求立徐夫人爲皇后，孫權心想要立步氏，終於没有答應。後來徐夫人因病去世。她的哥哥徐矯，繼承父親徐琨侯爵位，討伐平定山越，授任偏將軍，在徐夫人之前死，没有兒子。弟弟徐祚繼承封爵，也因戰功官做到蕪湖督、平魏將軍。

孫權步夫人

吴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携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吴主孫權的步夫人，是臨淮郡淮陰人，和丞相步騭同族。漢代末年，她的母親帶領着她遷移到廬江，廬江被孫策攻破，她們倆都向東渡過長江，步夫人因長相漂亮而得到孫權的寵幸，她的尊崇在後宫列首位。步夫人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叫魯班，字大虎，起先嫁給周瑜的兒子周循，後來嫁給全琮；小女兒叫魯育，字小虎，起先嫁給朱據，後來嫁給劉纂。

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群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宫内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宫。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内教修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禄。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步夫人生性不嫉妒，推選舉薦了很多嬪妃，所以長期受到孫權寵愛恩待。孫權做吴王又即皇帝位，心裏想要把她立爲皇后，但是衆大臣的意見是立徐氏，孫權遲疑不決十多年，但是宫内都稱她爲皇后，親戚上奏疏稱她爲中宫。等到步夫人去世，臣下順着孫權的心意，請求追封確立她的名位封號，孫權就贈予官印綬帶，詔策命令説："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説：啊，皇后，衹有皇后輔助天命，共同承受天地福恩。晝夜虔誠恭敬，和朕同分辛勞。後宫教化完備嚴明，禮節大義毫無過失。寬厚容人，慈愛賢惠，有美好的德行。百姓群臣引頭仰望，遠近民衆傾心歸依。朕因爲時世動亂没有平定，天下大業尚未一統，順應皇后高尚的志向，每每懷有謙讓自抑的想法，因此在當時没有授予名位封號，也堅信皇后享年很長久，會長久地和朕親自稱對頌揚上天美好福祐。不料忽然隕逝，皇后大命最近終結。朕悔恨本來的意圖没有及早地明白表示，哀傷皇后喪生去世，没有享盡上天賜給的福禄。哀憫悲悼之至，心中非常傷痛。現派遣使持節丞相醴陵

侯顧雍，奉策命授予封號，配祭故去的皇太后。魂魄如果有靈，會贊美這恩寵尊榮。啊，悲痛啊！”步夫人葬在蔣陵。

孫權王夫人

吴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夫人以選入宫，黄武中得幸，生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毁。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吴主孫權的王夫人，是琅邪國人。她由挑選進入宫中，黄武年間得到寵幸，生孫和，她的恩寵僅次於步氏。步氏去世後，孫和立爲皇太子，孫權準備立王夫人爲皇后，而全公主一向憎恨王夫人，逐漸地誣陷詆毁她。等到孫權卧病不起時，就説王夫人有高興的神情，因此孫權對王夫人惱怒責斥，王夫人憂慮而死。孫和的兒子孫晧立爲皇帝，追尊王夫人爲大懿皇后，分封她的三個弟弟都做列侯。

孫權王夫人

吴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宫，嘉禾中得幸，生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吴主孫權的王夫人，是南陽郡人，由挑選進入宫中，嘉禾年間得到寵幸，生孫休。等到孫和立爲太子，孫和的母親尊貴位重，衆位得到孫權寵愛的嬪妃，都出到宫外居住。王夫人出到公安縣，死，就葬在那裏。孫休即皇帝位，派遣使者追尊王夫人爲敬懷皇后，改葬在敬陵。王氏没有後人，封她的同母弟弟文雍爲亭侯。

孫權潘夫人

吴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宫。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吕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宫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托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婿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吴主孫權的潘夫人，是會稽郡句章縣人。她的父親做吏，因犯法被處死。潘夫人和姊姊一同被送入爲皇室織造絲帛物品的官府中，孫權見到她覺得與衆不同，召她充入後宫。得到孫權寵幸而懷孕，夢見有人把龍頭授給她，她用護膝的圍裙接受龍頭，於是就生了孫亮。赤烏十三年，孫亮立爲太子，請求把潘夫人的姊姊嫁出去，孫權答應了他。第二年，孫權立潘夫人爲皇后。潘夫人生性陰險嫉妒，諂媚求容，從開始到死，誣陷迫害袁夫人等很多人。孫權患病，潘夫人派人向中書令孫弘詢問吕后專權的舊事。她服侍生病的孫權疲憊勞累，就染上了風痹類疾病，衆位宫女窺伺她昏睡，一起用繩子勒死了她，假稱説她是突發急病。後來事情敗露，因此事被處死的宫女有六七人。孫權不久去世，潘夫人和他合葬在蔣陵。孫亮即位，任用潘夫人的姊夫譚紹爲騎都尉，授予他軍隊。孫亮被廢黜，譚紹和他的家屬

被送回原籍廬陵郡。

孫亮全夫人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録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吴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并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

孫亮的全夫人，是全尚的女兒。她的堂祖母全公主喜愛她，每次入朝拜見孫權，往往帶她一起去。等到潘夫人母子得到寵愛，全公主自認爲和孫和的母親有仇怨，就勸孫權爲潘氏的兒子孫亮納娶全夫人，孫亮於是就繼承了帝位。全夫人立爲皇后，任命全尚爲城門校尉，封爲都亭侯，接替滕胤任太常、衛將軍，進封爲永平侯，録尚書事。當時全氏家族封侯的有五人，都統領兵馬，其他的人任侍郎、騎都尉，值宿守衛皇宮左右，從吴國建立，外戚的顯貴興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們。等到魏國大將諸葛誕依據壽春前來歸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人一起趁這時機投降魏國，全熙的密謀敗露被殺，從此衆位全氏勢力衰敗削弱。恰巧孫綝廢黜孫亮爲會稽王，後來又貶黜他爲候官侯，全夫人跟隨他到了封國，居住在候官，全尚帶領家屬遷移到零陵郡，隨後被殺死。

孫休朱夫人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琅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别。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群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晧即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宫。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孫休的朱夫人，是朱據的女兒，是孫休的姊姊朱公主生的。赤烏末年，孫權爲孫休娶來做妃子。孫休做琅邪王，朱夫人跟隨他住到丹楊郡。建興年間，孫峻把持朝政，皇族都怕他。全尚的妻子正是孫峻的姊姊，所以衹有全公主得到庇護。起初，孫和做太子時，全公主誣害迫害王夫人，想要廢掉太子，立魯王孫霸爲太子，朱公主不同意，因此兩人結下仇怨。五鳳年間，孫儀密謀殺死孫峻，事情泄露孫儀被處死。全公主趁機稱朱公主和孫儀同謀，孫峻冤枉殺了朱公主。孫休很害怕，遣送朱夫人返回建業，握着她的手灑淚分别。朱夫人到達建業，孫峻送還朱夫人給孫休。太平年間，孫亮知道朱公主是被全公主害死，就詢問朱公主的死因，全公主很害怕，説："我的確不知道，都是朱據的兩個兒子朱熊、朱損告發的。"孫亮殺死了朱熊、朱損。朱損的妻子是孫峻的妹妹，孫綝更加忌恨孫亮，於是就廢黜了孫亮，立孫休爲皇帝。永安五年，立朱夫人爲皇后。孫休死，衆大臣尊奉朱夫人爲皇太后。

孫晧即位一個多月，貶朱夫人爲景皇后，稱安定宫。甘露元年七月，朱夫人被逼而死，合葬於定陵。

孫和何姬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晧也。太子和既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晧，及其三弟。晧即位，尊和爲昭獻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宫，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晋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吴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横放，百姓患之。故民訛言"晧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孫和的何姬，是丹楊郡句容縣人。她的父親何遂，本是騎士。孫權曾經巡視到各軍營，而何姬在道路上觀看，孫權看見，認爲她與衆不同，命令宦官召她入宫，把她賜給兒子孫和。生了兒子，孫權很高興，給孩子取名叫彭祖，就是孫晧。太子孫和被廢黜，後來做南陽王，住在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佐朝政。孫峻一向諂媚奉迎全公主，全公主和孫和的母親有仇怨，於是就勸孫峻遷移孫和去住到新都，派使者賜孫和死，正妃張氏也自殺了。何姬説："如果都跟隨去死，誰來撫養孤兒?"於是就撫育孫晧，和他的三個弟弟。孫晧即位，尊孫和爲昭獻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宫，一個多月，進升爲皇太后。封她的弟弟何洪爲永平侯，何蔣爲溧陽侯，何植爲宣城侯。何洪死，兒子何邈繼承爵位，任武陵監軍，被晋朝軍隊殺死。何植官做到大司徒。吴國末年國家混亂，何氏家族驕横侵上，子弟横行放肆，百姓很怕他們。所以民衆謡傳説"孫晧早已死，在位的是何氏的兒子"等。

孫晧滕夫人

孫晧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晧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爲妃。晧即位，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録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争。而夫人寵漸衰，晧滋不悦，晧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曆，后不可易，晧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宫。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晧内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天紀四年，隨晧遷于洛陽。

孫晧的滕夫人，是原太常滕胤的同族的女兒。滕胤被誅滅，滕夫人的父親滕牧，因爲和滕胤關係疏遠而衹是流放到邊遠的郡中。孫休即位，大赦，他們得以返回，任用滕牧爲五官中郎。孫晧封爲烏程侯後，聘娶滕牧的女兒爲妃。孫晧即位，立滕夫人爲皇后，封滕牧爲高密侯，授任爲衛將軍，録尚書事。後來朝中官員因爲滕牧是尊貴的外戚，大都推舉讓他向孫晧勸諫争議。但滕夫人的寵幸已漸漸衰微，孫晧越來越不喜歡她，而孫晧的母親何氏總是幫助她。另外太史説，根據曆象運數，皇后不能改换，孫晧迷信巫覡，所以滕夫人能没有被廢黜，常常服侍奉養升平宫的何氏。滕牧被遣送住到蒼梧郡，雖然爵位没有剥奪，實際是流放到邊遠地區，他於是就在路途中憂慮而死。皇后宫中官員，衹是充數罷

了，接受朝見慶賀表章奏疏像過去一樣。但孫晧收納衆多的寵愛的嬪妃，佩皇后璽印綬帶的人有很多。天紀四年，滕夫人跟隨孫晧遷移到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評曰：《易》說“治理好家庭就可使天下安定”。《詩經》說：“示範給自己的正妻，并影響到兄弟，進而推行到整個國家。”的確可信啊，這樣的話！遠看齊桓公，近看孫權，他們都有知人的賢明，英雄俊傑的志向，但是嫡親庶親没有分别，内室關係錯謬混亂，留下古今歷史的笑柄，禍患流傳給後代。依此評論，衹有用道義爲心、用平一做主的人，然後能免除這些弊端啊！



三國志卷五十一

吴 志 六

孫靜（子）瑜 皎 奂　孫賁（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説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内，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罌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奂、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孫靜字幼臺，是孫堅的小弟弟。孫堅開始起兵，孫靜聚合鄰里鄉親和同族五六百人來作爲援助力量，很多人都依附他。孫策打敗劉繇，平定各縣，進攻會稽，派人來請孫靜，孫靜帶領家屬和孫策在錢唐會面。這時太守王朗在固陵抵抗孫策，孫策幾次進行水上交戰，不能取勝。孫靜勸説孫策説："王朗依恃險要城防守衛，難以很快攻克。查瀆南距此地幾十里，却是通行的要道，應從那地方攻占會稽内部，這就是兵法所説的攻擊敵人没有防備的、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將親自率領人馬做全軍的先鋒部隊，打敗王朗確定無疑。"孫策説："很好。"就給軍中假傳命令説："近來連着下雨，飲水渾濁，士兵喝了很多人肚子痛，命令馬上準備幾百口缸瓮來澄清水。"到天黑，四周堆起燃燒的火堆欺騙王朗，當即分派軍隊連夜奔往查瀆的道路，襲擊高遷屯。王朗非常驚慌，派原丹楊太守周昕等人率兵前去迎戰。孫策打敗周昕等人，殺死他們，於是就平定了會稽郡。孫策上表請示拜授孫靜爲奮武校尉，想要交付他重任，孫靜留戀祖墳宗族，不願意外出做官，請求留下鎮守。孫策聽從了他。孫權執政，派人前去授任孫靜爲昭義中郎將，後孫靜死在家中。他有五個兒子：孫暠、孫瑜、孫皎、孫奂、孫謙。孫暠有三個兒子：孫綽、孫超、孫恭。孫超任偏將軍。孫恭生孫峻。孫峻生孫綝。

孫瑜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虚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説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顔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絶。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的官職開始統領軍隊。這時他的賓客和衆將領很多是長江以北的人，孫瑜虚心相待，體恤安撫，得到他們的歡心。建安九年，他兼任丹楊太守，受到衆人依附，人馬達到一萬多人。加官綏遠將軍。建安十一年，他和周瑜一起討伐麻屯、保屯兩屯，攻克兩地。後來他跟隨孫權在濡須抗擊曹操，孫權想要交戰，孫瑜勸孫權要謹慎穩重，孫權不聽，吴軍果然没有取勝。孫瑜升任奮威將軍，兼領丹楊郡像從前一樣，從溧陽遷移駐守牛渚。孫瑜任用永安人饒助爲襄安縣長，無錫人顔連爲居巢縣長，讓他們招取收納廬江等二郡，各自都得到二郡投降歸附的。濟陰人馬普專心學業，喜愛古籍，孫瑜優厚地禮待他，讓郡府、軍府二府將領官員的子弟幾百人去向他接受學業，於是就設立學官，并在祭祀廟堂講授學業。這時各位將領都以軍務作爲大事，而孫瑜喜愛經史典籍，即使在軍旅中，也誦讀不停。他三十九歲，在建安二十年去世。孫瑜有五個兒子：孫彌、孫熙、孫燿、孫曼、孫紘。孫曼官做到將軍，封爲侯爵。

孫皎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羡、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吴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争，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效力命，以報

孫皎字叔朗，起初授任護軍校尉，統領兵衆二千多人。這時曹操幾次出兵濡須，孫皎每每趕赴抗擊，號稱爲精鋭部隊。升任都護征虜將軍，接替程普督統夏口。黄蓋和他的哥哥孫瑜去世，孫皎又合并了他們的軍隊。賜給他沙羡、雲杜、南新市、竟陵作爲封地，他自己設置地方高級官員。孫皎輕視財物，能够施捨，善於交往結友，和諸葛瑾交情最爲深厚，委托廬江人劉靖指出自己處理政務的得失，江夏人李允負責日常事務，廣陵人吴碩、河南人張梁負責管理部隊，并盡心親切善待他們，他們没有人不竭盡自己力量的。孫皎曾經派出偵察部隊俘獲魏國邊境將領官員的美女進獻給孫皎，孫皎更换了她的衣服送她回去，下命令説："現在要誅殺的人是曹氏，他的百姓有什麽罪過呢？從今以後，不能攻擊那些老弱百姓。"從此江、淮之間的人有很多歸附了他。他曾經因爲很小的原因和甘寧發怒争執，有人來

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吕蒙督中。此人雖粗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我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吕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决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録其功，封子胤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勸告甘寧，甘寧説：“臣子應是一樣的，征虜將軍雖然是皇族子弟，怎麽能專横欺侮人呢！我遇到了聖明的君主，衹應獻出力量生命報效，來報答君主，但實在不能隨俗委曲屈從。”孫權聽説此事，寫信責備孫皎説：“自從我同北方爲敵，中間已有十年，當初你我年紀還小，如今將近三十歲了。孔子説‘三十而立’，不僅僅是指學習五經。交給你精鋭部隊，委任給你重任，在千里之外統領衆將領，是想讓您像楚國任用昭奚恤一樣，在北部邊境顯示威武，不是僅僅讓您來宣逞個人的意願罷了。近來聽説你和甘興霸飲酒，趁酒性發作，冒犯欺侮他，他要求去歸屬吕蒙統率。這個人雖然粗獷豪放，有不能令人滿意的時候，但就總的來看他是個大丈夫。我喜愛他，不是私情偏愛。我愛護他，你疏遠憎惡他；你所做的每每和我相反，怎麽能長久這樣呢？居止恭謙、行動檢點，纔能够統治人民；愛護他人、多有寬容，纔可以得到民衆。這個道理若不能知曉，怎麽能够在遠方統率，抵禦敵寇，挽救危難呢？你就要是成人了，特地授予您重任，上有遠方期待矚目的目光，下有部屬朝夕相隨一同共事，怎麽能够放縱情緒而大發脾氣呢？人誰没有過錯，貴在能够改正，應該反思先前過失，深刻地認錯自責。現在特别煩勞諸葛子瑜去再次宣明我的想法。寫這封信時非常難過，心中悲傷流下眼淚。”孫皎得到信，上奏疏承認錯誤，於是就和甘寧結下深厚友情。後來吕蒙準備攻打南郡，孫權想讓孫皎和吕蒙任左右部大都督，吕蒙勸孫權説：“如果主上您認爲征虜將軍能勝任，就應任用他；認爲吕蒙我能勝任，就應任用我。從前周瑜、程普任左右部督，一同攻打江陵，雖然大事由周瑜決斷，但程普自認爲是老將軍，而且都是大都督，於是兩人共事并不和睦，幾乎壞了國家大事，這是我們目前應引以爲戒的。”孫權醒悟，向吕蒙致歉説：“任命您爲大都督，命令孫皎作爲後續部隊。”擒獲關羽，平定荆州，孫皎都出了力。建安二十四年孫皎死。孫權追録他的功勛，封他的兒子孫胤爲丹楊侯。孫胤死，没有兒子。他的弟弟孫晞繼承爵位，統領軍隊，犯罪

自殺，封國被廢除。弟弟孫咨、孫彌、孫儀都是將軍，封爲侯爵。孫咨任羽林督，孫儀任無難督。孫咨被滕胤殺死，孫儀被孫峻殺害。

孫奐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吴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并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黄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吴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嘆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羡侯。吴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内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吕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潜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吴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三年死。

孫奐字季明。他的哥哥孫皎死後，他接替統率孫皎的人馬，以揚武中郎將身份兼任江夏太守。任職一年，遵循孫皎的舊制，禮待劉靖、李允、吴碩、張梁和江夏人閭舉等，全部采用他們好的建議。孫奐不善於應付突發事件，却對處理任職内的日常事務很機敏，軍民都稱贊他。黄武五年，孫權攻打石陽，孫奐因爲是這地區的長官，就派他部下將軍鮮于丹率領五千人先截斷了淮河水道，他自己率領吴碩、張梁五千人作全軍前鋒，使高城投降，得到三員將領。大軍撤兵返回，孫權詔令讓他的部隊在前面停下，乘車經過他的軍隊，看到孫奐軍隊陣容整齊，孫權贊嘆説："起初我擔心他做事遲鈍，如今看他治理的軍隊，衆位將領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我没有顧慮了。"授任他揚威將軍，封他爲沙羡侯。吴碩、張梁都是裨將軍，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孫奐也喜愛讀書人，又命令部屬的子弟去接受學業，後來進入朝廷做官的有幾十人。孫奐享年四十歲，嘉禾三年死。他的兒子孫承繼承爵位，以昭武中郎將身份接替統領軍隊，兼任郡守。赤烏六年死，没有兒子，封孫承的庶弟孫壹續爲孫奐的後代，繼承爵位任將領。孫峻誅殺諸葛恪，孫壹和全熙、施績攻打諸葛恪的弟弟公安督諸葛融，諸葛融自殺。孫壹從鎮南將軍升任鎮軍將軍，授予符節、督統夏口。等到孫綝誅殺滕胤、吕據，吕據、滕胤都是孫壹的妹夫，孫壹的弟弟孫封又知道滕胤、吕據的密謀，自殺。孫綝派朱異偷襲孫壹。朱異到達武昌，孫壹知道他要進攻自己，率領部屬一千多口又順路帶着滕胤的妻子逃奔到魏國。魏國任命孫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爲吴侯，把已故君主曹芳的貴人邢氏嫁給他。邢氏容貌美麗，生性嫉妒，下面的人不能忍受她的虐待，於是就一起殺死孫壹和邢氏。孫壹是逃入魏國三年後死的。

孫賁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堅同産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吴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吴、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黄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

孫賁字伯陽。他的父親孫羌字聖臺，是孫堅的同母哥哥。孫賁早年失去了父母，弟弟孫輔還是嬰兒，孫賁親自贍養撫育，對弟弟恩愛情義非常深厚。他任郡督郵、守長。孫堅在長沙組織發動義軍，孫賁拋棄吏職跟隨他征戰討伐。孫堅去世，孫賁代理統率留下的軍隊，護送孫堅的靈柩返回家鄉。後來袁術遷移到壽春，孫賁又依附他。袁術的堂兄袁紹任用會稽人周昂爲九江太守，袁紹和袁術不和，袁術派孫賁在陰陵進攻打敗周昂。袁術上表奏請任命孫賁兼任豫州刺史，又改任丹楊都尉，代理征虜將軍，討伐平定山越部族。他被揚州刺史劉繇逼迫驅逐，就帶領將士人馬返回駐在歷陽。不久，袁術又派孫賁和吴景一同攻打樊能、張英等人，没有能攻克。等到孫策東渡長江，幫助孫賁、吴景打敗張英、樊能等人，於是就進軍攻打劉繇。劉繇逃到豫章。孫策派孫賁、吴景返回壽春報告袁術，正趕上袁術僭位稱皇帝，任命設置百官，任命孫賁爲九江太守。孫賁没有就任，拋下妻子兒女返回江南。當時孫策已經平定吴郡、會稽二郡，孫賁和孫策征討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黄祖，軍隊返回，聽説劉繇病死，就順路平定了豫章郡，孫策推舉孫賁兼任太守，後來封爲都亭侯。建安十三年，漢朝使者劉隱奉詔命授任孫賁爲征虜將軍，依舊兼任郡守。他任職十一年死。兒子孫鄰繼承爵位。

孫鄰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争死，海内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鄰還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

孫鄰年紀九歲，接替父親兼任豫章太守，進封爲都鄉侯。任郡守近二十年，討伐平定叛亂賊人，功勞政績優異。召他返回武昌，任繞帳督。當時太常潘濬掌管荆州政務，重安縣長陳留人舒燮犯罪入獄，潘濬曾經和舒燮不和，想要對他處以刑法。議論的人很多都替舒燮説話，潘濬仍不肯放過。孫鄰對潘濬説："舒伯膺兄弟争着去死，四海之内的人都認爲他們很有義氣，把他們事迹傳爲佳話，仲膺還有擁戴吴國的舊情。如今您殺了他們子弟，如果天下統一，皇上到北方巡行，中原地區的士人一定會詢問仲膺的後代，回答的人説是潘承明殺了舒燮，對這事您會怎麼樣？"

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潘濬心中頓時醒悟，舒燮因而得救。孫鄰升任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他在居住地任職。赤烏十二年死。兒子孫苗繼承爵位。孫苗的弟弟孫旅和叔叔孫安、孫熙、孫績，都官居朝中要職。

孫輔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輔字國儀，是孫賁的弟弟，以揚武校尉的身份輔助孫策平定吴郡、丹楊、會稽三郡。孫策討伐丹楊郡的七個縣，派孫輔向西駐守在歷陽來抵禦袁術，并且招取吸引遺留的民衆，聚集收容流散的士兵。他又跟隨孫策討伐陵陽，活捉了祖郎等人。孫策向西攻打廬江太守劉勳，孫輔跟隨參戰，他身先士卒，立下戰功。孫策立孫輔爲廬陵太守，來安撫平定所屬各城，分别安置地方高級官員。他升任平南將軍，授予符節，兼任交州刺史。他派使者和曹操通信，事情被發現，孫權囚禁了他。幾年後孫輔死。兒子孫興、孫昭、孫偉、孫昕，都官居朝中要職。

孫翊 孫松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黄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翊字叔弼，是孫權的弟弟，驍勇强悍，果敢剛烈，有哥哥孫策的氣度。太守朱治推舉他爲孝廉，司空徵召他。建安八年，他以偏將軍身份兼任丹楊太守，當時年僅二十歲。後來竟被身邊的人邊鴻殺害，邊鴻也當即被處死。

他的兒子孫松任射聲校尉、都鄉侯。黄龍三年死。蜀國丞相諸葛亮給哥哥諸葛瑾寫信説："我既受到東吴的厚待，對他的子弟情義深切而思念。還有子喬是個優良人才，我爲他的去世非常悲傷。看到他送給我的器物，心中傷感而流下眼淚。"諸葛亮這樣哀悼孫松，是因爲諸葛亮的養子諸葛喬向他叙説贊述的緣故。

孫匡 孫秀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晧意不能平。建衡二年，晧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

孫匡字季佐，是孫翊的弟弟。他被推舉爲孝廉和茂才，尚未任用，死，當時年紀二十多歲。兒子孫泰，是曹氏的外甥，任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孫泰跟隨孫權圍攻新城，中流箭而死。孫泰的兒子孫秀任前將軍、夏口督。孫秀是皇室的至親，在外統領軍隊，孫晧心裏很不安。建衡二年，孫晧派何定帶領五千人到夏口打獵。在此之前，民間都傳説孫秀將被謀害，而何定遠道而來

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打獵，孫秀於是很恐慌，連夜帶着妻子兒女和親信士兵幾百人逃到晉國。晉國任命孫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爲會稽公。

孫韶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吴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後爲將軍，屯京城。

孫韶字公禮。他的伯父孫河，字伯海，本來姓俞，也是吴郡人。孫策喜愛他，賜他姓孫，把他列入孫氏族譜。後來任將軍，駐軍京城。

初，孫權殺吴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

起初，孫權殺死吴郡太守盛憲，盛憲從前推舉的孝廉嬀覽、戴員逃跑藏到山裏，孫翊治理丹楊郡，用禮節把他們都招來。嬀覽任大都督統率軍隊，戴員任郡丞。等到孫翊遇害，孫河飛馬趕赴宛陵，憤怒斥責嬀覽、戴員，認爲他們没能保護孫翊，使得奸賊的叛亂得逞。他們二人商議説："伯海和將軍關係疏遠，却也這樣責備我們。孫討虜如果來了，我們就没人能活下去了。"於是就殺死孫河，派人北上去迎接揚州刺史劉馥，讓他住在歷陽，他們在丹楊和他呼應配合。恰巧孫翊的部下徐元、孫高、傅嬰等人殺了嬀覽、戴員。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吴。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吴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静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

孫韶年紀十七歲時，招收孫河留下的軍隊，修繕治理京城，建起暸望敵軍的望樓，修造武器裝備來抵禦敵人。孫權聽説叛亂的消息，從椒丘返回，順路平定了丹楊郡，撤軍回到吴郡。夜晚到達京城扎下營寨，試着進攻驚動他們，守城士兵都登上城墻，傳遞命令戒備防範，喊聲震動，并紛紛用箭射城外的人。孫權派人向他們宣明情况後纔停下來。第二天召見孫韶，孫權非常器重他，當即授任他承烈校尉，統領孫河的部屬，以曲阿、丹徒二縣作爲食邑，自己設置地方高級官員，完全像孫河過去一樣。後來任廣陵太守、偏將軍。孫權做吴王，孫韶升任揚威將軍，封爲建德侯。孫權稱皇帝，孫韶任鎮北將軍。孫韶任守邊將領幾十年，很能愛護關懷士兵，得到他們拼死效力。他常常把警戒邊境、遠遠派出偵察人員作爲大事，預先知道敵人動向而對此做好防範，所以很少失敗。青州、徐州、汝南、沛國的很多人前來歸順依附他，淮南沿長江邊駐扎的魏國軍營哨所都撤兵遠遠地遷走，徐州、泗水、長江、

姓名，盡具識之，有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悦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宫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晧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晧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晋，晋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淮河一帶地區，没有駐守的地方各有幾百里。自從孫權向西征伐，將都城遷回武昌，孫韶没有入朝拜見有十多年。孫權返回建業，孫韶纔得以按時入朝進見。孫權詢問青州、徐州各處駐軍要地，遠近人馬的多少，魏國將領統帥的姓名，他全都知道，有問必答。孫韶身高八尺，容貌儀表非常文雅。孫權高興地説："我很久没有見到公禮，没料到他的進步增長竟這樣大。"給他加官兼任幽州牧、授予符節。赤烏四年孫韶死。兒子孫越繼承爵位，官至右將軍。孫越的哥哥孫楷是武衛大將軍、臨成侯，接替孫越任京下督。孫楷的弟弟孫異官至領軍將軍，孫奕任宗正卿，孫恢任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召孫楷任宫下鎮驃騎將軍。起初永安賊人施但等人劫持孫晧的弟弟孫謙，襲擊建業，有人告發孫楷心懷二意没有馬上趕赴征討，孫晧幾次派人責問孫楷。孫楷常常驚惶恐怖，而突然被徵召，他於是就帶着妻子兒女和親信士兵幾百人歸依了晋國，晋國任命他爲車騎將軍，封爲丹楊侯。

孫桓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夔道，截其徑要。備逾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嘆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横江塢，會卒。

孫桓字叔武，是孫河的兒子。他二十五歲，被授任安東中郎將，和陸遜一起抗擊劉備。劉備軍隊人馬很多，滿山遍野，孫桓奮勇拼殺，和陸遜合力作戰，劉備於是失敗逃走。孫桓截斷上通夔地的道路，封鎖了他必經的險要關口。劉備翻越高山峻嶺，纔得以幸免，他憤恨地感嘆説："我從前第一次到京城時，孫桓還是個小孩，如今逼迫孤竟至這種地步。"孫桓因戰功而授官建武將軍，封爲丹徒侯，沿長江東下督統牛渚，修築横江塢，恰好這時死。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評曰：親近親人的恩愛情義，是從古到今的常理常情。皇族嫡親子弟如捍衛國家的城墻，這是《詩經》作者所稱道的。何况這些孫氏子孫，有的幫助開創國家基業，有的鎮守防衛邊境，能够勝任他們的重任，没有玷污辱没他們的尊榮啊！所以詳細地記載下來。

三國志卷五十二

吴志七

張昭（子）承 休 奮　顧雍（子）邵（邵子）譚 承
諸葛瑾（少子）融　步騭（少子）闡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字子布，是彭城人。他從小喜歡學習，擅長寫隸書，跟隨白侯子安學習《左氏春秋》，博覽群書，和琅邪人趙昱、東海人王朗都很出名，關係友好。他二十歲時察舉爲孝廉，没有應薦，和王朗一起討論從前君王避諱的事情，州中同鄉才子學士陳琳等人都稱贊他。刺史陶謙推舉他爲茂才，没有去應召，陶謙認爲他輕視自己，於是他被捕捉。趙昱盡全力營救，纔得以幸免。漢代末年天下大亂，徐州一帶的士人百姓很多都到揚州地區躲避禍患，張昭等人也都向南渡過長江。孫策創立基業，任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登堂拜見張昭的母親，就像是他關係密切的同輩老友，軍政事務，全部托付張昭。張昭每每得到北方士大夫的書信奏報，都歸功稱美張昭，張昭想秘而不告人，則害怕人們認爲他有私情，宣講出去又擔心不適宜，他進退不安。孫策聽説此事，高興地笑着説："從前管仲做齊國相，齊桓公開口稱仲父，閉口稱仲父，而齊桓公成爲春秋霸主之首。如今子布賢能，我能重用他，這功名難道會不歸於我嗎?"

策臨亡，以弟權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勛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

孫策臨死前，將弟弟孫權托付給張昭，張昭率領衆官員擁立輔佐孫權。上表奏呈漢王室，下文令給各屬城，内外的將校官員，讓他們各自奉行職守。孫權悲傷哀痛不主持政事，張昭對孫權説："作爲繼承人，重要的是能够繼承前人的規範，繼承光大先輩的遺業，來成就偉大的業績。

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争，常笑而不答。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吴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

如今天下就像鼎中沸水般混亂，衆多的盜賊布滿山野，孝廉您怎麼能够埋頭哀傷，發泄放縱普通人的情感呢?"於是就親自扶孫權上馬，軍隊列陣而出，然後人們的心中就知道有了歸屬。張昭又擔任孫權的長史，授予任命的職權和從前一樣。後來劉備上表奏請任命孫權代理車騎將軍，張昭任軍師。孫權每每外出打獵，常常騎着馬射虎，老虎曾衝上前來攀抓到馬鞍。張昭神色大變，上前説："將軍有什麼必要這樣做呢?作爲君王，是指能够駕御英雄，驅使衆位賢能的人，哪裏是指在原野上奔馳追逐，和野獸較量勇力呢?如果萬一有不幸，不是讓天下人譏笑嗎?"孫權向張昭致歉説："我年輕，考慮問題没有遠見，爲此向您表示慚愧。"但他還是不能做罷，就造了一輛射虎車，上面留有方孔，有時不安置車蓋，有一個人給他駕車，他自己在車中射獵。時常有離群的野獸，往往又來攻擊車子，而孫權每每就徒手搏擊，以此爲樂。張昭雖然争執勸説，孫權常常笑而不回答。魏黄初二年，派使者邢貞來授任孫權做吴王。邢貞進入宫門，不下車。張昭對邢貞説："遵守禮節没有不恭敬的，所以依循法律没有不執行的。而您竟敢妄自尊大，難道是認爲江南人少勢弱，没有方寸小刀的緣故嗎?"邢貞當即下車。授任張昭爲綏遠將軍，封爲由拳侯。孫權在武昌，到釣臺處，喝酒大醉。孫權讓人用水潑灑群臣説："今天痛痛快快喝酒，直到醉倒在臺中，纔可以罷休。"張昭神情嚴肅，一言不發，到外面坐到車中。孫權派人叫張昭回來，對他説："衹是爲共同取樂罷了，您爲什麼發怒呢?"張昭回答説："從前商紂造糟丘酒池，作長夜痛飲，當時也認爲是快樂，不認爲是壞事。"孫權沉默不語，面露愧色，於是就結束了酒宴。起初，孫權準備設置丞相，衆人的看法傾向於張昭。孫權説："如今事務繁多，統領衆官的人責任重大，這不是用來優待他的。"後來孫邵死，百官又推舉張昭，孫權説："孤難道是對子布有所吝嗇嗎?擔任丞相事務繁重，而此公性情剛直，他説的没有聽從，怨恨責怪就會産生，這不是對他有好處的事。"於是任用了顧

雍。

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吴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户。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

孫權稱帝後，張昭因爲年老有病，就向孫權歸還了他的官位和統領的軍隊。孫權改授他爲輔吴將軍，地位僅次於三司，改封他爲婁侯，食邑一萬户。他在家中無事，就撰寫了《春秋左氏傳解》和《論語注》。孫權曾經問衛尉嚴畯："還記得小時候誦讀的書嗎?"嚴畯就背誦了《孝經》"仲尼居"。張昭說："嚴畯是淺陋的書生，臣請求爲陛下背誦。"就背誦了"君子之事上"一章，大家都認爲張昭懂得所應背誦的。

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没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張昭每次朝見，言辭神態雄壯嚴厲，義氣表露在神情中，他曾經因爲直言忤逆了孫權的旨意，一度不能入朝拜見。後來蜀國使者來到，稱說蜀國德行美好，而衆位大臣没有人能辯駁，孫權感嘆說："假如張公在座，那個使者不被折服也會被駁倒，哪裏還能自誇呢?"第二天，派中使去慰問，趁機請求召見張昭。張昭離開座席向孫權賠罪，孫權挺身跪坐制止了他。張昭坐定，抬起頭說："從前太后、桓王不把老臣我托付給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給老臣，因此我想竭盡臣下的志節，來報答厚恩，使我在死後，有值得稱説之處，但我的思想見識短淺，違背了陛下美好旨意，自認爲會冷落沉淪，永遠棄身在溝壑中，没料到又蒙受召見，能够侍奉在帳帷旁。但是臣的愚鈍的心是用來事奉國家的，立志要忠心報效，死而後已。假若是要改變心志思想，來苟且求取榮華容身，這是臣我不能做的。"孫權向他表示歉意。

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國士人入宫則拜孤，出宫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

孫權因爲公孫淵自稱臣屬，就派張彌、許晏到遼東郡授任公孫淵爲燕王，張昭勸諫說："公孫淵背叛魏國害怕被討伐，遠道來求援，這并不是他本來的心意。如果公孫淵改變意圖，想向魏國表白自己，兩位使者就回不來了，這不是要被天下人取笑嗎?"孫權和他反復争論，張昭的態度更加激切。孫權不能忍受，手按着刀發怒說："吴國的士人進宫中拜見孤，出宫就拜您，孤敬重您，也算是到極點了，但您却多次在衆人面前折辱我，孤常擔心控制不住會失手。"張昭久久注視着孫權說："臣雖然知道我說的不中聽，但

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内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户。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宫，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還要常常竭盡愚忠，這的確是因爲太后臨終，叫老臣我到床前，遺詔囑托的話還響在我耳邊的緣故。”説着就淚流滿面。孫權把刀扔到地上，和張昭相對着流淚。但是最終還是派張彌、許晏前往。張昭氣憤自己的話不被采用，就托言有病不上朝。孫權憤恨他，用土堵塞他的大門，張昭又在門内用土封堵。公孫淵果然殺死了張彌、許晏。孫權幾次慰問張昭，向他致歉，張昭堅持不出來，孫權就出宫到他門前呼叫張昭，張昭推説病重。孫權放火燒他家門，想用此嚇唬他，張昭更關閉了居室房門。孫權讓人滅了火，站在門口很長時間，張昭的兒子們一起扶着張昭起身，孫權用車帶着他回到宫中，深深地責備自己。張昭没有辦法，此後就又參加朝會了。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

張昭容貌莊重嚴肅，有威嚴氣度，孫權常常説：“孤和張公談話，不敢隨便。”整個國家的人都怕他。他年紀八十一歲，嘉禾五年死去。留下遺言讓用整幅縑巾束頭和不塗油彩的棺材，用平時的衣服裝殮。孫權穿着素白喪服親來吊唁，賜謚號爲文侯。他的長子張承已經自己得到封侯，小兒子張休繼承爵位。

張奮

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半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張昭弟弟的兒子張奮年紀二十歲，製造了攻城的大攻車，得到步騭的推薦。張昭很不願意地説：“你年紀還小，爲什麼要自己委身到軍旅中呢？”張奮回答説：“從前魯國童子汪踦能爲國殉難，齊國的子奇十八歲治理阿地，張奮我的確没有才能，就年紀看并不小了。”於是就統領軍隊任將軍，接連建立功勞，官做到半州都督，封爲樂鄉亭侯。

張承

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并爲國士，款至衛

張承字仲嗣，年紀很輕就以才學而出名，和諸葛瑾、步騭、嚴畯互相很友好。孫權任驃騎將軍，徵任他爲西曹掾，又出任長沙西部都尉。討伐平定山越盜寇，得到精兵一萬五千人。後來張承任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爲都鄉侯，統領軍隊五千人。張承爲人壯烈堅毅，忠誠正直，能够甄别辨識人物，從孤苦卑賤的幼童中提拔了彭城人蔡款、南陽人謝景，後來二人都成爲國家傑出

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婿。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婿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

的人才，蔡款官做到衛尉，謝景任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年紀很小時，衆人都認爲他才能傑出不同尋常，張承說最終使諸葛氏敗亡的人就是諸葛元遜。張承勤勉上進，對同輩朋友十分忠厚，凡是有才學德行的人，他沒有不去登門拜訪的。他享年六十七歲，赤烏七年死，謚號爲定侯。他的兒子張震繼承爵位。起初，張承妻子死了，張昭想要爲他求娶諸葛瑾的女兒，張承因爲和諸葛瑾相互很友好，就對此很爲難，孫權聽說後就勸說他，他於是就成爲諸葛瑾的女婿。生了女兒，孫權爲兒子孫和娶納了她。孫權多次讓孫和對張承要恭敬，遵守女婿的禮節。張震在諸葛恪被誅殺時也死了。

張休

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常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并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張休字叔嗣，二十歲時和諸葛恪、顧譚等人都成爲太子孫登的幕僚朋友，他給孫登講授《漢書》。從中庶子改任爲右弼都尉。孫權常常出外打獵，直到日暮纔回來，張休上奏疏勸誡，孫權非常贊賞，把奏疏給張昭看。等到孫登死後，他任侍中，授任羽林都督，兼三典軍事，升任揚武將軍。張休被魯王孫霸的親信黨羽誣陷，和顧譚、顧承都因爲芍陂一戰評議功勞的事，說張休、顧承和典軍陳恂互通私情，虛報戰功，都被流放到交州。中書令孫弘諂媚奸詐邪惡不正，張休一向忿恨他，孫弘趁此機會誣陷告發，朝廷下詔書賜令張休死，當時他四十一歲。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吴郡吴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吴，雍從學琴書。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静，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吴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顧雍字元歎，是吴郡吴縣人。蔡伯喈從朔方返回，曾經躲避仇怨來到吴縣，顧雍跟隨他學習彈琴書法。州郡上表推薦他，他二十歲時任合肥縣長，後來調任婁縣、曲阿縣、上虞縣，都有政績。孫權兼任會稽太守，沒有到郡中，任命顧雍爲郡丞，代理太守職務，討伐除滅賊寇，郡境内安寧清静，官吏民衆歸順服從。幾年後，入朝任左司馬。孫權做吴王，顧雍接連升任大理奉常，兼任尚書令，封爲陽遂鄉侯，封侯返回官府，家人還不知道，後來聽說纔感到驚喜。

黄武四年，迎母於吴。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

黄武四年，顧雍從吴縣迎回母親。到達後，孫權親來祝賀，親自到庭堂拜見他的母親，公卿

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久之，吕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毁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奸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顔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大臣全來聚會，後來太子又前往慶賀。顧雍爲人不飲酒，寡言少語，舉動適時得當。孫權曾感嘆説："顧君要麽不説話，説話就一定有道理。"到宴飲歡樂的時候，他身邊的人害怕酒後失禮而顧雍必定會看到，因此不敢放縱歡情。孫權也説："顧公在座，使人不敢快樂。"他就是這樣被人畏懼。這年，他改任太常，晋封爲醴陵侯，接替孫邵任丞相，平尚書事。他所選用的文武將領官員各自都能根據才能加以任用，心中没有厚此薄彼的想法。他時時到民間訪詢，有屬於對政務適宜的意見，就秘密上報。如果被采用，就歸功於君主；如果不采用，就永遠不泄露出去。孫權因此很器重他。但他在朝廷上敢於陳述建議，言辭神情雖然恭順而他所堅持的都很公正。孫權曾經詢問政事的得失，張昭就陳述了他收集到的意見，很以爲法令過於繁細，刑罰稍微重了些，應當有所删减。孫權默不作聲，回頭問顧雍説："您認爲怎麽樣？"顧雍回答説："臣聽到的也和張昭説的一樣。"於是孫權就商議獄訟减輕刑罰。過了很久，吕壹、秦博任中書，掌管審核各官府和州郡的文書。吕壹等人據此逐漸作威作福，於是就制定了釀酒專賣、關隘徵税的專利，他們揭發罪過、糾舉私情，微小的過錯也必定上報，又嚴加追究詆毁誣陷，誹謗誣蔑大臣，排擠陷害無辜，顧雍等人都被檢舉告發，因而遭到譴責。後來吕壹的奸惡罪行被揭露，拘捕關押到廷尉那裏。顧雍前去審理此案，吕壹以囚犯身份來見，顧雍和顔悦色，審問他的口供，臨走時，又對吕壹説："您心裏難道没有想要説的嗎？"吕壹叩頭没有説話。當時尚書郎懷叙當面責駡侮辱吕壹，顧雍責備懷叙説："官府有公正法令，何必至於這樣！"

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吊，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絶。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

顧雍任丞相十九年，年紀七十六歲，赤烏六年死。起初他的病還不嚴重時，孫權讓醫生趙泉給他看病，授任他的小兒子顧濟爲騎都尉。顧雍聽説，悲傷地説："趙泉善於識别生死，我一定不會好了，所以主上想要讓我親眼看到顧濟受到任命。"孫權身穿素色喪服親來吊唁，賜他謚號爲肅侯。他的長子顧邵早死，次子顧裕有重病，小兒子顧濟繼承爵位，没有後代，爵位無人繼

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絶，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勛。”

承。永安元年，孫權下詔説：“原丞相顧雍，德行高尚，忠正賢良，用禮儀輔助國家，但他的侯爵繼統廢棄斷絶，朕非常憐憫他。就讓顧雍的次子顧裕繼承爵位爲醴陵侯，以表彰舊日的功勛。”

顧邵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静等皆亞焉。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别，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顧邵字孝則，博覽經傳書籍，喜愛品評人物。年輕時和舅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静等人都不如他。從州郡賢才到四方各處人士，都往來會面，有的交談議論後離去，有的結下深情後分别，他的名聲四下傳播，遠近的人都稱贊他。孫權把孫策的女兒嫁給他。他年紀二十七歲，初出仕就任豫章太守。剛一到任就去祭祀先賢徐孺子的墓，優待他的後代；禁止不合禮法的祭祀。小官吏中天資很好的人，就讓他們去學習，選其中成績突出的，提拔到較高職位，推舉善行施行教化，良好的社會風氣廣泛流行。起初，錢唐人丁諝出身行伍，陽羨人張秉生在平民家，烏程人吾粲、雲陽人殷禮出身地位低微卑賤，顧邵都提拔并和他們交友，爲他們樹立聲譽。張秉有大喪之事，顧邵親自爲之穿孝服致祭。顧邵準備到豫章郡，就要出發上路，正巧張秉患病，當時送行的人數以百計，顧邵辭謝賓客們説：“張仲節有病，苦於不能來道别，我很遺憾没有見到他，暫且回去和他告别，各位稍微等一會兒。”他關注出身低微的賢士，衹注意其長處，全都像這樣。丁諝官做典軍中郎，張秉任雲陽太守，殷禮任零陵太守，吾粲任太子少傅。世人都認爲顧邵懂得識别人物。他在郡任職五年，死在任上，有兒子顧譚、顧承。

顧譚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

顧譚字子默，二十歲時和諸葛恪等人做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調任輔正都尉。赤烏年間，接替諸葛恪任左節度。他每次查閲賬簿典册，從不使用算籌，衹是屈指心算，就能全部指出疑點錯誤，下屬官員因此很佩服他。加官奉車都尉。薛綜任選曹尚書，堅持要讓位給顧譚，説：“顧譚思慮精細，行事周密，貫通道義，曉達妙理，才華照人，德孚衆望，的確不是愚臣我可以超越的。”後來顧譚就接替了薛綜。他的祖父顧雍死

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吴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悦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没五營將秦晃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并爲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并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後幾個月，顧譚被授任太常，接替顧雍平尚書事職務。這時魯王孫霸非常得寵，和太子孫和相抗衡，顧譚上奏疏説："臣聽説有國有家的人，必須分清嫡庶的界限，區别尊卑的禮節，使高低有差别，等級相隔很遠，這樣纔能使骨肉的恩情産生，非分的企圖斷絶。從前賈誼陳述長治久安的策略，論説諸侯的權勢，認爲諸侯權勢重了，即使是親密的人也定會有背逆名節的禍端，諸侯權勢很輕，即使疏遠也定會有保全各自的福運。所以淮南王是漢文帝的親弟弟，不能最終保全享有封國，失之於權勢重了；吴芮是外姓臣子，能够在長沙傳延封國王位，得之於權勢較輕。從前漢文帝讓慎夫人和皇后同席而坐，袁盎撤退慎夫人的座位，漢文帝露出憤怒神情，等到袁盎辯説了上下之間的禮儀，陳述了吕后曾把戚夫人殘害爲人彘的教訓後，漢文帝也高興了，慎夫人也醒悟了。現在我所説的，不是有什麽偏向，確實是想要讓太子安寧并且使魯王也便利。"因此事孫霸和顧譚有了嫌怨。當時長公主的丈夫衛將軍全琮的兒子全寄是孫霸的賓客，全寄一向邪惡不正，是顧譚不能容納的人。在這之前，顧譚的弟弟顧承和張休一起向北征伐壽春，全琮當時任大都督，和魏將王淩在芍陂交戰，軍隊失利，魏國兵馬乘勝攻破消滅五營將秦晃的軍隊，張休、顧承奮力反擊，終於阻擋住魏軍。當時全琮的幾個兒子全緒、全端也都擔任將領，趁敵軍已經停住，就進軍攻打他們，王淩軍隊因而撤退。當時論功行賞，認爲阻擋住敵軍的功勞大，打退敵軍的功勞小，張休、顧承都任雜號將軍，全緒、全端衹是偏裨將領而已。全寄父子更加忌恨，共同設計陷害顧譚。顧譚因而被流放交州，他幽居發憤，撰寫《新言》二十篇。其中《知難篇》大概就是自我哀嘆傷感的。他被流放二年，年紀四十二歲，死在交阯郡。

顧承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

顧承字子直，嘉禾年間和舅舅陸瑁一起被朝廷按禮節徵召。孫權賜給丞相顧雍書信説："令孫子直，美名傳揚，直至相見，超過傳聞，爲您高興。"授任顧承騎都尉，統領羽林軍。後來任

爲吴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吴郡西部都尉，和諸葛恪等人共同平定山越部族，另外得到精兵八千人，返回駐軍在章阬，任昭義中郎將，入朝任侍中。芍陂之戰後，授任奮威將軍，外出任京下督。幾年後，和哥哥顧譚、張休等人一起流放到交州，終年三十七歲。

諸葛瑾　諸葛融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并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諸葛瑾字子瑜，是琅邪郡陽都縣人。漢代末年逃避禍亂來到江東。正碰上孫策去世，孫權的姐夫曲阿人弘咨見到諸葛瑾，認爲他不同尋常，將他推薦給孫權，和魯肅等人一同受到賓客的禮待，後來他任孫權的長史，改任中司馬。建安二十年，孫權派諸葛瑾出使蜀國同劉備通問友好，他和弟弟諸葛亮都是在公事場合相見，離開後從不私下會面。

與權談説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吴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顔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

他和孫權交談説話或勸諫諷喻，從不言辭激烈直露，衹是略微顯示態度神色，大體講明意見要義，如果有不合孫權心意的，就放開它而去談其他事情，慢慢地再藉其他事情來引起先前的話題，用事情類比來求得孫權理解，因此孫權的意見往往就不再堅持。吴郡太守朱治，是孫權提拔的將領，孫權曾因事對他有怨恨，但一向很敬重他，很難親自詰難斥責。諸葛瑾揣摩明白了其中緣故，但不敢公開説出來，就請求按孫權想法私下去責問朱治，於是在孫權面前寫信，泛泛地論説事物道理，并用自己的想法來迂迴地揣測推斷孫權心意。寫完後，把信呈給孫權，孫權很高興，笑着説："孤的恨意消解了。顔淵的德性，使人更加親近，難道不是説的就是這樣的事嗎?"孫權又曾怪罪校尉殷模，要定很大的罪名。衆大臣很多人替他説情，孫權的憤怒更大，和衆人反復争辯，衹有諸葛瑾默不作聲，孫權説："子瑜爲什麼獨自不説話?"諸葛瑾離開座席説："我和殷模等人遭遇到自己所在的州中大亂，百姓幾乎死光。我們放棄祖墳，扶老携幼，撥開田野中的草莽，前來歸依聖明的教化，在流亡的僕役中，蒙受養育長生的幸福，不能相互自我督促激勵，報答萬分之一，以致使殷模辜負聖上的恩惠，自己陷入罪惡之中。臣認罪還來不及，實在不敢説

什麽。”孫權聽了這些話也很傷感，就說：“特地爲您而赦免他。”

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吕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吴，吴王求和，瑾與備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决，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黄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

後來諸葛瑾隨軍征伐關羽，受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身份接替吕蒙兼任南郡太守，駐守公安。劉備向東討伐東吴，吴王求和，諸葛瑾給劉備寫信説：“突然間聽説大軍來到白帝城，我擔心謀臣因爲吴王侵奪了荆州，害死關羽，怨恨很深，禍害極大，而認爲不應答應和解，這是着意於小處，没有考慮大處的人。試爲陛下論述此事的輕重及其大小。陛下如果能抑制威怒平息忿恨，暫且考慮諸葛瑾我所説的，主意就能立定，不用再向群臣徵詢了。陛下認爲和關羽之親比起和先帝來怎麽樣？荆州的大小和天下相比哪個大哪個小？同樣都是仇恨，哪個應在前，哪個應在後？如果考慮明白此中道理，事情解决就易如反掌。”當時有人説諸葛瑾另外派了親信去給劉備通消息，孫權説：“孤和子瑜有生死不渝的誓言，子瑜不會辜負孤，就像孤不會辜負子瑜一樣。”黄武元年，諸葛瑾升任左將軍，督統公安，授予符節，封爲宛陵侯。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説。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虞翻因爲狂放直率而被流放，衹有諸葛瑾多次爲他説情。虞翻給他親近的人寫信説：“諸葛敦厚仁慈，效法上天育活生靈，多次得到他清正的言論，我得以有所保全。可我的惡行積聚，罪孽深重，受到的忌恨很深，即使有像祁奚老臣那樣人的援救，而自己没有羊舌肸那樣的德行，獲得解脱赦免是很難有希望的。”

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别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静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

諸葛瑾爲人有容貌儀表、思慮風度，當時的人佩服他的寬弘高雅。孫權也很器重他，重大事情都向他徵詢商談。又特别徵詢諸葛瑾説：“最近得到伯言的奏表，他認爲曹丕已死，受毒害禍亂的人民，應當望見我們的旗幟而土崩瓦解，但他們却更安静。聽説魏國全是選用忠誠賢良的人，放寬刑罰，布施恩惠，减輕賦税，减省勞役，以取悦民心，他們的威脅比曹操時更嚴重。孤認爲不是這樣。曹操的行事，他的殺戮攻伐稍微有些差錯，説到離間他人的骨肉至親，就算是很殘酷的了。至於他統御將領之道，是自古以來少有的。曹丕比之曹操，是絶對比不上的。如今

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并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嚙者也！强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曹叡不如曹丕，就像曹丕不如曹操。他所以要極力推行小恩小惠，必定是因爲他的父親剛剛死，自己覺得勢力單薄，害怕困苦的百姓一朝之間崩潰，所以勉强委屈自己以收取民心，想要以此來穩固自己地位罷了，哪裏是興旺發達的開端呢！聽説他任用了陳長文、曹子丹之流，他們或是文人書生，或是皇室宗親，哪裏能駕御英才虎將來制服天下呢？威嚴權力不集中，事情就會乖謬差錯，就像從前張耳、陳餘，不是不想誠信和睦，等到掌握權勢，就自相殘殺，這是事物情理使他們這樣的。另外陳長文之類的人，從前之所以能遵守善行，是因爲曹操壓制在他們頭上，他們畏懼曹操的威嚴，所以盡心盡力，不敢爲非作歹罷了。等到曹丕繼承帝業，他年紀已是成人，又緊接在曹操之後，用恩德情義施予他們，他們因而能感恩。如今曹叡年幼弱小，任人左右擺布，這幫人，一定會趁此機會玩弄奸巧，結黨營私，各自扶植自己的勢力。在這樣的時候，奸邪讒佞會一起發生，相互陷害仇視，轉而成爲猜忌勢不兩立。這樣下去，群臣争權奪利，君主年幼不能控制，他們的失敗哪裏還要很長久呢？之所以知道他們會是這樣，是因爲從古到今，哪有四五個人把持法令權柄，而不離心離德轉而互相攻擊争鬥的！强者必定欺凌弱者，弱者必定尋求援助，這是國家混亂敗亡的規律。子瑜，您可側耳傾聽，伯言常常是長於謀劃思慮的，但恐怕這一件事上他有小的失誤。”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吕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

孫權稱帝，拜諸葛瑾爲大將軍、左都護，兼豫州牧。等到吕壹被處死，孫權又有詔書和諸葛瑾等人商討事情，這在孫權的傳中有記載。諸葛瑾就根據事情來回答，言辭恭順，道理正確。諸葛瑾的兒子諸葛恪，當時名聲很大，孫權非常器重贊賞他；但諸葛瑾常常嫌惡他，認爲他不是保全家族的兒子，每每爲此憂慮哀傷。赤烏四年，諸葛瑾年紀六十八歲死，留下遺言讓用不塗油彩的棺木，用平時的衣服裝殮，喪事從儉。諸葛恪自己已經封侯，所以他弟弟諸葛融繼承爵位，統領軍隊駐守公安，部下官兵順從依附他。境外没有戰事。秋冬季就打獵習武，春夏季就延請賓客

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綉，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决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

聚會，休假的官吏士兵，有的不遠千里前來。每次聚會就逐個詢問賓客，各自説出自己的特長，然後就合并床榻，連緊座席，衡量選擇相應對手，有的博弈，有的摴蒱，投壺弓彈，分門別類，在這時候，甘美果品相繼獻上，清冽美酒徐徐斟飲，諸葛融四處行走觀看，整日也不疲倦。諸葛融的父親和哥哥生活樸素，雖然身在軍中，身上没有華麗服飾；但諸葛融身着錦綉衣料，彩繪織綉，獨獨追求奢華綺麗。孫權去世，諸葛融升任奮威將軍。後來諸葛恪征伐淮南，授予諸葛融符節，讓他率軍進入沔水一帶，去攻擊西面的敵軍。諸葛恪被處死，朝廷派無難督施寬到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人處去逮捕諸葛融。諸葛融突然間聽説軍隊到了，惶恐不安，猶豫不决，不能當機立斷，軍隊到達包圍全城，他服毒藥自殺，三個兒子都被處死。

步騭 步闡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步騭字子山，是臨淮郡淮陰縣人。世道混亂，他避難到江東，孤身窮困，和廣陵人衛旌同歲，關係友好，一起種瓜養活自己，白天勞動，夜讀經傳。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會稽人焦征羌，是郡中的豪門大族，他的門客横行無忌。步騭和衛旌在他的地界謀生，害怕受到欺凌，就一起準備了名片帶上瓜，去獻給焦征羌。焦征羌正在寢室内睡覺，他們等了很長時間，衛旌想要放棄而離去，步騭阻止他説："本來我們所以前來，就是畏懼他的强横；如果現在不見他而離開，想以此表現清高，那衹能結下仇怨罷了。"過了很久，焦征羌開窗户看到他們，他自己身靠几案坐在幕帳中，在地上鋪了座席，讓步騭、衛旌坐在户外，衛旌越加感到耻辱，步騭言語神色自若。焦征羌安排吃飯，他自己享用大案，佳肴美味堆了很多，用小盤盛飯給步騭、衛旌，衹有些蔬菜罷了。衛旌吃不下，步騭狼吞虎咽直到吃飽纔告辭出來。衛旌對步騭發怒説："怎麽能忍受這樣的侮慢？"步騭説："我們貧窮低賤，因此主人用貧窮低賤的待遇來對待我們，本來是適宜的，有什麽可耻辱的呢？"

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

孫權任討虜將軍，召步騭任主記，任命爲海

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

鹽縣長，不久又任命爲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步騭外出兼任鄱陽太守。這年中，調任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他統領武射吏卒一千人，即刻取道向南行進。第二年，追加拜授爲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任命的蒼梧太守吳巨暗藏異心，外表歸依，實際上不服從。步騭屈意安撫誘惑他，請求和他相見，就藉機將他斬首示衆，威名聲望大振。士燮兄弟，相繼爲他效命，南方地區臣服，從這時開始。益州的豪族大姓雍闓等人殺死蜀國署任的太守正昂，和士燮通消息，請求想要歸附。步騭就奉朝廷命令派遣使者去宣明恩德，安撫接納，因此步騭又加授爲平戎將軍，封爲廣信侯。

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

延康元年，孫權派呂岱接替步騭，步騭率領交州將士一萬人出兵長沙。正巧劉備向東而來，武陵的蠻夷部族蠢蠢欲動，孫權就命令步騭去到益陽。劉備大敗之後，而零陵、桂陽各郡仍然相互驚擾動亂，到處擁兵自立，步騭四處征伐討滅，全部平定了他們。

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

黃武二年，升任右將軍左護軍，改封爲臨湘侯。黃武五年，授予符節，移軍駐守漚口。

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暗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咏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

孫權稱帝，授任步騭爲驃騎將軍，兼任冀州牧。這一年，步騭任西陵都督，接替陸遜鎮撫冀州、荊州二地，不久因爲冀州歸屬蜀國轄内，他就解除了冀州牧的職務。當時孫權的太子孫登駐守武昌，愛人而喜歡善行，給步騭寫信說："賢人君子，就是能振興隆盛聖人教化，輔助治理當朝政務的人。我天性愚昧蔽陋，不明大道理，雖然確實誠摯地想要竭盡心力追求賢明的德行，致情義於君子，但說到遠近的有才學的人，何者爲先何者爲後纔適宜，我仍然還很茫然，不能詳明。《傳》稱：'愛他能不讓他勞苦嗎？忠於他能不教誨他嗎？'這之中的含意，難道不正是寄望於君子的嗎？"步騭於是就把當時在荊州境内任職做事的人逐個列出來，有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個人，分辨介紹他們的品行事迹，利用上奏書勸勉太子孫登說："臣聽說人君不親自管理小事，百官和主管部門各自承擔他們

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攬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攬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的職責。所以舜任命九位賢人，他就没有什麽可費心的，彈奏五弦琴，咏誦南風詩，不必走下朝廷就使天下大治。齊桓公任用管仲，他自己披散着頭髮，乘車游玩，齊國既得到治理，又能匡正和合天下。近世漢高祖收取三位豪傑而使帝業興盛，西楚霸王失去英雄俊傑而喪失事業成功。汲黯在朝廷，淮南王就不敢陰謀反叛；郅都守邊關，匈奴人就遠遠逃竄。所以賢人所在之處，能禦敵於萬里之外，他們確實是國家的棟梁之才，是國家興盛衰敗的關鍵。如今君王的教化没有普及到漢水以北，黄河、洛水兩岸還有篡位叛逆的敗類，這實在是招攬英雄選拔俊傑任用賢才的時候，希望英明的太子多加經心留意，那麽天下就很幸運了。"

後中書吕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局天蹐地，誰不戰栗？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吕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宫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

後來中書吕壹掌管審閱文書，檢舉糾劾了很多人，步騭上奏疏説："在下聽説各典校專門挑剔細小差誤，吹毛求疵，深加究查，多加誣告，動不動就想要陷害人來作威作福；毫無罪過的人，會突然遭受重刑，因此人們在天地間屈曲着身軀，誰不害怕而渾身發抖呢？從前的獄官，祇有賢者纔能委任，所以臯陶任士官，吕侯頒布贖刑法令，張釋之、于定國任廷尉，民衆没有受冤枉的，吉祥太平的福運，其實是從這裏興起的。如今的小臣，行事和古人不同，獄訟靠賄賂决斷，輕視疏忽人命，把罪責推給主上，爲國家招來怨恨。有一個人哀嘆，王道就有虧缺，是非常令人痛恨的。修明德行，慎用刑罰，明智哲人重視刑政，這是書籍經傳中所稱頌的。從今以後對獄訟判决不明，在都城内就應徵詢顧雍，在武昌就徵詢陸遜、潘濬，用心公正，用意專一，力求符合情理，步騭我依從神明，因此受到責罰又有什麽可遺憾的?"又説："天子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所以宫廷百官，行動效法天上星宿。如果施行政策法令，能够敬順時令節氣，任用官員得到合適人選，那麽陰陽就會和諧平順，日月七星就會循軌運行。至於如今，百官僚屬很多有闕失，雖然有大臣，又不信任重用，這樣天地怎麽能不發生變故？所以連年的乾旱，是陽氣過盛的徵兆。另外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

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睹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并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日和二十七日，都發生地震。地屬陰類，是臣的象徵，陰氣太盛所以就地震，這是臣下專斷朝政的緣故。天地顯現變異，就是來警告喚醒君主的，能不深深地思索其中的含意嗎?”又說：“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慮深沉，責任重大，志在竭盡忠誠，日夜兢兢業業，寢食不得安寧，一心想要安定國家造福百姓，制定長治久安的策略，可稱得上是心腹股肱，國家的重臣了。應當各自委以重任，不讓其他官員監管他們主管的工作，責求他們的工作成效，考核他們的得失優劣。這三位大臣，他們思慮會有不周到之處罷了，哪裏敢獨攬權柄作威作福欺騙背負主上呢?”又說：“懸賞是爲表彰善行，設刑是爲威懾奸惡，任用賢才使用能人，都通曉法律權術，那麼有什麼功業不能成就？什麼事情不能辨明？有什麼傳聞不能聽到？有什麼現象不能看到呢？如果現在的郡守縣令，都分別得到合適的人選，共同努力治理國家，能像這樣，衆多的政務怎麼會不興盛呢？我私下聽説各縣都有編外的候補官員，官吏多了百姓就受擾害，社會風氣也因此敗壞。祇是小人有機會接受君命，不努力奉行公事而是作威作福，他們對瞭解聽取民情毫無益處，反而成爲百姓的禍害，我愚見認爲可以把他們全部罷免裁撤。”孫權也察覺省悟，於是就誅殺了呂壹。步騭先後舉薦屈居下位不得升遷的人，解救遭受災難的人，上書幾十次。孫權雖然没有能全部采納，但也時時聽從他的意見，常得到幫助補救。

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内肅然。

赤烏九年，步騭接替陸遜任丞相，仍然還教誨培育門生，手不釋卷，他的穿衣和居住處就像讀書儒生一樣。但他家中的妻妾服飾奢華綺麗，他因此而頗受人譏諷。他在西陵二十年，鄰近的敵人敬畏他的威望。他的性情寬容大度很得人心，喜悦憤怒都不表露在聲音和面色上，但内外都很肅敬。

十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

赤烏十年步騭去世，他的兒子步協繼承爵位，統領步騭統轄的軍隊，加官撫軍將軍。步協死，兒子步璣繼承侯爵。步協的弟弟步闡，繼承他的職務任西陵督，加官昭武將軍，封爲西亭

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晋。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晋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晧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

侯。鳳皇元年，召任爲繞帳督。步闡幾代都在西陵，突然接到徵召的命令，自認爲要失去職務，又害怕有讒言禍害，於是據守西陵城投降了晋國。派遣步璣和弟弟步璿去到洛陽就任，晋國任命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官侍中，授予符節兼任交州牧，封爲宜都公；步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官散騎常侍，兼廬陵太守，改封爲江陵侯；步璿任給事中、宣威將軍，封爲都鄉侯。任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趕去援救步闡。孫晧派陸抗向西行進，羊祜等人退軍逃跑。陸抗攻克城池，斬殺步闡等人，步氏家族被消滅，衹有步璿延續祭祀香火。

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争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争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禄，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并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并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

潁川人周昭著書稱贊步騭和嚴畯等人説：“古今賢能的士大夫之所以敗壞名節、喪失性命、傾覆家業、危害國家，其原因并不同。但概括其大的方面，總結其經常的禍患，不過有四點罷了。第一是急於議論，第二是争奪名勢，第三是重視朋黨，第四是力求速成。急於議論就傷害他人，争奪名勢就損喪友情，重視朋黨就蒙蔽君主，力求速成就喪失德行，這四點不消除，就没有能保全自身的。當代的君子能够不這樣的，也屢屢可見，哪裏衹是古人呢？但説到其中最突出的，没有誰能像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那樣美善的。《論語》説‘夫子很善於井然有序誘導人’，又説‘成全别人的美事，不成全别人的壞事’，顧豫章有這樣的美德。‘望去莊嚴可畏，接近他温和可親，聽他説話很嚴厲’，諸葛使君有這樣的品性。‘莊重而安詳，威嚴而不凶猛’，步丞相遵循此道。好學習而不是爲求官禄，心中没有苟且求榮的想法，嚴衛尉、張奮威做到了這點。這五位君子，雖然德行有差别，地位高下有不同，但説到志向取捨大的操行，不犯上述四種過失，他們都是一致的。從前丁諝出身孤寒家庭，吾粲身爲牧童，顧豫章彰揚他們的長處，把他們和陸遜、全琮并列，因此人才没有埋没而風俗變得淳厚。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三人，從前都是平民相互友好，各位議論的人就分别叙説他們的優劣。當初，先是嚴衛尉，其次是步丞相，而後纔是諸葛使君；之後

决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决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吊，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絶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他們一起侍奉英明的君主，籌劃管理國家政務，做官和做百姓才能有不同，先後的名次必然和當初相反，這就是世上一般人所評定的常常很不值得重視。至於他們三人情誼友好，始終沒有缺損，這難道不是古人那樣的交友之情嗎？另外魯橫江先前統率上萬軍隊，駐守陸口，這是當世最好的事，無論有能力還是沒有能力，誰不希望去做呢？而魯橫江死後，嚴衛尉被挑選到，他認爲没有將帥的才能，堅决地辭讓，終於没有去就職。他後來升爲九卿，改任執掌八座的尚書令，榮耀不足以自我炫耀，俸禄不足以奉養自己。至於那兩位，都位居上將，富貴至極。嚴衛尉既没有求取名利的欲望，他們二人又不稱説舉薦，三人各自堅持自己的志節，保持自己的名譽。孔子説：'君子矜持而不相争執，合群而不結私黨。'他們三人有這樣的風度。另外張奮威的名聲，也與他們三人相當，他擔當一方的戍衛，接受上將的重任，和諸葛使君、步丞相没有差别。但參與國家大事，評議功勞，確實有先有後，所以爵位的尊榮就有不同。而張奮威對待這些，决斷能明白他的職責身份，心中没有失去道義的欲望，行事没有毫無節制的企求，每每登上朝廷廟堂，依循禮儀行動，言辭語氣忠實誠懇，言行没有不想到盡忠的。張叔嗣雖然親近顯貴，張奮威言語中擔憂他的敗落；蔡文至雖然疏遠貧賤，張奮威言談中稱贊他的賢能。張奮威把女兒嫁給太子，受到禮遇却像是吊唁般不安，他意氣昂揚地赴命，專注於人事物理，事情的成敗得失，全都像他考慮的那樣，他可以稱得上是堅守道義，明察情勢，崇尚古代風尚的賢士。至於治理國家，執掌軍隊，在疆場馳騁的時候，建立霸王的功業，這五人算不上很出衆。説到他們精誠地遵循道義，追求而不苟且獲取，在當時升官降職，都保全了名節品行，遠遠超出世俗，他們的確都有值得師法的。所以大略地論述他們的事迹，以展示給後來的君子。"

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并述《吴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

周昭字恭遠，和韋曜、薛瑩、華覈一起撰述《吴書》，後來任中書郎，因犯法被捕入獄，華覈上奏表援救他，孫休不聽從，於是被處死了。

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勛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并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虚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録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評曰：張昭接受遺命輔佐君主，功勛卓著，忠誠正直，行動不爲自己；但他因嚴厲而被人懼怕，因清高而被排斥，既没有任宰相，又没有當上太師太保，閑散在里巷府宅，養老而已，由此可以知道孫權比不上孫策。顧雍依仗平素學業，而運用作智謀才能，所以能登上最尊榮的地位。諸葛瑾、步騭都因德行度量遵循禮儀而受到當世的器重，張承、顧邵是虚心的長者，喜愛尊崇人才，周昭的論述，稱贊他們很完美，所以詳細載録下來。顧譚爲公事貢獻一切，有忠貞的氣節。張休、張承修養志向，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讒惡的人攻擊陷害，他們被流放到南方邊遠地區，可悲啊！

三國志卷五十三

吴 志 八

張紘（子）玄（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闞澤 唐固　薛綜（子）珝 瑩

張紘　張玄　張尚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都，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内上下危懼。"

張紘字子綱，是廣陵郡人。他到京都求學，返回本郡，舉薦爲茂才，公府徵召，他都没有去應徵，避難來到江東。孫策開創基業，他就投身於其中。孫策任命他爲正議校尉，他隨從征討丹楊。孫策親臨戰陣，張紘勸諫説："主將應是制定籌劃謀略的人，是維係三軍命運的，不應該輕率，自己來敵戰小小敵軍。希望麾下您珍重上天授予的資才，順應四海之内的期望，不要讓國中上下都感到危懼不安。"

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宫，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吴。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内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建安四年，孫策派張紘進奉表章來到許昌宫廷，被留下任侍御史。少府孔融等人都和他親近友好。曹操聽説孫策去世，想要趁着喪事討伐吴國。張紘勸諫，認爲乘别人的喪事之機，既已不合古代道義，如果不能取勝，就結成了仇敵，破壞了友好，不如趁此厚待他們。曹操聽從了他的建議，當即上表請求任命孫權爲討虜將軍，兼任會稽太守。曹操想要讓張紘幫助孫權歸附自己，就派張紘出任會稽東部都尉。

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强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

後來孫權任命張紘爲長史，隨從征討合肥。孫權率領輕騎兵準備前去攻擊敵人，張紘勸諫説："兵器是凶器，戰争是危險的事。如今您仗着旺盛雄壯的勇氣，忽視强暴的敵人，三軍的將士，無不寒心不安，雖然您能斬殺敵軍將領，奪取敵人軍旗，威震敵陣，但這衹是偏將的責任，不是主將應做的事。希望您能克制像孟賁、夏育那樣的勇武，胸懷霸王的計謀。"孫權聽取了張

“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吴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暗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

紘的意見而停止行動。返回以後，第二年準備再次出兵，張紘又勸諫説：“從古以來帝王作爲接受天命的君主，雖然有皇天神靈在上輔佐，文治德政在下傳播，也要依賴武力功勛來昭示他的業績。但是貴在能適時行動，然後纔能建立威名。如今您正遇到四方的危難，需要建立匡救危急的功業，應暫且收藏偃息軍衆，廣泛進行播種墾植，任命賢才使用能人，努力崇尚寬大恩惠，順應天命來實行誅伐，就可以不用勞累而安定天下。”孫權於是就停止行動不再出兵。張紘提議應遷都在秣陵，孫權聽從了他。讓他返回吴縣迎取家眷，在路途上病死。他病危時，交給兒子張靖他留下的書箋説：“自古有國有家的人，都想要施行德政來媲美盛世，至於他們的治理，大多并不很美好。不是没有忠臣賢士，也不是不懂得治國的根本，而是因爲君主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而不能任用他們罷了。人之常情是懼怕困難而趨向容易，喜好贊同而厭惡異議，這和治理之道是相反的。《傳》中説‘從善如登山，從惡像山崩’，説的就是爲善的艱難。君主繼承幾代的基業，依據自然的勢力，執掌全權的威嚴，習慣於趨易贊同的歡悦，不須向他人求取；而忠臣心懷難以進用的治國之術，口吐逆耳的言辭，君臣不和，不也是很自然的嗎？不和就會有裂痕，巧於言辯的人就會乘虚而入，君主被小忠迷惑，貪戀恩愛之情，使賢愚混雜一起，長幼失去秩序。之所以會這樣，就是私情擾亂的。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這道理，尋求賢才如飢似渴，接受諫言而不厭煩，克制私情抑制私欲，爲道義可以割斷恩愛，上面没有偏頗荒謬的授予，下面就没有非分企冀的奢望。應多加三思，接納各種意見，以成就仁德覆蓋天下的大業。”他六十歲死。孫權看了書箋流下了眼淚。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玄子尚，孫晧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晧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敕使學之。後宴言次説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

張紘寫作有詩賦銘誄十多篇。他的兒子張玄，官做到南郡太守、尚書。張玄的兒子張尚，孫晧時任侍郎，因言語敏捷巧辯被賞識，提拔爲侍中、中書令。孫晧讓張尚彈琴，張尚回答説：“向來不會。”孫晧敕令讓他學琴。後來在宴會言談中間談到琴的精妙，張尚隨聲説“晉平公讓師

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晧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悦。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

曠彈奏清角樂曲，師曠説我們國君德行很薄，不足以聽此樂曲。”孫晧認爲張尚以此比喻自己，不高興。後來積累其他事拘捕張尚入獄，還都以此事來追查定罪，送張紘到建安去造船。過了很久，又派人去就地加以誅殺。

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并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當初，張紘同郡的人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和張紘一起受到孫策納用，參與出謀劃策。他們二人都早死。

嚴畯　裴玄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説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横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吴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禄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録。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

嚴畯字曼才，是彭城人。他年輕時非常好學，精通《詩》、《書》、三《禮》，又喜愛《説文》。他避禍亂來到江東，和諸葛瑾、步騭齊名，相互友好。他性情樸實正直純樸寬厚，對於有才的人，忠心勸告好的道義，立志有所幫助提高。張昭推薦他給孫權，孫權任命他爲騎都尉、從事中郎。等到横江將軍魯肅死時，孫權要用嚴畯接替魯肅，統率軍隊萬人，鎮守陸口。大家都爲嚴畯高興，嚴畯一再堅决推辭説：“我一向是個書生，不熟悉軍事，不是那樣的人才而占據那樣的職位，錯誤和悔恨必然隨之而來。”他説話時情緒慷慨激昂，以至於流下眼淚，孫權就聽從了他。當世的人都贊美他能够按實情辭讓。孫權做吴王，到稱帝號，嚴畯曾任衛尉，出使到蜀國，蜀國丞相諸葛亮非常贊賞他。他不積蓄俸禄和賞賜的財物，都散送給親戚故友，家中常常不寬裕。廣陵人劉穎和嚴畯有舊交，劉穎閑居家中精研學問，孫權聽説就徵召他，他以有病推辭不應召。他的弟弟劉略任零陵太守，死在任上，劉穎前去奔喪，孫權知道他是假稱有病，急速傳令拘捕他。嚴畯也飛馬去告訴劉穎，讓他返回向孫權認罪。孫權發怒撤了嚴畯的官職，而劉穎得以免罪。過了很久，孫權任命嚴畯爲尚書令，後來死去。

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彦黄，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晋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

嚴畯著有《孝經傳》、《潮水論》，還和裴玄、張承評論管仲、季路，都流傳於世。裴玄字彦黄，是下邳人，也有學問品行，官做到太中大夫。他問兒子裴欽齊桓公、晋文公、伯夷、柳下惠四個人的優劣，裴欽回答出自己的看法，和裴玄反復辯論，各有文采條理。裴欽和太子孫登

游處，登稱其翰采。

交往相處，孫登稱贊他的文采。

程秉　徵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黄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吴，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説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咏，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程秉字德樞，是汝南郡南頓縣人。他曾經師從鄭玄，後來避亂到交州，和劉熙考究討論經典大義，於是博通五經。士燮任命他爲長史。孫權聽説他是有名的儒者，以禮徵召他；程秉來到後，授任爲太子太傅。黄武四年，孫權爲太子孫登聘娶周瑜的女兒，程秉代理太常，到吴縣迎接太子妃，孫權親自登上程秉的船，程秉深受優厚的禮遇。返回後，程秉閑暇時向孫登進言説："婚姻是人倫的開始，王教的基礎，因此聖明的君王很重視它，用它來作爲黎民百姓的先導表率，教育感化天下，所以《詩經》贊美《關雎》，把它列爲篇首。希望太子在閨房中尊崇禮教，保存《周南》詩篇歌咏的美德，道義教化就會在上面興隆，頌揚之聲就會在下面響起了。"孫登笑着説："幫助順揚美德，匡正補救惡行，正是我所仰賴太傅您的呀。"程秉病死在任上。他著有《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總計三萬多字。程秉任太傅時，率更令河南人徵崇也很有學問品行。

闞澤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

闞澤字德潤，是會稽郡山陰縣人。他家世代爲農民，到了闞澤時他很好學，家貧没有錢，常常受人雇傭抄書，來供給紙筆費用，抄寫的任務結束，抄寫的内容也誦讀完全了。他尋求老師，討論講習，深研遍覽群書，還通曉天文曆算，因此名聲顯露。察舉爲孝廉，任命爲錢唐縣長，升任郴縣縣令。孫權任驃騎將軍，召任他補西曹掾；等到孫權稱帝，任命闞澤爲尚書。嘉禾年間，任中書令，加官侍中。赤烏五年，授任太子太傅，仍舊兼任中書令。

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説以授二宫，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曆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宫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

闞澤認爲經傳文字繁多，難得全部用上，就斟酌各家説法，删節《禮》經的文字和各種注釋解説來教授太子孫登和魯王孫霸兩宫王子，爲他們制定頒行出入和會見賓客的禮儀，又撰寫《乾象曆注》來校正曆法。每當朝廷有重大議論，經典中的疑難，往往向他徵詢。因爲他研究儒學勤勞，封爲都鄉侯。他性情謙虚恭敬，誠厚慎重，

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吕壹奸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

宫廷官府的小吏，叫來問答，都以平等的禮節對待。别人有錯誤短處，他嘴上從來不說，表情面貌上似乎有不滿足，學問見聞却没有窮盡。孫權曾經問說："書傳文賦，哪篇最好?"闞澤想要用諷諫譬喻來説明治亂的道理，就回答説賈誼的《過秦論》最好，孫權就閲讀了這篇文章。當初，因吕壹的奸情罪惡被揭露，主管部門究查處治，奏請處以大辟死刑，有人認爲應施予炮烙車裂，來昭示首惡。孫權向闞澤詢訪此事，闞澤說："盛明的時代，不應當再有這種刑法。"孫權聽從了他。另外各官府有隱患和弊端，想要增加條令處罰，來約束控制臣下，闞澤每每說"應當遵照禮儀和刑律"，他平和而又公正，都像這樣。赤烏六年冬季闞澤死，孫權痛惜哀悼，一連幾天吃不下飯。

唐固

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吴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温、駱統等皆拜之。黄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

闞澤同鄉前輩丹楊人唐固也修養自身，積累學業，稱得上是儒者，著有《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聽講授的常有幾十人。孫權做吴王，授任唐固爲議郎，陸遜、張温、駱統等人都去拜見他。黄武四年任尚書僕射，死。

薛綜　薛珝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吕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吴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吴，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薛綜字敬文，是沛郡竹邑縣人。他年少時跟隨族人避難到交州，師從劉熙學習。士燮歸附孫權後，召任薛綜爲五官中郎將，任命爲合浦、交阯太守。當時交州地區剛剛開闢，刺史吕岱率軍討伐，薛綜和他一同前往，渡海南征，直達九真。戰事結束返回都城，薛綜代理謁者僕射。西蜀使者張奉在孫權面前舉尚書闞澤的姓名嘲弄闞澤，闞澤不能對答。薛綜離座斟酒，趁着勸酒說："蜀是什麽？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張奉說："不應該再論説一下您的吴嗎?"薛綜應聲說："無口爲天，有口爲吴，君臨萬邦，天下之都。"於是在座的人都高興地笑了，而張奉無言對答。薛綜的機智敏捷，都像這樣。

吕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

吕岱從交州被徵召走，薛綜擔心接替吕岱職務的人不是適合的人選，就上奏疏說：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内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核。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睹其好髮，髡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黄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

從前帝舜巡視南方，死在蒼梧。秦朝設置桂林、南海、象郡，那麽四郡歸屬中央政權，是由來已久的。趙佗在番禺興起，安撫降服百越的君長，這就是珠官的南部。漢武帝誅殺吕嘉，開闢九郡，設置交阯刺史來鎮撫監管那裏。那裏山川遠隔，習俗不統一，語言不相同，要經翻譯纔能相通，百姓如同禽獸，長幼没有區别，頭髮結成椎髻，雙足赤裸，衣服無領左邊開襟，地方官員的設置，雖有也像没有。從那時以來，流放了很多中原的罪人雜居在他們中間，逐漸讓他們學習知識，粗通語言，又有驛使往來，能觀看到禮儀教化。到後來錫光任交阯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纔教他們犁田耕種，讓他們戴帽穿鞋；爲他們設立媒官，他們始知聘問嫁娶禮儀；建立了學校，用經典道義開導他們。從這以後，四百多年，大致類似這樣。自從臣先前剛客居此地時，珠崖郡除了州縣治所實行嫁娶，其他都是等到八月核實住户，民衆集會的時候，男女自己互相選擇認可，就結成夫妻，父母不能阻止。交阯郡的糜泠、九真郡的都龐二縣，都是兄長死後弟弟娶嫂子，世代以此爲風俗，地方官員聽任放縱，不能禁止。日南郡的男女赤身裸體，不以爲羞耻。由此説來，可以説是如同野獸，衹是有人的面皮罷了。但是土地廣闊，人口衆多，地勢險阻，野獸毒害，容易作亂，難以使他們服從治理。縣中官員約束他們，宣明法令威服他們，徵收農户的租税，應酌情收取供奉物品，重要的是得到遠方珍貴珠寶、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實珍寶玩物，不必依賴他們的賦税收入，來補益中原地區。但是在距離王都很遠的九甸以外，地方官員的選任，多數不精審細緻。漢朝時法令寬鬆，大多肆意放縱，所以屢屢有違犯法令的。珠崖郡的失落，起因就在於地方官員看到當地人頭髮很好，就剪取來做假髮。至於臣下我所看到的，南海人黄蓋任日南太

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强，萌忿杖歆，亡於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彦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强賦於民，黄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没。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吴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所服，輒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鋤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盗，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治高凉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守，到任下車因爲供奉準備的不豐盛，責打殺死主簿，於是就被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岳父周京主辦宴會，一并邀請了高級官員，飲酒酣暢奏起音樂，功曹番歆起身跳舞邀周京共舞，周京不肯起來，番歆仍要强迫，儋萌發怒杖擊番歆，把他打死在郡府中。番歆的弟弟番苗率人馬攻打郡府，用毒箭射中儋萌，儋萌死去。交阯太守士燮派兵進行討伐，終於没能取勝。另外原刺史會稽人朱符，多用同鄉人虞褒、劉彦這些人分别擔任地方高級官員，侵害虐待百姓，向百姓徵收重税，捕黄魚一條要收稻米一斛，百姓怨恨叛亂，山賊一起出動，攻打進犯州郡。朱符逃亡到海上，顛沛漂流而死。其次有南陽人張津，他和荆州牧劉表有仇怨，兵力弱而敵人强大，年年發兵征戰，衆將領很厭煩、抱怨，各自隨意去留。張津略加約束整頓，他威嚴武力不够，被將領欺凌侮辱，竟至於被誅殺除滅。後來又有零陵人賴恭，這位前輩仁厚謹慎，不明時事。劉表又派長沙人吴巨任蒼梧太守。吴巨是一介武夫，輕狂剽悍，不被賴恭信服，就互相怨恨，吴巨趕走賴恭，賴恭求助於步騭。這時張津的舊將夷廖、錢博這些人還很多，步騭依次鏟除懲處，政綱法紀纔逐步安定，恰巧步騭又被召走。吕岱來到後，發生士氏的變亂。越州軍隊南征，討滅平定之日，改任地方官員，宣明王朝綱紀，威勢遍及萬里，大小地方接受教化。由此説來，安撫邊遠地區，的確要有合適人選。州牧官員的任用，本應是清廉賢能的，邊遠蠻荒之地，關係到禍福尤爲嚴重。如今交州雖然名義上已大致平定，但還有高凉舊日賊人；那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境中還没有安寧，依然有寇盗，成了專門容納逃亡叛亂分子的地方。假如吕岱不再南歸，新任刺史應挑選精審周密，能約束統治八郡，有智謀計策，能逐漸來治理高凉的人，給予他威勢尊崇，授予他强大權力，責成他取得成效，大概纔能够補救恢復。如

果僅僅是中等人才，祇墨守常規，沒有奇特權術謀略，那麼各種惡行會日益滋長，日久天長，成爲禍害。所以國家的安危，在於任用的人，不能不明察。我私下擔心朝廷疏忽輕視這人選，所以冒昧地竭盡我的愚鈍的心情，以開擴天子聖明的思想。

黄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内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

黄龍三年，建昌侯孫慮任鎮軍大將軍，駐軍半州，任用薛綜爲長史，對外掌管各種事務，對内教授經書典籍。孫慮死，薛綜入朝代理賊曹尚書，升任尚書僕射。這時公孫淵投降後又反叛，孫權非常憤怒，想要親自征討。薛綜上奏疏勸諫説：

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托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

帝王是萬國的元首，關係着天下的命運，因此居住就要設重門擊木柝巡行來防備意外，出行就要清理道路遵循儀仗來維護威嚴，就是爲了保存萬全的福運，鎮撫四海的民心。從前孔子痛恨時弊，托言要乘桴筏漂浮海上，季由聽了很高興，孔子又以無處取得材料拒絶。漢元帝想要乘樓船，薛廣德請求自刎用血染車勸阻。爲什麼呢？水火之險是最危險的，不是帝王應當涉及的。諺語説"千金之子，坐不近堂檐。"何况是天子之尊呢？如今遼東是戎貊小國，沒有堅固城防，守備的策略，武器劣鈍，百姓沒有紀律，前往征討必定獲勝，的確會像英明的詔令所説的那樣。但是那片地區寒冷貧瘠，穀物不能繁殖，百姓習慣騎馬，遷移流動無常。突然聽大軍來到，自己估計無法抵禦，就會像驚駭的鳥獸，向遠方奔跑逃竄，一人一馬都見不到了，雖然占領了空地，守衛它也沒有用處。這是不可行動的理由之一。另外又有浩蕩的海流洶涌，曾有成山的禍難，海上航行變幻無常，風浪波濤難以避免，突然之間，人和船會遇到異常情況。即使有堯、舜那樣的德行，智謀無處使用；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武，力量無法施展，這是不可行動的理由之二。加上有濃霧在天上瀰漫，鹹水在地下蒸發，使人容易生流腫病，互相傳染，凡是航海的人，很少不患此病的，這是不可行

物；嘉祥日集，海内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群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

動的理由之三。上天降生神聖的君王，顯示出吉祥的徵兆，必定會平定禍亂，使人民康樂；吉祥的徵兆日漸集聚，四海之内即將平定，叛逆惡賊凶殘暴虐，滅亡之日近在眼前。中原地區一旦平定，遼東賊人自然敗亡，衹須拱手等待罷了。如今却要違背必然的規律，尋求最危險的險阻，忽視九州的安定，放縱一時的憤怒，這既不是國家的重要計策，也是創立基業以來不曾有過的，這確實是讓群臣側身嘆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的原因。希望陛下抑制雷霆般的威嚴，忍住赫赫的憤怒，依循乘橋而行的安全，遠離如履薄冰的危險，那麽臣子就能仰賴福祐，天下百姓也幸運萬分。

時群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

當時衆大臣很多人都勸諫，孫權於是就没有出征。正月乙未日，孫權敕令薛綜祭祖的贊辭不能用通常的文字，薛綜接受詔命，馬上寫出文章内容，言辭誠信，文采燦爛。孫權説："再寫首尾兩段，使它凑足三個部分。"薛綜又寫出兩段祝辭，辭令都很新穎，大家都稱贊很好。

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

赤烏三年，改任選曹尚書。赤烏五年，任太子少傅，仍舊兼選曹尚書職務。赤烏六年春季，薛綜死。他總共撰寫的詩賦論辯有幾萬字，名爲《私載》，又刊定《五宗圖述》、《二京解》，都流傳於世。

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

薛綜的兒子薛珝，官做到威南將軍，征伐交阯返回，途中病死。

薛瑩

珝弟瑩，字道言，初爲秘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晧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

薛珝的弟弟薛瑩，字道言，起初任秘府中書郎，孫休即位，薛瑩任散騎中常侍。幾年後，因病辭去官職。孫晧即位初年，薛瑩任左執法，升任選曹尚書，等到立了太子，薛瑩又兼少傅。

建衡三年，晧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

建衡三年，孫晧追念贊嘆薛瑩父親薛綜的遺文，并命令薛瑩續寫。薛瑩獻詩道：

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綿綿，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毁亂。適兹樂土，庶存孑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

臣的祖輩先人，曾在漢朝任職，代代綿延繁盛，頗有登上高官。到了臣父薛綜，遭逢時世禍難，劉姓失去統治，國家毁滅混亂。來到這方樂土，希望遺存後嗣，上天開啓其心，奔向東南歸依。起初漂泊流蕩，困

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污，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絶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宫，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托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録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珝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暗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傅東宫，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仿佛。瞻彼舊寵，顧此頑虚，孰能忍愧，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在蠻荒邊陲。大皇開創基業，恩德施於遠方。特蒙徵召命令，拯救脱離泥淖，脱下布巾褐衣，領受官職符節。起初任職合浦，身在東海之隅，升官進入京城，遂登中樞要職。枯木重新欣榮，絶嗣恢復紀世，低微而至顯赫，并非起初奢願。也因蒙受恩寵，心中幸福滿足。重又遇到文皇，立號太子東宫，於是擔任少傅，尊榮更加隆盛。英明繼嗣聖王，至德謙恭高尚，禮待更有施加，優厚而且豐盛。可哀先父臣下，心念竭盡其忠，洪恩尚未報答，離開人世而終。可嘆臣子低賤，袛有兄弟二人，幸而生育長成，延續薛綜遺嗣。已受過庭訓導，頑愚難以開啓。祖業不能繼承，志在田間耕種。豈知聖明朝廷，恩澤仁義流布。追記先輩臣下，憐惜臣子無成，扶助且加提拔，給予特殊光榮。薛珝忝行千里，受命向南出征，旌旗高高飄揚，金鼓陣陣響亮。至於臣下鄙陋，確實愚鈍卑微，既任先輩職位，掌管選才權樞；又任東宫少傅，兩代承受光輝，才能不及先輩，有辱違背聖恩。聖德廣博美好，推崇文雅教化，追念哀悼亡臣，希冀存留後人。怎奈愚蠢後嗣，竟無絲毫相類。望那舊日寵愛，看今頑劣空虚，誰能忍受羞耻，臣實慚愧在心。晝夜輾轉反側，袛得捫心自問，父子兄弟數人，幾代蒙受聖恩，死時惟有結草，活着誓將獻身，即使粉身碎骨，難報萬分恩情。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晧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晧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録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吴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吴書》。

這一年，何定建議開鑿聖谿以溝通長江、淮水，孫晧命令薛瑩督率一萬人前往，終因有很多大石難以施工，停工返回，被調出去任武昌左部督。後來何定被誅殺，孫晧追究聖谿的事，關押薛瑩入獄，流放到廣州。右國史華覈上奏疏説：

臣聽説五帝三王都設立史官，記録功業美政，讓它永遠流傳。漢朝時司馬遷、班固，都是名蓋當世的大才，他們撰寫的著作精妙，和六經一同流傳。大吴承受天命，在南疆建國。大皇帝末年，命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開始撰寫《吴書》。丁孚、項峻都

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迹，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

不是修史之才，他們撰寫的，不值得記録。到少帝時，重新派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和我五個人，查訪探求往事，所共同撰定的，已經具有了史事的本末。周昭、梁廣先死，韋曜辜負聖恩犯下罪責，薛瑩外出爲將，又因罪過被流放，這本書的修撰就停止了，至今没有撰定呈奏。臣愚鈍淺陋，才能低劣，衹能爲薛瑩等人作記録注解罷了，如果讓我撰修編集，必定會沿襲丁孚、項峻的老路，恐怕會遺漏大皇帝的偉大功勛，減損當今時代的興盛美善。薛瑩學問淵博，文章尤其精妙，同僚之中，薛瑩居首位。如今在職的官吏，雖然有很多經學之士，但記述的才能，能像薛瑩這樣的人很少，因此誠心爲國家惋惜他。確實是想要讓即將成功的修史之事完成，將它編列在前代史書之後。史書奏呈之後，退身死於溝壑，也没有什麼再可遺憾的了。

晧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群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禄勛。

孫晧於是就召薛瑩回來，任左國史。不久，選曹尚書同郡人繆禕因固執己見不改變，被衆小人忌恨陷害，降職任衡陽太守。授職之後，又追究他任職的事情，他受到責難，呈奏表章認罪。他順路拜訪薛瑩，又被人告發，説繆禕不怕犯罪，帶了很多賓客在薛瑩住所聚會。於是拘捕繆禕入獄，流放到桂陽，薛瑩送回廣州。還没有到達，又召薛瑩回來，官復原職。這時法令政策有很多錯誤，行動措施煩雜苛刻，薛瑩每每奏呈適宜有利的建議，陳述放寬刑罰減輕勞役，來救助撫育百姓，有的事施行了。升任光禄勛。

天紀四年，晉軍征晧，晧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天紀四年，晉軍征伐孫晧，孫晧呈書給司馬伷、王渾、王濬請求投降，書文就是薛瑩寫就的。薛瑩到達洛陽後，特地被首先録用，任散騎常侍，回答問題處理事務，都很有條理。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太康三年薛瑩死。他著書八篇，名爲《新議》。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

評曰：張紘文辭深刻，思想正直，是當世的英才，孫策待他僅次於張昭，的確是有道理的。嚴畯、程秉、闞澤，是當時儒學名士。至於嚴畯

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吴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推辭榮耀的高官、救助故友，不也是個長者嗎？薛綜學識純正，是吴國的良臣。到薛瑩繼承父業，確有先輩的風範，但他在殘暴酷虐的王朝，屢屢登上顯要官位，君子爲此是感到危險的。

三國志卷五十四

吴志九

周瑜　魯肅　吕蒙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父異，洛陽令。

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横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江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吴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吴。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吴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尋

周瑜字公瑾，是廬江郡舒縣人。他的堂祖父周景，周景的兒子周忠，都任漢朝太尉。他的父親周異，任洛陽令。

周瑜身材高大健壯，容貌俊美。起初，孫堅組織起義軍討伐董卓，把家遷到舒縣。孫堅的兒子孫策和周瑜同歲，獨與周瑜很友好，周瑜讓出路南一座大宅院給孫策居住，登堂拜見他母親，互通有無。周瑜的叔父周尚任丹楊太守，周瑜前去探望他。恰巧孫策準備東渡，到達歷陽，寫信急速通知周瑜，周瑜帶兵迎接孫策。孫策非常高興說："我得到您，就一切順利了。"周瑜跟隨進攻横江、當利，全部攻克。於是就渡江攻打秣陵，打敗笮融、薛禮，轉而攻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縣，劉繇逃走，而孫策的人馬已有幾萬人。就對周瑜説："我用這些人馬攻取吴會平定山越已足够了。你回去鎮守丹楊吧。"周瑜返回。不久，袁術派堂弟袁胤接替周尚任太守，周瑜和周尚一起返回壽春。袁術想任用周瑜做將領，周瑜看出袁術終究不會有什麽成就，所以請求任居巢縣長，想借路東歸，袁術聽從了他。周瑜於是就從居巢回到了吴郡。這一年是建安三年。孫策親自迎接周瑜，授任他建威中郎將，當即撥給軍隊二千人，戰馬五十匹。周瑜當時二十四歲，吴郡的人都叫他周郎。因周瑜的恩威德信在廬江很出名，就派他出去防衛牛渚，後來兼春穀縣長。不久，孫策想要奪取荆州，任命周瑜做中護軍，兼江夏太守，讓他跟隨去攻打皖縣，攻克。這時

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得到橋公的兩個女兒，都是天姿國色的美女。孫策自己娶了大橋，周瑜娶了小橋。又進攻尋陽，打敗劉勳，討伐江夏，返回平定了豫章、廬陵，周瑜留下鎮守巴丘。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吴，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建安五年，孫策去世，孫權執掌政事。周瑜帶兵前往奔喪，於是就留在吴郡，以中護軍身份和長史張昭共同掌管諸事務。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宫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吴。

建安十一年，督率孫瑜等人征討麻、保二屯，殺死其首領，俘虜一萬多人，返回守衛宫亭。江夏太守黄祖派將領鄧龍帶兵幾千人進入柴桑，周瑜追擊攻打，活捉了鄧龍送到吴郡。

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

建安十三年春季，孫權征討江夏，周瑜任前部大督。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争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閒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吴越争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

這年九月，曹操進入荆州，劉琮率人馬投降，曹操得到了他的水軍，水兵、步兵有幾十萬人，吴軍將士聽説此事都很恐懼。孫權召見衆屬下，詢問計策。議論的人都説："曹公是豺虎一樣的人，但他假藉漢朝丞相名義，挾持天子，征討四方，行動都以朝廷爲藉口，現在如果抵抗他，事情就更不順利。況且將軍您的優勢，可以用來抵禦曹操的，是長江。如今曹操得到荆州，全部占領了那一地區，劉表訓練的水軍，蒙衝鬥艦，數以千計，曹操全部把他們沿江擺開，還有步兵，水陸齊下，這就是長江天險，他已經和我們共有了。而敵我實力的强弱，又不能相提并論，我們認爲最上策不如迎接他。"周瑜説："不對。曹操雖然假藉漢朝丞相的名義，其實是漢朝的奸賊。將軍您以神勇英武的雄才，又依仗父兄的功業，割據江東，土地方圓幾千里，軍隊精良，物資充足，英雄樂意報效，正應當横行天下，爲漢朝除去奸邪惡賊。何況曹操親自來送死，怎麽能去迎接他呢？請讓我爲將軍您籌劃此事：如今假使北方已經安定，曹操没有後顧之憂，能够曠日持久前來争奪疆域，又能够同我們在船艦上較量勝負嗎？如今北方并没有安定，加上馬超、韓遂還在潼關以西，是曹操的後患。而且捨棄鞍馬，依仗舟船，和吴越的人争鬥較量，這并不是中原人的長處。并且現在天氣嚴寒，戰馬没有草料，驅使中原的士兵長途跋涉江湖之

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間，不服水土，必定生出疾病。這四種情況，是用兵的禁忌，而曹操都貿然爲之。將軍您擒獲曹操，應該就在今天。周瑜我請求得到精兵三萬人，進軍駐守夏口，保證爲將軍您打敗曹操。”孫權説：“老賊想廢掉漢室自立爲皇帝已很久了，衹是顧忌二袁、呂布、劉表和孤罷了。如今幾位雄傑已滅除，衹有孤還在，孤與老賊，勢不兩立。您説應當抗擊，和孤的心意非常相合，這是上天把您授予給我啊。”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這時劉備被曹操打敗，想率軍向南渡過長江，和魯肅在當陽相遇，於是就共同商議計策，就進駐夏口，派諸葛亮去拜見孫權。孫權於是就派周瑜和程普與劉備合力迎擊曹操，在赤壁相遇。這時曹操的軍隊士卒已經發生了疾病，剛一交戰，曹軍失敗後退，撤軍駐扎長江北岸。周瑜等人在南岸。周瑜的部將黄蓋説：“現在敵衆我寡，難以和他們長時間相持。但是看曹操軍隊的船艦首尾相連，可以用火燒而打敗他們。”就取來蒙衝鬥艦幾十艘，裝滿柴草，中間灌注膏油，用帷幕裹蓋，上面樹起牙旗，先寫信通報曹操，説要投降。又預備了快艇，分别繫在大船後面，就依次一起向前駛去。曹操軍隊的將士都伸長脖子觀看，指點説黄蓋來投降了。黄蓋放開各條船隻，同時點着火。這時風勢很猛，大火蔓延燒着了岸上的營寨。不久，烟火衝天，人馬燒死淹死的很多，曹軍於是就敗退，返回守衛南郡。劉備和周瑜等人又共同追擊。曹操留下曹仁守江陵城，自己徑直返回北方。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别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淩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

周瑜和程普又進軍南郡，和曹仁對峙，各自隔着長江。軍隊没有交鋒，周瑜就派甘寧前去占據夷陵。曹仁分出兵馬圍攻甘寧。甘寧向周瑜告急。周瑜采用呂蒙的計策，留下淩統守後方，自己和呂蒙前往援救甘寧。甘寧的包圍解除後，就渡過長江駐扎在北岸，約定日期和曹仁大戰。周瑜親自騎着馬督戰，恰巧流箭射中他的右脅，傷勢很重，隨即撤回。後來曹仁聽説周瑜卧床不起，就率兵上陣。周瑜便自己起來，巡視軍營，激勵將士，曹仁因此就退走了。

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

孫權授任周瑜爲偏將軍，兼南郡太守。把下

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吴，盛爲築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雋、漢昌、劉陽、州陵給他作奉邑，駐軍守衛江陵。劉備以左將軍身份兼荆州牧，府署在公安縣。劉備到京縣拜見孫權，周瑜上奏疏説："劉備以勇猛雄傑的姿質，又有關羽、張飛這些熊虎一樣的將領，一定不會長久屈從受人支配。愚意認爲最好的計策應把劉備遷來安置在吴郡，給他大規模修築宫室，多給他美女和珍奇玩物，讓他享受聲色之娱，再分開關羽、張飛二人，各自安置一方，讓像周瑜我這樣的人能協力和他們來攻伐作戰，大事就可以定了。現在輕率地割出土地來資助他們，聚集這三個人，都在邊境戰場上，恐怕就像蛟龍得到雲雨，終究不會是池中之物了。"孫權因曹操在北方，還應廣泛招攬英雄，又害怕劉備一時難以制服，所以没有聽取周瑜的建議。

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吴，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這時劉璋任益州牧，外有張魯入侵，周瑜就到京縣拜見孫權説："現在曹操剛剛遭受挫敗，正有憂慮在心，不能和將軍您交兵作戰。我懇請和奮威將軍一同進攻奪取蜀地，占領蜀地而吞并張魯，就留下奮威將軍固守那裏，好同馬超結盟援助。周瑜我回來和將軍您占據襄陽來進逼曹操，北方就能够謀取了。"孫權答應了他。周瑜返回江陵，準備行裝，路途上在巴丘病死，當時年紀三十六歲。孫權穿喪服爲他發喪，感動了左右的人。靈柩將回到吴縣，孫權又到蕪湖迎接，各項喪事費用，一概供給。後來專門頒布命令説："已故將軍周瑜、程普，他們家的佃客，都不再徵收賦税徭役。"當初周瑜受到孫策友待，太妃又讓孫權以兄長之禮尊待他。這時孫權職位是將軍，衆位將領賓客待他的禮節還很簡單，而周瑜獨自先竭盡恭敬，就對他遵循臣下的禮儀。周瑜性情氣度寬弘闊大，大體很得人心，祇是和程普不相和睦。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周瑜年輕時精研音樂，即使是喝了很多酒之後，樂曲如有缺誤，周瑜一定知道，知道後一定回頭看，所以當時人有謡諺説："曲有誤，周郎顧。"

周胤

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

周瑜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嫁給太子孫

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捍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况於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丐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鷄，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

權答曰：“腹心舊勛，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横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

登。兒子周循娶了公主，授任騎都尉，有周瑜的遺風，早年死。周循的弟弟周胤，起初授任興業都尉，娶宗室女子爲妻，授予士兵一千人，駐守公安縣。黄龍元年，封爲都鄉侯，後因罪流放到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奏疏説：

已故將軍周瑜的兒子周胤，過去蒙受褒獎，受封爲將軍，他不能以福運來修養，想着立功報效，而至放縱情欲，很快招致罪罰。臣等私下認爲周瑜從前受到寵愛信任，在内是心腹大臣，出外是得力幹將，受命出征，身擋箭石，盡忠獻身，視死如歸，所以能在烏林打敗曹操，在郢都驅走曹仁，宣揚國家的威德，華夏因而震動，愚昧的蠻荆，無不臣服，即使是周朝的方叔，漢朝的韓信、英布，實在也無法超過他。能够抵禦强敵、解除國難的大臣，自古以來的帝王没有不珍視敬重的，所以漢高帝封爵的誓詞説：“即使黄河變得如同衣帶，泰山變得就像磨石，封國永遠保存，傳及子孫後代”；用丹書寫明，以盟約隆重，藏在宗廟，永遠留傳，要使功臣的後代，世代繼承，不止是子孫，甚而到更遠的後代，回報恩德，彰明功業，勤勤懇懇，做到像這樣，想要來勸誡後人，使效命的大臣，死而無悔。何况周瑜去世不久，而他的兒子周胤就淪爲普通平民，更加使人哀痛傷心。私下希望陛下聖明，遵依古義，推崇興盛覆滅封國接續斷絶家嗣之道，臣等爲周胤訴情，懇求赦免他餘下的罪過，歸還他軍隊，恢復爵位，使耽誤了報曉的雄鷄，能再得鳴叫一次，負罪的臣子，展示後來的效命。

孫權回答説：“心腹老功臣，和孤合力共事，公瑾就是這樣的，的確不能忘記。過去周胤年紀小，起初并没有功勞，無端領受精兵，封侯爵任將軍，正是顧念公瑾而至於封任周胤的。但周胤依仗於此，酗酒淫亂，肆意放縱，先後曉諭，絲毫没有悔改。孤對於公瑾，情義如同對你們二位，期望周胤有成就，這心情哪會有止境呢？衹

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騭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

是由於周胤的罪惡，不適宜馬上召回，也想讓他受些磨難，使他自己能够明白罷了。現在您二人誠摯地援引漢高祖黄河、泰山的封爵誓詞，孤因而感到慚愧，雖然德行比不上，但還是想着要和他靠近。事情也就是這樣，所以沒有順從二位的意見。作爲公瑾的兒子，又有二位從中說情，假如他能够悔改，又有什麽可憂慮的呢？”諸葛瑾、步騭的奏表接連呈上，朱然和全琮也都陳説求情，孫權纔答應了他們。恰巧周胤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周瑜哥哥的兒子周峻，也因周瑜的大功而任偏將軍，統領官兵一千人。周峻死，全琮上表奏請任命周峻的兒子周護爲將。孫權説：“從前驅趕走曹操，開拓占領荆州，都是公瑾，永遠不會忘了他。起初聽説周峻死，就想要任用周護，聽説周護品性行爲孤僻險惡，任用他恰是製造禍害，所以就打消了這念頭。孤思念公瑾，哪裏會有停止呢？”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

魯肅字子敬，是臨淮郡東城縣人。他一出生就失去了父親，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家中富有錢財，生性樂於施捨。那時天下已經大亂，魯肅不治理家財事務，大量地散發財物，標價出售田地，將賑濟貧困、結交士人作爲最重要的事，很得鄉里民衆的歡心。

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携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

周瑜任居巢縣長，帶領幾百人專程拜望魯肅，并請求資助糧食。魯肅家中有兩個圓倉的米，各有三千斛，魯肅就指着一倉米送給周瑜，周瑜更知道了他是奇才，於是就相互友好結交，結成公孫僑和季札那樣的情誼。袁術聽説他的名聲，派人前來任命他爲東城縣長。魯肅看到袁術沒有法紀制度，不足以和他建立事業，就扶老携幼帶領精壯豪俠的年輕人一百多人，向南到達居巢投奔周瑜。周瑜東渡長江，魯肅就和他同行，把家留在曲阿縣。恰巧祖母死，魯肅返回把她安葬在東城。

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

劉子揚和魯肅友好，給魯肅寫信説：“當今天下豪傑并起，您的資質才能，尤其適宜於當前局勢。趕快回來迎接老母親，不要滯留在東城。近來有個叫鄭寶的人，現在在巢湖，聚集民衆一

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

萬多人，占據的土地肥沃，廬江一帶的人很多去依附他，何況我們這些人呢？看他的形勢，還可能大量收集人才，機不可失，足下從速。”魯肅回信同意他的意見。安葬祖母事情結束返回曲阿縣，想要向北去。恰巧周瑜已經把魯肅的母親遷到吳縣，魯肅把詳情告訴周瑜。這時孫策已去世，孫權還住在吳縣，周瑜對魯肅說：“從前馬援回答光武帝說‘當今時代，不祇是君王選擇臣下，臣下也選擇君王’。如今這裏的主人親近賢才尊重士人，接納錄用有奇異才能的人，而且我聽說前輩哲人的秘論，繼承天命取代劉氏的人，必定興起在東南，推算時事形勢，正是應合曆數，終究會成就帝業，以順應上天符命，這正是有志之士攀龍附鳳、奔走建功的時候。我正明白了這些，足下您不必把子揚的話放在心上。”魯肅聽從了他的話。周瑜就推薦魯肅，說他才能可輔佐當世，應當廣泛尋求他這樣的人才，來成就功業，不能讓他離開。

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孫權馬上召見魯肅，和他交談，非常喜愛他。衆賓客結束談話退出，魯肅也告辭離去，孫權就單獨叫魯肅返回，合坐一席對飲。孫權秘密商議說：“現在漢室傾覆危亡，四方紛亂不定，孤繼承父兄傳留的功業，想要建立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功業。您既然惠顧，將怎樣來輔佐我呢？”魯肅回答說：“從前漢高帝忠心誠懇想要尊奉義帝而没有成功，是因爲項羽爲禍害。如今的曹操，就像從前的項羽，將軍您怎麽能成爲齊桓公、晉文公呢？魯肅我私下推想，漢室不可能復興，曹操不可能很快除滅。替將軍您謀劃，祇有占據江東與群雄鼎立，以觀察天下的時機。規模形勢像這樣，自己也不必有嫌疑。爲什麽呢？因爲北方實在有很多變故。趁着北方多變故，剿滅黃祖，進攻劉表，直至全部的長江流域，占據爲己有，然後稱帝王號來謀取天下，這就是漢高帝一樣的事業。”孫權說：“現在盡力占有一方土地，是希望來輔佐漢室罷了，您的這些話不是我所想到的。”張昭嫌怪魯肅謙虚敬讓不够，很有些責難詆毁他，說魯肅年輕狂疏，不可任用。孫權不因此而介意，更加敬重他，賜給魯肅母親衣

服幃帳，日常生活物品，富有可比得上他家往日那樣。

劉表死，肅進説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别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説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强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歡悦。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劉表死，魯肅獻計説："荆楚和我國相鄰，江水順流向北，外以長江、漢水爲邊界，内有山陵的險阻，有金城般的堅固，沃野萬里，人民富足，如果占有它，這就是帝王事業的基礎。如今劉表剛死，他的兩個兒子一向不和，軍中將領，分别支持一方。加上劉備是當世强悍的英雄，和曹操有怨隙，寄身在劉表處，劉表嫉妒他的才能而不能重用他。假如劉備現在和他們能同心協力，我們就應安撫，和他們建立盟約友好；如果他們相互背離，就應另外謀取，以成就大業。魯肅我請求能奉命去吊唁劉表的兩個兒子，并慰勞他們軍中主事的人，同時勸説劉備讓他安撫劉表的部衆，同心一意，共同對付曹操，劉備必定很高興而聽從我們的意見。如此事順利成功，天下就能安定。現在如不快速前去，恐怕會被曹操搶了先。"孫權當即派魯肅前往。到達夏口，聽説曹操已經進軍荆州，就晝夜兼程趕路。等到了南郡，而劉表的兒子劉琮已經投降曹操，劉備倉惶逃跑，想要向南渡過長江。魯肅直接前去迎接他，到了當陽縣的長阪，和劉備相會，傳達了孫權的旨意，并陳述江東强大堅固，勸説劉備和孫權合力。劉備非常高興。當時諸葛亮和劉備相伴隨，魯肅對諸葛亮説："我是子瑜的朋友"，當即互相結成友好。劉備於是就到達夏口，派諸葛亮出使去見孫權，魯肅也返回復命。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嘆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恰巧孫權得到曹操要東來的消息，和衆將領商議，衆人都勸孫權迎降曹操，而祇有魯肅没有説話。孫權起身上厠所，魯肅追到屋檐下，孫權知道他的心意，握住魯肅的手説："您想説什麼？"魯肅回答説："剛纔考察衆人的議論，完全是要誤害將軍，不值得和他們謀議大事。現在魯肅我可以迎降曹操罷了，像將軍您，就不行。爲什麼這樣説呢？現在魯肅我迎降曹操，曹操會把魯肅我送回鄉里，品評我的名位，還不失能做下曹從事，乘坐牛車，隨帶吏卒，在士人儒林中交游，逐級升遷還不失會做州郡的長官。將軍您迎接曹操，想要身歸何處呢？希望您早早定下大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計，不要聽衆人的意見。”孫權嘆息說：“這些人談的意見，使孤很失望；現在您闡明大計，正與孤心意相同，這是上天把您賜給我啊。”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

當時周瑜接受使命到鄱陽，魯肅勸孫權急速追召周瑜返回。隨即任命周瑜掌權主事，讓魯肅做贊軍校尉，幫助謀劃計策戰略。曹操失敗撤退，魯肅當即先返回，孫權大請衆位將領迎接魯肅。魯肅將入殿閣拜見，孫權起身對他施禮，就此對他說：“子敬，孤扶鞍下馬相迎，足以使您顯耀了嗎？”魯肅快步趕上前說：“還不够。”衆人聽到這話，没有人不很驚愕。就座後，魯肅慢慢舉起馬鞭說道：“希望最尊貴的君主的威儀恩德施於四海，統一九州，成就帝業，再用安車軟輪徵召魯肅，纔會是顯耀呢。”孫權拍着手掌歡笑。

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後來劉備到京城會見孫權，請求統管荆州，衹有魯肅勸孫權把荆州借給劉備，共同抵禦曹操。曹操聽說孫權把土地資助給劉備，他正在寫信，驚得筆都掉到了地上。

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横江將軍。

周瑜病危，上奏疏說：“當今天下，正有戰事，這是周瑜我心中日夜憂慮的，希望最尊貴的君王，事先考慮，防患未然，然後纔能安康快樂。如今既已同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緊密相連，百姓没有歸附，應尋到良將來鎮守安撫他們。魯肅的機智謀略足以勝任，請任用魯肅接替我。周瑜我喪身之日，心中就没有牽挂了。”孫權隨即授任魯肅爲奮武校尉，接替周瑜統領軍隊。周瑜的部屬四千多人，四個縣的奉邑，都歸屬魯肅。命令程普兼南郡太守。魯肅起初住在江陵，後來下移駐守陸口，威儀恩德廣泛深入，人馬增加到一萬多人，授任漢昌太守、偏將軍。建安十九年，跟隨孫權攻克皖城，改任横江將軍。

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并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内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托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

這之前，益州牧劉璋法紀敗壞鬆懈，周瑜、甘寧都勸孫權占取蜀地，孫權就此事詢問劉備，劉備内心想爲自己謀算，就假意回答說：“劉備我和劉璋名義上同爲皇室宗親，希望依仗先帝的英靈，來匡扶漢朝。如今劉璋得罪了您，劉備我自己很驚恐，對攻占蜀地我不敢聽知，希望您給以寬大饒恕。假如您不答應這請求，劉備衹得披

“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

髮歸隱到山林。”後來劉備向西謀取劉璋領地，留下關羽守備，孫權說：“狡猾的惡賊竟敢使用欺詐！”等到關羽和魯肅邊界相鄰，多次産生猜疑，疆界紛亂交錯，魯肅常以和歡友好來安撫他。劉備平定益州後，孫權索求長沙、零陵和桂陽三郡，劉備不答應，孫權派呂蒙率人馬前去攻取。劉備聽說，親自回到公安縣，派關羽爭奪三郡。魯肅駐扎在益陽，和關羽相對峙。魯肅邀請關羽相見，各自停駐兵馬在百步外，祇是各方將軍單刀相會。魯肅就責難關羽說：“我們國君誠心地把土地借給您方，是因爲您方的軍隊失敗遠道而來，没有可以依靠的緣故。如今你們已經取得益州，既没有奉還我們全部土地的意思，我們祇索求三郡，你們又不同意。”話没有說完，座中有一個人說：“土地祇歸屬於有德的人，哪有永遠屬於一方的！”魯肅厲聲呵斥他，言辭神色非常嚴厲。關羽拿着刀站起來說：“這本是國家大事，這人懂什麽！”用眼睛示意讓那人離去。劉備於是就劃分湘水爲邊界，至此雙方罷兵。

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魯肅年紀四十六歲，建安二十二年死。孫權爲他發喪，又親自參加葬禮。諸葛亮也爲他哀悼。孫權稱帝，登臨祭壇，回頭對公卿大臣說：“從前魯子敬曾說到此事，他可以說是看明了事理形勢啊。”

魯淑

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魯肅的遺腹子魯淑長大成人後，濡須督張承說他終究會官居高位。永安年間，魯淑任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年間，授予符節，升任夏口督。他任職内威嚴整肅，有謀略才幹。鳳皇三年死。他的兒子魯睦繼承爵位，統領兵馬。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脱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

呂蒙字子明，是汝南郡富陂縣人。他少年時南渡長江，依附姊夫鄧當。鄧當任孫策的將領，多次討伐山越部族。呂蒙年紀十五六歲，偷着跟隨鄧當去攻打賊寇，鄧當回頭看到他，大吃一驚，呵斥責駡不能禁止他。返回後將事情告訴呂蒙的母親，母親很憤怒要懲罰呂蒙，呂蒙說：“貧賤的生活難以忍受，一旦立下戰功，就可取得富貴。而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母親哀憐

子何能爲？此欲以肉喂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閒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

就寬恕了他。當時鄧當屬下的一個官吏認爲吕蒙年紀小而輕視他，説：“那小子能幹什麽？這是要用肉喂老虎罷了。”又一天他和吕蒙相遇，又耻笑侮辱吕蒙。吕蒙大怒，抽刀殺死那官吏，出走，逃到同鄉人鄭長家中。後來出來通過校尉袁雄自首，承袁雄中間爲他説情，孫策召見，認爲他不同尋常，就把他安排在自己身邊。

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别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悦，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

幾年後，鄧當死，張昭推薦吕蒙接替鄧當，授任别部司馬。孫權執掌政事，選擇衆位年輕將領中兵少而費用不足的，想要合并他們。吕蒙暗中借錢采購，給士兵做了絳色服裝和綁腿，等到檢閲那天，他的陣容醒目，士兵操練嫻熟，孫權看到非常高興，增加了他的兵力。他隨從討伐丹楊，所到之處都立下戰功，授任平北都尉，兼廣德縣長。

從征黄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横野中郎將，賜錢千萬。

他隨從征討黄祖，黄祖命令都督陳就迎擊，以水軍來作戰。吕蒙統率前鋒部隊，親自將陳就斬首，將士們乘勝攻打他們的城池。黄祖聽説陳就死了，就棄城逃跑，大軍追趕俘獲了他。孫權説：“戰事的勝利，是由於陳就先被斬獲。”任用吕蒙爲横野中郎將，賜錢一千萬。

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淩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説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這一年，吕蒙又和周瑜、程普等人向西在烏林打敗曹操，在南郡圍困曹仁。益州的將領襲肅率全軍來歸附，周瑜上表請求把襲肅的軍隊補充給吕蒙，吕蒙極力稱贊襲肅有膽識才能，而且仰慕教化遠道而來，從道義來説應當增加而不應當奪取他的兵員。孫權認爲他的話很正確，歸還了襲肅的軍隊。周瑜派甘寧前去占領夷陵，曹仁分出人馬攻打甘寧，甘寧困頓危急，派人請求救援。衆將領因兵力很少不够分出，吕蒙對周瑜、程普説：“留下淩公績，吕蒙我和你們前往，解圍救急，勢必也不會很久，吕蒙我保證公績能够堅守十天。”他又勸説周瑜分派三百人用柴木截斷險路，敵寇逃跑就能得到他們的戰馬。周瑜聽從了他。大軍到達夷陵，當日就交戰，殺敵過半。敵軍夜間逃走，途中遇到柴道，騎兵都棄馬步行。大軍急迫追擊，得到三百匹戰馬，用船隊把馬運載回來。於是將士力量鬥志倍增，就渡過長江建立營寨，對敵人進行攻擊，曹仁撤退，於

是就占領了南郡，安撫平定荆州。返回後，吕蒙授任爲偏將軍，兼尋陽縣令。

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説肅曰："吕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别。

魯肅接替周瑜，準備去到陸口，經過吕蒙的軍營外。魯肅心中還有些輕視吕蒙，有人勸説魯肅説："吕將軍功名日益顯赫，不能用舊的想法看待他了，您應該去看看他。"於是就前去拜訪吕蒙。飲酒酣暢，吕蒙問魯肅説："您接受重任，和關羽爲鄰，準備用什麽樣的策略，來防備意外的情况？"魯肅倉猝間回答説："到時候再采取適宜的措施。"吕蒙説："如今東吴、西蜀雖然是一家，但關羽的確是熊虎一樣的人，謀略怎麽能不預先確定呢？"就爲魯肅籌劃了五種策略。魯肅於是越過座席靠近吕蒙，拍着他的背説："吕子明，我不知道您的才幹謀略竟達到了這種水平。"於是就拜見吕蒙的母親，結爲好友纔離去。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

當時吕蒙和成當、宋定、徐顧的軍營駐地鄰近，三位將領死，他們的子弟年幼弱小，孫權把他們的部隊全部合并給吕蒙，吕蒙堅決推辭，陳述禀明徐顧等人都爲國事辛勤操勞，他們的子弟雖然幼小，但不能廢棄。他上書三次，孫權就聽從了。吕蒙於是又爲三將子弟選擇老師，讓老師輔助引導他們。他爲别人操心大都像這樣。

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携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

魏國派廬江人謝奇任蘄春典農，在皖縣鄉間屯墾田地，多次侵犯邊境。吕蒙派人去引誘他，他不爲所動，就伺機偷襲攻打，謝奇於是就退縮回去，他的部下孫子才、宋豪等人，都扶老携幼來向吕蒙投降。吕蒙後來跟隨孫權在濡須抵禦曹公，多次進獻奇計，又勸説孫權夾水口修建船塢，守備防禦設施非常精良，曹操不能攻下就撤退了。

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内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

曹操派朱光任廬江太守，駐守皖縣，大規模開墾稻田，又命令間諜人員引誘鄱陽賊人首領，讓他們作内應。吕蒙説："皖縣田地肥沃，如果一旦收穫，他們的兵力必定增加，像這樣過幾年，曹操的勢力就形成了，應及早除掉他們。"就詳細陳述了此地情况。於是孫權親自征伐皖縣，召見衆將領，詢問計策。吕蒙就推薦甘寧任升城督，在前面督率進攻，吕蒙用精鋭部隊緊跟着他而上。凌晨進攻，吕蒙手執鼓槌擂鼓，士兵

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别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

們都踴躍登城，到吃早飯時攻破了城池。隨後張遼到達夾石，聽説城已被攻克，就退走了。孫權嘉贊吕蒙的功勞，當即授任他爲廬江太守，所得到的人馬都分給他，另賜給他尋陽屯田的六百人，下屬官吏三十人。吕蒙返回尋陽，不到一年廬陵的賊人興起，衆將領討伐攻打不能俘獲他們，孫權説："凶猛的鳥兒成百，不如一隻鶚鳥。"又命令吕蒙討伐他們。吕蒙到達，誅殺了他們中的首惡分子，其餘的全部釋放，重做平民。

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争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

這時劉備命令關羽鎮守，獨占荆州全境，孫權命令吕蒙向西奪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吕蒙傳文書給長沙、桂陽二郡，二郡望風歸降順服，衹有零陵太守郝普堅守城池不投降。而劉備從蜀郡親自來到公安，派關羽争奪三郡。孫權當時住在陸口，派魯肅率領一萬人駐守益陽抵禦關羽，并急速傳信召吕蒙，讓他放棄零陵，趕快返回幫助魯肅。先前，吕蒙平定長沙後，準備進軍零陵，路過酃縣，帶上了南陽人鄧玄之，鄧玄之是郝普的老友，吕蒙想讓他誘降郝普。等到接到信要返回，吕蒙保密此事，連夜召集衆將領，布置計劃策略，説清晨將攻城，回頭對鄧玄之説："郝子太聽説世間有忠義的事，也想做忠義的事，但是不識時勢。左將軍劉備在漢中，被夏侯淵包圍。關羽在南郡，現在我們主上親自前往。最近他們攻破樊城軍營，援救酃縣，反被孫規打敗。這都是眼前的事情，您親眼看到了。他們正首尾倒懸，救命還來不及，哪有餘力再照顧這裏呢？現在我的士兵精鋭，人人想拼命，我們主上派出的軍隊，在路途上接踵而來。如今子太以危在旦夕的生命，等待不能望到的援救，就像牛蹄印穴中的魚，企望依賴長江、漢水，而它的不可依賴也是很明顯的了。假如子太肯定能統一士兵的心，保持孤城的守衛，還能拖延一段時間，來等待他歸依的人，也可以。現在我安排兵力，運用謀略，并以此攻城，要不了很長時間，城一定攻破，城破之後，自己死了對事情有什麽好處？還讓百歲的老母親，白髮滿頭而受誅殺，難道不痛心嗎？想來這人是没得到外面的消息，認爲救援

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蒙留孫皎，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

可依賴，所以纔會這樣罷了。您可以去見他，向他說明利害禍福。"鄧玄之見到郝普，詳細說明吕蒙的意思，郝普害怕就聽從了他。鄧玄之先出城報告吕蒙，郝普不久後就要出來。吕蒙預先命令四位將領，各選一百人，郝普出來後，馬上就進去守住城門。一會兒郝普出來，吕蒙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和他一起下船。說完話，拿出告急書信給他看，就拍手大笑。郝普看到信，知道劉備在公安，而關羽在益陽，他羞愧悔恨無地自容。吕蒙留下孫皎，委托給他善後事宜，當天就率軍趕赴益陽。劉備請求訂立盟約，孫權纔歸還了郝普等人，劃湘水爲界，把零陵歸還給劉備。把尋陽、陽新給吕蒙作食邑。

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淩統以死捍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

軍隊返回，於是就征伐合肥，撤兵後，被張遼等人襲擊，吕蒙和淩統拼死保衛孫權。後來曹操又大規模出兵濡須，孫權任命吕蒙爲都督，據守先前修築的船塢，在上面安置了一萬張强弩，來抵禦曹操。曹操的前鋒駐扎没有安定，吕蒙進攻打敗了他們，曹操撤軍退走。孫權授任吕蒙左護軍、虎威將軍。

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壯時圖之，一日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

魯肅死，吕蒙駐守陸口，魯肅部隊一萬多人馬全都歸屬吕蒙。又授任爲漢昌太守，以下雋、劉陽、漢昌、州陵作爲食邑。他和關羽分守國土，邊界相鄰，他知道關羽驍勇雄健，有兼并的野心，而且位居國家權位上層，兩國和睦的情勢很難持久。起初，魯肅等人認爲曹操還存在，戰禍災難剛剛開始，應當互相幫助協作，和他們同仇敵愾，不能失去他們。吕蒙就秘密陳獻計策說："讓征虜將軍守衛南郡，潘璋駐在白帝，蔣欽率領游動部隊一萬人，沿着長江上下活動，應付敵人出現的地方，吕蒙我爲國家前去據守襄陽，像這樣，對曹操有什麽可擔憂的？對關羽有什麽可依賴的？而且關羽君臣，自恃他們的欺詐能力，反復無常，不能够把他們當作心腹朋友看待。如今關羽之所以還没有馬上向東進犯，是因爲君主您聖明，吕蒙等我們這些人還在。如不趁現在强盛壯大的時候謀取他們，一旦我們倒下，想要再施展武力，那還能做得到嗎？"孫權很贊許他的策略，又順便再和他議論謀取徐州的想

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

法，吕蒙回答説：“現在曹操遠在黄河以北，新近打敗了袁氏各勢力，安撫聚集幽州、冀州，無暇顧及東部。徐州地區的守衛部隊，聽説其兵力不值一提，我們前去自然能够取勝。但是那裏地勢陸路通達，是精鋭騎兵馳騁的地方，主上您今日得到徐州，曹操隨後十日一定會來争奪，即使用七八萬人守衛它，也還是讓人擔憂。不如攻取關羽，完全控制長江，我們的勢力就會更加擴展。”孫權尤其認爲他的這些話很有道理。等到吕蒙接替魯肅，初到陸口，表面上加倍施予恩情厚義，和關羽建立友好。

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托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𦨴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栗，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鬥

後來關羽討伐樊城，留下兵將守衛公安、南郡。吕蒙上奏疏説：“關羽討伐樊城而留下很多守衛軍隊，一定是害怕吕蒙我謀取他後方的緣故。吕蒙我常常生病，懇請分出一部分士兵返回建業，以治病爲名。關羽聽知此事，一定撤走守衛部隊，全部趕赴襄陽。我們的大軍沿着長江江水，晝夜急馳而上，襲擊他的空虚薄弱，那麽南郡就能攻下，而關羽也能擒獲。”他於是就揚言病重，孫權就用公開的文書召吕蒙返回，暗中和他謀劃計策。關羽果然相信了這消息，逐漸撤走軍隊趕赴樊城。魏國派于禁援救樊城，關羽全部擒獲了于禁等人，人馬有幾萬，藉口糧食缺乏，擅自奪取湘關的稻米。孫權聽到這消息，就進軍，先派出吕蒙在前面。吕蒙到達尋陽，將精兵全部埋伏在大船中，讓穿着白衣服的人摇櫓，扮作商人的樣子，日夜兼程，到達關羽設置在長江邊的瞭望營所，全部捕獲捆綁了哨兵，因此關羽没有得到消息。吕蒙於是就到達南郡，士仁、麋芳全部投降。吕蒙進入占領城池，全部得到了關羽和他將士的家屬，都給予安撫慰問，嚴令軍中不許侵擾百姓民家，進行强取索求。吕蒙部下的一個士兵，是汝南人，拿了民家一個斗笠，來覆蓋官府的鎧甲，官府鎧甲雖然是公物，吕蒙仍然認爲他違犯了軍令，不能够因爲是同鄉人而廢除法令，就流着淚殺了他。於是軍中震驚恐懼，路上有丢失的東西也没有人敢撿走。吕蒙從早到晚派親信人員去慰問撫恤年長老人，詢問他們所缺少的，患病的人供給醫藥，挨餓受凍的人賜給衣

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

服糧食。關羽府庫中藏的財寶，都封存起來等待孫權到來。關羽返回，在路途中，多次派人和吕蒙通消息，吕蒙總是厚待他的使者，在城中四處走動，挨家挨户去表示問候，有的人親手寫了信表示確實。關羽的使者回去，將士私下相互探聽消息，都知道家中平安無事，受到的待遇超過往日，所以關羽的官兵没有了鬥志。恰巧孫權不久就到了，關羽自知勢單力孤，就逃往麥城，向西到達漳鄉，部下都抛棄關羽而投降。孫權派朱然、潘璋截斷了他的必經道路，隨即關羽父子一齊被俘獲，荆州於是就平定了。

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黄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針加，權爲之慘戚，欲數見其顔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内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絶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

孫權任命吕蒙爲南郡太守，封爲孱陵侯，賜給錢一億，黄金五百斤。吕蒙堅决推辭黄金和錢，孫權不答應。封的爵位還没有頒下，恰逢吕蒙的疾病發作，孫權當時在公安縣，就把吕蒙接來安置在宫殿内，千方百計地給予治療護理，招募境内有能够治愈吕蒙疾病的人，賜給千金。有時進行針灸治療，孫權爲他悲傷難過，想多看看他的面色，又害怕煩勞驚動他，就常常鑿穿墻壁張望他，見他稍微能吃下東西就很高興，回顧身邊的人有説有笑，否則就唉聲嘆息，夜晚不能入睡。病情一度好轉，就爲他下赦令，衆位大臣都來慶賀。後來病情又加重，孫權親自前去探望，命令道士在星辰下爲他祈禱求長壽。吕蒙年紀四十二歲，終於死在宫殿中。當時孫權非常哀痛，爲他减少了舞樂膳食。吕蒙没死的時候，將得到的金銀財寶各種賞賜全部交給府庫收藏，命令主管人員在他死後全部上繳，喪事務必從簡。孫權聽説這些事，更加感到悲痛哀傷。

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粗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鬥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

吕蒙小時候没有研讀書籍，每每陳奏大事，常常口述書疏表章。吕蒙曾經因部屬的事被江夏太守蔡遺告發，他没有記恨的想法。等到豫章太守顧邵死後，孫權詢問該任用的人選，吕蒙就推薦蔡遺是奉行職守的好官員，孫權笑着説："您想做祁奚嗎?"於是任用了蔡遺。甘寧性情粗暴，喜歡殺人，他既常常違背吕蒙的心意，又時時違背孫權的命令，孫權惱恨他，吕蒙總是陳述求情説："天下還没有安定，像甘寧這樣的戰將很難得，應當容忍他。"孫權於是就厚待甘寧，終於

得到他的效命。

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吕蒙的兒子吕霸繼承了爵位，給予他守墓的人家三百户，免收賦税的田地五十頃。吕霸死，他的哥哥吕琮繼承侯爵。吕琮死，弟弟吕睦繼承爵位。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孫權同陸遜談論周瑜、魯肅和吕蒙説："公瑾勇武剛烈，膽略過人，因而能打敗曹孟德，開拓荆州，他的高遠很難有人能爲後繼，您如今繼承了他。公瑾從前邀請子敬東來，將他推薦給孤，孤和他宴飲交談，很快就談到大的謀略帝王的功業，這是第一大快事。後來曹孟德在收降劉琮之後，揚言將率領幾十萬人的水軍步兵東下。孤遍請衆將領，詢問適宜的對策，没有人先滿意地回答我，甚至子布、文表，都説應派使者奉書表迎降，子敬當即駁斥説不行，勸我急速招呼公瑾，交付大軍給他，迎擊曹孟德，這是第二大快事。而且他决斷計謀策略的思想，遠遠超過張儀、蘇秦；他後來雖然勸我借給劉玄德土地，這是他的一個短處，但不足以損害他的兩個長處。周公不求全責備一個人，所以孤忘記他的短處而珍視他的長處，常把他比作鄧禹。又子明年少時，孤認爲他祇是不辭難險，果敢有膽量罷了；等到他長大成人，學問大有增加，運籌謀略很出奇，可以説僅次於公瑾，祇是言談議論英姿奮發比不上罷了。他謀劃攻取關羽，勝過子敬。子敬回信給孤説：'帝王的興起，都會有人來驅除禍患，關羽不值得顧忌。'這是子敬内心不能處治，表面上説些大話罷了，孤也寬恕他，不過分責備他。而他行軍扎營駐守，能够令行禁止，轄區内没有人因廢職而負罪，路不拾遺，他的治理方法也是很好的。"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新蕩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吕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

評曰：曹操利用漢朝丞相的地位權勢，挾持天子而掃滅群雄，剛剛蕩平荆城，又向江東炫耀威勢，當時謀議的人没有不感到疑懼而懷有二心的。周瑜、魯肅提出獨特果斷的英明見解，出於衆人之上，確實是奇才啊。吕蒙勇武而有謀略，善决斷明辨軍事大計，誘騙郝普，擒獲關羽，是他最妙的計謀。起先雖然輕率武斷隨意殺人，但

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録焉。

最終能克制自己，有國士的氣度，哪裏僅僅是一員武將而已呢！孫權的評論優劣公允適當，所以記載在這裏。

三國志卷五十五

吴志十

程普　黄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淩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黄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

程普字德謀，是右北平郡土垠縣人。他起初任州郡的官吏，容貌端正，很有謀略，善於應對酬答。他追隨孫堅征戰討伐，在宛縣、鄧縣征討黄巾軍，在陽人打敗董卓，攻打城池，野外作戰，身上留下很多創傷。

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横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吴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吴、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捍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蕩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黄祖於沙羡，還鎮石城。

孫堅去世，程普又跟隨孫策在淮南，跟從他攻打廬江，攻克，返回後他們一起東渡長江。孫策到達横江、當利，打敗張英、于麋等人，轉戰攻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等縣，程普都立下戰功，增加士兵二千人，馬五十匹。進軍攻克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等縣，程普戰功最多。孫策進入會稽郡，任命程普爲吴郡都尉，官署在錢唐縣。後來改任丹楊都尉，住在石城。又去討伐宣城、涇縣、安吴、陵陽、春穀等地的賊人，都打敗了他們。孫策曾經攻打祖郎，被重重圍困，程普和一名騎兵共同掩護保衛孫策，催馬怒吼，用長矛刺向賊人，賊人潰散，孫策趁勢跟着程普衝出。程普後來被授任爲蕩寇中郎將，兼零陵太守，隨從孫策到尋陽討伐劉勳，在沙羡進攻黄祖，返回後鎮守石城。

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别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

孫策去世，程普和張昭等人共同輔佐孫權，於是就往返在吴郡、會稽、丹楊三郡之間，討伐平定不順服者。又跟隨孫權征討江夏，返回路過豫章，另去討伐樂安。樂安平定後，接替太史慈守衛海昏，和周瑜分任左右都督，在烏林打敗曹操，又進軍攻打南郡，趕跑曹仁。授任爲裨將

縣。

軍，兼江夏太守，官署在沙羡，有四個縣的食邑。

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最早的衆位將領中，程普年歲最大，當時的人都稱他爲程公。他生性喜愛施捨，喜歡士大夫。周瑜死，程普接替兼任南郡太守。孫權分荆州給劉備，程普又返回兼統江夏，升任盪寇將軍，死。孫權稱帝，追論程普的功勞，封他的兒子程咨爲亭侯。

黄蓋

黄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别部司馬。

黄蓋字公覆，是零陵郡泉陵縣人。他起先任郡吏，察舉爲孝廉，受到公府徵召。孫堅發動組織義軍，黄蓋跟隨他。孫堅向南打敗山賊，向北趕走董卓，授任黄蓋爲别部司馬。

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栗。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懷附。

孫堅去世，黄蓋追隨孫策和孫權，身披鎧甲，四處征伐，出入戰陣，攻殺城池。各山越部族不臣服，凡有受侵害禍難的縣，往往任用黄蓋爲長官。石城縣的官吏，特别難以約束統御，黄蓋就設置兩個掾吏，分别掌管各部門。教訓説："我作縣長的德行不够，衹憑武功做官，不以文吏才能受稱道。如今賊寇没有平定，還有軍旅事務，一并把文書都交付給你們兩位掾吏，你們應當約束監督各部門，檢舉揭發錯誤過失。兩掾吏署理的工作，有事報入必有答覆，如果有奸邪欺詐，最終不會是加以鞭杖刑罰，應各自盡心，不要成爲衆人受處罰的帶頭者。"起初大家都很害怕威懾，早晚恭敬盡職。時間長了，官員們因黄蓋不查閲文書，漸漸就有徇情枉法的事。黄蓋也嫌其怠慢，有所覺察，各得到兩掾吏不奉守法紀的幾件事。就把衆官員全都請來，賜給他們酒食，藉此提出有關的事責問。兩掾吏理屈辭窮，都叩頭認罪。黄蓋説："先前已有戒令，終究不衹是鞭杖施刑，這不是欺騙你們。"於是就殺了兩掾吏。縣中震驚戰栗。後來黄蓋調任春穀縣長，尋陽縣令。他總共署理九個縣，所任職的縣都得到平定。升任丹楊都尉，壓制豪强，扶助貧弱，山越部族懷柔歸附。

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争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

黄蓋儀表容貌莊嚴剛毅，善於帶兵，每當戰争之時，士卒都争着向前。建安年間，他跟隨周瑜在赤壁抵禦曹操，獻計采用火攻，他的話記載

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

在周瑜的傳中。授任他爲武鋒中郎將。武陵的蠻夷謀反叛亂，攻占據守城邑，孫權就任命黄蓋兼領武陵太守。當時武陵郡的士兵僅有五百人，黄蓋自認爲難以和敵人抗衡，就打開城門，賊寇進來一半，就攻打他們，殺死幾百人，其餘的都奔走逃跑，全部回到村落。懲處賊寇的首領，追隨依附的人則予以赦免。從春天直到夏天，叛賊禍亂全部平定，各偏遠地區巴、醴、由、誕等地的侯王首領，都改變操守氣節，奉守禮節請求召見，武陵郡境内終於清明安定。後來長沙郡益陽縣受到山賊攻打，黄蓋又討伐平定。他加官爲偏將軍，病死在任職上。

蓋當官决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内侯。

黄蓋處理公事果斷迅速，事情没有拖延耽擱，國中的人都思念他。等到孫權登上帝位，追論他的功勞，賜封他的兒子黄柄關内侯爵位。

韓當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爲别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黄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吕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黄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

韓當字義公，是遼西郡令支縣人。他因善於騎射，很有膂力，受到孫堅寵愛，跟隨着四處征戰攻伐，多次冒着危險困難，衝入敵陣擒獲敵人，任别部司馬。等到孫策東渡長江，他跟隨討伐吴郡、丹楊、會稽三郡，升任先登校尉，被授予二千名士兵，五十匹戰馬。他跟隨征討劉勳，打敗黄祖，返回討伐鄱陽，兼領樂安縣長，山越部族畏懼服從。後來他以中郎將身份和周瑜等人打敗曹操，又和吕蒙襲擊攻占南郡，升任偏將軍，兼領永昌太守。宜都之戰，和陸遜、朱然等人在涿鄉攻打蜀軍，大敗蜀軍，升任威烈將軍，封爲都亭侯。曹真進攻南郡，韓當守衛東南方向。他在外擔任統帥，激勵將士同心堅守，又敬重督軍上司，奉守遵循法令，孫權很喜歡他。黄武二年，韓當封爲石城侯，升任昭武將軍，兼任冠軍太守，後來又加封都督的稱號。他帶領敢死隊和解煩兵一萬人，討伐丹楊賊人，打敗他們。恰逢他病死，兒子韓綜繼承爵位統領部隊。

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内懷懼，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

這一年，孫權征伐石陽，因韓綜有喪事，讓他守衛武昌，而韓綜淫亂不守法度。孫權雖然因他父親的緣故不予追究，韓綜却心懷恐懼，用車載着父親的靈柩，帶領母親家屬和部下男女幾千人逃往魏國。魏國任命他爲將軍，封爲廣陽侯，

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他多次侵犯吴國邊境，殺害人民，孫權常切齒痛恨。東興戰役，韓綜任前鋒，兵敗被殺，諸葛恪斬下他的首級送回，祭告孫權的祠廟。

蔣欽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别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吕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蕩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右護軍，典領辭訟。

蔣欽字公奕，是九江郡壽春縣人。孫策襲擊袁術，蔣欽跟隨供事。等到孫策東渡長江，授任他爲别部司馬，授予軍隊。和孫策四處征戰，平定三郡，又跟隨平定豫章郡。調任葛陽尉，歷任三縣縣長，討伐平定盜賊，升任西部都尉。會稽郡冶縣賊人吕合、秦狼等人作亂，蔣欽帶兵討伐攻打，就擒獲了吕合、秦狼，五個縣都平定了，改任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作爲食邑。賀齊討伐黟縣賊人，蔣欽督率一萬士兵，和賀齊合力作戰，黟縣賊人平定。他又隨從征討合肥，魏國將領張遼在逍遥津北襲擊孫權，蔣欽奮力作戰立下功勞，升任蕩寇將軍，兼任濡須督。後來被召回京都，授任爲右護軍，掌管法令訴訟。

權嘗入其堂内，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嘆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綉。

孫權曾經進入他家内室，見他的母親用着粗布的帳子和淺青色布被，他的妻妾身穿布裙。孫權感嘆他身居高位却保持簡樸，當即敕令御府爲他的母親做錦緞被子，改换帷帳，他的妻妾也都换上錦綉衣服。

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吕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

起初，蔣欽駐守宣城，曾經征討豫章的賊人。蕪湖縣令徐盛拘捕蔣欽駐軍的官吏，上表要求殺死他，孫權因蔣欽在遠方而没有答應，徐盛因此自認爲和蔣欽有了嫌怨。曹操出兵濡須，蔣欽和吕蒙掌握各軍指揮調度。徐盛常害怕蔣欽藉事害自己，而蔣欽每每稱贊他的好處。徐盛很佩服蔣欽的德行，議論的人也贊美蔣欽。

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頃，給欽妻子。

孫權討伐關羽，蔣欽督率水軍進入沔水，返回時，在路上病死。孫權身穿白色喪服表示喪悼，把蕪湖縣二百户百姓、二百頃田，賜給蔣欽的妻子兒女。

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陳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蔣欽的兒子蔣壹封爲宣城侯，統率軍隊抵禦劉備立下戰功，返回趕赴南郡，和魏國軍隊交戰，臨陣戰死。蔣壹没有兒子，弟弟蔣休統領軍隊，後來因爲犯了罪而失掉官職。

周泰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

周泰字幼平，是九江郡下蔡縣人。他和蔣

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

欽跟隨在孫策身邊，態度謙恭，屢立戰功。孫策進入會稽郡，讓他代任別部司馬，授予他軍隊。孫權喜愛周泰的爲人，請求讓周泰到他的手下任職。孫策討伐六縣的山越賊人，孫權住在宣城，讓士兵保衛自己，不足一千人，思想上還疏忽大意，不修築營防設施，而山越賊寇幾千人突然來到。孫權剛得以上馬，而賊人的利刃已經在他左右交叉出現，有的砍中他的馬鞍，衆人没有誰能保持鎮定，衹有周泰奮勇衝向前，捨身保衛孫權，膽量氣概超人，旁邊的人因爲周泰的行爲而能一同投入戰鬥。賊人散去，周泰身受十二處創傷，很久纔蘇醒過來。這天若没有周泰，孫權就很危險了。孫策非常感激他，補任他春穀縣長。後來他跟隨攻打皖縣，并討伐江夏，返回路過豫章，又補任宜春縣長，在他任職的地方都以那裏的賦税作爲他的食禄。

從討黄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畢，使復服，歡宴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於是盛等乃伏。

周泰跟隨討伐黄祖有功勞。後來他和周瑜、程普在赤壁抵禦曹操，在南郡攻打曹仁。荆州平定，他帶兵駐守岑地。曹操出兵濡須，周泰又趕去抗禦，曹操退走，他留任濡須督帥，授任爲平虜將軍。當時朱然、徐盛等人都歸他統屬，他們都很不服，孫權特地爲此巡行到濡須塢，藉此聚會衆將領，盡情歡飲，孫權親自到周泰面前斟酒，命令周泰解開衣服，孫權用手指着周泰的傷痕，詢問來歷。周泰就回憶從前的戰鬥經歷來回答，講完後，孫權讓他穿好衣服，歡宴直到深夜。第二天，孫權派使者授予周泰御用車蓋。於是徐盛等人纔服氣了。

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黄武中卒。

後來孫權打敗關羽，想要進軍謀取蜀國，授任周泰爲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爲陵陽侯。黄武年間周泰死。

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黄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他的兒子周邵以騎都尉身份統領軍隊。曹仁出兵濡須，周邵作戰有功，又隨從進攻打敗曹休，晉升爲裨將軍，黄龍二年死。他的弟弟周承統領軍隊繼承陵陽侯爵位。

陳武　陳脩　陳表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

陳武字子烈，是廬江郡松滋縣人。孫策在壽春，陳武前去拜見，他當時年紀十八歲，身高七尺七寸，就跟隨孫策渡過長江，征戰討伐立下

别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鋭，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托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功勞，授任爲别部司馬。孫策打敗劉勳，得到很多廬江人，挑選出其中精壯强悍的，就任命陳武做將領，他們所到之處無人能抵擋。等到孫權執掌政事，陳武轉任督五校。他仁愛寬厚，喜歡施捨，鄉里和遠方的客人很多投靠依附他。他特别受到孫權親愛，多次來到他的家。他屢屢立下功勞，晋升官位爲偏將軍。建安二十年，他隨從攻打合肥，奮勇拼命戰死。孫權哀痛他，親自參加他的葬禮。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録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黄龍元年卒。

兒子陳脩有陳武的氣度，年紀十九歲，孫權召見他褒獎勉勵，授任爲别部司馬，授予士兵五百人。當時各部新兵有很多叛逃的，但陳脩安撫引導很得力，没有失掉一個人。孫權認爲他很不尋常，授任他爲校尉。建安末年，追録功臣的後代，封陳脩爲都亭侯，任解煩督。黄龍元年陳脩死。

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并侍東宫，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從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别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盗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

陳脩的弟弟陳表，字文奥，是陳武的妾生的兒子。他年少時就很知名，和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人一起侍奉太子，相互都親密友善。尚書暨豔也和陳表友好，後來暨豔犯了罪，當時的人都衹知保護自己，信任雖深但不替他説話，獨有陳表不這樣，士人因此敬重他。他從太子中庶子，又授任爲翼正都尉。他的哥哥陳脩死後，陳表的母親不願奉侍陳脩的母親，陳表對他母親説："兄長不幸早死，陳表我統管家事，應當侍奉嫡母。母親您如果能爲陳表我委屈自己，服侍順從嫡母，這是我最大的願望；如果母親您做不到，就衹能搬出去另外住了。"陳表對於大的義理就是這樣地公正。因此二位母親感動醒悟，關係和睦融洽。陳表因父親死在戰場，就請求任用他做將官，統領士兵五百人。陳表想得到戰士效力，就竭盡心意對待他們，士兵都愛戴依附他，樂意爲他效命。當時有人盗竊官府物品，懷疑是無難軍兵士施明幹的。施明一向健壯强悍，拘捕拷問刑法極其殘酷，他至死不説，廷尉把情况上報。孫權因陳表能得壯士的歡心，詔令把施明交給陳表，讓他自己想辦法探清案情真相。陳表馬上就除去施明的刑具，讓他洗澡，换了衣服，大擺酒食，友好地勸導他。施明纔低頭認罪，詳細列出

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户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吴遽等爲亂，攻没城郭，屬縣摇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同黨。陳表用狀文上報。孫權認爲他不尋常，想成全他的名聲，特地爲他赦免了施明，誅殺了施明的同夥。升任陳表爲無難右部督，封爲都亭侯，以繼承陳脩原有的爵位。陳表都表示辭讓，懇求把它傳給陳脩的兒子陳延，孫權不答應。嘉禾三年，諸葛恪兼領丹楊太守，討伐平定山越，孫權任命陳表兼任新安都尉，和諸葛恪形成交互聯合的形勢。起初，陳表受賞賜免除賦税的有二百户人家，在會稽郡新安縣。陳表查看這些人，都可充當好士兵，就上奏疏陳請辭讓，懇求把他們還給官府，補充精鋭部隊。孫權下詔説："你的父親對國家有功，國家以此回報，你怎麽能推辭呢?"陳表就解釋説："如今除滅國賊，爲父親報仇，人是根本。白白枉費這樣强健的人作爲家僮奴僕，不是陳表我的心願。"就把他們都挑選出來補充到部隊中。他所在地方的官府將情况上報，孫權非常贊賞此事。下令給郡縣，挑選正户中羸弱的人補充到陳表那裏做僮僕。陳表任職三年，廣泛受降接納，獲得兵馬一萬多人。事情辦好，就要離去時，恰巧鄱陽縣的吴遽等人作亂，攻陷城郭，郡屬各縣震動不安，陳表馬上越過郡界趕去討伐，吴遽因而失敗，於是就投降了。陸遜授任陳表爲偏將軍，進封爲都鄉侯，向北駐守章阬。陳表年紀三十四歲死。他的家財都用作了供養士兵，他死的時候，妻子兒女没有住處，太子孫登爲他們建起住宅。他的兒子陳敖年紀十七歲，授任爲别部司馬，授予軍隊四百人。陳敖死，陳脩的兒子陳延又任司馬接替陳敖。陳延的弟弟陳永，任將軍，封侯。當初施明感激陳表，自覺改正品行做好事，終於成爲健勇將士，得到將軍官位。

董襲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黄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别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

董襲字元代，是會稽郡餘姚縣人，身高八尺，勇武氣力超人。孫策進入會稽郡，董襲到高遷亭迎接，孫策見後認爲他很英武，到郡府就委任他爲門下賊曹。當時山陰縣作惡多年的賊人黄龍羅、周勃聚集黨徒幾千人，孫策親自去征討，董襲親手砍下黄龍羅、周勃的頭，返回後任命他爲别部司馬，授予士兵幾千人，升任揚武都尉。

黄祖於江夏。

跟隨孫策攻打皖縣，又到尋陽討伐劉勳，到江夏征伐黄祖。

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

孫策去世，孫權年紀很小，剛剛執掌政事，太妃很擔憂，召見張昭和董襲等人，詢問江東能不能保持安定，董襲回答説："江東的地理形勢，有高山大川的險固，而討逆將軍是賢明太守，恩義德信深入民衆。討虜將軍繼承基業，大小官員聽用效命，張昭掌管所有事務，董襲我等作爲戰將，這是地利人和都具備的時候，决没有可擔憂的。"大家都認爲他的話很雄壯。

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淩統、步騭、蔣欽各别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

鄱陽的賊寇彭虎等人部衆有幾萬人，董襲和淩統、步騭、蔣欽各自分别去征討。董襲所到之處即攻破，彭虎等人遠遠看到他的旗幟，馬上就四散逃跑，十天時間全部平定了盜賊，授任他爲威越校尉，升任偏將軍。

建安十三年，權討黄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

建安十三年，孫權征討黄祖。黄祖横置兩條蒙衝戰船扼守沔口，用棕櫚編的大繩綁上石頭作固定船隻的石礅，船上有一千人，用弩弓交替發射，飛箭如雨而下，軍隊無法前進。董襲和淩統都是先鋒部隊，各自帶領敢死隊一百人，每人穿兩層鎧甲，乘坐大舸船，衝入蒙衝戰船中間。董襲親自用刀砍斷兩條大繩，蒙衝戰船就隨水流漂動，大軍於是前進。黄祖隨即打開城門逃跑，士兵追上殺了他。第二天大聚會，孫權舉杯向董襲祝酒説："今天的聚會，是砍斷大繩的功勞。"

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曹操出兵濡須，董襲跟隨孫權趕去迎戰，孫權讓董襲督率五艘樓船駐守在濡須口。夜裏突然有暴風，五艘樓船翻覆，部下親信逃往快艇，請求董襲撤出來。董襲發怒説："接受將軍的重任，在這裏防禦賊寇，怎麼能棄船離去，敢再説這話的人就殺頭！"於是没有人敢再請求。當夜船毁，董襲死。孫權改穿喪服親臨葬禮，供給的物品非常豐厚。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

甘寧字興霸，是巴郡臨江縣人。他年輕時有勇氣武力，喜歡交游行俠，招集聚合行爲輕浮放蕩的年輕人，自任他們的首領，成群結隊相伴而行，携持弓箭，背插羽飾，身帶鈴鐺，人們聽到鈴聲，馬上就知道是甘寧。旁人和他們相遇，

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於是歸吳。

甚至於所屬城的地方長官，接待隆重豐厚的就和他交友歡聚；否則，就聽任所統領的人奪取他的資財，對地方官員轄境内破壞擾害，使他們因廢職而負罪，長達二十多年。後來他不再攻殺搶劫，讀了一些諸子百家的書，就前去依附劉表，因而住在南陽，没有受到提拔任用，後來轉而投靠黃祖，黃祖又以普通人待他。他於是歸順了東吳。

周瑜、吕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纂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并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

周瑜、吕蒙共同舉薦甘寧，孫權給予特殊對待，把他等同於故舊老臣。甘寧獻計說："如今漢朝國運日見衰敗，曹操愈加驕横，終將篡奪帝位。南方荆州地區，山勢地形便利，江流河川暢通，實在是我國西面的有利地點。甘寧我已經觀察了劉表，他謀慮既不長遠，兒子又很無能，不是能傳承基業的人。您應當及早謀劃它，不能落在曹操後面。謀取荆州的策略，應先攻取黃祖。黃祖如今年老，昏憒至極，錢財糧食都缺乏，他身邊的人欺瞞弄權，一心貪求財貨，侵害剥奪官吏士衆，官吏士衆心有怨恨，舟船武器裝備，損毁廢棄不修，農耕懈怠，軍無法紀。您如今前去，他們必定失敗。一旦打敗黃祖軍隊，大張旗鼓向西進軍，西去占據楚關，强大的勢力更加擴張，隨即就可以逐漸謀取巴、蜀之地。"孫權很贊同他的意見。張昭當時在座，詰難說："吳地目前局勢危急，如果大軍輕率出征，恐怕一定會導致混亂。"甘寧對張昭說："國家把蕭何那樣的重任交給您，您居留守衛而擔心禍亂，怎麽企望追慕古人呢?"孫權舉杯向甘寧祝酒說："興霸，今年出兵討伐，就像這杯酒，决定把它交給您。您儘管努力籌劃謀略，使我們一定戰勝黃祖，就是您的功勞，何必計較張長史的話呢。"孫權於是就西進，果然擒獲黃祖，全部俘獲了他的部衆。於是就授予甘寧部隊，駐守當口。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

後來他跟隨周瑜在烏林抵禦打敗曹操。在南郡攻打曹仁，没有攻克，甘寧提議先直接進兵奪取夷陵，就率軍前去當即攻占了夷陵城，就進入城中守衛。當時他手下有幾百名士兵，加上新得到的，僅够一千人。曹仁就命令五六千人圍攻甘寧。甘寧連續多日受攻擊，敵人設立起高樓，箭

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

像下雨一樣射入城中，士兵們都很害怕，衹有甘寧談笑自如。他派使者報告周瑜，周瑜用呂蒙的計策，率領衆將來解除了圍困。

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鋭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

後來他跟隨魯肅鎮守益陽，抵禦關羽。關羽號稱有三萬人馬，親自挑選精兵五千人，趕往益陽縣上游十多里的淺水灘處，聲稱要夜間涉水渡河。魯肅和衆將領商議。甘寧當時有三百名士兵，就説："可以再給我增加五百人，我前去對付他，保證關羽聽到我的咳唾聲，就不敢渡河，渡河就是我的俘虜。"魯肅當即挑選一千名士兵增補給甘寧，甘寧就連夜前往。關羽聽到這消息，停下軍隊没有渡河，而扎下營寨。現在這個地方就叫做關羽瀨。孫權嘉獎甘寧的功勞，授任他爲西陵太守，兼領陽新、下雉兩個縣。

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

後來甘寧跟隨攻打皖縣，任升城督。他手持練帶，親自攀登城墻，作將士的先導，終於打敗俘獲朱光。評計功勞，呂蒙功勞最大，甘寧次之，授任爲折衝將軍。

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碗酌酒，自飲兩碗，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碗。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後來曹操出兵濡須。甘寧任前部督，受命出兵攻擊敵軍的前部軍營。孫權特地賜給他米酒和許多佳肴，甘寧就分量賜給手下的一百多人食用。吃完後，甘寧先用銀碗斟酒，自己喝了兩碗，就斟給他部下都督。都督跪伏，不肯立刻去接。甘寧抽出雪亮的刀放在膝上，斥責他説："你受到至尊君王的信任，和甘寧我比怎麽樣？甘寧我尚且不惜去死，你爲什麽獨自怕死呢？"都督見甘寧神情嚴厲，馬上起身恭敬地接酒，又給士兵各斟一碗。到二更時，他們口銜竹枚出擊殺敵。敵人驚動了，終於退走。甘寧地位更加貴重，增加士兵二千人。

寧雖粗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甘寧雖然粗獷勇猛喜愛殺戮，但他開朗豪爽，很有謀略，輕視財物，敬重士人，能够厚待勇壯士兵，勇士也樂於爲他效命。建安二十年，他隨從攻打合肥，恰巧疾病流行，軍隊都已經撤離，衹有車下虎士一千多人，還有呂蒙、蔣欽、淩統和甘寧，跟隨孫權在逍遥津北。張遼偵察得知這消息，當即帶領步兵騎兵突然趕來。甘寧拉弓射敵，和淩統等人拼死作戰。甘寧厲聲喝問鼓鉦簫笳爲什麽不吹奏起來助戰，雄壯的氣概堅毅

非凡，孫權尤爲贊賞他。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敕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甘寧的厨房僮僕曾經有過錯，逃去投奔呂蒙。呂蒙害怕甘寧殺他，所以没有馬上送回。後來甘寧携帶禮物拜望呂蒙的母親，呂蒙要和他登上堂屋時，纔叫出厨僮還給甘寧。甘寧答應呂蒙不殺他。不久後回到船上，他把厨僮捆綁在桑樹上，親自拉弓射死了厨僮。事情結束，命令船夫再增加船的纜繩，解下衣服躺卧在船中。呂蒙非常憤怒，擊鼓集合部隊，想要到船邊攻打甘寧。甘寧聽到這消息，故意躺着不起身。呂蒙的母親光着脚跑出來勸阻呂蒙説："君王待你像親骨肉，托付給你國家大事，你怎麽能因爲個人的怨憤而攻殺甘寧？甘寧死時，即使君王不追究，你這樣作爲臣下也不合法度。"呂蒙一向最孝順，聽了母親的話，馬上明白過來，怒氣消失了，親自來到甘寧船邊，笑着喊甘寧説："興霸，老母親等着你吃飯，快上來！"甘寧流着淚哽咽着説："對不起你。"和呂蒙一起回去見他母親，歡宴了一整天。

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甘寧死，孫權爲他哀痛惋惜。他的兒子甘瓌，因犯罪流放到會稽郡，不久就死了。

淩統

淩統字公績，吴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淩統字公績，是吴郡餘杭縣人。他的父親淩操，輕生俠義，很有膽略勇氣，孫策剛起兵時，他常常跟隨征戰討伐，經常身在軍前衝鋒陷陣。代理永平縣長，平定治理山越，奸詐狡猾的壞人行爲收斂，他升任破賊校尉。等到孫權統領軍隊，他跟隨討伐江夏。進入夏口，首先登岸，打敗敵人前鋒，乘輕舟獨自前進，中流箭而死。

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别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

淩統年紀十五歲，周圍很多人都贊揚他，孫權也因淩操爲國事而死，授任淩統爲别部司馬，兼破賊都尉，讓他統領父親的軍隊。淩統後來跟隨攻打山越賊人，孫權攻破保屯先返回了，剩有麻屯一萬人，淩統和督將張異等人留下圍攻，約定日期準備進攻。在限期之前，淩統和督將陳勤相聚飲酒，陳勤剛烈勇猛任性，藉主管祭酒，欺凌滿座，敬酒罰酒不按規矩。淩統痛恨他的欺侮傲慢，當面斥責不聽他的。陳勤發怒責駡淩統，還有他的父親淩操，淩統流淚没有回答，衆人就

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

停止宴飲出去。陳勤藉酒勁凶狂蠻横，又在道路上侮辱淩統。淩統不能忍受，拔刀砍向陳勤，幾天後就死了。等到要進攻麻屯時，淩統説："除了戰死無法贖罪。"就統率激勵士兵，親自迎着箭矢飛石，他所攻打的一面，即時就攻破，衆將領乘勝進攻，於是大敗敵軍。返回時，他自己到軍隊執法官處拘押。孫權欽佩他的果敢剛毅，讓他將功贖罪。

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黄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并集。時吕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

後來孫權再次征討江夏，淩統任前鋒，和他所厚待的壯士幾十人同乘一條船，常常離開大部隊幾十里。行進到右江，斬殺黄祖的將領張碩，全部俘獲敵船上的人。返回報告孫權，率軍兼程行進，水陸同時到達。當時吕蒙打敗了黄祖的水軍，而淩統先攻取江夏郡城，於是大獲全勝。孫權任命淩統爲承烈都尉，和周瑜等人在烏林抵禦打敗曹操，於是又進攻曹仁，升任校尉。淩統雖然在軍旅中，但他親近賢才，接納士人，輕視財物，重視道義，有國士的風度。

又從破皖，拜蕩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毁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絶，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

又跟隨孫權攻破皖縣，授任爲蕩寇中郎將，兼任沛國相。他和吕蒙等人向西攻取三郡，從益陽返回，又跟隨前往攻打合肥，任右部督。當時孫權撤軍，前鋒部隊已經出發，魏國將領張遼等人突然來到逍遥津北。孫權派人去追回前面的部隊，部隊離開已經很遠，看情勢已來不及救援，淩統率領親信三百人衝入包圍，扶持保衛孫權出來。敵人已經毁壞了橋梁，橋上連着的有兩塊木板，孫權催馬急馳，淩統又返回作戰，他手下親信全部戰死，他自己也身受重傷，殺死的敵兵有幾十人，估計孫權已經脱險，纔返回。橋梁毁壞，道路斷絶，淩統身披鎧甲潛水而行。孫權已經乘上船，看到淩統又驚又喜。淩統痛惜親信没有一個人返回，無法控制自己的悲傷。孫權拉起袖子給他擦眼淚，對他説："公績，死的人已經死了，衹要您還在，哪裏還怕没有人？"授任他爲偏將軍，加倍給予他原有的兵員。

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

當時有人推薦淩統的同郡人盛暹給孫權，認爲盛暹的氣概節操，有超過淩統之處，孫權説："衹要他能像淩統就足够了。"後來召見盛暹，盛暹夜晚來到，當時淩統已經躺下了，聽到這消

善不害如此。

息，穿好衣服出門，拉着他的手進來。他愛賢不嫉妒就像這樣。

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敕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

淩統認爲山裏的人還有很多强壯精悍的，可以用恩威來招誘，孫權命令他向東去占領并討伐，命令所屬各城，凡是淩統所要求的，全部先供給然後呈報。淩統一向愛護將士，將士也敬慕他。他得到精兵一萬多人，經過家鄉餘杭縣，步行進入官舍大門，見地方長官懷抱手板，恭恭敬敬竭盡禮節，親友故舊，恩情愛意更加隆盛。事情結束準備離去，恰巧病死，當時他年紀四十九歲。孫權聽到這消息，捶床起身而坐，悲哀不能自止，連續幾天減少膳食，談到淩統就流下眼淚，讓張承爲淩統撰寫銘誄。

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内養於宫，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淩統的兩個兒子淩烈、淩封，年紀各都祇有幾歲，孫權收養他們在宫中，待他們和自己的兒子一樣，賓客進見，孫權就招呼他們告訴賓客説："這是我的虎子。"等他們長到八九歲，讓葛光教他們讀書，十天讓他們騎一次馬，追録淩統的功勞，封淩烈爲亭侯，交還淩統原來統領的部隊。後來淩烈有罪被免官，淩封又繼承爵位統領部隊。

徐盛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吴，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黄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絶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

徐盛字文嚮，是琅邪郡莒縣人。遭逢天下大亂，他客居在吴郡，以勇氣聞名。孫權執掌政事，任命他爲别部司馬，授予軍隊五百人，代理柴桑縣長，抵禦黄祖。黄祖的兒子黄射，曾率領幾千人來攻打徐盛。徐盛當時的將士不足二百人，和黄射相對抗，傷黄射將士一千多人。然後纔打開城門出來交戰，大敗黄射。黄射於是就銷聲匿迹不再入侵。孫權任命徐盛爲校尉、蕪湖令。他又討伐臨城南山山越賊人立下功勞，升任中郎將，統率校兵。

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横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

曹操出兵濡須，徐盛跟隨孫權去抗擊他。魏國曾經大規模出兵横江，徐盛和衆將領一同趕去征討。當時他們乘坐蒙衝戰船，遇到風暴，船落到敵人岸邊，衆將領驚恐害怕，没有人敢出來，徐盛獨自率領士兵，上岸衝殺敵人，敵人退却逃走，有的被殺傷殺死，風停後徐盛就返回，孫權非常贊賞他的勇敢。

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吴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等到孫權向魏國稱藩屬，魏國派邢貞授任孫權爲吴王。孫權出到都亭迎候邢貞，邢貞面有驕横的神情，張昭已發怒，而徐盛也很憤怒，回頭對同僚說："徐盛我等不能奮勇效命，爲國家兼并許昌、洛陽，吞并巴郡、蜀郡，而讓我們的君王同邢貞立盟約，不也是很耻辱的嗎！"就淚流滿面。邢貞聽到這話，對他的隨員說："江東的將相像這樣，是不會久居人下的。"

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吕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

後來徐盛升任建武將軍，封爲都亭侯，兼任廬江太守，賜給臨城縣作爲他的食邑。劉備駐扎西陵，徐盛攻取各營寨，所到之處都立下功勞。曹休出兵洞口，徐盛和吕範、全琮渡過長江防禦抗擊。遇到大風，船隻人馬損失很多，徐盛集合起剩餘的士兵，同曹休隔長江對峙。孫休派兵靠近船隻進攻徐盛，徐盛以少禦多，敵人不能攻克，各自撤軍退回。徐盛升任安東將軍，封爲蕪湖侯。

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後來魏文帝大規模出兵，有渡過長江的意圖，徐盛獻計從建業築起營圍，修建藩籬，圍上設置假樓，在長江中漂浮船隻。衆將領認爲没有用處，徐盛不聽，堅持修築。魏文帝到達廣陵，望到營圍很驚愕，營圍藩籬綿延有幾百里，而且長江的水又暴漲，他就率軍撤退了。衆將領纔佩服徐盛

黄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黄武年間徐盛死。他兒子徐楷，繼承爵位統領部隊。

潘璋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别部司馬。後爲吴大市刺奸，盗賊斷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荆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

潘璋字文珪，是東郡發干縣人。孫權任陽羨縣長，潘璋纔開始前去跟隨孫權。他生性豪爽放蕩，酷愛喝酒，家中貧窮，喜歡賒賬買酒，債主上門，他總説以後大富了再還賬。孫權特别看重喜愛他，就讓他招募兵馬，得到一百多人，就任命他作將領。他討伐山越賊人立下功勞，任命他作别部司馬。後來他爲吴郡的大集市殺了奸人，盗賊滅絶，他由此知名，升任豫章郡西安縣長。劉表在荆州，西安縣百姓多次遭受侵擾，自從潘璋任職，外敵不再入侵。鄰縣建昌縣發生賊人作亂，潘璋調任統領建昌，加官武猛校尉，討伐懲治惡人，一個月中全部平定，召集失散的

兵卒，得到八百人，帶着他們回到建業。

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鬥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横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

合肥戰役，張遼突然來到，衆將領没有防備，陳武戰死，宋謙、徐盛都敗退逃散，潘璋自己跟隨他們後面，當即策馬上前，横馬斬殺宋謙、徐盛軍隊中逃跑的二人，士兵都返回作戰。孫權非常贊賞潘璋的勇壯，授任他爲偏將軍，於是就統領百名校尉，駐守半州。

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巫、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

孫權征討關羽，潘璋和朱然截斷關羽逃跑的道路，來到臨沮，駐守夾石。潘璋的部下司馬馬忠擒獲關羽，還有關羽的兒子關平、都督趙累等人。孫權當即分宜都郡的巫縣、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授任潘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爲溧陽侯。甘寧死，潘璋又合并了他的軍隊。劉備出兵夷陵郡，潘璋和陸遜合力抗擊他，潘璋的部下殺死劉備的護軍馮習等人，殺傷敵兵很多。授任潘璋平北將軍、襄陽太守。

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并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

魏國將軍夏侯尚等人圍攻南郡，分出前鋒部隊三萬人架設浮橋，渡到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一同集合部隊趕往救援，不知道該從哪裏出擊，而魏國軍隊每天運渡不斷。潘璋説："魏軍氣勢正旺盛，長江水流又淺，不能同他們交戰。"馬上帶着他統領的部隊，到魏軍上游五十里處，砍伐蘆葦幾百萬束，捆綁做成大筏，想要順水流放火，燒毁浮橋。製筏剛結束，待到江水上漲準備放下，夏侯尚就率軍撤退了。潘璋沿江而下守衛陸口。孫權稱帝號，授任潘璋右將軍。

璋爲人粗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潘璋爲人粗獷勇猛，禁令威嚴，喜歡營建修築，他統領的兵馬不過幾千人，而他所在的地方常常像有上萬人。征戰討伐停止，就設立軍中集市，其他軍隊所没有的物品，都依靠軍市得到滿足供給。然而潘璋生性奢侈，晚年更加嚴重，服飾物品都超越了他的身份地位。官吏士兵中富有的人，有的就殺死奪取他們的財物，多次不遵守法令。監司檢舉奏報，孫權愛惜他的功勞而總是寬恕不予追究。

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嘉禾三年潘璋死。他兒子潘平，因品行不端流放到會稽郡。潘璋的妻子住在建業，賜給田地住宅，還有免除賦税的五十家佃户。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鬥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

丁奉字承淵，是廬江郡安豐縣人。他年輕時因驍勇而擔任小將，隸屬甘寧、陸遜、潘璋等人。多次跟隨征戰討伐，戰鬥中常常衝在隊伍前面。每每斬殺敵將拔取軍旗，身受創傷。逐漸升任偏將軍。孫亮即位，丁奉任冠軍將軍，封爲都亭侯。

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内，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吕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鄉侯。

魏國派諸葛誕、胡遵等人攻打東興，諸葛恪率領軍隊抗擊。衆將領都説："敵人聽説太傅親自前來，我們上岸他們必定逃走。"衹有丁奉説："不是這樣。他們發動國内所有兵力，許昌、洛陽的所有軍隊都大規模前來，必有一定的謀劃，怎麼會空手返回呢？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來，要依靠我們自己想辦法戰勝他們。"等到諸葛恪上岸，丁奉和將軍唐咨、吕據、留贊等人，一同從山的西面進軍。丁奉説："現在各軍行動遲緩，如果敵人占據有利地形，就很難和他們交戰爭勝了。"就避開各軍讓他們沿大路前進，自己率領部下三千人徑直前去。當時颳着北風，丁奉揚起船帆兩天就到了，於是占據徐塘。天寒降雪，敵軍衆將領安排酒宴盛會，丁奉見他們前鋒部隊兵少，對部下説："取得封侯爵位獎賞，就在今天！"就讓士兵脱掉鎧甲衹戴頭盔，手裏拿着短兵器。敵人不經意地嘲笑他們，不作防備。丁奉放縱士兵砍殺，大破敵軍前鋒營寨。恰巧吕據等人到達，魏軍於是潰敗。丁奉升任滅寇將軍，進封爲都鄉侯。

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陳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

魏國將領文欽前來投降，孫亮任命丁奉爲虎威將軍，跟隨孫峻到壽春迎接文欽，和敵人的追兵在高亭交戰。丁奉騎馬持矛，衝入敵軍陣營中，斬殺幾百人，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晉封爲安豐侯。

太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太平二年，魏國大將軍諸葛誕憑據壽春來投降，魏國人包圍了他。吴國派朱異、唐咨等人前往救援，又派丁奉和黎斐去解圍。丁奉先到達，駐軍在黎漿，他奮力作戰立下功勞，授任爲左將軍。

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

孫休即位，和張布謀劃，想要誅殺孫綝，張布説："丁奉雖然不擅長文官事務，但他謀略過

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

人，能決斷大事。”孫休召見丁奉告訴他説：“孫綝把持國家權威，將圖謀不軌，想和將軍您誅殺他。”丁奉説：“丞相的兄弟和黨羽很多，恐怕人心不齊，不能馬上制服，可以利用臘祭聚會，用陛下的衛兵來殺掉他。”孫休采納了他的計策，趁着聚會請來孫綝，丁奉和張布用眼睛示意手下士兵殺了他。丁奉升任大將軍，加官左右都護。

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

永安三年，授予丁奉符節兼任徐州牧。

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

永安六年，魏國討伐蜀國，丁奉率領各軍攻向壽春，形成援救蜀國的形勢。蜀國滅亡，他的軍隊撤回。

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

孫休去世，丁奉和丞相濮陽興等人聽從萬彧的話，共同迎立孫晧，丁奉升任右大司馬左軍師。

寶鼎三年，晧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晋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

寶鼎三年，孫晧命令丁奉和諸葛靚攻打合肥。丁奉給晋國大將石苞寫信，陷害離間他，石苞被召回。

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晋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晧怒，斬奉導軍。三年，卒。

建衡元年，丁奉又率領人馬治理徐塘，趁機攻打晋國的穀陽。穀陽的百姓知道這消息，撤退逃離，丁奉没有什麽收獲。孫晧憤怒，斬殺丁奉的嚮導兵。建衡三年丁奉死。

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毁之者，晧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丁奉地位尊貴而有功勞，逐漸驕傲，就有人詆毁他，孫晧追查他先前出兵没有收獲的事，流放丁奉的家人到臨川。丁奉的弟弟丁封，官做到後將軍，在丁奉之前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評曰：所有這些將領，都是江東的虎臣，是孫氏所厚待的。以潘璋那樣的不修養品行，孫權能忘記他的過失記取他的功勞，孫權能占有東南地區，是理所當然的啊！陳表是將門庶子，而和太子名人比翼并列，出類拔萃，不也是很美好的嗎！

三國志卷五十六

吴志十一

朱治　朱然（子）績　吕範（子）據　朱桓（子）異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黄巾。

朱治字君理，是丹楊郡故鄣縣人。起初任縣吏，後察舉爲孝廉，州府徵任爲從事，跟隨孫堅征戰討伐。中平五年，授任爲司馬，跟隨討伐長沙、零陵、桂陽三郡的賊人周朝、蘇馬等，立下戰功，孫堅上奏表請求任命朱治代理都尉。隨從孫堅在陽人打敗董卓，進入洛陽。又上表請求任命朱治代理督軍校尉，專門統領步兵、騎兵，向東去幫助徐州牧陶謙討伐黄巾軍。

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吴郡都尉。是時吴景已在丹楊，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吴，吴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

恰逢孫堅去世，朱治扶助孫策，依附投靠袁術。後來知道袁術政績德行没有作爲，就勸説孫策返回平定江東。當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徵召朱治任掾吏，升任吴郡都尉。這時吴景已在丹楊，而孫策爲袁術攻打廬江，因此劉繇害怕被袁術、孫策吞并，於是就産生了嫌忌怨恨。而孫策的家屬都在他的州境内，朱治就派人到曲阿縣迎接太妃和孫權兄弟，給予的供給敬奉輔助保護，很有恩愛情義。朱治從錢唐想要進入到吴郡，吴郡太守許貢在由拳阻擋住他，朱治和他交戰，大敗他。許貢南去依附山賊嚴白虎，朱治於是就進入吴郡，兼領太守職事。孫策趕跑劉繇後，向東去平定了會稽郡。

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

孫權年紀十五歲，朱治推舉他爲孝廉。後來孫策去世，朱治和張昭等人共同尊崇擁戴孫權。

建安七年，權表治爲吴郡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黄巾餘類陳敗、萬秉等。

建安七年，孫權上表奏請任命朱治爲吴郡太守，代理扶義將軍，割劃婁縣、由拳、無錫、毗陵作爲他的食邑，設置地方長官。朱治征伐夷越，協助平定東南，擒拿截獲黄巾的殘餘勢力陳

敗、萬秉等人。

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

黄武元年，朱治封爲毗陵侯，依舊統領吴郡。

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

黄武二年，授任爲安國將軍，授予金印紫綬，改封地爲故鄣。

權歷位上將，及爲吴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

孫權歷任上將，直到做吴王，朱治每次進見，孫權常親自迎接，手持笏板和他對拜，舉行盛宴贈賜物品，恩愛尊敬特别隆重，以至於朱治的隨行官吏，都能敬獻禮物私自進見孫權，他受到特殊優待就像這様。

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賁由此遂止。

起初，孫權的弟弟孫翊，性情高傲急躁，喜怒衹求自己暢快，朱治多次責備勸説，用道義開導他。孫權的堂兄豫章太守孫賁，女兒是曹操的兒媳，等到曹操攻破荆州，威震南方地區，孫賁很害怕，想要送兒子去作人質。朱治聽到這消息，去求見孫賁，向他陳述安危利害，孫賁因此纔没有那様做。

權常嘆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税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頗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

孫權常常贊嘆朱治憂慮操勞國家政事。朱治生性簡樸節儉，雖然處在富貴地位，車馬服飾衹是滿足任職事務的需要。孫權特别優待他，自己下令督軍御史掌管所屬各城的文書，朱治衹領取四個縣的租税罷了。但是皇族子弟和吴郡四個大姓有很多人在郡中任職，郡中官吏常常數以千計，朱治大約數年一次派遣一些人去到王府，所派遣的有數百人。他每年按時節進獻貢物，孫權回贈的更爲豐厚。這時丹楊内地，很有些奸賊叛逆，朱治也因年紀漸老，思戀故土風情，自己上表請求駐到故鄣，鎮守安撫山越。衆位父老故友，無不登門拜訪，朱治都迎請進來，和他們一同設宴歡飲，鄉里的人也引以爲榮。他在故鄣一年多，返回到吴郡。黄武三年死。他在郡中任職三十一年，享年六十九歲。

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他的兒子朱才，原來任校尉統領軍隊，繼承父親的爵位後，升任偏將軍。朱才的弟弟朱紀，孫權將孫策的女兒嫁給他，也以校尉身份統領軍隊。朱紀的弟弟朱緯、朱萬歲，都早年夭亡。朱才的兒子朱琬，繼承爵位任將領，官做到鎮西將軍。

朱然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優以禮賀。

朱然字義封，是朱治姐姐的兒子，本來姓施。當初朱治没有兒子，朱然年紀十三歲，朱治就奏報孫策請求把朱然作爲繼承人。孫策命令丹楊郡用羊和酒的贈禮物品召朱然，朱然到吴郡，孫策用隆重的禮儀慶賀。

然嘗與權同學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楊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别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

朱然曾經和孫權共同讀書，結下恩情友愛。待到孫權執掌政事，任命朱然爲餘姚縣長，當時他年紀十九歲。後來他升任山陰縣令，加官折衝校尉，督統五個縣。孫權認爲他才能與衆不同，分丹楊郡設置臨川郡，朱然任太守，授予士兵二千人。恰巧山越賊人紛紛暴亂，朱然去征討，一個月的時間就平定了。曹操出兵濡須，朱然守衛大塢和三關屯，授任爲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朱然跟隨孫權去討伐關羽，另外和潘璋到臨沮擒獲關羽，升任昭武將軍，封爲西安鄉侯。

虎威將軍吕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虎威將軍吕蒙病重，孫權問他説："您如果起不來，誰可以接替您呢？"吕蒙回答説："朱然膽識操守綽綽有餘，我認爲可以任用。"吕蒙死，孫權授予朱然符節，鎮守江陵。

黄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别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

黄武元年，劉備出動軍隊攻打宜都，朱然統率五千人和陸遜合力抗擊劉備。朱然另外去進攻打敗劉備的前鋒部隊，截斷了他的後路，劉備於是失敗逃走。朱然授任爲征北將軍，封爲永安侯。

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絶。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内應。垂發，事覺，然

魏國派曹真、夏侯尚、張郃等人進攻江陵，魏文帝親自住在宛縣，做他們的有力援助，連接起營寨包圍江陵城。孫權派將軍孫盛督率一萬人到江中洲島上防衛，修築圍塢，作爲朱然的外援。張郃渡運軍隊攻打孫盛，孫盛抵擋不住，當即就撤退，張郃占據洲島上的防衛營地，朱然内外聯係斷絶。孫權派潘璋、楊粲等人解圍而圍困没有能解開。當時朱然城中士兵很多人患腫病，能够作戰的僅有五千人。曹真等人築起土山，挖掘地道，靠近城設立起樓臺，箭像雨一樣射進城中，將士都驚恐失色，朱然安然自若而没有恐懼的神情，還激勵將士，窺伺敵人的薄弱攻破兩座營寨。魏軍進攻包圍朱然共六個月，没有撤兵。江陵縣令姚泰領兵守衛城北門，看到外面敵兵衆

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

多，城中人很少，糧食就要吃完，就和敵人勾結，密謀作爲内應。就要行動時，事情暴露，朱然懲治處死姚泰。夏侯尚等人不能攻克，就撤銷進攻退兵返回。由此朱然威名震動敵國，改封爲當陽侯。

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

黄武六年，孫權親自率領人馬進攻石陽，等到回師時，潘璋在後面掩護。夜間發生混亂，敵人追擊潘璋，潘璋不能阻擋。朱然當即返回駐軍抗擊敵人，使前面的船能够走出很遠，纔隨後慢慢出發。

黄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

黄龍元年，朱然授任爲車騎將軍、右護軍，兼任兖州牧。不久，因兖州在蜀國分界内，就解除了州牧職務。

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嘉禾三年，孫權和蜀國約定日期大規模發兵，孫權自己進軍新城，朱然和全琮各自接受斧鉞執掌兵權，任左右督。恰巧將士們發生疾病，所以没有進攻就退兵了。

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赤烏五年，征伐柤中，魏國將領蒲忠、胡質各率領數千人，蒲忠封鎖了險要的關口，企圖切斷朱然的後路，胡質作爲蒲忠的後續增援部隊。當時朱然督率的兵將先已向各路出發，得到消息來不及收回集合，他隨即帶領營中現有的士兵八百人迎戰襲擊。蒲忠交戰不利，胡質等人全部退走。

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奸，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

赤烏九年，再次征伐柤中，魏國將領李興等人聽説朱然軍隊深入，就率領步兵騎兵六千人截斷朱然的後路，朱然夜間出兵迎擊他，大軍獲勝返回。在此之前，歸降來的馬茂心懷奸計，事情暴露被處死，孫權對此非常氣憤。朱然臨出發時上奏疏説："馬茂小子，竟敢辜負恩愛養育。臣現在依賴天威，戰事必能取勝，要讓獲得的勝利，震動照耀遠近各地，并列的舟船布滿江中，使戰績足以讓人們都看到，來解除我國上下的憤怒。希望陛下記住臣的預言，檢驗臣後來的成效。"孫權當時壓下奏表没有公開。朱然報捷以後，群臣上朝慶賀，孫權就舉酒作樂，并拿出朱然的奏表説："此君先前有奏表，孤以爲難以必勝，如今果然像他説的，他可以説是觀察事物有先見之明。"派使者授任朱然爲左大司馬、右軍

師。

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内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卒，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减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吕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朱然身高不足七尺，神情態度爽朗，操守品行高潔，他的華麗彩飾，衹用在軍械武器上，其他的用物都質樸素净。他整日嚴肅緊張，常常像在戰場上，遇到危急勇敢鎮定，特别有過人之處，即使當時没有戰事，每天早晚都按時擊鼓，在軍營中的士兵，都整裝列隊，以此麻痹敵人，使他們不知如何防備，所以他出兵總是能立下功勞。諸葛瑾的兒子諸葛融，步騭的兒子步協，雖然各自繼承了父親的職位，孫權又特意讓朱然總管任大督。并且陸遜也死了，功臣名將在世的衹有朱然，没有人能和他一樣顯貴。他卧病二年，後來病情逐漸加重，孫權白天爲他吃不下飯，夜裏睡不着覺，宫中使者前來送醫藥飲食物品，在路上絡繹不絶。朱然每次派使者上報病情消息，孫權總是召見，親口詢問，使者入宫賜給酒食，出宫贈送布帛。自有創業功臣生病，孫權心中關注的，吕蒙、淩統最重，朱然就在其次。朱然年紀六十八歲，赤烏十二年死，孫權穿喪服表示哀悼，爲他悲傷痛哭。他的兒子朱績繼承了爵位。

朱績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盗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

朱績字公緒，因父親的官職而任郎官，後來授任爲建忠都尉。他的叔父朱才死，朱績統領他的軍隊，跟隨太常潘濬討伐五溪，以膽略勇力著稱。升任偏將軍營下督，主管懲辦盗賊的事務，執法不偏不倚。魯王孫霸有意想結交朱績，曾經來到他的官署，靠近他坐下，想要和他結成友好，朱績下地站立，推辭不敢接受。朱然死，朱績繼承父業，授任爲平魏將軍、樂鄉督。

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

第二年，魏國征南將軍王昶率領人馬進攻江陵城，没有攻克就退兵。朱績給奮威將軍諸葛融寫信説："王昶遠道而來疲憊困頓，馬匹没有食料，力量不足而退走，這是上天對我們的幫助。如今追擊他們力量較少，可以率軍隨後接續，我想要在前面打敗他們，足下您隨後乘勝攻打，哪裏會衹是一個人的功勞呢？願我們遵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精神。"諸葛融答應了朱績。朱績當即率軍在紀南追上王昶，紀南距離江陵城三十里，朱績先交戰取得勝利而諸葛融没有進

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

兵，朱績後來失利。孫權非常贊賞朱績，很氣憤地斥責了諸葛融，諸葛融的哥哥諸葛恪位高權重，所以諸葛融没有被免職。起先朱績和諸葛恪、諸葛融不和，等到這件事發生，他們的嫌怨更加深了。

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

建興元年，升任鎮東將軍。

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

建興二年春季，諸葛恪進攻新城，邀朱績合力進兵，而留下半州的事務，讓諸葛融兼管他的工作。冬季，諸葛恪、諸葛融遭殺害，朱績又回到樂鄉，授予符節。

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

太平二年，授任爲驃騎將軍。

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吴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

孫綝執掌朝政，大臣們猜忌離心，朱績害怕吴國定會動蕩混亂，而中原敵國就會乘虚而入，就寫密信聯絡蜀國，讓他們考慮兩國共同面臨的形勢。蜀國派右將軍閻宇帶領五千名士兵，增加白帝城的守衛，來等待朱績以後的打算。

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

永安初年，朱績升任上大將軍、都護督，統轄從巴丘直到西陵的地區。

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

元興元年，朝廷派人前來授任他爲左大司馬。

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當初，朱然爲朱治服喪結束後，懇請恢復原來的姓氏，孫權不答應。朱績在五鳳年間上表奏請恢復施姓，建衡二年死。

吕範

吕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吕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

吕範字子衡，是汝南郡細陽縣人。年輕時任縣吏，很有儀表風度。城中有劉姓人家，家中富有，女兒美麗，吕範向他家求婚。女兒的母親嫌棄吕範，不想嫁女兒給他，劉氏説："看吕子衡這人哪會是永遠貧窮呢?"於是就把女兒嫁給他。吕範後來到壽春躲避禍亂，孫策見到他認爲與衆不同，吕範於是就自動親近依附，帶着自家門客一百人歸順孫策。當時太妃在江都，孫策派吕範迎接她。徐州牧陶謙認爲吕範是爲袁氏偵探情況，暗示縣中嚴刑拷問他，吕範親信門客的壯士將他搶奪回來。當時祇有吕範和孫河常常跟隨孫策，跋山涉水非常辛苦，危險艱難毫不躲避，孫策也像親人一樣對待他，每每和他登上廳堂，在太妃面前設宴飲酒。

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

後來他跟隨孫策攻破廬江，一同返回東渡長

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孰，領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吴，遷都督。

江，到達橫江、當利，打敗張英、于麋，攻下小丹楊、湖孰，兼領湖孰相。孫策平定秣陵、曲阿，收集笮融、劉繇的殘部，增加吕範的兵員二千人，戰馬五十匹。後來吕範兼任宛陵縣令，討伐攻破丹楊賊人，返回吴郡，升任都督。

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吴郡太守，住海西，與強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

這時，下邳人陳瑀自稱爲吴郡太守，駐在海西，和豪強大族嚴白虎勾結。孫策親自帶兵討伐嚴白虎，另外派吕範和徐逸到海西攻打陳瑀，斬殺陳瑀的大將陳牧。吕範又跟隨孫策去陵陽攻打祖郎，到勇里攻打太史慈。七個縣平定，授任爲征虜中郎將，征伐江夏，返回平定鄱陽。

策薨，奔喪于吴。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

孫策去世，吕範到吴郡奔喪。後來孫權再次征伐江夏，吕範和張昭留守。

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

曹操到赤壁，吕範和周瑜等人一同抗擊打敗他，授任爲裨將軍，兼任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作爲食邑。劉備到京城來會見孫權，吕範秘密請求扣留劉備。後升任平南將軍，駐軍柴桑。

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

孫權討伐關羽，路過拜訪吕範住所，對他說："從前早聽從您的話，就没有這番勞苦了。如今要前去攻取他，您爲我守衛建業。"孫權打敗關羽返回，定都武昌，授任吕範爲建威將軍，封爲宛陵侯，兼任丹楊太守，治所在建業，督管扶州以下到海邊的地區，改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

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

曹休、張遼、臧霸等人前來討伐，吕範督率徐盛、全琮、孫韶等人，用水軍在洞口抗擊曹休等人。升任前將軍，授予符節，改封爲南昌侯。當時遇到大風，船翻人馬落水，死了數千人，收兵返回，授任揚州牧。

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脱。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悦其忠，不怪其侈。

吕範生性喜愛威嚴儀表，州中百姓像陸遜、全琮和貴公子，都對他尊愛恭敬虔誠嚴肅，不敢輕佻隨便。他的居處服飾，在當時奢侈豪華，但他勤於政事，奉守法令，所以孫權喜歡他的忠誠，不責怪他的奢侈。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

當初孫策讓吕範主管財務會計，孫權當時年少，私下向他有索求，吕範一定禀報，不敢擅自答應，當時因此受到抱怨。孫權代理陽羡縣長，曾私用錢財，孫策有時來核查，功曹周谷就替孫

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悦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權補記賬簿，使孫權不受譴責追問，孫權一時很喜歡周谷。等到孫權執掌政事，因吕範忠誠，深加信任重用，因周谷善於欺騙篡改賬簿，不予任用。

黄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黄武七年，吕範升任大司馬，印綬還没有授予，病死。孫權穿喪服表示哀悼，派使者追贈印綬。等到遷都回建業時，孫權經過吕範的墓前喊道："子衡！"説着流下眼淚，用太牢的大禮來祭奠。

吕據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

吕範的長子早死，次子吕據繼承爵位。吕據字世議，因父親職務而任郎官，後吕範卧病在床，吕據授任爲副軍校尉，輔助父親統理軍中事務。吕範死，吕據升任安軍中郎將。多次討伐山越賊人，許多邊遠險惡的地區，他去攻打全都攻破。跟隨太常潘濬討伐五谿，又立下戰功。朱然進攻樊城，吕據和朱異攻破城外守衛，返回授任爲偏將軍，入朝補任馬閑右部督，升任越騎校尉。

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蕩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宫事。

太元元年，颳起大風，長江水泛濫，逐漸淹到城門，孫權派人視察水情，祇看到吕據派人用大船來防禦水災。孫權贊賞他，授任他爲蕩魏將軍。孫權卧病不起，任命吕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授任他爲右將軍。魏國出兵東興，吕據趕去參戰立下戰功。第二年，孫峻殺死諸葛恪，升任吕據爲驃騎將軍，兼理西宫事務。

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

五鳳二年，授予符節，和孫峻等人襲擊壽春，返回遇到魏國將領曹珍，在高亭打敗曹珍。

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太平元年，吕據率軍進攻魏國，没有到淮水，聽説孫峻死，讓他的堂兄孫綝接替他自己的職位，吕據非常氣憤，率軍返回，想要廢除孫綝。孫綝聽説這消息，派中書捧詔書，詔令文欽、劉纂、唐咨等人讓他們攻取吕據，又派堂兄孫憲帶都城守衛部隊到江都迎擊吕據。手下的人勸吕據投降魏國，吕據説："耻於做叛臣。"於是就自殺了。孫綝誅滅他的三族。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

朱桓字休穆，是吴郡吴縣人。孫權任將軍，朱桓在幕府供職，被任命爲餘姚縣長。到任遇到

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飧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蕩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閒，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没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

疫病流行，糧食歉收而昂貴，朱桓分派屬下好的官吏，用醫藥撫恤安慰，又用粥飯救濟，士人百姓感激擁戴他。升任蕩寇校尉，給予士兵二千人，讓他在吴、會二郡部署安置軍隊，召集流散人馬，一年時間，得到一萬多人。後來丹楊、鄱陽的山賊群起作亂，攻陷城邑，殺戮地方長官，處處屯兵聚集。朱桓督率衆將領，四處趕赴征討，各地隨即都平定。逐漸升任裨將軍，封新城亭侯。

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羡溪。桓分兵將赴羡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别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别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陳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後來他接替周泰任濡須督。黄武元年，魏國派大司馬曹仁步兵騎兵數萬人進軍濡須，曹仁想要用兵襲擊攻占江中洲島，事先假意揚言，要向東攻打羡溪。朱桓分出兵將趕赴羡溪，已出發後，突然得到曹仁進軍距離濡須七十里的消息。朱桓派使者去追回派往羡溪的部隊，部隊没有到而曹仁已忽然來到。當時朱桓手下和他統領的軍隊，衹有五千人，衆將領惶惶不安，各懷恐懼心理，朱桓開導他們説："凡兩軍交戰，勝負取决於將領，不在於兵力的多少。諸位你們聽説曹仁指揮用兵，和朱桓我相比怎麽樣呢？兵法所説的攻方軍隊要一倍多人而原地防守的軍隊衹要一半人馬，是説同在平原上，没有城池的守備，而且雙方士兵勇敢膽怯程度相同。如今曹仁既不是有智有勇，并且他的士兵非常膽怯，又千里跋涉，人馬疲勞困乏，朱桓我和各部人馬，共同據守高城，南臨長江，北靠山陵，以逸待勞，是守方克制前來的攻方，這是百戰百勝的形勢。即使曹丕親自前來，尚且不值得擔憂，何況是曹仁這類人呢！"朱桓就偃旗息鼓，表面顯得虚弱，來誘騙曹仁。曹仁果然派他的兒子曹泰攻打濡須城，分派將軍常雕督率諸葛虔、王雙等人，乘坐設備堅固的油船另外去襲擊中洲。中洲，是朱桓部隊妻子兒女所在的地方。曹仁自己率領一萬人留在橐皋，又作曹泰等人的後盾。朱桓部署兵將攻取油船，又有人另外去攻打常雕等人，朱桓等自己親自抗擊曹泰，燒毁營寨曹泰退走，於是就斬殺常雕，生擒王雙，送到武昌。臨陣斬殺、溺水而死的敵兵有一千多人。孫權贊賞朱桓的戰功，封他爲嘉興侯，升任奮武將軍，兼彭城國相。

黄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厄，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

黄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設計誘騙魏國大司馬曹休，曹休帶領步兵騎兵十萬人到皖城來迎接周魴。當時陸遜任元帥，全琮和朱桓任左右督，各自督率三萬人攻打曹休。曹休發現受騙，就準備率軍返回，自恃人馬多，有意相邀進行一次決戰。朱桓獻計説："曹休原是因親屬關係被任用，不是有勇有謀的名將。如今交戰，他必定失敗，失敗後必定逃跑，逃跑就會經過夾石、挂車，這兩條路都是險要的地方，如果用萬名士兵封鎖道路，那麽他的人馬就能全部擒獲，而曹休也可以活捉，臣請求帶領本部人馬來截斷它。如果承蒙上天威力，得到曹休來報效，就可以乘勝長驅直入，進兵攻占壽春，割據占有淮南，以謀取許昌、洛陽，這是萬世一時的機會，不能錯過。"孫權先同陸遜商議，陸遜認爲不行，所以這一計策没有施行。

黄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

黄龍元年，授任朱桓爲前將軍，兼任青州牧，授予符節。

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吕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

嘉禾六年，魏國廬江主簿吕習請求大軍前來接應自己，想要開城門做内應。朱桓和衛將軍全琮一同率軍去接應。到達以後，事情暴露，大軍準備撤退返回。城外有溪水，距離城一里多遠，寬三十多丈，深處八九尺，淺處也有深處一半，各部隊指揮士兵渡水離開，朱桓親自斷後。當時廬江太守李膺整頓兵馬，想等到各軍渡到一半時，趁勢衝上去攻擊他們。等他看到朱桓的旗幟車蓋在隊伍後面，終於没敢出兵，他被敵方畏懼就像這樣。

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

這時候全琮任督將，孫權又命令偏將軍胡綜宣布傳達詔令，參與軍隊事務。全琮因軍隊出動没有收穫，商議部署分派衆將領，進行偷襲。朱桓一向心性高傲，耻於受人指派部署，就前去見全琮，詢問行動意圖，感情衝動而發怒，和全琮争執。全琮想要自我開脱，就説："主上自己命令胡綜任督將，胡綜的想法認爲應該這樣。"朱桓更加氣憤怨恨，返回就派人去喊胡綜。胡綜來到軍門，朱桓出來迎接他，回頭對手下的人説："我若失手，你們就各自離開。"有一個人從旁門出去，告訴胡綜讓他回去。朱桓出來，没見到胡

刺殺佐軍，遂托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綜，知道是手下人幹的，就砍殺了他。朱桓的佐軍向前勸阻，他又刺殺佐軍，於是就藉口狂病發作，到建業治病。孫權愛惜他的功勞才能，所以没有問罪。讓他的兒子朱異統領他的部隊，命令醫生給他看病護理，數個月後又返回中洲。孫權親自出外爲他餞行，對他説："如今敵寇還存在，王業没有統一，孤將和您共同平定天下，想要讓您督率五萬人獨當一面，以謀求進取，想必您的病不會再發作了吧。"朱桓説："上天授予陛下神聖的英姿，必將君臨天下，承蒙委任臣重任，來除滅奸賊叛逆，臣的疾病自會痊愈。"

桓性護前，耻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强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禄産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朱桓生性争强好勝，耻於爲人之下，每次臨敵交戰，指揮調度不能自由，往往就激憤發怒。但他輕視財物珍重德義，加上記憶力很强，和人見一面，數十年不忘，他的部隊一萬人，他們的妻子兒女全都記得。他愛護養育將士，贍養照顧他們的親屬，俸禄和産業，都和他們共同分享。等到朱桓病重，全營的人都憂傷悲戚。他享年六十二歲，赤烏元年死。將士男女，没有人不號哭思念他。另外他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孫權賜給鹽五千斛來周濟辦喪事。他的兒子朱異繼承爵位。

朱異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

朱異字季文，因父親的職位被任命爲郎官，後授任爲騎都尉，接替朱桓統領部隊。

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寨，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所聞。"

赤烏四年，他跟隨朱然攻打魏國的樊城，獻計攻破城外守備，返回授任爲偏將軍。魏國廬江太守文欽扎營駐在六安，設置許多駐軍營寨，安置在各道路要衝，來招納引誘逃亡反叛的人，成爲邊境上的禍害。朱異就親自率領他手下的二千人，偷襲攻破文欽的七個營寨，斬首數百人，升任揚武將軍。孫權和他討論攻伐作戰，他的應對很合孫權心意。孫權對朱異的叔父驃騎將軍朱據説："原來就知道季文精明强幹，見到他後纔知道又超過所聽説的。"

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

赤烏十三年，文欽假意投降，秘密寫信給朱異，想讓他迎接自己。朱異上表呈報文欽的信，趁勢説明了文欽的虚假，不能馬上迎接。孫權下詔説："如今北方地區没有統一，文欽説要歸順，

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

應該暫且迎接他。如果懷疑他有欺詐的話，盡可以設計謀捕捉他，布置重兵來防備他罷了。”就派呂據督率二萬人，和朱異合力，到達北部邊境，文欽果然不投降。

建興元年，還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建興元年，升任鎮南將軍。這年魏國派胡遵、諸葛誕等人出兵東興，朱異督率水軍去攻打浮橋，摧毀了它，魏軍大敗。

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

太平二年，授予符節，任大都督，解救壽春包圍，没有能解圍。回軍，被孫綝誣陷殺害。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評曰：朱治、呂範作爲舊臣被任用，朱然、朱桓因勇猛剛烈而著稱，呂據、朱異、施績都有將領的才能，能够繼承父輩功業。像呂範、朱桓那樣越禮狹隘，能够有善終，至於朱據、朱異没有這樣的毛病却反倒遭受禍端，是因爲他們遭遇的時代不同。

三國志卷五十七

吴志十二

虞翻（子）汜 忠 聳 昺　陸績　張温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説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虞翻字仲翔，是會稽郡餘姚縣人，太守王朗任命他爲功曹。孫策征伐會稽，虞翻當時正逢父親的喪事，他穿着麻衣喪服來到郡府門前，王朗想迎接他，虞翻就脱下喪服進去拜見，勸王朗避開孫策。王朗没有聽從，抗擊交戰大敗，逃跑漂流海上。虞翻追隨王朗并護衛他，到達東部的候官，候官縣長關閉城門不接受他們，虞翻前去勸説他，然後纔被接納。王朗對虞翻説："您有年邁的母親，可以回去了。"虞翻回來後，孫策又任命他做功曹，用交友的禮節對待他，親自到虞翻家中拜訪。

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孫策喜歡騎馬馳騁四處打獵，虞翻勸諫説："明府您使用烏合之衆，驅使散漫依附的士人，都能得到他們拼死效力，即使是漢高帝也比不上。至於您輕裝外出便服行動，隨從官員來不及整裝，將士常常以此爲苦。凡做人君的不莊重就没有威嚴，所以白龍化成魚的外形，就被豫且所困，白蛇自我放縱，劉邦就殺害了它，希望您稍微加以注意。"孫策説："您的話很對，但是我時常有所思考，端坐不動就感到煩懣，就像裨諶要到野外謀議纔有收獲一樣，因此我纔出行罷了。"

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并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

虞翻出外任富春縣長。孫策去世，許多地方長官都想要出來奔喪，虞翻説："恐怕鄰縣的山民有的會發生奸邪變亂，遠離城郭，一定會招來意外的事情。"就留在當地穿上喪服爲孫策服喪。各縣都仿效他，都因此保持了安寧。後來虞翻所

爲司空辟，皆不就。

在的州舉薦他爲茂才，漢王室召他做侍御史，曹操徵召他爲司空，他都没有應召。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給少府孔融寫信，并給他看自己著的《易注》。孔融回信説：“聽説延陵季子精研音樂，看了您對《易》的研究，纔知道東南地區美好的東西，不衹有會稽的竹箭。另外您觀察天象雲氣，察究順應寒暑變化，追溯那禍福根源，和神明相符契合，可以説是探索精微、窮盡奥秘的著作。”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給孔融寫信説：“虞仲翔從前很被評論的人斥責，但他以美好寶玉爲本質，雕琢磨礪更加光彩，不足以損害他。”

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顔諫争，權不能悦，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毁，坐徙丹楊涇縣。吕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孫權任命他做騎都尉。虞翻多次冒犯孫權威嚴勸諫争執，孫權不能喜歡他，他又秉性不迎合世俗，受到很多誹謗詆毁，因犯罪流放到丹楊郡涇縣。吕蒙謀劃攻取關羽，假稱有病返回建業，因虞翻兼通醫術，請求讓他跟隨自己，也想要藉此使虞翻得以解脱。後來吕蒙率領大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來投降。吕蒙没有占據郡城而在城外沙地上奏樂慶賀，虞翻對吕蒙説：“如今忠誠一心歸順的是麋將軍，城中的人哪能都相信，爲什麽不迅速進入城中拿到他們的鑰匙呢？”吕蒙馬上聽從了他。當時城中有暗中襲擊的計劃，幸虧有虞翻的謀算他們没有得逞。關羽失敗後，孫權讓虞翻占筮他，得到《兑》下《坎》上卦象，是《節》卦，第五爻由陽變陰爲《臨》卦，虞翻説：“不出兩天，他一定會掉腦袋。”果然像虞翻説的那樣。孫權説：“您比不上伏羲，但可以和東方朔并列了。”

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于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

魏國將領于禁被關羽擒獲，關押在江陵城中，孫權來到後釋放了他，請求和他相見。另有一天，孫權騎馬外出，帶着于禁并馬行走，虞翻喝斥于禁説：“您這投降的俘虜，怎麽敢和我們君主并駕齊驅呢！”就想要舉鞭抽打于禁，孫權喝斥制止了他。後來孫權在樓船上召集群臣飲酒，于禁聽到音樂流下眼淚，虞翻又説：“你想用虚情假意求得赦免嗎？”孫權憤憤不平。

權既爲吴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

孫權做吴王後，在一次歡飲宴會快結束時，親自起身斟酒勸酒，虞翻伏在地上假裝醉了，不接酒。孫權離開，虞翻起身坐起來。孫權於是非

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常憤怒，拿起劍要擊殺他，陪坐的無不惶恐不安，衹有大司農劉基起身抱住孫權勸諫説："大王您在酒過三巡後殺死賢能之士，即使虞翻有罪，天下誰能知道？況且大王您因能接納賢人容養普通之士，所以四海之内仰慕您的風采，如今一時就拋棄它，行嗎？"孫權説："曹孟德還殺了孔文舉，孤對於虞翻又有什麽殺不得？"劉基説："孟德隨意殺害士人，天下都斥責他。大王您親身施行恩德道義，想要和堯、舜同様興盛，怎麽能把自己和他類比呢？"虞翻因此得以幸免。孫權就命令手下的人，從今酒後説殺，都不能殺。

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户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慚色。

虞翻曾經乘船出行，和麋芳相遇，麋芳船上的人大多想讓虞翻自己避開，開道的人説："避開將軍的船！"虞翻厲聲説道："失去忠誠和信義，用什麽侍奉君王？顛覆人家兩座城，却稱爲將軍，可以嗎？"麋芳關閉門户不應聲，并趕忙避開了他。後來虞翻坐車出行，又經過麋芳軍營大門，官吏關閉營門，虞翻的車不能通過。虞翻又發怒説："應當關閉的門反倒打開，應當打開的門反倒關閉，哪裏是合乎事理呢？"麋芳聽了這話，面有愧色。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邪！"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虞翻性情粗率耿直，多次因醉酒犯過錯。孫權和張昭談論到神仙，虞翻指着張昭説："他們都是死人，却談説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孫權積壓怒氣不止一次，於是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虞翻雖然處於獲罪流放境地，却教授學業不知疲倦，他門下學生常常有數百人。他又爲《老子》、《論語》、《國語》作訓解注釋，都流傳於世。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咸顯名。

起初，山陰人丁覽，太末人徐陵，有的在縣級官吏中，有的不被人們瞭解，虞翻一見到他們，馬上就和他們友好，最終他們都出了名。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虞翻在南方十多年，年紀七十歲死。運回安葬在祖墳中，妻子兒子得以返回。

虞汜　虞忠　虞聳　虞昺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

虞翻有十一個兒子，第四個兒子虞汜最知名，永安初年，從選曹郎任散騎中常侍，後來任監軍使者，討伐扶嚴，病死。虞汜的弟弟虞忠，是宜都太守；虞聳，是越騎校尉，逐漸升任廷

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尉，湘東、河間太守；虞昺，任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吴郡吴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陸績字公紀，是吴郡吴縣人。他的父親陸康，漢代末年任廬江太守。陸績年紀六歲，在九江拜見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拿了三個藏在懷裏，離開時，跪拜告辭，橘子掉到地上，袁術對他說："陸郎做客却懷裏藏橘子嗎?"陸績跪着回答說："想回去送給母親。"袁術對他非常驚奇。

孫策在吴，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

孫策在吴郡，張昭、張紘、秦松是上賓，他們共同議論四海之内没有安寧，應該使用武力治理而使其平定。陸績年幼，坐在末席，從遠處大聲說道："從前管夷吾輔佐齊桓公，九次聚合諸侯，統一匡正天下，并不使用戰車。孔子說：'遠方的人不順服，就修養文德來招取他們。'如今議論的人不盡力研究用道德安撫招取天下的策略，而衹是推崇武力，陸績我雖然年幼無知，但私下也覺得不妥。"張昭等人認爲他不同尋常。

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吴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遏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

陸績容貌英武雄健，學問見識廣博，星象曆法算籌數術無不詳備閲讀。虞翻年老名聲顯赫，龐統是荆州有名的賢士，年紀也稍大一些，都和陸績友好。孫權執政，徵召陸績爲奏曹掾，因他心直口快而被人畏懼，派出去任鬱林太守，加官偏將軍，給予士兵二千人。陸績既有跛脚的病，又志在做飽學儒士，帶兵打仗不是他的志向。即使有軍戎事務，他也不放棄著述，撰寫了《渾天圖》，注釋《易》詮解《太玄》，都流傳於世。他預先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就作辭說："有漢朝志士吴郡陸績，幼年熟讀《詩》、《尚書》，長大研習《禮》、《易》，奉命到南方征伐，遇到疾病困頓，遭逢壽命不長，嗚呼，可悲要與世隔絶！"又說："從現在起，六十年後，天下將有'車同軌，書同文'的統一景象，遺憾我不能够看到了。"他年紀三十二歲死。

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他的長子陸宏，任會稽南部都尉，次子陸叡，任長水校尉。

張温

張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父

張温字惠恕，是吴郡吴縣人。他的父親張

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

允，因輕視財物敬重士人，在州郡中很出名，任孫權的東曹掾，隨後死。張温從小修養志節操守，容貌雄奇偉岸。孫權聽説這消息，就問公卿大臣説："張温在當今可以和誰相比？"大司農劉基説："可以和全琮作爲同等類。"太常顧雍説："劉基不盡知張温的爲人。張温在當今没有人能匹敵。"孫權説："如果是這樣，就是張允没有死啊。"徵召他來延請相見，文辭表達應聲答對，旁觀的人欽佩震驚，孫權肅然起敬厚禮相待。會見結束出來，張昭拉着他的手説："老夫我對您寄托的心意，您應當明白。"授任張温議郎、選曹尚書，調任太子太傅，很受信任重用。

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丕。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吴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凶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

張温年紀三十二歲時，以輔義中郎將的身份出使到蜀國。孫權對張温説："您不應遠離國家外出，但害怕諸葛孔明不瞭解我所以要和曹氏互通往來的本意，所以委屈您前往説明情況。如果山越禍患全部除滅，馬上就要同曹丕進行大交戰。外交使臣的要義，就是接受使命而不必接受辭令。"張温回答説："臣下我在内没有符合您心意信任的謀略，出外没有獨立應對的才能，恐怕没有張老傳揚國君名譽的能力，又没有子産言明政事的效用。但諸葛亮深謀遠慮，一定瞭解您聖明思慮的屈伸事宜，加之受到朝廷像上天降覆一樣的恩惠，推想諸葛亮的心思，必定没有猜忌異心。"張温到了蜀國，前往宫廷呈遞表章説："從前殷高宗以守孝之身而使殷商福運昌隆重新興盛，成王以幼小的年齡而使周朝的德行興隆天下太平，功勛高達雲天，聲望傳布無邊。如今陛下以聰慧英明的資質，與先世賢君比類相合，總攬所有的政務交給賢良的輔佐，交織日月星辰般的光彩輝耀，遠近都仰慕您的威勢，無人不歡欣依賴。吴國殷切希望貢獻力量，澄清長江沿岸，願意同有道義的貴國平定統一天下，傾心共同謀劃，誓願有如江水絶無反顧。我國軍戎事務凶險煩多，可供役使的人缺乏，因此忍受了卑下背理的羞耻，派出下臣張温我通報表達情義友好。陛下篤信尊崇禮義，該不會爲此就感到耻辱輕忽。臣從遥遠的邊境，一直到走近近郊，多次蒙受到慰問慰勞，恩惠的詔令總是頒來，因爲榮耀我自

覺恐懼，驚恐忐忑而不安。謹此敬獻上所携帶的信函一封。”蜀國非常看重他的才能。返回國，不久，派他到豫章指揮部署出兵作戰，和蜀國修好的事没有完成。

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别，賢愚異貫。彈射百僚，核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污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

孫權既暗中嫌怨忌恨張温稱頌贊美蜀國政治，又嫌他聲譽名望太顯赫，衆人百姓受他迷惑，恐怕最終不被自己所用，就想着要中傷他，恰巧暨豔的事情發生，於是就藉此發難。暨豔字子休，也是吴郡人，張温招引推薦他，任用爲選曹郎，官做到尚書。暨豔品性清狂嚴厲，喜歡清談議論。他看到當時郎官官署混亂駁雜，很多人不稱職，想要品評區别，給賢材和庸員不同的使用對待。彈劾百官，考核選拔三署官員，他大多都貶高就低，降低幾等職位，其中能保持原有職位的人不到十分之一。那些身居官位貪婪卑鄙，志趣節操污濁低下的人，都用爲軍中官吏，設立營府安置他們。因而怨憤的聲音越來越高，誣陷的讒言逐漸興起。人們争相言説暨豔和選曹郎徐彪，專依私人感情，愛憎不循公理。暨豔、徐彪都因獲罪而自殺。張温往日和暨豔、徐彪意氣相投，多次互通書信，音訊問候往返，於是就給張温判罪。孫權把他囚禁在有關官署，下命令説：

昔令召張温，虚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

從前下令徵召張温，虚心對待他，後來位居顯要官職，超過舊臣，哪裏料到他這凶惡的壞人，獨自懷藏異心。過去暨豔的父親和哥哥，依附凶惡的叛逆，寡人没有忌恨，所以提拔任用他，想要觀察暨豔怎麽樣。考察他的内心情態，真實面目果然暴露。而張温和他結成生死之交，暨豔對人的提拔貶黜，都是張温出頭謀劃，他們互爲表裏，關係密切，不是張温的徒衆，就去誹謗指責，給他虚妄的議論。另外先前任用張温總理督率三郡，指揮官員和殘餘的兵馬，當時害怕出事，想要讓他迅速返回，所以授給他前導儀仗棨戟，用威信權力勉勵他。他竟隨即到達豫章，上表請求討伐長期作惡的賊人，寡人聽信接受了他的話，特地把繞帳、帳下、解煩部隊五千人交給他。後來聽説曹丕親自出兵淮水、泗水一帶，所以預先命令張温發

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厮吏。嗚呼温也，免罪爲幸！

生緊急情況馬上就出來，而張温全部招集起衆將領，部署在深山中，接到命令却沒有趕來。幸虧曹丕自己退走，否則那時的事難道能往深處想嗎？還有殷禮這個人，本是因他善於占卜測算而徵召來的，但張温先後請求帶着他去到蜀國，在别國鼓吹宣揚，大發議論。又殷禮回來，本應就任他的本職工作，而張温却讓他代理尚書户曹郎，像這樣的安排任用，衹是張温自己説了就算。還有張温告訴賈原，將舉薦您做御史，告訴蔣康，將任用您接替賈原，擅自炫耀賣弄國家恩典，經營自己的勢力。揣度他的奸惡用心，是無所不爲。不忍心將他暴尸街頭，現在貶斥他返回本郡，充任低級官吏。啊張温，能免於治罪就是幸運了！

將軍駱統表理温曰：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宫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閒，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

將軍駱統上表爲張温辯白説：

我恭謙地認爲，殿下上天生就聖明的德行，神靈開啓聖智的心靈，從四方招來優秀的人才，在朝廷安置傑出的官員。衆多士人既已受到您廣大深厚的惠愛，張温又蒙受您最隆重的恩賜。而張温自己招來罪過譴責，辜負榮耀的恩待，想到他會這樣，確實令人悲嘆痛心。但是臣在奔走交往中，爲國家觀察探聽，深深瞭解其中的情况，所以詳細地陳述其中的緣由。張温的確是心中沒有其他的想法，行爲没有叛逆的迹象，衹是他年紀還輕，承擔重任資歷還淺，而他蒙受顯赫榮耀的恩寵，具有特别出衆的才能，暢談品評人物的言説，獻上褒貶是非的議論。於是追逐權勢的人妒忌他的恩寵，争奪名利的人嫉恨他的才幹，沉默寡言的人非難他的言説，犯有過失的人忌諱他的議論，這是臣下應詳細辨别，聖明朝廷應深入考察的。從前，賈誼是極爲忠誠的臣子，漢文帝是非常聖明的君主，然而周勃、灌嬰的一句話，賈誼就被疏遠貶退。爲什麽呢？因爲嫉恨的程度很深，誣陷的方法巧妙。然而錯誤在天下傳揚，過失在後代彰明，所以孔子説"做君主很難，做臣下也不容易"。張温的智慧比不

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

上戰國時的縱横謀士，勇武比不上咆哮的猛虎，但他廣博典雅的氣質，優異傑出的德行，文章的華采，議論的雄辯，卓越出衆，光輝耀世，當代的人没有趕得上他的。所以論張溫的才華是值得珍惜的，説到他的罪過是可以饒恕的。如果您忍耐威勢用盛德赦免他，寬宥賢才來促進偉大事業，當然是聖明朝廷美好的光輝，天下四方壯麗的景致。

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鋭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强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

國家對於暨豔，不把他歸入應防範的一類人，還把他視同平民，因此他先受到朱治任用，其次受到衆人舉薦，然後受到聖明朝廷的委任，也纔得以同張溫結交。君臣的情義，是情義中最重的；朋友的交情，是交情中最輕的。國家不嫌忌給暨豔最重的情義，因此張溫也不嫌忌同暨豔有最輕的交情。這是當世的寵愛在上，張溫私下親近他在下。凡長期作惡的民衆，放縱他們在山區險要地帶，就會成爲强勁的寇盜，把他們安置在平原地區，就會是勇壯的士兵，所以張溫的心意是要收取那長期作惡的人，以消除强勁寇盜的危害，而增强勇壯士兵的精鋭。祇是他自己出了差錯，功勞没有像他説的那樣。但計數他派送的兵員，拿來和許晏相比，數量的多少，張溫不少於他，作用的强弱，張溫不比他次，至於快慢，張溫不落後於他，所以能趕在秋月的時節，按時奔赴出現敵情的地方，他没有敢忘記國恩而不盡力。

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嘆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

張溫出使蜀國，極力贊譽殷禮，雖然臣子不應有國境外的私交，但也是情有可原。國境外的私交，是説没有國君的命令而私自相追隨，不是爲國事而是暗中傳遞消息；如果是奉命出行，既完成兩國國君的結好，又藉機叙談私自的友情，也是外交使臣的通例。所以孔子出使到鄰國，就有私人會見的禮儀；季札聘問中原各諸侯國，也有私宴談論的舉動。古人有這樣的話，要瞭解一國的君主，就要看他的使臣，見到他臣下明見洞察，就知道主上顯赫遠大。張溫如果贊譽殷禮，能讓他國的人也贊嘆他，的確就是藉此

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嘆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

顯示了我國有很多優秀人才，表明派出的使臣正是適當的人選，在境外顯示我國的美好，在他國頌揚君王的使命。因此晉國的趙文子到宋國盟會，向楚國的屈建稱頌隨會；楚國的王孫圉出使到晉國，向趙鞅贊譽楚國左史倚相。這也是向别國的輔臣，贊嘆本國的臣子，經傳贊美他們光耀了國家，而不譴責他們有境外的私交。

王靖内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責原也。

王靖在内不憂慮時務，在外不奔忙國事，張温彈劾他而不徇私情，追究他而不予寬宥，因此和王靖就結下很深的仇怨，這是他竭盡志節的明證。王靖兵員衆多的勢力，受任職位的重要，都勝過賈原、蔣康，張温尚且不容納私情來向王靖求安好，又怎麽敢賣弄國恩來收買勾結賈原、蔣康呢？另外賈原任職不勤勉，處理政事不稱職，張温多次用嚴厲的神情對待他，用激切的言辭彈劾他；如果他確實想要賣弄國恩進行叛亂，那也不必指望從賈原那裏得到什麽了。

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宫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群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别。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

所有這幾點，用事實考較既不相合，向衆人檢驗也無明證。臣私下考慮，國君雖然有聖明聰睿的資質，不同尋常的智慧，然而以獨自一人，統御千百萬民衆，從重重宫殿内，俯瞰國家四方外，察看衆臣下的實情，尋求繁多政務的條理，還是不容易周全的，當然會聽從審察衆臣的言論，來擴大聰睿聖明的光輝。如今别人非難張温已是很懇切，臣肯定張温也很用心，言辭都很巧妙，意圖全都表達出來了，各自都説是要爲國家，誰還會説是要爲私情，匆忙之間，還是難以馬上區别。但是以殿下的聰明智慧，考察講述言論的是非曲直，如果潜心留意，對概況細節都加以研究考核，真情怎麽會有疑惑而不顯露，事實怎麽會有掩蔽而不昭明呢？張温并不親近臣，臣也不是偏愛張温此人。從前的君子，都是克制私人的怨憤，來增加君王的英明。他們特立獨行在前代，臣耻於廢棄此事在後世，所以就在今天抒發出多年來的情懷，向聖明的陛下進獻上愚鈍的見解，實

在是向英明的朝廷竭盡忠心，并不是對張温本人有留戀想法。

權終不納。

孫權終於没有采納駱統的意見。

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後來過了六年，張温病死。他的兩個弟弟張祗、張白，也有才學名聲，和張温一同被廢黜。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駱統字公緒，是會稽郡烏傷縣人。父親駱俊，官做到陳國相，被袁術殺害。駱統的母親改嫁，做了華歆的妾，駱統當時八歲，就和親戚賓客返回到會稽郡。他的母親送他，他拜别母親上了車，臉朝前不回頭，他的母親在後面哭泣。駕車的人説："夫人還在呢。"駱統説："不想增加母親的思念，所以纔不回頭。"他服侍嫡母非常恭謹。當時發生饑荒，同鄉和遠方的客人很多生活困乏，駱統爲了他們而减少了飲食。他的姐姐仁愛有德行，丈夫死後回到娘家，没有兒子，見駱統這樣很爲他難過，多次詢問他原因。駱統説："士大夫們粗劣的食物都不够吃，我有什麽心思獨自吃飽飯！"姐姐説："確實是這樣，爲什麽不告訴我，而像這樣苦自己呢?"就把自己私人的糧食給了駱統，又告訴了母親，母親也認爲駱統有賢德，於是就分發施捨，駱統由此出了名。

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户過萬，咸嘆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别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淩統死，復領其兵。

孫權以將軍身份兼任會稽太守，駱統年紀二十歲，試用做烏程相，烏程民家超過一萬户，都贊嘆他恩惠的治理。孫權贊賞他，徵召他做功曹，代理騎都尉，將堂兄孫輔的女兒嫁給他。駱統立志彌補省察幫助孫權，他一旦有聽説看到的，就不將晚上的事留待天亮。他常常勸説孫權尊敬接納賢士，努力探求時事利弊，在饗宴賞賜的日子，可以讓人人都分别進見，詢問他們生活寒暖，給予親密情意，誘導曉諭讓他們言説，考察他們的志趣，讓他們都感恩戴德，懷着想要報恩的心情。孫權采納運用他的建議。他外出任建忠中郎將，統領武射吏三千人。等到淩統死後，他又統領淩統的人馬。

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户損耗，統上疏曰：

這時候，賦税兵役繁多，加上瘟疫流行，百姓家户减少，駱統上奏疏説：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强

臣聽説做一國國君的，以占據疆土爲富

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强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强敵未殄，海内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户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温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産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强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

强，以形成威儀賞罰爲尊貴，以光大德行恩義爲榮耀，以永世傳承國統爲福運。但是財富需要百姓生産，强盛依賴百姓力量，威儀依仗百姓勢力，福貴來自百姓繁育，德行期待百姓興旺，道義通過百姓纔能實行，這六點都已具備，然後順應天命，承受福運，保全宗族，有益邦國。《尚書》説："民衆没有國君不能輕鬆安寧，國君没有民衆不能統治四方。"由此推論，就是百姓要依靠國君而安寧，國君要依靠百姓完成大業，這是不變的規律。如今强大的敵人没有消滅，四海之内没有平定，三軍有不盡的兵役，長江邊境有不懈的戒備，賦税徵調繁重，從開始以來將近十二年，加上瘟疫死喪的災禍，郡縣空虛，田地荒蕪，聽説屬下的城邑，百姓家户逐漸減少，又有很多是老弱病殘，很少有壯年男子，從聽到這消息那天，我心急如火燒。思索其中的緣由，平民百姓没有見識，既有安居本土看重遷移的品性，而且又有先後出外當兵的人，活着生活困苦没有温飽，死後尸骨丢棄不能送回，因此尤其留戀故土害怕遠出，將遠出看成是死一樣。每當有徵調出發，貧困本分負擔很重的人先被輸送。稍有錢財的，拿出全部積蓄行賄，不惜用光。輕率剽悍的人就逃散到險要地帶，結成群夥作惡。百姓虛弱枯竭，飢餓而憂愁躁動，憂愁躁動就不經營産業，不經營産業就導致窮困，導致窮困就不對生活有樂趣，所以口腹飢餓，就會邪惡心思萌動而叛離的就多了。還聽説在民間，不是生活稍微能自足的，生下兒子，大多不撫養；屯田的貧窮士兵，也有很多丢棄自己的兒子。上天生育他們，而父母殺死他們，臣害怕這樣會違逆祥和的氣氛，觸動天地陰陽。并且殿下開創基業建立國家，這是没有窮盡的事業，强大的鄰國敵人不是一下子可以消滅的，邊界長期守備不是個把月的防衛，而軍隊百姓減損，後來出生的不養育，這不是能歷經長遠歲月，達到成功的。凡國家擁有百姓，就像水

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中有船，平静就安穩，動蕩就危險，百姓雖然愚昧但不能欺騙，雖然軟弱但不能壓迫，因此聖明的君主重視百姓，國家禍福取决於他們，所以對百姓有張有弛，觀察時勢决定政策。當今地方長官這親近百姓的職位，衹是以完成任務爲能事，注重應敷眼前的急事，很少有還能用恩惠來治理，符合殿下像上天覆蓋那樣的仁義，殷勤撫恤百姓的恩德的人。官府政治百姓風俗，日益敗壞，逐漸衰微，勢必不能長久。治療疾病要趕在病情没有很重時，除滅禍患貴在禍患没有很深前，希望殿下稍用繁忙政務的餘暇時間，注意思考察省，彌補恢復荒疏不足，深謀遠慮，撫育殘餘百姓，增加人力財力，與日月星辰同輝，和天地一樣崇高。這是臣駱統最大的願望，足以死而不朽了。

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孫權被駱統的話感動，給予特别的重視。

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黄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别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駱統因隨陸遜在宜都打敗蜀軍，升任偏將軍。黄武初年，曹仁進攻濡須，派非主力部隊將領常雕等人襲擊中洲，駱統和嚴圭共同抗擊打敗了他，駱統封爲新陽亭侯，後來任濡須督。他多次陳述有利時政的意見，前後數十次上書，所説的都很好，文字太多所以没有全部載録。尤其是他認爲占募的做法在民間助長邪惡、敗壞風俗，滋生出離心叛逆思想，應當急速停止，孫權和他反復商討，最終就實行了他的主張。駱統年紀三十六歲，黄武七年死。

陸瑁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别。州郡辟舉，皆不就。

陸瑁字子璋，是丞相陸遜的弟弟。他年幼時喜愛學習，專注於道義。陳國人陳融、陳留人濮陽逸、沛郡人蔣纂、廣陵人袁迪等，都孤單貧寒很有志向，前來和陸瑁交游相處，陸瑁分割自己不多的、好吃的東西給他們，和他們同甘共苦。甚至同郡人徐原，移居會稽郡，和他素不相識，臨死時留下遺書，將兒女托付給陸瑁，陸瑁爲他修建墳墓，收留教導徐原的子女。還有陸瑁的叔父陸績早死，留下二男一女，都衹有幾歲返回故里，陸瑁迎接來撫養，到他們長大纔離開。州郡徵召舉薦他，他都不應。

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録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

當時尚書暨豔非常公開地褒貶人物，挑選評定三署官員，很能揭出別人隱秘的過失，顯示他的責罰。陸瑁給他寫信說："聖人誇贊好人，同情愚昧的人，忘記別人的過失，記住別人的功績，以成就美好的風化。加上如今王業剛剛建立，將要完成天下統一，這正像是漢高祖放棄別人缺點予以録用的時代，如果讓善惡分得很清，推崇汝潁人許劭那樣每月初一品評人物的做法，確實可以藉此整肅風俗宣明教化，但恐怕不容易實行。應當遠學孔仲尼的泛愛，中效法郭泰的廣博助人，近則有益於大的道義。"暨豔不能按他說的去做，終於因此招致失敗。

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托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鋭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吴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

嘉禾元年，朝廷公車徵召陸瑁，授任他爲議郎、選曹尚書。孫權憤恨公孫淵的奸詐反覆無常，想要親自去征討他，陸瑁上奏疏勸諫說：

臣聽說聖明的君王統治遠方夷人，祇是控制約束而已，不長期占有那些地方，所以古代定地域，稱那些地方是荒服，就是說它們慌惚不定，不能守住。如今公孫淵這東夷的小小的惡賊，隱藏在海角，雖然托有人的面孔，其實和禽獸没有區别。國家之所以不吝惜財寶遠遠地去授予他，不是嘉獎他的德行道義，確實是想要引誘收納愚弄，以便謀取他的馬匹罷了。公孫淵的驕横狡詐，倚仗在遠方而違背詔命，這是蠻荒地區常有的情况，哪值得過分奇怪？從前漢朝的衆位皇帝也曾經專意同境外夷人結交，使者奔忙財物散發，布滿了西域，雖然不時有恭順的，但那些使者被殺害，財物全被没收的事，多得數不過來。如今陛下不忍耐憤恨的怒氣，想要越過大海，親自踏上那塊土地，群臣們愚鈍的議論，私下認爲不妥。爲什麽呢？北方敵寇和我國國土接壤，如果有疏忽，他們會乘機而來。我們之所以越過大海求取馬匹，違反本心對待公孫淵，就是爲了拯救目前天下的危難，除去深藏在心腹中的病患，如果轉而棄本逐末，捨近求遠，憤恨而改變計劃，激憤而發動兵馬，這正是狡猾的敵人所希望聽到的，不是我們大吴的最好計策。另

三分，使强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

外兵家的策略，用事情勢役使對方疲憊，用自己的安逸等待對方疲勞，得失之間，感覺往往差很多。况且沓渚距離公孫淵，路途還很遠，如今到達彼岸，兵力分成三份，派精鋭的進攻，較差的守衛船隻，更差的運送糧食，出征的人雖然很多，却很難能全部用上；加上徒步背運糧食，路途遥遠深入敵後，敵方地區馬很多，半路截擊捉摸不定。如果公孫淵陰險狡詐，和北方敵人没有絶交，我們發動人馬的日子，他們就會唇齒相依互相救助。如果他確實孤獨没有依賴，也會恐懼害怕而遠遠逃散，或許很難一下子消滅。假使陛下的征討滯留在北方原野，山越賊寇趁機興起，恐怕不是絶對安全的長遠謀略。

權未許。

孫權没有同意。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陸瑁再次上奏疏説："武力軍備，固然是前代用來誅滅暴亂，威懾四方夷族的，但它要做的都衹是在奸雄已除滅，天下没有戰事，悠閑自在地在廟堂上，在商議之餘談論它罷了。至於中原地區混亂，九州各自互相對立的時候，一般應該加深根基鞏固根本，愛惜兵力財用，盡力自我休整調養，以等待鄰國敵人的缺誤，没有正當這種時候，捨近求遠，使軍隊疲勞的。從前尉佗叛逆，僭越稱帝，當時天下平安，百姓富裕，軍隊數量，糧食儲備，可以説很多，但漢文帝還是認爲遠征不容易，看重發動軍隊，衹是告誡曉諭他而已。如今凶殘的敵人没有除滅，邊境還要警戒，即使有像蚩尤、鬼方那樣的叛亂，也本應該按輕重緩急區别對待它，不應把公孫淵作爲當務之急。希望陛下克制威怒，停止行動計劃，暫時安定六軍，潛心思考默默規劃，以作今後的謀略，天下人就非常幸運了。"孫權第二次閲讀了陸瑁的奏書，贊賞他文辭道理正直懇切，於是就不出兵了。

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

當初，陸瑁的同郡人聞人敏在都城受到優待，超過宗脩，衹有陸瑁認爲不是這樣，後來果然像他説的。

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

赤烏二年，陸瑁死。他的兒子陸喜也涉獵文

籍，好人倫，孫晧時爲選曹尚書。

章典籍，喜愛品評人物，孫晧時任選曹尚書。

吾粲

吾粲字孔休，吴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静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

吾粲字孔休，是吴郡烏程縣人。孫河任縣長，吾粲做小吏，孫河非常看重他。孫河後來任將軍，能够自己選用地方長官，上表奏請任命吾粲爲曲阿縣丞，又升任爲長史，任職有出色的政績。吾粲雖然出身低微貧寒，但與同郡人陸遜、卜静等聲望相同。孫權任車騎將軍，召吾粲做主簿，出任山陰縣令，返回任參軍校尉。

黄武元年，與吕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絶，漂没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黄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黄武元年，吾粲和吕範、賀齊等人一同率水軍在洞口抗擊魏國將領曹休。遇到天颳大風，許多船隻相連結的繩索斷了，漂流靠到岸邊，被魏國軍隊俘獲，有的船翻沉没，那些仍保存着的大船，水中活着的人都攀附着它大聲呼叫，其他的官吏士兵害怕船翻沉没，都用戈矛擊打落水的人不讓他們上船。祇有吾粲和黄淵命令船上的人援救接收他們，手下的人認爲船超載必定破裂，吾粲説："船破，就是大家一同死罷了！别人陷入困境，怎麼能拋棄他們。"吾粲、黄淵救活的有一百多人。

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吕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宫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返回，升任會稽太守，召隱士謝譚任功曹，謝譚以有病爲藉口不來，吾粲開導他説："應龍因能屈能伸而神靈，鳳凰因鳴聲美好而珍貴，爲什麼一定要將身形隱藏在天外，把鱗甲潛伏在深淵中呢？"吾粲招募聚合人馬，被授任爲昭義中郎將，和吕岱討伐平定山越，入朝任屯騎校尉、少府，升任太子太傅。他遇到太子孫和和孫霸的事變，言辭激切，主持正義，明辯嫡子庶子的區别，想要讓魯王孫霸外出駐守夏口，放逐楊竺不讓他住在都城。又多次把消息告訴陸遜，陸遜當時駐守武昌，也接連上表勸諫爭執。吾粲因此被孫霸、楊竺等人誣衊陷害，關入監獄處死。

朱據

朱據字子範，吴郡吴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黄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污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

朱據字子範，是吴郡吴縣人。他儀表堂堂很有膂力，還善於辯論。黄武初年，徵召任命爲五官中郎將，補任侍御史。這時選曹尚書暨豔憎惡貪官污吏身居官位，想要清除他們。朱據認爲天下没有平定，應當重視功勞掩蔽過失，捨棄缺點選用人才，推舉清正的人激勵污濁的人，就足

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以阻止邪惡勉勵善行，如果一時間都降職廢黜，恐怕會有後患。暨豔不聽，終於失敗。

權咨嗟將率，發憤嘆息，追思呂蒙、張温，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自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

孫權憂慮缺乏將帥，憤懣嘆息，追念呂蒙、張温，認爲朱據是文武全才，可以接替他們，由此授任他爲建義校尉，統領部隊駐守湖孰。

黄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虚接士，輕財好施，禄賜雖豐而常不足用。

黄龍元年，孫權遷都到建業，徵召朱據娶公主爲妻，授任他爲左將軍，封爲雲陽侯。朱據謙虚接待士人，輕視財物喜愛施捨，俸禄賞賜雖然豐富但常常不够用。

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嘉禾年間，開始鑄造大錢，一枚新錢值原錢五百文。後來朱據的部隊應得到三萬貫錢，工匠王遂詐騙而領取了這筆錢，典校呂壹懷疑是朱據實際上取得了，拷問主管官員，這位官員死在刑杖下，朱據哀憐他無辜而死，用質地很好的棺木收殮他。呂壹又上表奏報朱據的官吏爲朱據隱瞞，所以朱據厚葬他。孫權多次責問朱據，朱據無法爲自己表白，就坐在草墊上等待治罪。幾個月後，典軍吏劉助發現事實真相，説明錢是王遂拿的，孫權很受觸動醒悟，説："朱據都受到冤枉，何况是官吏百姓呢？"就追究處罰呂壹的罪行，獎賞劉助一百萬錢。

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宫構争，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

赤烏九年，朱據升任驃騎將軍。遇到東宫太子孫和和魯王宫的孫霸兩人争鬥，朱據擁護太子，言語懇切周到，心中的義氣都表現在神情中，堅持己見寧肯一死，於是就降職爲新都郡丞。還没有到任，中書令孫弘誣陷詆毁朱據，趁着孫權卧病在床，孫弘僞造詔書追賜朱據死，朱據當時年紀五十七歲。

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録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晧時，宣至驃騎將軍。

孫亮在位時，朱據的兩個兒子朱熊、朱損各自又統領部隊，被全公主誣陷，都死了。永安年間，追記從前的功勞，任用朱熊的兒子朱宣繼承雲陽侯爵位，娶公主爲妻。孫晧在位時，朱宣官做到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揚《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温才藻俊茂，

評曰：虞翻有着古代的狂疏直率，固然在衰敗的時代很難逃脱災禍，但孫權不能容納他，也不算是心胸寬闊。陸績對於揚雄的《太玄》就像左丘明對於孔仲尼的《春秋》的貢獻，莊周對於老聃的《道德經》的貢獻；以他這樣難得的人

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才，却去鎮守南越，不也是毁了他這人嘛！張温才華傑出，但智謀計策不足，因而招致艱險禍患。駱統深明大義，言語懇切，説理周詳，正遇到孫權閉塞不開通視聽。陸瑁專注於道義，進諫規勸，君子對他有所稱頌。吾粲、朱據遭遇挫折，因正直而喪命，可悲啊！

三國志卷五十八

吴志十三

陸遜（子）抗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吴。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户。

陸遜字伯言，是吴郡吴縣人。他原名叫議，世代都是江東的望族。陸遜幼年喪父，跟隨堂祖父廬江太守陸康在任職官署。袁術和陸康有仇怨，準備攻打陸康，陸康送陸遜和親戚回到吴郡。陸遜比陸康的兒子陸績大幾歲，就爲陸康管理家務。

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吴、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

孫權做將軍，陸遜二十一歲，就開始在孫權將軍府中任職，歷任東西曹令史，外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同時兼管縣令職務。海昌縣連年大旱，陸遜打開糧倉賑濟貧民，勉勵督促種田養蠶，百姓得到依賴。當時吴郡、會稽、丹楊有很多爲逃避賦稅躲藏隱匿的百姓，陸遜陳請有利切實的措施，懇求准許招募他們。會稽郡的山越賊寇首領潘臨，過去是這地區的禍害，多年没有俘獲。陸遜以招募的部下士兵，到深山險要地區討伐，所到之處山越都降服，部屬軍隊達到二千多人。鄱陽賊寇首領尤突作亂，陸遜又前去討伐他，授任爲定威校尉，部隊駐扎在利浦。

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内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

孫權把哥哥孫策的女兒許配給陸遜，多次向他徵詢關於當前的政務，陸遜建議說："當今英雄各據一方，像豺狼一樣窺視觀望，要戰勝敵人平定禍亂，没有民衆不能够成功。而山越賊寇長期作惡，依據着險要偏遠的地區。凡内部没有安定，難以圖謀向遠方，應擴充隊伍，從中選取精鋭部隊。"孫權采納了他的計策，任命他爲帳下右部督。恰巧丹楊賊寇首領費棧接受了曹操的任命，煽動山越部族，作爲内應，孫權派陸遜討伐

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

費棧。費棧的黨徒很多而前去討伐的部隊很少，陸遜就增設牙旗，分派布置戰鼓號角，夜間潛入山谷中，擂鼓吶喊向前，賊寇即時失敗逃散。於是就整頓分配東部三郡人衆，强壯的人當兵，病弱的補充民户，得到精鋭士兵幾萬人，長期作惡的賊人全部除滅，他經過的地區都整肅清静，返回駐扎在蕪湖。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毁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會稽太守淳于式上表奏報陸遜非法徵用民衆，擾亂地方。陸遜後來到達京都，言談之中，稱贊淳于式是好官吏，孫權説："淳于式告發您而您舉薦他，爲什麽呢？"陸遜回答説："淳于式意在要養護民衆，因此告發陸遜。如果陸遜我又詆毁淳于式來擾亂您的視聽，這不可提倡。"孫權説："這確實是忠厚長者的行爲，衹是别人做不到罷了。"

吕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

吕蒙假稱有病返回建業，陸遜前去拜見他，對他説："關羽和您邊境相接，您怎麽遠離駐地東下，没有後顧之憂嗎？"吕蒙説："的確像您所説的，但是我的病很重。"陸遜説："關羽自恃他的勇氣，欺壓别人。開始建立大的功勞，心中驕傲放縱，衹想着進攻北方，没有嫌疑我方，又聽説您病了，一定更加没有防備。如今出其不意，自然會擒獲制服他。您東下去見聖上，應好好地謀劃。"吕蒙説："關羽一向勇猛，本來就不好對付，而且他已占據荆州，大施恩愛信義，再加上剛剛立下功勞，膽量氣勢更盛，不容易謀取。"吕蒙到達京城，孫權問："誰可以接替您呢？"吕蒙回答説："陸遜深謀遠慮，才能足以擔當重任，看他的長遠謀略，終將承擔大任。并且没有很大名聲，不是關羽所畏忌的，没有人比他更合適了。如果任用他，應該讓他表面上隱藏起鋒芒，暗中觀察形勢有利時機，然後就能成功。"孫權就召見陸遜，授任他爲偏將軍右部督接替吕蒙。

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

陸遜到達陸口，寫信給關羽説："先前您察看敵人破綻而進兵，依照法則調度軍隊，很輕易就取得大勝，功勛是何等偉大啊！敵國潰敗，盟友受益，聽到喜訊，擊節稱贊，想來您就要席捲中原，共同扶助朝廷綱紀。近日我這個没有才能的人，接受委任來到西部，非常仰慕您的風采，

嘆，以爲將軍之勛足以長世，雖昔晋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兹。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托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很想聽到您很好的教誨。”又説：“于禁等人被俘獲，遠近各處歡欣贊嘆，認爲將軍您的功勛足以永垂於世，即使從前晋文公在城濮之戰中的軍隊，淮陰侯攻取趙國的謀略，也不能超過您這功績。聽説徐晃等人的步兵騎兵，駐扎下來，窺探您的動静。曹操是狡猾的敵人，憤怒而不顧危難，恐怕會暗中增派人馬，以求心意得逞。雖説他的軍隊疲弱，但還有勇猛强悍的。而戰鬥得勝後，常常患在輕敵，古人用兵謀略，軍隊得勝就更加戒備，希望將軍多方制定謀略，以保持自己的全勝。我這個書生才疏愚鈍，愧居不能勝任的職位，很高興能與有威德的您爲鄰，樂意自己盡心傾述，即使不能合乎您的策略，也還是傾心向往。倘如能明瞭我的注目仰望，希加以體察。”關羽看了陸遜的信，有謙卑恭敬依附他自己的意思，心中非常安定，不再有猜忌。陸遜詳細稟報了這些情况，陳述了可以擒獲關羽的要領。孫權就暗地裏派兵西上，讓陸遜和吕蒙任前鋒，一到就攻克了公安、南郡。陸遜徑直進軍，兼任宜都太守，授任爲撫邊將軍，封爲華亭侯。劉備的宜都太守樊友棄郡逃走，各城的地方長官和蠻夷首領全部投降。陸遜請求金、銀、銅印，來授予剛剛歸附的人。這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絶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脱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陸遜派將軍李異、謝旌等人帶領三千人，進攻蜀國將領詹晏、陳鳳。李異統領水軍，謝旌統領步兵，截斷險要地點，很快就打敗詹晏等人，陳鳳被活捉投降。又進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敗他們。秭歸的大族文布、鄧凱等集合夷人軍隊幾千人，和西方的蜀國相勾結。陸遜又部署謝旌討伐打敗文布、鄧凱。文布、鄧凱脱身逃走，蜀國任命他們做將領。陸遜命人引誘他們，文布率領人馬返回投降。陸遜先後斬殺、俘獲、招降的，總共有幾萬人。孫權任命陸遜做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爲婁侯。

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

當時荆州的士人剛剛回歸，有的人官職任命還没有安置恰當，陸遜上奏疏説：“從前漢高祖接受天命，招納任用優異人才，光武帝中興，衆多傑出的人都來歸附。如果是能够昌盛道德教化的人，就不必在意親疏遠近。如今荆州剛平定，

載抽拔之恩，令并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

有德行才能的人還没有顯達，臣愚鈍而忠心恭敬，懇求您廣泛給予他們培養提拔的恩惠，讓他們一同得以進身任用，然後，四海之内的人都會引頸仰慕，想來歸順您廣大深遠的教化。”孫權很敬重地采納了他的建議。

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爲别督，先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争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并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

黄武元年，劉備率領大隊人馬前來進攻西部邊境，孫權任命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率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抗擊劉備。劉備從巫峽、建平連接營闈直至夷陵邊界，設立幾十個駐兵營寨，用金銀錦緞爵位獎賞引誘鼓動各夷人部族，派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做前鋒，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人各任分部將領，先派吴班帶領幾千人在平地設立營寨，想要挑戰。衆將領都想攻打蜀軍，陸遜説：“蜀軍這舉動必定有詐，暫且看看再説。”劉備知道他的計策無法實現，就率領八千伏兵，從谷中出來。陸遜説：“我之所以不聽從諸位攻打吴班，是因爲揣測他們一定有詭詐。”陸遜上奏疏説：“夷陵是要害之地，是國家的門户，雖然容易奪取，但也容易失去。失掉此地就不僅是損失一個郡的地方，荆州也值得擔憂了。現在争奪此地，要一定獲得成功。劉備違背天理，不保守老巢，竟敢自己來送死。臣雖然没有才能，仰仗陛下的神威，以順討逆，打敗他們就在近日。回顧劉備前後的用兵，敗多勝少，由此推論，不值得憂慮。臣起初擔心他水陸并進，如今他反而放棄船隻，沿陸路進兵，處處扎營，看他的部署，一定没有别的變化。在下我希望聖上高枕無憂，不必顧念此事。”衆將領都説：“攻打劉備應在開始時，如今竟讓他深入五六百里，相互對峙已有七八月，他的各要害都防守嚴密，攻打他必定没有收益。”陸遜説：“劉備這個狡猾的敵人，經歷的事很多，他的軍隊剛集結時，他考慮周密用心專一，不能進犯他。現在他駐軍長久，没有占到我們的便宜，軍隊疲憊，士氣沮喪，無計可施，夾擊此敵，正在今日。”於是先攻打一個營寨，没有取勝。衆將領都説：“這是白讓士兵送死罷了。”陸遜説：“我已經知道攻破他們的辦法。”就命令士兵各自拿一把茅草，用火攻攻克敵軍營

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

寨。頃刻間火勢形成，陸遜率領各路軍隊同時進攻，斬殺張南、馮習和胡王沙摩柯等人首級，攻破蜀軍四十多個營寨。劉備的將領杜路、劉寧等走投無路，請求投降。劉備登上馬鞍山，布列軍隊環繞保衛自己。陸遜督促各軍四面進逼，蜀軍土崩瓦解，死了上萬人。劉備趁黑夜逃跑，驛站人員自己擔來丟棄的鐃、鎧甲放火焚燒，爲他斷後，他纔得以逃入白帝城。劉備的船隻器械，水軍步兵的軍需物資，一下子幾乎損失殆盡，士兵尸骸漂流，塞滿江面。劉備非常羞愧憤恨，說："我竟然被陸遜挫敗侮辱，難道不是天意嗎！"

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起初，孫桓分率士兵去夷道討伐劉備的前鋒部隊，被劉備包圍，向陸遜求救。陸遜說："不行。"衆將領說："孫安東是公族，受到包圍處境困頓，怎能不救援？"陸遜說："安東很得將士的人心，城池牢固，糧食充足，不值得擔憂。等到我的計策實施，即使不去救安東，安東自己就會解圍。"等到陸遜謀略全部實施，劉備果然潰敗逃散。孫桓後來見到陸遜說："先前我的確怨恨沒有得到援救，等到今天，纔知道您的調度自有方略。"

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强對也。諸君并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在抗擊劉備的時候，衆將軍有的是孫策時的舊將，有的是公室貴戚，各自驕傲自負，不聽命順服。陸遜手按寶劍說："劉備天下聞名，曹操都畏懼他，現在他來到國境，這是强勁的對手。各位都蒙受國家恩惠，應該和睦相處，共同除滅這個敵人，上報所受的恩惠和重任，各位却不順服，這很不應該。我雖然是個書生，接受了主上的任命。國家之所以委屈各位讓你們接受我的指揮，是因爲我還有一點兒值得稱道，能够忍辱負重的緣故。各人負擔自己的職責，不能再推辭！軍令有規定，不能違犯。"直到打敗劉備，計策大多出自陸遜，衆將領纔心服了。孫權聽說此事，說："您爲什麽當初不向我稟報衆將領不服從指揮約束的事呢？"陸遜回答說："我接受的恩德深重，擔負的重任超出了我的才能。又這些將領們有的做心腹親信，有的可做戰將，有的是功臣，都是國家應該和他們共同成就大事的人。臣雖然才能低劣，但私下仍仰慕藺相如、寇恂謙虚

忍讓的道義，以成就國家大事。”孫權大笑，稱贊很好，加授陸遜爲輔國將軍，兼任荆州牧，當即改封他爲江陵侯。

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托助國討備，内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又劉備住在白帝城後，徐盛、潘璋、宋謙等人各自競相上表稱劉備必定可以擒獲，請求再次進攻他。孫權以此事詢問陸遜，陸遜和朱然、駱統認爲曹丕大規模集結軍衆，表面上假稱幫助國家討伐劉備，内地裏實際藏有險惡用心，謹請決定立即撤軍返回。不久，魏國軍隊果然出動，吴軍三面受敵。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劉備不久病死，兒子劉禪繼位，諸葛亮執掌國政，和孫權連和。當時政事所適宜做的，孫權總是命令陸遜告訴諸葛亮，并且刻了孫權的印璽，把它放在陸遜的住所。孫權每次給劉禪、諸葛亮寫信，常送給陸遜看，語意輕重妥當與否，有不妥之處就讓他改定，用印璽封好送走。

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黄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

黄武七年，孫權讓鄱陽太守周魴詐騙魏國大司馬曹休，曹休果然發兵進入皖縣，孫權就召見陸遜，賜授黄鉞，任大都督，迎擊曹休。曹休察覺真相，耻於受到欺騙，但自己依仗兵馬精良衆多，於是就同陸遜交戰。陸遜自己做中路部隊，命令朱桓、全琮任左右兩翼，三路同時進軍，果敢地衝擊曹休的伏兵，就勢驅逐趕跑他們，追擊敗逃的曹軍，一直到夾石，斬殺俘獲一萬多人，牛馬騾驢車乘上萬輛，武器軍需物資幾近全部繳獲。曹休返回，背生毒瘡而死。陸遜各路大軍整隊經過武昌，孫權命令左右的人用御用傘蓋遮覆陸遜，進出宫殿大門，所有賞賜陸遜的，都是皇帝御用的上等珍品，在當時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派遣陸遜返回西陵。

黄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鬥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毁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

黄龍元年，授任陸遜上大將軍、右都護。這年，孫權東巡到建業，留太子、皇子和尚書九官，徵召陸遜輔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和豫章三郡的政務，總管督統軍政國事。當時建昌侯孫慮在殿堂前建造鬥鴨欄，頗施工巧，陸遜神情嚴肅地説：“君侯您應勤奮閲讀經典來自新增益，玩弄這些做什麽？”孫慮當時就拆毁了鬥鴨欄。射聲校尉孫松在公子中最受孫權喜愛，放縱士兵嬉戲，軍備鬆弛，陸遜當他的面對他的主管官員給

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宫，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予剃髮的處罰。南陽人謝景贊美劉廙先刑後禮的論調，陸遜斥責謝景說："禮高於刑很久了，劉廙用微不足道的詭辯來歪曲先聖的教導，是完全不對的。您如今侍奉太子，應遵循仁義來宣明善言，像那樣的言論，不必講了。"

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非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勛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陸遜雖然身在京城外，但心中顧念國家大事，上奏疏陳述時事說："臣認爲法律嚴厲，下面違犯的人很多。近幾年來，將領官員犯罪，雖然是因他們自己不謹慎應當責罰，但是天下還没有統一，應圖謀進取，小的過錯應該施恩寬免，以安定臣民的情緒。而且當前要做的事日益繁多，賢良才能是頭等重要的，除非是邪惡污穢在身，或是無法忍受的罪過，懇請您還是提拔任用，施展出他們的才能效用。這就是聖明的君王忘掉過失記取功勞，以成就帝王大業的做法。從前漢高祖不計陳平的過失，用他的奇妙謀略，最終建立功勛帝業，功名流傳千載。嚴酷的刑法，不是帝王的盛業；有懲罰而没有寬恕，不是安撫遠方的人的宏圖大計。"

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

> 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

孫權想要派一支部隊去攻取夷州和朱崖，都將此事詢問陸遜，陸遜上奏疏說：

> 臣愚意認爲全國還没有平定，應需要民力，來完成當前的大事。如今用兵多年，現有人員減損，陛下憂勞心思，廢寢忘食，準備遠去謀取夷州，以完成大事，臣反復思考，没有看出這樣做的益處，到萬里之遠去襲擊攻取，風波難以預料，兵衆改换水土，必定生出疾病，如今驅使現有人馬，跋涉不毛之地，想要收益却更會受損，想要得利反而會受害。另外珠崖地形險惡，民衆就像禽獸没有開化，得到那裏的民衆不足以成就大事，没有那樣的士兵也不會虧損人馬。如今江東現有人馬，自身足以圖謀大事，衹應積蓄力量然後行動而已。從前桓王孫策開創基業，兵力不足一旅，却創立了大業。陛下承受天命，開拓平定江南地區。臣聽説治理動亂討伐叛逆，需要軍隊的威力，從事農桑獲取衣食，是百姓的本業，但是戰爭没有平息，百姓挨餓受凍。臣愚意認爲應當養育士

矣。

民，放寬其租賦，使人們能齊心協力，用道義勸勉勇武，那麼黄河、渭水流域就能平定，天下就會歸於一統了。

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

孫權最終還是征討夷州，果然得不償失。

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

到了公孫淵背棄盟約，孫權想要前去征伐，陸遜上奏疏説：

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泛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争，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窺闟，戚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

公孫淵憑藉險要地形依仗堅固守備，拘留我國大使，不進獻名馬，實在可氣可恨。蠻夷擾亂中原，没有染受聖王的教化，像鳥兒一樣逃竄到荒僻邊遠地區，抗拒帝王的軍隊，以致使陛下如此地震怒，想要勞動天子尊嚴泛輕舟渡大海，不顧慮危險而涉足難以意料的地方。當今天下如流雲般紛亂，群雄像猛虎般相争，英雄豪傑躍躍欲試，呼號吶喊虎視眈眈。陛下以神勇英武的資質，禀承天意安排，在烏林攻破曹操，在西陵打敗劉備，在荆州擒獲關羽，這三個敵人是當世的豪傑，您都挫敗了他們的鋒芒。您聖明的教化所安撫到的，萬里之内民衆像順伏的草一樣歸附，正要掃平中原，使天下統歸大道。如今不忍很小的忿恨，而大發雷霆般的憤怒，違背古代貴人不近險地的訓誡，輕視天子的尊貴，這是臣疑惑不解的。臣聽説立志行萬里路的人，不會在半途停步；謀取天下的人，不會計較小事而妨害大局，强大的敵人就在邊境，偏遠地區没有歸附，陛下乘船遠征，必定給敵人可乘之機，禍患到了纔憂慮，後悔就來不及了。假如統一大業很快成功，那麼公孫淵不用討伐自會歸服；如今竟捨不得遥遠的遼東地區的民衆和馬匹，怎麼單單要抛棄江東牢固的基業而不愛惜呢？懇請停下大軍，來威懾大敵，早日平定中原，流傳榮耀給未來。

權用納焉。

孫權就采納了他的意見。

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

嘉禾五年，孫權北上征伐魏國，派陸遜和諸葛瑾攻打襄陽。陸遜派親信韓扁帶着表奏去向孫權報告，返回時，在沔中遇到敵人，敵人搜巡捕獲韓扁。諸葛瑾聽説此事非常害怕，給陸遜寫信説："主上已經返回，敵人抓到韓扁，完全瞭解

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戚，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托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并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了我們的虛實。并且江水枯涸，應當趕快撤走。"陸遜没有答覆，正催促人種蔓菁和豆子，和衆將領下棋射戲就像往常。諸葛瑾說："伯言足智多謀，他這樣做必有緣由。"親自來見陸遜，陸遜說："敵人知道主上已經返回，没有什麽可再擔憂的，能專力對付我們。另外我們已經守備着要害地點，士兵將領思想動摇，且應當自己鎮定來安定他們，實施設下應變的策略，然後撤出而已。假如現在馬上就表現出要撤退，敵人將會認爲我們害怕，趁勢前來相逼迫，就是必敗的情勢了。"於是就暗中和諸葛瑾定下計策，讓諸葛瑾督率船隻，陸遜發動全部兵馬，攻向襄陽城。敵人一向害怕陸遜，急忙回頭趕往襄陽城。諸葛瑾隨即率領船隊出來，陸遜慢慢整頓好隊伍，虚張聲勢，步行靠上船隻，敵人不敢進犯。大軍到白圍，假稱要停下圍獵，暗中派將軍周峻、張梁等人攻打江夏郡的新市、安陸、石陽三縣，石陽縣的集市正熱鬧，周峻等人突然來到，人們都丢棄物品進入城中。城門堵塞不能關閉，敵軍就自己砍殺自己的百姓，然後城門纔關上。吴軍斬首活捉的，總共有一千多人。那些活捉的人都加以保護，不讓士兵侵擾欺侮。帶着家屬來的人，讓他們前去料理照看。如果失去妻子兒女的，就給予衣服糧食，優厚地慰勞，發送他們返回，有的人感動敬慕相互結伴而來歸附。鄰界地區的人心向陸遜，江夏功曹趙濯、弋陽的劉備的將領裴生和夷王梅頤等人，都率領黨徒前來歸附陸遜。陸遜拿出全部財物，周濟供給關懷照顧他們。

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潜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另外魏江夏太守逯式兼統兵馬，常常爲害吴國邊境，而他和北方魏國老將文聘的兒子文休一向不和。陸遜聽説情況如此，馬上假造回覆逯式的信説："收到回信言辭懇切，知道您和文休長期結有仇怨，勢不兩立，想來歸附，我就把來信秘密呈報君王聞知，集合人馬迎接您。您應暗中整裝行動，再告訴我確定的日期。"把信放到邊境上，逯式的士兵拾到信拿給逯式看，逯式惶恐畏懼，於是就自己送妻子兒女返回洛陽。從此官吏士兵不再親近依附他，於是他被免官。

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

嘉禾六年，中郎將周祗請求在鄱陽郡招募士

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并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

兵，孫權將此事下發詢問陸遜。陸遜認爲這個郡的百姓易於動亂難於安定，不能進行招募，恐怕會招來賊寇。而周祗堅持説要招募，郡民吴遽等人果然作亂殺了周祗，攻下各個縣。豫章、廬陵兩郡一貫作惡的百姓，都響應吴遽作了賊寇。陸遜自已聽到消息，立即征討并打敗他們，吴遽等人相繼投降，陸遜挑選出精兵八千多人，三個郡都平定了。

時中書典校吕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

當時中書典校吕壹，竊取玩弄權柄，擅自作威作福，陸遜和太常潘濬同對此事很憂慮，説起來就傷心流淚。後來孫權誅殺吕壹，以此深深自責，這些話記載在孫權傳中。

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强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强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嘆'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當時謝淵、謝厷等各自陳述應辦適宜的事情，想要興辦有益國家的事，改革政治措施，孫權將此事下交詢問陸遜。陸遜評議説："國家以民作爲根本，强盛在於民衆力量，財富出自人民生産。民衆富足而國家貧弱，民衆貧弱而國家富强的情況，是從來没有的。所以治理國家的人，得到民心就能治理好，失掉民心就會動亂，如果不讓民衆受益，而讓他們竭盡全力報效，也是很難的。因此《詩經》贊嘆説'適宜百姓人民，會受上天福禄'。懇請您下施聖恩，安寧救助百姓，幾年之内，國家財用稍有豐足，然後再另作謀劃。"

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應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群寮，可不敬與？君其勖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赤烏七年，陸遜接替顧雍任丞相，孫權下詔書説："朕憑着没有德行的資質，順應天命運數登上帝位，天下没有歸於一統，邪惡作亂的人充塞道路，朕日夜戰戰兢兢，顧不上有片刻的睡眠。您天資聰慧，美德昭著，擔任上將，輔助國家消除禍難。有蓋世功勞的人，必定受到光榮巨大的恩寵；身兼文才武略的人，必定擔負國家的重任。從前伊尹使商湯興盛，吕尚輔佐周朝，今天朝廷内外的重任，您實際都兼任了。現任命您爲丞相，派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予印綬。您要發揚光大美德，建立美好的功業，恭敬地順服王命，安撫四方。嗚呼！總管三公職事，訓導群臣百官，能不謹慎嗎？您要努力自勉！原擔任的州牧都護兼領武昌職事都依舊。"

先是，二宫并闕，中外職司，多

這之前，東宫太子孫和和魯王宫的孫霸各自

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户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并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

并立，朝廷内外的官職，多數派官宦子弟擔任。全琮報告陸遜，陸遜認爲子弟如果有才，不愁不任用，不應徇私情求得功名利禄；如果他們才德不好，終究會招來禍患。而且聽説兩宫勢力相當，必定會各有矛盾，這是古人深忌的。全琮的兒子全寄，果然逢迎依附魯王，輕率地交相陷害。陸遜給全琮寫信説："您不效法金日磾，而庇護阿寄，終究會給您的家族招來禍患的。"全琮既不接受這意見，反而和陸遜有了嫌怨。等到出現太子地位不安穩的議論，陸遜上奏疏陳述："太子是正統，應有像磐石那樣牢固的地位，魯王是藩臣，應當使他的恩寵和地位與太子有差别，彼此各得其所，上下都得安寧。謹叩頭流血來禀告。"他多次上奏，甚至請求到京城，想要親口論説嫡庶的分别，來匡正得失。陸遜既没有得到允許，而陸遜的外甥顧譚、顧承、姚信，都因親近依附太子，含冤被流放。太子太傅吾粲因多次和陸遜互通書信而獲罪，投入獄中死去。孫權多次派宫中使者責備陸遜，陸遜憤恨而死，當時年紀六十三歲，他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

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别族。其先睹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當初，暨豔提出設立處置貪官污吏的營府的建議，陸遜勸阻他，認爲必定招來禍害。又對諸葛恪説："地位比我高的人，我一定尊奉他共同升遷；地位比我低的人，我就要扶持幫助他。如今看您盛氣侵凌上級，神情輕視下屬，這不是安定德行的基礎。"又廣陵人楊竺年輕時就很有名聲，而陸遜認爲他終究要失敗，勸楊竺的哥哥楊穆讓他分家另立門户。陸遜的先見之明就像這樣。他的長子陸延早年夭亡，次子陸抗繼承了爵位。孫休在位時，追封陸遜謚號爲昭侯。

陸抗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

陸抗字幼節，是孫策的外孫。陸遜死時，陸抗年紀二十歲，授任爲建武校尉，統領陸遜的兵馬五千人，給陸遜送葬東歸，來到京城謝恩。孫權拿楊竺控告陸遜的二十件事責問陸抗，屏退他的賓客隨從，宫中使者來當面責問，陸抗不加思索詢問，每件事都有條有理地對答，孫權的疑意逐漸消除。

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

赤烏九年，陸抗升任立節中郎將，和諸葛恪

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毁壞，深以爲慚。

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别，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

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

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

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

三年，假節。

孫晧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

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

>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强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

换防去駐守柴桑。陸抗臨離開時，全部又修繕了城防營圍，修整墻和房屋，住宅的桑樹果樹，不得隨意毁壞。諸葛恪進入駐地，整齊如新。而諸葛恪在柴桑的舊營地，有很多毁壞的，他深感慚愧。

太元元年，他到京城治病。病愈後準備返回，孫權流着淚和他道别，説："我先前聽信讒言，和你的父親君臣大義不深厚，因此對不起你。前後責問你的材料，全部燒掉它，不要讓别人看見。"

建興元年，授任爲奮威將軍。

太平二年，魏國將領諸葛誕以壽春投降，吴國授任陸抗爲柴桑督，趕赴壽春，打敗魏國牙門將偏將軍，升任征北將軍。

永安二年，授任陸抗鎮軍將軍，督率西陵，從關羽瀨到白帝一帶。

永安三年，授予他符節。

孫晧即位，加授陸抗鎮軍大將軍，兼任益州牧。

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死，授任陸抗總管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各地軍務，官署在樂鄉。

陸抗聽説朝廷政令有很多缺誤，非常憂慮，就上奏疏説：

> 臣聽説，德行不相上下那麽人多的會戰勝人少的，力量相等那麽安定的會制服危亂的，這或許就是六國被强秦兼并，西楚霸王項羽臣服漢高祖的原因。如今敵人占據全國廣大地區，不僅僅是像秦國那樣衹占有關西地區；敵人占據着九州，哪裹像漢高祖那樣衹是占有鴻溝以西而已。我國外無盟國的援助，内無西楚那樣的强大，各種政務廢弛，百姓没有安定，而議政的人所依仗的，衹是認爲有大江高山，環繞着疆界，這是守衛國家的下策，不是有智慧的人首先考慮的。臣常常追思戰國時各國存亡的徵兆，近看漢朝劉氏覆滅的迹象，用典籍考求，用行事來驗證，半夜裏撫枕難眠，吃飯時忘了進食。從前匈奴没有消滅，霍去病推辭府第；漢朝統

國同戚，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治之道不純正，賈誼痛惜哭泣。何況臣出身王室，世代蒙受恩寵，自身的凶吉，和國家同憂患，死生相約，大義決不苟且偷安，日夜憂愁，想到就感到痛心。事奉君主的道義在於犯顏直諫而不欺瞞，做人臣的節操是不惜生命而盡忠，謹陳述當前宜做的十七條列於下。

十七條失本，故不載。

十七條原文已失，所以没有載録。

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嘆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當時何定玩弄權術，宦官干預朝政。陸抗上奏疏説："臣聽説創建國家繼承家業，不能任用小人，安於讒言任用奸邪的人，《尚書》中就有告誡，因此《詩經》的作者就怨恨諷刺，孔子也爲此感嘆。春秋以來，直到秦、漢，各朝代覆滅的迹象，没有不是由此開始。小人不懂治國之道，見識本來就淺薄，即使是竭盡心力，還不足以任用，何况他們奸邪之心一向深厚，愛憎之情變化不定呢？如果擔心失去，就没有做不出的。如今委任他們以本應是聰慧的人的重任，授予他們獨斷專行的權威，而希望和樂的聲名興起，肅穆清明的教化樹立，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當今現有的官員，有特殊才能的人雖然少，但有的是貴族王室後代，從小受道德教化的浸染，有的是清正刻苦而自立，資質才能足以使用，自可以根據才能授予官職，貶抑斥退衆小人，這樣做後，風俗教化纔能清明，各項政務纔能没有污濁。"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彦、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鋭，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占據守城叛亂，派使者投降晉國。陸抗聽説此事，當日部署各軍，命令將軍左奕、吾彦、蔡貢等人徑直趕赴西陵，命令軍營重新修築堅固營圍，從赤谿到故市，對内用來包圍步闡，對外用來抵抗敵寇，日夜催迫，就像敵人已來到，兵衆都苦於此事。衆將領都勸諫説："如今趁着三軍的鋭氣，迅速攻打步闡，等到晉國救兵來到，步闡必定能先被攻下。爲什麼要修築營圍，而使士兵百姓的力量疲憊呢？"陸抗説："這座城所處地形穩固，糧食又充足，而且城中修繕的守衛防禦設施，都是陸抗我過去規劃的。如今反而去攻打它，既不能很快攻克，而北方的援兵必定會到，援兵來到而我們没有準備，内外受敵，怎麼抵禦呢？"衆將領都想要攻

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虚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閒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加拜都護。

打步闡，陸抗總是不答應。宜都太守雷譚説得很懇切，陸抗想要服衆，允許讓他們進攻一次。進攻果然失利，營圍守衛纔剛合圍。晉車騎將軍羊祜率軍攻向江陵，衆將領都認爲陸抗不應率軍西上，陸抗説："江陵城池堅固兵力充足，没有什麽值得擔憂的。假如讓敵軍攻陷江陵，必定也守不住，我們損失的很小。如果讓西陵與敵人勾結，那麽南山的衆多夷人就都會紛擾動亂，那要憂慮的事，就難以説盡了。我寧願放棄江陵而趕往西陵，何况江陵很牢固呢？"當初，江陵地勢平坦廣闊，道路通暢便利，陸抗命令江陵督張咸修築大堤攔水，淹没中心平地，來阻斷賊寇叛亂。羊祜想藉堵起的水行船運糧，揚言準備破壞堤壩來讓步兵通過。陸抗聽説，就讓張咸馬上破毁堤壩。衆將領都很疑惑，多次勸諫陸抗不聽。羊祜到達當陽，聽説堤壩破毁，就改船運爲車運糧食，耗費很多的工時力量。晉國巴東監軍徐胤率領水軍到建平，荆州刺史楊肇到西陵。陸抗命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守長江南岸抵禦羊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抵禦徐胤；陸抗自己統率三軍，依據營圍迎戰楊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逃去投降楊肇。陸抗説："俞贊是軍中的老官員，知道我們的虚實，我常擔心夷兵一向不精練，如果敵人進攻營圍，一定先攻此處。"當晚連夜撤换夷兵，都用老兵將領替補上去。第二天，楊肇果然攻打先前夷兵防守處，陸抗命令回軍反擊，箭石像雨一樣射下，楊肇的兵衆死傷累累。楊肇到西陵一個月，無計可施連夜逃走。陸抗想要追擊楊肇，但顧慮步闡在要害之處積蓄力量伺機進攻，兵力不够分配，於是衹是擊鼓警戒部衆，像是要追擊的樣子。楊肇的部衆驚慌恐懼，都抛棄武裝脱身逃跑，陸抗派輕裝部隊跟踪追擊，楊肇大敗，羊祜等人都撤軍返回。陸抗於是就攻克西陵城，誅滅了步闡的家族及其大將官員，自此以下，由他請求赦免的有幾萬人。又修繕了西陵城防，向東返回樂鄉，臉上没有驕傲的神情，謙虚平和如同往常，所以很得將士的歡心。加官授任爲都護。

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

聽説武昌左部督薛瑩被拘捕入獄，陸抗上奏

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并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戚。蕃、勖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録。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内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疏說："才德出衆的人，是國家的珍寶，社稷的可貴財富，各種政務因他們而有條不紊，四方各地因他們而肅静清明。所以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都是當今傑出人物，一代著名英才，當初既蒙受恩寵，從容安定地供職各官位，却都頃刻間受到誅殺，有的被滅族絶後，有的被貶棄到偏遠地區。《周禮》有赦免賢才的刑令，《春秋》有寬恕善人的義理。《尚書》説：'與其殺死無辜的人，寧可違背常法。'而且王蕃等人罪名没有確定，就被施以死刑，他們心懷忠義，身受極刑，難道不令人痛心嗎！况且已死之後的刑罰，本來没有經見，至於竟要焚尸揚灰棄水漂流，抛擲在水邊，恐怕不合先王的法典，或許是立法的甫侯所要禁戒的。因此百姓哀痛驚動，士人民衆都很憂傷。王蕃、李勖永遠死了，後悔也來不及，懇切希望陛下赦免召回樓玄。而近來又聽説薛瑩突然被捕。薛瑩的父親薛綜曾向先帝進言，輔佐過文皇帝，等到薛瑩繼承父業，注意修養名節品行，現在犯的法，罪過還可以寬恕。臣擔心主管官員没有詳細明白他的事情，如果再加誅殺，就更加失去民望，懇請垂施聖恩，寬赦薛瑩的罪過，憐憫衆犯人，澄清刑法，那麽天下就幸運異常了！"

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强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

當時軍隊頻繁出戰，百姓疲憊困頓，陸抗上奏疏説："臣聽説《周易》推崇順應時勢，《左傳》贊美尋伺時機，所以夏桀罪惡重多，商湯出兵征討；商紂荒淫暴虐，周武王發動軍隊攻伐。如果没有那樣的時機，商湯寧可被囚禁在夏臺而哀痛憂慮，周武王寧可從孟津撤回征伐大軍。如今不致力於富國强兵，努力耕作積蓄糧食，使文武人才報效施展他們的才能，各個官署不玩忽職守，明確貶官升職條件來激勵衆官員，審明刑處獎賞來表明勸勉和禁止，用道德訓導各官員，用仁義安撫百姓，然後遵循天命承受運數，席捲天下，而是聽任衆將領捨身爲名，無休止地發兵征戰，動輒耗費數以萬計，士卒傷病憔悴，敵寇却没有减損，而我方已經非常疲憊了！現在要争奪帝王的資業，却被眼前的小利迷惑，這是臣子玩弄權術的奸計，不是國家的良策。從前齊國、魯

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

國三次交戰，魯國人兩次取勝但不久就滅亡了。爲什麽呢？因爲兩國力量大小不同。何况現在軍隊出戰收獲，不能彌補損失呢？而且依仗軍隊就没有民衆，這是古人的明鑒，確實應該暫時停止攻城略地的小謀劃，來蓄養軍民的力量，伺察時機，以便没有悔恨。”

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

鳳皇二年春季，朝廷派使者去陸抗處授任他爲大司馬、荆州牧。

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强對，内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竪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閲，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

鳳皇三年夏季，陸抗病重，上奏疏説：“西陵、建平，是國家的屏障，既處在蜀國下游，又兩面受敵。如果敵人乘船順流而下，船行千里，如流星閃電，頃刻來到，是不能依靠其他的救援部隊來解救危難的。這是國家安危的關鍵，不僅僅是疆界受侵害的小事。臣的父親陸遜從前在西部邊境時上書陳説，認爲西陵是國家的西大門，雖説容易守備，但也容易丢失。如果失守，就不衹是失掉一郡，荆州也將不屬吴國所有。假如有意外，應當出動全國的力量去争奪那裏。臣過去駐守西陵，得以涉獵陸遜的遺迹，先前請求精兵三萬人，而主管官員遵循常規，不肯派這麽多軍隊前來。從步闡事件以後，兵員更有减損。如今臣管轄千里之地，四面受敵，對外要防禦强敵，對内要安撫百蠻夷族，而上下現有兵員僅有幾萬人，病弱疲憊時間很長了，難以應付突然事件。臣愚意認爲各王年紀幼小，没有管理過國事，應暫且設立傅相，輔助引導他們賢能的資質，不要占用兵馬而妨害重要政務。另外宫中宦官，開辦設立招募，士兵民衆怨恨服役，逃亡前去應招。懇請特下詔令進行考察檢閲，全部都挑選出來，以補充邊界經常受到敵人攻擊的地方，假如臣的部下能補滿到八萬人，减省停止繁多的勞務，申明獎賞懲罰，即使敵人有像韓信、白起那樣的將領復活，也無法施展巧計。如果兵員不增加，宫中制度不改變，而想要成就大事，這是臣所深感憂慮的。如果臣死之後，懇請陛下對西部邊境多加注意。希望陛下思考臣的話，那麽臣死了也將不朽。”這年秋季，陸抗死。

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

兒子陸晏繼承爵位。陸晏和弟弟陸景、陸玄、陸機、陸雲，分别統領陸抗的部隊。陸晏任

監。

天紀四年，晉軍伐吴，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别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嘆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裨將軍、夷道監。

天紀四年，晉軍討伐吴國，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每戰必勝，最終都像陸抗所憂慮的那樣。

陸景字士仁，因娶了公主而授任爲騎都尉，封爲毗陵侯，統領陸抗的軍隊後，授任偏將軍、中夏督，修身好學，著書幾十篇。二月壬戌，陸晏被王濬的偏軍部隊殺害。癸亥，陸景也遇害，當時年紀三十一歲。陸景的妻子，是孫晧的嫡親妹妹，和陸景都是張承的外孫。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舉世畏懼他，陸遜年紀正輕，威名并不顯著，挫敗戰勝他，無不隨心所欲。我既驚奇陸遜的謀略，又贊嘆孫權的善識人才，這就是他所以能成就大事的原因。至於陸遜忠誠懇切，憂國身死，可算是國家的棟梁之臣了。陸抗忠正誠信，謀略才幹，都有父親的風範，他們世代獲得美名，比起父輩陸抗具備了所有的德業衹是規模略小，可以說是能繼承父業的人啊！

三國志卷五十九

吴志十四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權爲吴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户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温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

孫登字子高，是孫權的長子。魏國黄初二年，封孫權爲吴王，授任孫登爲東中郎將，封爲萬户侯，孫登推辭侯爵没有接受。這年，孫登立爲太子，選拔設置老師，精選優秀的士人，作爲賓客朋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人受選入宫，侍從講授詩書，外出跟隨騎射。孫權想要孫登讀《漢書》，熟習近代的史事，因張昭對《漢書》的學問有師承，却又難以煩勞他，就讓張休跟張昭受業學習，回來再教授孫登。孫登接待他的僚屬，大都采用平民交往的禮節，和諸葛恪、張休、顧譚等人或是同乘一車，或是共睡一帳。太傅張温告訴孫權説："中庶子這官職和太子最親近，在太子身邊查詢應對，應當任用德行傑出的人。"於是就任用陳表等爲中庶子。後來又因庶子的禮節拘束，又讓他們穿戴普通衣冠陪坐。

黄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宫號爲多士。

黄龍元年，孫權稱皇帝，立孫登爲皇太子，任用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這就是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都是賓客，於是東宫號稱士人衆多。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宫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

孫權遷都到建業，徵召上大將軍陸遜輔助孫登鎮守武昌，兼管宫府的留守事務。孫登有時去打獵，本可走直道，可他常常遠遠避開良田，不踐踏秧苗莊稼，到了停下休息，又選擇空曠無人的地方，他不想煩擾百姓就像這樣。他曾經騎馬外出，有顆彈丸從身邊飛過，手下的人去尋找射

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敕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大官殽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

彈丸的人。有一個人拿着彈弓身帶彈丸，大家都認爲就是這人，可那人拒不承認，隨從的人想要揍那人，孫登不同意，讓手下找到飛過的彈丸，和那人帶的彈丸比較兩者不同，那人就被放走了。又有一次他丢失了盛水的金馬盂，查獲了作案的人，是他的手下幹的，孫登不忍予以處罰，將那人叫來責備了一番，永遠遣返回家，命令身邊的人不再說此事。後來他的弟弟孫慮死，孫權爲此減少飲食，孫登晝夜兼程來到賴鄉，親自通報，孫權當即召見他。他看到孫權哀傷哭泣，就勸諫說："孫慮卧病不起，這是天命。當今北方地區没有統一，四海之内翹首盼望，尊奉擁戴陛下，而陛下因對後輩的思念，減少自己的飲食，這超越了禮制，臣私下憂慮不安。"孫權采納了他的意見，爲此增加了飲食。孫登住了十多天，孫權想送他向西返回，他懇切地自己陳説請求，認爲自己長期離别没有侍奉父母，作兒子之道有闕失，又陳述了陸遜忠誠勤勉，政務没有什麽可顧慮的，孫權於是就留下了他。

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奸之要。

嘉禾三年，孫權征伐新城，讓孫登留守，總管留守事務。那年糧食歉收，盜賊很多，孫登就公布制定法令條文，用來防禦的辦法，深得防止邪惡的要領。

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吴，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吴。"權默然。

當初，孫登的生母地位卑微，徐夫人從小對孫登有像母親般的養育之恩，後來徐夫人因爲嫉妒被廢黜安置在吴郡，而步夫人最受寵愛。步氏有所賞賜，孫登不敢推辭，衹是拜謝接受而已。徐氏派的人來，所賜給他的衣服，他一定沐浴後纔穿戴。孫登將被册封爲太子，他推辭說："根本確立，道纔産生，要立太子，應先立皇后。"孫權問："你的母親在哪裏？"他回答說："在吴郡。"孫權沉默不語。

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

孫登立爲太子總共二十一年，三十三歲時去世。臨終時，他上奏疏說：

> 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宫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戚，以此爲哽結

> 臣以不賢的資質，身患重病，自我反省，鄙陋駑劣，恐怕終會喪命。臣并不憐惜自己，衹是想到將離棄奉養父母，埋骨土中，永遠不再能敬奉宫室，朝拜陛下王后，活着對國家没有用處，死了留給陛下深重的

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顔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没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

憂傷，因此纔感到哀傷悲戚罷了。臣聽説生死是命中注定，壽命長短由上天决定，周晉、顔回都是有大智的人才，尚且夭亡，何况臣愚鈍鄙陋，年齡已超過他們的壽命，活着是國家繼位的君王，死後還享有尊榮福祐，這對於臣來説已經很多了，又有什麽可悲傷痛惜的啊！

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

當今天下大事没有安定，流竄的賊寇還没有討伐，全國各地翹首仰望，把命運寄托在陛下身上，危難的人期望安全，動蕩的人仰慕太平。希望陛下拋棄忘掉臣這個人，割捨普通人一樣的恩愛，修練黄老的術業，誠心保養精神，增加美味膳食，廣開神聖英明的思慮，確立傳承不盡的功業，那麽全國百姓幸運有依賴，臣死了也没有遺憾。皇子孫和仁義孝順，聰慧明智，品德操行，清正豐美，應當及早確立爲太子，來維係百姓的希望。諸葛恪才能謀略廣博練達，才識足以輔佐時政。張休、顧譚、謝景，都通達機敏，有膽識決斷，在内可任用爲心腹親信，在外可作爲勇猛的將領。范慎、華融勇武過人，氣節雄壯，有國士的風範。羊衜能言善辯，有獨立應對的才能。刁玄優雅寬和，志在實踐道義真諦。裴欽博聞强記，筆墨文采足以任用。蔣脩、虞翻，志向節操都很清明。所有這些臣子，有的適宜在朝廷任職，有的可任用統率軍隊，都通曉時事，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堅持道義，有不可動摇的志向。這都是陛下像日月一樣的光輝照耀，爲臣選拔設置的官員，臣得以和他們共事，纔詳盡瞭解了他們的情懷，冒昧地報知陛下。

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

臣又考慮到當今境外多事，戰争不止，應當勉勵六軍，以謀求進取。軍隊因人而勢衆，衆人以財爲珍貴，臣私下聽説各郡縣很多荒廢殘破，民力凋敝百姓困頓，邪惡禍亂萌生，因此法令繁縟滋生，刑罰深重苛刻。臣聽説治理政事要順從民衆，法律政令要隨時勢變化，當前確實應該和將相大臣審慎地選擇合乎時宜的措施，廣泛采納衆人的意

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吕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見，寬緩刑法，减輕賦税，調整停止一些勞役，以順應百姓願望。陸遜對時政忠誠勤勉，獻身憂慮國事，忠心一意爲公，有不謀私利奮不顧身的節操。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吕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心爲國，通曉治國的根本。可以讓他們呈獻有益的合乎時宜的辦法，廢除苛刻繁瑣的法令，愛護養育兵馬，安撫引導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遠方的人歸順，近處的人盡力，武器不必染血，而統一天下的大業就可完成。臣聽説：“鳥在快死時，它的鳴叫是悲哀的，人在快死時，他説的話是善意的”，所以子囊臨終時，留下遺言警戒時政，君子認爲他忠誠，何況臣孫登，還能不這樣做嗎？希望陛下留意聽取采納，臣即使死了以後，也還像活着時一樣。

既絶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

他死後奏書纔呈報上去，孫權更因此哀傷悲痛，説起來就流淚。這年是赤烏四年。謝景當時任豫章太守，他無法克制哀傷的心情，放棄職守趕往奔喪，又拜呈表章請求處分自己。孫權説：“您和太子共事，和其他官員不同。”派宫中使者去慰勞他，允許恢復他原來的職務，派遣他返回本郡。賜孫登謚號爲宣太子。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兒子孫璠、孫希，都早年死。二兒子孫英，封爲吴侯。五鳳元年，孫英因大將軍孫峻專權，密謀誅殺孫峻，事情敗露自殺，封國取消。

謝景字叔發，是南陽郡宛縣人。他任豫章郡守很有政績，官員百姓都稱贊他，認爲前有顧劭，其次就是謝景。幾年後死在任上。

孫慮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黄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

孫慮字子智，是孫登的弟弟。他年幼時機敏聰慧很有才學，孫權器重喜愛他。黄武七年，封他爲建昌侯。後來過了兩年，丞相顧雍等人奏報説孫慮天性聰慧，見識通達，他所崇尚的日日有更新，和近代漢朝相比擬，應給他晋封爵位稱王，孫權没有答應。過了很久，尚書僕射存上奏疏説：“帝王的興起，没有不褒獎推崇最親的人，來在衆多的王侯中顯示榮耀，所以魯國、衛國在

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周朝，恩寵高於其他諸侯，漢高祖的五個兒子爲王，受封列位漢朝，就是用來做朝廷的屏障，成爲國家的鎮守護衛。建昌侯孫慮秉性聰明慧悟，兼有文武才能，根據古代典章制度，應當確立他的名號。陛下謙虚，不肯依照舊制，群臣大小，都因此感到憂鬱。當今邪惡的賊寇肆意猖獗，戰鼓没有停止，心腹親信得力助手，衹有用親人和賢才。常與丞相顧雍等人商議，大家都認爲孫慮應擔任鎮軍大將軍，交給他一個方面的職責，以弘揚偉大的事業。”孫權纔同意了這個建議，於是授予孫慮符節，開設官署，治所在半州。孫慮以皇子的尊貴，年紀又輕，遠近的人都疑惑他不能留心政務。等到他就任處事，遵循奉守法令制度，尊敬結交師長朋友，超過衆人的期望。他年紀二十歲，嘉禾元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取消。

孫和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宫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

孫和字子孝，是孫慮的弟弟。他年幼時因母親王氏得寵而受到孫權喜愛，十四歲時，爲他設置宫廷衛兵，讓中書令闞澤教授他經典書籍。他喜愛學習，謙虚對待士人，很受人們稱贊。

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赤烏五年，孫和立爲太子，當時他十九歲。闞澤任太傅，薛綜任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都一舉一動侍奉跟隨他。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絶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

這時各部門官員很多人根據條文報告處理政務，孫和認爲邪惡奸猾的人，將會藉事摻雜個人意思，因而滋生作亂害人的心思，這種做法不能長期下去，他就上表奏説應該禁絶。又都督劉寶告發庶子丁晏，丁晏也告發劉寶，孫和對丁晏説：“文武官員在職任事的，能有多少人呢？因有嫌怨互相攻擊，企圖相互危害，哪能有福運呢？”於是就兩方面進行勸解，讓他們遵從厚道。他常説當代士人應講習研討術藝學問，考校操練騎射武功，以適用世事需要，若衹是交結游走博戲下棋而妨礙事業，不能稱得上是進取。後來衆僚屬陪侍宴飲，談到博戲下棋，他認爲這些妨礙事業耗費時光而終究不會有成就，不是用來增進道德修養學業，積累功績的辦法。况且有志之士

居其閒，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絶，誠能絶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娱，嬉娱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閒，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斅焉，故以此諷之。

珍惜時間精力，君子愛慕遠大的目標，以自己不能列身於有高尚德行的人之中爲恥辱。天地綿延長久，而人處在天地間，因而就有時光像白駒過隙的比喻，年紀很快就會衰老，青春榮華不會重來。凡是能造成禍患的，就是在於人的情欲不能絶棄，如果確實能斷絶無益的欲望而奉行道德仁義的途徑，拋棄并非急迫的事情來培養功業的基礎，這對於名節品行，難道不是很好嗎？人的感情還不能没有嬉戲娱樂，嬉戲娱樂，也可在宴飲彈琴讀書射箭駕車之中，爲什麽一定要博戲下棋，然後纔感到快樂呢？於是就命令陪坐的八個人，讓他們各自撰寫論文來批評糾正博戲下棋的流弊。於是中庶子韋曜退下去寫出論述奏報，孫和拿來給賓客看。當時蔡穎喜歡下棋，在他官署辦公的人很多都跟他學棋，所以孫和用這辦法來規勸他。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訴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

此後王夫人和全公主有嫌怨。孫權曾卧病在床，孫和到祖廟祭祀，孫和妃子的叔父張休住處離祖廟很近，邀請孫和到他家做客。全公主派人暗中監視，趁機告發太子不在祖廟中，專門去到妃子家中謀劃商議；又説王夫人見皇上卧病在床，有高興的神情。孫權因此發怒，王夫人憂悶而死，而孫和的恩寵漸漸減少，他很擔心被廢黜。魯王孫霸謀取太子地位的非分欲望愈加强烈，陸遜、吾粲、顧譚等人多次陳述嫡庶應有差别的大義，太子地位按理不可動摇，全寄、楊竺作爲魯王孫霸的黨羽，誣陷誹謗活動日益增多。吾粲於是被關入監獄處死，顧譚流放到交州。孫權猶豫經年，後來終於幽禁了孫和。這時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領衆將領官員用泥塗頭并捆綁起自己，連續幾天到宫殿前爲孫和求情。孫權登上白爵觀觀看，非常憎惡他們，責斥朱據、屈晃等無端憂懼匆匆行事。孫權想要廢黜孫和，立孫亮爲太子，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奏書，引述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爲太子，晉國動蕩混亂的史事，另外朱據、屈晃堅持勸諫不停。孫權大怒，誅殺陳正、陳象家族，朱據、屈晃綁入宫殿，各打一百杖，最終流放孫和到故鄣，衆官員因勸諫獲罪被殺被流放的有十多人。

人們都認爲他們冤屈。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黄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宫，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别，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

太元二年正月，封孫和爲南陽王，遣送他到長沙。四月，孫權去世，諸葛恪執掌朝政。諸葛恪就是孫和的妃子張氏的舅舅。張妃派宦官陳遷去建業向宫中上奏疏，并向諸葛恪致以問候。臨離開時，諸葛恪問陳遷説："替我轉告張妃，到時必定讓她勝過其他人。"這話都泄露了出去。另外諸葛恪有遷都的想法，派人修繕武昌宫殿，民間有人傳言説他想要迎立孫和。等到諸葛恪被誅殺，孫峻因此剥奪孫和的印璽綬帶，改放他到新都，又派使者去賜他死。孫和和妃子張氏訣别，張氏説："是吉是凶我都跟隨你，終究不會獨自活着。"也自殺了，全國都爲他們哀傷。

孫休立，封和子晧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晧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吴郡、丹楊九縣爲吴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

孫休即皇帝位，封孫和的兒子孫晧爲烏程侯，從新都去他自己的封國。孫休去世，孫晧即皇帝位，當年追封父親孫和謚號爲文皇帝，改葬在明陵，設置園邑二百家，委任園邑令、園邑丞敬奉守護。第二年正月，又劃分出吴郡、丹楊九個縣設立吴興郡，郡府治所在烏程縣，設置太守，一年四季敬奉祭祀。有關官員奏報説，應當在京城地區修建宗廟。

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晧引見仁，親拜送於庭。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娱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寶鼎二年七月，孫晧派代理大匠薛珝營建寢堂，命名爲清廟。十二月，派遣代理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配備官員僚屬中軍步兵騎兵二千人，用靈車法駕，向東去到明陵迎接孫和神靈。孫晧召見孟仁，親自在庭前拜送。靈車將要到達時，派丞相陸凱敬奉三牲在近郊祭祀，孫晧在金城外露宿。第二天，在東門外遥望拜祭。再過一天，在清廟拜謁神靈，進獻犧牲祭祀，傷心哭泣悲痛傷感。接連七天三次祭祀，歌舞妓藝晝夜娱樂。有關官員奏報説"祭祀不要太頻繁，頻繁就不莊重，應當用禮義制止情感"，然後祭祀纔停止。

孫霸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别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

孫霸字子威，是孫和的弟弟。孫和是太子，孫霸是魯王，他受的寵愛優厚特殊，和孫和没有差别。不久，孫和、孫霸不和睦的消息傳到孫權耳中，孫權禁止他們和外界往來，給他們精心學習的時間。督軍使者羊衜上奏疏説："臣聽説古代統治天下的人，都是首先明確區分嫡庶，對子

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稱宜，斯乃大吴興隆之基。頃聞二宫并絶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采衆論，咸謂二宫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宫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絶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宫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宫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内。境内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宫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弟分封立國，以此讓他們尊重祖宗，成爲國家的屏障。太子和魯王兩宫的授任，四海之内都稱贊適宜，這是大吴興盛的根基。近日聽説兩宫都禁絶賓客，遠近人們驚懼，上下感到失望。私下從卑微的地位，聽取收集衆人的議論都認爲兩宫主人聰慧通達，英才俊傑，從確定名份，册命封號，到現在已經三年，德行在内著稱，美名在外傳揚，西方北方兩地，早已嘆服熟知。都認爲陛下應當順應遠近人們歸順德義的願望，盡力命令兩宫禮待延請四方邊遠的賓客，使其他國家聽到名聲，就想來做臣僕。如今既没有留意於此事，而又頒布詔令，裁減侍衛，阻絶賓客，使四方的禮儀敬意，不再能通進，雖然這確實是陛下崇尚古代道義，想要讓二宫專心致志於學習，不再考慮觀察聽取小事，衹是温習史事博識名物而已，但這不是臣下翹首企盼的最大願望。有人認爲太子和魯王不遵守典章法制，這是使臣坐卧不安的。即使像人們所猜疑的，也應予以彌補考察，細加考慮，不讓遠近的人能有流言蜚語。臣擔心猜疑積累會成爲誹謗，時間長了將散布流傳，而西方北方兩地，離我國不遠，流言蜚語，很容易流傳過去。一旦傳過去，議論將會産生，將會説太子和魯王兩宫有不順從父君的罪過，不知陛下如何來解釋它？如果無法向别國去解釋，那麽也無法向國内解釋。國内百姓存有疑慮，别國敵人興起誹謗，這不是能够培養崇高道德，安定國家政權的方法。希望陛下及早頒布優厚的詔令，使太子和魯王兩宫能像當初那樣遵循禮儀交往相處，那麽天地就會清明安寧，天下萬邦就幸運異常了。"

時全寄、吴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毁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當時全寄、吴安、孫奇、楊竺等人暗中共同依附孫霸，圖謀危害太子。他們的誣陷誹謗得逞後，太子因此失寵，孫霸也被賜死。楊竺被殺，尸首漂沉江中，他的哥哥楊穆因多次勸阻告誡楊竺，得以免於死刑，但還是被流放到南方州郡。孫霸被賜死後，還誅殺了全寄、吴安、孫奇等，都是因爲他們同孫霸結黨陷害孫和的緣故。

孫基

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

孫霸有兩個兒子，孫基、孫壹。五鳳年間，

爲吴侯，壹宛陵侯。

封孫基爲吴侯，孫壹爲宛陵侯。

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宫中，基以得免。

孫基在宫中侍奉孫亮。太平二年，他偷乘御馬，被拘捕入獄。孫亮問侍中刁玄説："偷乘御馬罪當如何處治?"刁玄回答説："依照法律應處死。但是魯王死得早，希望陛下哀憐寬恕他。"孫亮説："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怎麽能够因愛護親人的緣故而徇私偏袒呢？應當思考可以解脱這條罪的辦法，怎麽能用親情來逼迫?"刁玄説："過去赦免分大赦小赦，有的是赦免天下，也有一千里或五百里範圍的赦免，隨皇帝的心意决定。"孫亮説："善解人意不就應像你這樣嗎?"於是就赦免皇宫中的罪人，孫基得以免死。

孫晧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晧即皇帝位，追究孫和、孫霸舊日的仇怨，削除孫基、孫壹的爵位封地，把他們和祖母謝姬一同流放到會稽郡烏傷縣。

孫奮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箋諫曰：

孫奮字子揚，是孫霸的弟弟，他母親名叫仲姬。太元二年，他立爲齊王，住在武昌。孫權去世，太傅諸葛恪不想讓各王住在長江沿岸軍事要地，就把孫奮遷到豫章郡。孫奮很惱怒，不聽從命令，又多次超越法度行事。諸葛恪上書勸諫説：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强，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娱於宫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

帝王的尊嚴，和上天處於同等地位，因此以天下爲家，以父兄爲臣，四海之內，都是臣僕。有仇怨的人有善行，不能不推舉，親屬有惡劣的行迹，不能不處罰，以此來奉承天命，治理萬物，以國家爲先，以自身爲後，恐怕就是聖人確立法制，百世不變的道理。從前漢朝剛剛興起，多封皇室子弟爲王，到了他們勢力過於强盛，總是做不法的事，上則危害國家政權，下則骨肉自相殘殺，後來以此作爲警戒，作爲重大的忌諱。從漢光武帝以來，各王都有約束，衹能在宫內自己娱樂，不能統管百姓，干預政事，對那些相互交往的，也都有嚴格的禁令，於是因此能保全安定，各自保有福運。這正是前代得失的明證。近代袁紹、劉表各自占有國土，土地并非狹小，人馬并不虚弱，因爲嫡子庶子没有區分，於是他們的宗廟祭祀就絶

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

滅了。這是天下的愚人智者，共同嘆惜痛心的。新故去的皇帝察考古代警戒當今，防微杜漸，思慮千秋後代。因此在他卧病不起的時候，分派各王，各自及早回到自己封國，詔令策命情意懇切，法律禁令非常嚴厲，他所警戒命令的內容，没有那方面不涉及，確實是想要上使宗廟安寧，下使各王保全，使國業百代相傳，没有危害國家的悔恨。

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宫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吕岱親受先帝詔敕，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

大王應上考慮周代太伯順從父親意願的故事，中顧念河間獻王劉德、東海王劉彊恭遜敬順的志節，下應當裁斷節制驕縱荒亂并以此作爲警戒。但聽説大王近日到武昌以來，多次違犯詔令，不守制度，擅自徵調衆將領士兵修治護衛宫室。另外手下侍從有犯罪行過失的人，應上表奏報皇上，公正地交付有關部門處治，而您却擅自誅殺，事情不能明白地陳述。大司馬吕岱親自接受先帝詔命，輔助引導大王，大王您既不接受采納他的意見，而使他心懷憂慮畏懼。華錡是先帝親近的大臣，忠良正直，他所陳説的，您應采納任用，但聽説您對華錡發怒，説了要拘捕他的話。還有中書楊融，親自接受詔命，是應當恭敬的，您却説“正是我自己不聽禁令，將對我怎麽樣”。聽到此事的時候，大小官員都很驚訝奇怪，没有人不感到寒心。俗話説：“明亮的鏡子是用來照形貌的，古代的事情是可以藉以瞭解當今的。”大王您應深深地以魯王作爲鑒戒，改變自己的行爲，小心謹慎，盡心敬奉朝廷，這樣的話就會没有什麽要求得不到。如果您抛棄忘却先帝的法制教令，心懷輕慢的想法，臣下寧肯辜負大王，不敢辜負先帝的遺命，寧肯被大王怨恨，又怎敢忘記尊貴的君主的威嚴，而使詔令不在諸侯藩臣中實行呢？這是從古到今的正道大義，是大王您所明知的。福運的到來是有緣由的，災禍的降臨是有開端的，禍端已産生而不憂慮，將會後悔莫及。假如魯王早采納忠誠正直的進言，懷着驚恐畏懼的思慮，享受的福運就會没有窮盡，哪會有

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滅亡的禍患呢？好的藥吃起來很苦，衹有生病的人能够知道它的益處。忠直的話不順耳，衹有通達事理的人能够接受它。現在我們盡心盡意想爲大王把危險消除在初生時，擴大幸福吉慶的根基，因此自己不知道話說得過分，希望能得到您的仔細考慮。

奮得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

孫奮收到書箋很害怕，於是就遷到南昌，游玩打獵更加頻繁，下屬官員不能忍受。等到諸葛恪被殺，孫奮東下住到蕪湖，想要到建業觀看局勢變化。傅相謝慈等勸諫孫奮，孫奮殺了他們。犯法被廢黜爲平民，流放到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

建衡二年，孫晧左夫人王氏卒。晧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晧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晧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建衡二年，孫晧左夫人王氏死。孫晧哀傷思念非常厲害，早晚臨喪悲哭，幾個月不出來，因此民間有人認爲孫晧死了，謠傳孫奮和上虞侯孫奉兩人中有一個將即位。孫奮的母親仲姬的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心謠傳可能是真的，就去給仲姬掃墓。孫晧聽到這消息，車裂張俊，誅滅他的三族，殺死孫奮和他的五個兒子，封國取消。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并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評曰：孫登心中顧念的，完全可以算作美好的德性。孫慮、孫和都有喜愛善行的資質，自己規範磨煉，他倆人或是短命早死，或是不得善終，可悲啊！孫霸以庶子身份冒犯求取嫡子地位，孫奮不遵循法令制度，本來就是自取危險滅亡的道路。但是孫奮的被誅滅，是突然遇到意外的災禍。

三國志卷六十

吴志十五

賀齊　全琮　吕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

賀齊字公苗，是會稽郡山陰縣人。年輕時任郡中官吏，代理剡縣縣長。縣吏斯從輕狂任俠爲非作歹，賀齊想要懲治他，主簿勸諫說："斯從是本縣的豪族，山越人依附他，今天懲治他，明天賊寇就會來到。"賀齊聽了大怒，當即就殺了斯從。斯從的族人同黨於是就互相糾合，人衆有一千多人，起兵攻打縣城。賀齊率領官吏百姓，打開城門突然出擊，大敗敵兵，威名震動山越部族。後來太末、豐浦的民衆造反，他又被調去代理太末縣長，誅除邪惡，撫養善良民衆，一個月就全部平定。

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

建安元年，孫策來到會稽郡，察舉賀齊爲孝廉。當時王朗逃到東冶，候官縣長商升爲王朗起兵。孫策派永寧縣長韓晏兼任南部都尉，帶兵討伐商升，任命賀齊爲永寧縣長。韓晏被商升打敗，賀齊又接替韓晏統管都尉事務。商升畏懼賀齊的威名，派使者來請求立和約。賀齊趁此對商升告誡勸喻，向他講明禍福，商升於是就送上印綬，出營請求投降。賊寇首領張雅、詹彊等不願意商升投降，商升返回他們共同殺了商升，張雅自稱無上將軍，詹彊自稱會稽太守。賊寇勢力强盛，賀齊兵員很少，難以進行征討，賀齊駐扎軍隊停止進兵。張雅和女婿何雄爭權奪勢相互失和，賀齊命令山越人藉此事對他們雙方進行挑撥，於是就造成他們相互猜忌怨恨，都想依仗軍隊謀取對方。賀齊於是進軍征討，一戰大敗張雅，詹彊等人震驚恐懼，率領部衆出來投降。

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吴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户，連屯漢興，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鄒臨六千户别屯蓋竹，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栗，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陳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二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

候官平定後，而建安、漢興、南平又發生叛亂，賀齊進軍建安，設立都尉府，這年是建安八年。會稽郡徵調下屬各縣五千名士兵，各自讓本縣縣長帶領他們，都受賀齊指揮調度。叛賊洪明、洪進、苑御、吴免、華當等五人，率領各自一萬户人家，連營駐扎在漢興，吴五的六千户另外駐扎在大潭，鄒臨的六千户另外駐扎在蓋竹，共同從餘汗出兵。賀齊的大軍征討漢興，經過餘汗。賀齊認爲賊寇衆多自己兵少，深入敵方地區没有後續部隊，恐怕被敵人截斷後路，命令松陽縣長丁蕃留下守衛餘汗。丁蕃本來是同賀齊相鄰城邑的同級官員，耻於受他指揮，推辭不肯留下。賀齊就殺了丁蕃，於是軍中震驚，没有人不聽從命令。於是就分出士兵留下守衛，進軍討伐洪明等人，接連大敗敵軍。在陣前斬殺洪明，其他人吴免、華當、洪進、苑御都投降了。轉而攻打蓋竹，進軍大潭，吴五、鄒臨二將又投降了。所討伐處治斬殺六千首級，有名的敵帥全部擒獲，重新建立縣城，挑選出士兵一萬人，賀齊被授任爲平東校尉。

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

建安十年，移兵討伐上饒，劃分地方設置建平縣。

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户屯安勒山，毛甘萬户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塹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齊復表分歙

建安十三年，賀齊升任威武中郎將，討伐丹陽郡的黟縣、歙縣。當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個鄉先投降，賀齊上表章建議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縣盗賊的首領金奇的一萬人駐守在安勒山，毛甘的一萬户人駐守烏聊山，黟縣的首領陳僕、祖山等二萬户人駐守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峭壁聳立，高幾十丈，山路陡峭狹窄，容不下刀和盾牌，盗賊居高臨下投扔石塊，無法進攻。軍隊停駐多日，將領官員對此很擔憂。賀齊親自出去四處巡行，觀察有利地形，暗中招募輕巧敏捷的士兵，爲他們製做鐵弋，秘密地在隱蔽險要而盗賊没有防衛的地方，用鐵弋開掘出溝渠作爲攀登的道路，夜間命令士兵偷偷爬上去，然後就垂下很多布繩接引下面的人，得以上去一百多人，分散在四處，一同鳴響鼓角，賀齊統率部隊等待時機。盗賊夜間聽到鼓聲四面響起，認爲大軍都已經上來了，驚恐慌亂，不知該幹什麼，把守道路

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

防衛險要的人，都逃回去依附大股人馬。大軍因此得以上去，大敗陳僕等，其餘的人都投降，總共斬首七千人。賀齊又上表請求劃分歙縣設置新定、黎陽、休陽三縣，連同黟縣、歙縣總共六個縣，孫權於是就分割出這六縣設置新都郡，賀齊任太守，在始新設立太守府，加官偏將軍。

十六年，吴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

建安十六年，吴郡餘杭縣百姓郎稚糾合族人造反做盜賊，又有幾千人，賀齊出兵討伐他們，當即又打敗郎稚，上表章建議劃分餘杭設置臨水縣。他受命到孫權住地，等到他要返回本郡，孫權出來爲他餞行，演奏音樂，跳起象舞。孫權賞賜賀齊軿車和駿馬，他離開座位去停住馬車，讓賀齊上車。賀齊辭謝不敢，孫權讓手下的人扶賀齊上車，命令開路的官員士卒騎兵，依照在郡中的儀式。孫權望着賀齊笑着説："人應當努力，如果不積累德行和勤勞，這樣的待遇是得不到的。"賀齊離開一百多步他纔轉身返回。

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户。遷奮武將軍。

建安十八年，豫章東部百姓彭材、李玉、王海等人造反作亂，部衆有一萬多人。賀齊討伐平定了他們，誅殺其中的首惡分子，其餘的人都投降順服。挑選出其中精壯强健的當兵，較差的做縣裏的民户。賀齊升任奮武將軍。

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建安二十年，跟隨孫權征討合肥。當時城中敵軍出來交戰，徐盛受傷丢掉了牙旗，賀齊帶兵抗擊，奪回徐盛失去的牙旗。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楊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

建安二十一年，鄱陽百姓尤突接受曹操印綬，煽動百姓叛亂作盜賊，陵陽、始安、涇縣都和尤突相呼應。賀齊和陸遜討伐打敗尤突，斬殺幾千人，其餘的黨徒震驚順服，丹楊郡的三個縣的賊人全部投降，挑選得到精壯士兵八千人。賀齊授任爲安東將軍，封爲山陰侯，外出鎮守長江沿岸，統管扶州以西到皖縣地段。

黄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

黄武初年，魏國派曹休來進犯，賀齊因路遠到晚了，就駐扎在新市抗擊敵人。恰逢洞口的各軍遇上大風漂流沉溺，傷亡過半，將士們驚慌失色，幸虧賀齊没有渡江，他的這支部隊單獨保全，衆將領依賴他作爲援助。

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

賀齊生性愛奢侈華麗，尤其喜歡軍用物品，兵器鎧甲各種裝備極爲精美，他乘坐的船雕琢刻

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鬥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畫朱砂彩飾，青色篷蓋絳色帷帳，大小盾牌戈矛兵器，有豪華的金飾圖案，弓弩箭矢，都選用上等的材料，蒙衝鬥艦之類的戰船，遠遠望去就像山丘。曹休等害怕他，於是就撤軍返回了。賀齊升任後將軍，授予符節，兼任徐州牧。

初，晋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耻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

起初，晋宗任戲口將領，率領部隊叛逃到魏國，隨後回任蘄春太守，圖謀襲擊安樂，奪回他原在吴國做人質的家屬。孫權對此感到羞辱憤怒，趁着軍隊剛結束戰鬥，在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令賀齊督率麋芳、鮮于丹等人襲擊蘄春，終於活捉了晋宗。

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過後四年，賀齊死，他的兒子賀達和弟弟賀景都有好名聲，是優秀的將領。

全琮

全琮字子璜，吴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别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吴，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楊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全琮字子璜，是吴郡錢唐縣人。他的父親全柔，漢靈帝時察舉爲孝廉，補任尚書郎右丞，董卓作亂，全柔棄官回家，州府徵召他任别駕從事，朝廷下詔書前來授任他爲會稽東部都尉。孫策來到吴郡，全柔率兵首先歸附，孫策上表請求任命全柔爲丹楊都尉。孫權任車騎將軍，任命全柔爲長史，調任桂陽太守。全柔曾派全琮帶着幾千斛米到吴郡，進行買賣交易。全琮到達後，把米全部散發使用，空船返回。全柔非常生氣，全琮叩頭説："我認爲要買的東西并不急用，而士大夫正有處境困頓危難的禍患，所以當時就救濟了他們，來不及禀告奏報。"全柔轉而認爲他不同尋常。這時中州地區的士人躲避戰亂來到南方，依附全琮生活的人數以百計，全琮拿出全部家資接濟他們，和他們同甘共苦，於是遠近聞名。後來孫權任命他爲奮威校尉，授予他士兵幾千人，派他去討伐山越。他就進行招募，得到精兵一萬多人，出去駐守牛渚，逐漸升任偏將軍。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吕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的將領關羽包圍樊城、襄陽，全琮上奏疏陳説可以討伐關羽的計策，孫權當時已經和吕蒙暗中商議襲擊關羽，他擔心事情泄露，所以壓下了全琮的奏章没有答覆。等到擒獲關羽，孫權在公安設酒宴，席間回頭對全琮説："您先前陳説這件事，孤雖然没有答覆，但今天的勝利，也還是有您的功勞的。"於是封他

爲陽華亭侯。

黄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吕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

黄武元年，魏國用水軍大規模出兵洞口，孫權派吕範督率衆將領抵禦魏軍，雙方軍營互相對峙。敵軍多次用輕快船隻從側面進攻，全琮常常身披鎧甲手持兵器，不停地警戒觀察。不久，敵軍幾千人出到長江中，全琮進攻打敗他們，殺了他們的將軍尹盧。升任全琮爲綏南將軍，進封爲錢唐侯。

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

黄武四年，授予符節，兼任九江太守。

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吴、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没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黄武七年，孫權到達皖縣，派全琮和輔國將軍陸遜進攻曹休，在石亭打敗他。這時候丹楊、吴郡、會稽三郡的山越百姓再次叛亂作賊寇，攻陷三郡的屬縣，孫權劃分出三郡的險要地區設置東安郡，全琮兼任太守。他到任後，賞罰分明，招納勸誘賊人投降歸附，幾年中，得到一萬多人。孫權召全琮回到牛渚，撤銷東安郡。

黄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

黄龍元年，全琮升任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娶公主爲妻。

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

嘉禾二年，督率步兵騎兵五萬人征伐六安，六安的百姓全部四散逃跑，衆將領想要分兵追捕他們。全琮說："乘人危難求取僥幸的成功，采取行動不考慮周全，這不符合國家的根本原則。如今分兵追捕百姓，得失各占一半，怎麽可以說是周全呢？即使有收獲，還是不足以削弱敵人而符合國家的期望。如果遭遇到意外，損失不會小；假如因爲不追捕百姓而犯罪過，全琮我寧可自己承擔這罪責，不敢用僥幸取得戰功而辜負國家。"

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

赤烏九年，升任右大司馬、左軍師。

爲人恭順，善於承顔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圖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全琮爲人恭敬和順，善於察顔觀色進獻規勸，言辭從不激烈冒犯。起初，孫權準備謀取珠崖和夷州，都先詢問全琮，全琮說："憑聖朝的威勢，攻打什麽地方不能取勝？但是他鄉異地，有大海屏障隔斷，水土地氣有毒，從古以來如此，軍隊百姓出入那裏，必定生疾病，轉而相互傳染，去了的話恐怕就不能返回，怎麽能得到很多的收獲？減少長江沿岸的軍隊，來求取萬分之一的利益，這是愚鈍的臣子我還是不能安心的。"

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

孫權不聽。軍隊出動一年多，官兵患疾病而死的人有十分之八九，孫權對此深感懊悔。後來言談中談到此事，全琮回答說："在那時候，群臣中有不勸諫的，臣認爲他們不忠。"

琮既親重，宗族子弟并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全琮受到親近器重後，他的宗族子弟都蒙受恩寵尊榮，受的賞賜累計千金，但是他還是謙虛地接待士人，臉上没有傲慢的神色。

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于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静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赤烏十二年，全琮死，他的兒子全懌繼承爵位。後來繼承父業統領軍隊，到壽春援救諸葛誕，他先出城投降，魏國任命他爲平東將軍，封爲臨湘侯。全懌哥哥的兒子全禕、全儀、全静等也投降了魏國，都位居郡守列侯。

吕岱

吕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吴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吕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吕岱字定公，是廣陵郡海陵縣人，任郡中縣吏，爲躲避戰亂渡江南下。孫權執掌政事，吕岱到孫權幕府拜謁，出外代理吴縣縣丞。孫權親自審理各縣倉庫和囚犯，縣長縣丞都去進見，吕岱依據法令對答詢問，非常合孫權心意，就召他署理録事，出外補任餘姚縣長，他招募精壯民衆，得到一千多人。會稽、東冶五個縣的賊人吕合、秦狼作亂，孫權任命吕岱爲督軍校尉，和將軍蔣欽等人帶兵征討他們，於是就擒獲吕合、秦狼，五縣平定，吕岱授任爲昭信中郎將。

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吴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横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

建安二十年，督率孫茂等十名將領跟隨攻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縣、永新、茶陵四個縣的官吏一同進入陰山城，聚合衆人抗拒吕岱，吕岱攻打包圍，他們當即投降，三郡得以平定。孫權留下吕岱鎮守長沙。安成縣長吴碭和中郎將袁龍等和關羽勾結呼應，又反叛作亂。吴碭占據攸縣，袁龍在醴陵。孫權派横江將軍魯肅攻打攸縣，吴碭得以突圍逃走。吕岱攻打醴陵，於是擒獲斬殺袁龍，升任廬陵太守。

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凉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

延康元年，接替步騭任交州刺史。他到達交州，高凉賊人首領錢博請求投降，吕岱就秉承孫權旨意，任命錢博爲高凉西部都尉。另外鬱林夷賊攻打包圍郡縣，吕岱討伐打敗他們。這時候桂陽、湞陽的賊人王金在南海邊界聚合部衆，帶頭作亂爲害，孫權又詔令吕岱討伐他，活捉了王金，并傳送到京都，斬殺俘獲的總共有一萬多

軍，假節，封都鄉侯。

人。吕岱升任安南將軍，授予符節，封爲都鄉侯。

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

交阯太守士燮死，孫權任命士燮的兒子士徽爲安遠將軍，兼任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接替士燮。吕岱上奏表請求劃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任命將軍戴良爲刺史，劃分海東四個郡爲廣州，吕岱自任刺史。派戴良和陳時南下前往，但是士徽不接受命令，發兵守衛海口來抵抗戴良等。吕岱於是上奏疏請求討伐士徽的罪行，督率士兵三千人晝夜渡海。有人對吕岱說："士徽憑藉幾代的恩寵，受一州人的依附，不能隨便輕視他。"吕岱說："如今士徽雖然心懷叛逆的計謀，但不會料到我們突然到來，如果我們秘密進軍輕裝行動，攻其不備，是必定能打敗他的。如果延滯而不快速行動，使他有了戒備的思想，環城固守，七個郡的衆蠻族部落，就會像流雲聚合回聲應響一樣起來，即使有智謀的人，誰能對付他們呢？"於是前行，經過合浦，和戴良一同進發。士徽聽説吕岱來到，果然非常震驚恐怖，不知怎麽辦，馬上率領兄弟六人袒露上身迎接吕岱。吕岱全部斬下他們的首級送回京都。士徽的大將甘醴、桓治等率領官員百姓進攻吕岱，吕岱奮勇反擊大敗他們，進封爲番禺侯。於是撤銷廣州，回覆交州就像過去一樣。吕岱平定交州後，又進軍討伐九真，斬殺俘虜數以萬計。又派遣從事到南方宣明國家教化，連境外扶南、林邑、堂明各王，各自都派遣使者來進獻貢物。孫權嘉獎他的功勞，進封授任他爲鎮南將軍。

黄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

黄龍三年，因南方地區清平安定，召吕岱返回駐守長沙漚口。恰逢武陵的蠻夷部族騷動，吕岱和太常潘濬共同討伐平定他們。

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

嘉禾三年，孫權命令吕岱統領潘璋的部衆，駐守陸口，後來遷到蒲圻。

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并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

嘉禾四年，廬陵郡的賊人李桓、路合、會稽郡東冶縣的賊人隨春、南海郡的賊人羅厲等同時造反。孫權又詔令吕岱督率劉纂、唐咨等分兵討伐攻打，隨春當即就自首投降，吕岱授任隨春爲偏將軍，讓他統領自己的部衆，他於是成爲一員部將，李桓、羅厲等都被俘獲斬首，首級傳送

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嘆息。賞不逾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到京都。孫權下詔書給吕岱説："羅厲依仗險要作亂，自己招致被斬首示衆；李桓凶惡狡猾，反復無常，已經投降再次反叛。前後討伐，多年没有擒獲，不是您謀劃部署，誰能誅殺他們？您忠誠勇武的志節，由此更加昭著。首惡已經除滅，大小賊寇震驚懾服，其餘卑微的同夥，被掃除誅滅。從今以後，國家永遠没有對南方的顧慮，三郡安寧，没有令人緊張的驚懼，又得到頑惡的民衆來供奉賦税勞役，真令人爲此深感贊嘆。頒發獎賞不能過月，是國家通常的規定，衹要是制度適宜的，您自己選擇决斷吧。"

潘濬卒，岱代濬領荆州文書，與陸遜并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嘆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

潘濬死，吕岱接替潘濬兼管荆州的文書，他和陸遜都在武昌，仍舊督管蒲圻。不久，廖式發動叛亂，攻打包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各郡騷動不安，吕岱自己上奏表隨即出發，連夜趕路。孫權派使者追去授任吕岱爲交州牧，又派衆將唐咨等連續不斷隨後前往，攻打討伐了一年，打敗他們，斬殺廖式和他派往各處非法任命的臨賀太守費楊等人，收并他的黨徒，郡縣全部平定，又返回武昌。當時吕岱的年紀已經八十歲，但他的身體素來精壯勤勞，親自處理公事。奮威將軍張承給吕岱寫信説："從前周公旦和召公奭輔佐周朝，《詩經》中的《周南》、《召南》創作出來歌頌他們，如今的周公、召公就是您和陸子。忠誠勤勞互相争先，功績謙虚互相禮讓，功業因謀略而成，教化和道義相合，君子贊嘆這樣的德行，卑微的人喜愛您的美好。加有文書繁雜，賓客整日不斷，您疲倦却不放棄政事，勞累也不表示厭倦，又聽説您上馬總是自己跨躍而上，不用墊脚的東西，像這樣您超過廉頗了，您的每件事都是多麽暢快啊。《周易》有這樣的話，禮講的是恭敬，德講的是美盛，您竟全部擁有這樣的美德啊！"等到陸遜死，諸葛恪接替陸遜，孫權就劃分武昌爲兩部，吕岱督率右部，從武昌西上至蒲圻一帶。升任上大將軍，授任他的兒子吕凱爲副軍校尉，在蒲圻監軍。孫亮即皇帝位時，授任吕凱爲大司馬。

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

吕岱立身清正奉公，他所任職的地方都有可稱道的政績。起初他在交州，很多年不供養家，

嘆息，以讓群臣曰："吕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他的妻子兒女飢餓貧困。孫權聽説此事後很感嘆，以此責備群臣説："吕岱出到萬里之外，爲國家勤勞工作，他家中生活貧困，而孤没有及早知道。作爲親近的輔佐大臣，你們的責任心在哪裏?"於是加賞錢米布絹，每年都有固定數目。

始，岱親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當初，吕岱親近吴郡人徐原，徐原意氣昂揚，很有才華志向，吕岱知道他會有成就，賞賜他巾幘單衣，和他共同交談討論，後來就提拔推薦，官做到御史。徐原性情忠正豪壯，喜歡直言不諱，吕岱有時有過失，徐原就直言規勸，還公開地議論這些過失，有人把這事告訴吕岱，吕岱感嘆説："這正是我推重德淵的原因。"等到徐原死，吕岱爲他哭得很傷心，説："德淵，是吕岱我的益友，現在他遭遇不幸，吕岱又能從哪裏再聽知我的過失?"談論的人都贊美吕岱。

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太平元年，吕岱年紀九十六歲死，他的兒子吕凱繼承爵位。他留下遺言讓家人用不加漆飾的棺木殮葬他，給他穿戴粗布頭巾麻布單衣，殯葬儀式務必從儉，吕凱全部遵奉實行。

周魴

周魴字子魚，吴郡陽羡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没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

周魴字子魚，是吴郡陽羡縣人。他少時喜愛學習，被推舉爲孝廉，任寧國縣長，又調任到懷安縣。錢唐大帥彭式等人聚集起來作賊寇，朝廷任命周魴爲錢唐侯相，一個月的時間，斬殺彭式和他的黨徒，周魴升任丹楊西部都尉。黄武年間，鄱陽大帥彭綺發動叛亂，攻陷郡屬縣城，朝廷就任命周魴爲鄱陽太守，和胡綜合力攻打討伐，於是就活捉了彭綺，送到武昌，周魴加官昭義校尉。

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箋七條以誘休：

周魴接受命令秘密尋找山中被北方敵人知曉的舊族名帥，讓他們詐騙引誘魏國大司馬揚州牧曹休。周魴答覆，恐怕民帥這樣地位卑微的人不足以依賴信任，事情或許泄露，不能誘來曹休，就請求派自己親信的人帶着七條書箋去誘騙曹休：

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

第一條説："周魴我以千載難逢的幸運，能够充任您州中百姓，遠隔江河，我的恭敬無法表明，衹能遥望您的風采，這實在是上天造成的。我的真誠微薄，名聲地位不顯

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嘆，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托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箋。時事變故，列於别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著，雖然心懷急切的向往，但藉什麽來被您明察呢？狐狸將死頭向着出生的山丘，人的感情也是眷戀故土的，但受到制約我的人的逼迫，就有失奉命拜謁的禮節。每每獨自抬頭西望，没有不日夜勞神嘆息，翻來覆去不能成眠。現在趁着難得的短暫時機，得以陳述往日素有的心願，如果不是神明啓示，怎麽能做到這點！我不勝翹首盼望，不遠萬里向您托付性命。謹派親信的人董岑、邵南等假托叛逃奉上我的書箋。當前的事情變故，開列在另外的紙上，希望明公君侯您降下日月一樣的光輝，照耀遠方百姓的志向，永遠使歸順的人有所仰戴依賴。”

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任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秘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

第二條説：“周魴我遠在邊遠的角落，江水割絶阻斷，您的恩澤教化，我還没有蒙受到，而在山谷之間，遥遠地陳述我的心懷，却擔心會因爲在東吴我的君臣大義，不能受到您的信任接納。事物會有感動激發，計謀根據情况的變化産生，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周魴我在東吴任職主管一郡，最初的願望已經達到，銘記在心立志報效，永遠不生異心。哪料到近來横遭譴責，災禍就在眼前，危險超過以卵擊石，進取有離合去就的適當選擇，退身有遭受誣陷屈死的凶災，我雖然志向操行輕賤低微，但在生死這一大節上，看到自己死得不得其所，哪能不感到悵然！冒昧地因循古人，於是知道了自己應歸附的，懇切地獻上真情，吐露肺腑之言。懇請您降下春天般的恩澤，哀憐拯救我的急難，不再猜疑，拒絶我的托身效命。事情泄露，我受到的懲罰不可估測，那樣一來會傷害您慈愛的名聲破壞您的計劃，二來會斷絶想要歸順教化的人的念頭，希望英明的使君您遠察前代的經驗，同情憐憫我，留意我所提出的，迅速賜給我秘密的答覆。周魴我將等待觀望您的舉動，伺機密切配合。”

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

第三條説：“周魴我所接替的原太守廣陵人王靖，先前也因郡中百姓製造變亂，而受到譴責，王靖努力自己陳述辯解，但始終

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嫿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吕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誉自掩石陽，别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咏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虚也。”

没有解脱，他於是就訂立秘密計劃，想要北上去歸順，不幸事情暴露，連他家的嬰兒都被誅殺。周魴既目睹王靖的事，又看到東吴的君王一旦非難鄙視，再好的人也不再厚待，即使可能暫時放過，終究會被除滅。現在又讓周魴我統管一郡，這是想要責求日後的成效，是必定要殺我的表現。雖然我眼下還活着，但憂傷恐懼焦慮不安，不知道自己的性命，會在什麽時候完結。人活在世間，時光就像白駒過隙，却常常心懷危懼，這該怎麽説呢！我衹希望陳述愚鈍的想法，深切地竭盡自己的忠誠，還擔心因我的卑微低賤，意見不能被采納。希望明使君您稍微留意詳察，考慮我的這些話。現在這個郡的百姓，雖然表面名義是投降了，但仍然還在山野草莽中，窺伺時機，想要再次作亂，他們作亂的那天，周魴我的命就終結了。東吴的君主近來暗中部署衆將領，圖謀要向北進犯。吕範、孫韶等人進入淮水地區，全琮、朱桓趕往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達襄陽，陸議、潘璋等討伐梅敷。東吴君主自己率中軍攻打石陽，另派堂弟孫奐修治安陸城，修建官府倉庫，運送物資糧食，作爲軍用儲備，又讓諸葛亮進軍向關西，長江沿岸衆將領没有還在原地的，僅留下三千名左右的士兵守衛武昌罷了。如果明使君您率領一萬軍隊從皖縣向南直到長江岸邊，周魴馬上從這裏統率激勵官民，作爲内應。這一帶各郡，先後起兵造反，功敗垂成，都是因爲没有外援纔致使這樣的；如果北方軍隊來到邊境，向各下屬縣城傳布檄文，思念咏嘆北方的百姓，誰不企足盼望呢？希望明使君您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間參驗占筮，那就會完全明白我前面説的話不假。”

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箋，托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

第四條説：“我所派去的董岑、邵南從小在我家長大，我親近信任他們，就像自己兒子，因此特地命令他們帶着書箋，假叛逃爲藉口，我用眼睛示意，心中算計，而不用嘴説明，連骨肉至親，也没有人知道。我又

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

已命令他們，到州中要説是去投降，想要讓北方叛逃來的人能傳播此事。周魴我設計這一計策，寄托於上天，如果成功，就有保全生命的福運；如果萬一泄露，就會受到滅族的災禍。我常在半夜仰望上天，向星辰禱告宣誓。真誠微小，怎能感動上天，但事情急迫，孤立危困，祇能向上天傾訴罷了。我從派出使者那天，如生如死，形體雖存精神已亡，魂魄昏然恍惚。私下擔心使君您不能深明，董岑、邵南二人可以留下其中一個，作爲今後的信使。另一個讓他帶着您的信返回，讓他回來當然要説是後悔叛逃返回自首。東吴君主有固定法令，後悔叛逃而返回的人，都自然寬宥罪過。像這樣就兩方面都堵了漏洞，永不會有泄露的可能。寄托性命仰望西方，眼淚和筆墨一同落下。”

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奸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互，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

第五條説：“鄱陽的百姓，其實多數是愚昧而勇猛，率領他們去參戰，不會馬上響應，發動他們叛亂，他們會聞風而動。如今雖然已投降，但他們盤根錯節的關係并没有消除，栖身潛藏在山林草莽，叛亂的心思還有，而現在東吴君主謀劃發動大批人馬，全國軍隊都出動，長江沿岸空曠無守備，軍營堡壘兵員減少，祇有一些刺探奸細罷了。如果趁着這時機而使這裏的百姓動亂起來，很快就能得到有利機會，但是需要依賴外援，裏外密切配合，不這樣去做，就不會有成功。現在使君您如果從皖縣沿路進軍駐兵長江邊，周魴將從南面對岸的歷口作接應。如果没有直接到達長江岸邊，可以駐扎在百里洲上，讓這裏的百姓知道北方的軍隊在那裏，他們馬上就會自己妥善行動。這裏的百姓不是苦於挨餓受凍而甘願接受軍隊入侵，而是苦於征戰討伐，樂意能歸附北方，祇是他們走投無路起來造反，不能及時得到接應，很快就遭受討滅的災禍罷了。如果讓石陽和青州、徐州各路軍隊首尾銜接，牽制住東吴派去的軍隊，讓他們不能很快退回的話，就是最好的了。周魴我出生在長江、淮

河一帶，通曉當前的事勢，看到這樣做適宜有利，每一行動必定成功，時機不會再來，冒昧地陳述我的肺腑之言。"

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壍，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第六條説："東吴君主對先前没有攻克石陽深懷遺恨，現在再發兵，大規模招集新兵，并且讓潘濬徵發夷族百姓，人數很多，聽説預先制定方案，準備把新兵和羸弱的士兵放在前面，精兵在後面，攻城的時候，説要用羸弱的士兵填塞護城壕溝，以便很快攻破城，即使不能這樣做，這也是進攻行動的主要設想。我私下擔心石陽城很小，不能長時間阻擋住派去的軍隊，明使君您要快速予以救援，而且確實要秘密而迅速。王靖的變故，那教訓還不遠。如今周魴我的歸順，成敗不再是由上天决定，正是在於明使君您。如果得到您的援救而去到北方，那麽大功一定告成，如果受到的援救不及時，就會和王靖等遭受同樣的災禍。先前彭綺造反時，聽説您的大軍在逢龍，這個郡的百姓上下都很高興，都想着立功報效。如果您能停留一個月的時間，事情就會大功告成，可惜您離開得像閃電般迅速，東吴得以增加兵馬集中力量討伐彭綺，彭綺這纔失敗了。希望使君您深深省察我的這些話。"

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决，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閒，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

第七條説："現在發動大事，除了爵位封號没有别的可以激勵人，懇請您給予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一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使我能藉此授予各個首領，嘉獎激勵他們的鬥志，并懇請儀仗旗幟幾十面，來作爲標志旗，使山越的士兵官員百姓，親眼看到它們，知道去留的選擇已經决定，接受對他們的援救已謀劃好。另外雙方彼此投降叛逃的人，每日每月都有，雙方事情的底細，總是能够聽知的。現在的這件事，事情應機密，如果您看了周魴我的書箋，懇請加以保密。在下我知道您素來很有智謀，防範思慮必定很深，周魴我心懷憂慮恐懼焦灼，禀陳事情頻多繁雜，請您不要怪罪。"

魴因别爲密表曰：

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敕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箋草以誑誘休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勛。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

周魴就此事另外秘密向孫權上奏表説：

當前北方有流竄的賊寇，頑固拒守黄河洛河的險阻，長期阻止王朝的征伐，自己在北方專斷獨行，臣竟然不能提出奇謀獻上妙計，上以光大輔助宏偉的教化，下以進獻施展微薄的力量，臣憂慮的心撞擊不安，和衣小憩忘了睡眠。聖朝像上天覆蓋，包容臣的無用，屈尊頒布恩寵的詔命，命令臣先前誘騙賊寇曹休前來，遺憾的是没有實現計謀。又命令臣在郡内尋找爲北方賊寇所知曉的山中首領人物，讓他和北方交往。臣恭敬地思考，喜悦與恐懼交集，私下擔心這樣的人不能够馬上找到，即使找到他，恐怕也不可信任，不如讓臣去誘騙曹休，在計策上更爲適宜。這是臣能够以多年的願望，遇到了千載難逢的一次機會，就督促自己盡力，傾注低劣愚鈍的才能，撰寫書箋草稿來誘騙曹休，見另紙。臣知道自己没有古人那樣多的克敵制勝的智謀，加上是倉猝奉行大的方略，恐慌失措，擔心因輕忽愚鈍，辱没辜負了朝廷特别的安排，預先就懷了憂慮焦灼。臣聽説唐堯先天時行事而上天不反對他，廣泛徵詢下層百姓的意見，以成就盛大的功勛。朝廷英明的謀劃，想定使曹休進入已定好的圈套中，神靈幫助聖明的謀劃，曹休必定自己送上門，讓六軍一網打盡，無漏網之賊，我軍威勢像閃電般迅速，天下人都幸運異常。臣恭謹地呈上表章報知，并且呈上書箋草稿，很擔心自己的淺陋，回想來就惶恐不安。

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

他的奏章被答覆准予實行。曹休果然相信周魴，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軍用物資塞滿道路，徑直前來進入皖縣。周魴也集合人馬，跟隨陸遜截擊曹休，曹休軍隊崩潰，斬殺俘獲敵人數以萬計。

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

周魴起初設立這個秘密計劃時，常有郎官奉詔命來責問各項政事，周魴就來到州郡官署門外，就勢剃髮謝罪，所以曹休聽説了此事，不再有疑慮。事情成功軍隊返回，孫權大規模召集衆將領舉行歡宴，飲酒酣暢時，對周魴説："您剃

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掉頭髮肩負道義，成就了孤的大事，您的功名，應載入史册。"加官周魴裨將軍，賜封爵位關內侯。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并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

賊寇首領董嗣依仗險阻進行搶劫，豫章、臨川都遭受他的禍害。吾粲、唐咨曾用三千士兵攻打他據守的地方，幾個月也没有攻克。周魴上奏表請求停止進攻，讓他能采取適宜的辦法伺機行事。周魴派遣間諜，教給他計謀策略，誘騙狙擊殺死董嗣。董嗣的弟弟惶恐畏懼，到武昌投降了陸遜，請求出山到平原地區，自己改過從善，從此幾個郡都没有憂患戒備。

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并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

周魴在鄱陽任職十三年死。他獎賞善行懲罰惡行，恩威并施。他的兒子周處，也有文武才幹，天紀年間任東觀令、無難督。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宫，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鍾離牧字子幹，是會稽郡山陰縣人，漢朝魯相鍾離意的七世孫。他年輕時移居永興，親自開墾田地，種了二十多畝稻子。稻子快成熟時，縣裏有個百姓來認領田地，鍾離牧説："本來是因爲田地荒蕪，所以開墾它罷了。"於是就把稻子給了那人。縣長聽説此事，召來那人關入監獄，要依法制裁，鍾離牧爲那人求情。縣長説："您仰慕承宫，自己可以做仁義的事，我是百姓的主管，應當用法律統率下面的人，怎麼能放棄公家的法令來聽從您呢?"鍾離牧説："這裏是郡境内，由於您的關心照顧，所以來暫時居住。如今因爲一點稻子就殺了這人，我還有什麼心思再留下呢?"於是就收拾行裝，要返回山陰，縣長親自前去阻止他，爲他釋放了關押着的那個人。那人慚愧畏懼，帶着妻子兒子舂出了他們取走的稻子，得到六十斛米，送還鍾離牧，鍾離牧閉門不接受。那人把米運到放在路旁，没有人去拿。鍾離牧由此出了名。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黄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

赤烏五年，他從郎中補任太子輔義都尉，升任南海太守。不久任丞相長史，又調任司直，升任中書令。恰逢建安、鄱陽、新都三郡的山越百姓作亂，朝廷派鍾離牧出任監軍使者，討伐平定了他們。賊寇的首領黄亂、常俱等人交出他們的部隊，來充任兵員服役。鍾離牧封爲秦亭侯，授

尉。

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説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任爲越騎校尉。

永安六年，蜀國被魏國兼并，武陵郡五谿的夷族人和蜀國交界，當時的議論擔心他們叛亂，朝廷就任命鍾離牧爲平魏將軍，兼任武陵太守，去到郡中。魏國派漢葭縣長郭純代任武陵太守，率涪陵百姓進入蜀國遷陵境内，駐扎在赤沙，引誘招來各夷族地區首領，有些人起來響應郭純，他又進軍攻打酉陽縣，武陵郡中震驚惶恐。鍾離牧問郡府官吏説："西蜀覆滅，我們的邊境受到侵犯，怎麽來抵禦他們?"大家都回答説："如今這兩個縣山勢險要，各夷族部落依恃軍隊，不能用軍隊驚擾他們，驚擾了各夷族部落就會相互勾結。應當逐步安撫，可以派對他們有恩信的官吏宣明教化，進行慰勞。"鍾離牧説："不對。境外敵人入侵，欺騙誘惑百姓，應當趁他們根基不深的時候攻取他們，這同救火貴在迅速的情况一樣。"命令在外的軍隊迅速整治行裝，官吏中有非議反對的人當即以軍法處治。撫夷將軍高尚勸説鍾離牧説："從前潘太常督率五萬兵馬，然後纔來討伐五谿夷人。那時蜀國劉氏和我們結盟友好，各夷族部落都服從教化，如今既没有往日的援助，并且郭純已經占據遷陵，而明府您以三千兵馬深入險地，高尚我看不出這樣做的益處。"鍾離牧説："特殊的事情，怎麽能因循舊例呢?"當即率領他的部隊，日夜趕路，沿着山中險要道路進軍，走了近二千里，從關口攻上去，斬殺惡民懷有叛逆之心的人的首領一百多人，還有他們的黨徒總共一千多人，郭純等逃散，五谿平定。鍾離牧升任公安督、揚武將軍，封爲都鄉侯，又調任濡須督。又以前將軍身份授予假節，兼武陵太守。死在任上。家中没有多餘的資財，士人百姓都思念他。他的兒子鍾離禕繼承爵位，接替統領他的軍隊。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静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

評曰：山越部族喜歡製造叛亂，很難安定而容易騷動，因此孫權無暇抵禦外敵，就用卑恭的言辭對待魏國。所有上述各位大臣，都是能平定内亂，安定國家的人。吕岱清廉恭謹，對待公事；周魴謀略怪異，多有奇計；鍾離牧因循長者

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姧子，獲譏毀名云。

的氣度；全琮有治理當代的才能，尊榮顯赫一時，但他不能約束邪惡不正的兒子，而遭到非議敗壞了名聲。



三國志卷六十一

吴志十六

潘濬　陸凱(弟)胤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羡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爲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

潘濬字承明，是武陵郡漢壽縣人。二十歲時跟隨宋仲子接受學業。年紀不滿三十歲，荆州牧劉表徵召他任江夏從事。當時沙羡縣長貪贓污穢品行不端，潘濬查明事實殺了他，全郡震驚恐懼。後來他任湘鄉縣令，政績很出名。劉備統管荆州，任命潘濬爲治中從事。劉備進入蜀地，潘濬留下主管州中政務。

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静。

孫權殺了關羽，吞并荆州土地，授任潘濬輔軍中郎將，授予他軍隊。升任奮威將軍，封爲常遷亭侯。孫權稱帝，授任他爲少府，晋封爲劉陽侯，升任太常。五谿的蠻夷部族叛亂，相互勾結，孫權授予潘濬符節，督率各軍討伐他們。他對有功的人必定獎賞，法令無人可冒犯，斬殺俘獲的敵人，約以萬計，從此各蠻夷部族勢力衰敗，這一地區安寧平静。

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黄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

在此之前，潘濬和陸遜一同駐守武昌，共同掌管留守事務，不久各歸其職像原來一樣。當時校事吕壹操縱玩弄威勢權柄，奏請審查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人，這些人都被軟禁。黄門侍郎謝厷談話間問吕壹："顧公的事怎麼樣?"吕壹回答："情况不會好。"謝厷又問："如果此公免職貶退，誰會接替他?"吕壹没有回答謝厷，謝厷説："莫非潘太常會得到這丞相的職位?"吕壹很久纔説："您説的差不多。"謝厷説："潘太常對您常切齒痛恨，衹是路遠没有機會罷了。他一旦接替顧公，恐怕第二天就會攻擊您。"吕壹非常害怕，於是就取消對顧雍的追究。潘濬請求朝

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奸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

見，來到建業，想要盡情陳述極力勸諫。到達後，聽説太子孫登已經多次進言而不被聽從，潘濬就大請衆官員，想要藉集會親手殺死吕壹，以自己承擔這責任，爲國家消除禍患。吕壹暗中聽知，就藉口有病没有前去。潘濬每次進見孫權，没有一次不陳述吕壹的邪惡陰險。因此吕壹受到的寵幸逐漸衰減，後來終於被誅殺。孫權引咎自責，并就此責備大臣，這都記載在孫權傳中。

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赤烏二年，潘濬死，他兒子潘翥繼承爵位。潘濬的女兒許配建昌侯孫慮。

陸凱

陸凱字敬風，吴郡吴人，丞相遜族子也。黄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蕩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晧與晋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説晧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晧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

陸凱字敬風，是吴郡吴縣人，丞相陸遜的族侄。黄武初年，陸凱任永興、諸暨縣長，他在所任職的地方都有政績，授任爲建武都尉，統領軍隊。他雖然統領部隊，但手中不離書。他喜歡《太玄》，論證推衍它的意理，用來占筮總是靈驗。赤烏年間，他被任命爲儋耳太守，討伐朱崖，斬殺俘虜敵人立下戰功，升任建武校尉。五鳳二年，到零陵討伐山越賊寇陳毖，斬殺陳毖，獲得勝利，授任爲巴丘督、偏將軍，封爲都鄉侯，調任武昌右部督。他和衆將領共同趕赴壽春，返回，連續升任蕩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授任陸凱爲征北將軍，假節兼任豫州牧。孫晧做皇帝，陸凱升任鎮西大將軍，巴丘都督，兼任荆州牧，晋封爲嘉興侯。孫晧和晋國講和，使者丁忠從北方返回，勸説孫晧弋陽可以襲擊，陸凱勸諫阻止，這記載在孫晧傳中。寶鼎元年，陸凱升任左丞相。

晧性不好人視己，群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説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

孫晧生性不喜歡别人看自己，群臣陪侍進見，都不敢違背。陸凱勸告孫晧説："君臣没有互不相識的道理，如果突然發生意外，臣子就不知道該奔向何處。"孫晧就允許陸凱看他。

晧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

孫晧遷都武昌，揚州地區百姓逆水而上供給朝廷物品，他們都苦於此事，另外政事多有失誤，黎民百姓窮困匱乏。陸凱上奏疏説：

>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

> 臣聽説有道的君主，用快樂的事使百姓快樂；無道的君主，用快樂的事使自己快樂。使百姓快樂的人，他的快樂更加長久；使自己快樂的人，得不到快樂就會滅亡。百

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暗於奸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

姓，是國家的根本，實在應當重視他們的飲食，愛惜他們的性命。百姓安定，君主就會安定；百姓快樂，君主就會快樂。自從近年以來，國君的威勢被夏桀、商紂般的惡行損傷，國君的明智受到邪惡罪魁的愚弄，國君的恩惠被衆多的小人阻絕。没有災禍而百姓却不能活命，没有作爲而國家財力耗盡，處罰無罪的人，獎賞無功的人，使國君犯下謬誤的過錯，上天爲此生出怪異災變。而各位公卿討好逢迎主上來求取寵愛，使百姓貧困來求得富裕，用不道義的言行引導國君，用淫亂的習俗敗壞朝政，臣私下感到痛心。如今鄰國交結友好，四方邊境没有戰事，應當努力停止勞役，撫養士民，充實國庫，來等待上天的時機。但是反而又動摇上天心意，騷擾百姓，使民衆不安，上下叫苦哀嘆，這不是保有國家養育百姓的辦法。

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强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

臣聽説吉凶在於上天，就像影子隨形，回響隨聲，形動影就動，形停影就停，這運數是有一定之規的，不是人言能左右的。從前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衹是因爲獎賞輕而處罰重，政治刑法混亂，百姓的人力財力被君主的奢侈耗盡，君主被美色迷惑，志向被財寶污染，奸邪的臣子占據官位，賢人智者隱身躲藏，百姓恐懼不安，天下人爲此痛苦，因此終於遭受覆滅的禍難。漢朝之所以强盛，是因爲君王親自推行誠實恩信，聽取勸諫，接納賢才，恩惠顧及卑微的奴僕，親自迎請隱士，廣泛采納全面考察，以此成就了國家大計。這是往事的明證。

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晋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强，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晋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

近來漢朝的衰微，吴、蜀、魏三家鼎立，曹魏失去治國法度，晋國奪取了他的政權。另外益州地勢險峻，軍隊多精鋭强壯，閉門固守，可以保持萬代，但是劉氏的給予奪取錯亂，獎賞懲罰失度，君主肆意放縱奢侈，百姓的人力財力在不急的事情上耗盡，因此被晋國征伐，君臣被俘虜。這是眼前的明證。

臣暗於大理，文不及義，智

臣對大道理很愚昧，文辭不能涉及大

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

義，智慧淺薄低劣，不再有企望，衹是私下爲陛下惋惜天下罷了。臣謹奏報耳聽目見的事，百姓感到繁多苛刻的，刑法政治制定錯亂的，希望陛下停止浩大的工事，減少衆多的勞役，努力使政治寬緩，減輕苛刻的政令。

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謡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謡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另外武昌地區，實在是險峻而又貧瘠，不是建立京都安定國家養育百姓的地方，船隻停泊就會漂流沉没，在山丘居住就高峻危險，而且童謡說："寧可喝建業的水，不吃武昌的魚；寧可回建業死，不在武昌住。"臣聽說翼星有變異，熒惑生出不祥，童謡的話，出於上天的心意，竟然把安居和死相比，足以說明天意，是知道百姓所痛苦的。

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禄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

臣聽說國家没有三年的儲備，就不能稱之爲國家，而如今没有一年的儲備，這是臣下的責任。但衆位公卿身居高位，利禄延及子孫，竟然没有效命的節操，匡正補救的謀略，衹是隨便向國君進獻小利，以求得諂媚寵幸，殘害百姓，不是爲君王着想。自從孫弘發動義兵以來，農耕播種已經荒廢，各地不再有賦税運送進來，却分開一家的父子服不同的勞役，國家支出的糧食一天天增多，儲備積蓄一天天消耗，百姓有妻離子散的怨恨，國家有根基敗壞的苗頭，却没有人爲此憂慮。百姓的財力物力窮困，賣兒賣女度日，徵調賦税接連不斷，他們一天比一天困苦，各地的主管官員，不加以糾正，加上有朝廷監察的官員，既不愛護百姓，又一心作威作福，他們所在的地方受到騷擾，更有煩雜苛刻的做法，百姓苦於這兩方面，財物人力一再消耗，這是無益而有害的。希望陛下徹底罷除這類人，憐憫孤苦貧弱，來鎮定撫慰百姓的心。這就像魚鱉能逃避有毒害的深淵，鳥獸能逃離羅網的繩綫，四方的百姓就會背負着年幼兒女前來。像這樣，百姓能够得到養育，先王創立的國家就可以永存。

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聽，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

臣聽說五音使人聽覺不清楚，五色使人視覺不明亮，這些是對政務没有益處，對國

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事有損害的東西。從往日先帝時，後宮的宮女，還有各紡織的女工，數量不到一百人，糧食有積蓄，財物有盈餘。先帝去世後，幼主、景帝在位，反而變得奢侈，不遵循先帝舊例。在下聽説紡織的和各受犯罪牽連入宮爲奴的人，竟有一千多，考核他們産出的，不足以成爲國家的財富，但他們坐吃國家的糧食，年年持續，這是没有益處的，希望陛下核計她們的賦出准許出嫁，許配給没有妻子的人。像這樣做，上順應天心，下符合地意，天下就非常幸運了。

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顔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見當今内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群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蕃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臣聽説殷湯從商賈中選取人才，齊桓公從駕車人中選取人才，周武王從砍柴的僕役中選取人才，大漢朝從奴僕中選取人才。聖明的君主按賢能選取人才，不拘泥於人才的卑賤地位，所以他們的功德充滿天下，英名流傳史册，他們不是追求容貌而選取服飾美麗，能言善辯、善於逢迎的人。臣在下面看到如今宫中受寵幸的大臣，占據的職位和他的人品不相稱，承擔的責任和他的才能不相符，不能輔助國家匡扶時政，互相結黨，陷害忠臣埋没賢才。希望陛下選拔文武大臣，讓他們各自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州牧督將，鎮守邊遠地區，公卿尚書，努力推行仁義教化，上輔助陛下，下拯救百姓，各盡自己的忠誠，彌補朝廷萬分之一的疏漏，那麽歌咏安寧的詩歌就會出現，不用刑法政治也會清明。希望陛下留意考慮臣愚鈍的意見。

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佞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内發。

當時殿上列將何定奸佞狡詐，善於奉迎，地位尊貴，受寵幸而掌握朝政，陸凱當面指責何定説："你看從古到今侍奉君主不忠誠，擾亂國政的，哪有能够善終的人呢！爲什麽要專幹奸佞邪惡的事，污染主上的視聽呢？應當自己改正。不這樣的話，將會看到你有不測的災禍了。"何定非常忌恨陸凱，想着要中傷他，陸凱始終不把這事放在心上，仍一心爲了國家，正義的氣概表現在神色上，上表章奏疏都直陳事實，不加粉飾，忠誠懇切發自内心。

建衡元年，疾病，晧遣中書令董

建衡元年，陸凱病重，孫晧派中書令董朝詢

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

問他還想說什麼，陸凱陳述："何定不能信任重用，應授任他到外地做官，不應把國家大事托付給他。奚熙是小官吏，修造浦里田，想要重走嚴密的老路，也不能聽信。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和族弟陸喜、陸抗，有的清正純潔，忠誠勤勉，有的資質卓越，才能出衆，都是社稷的棟梁，國家的賢良輔佐，希望陛下多加留意，向他們徵詢當前的政務，讓他們各自效盡自己的忠誠，彌補朝廷萬分之一的疏漏。"隨後他就死了，當時七十二歲。

子褘，初爲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褘曰："褘體質方剛，器幹强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褘。"

他的兒子陸褘，起初任黄門侍郎，後來外出統領軍隊，授任爲偏將軍。陸凱死後，陸褘入朝任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上表舉薦陸褘說："陸褘稟賦資質方正剛烈，器量才能强實可靠，督察統率的才能，魯肅也超不過他。當他接受徵召要返回京城時，他徑直迅速趕往京都，途經武昌，竟不停留探家，武器裝備、軍用物資，一點也没有拿走，在軍中果敢剛毅，面對財物有節操。夏口，是賊寇進犯的交通要地，應選用名將來鎮守那裏，臣私下考慮，没有人比陸褘更合適。"

初，晧常銜凱數犯顔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起初，孫晧常對陸凱多次冒犯尊嚴違抗旨意懷恨在心，加上何定不止一次地誣陷，但是既因爲陸凱是身居要職的大臣，難以用法令制裁，又因陸抗當時任大將在邊界，所以孫晧衹好設法容忍。陸抗死後，孫晧終於把陸凱一家流放到建安。

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晧謁廟，欲廢晧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晧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晧深警懼云。

有人說寶鼎元年十二月，陸凱和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暗中策劃，趁着孫晧拜謁祖廟，想要廢黜孫晧，立孫休的兒子爲皇帝。當時左將軍留平率領士兵做前導，所以就把這個計劃秘密告訴了留平，留平拒絶，不同意，但發誓不泄露，因此他們的謀劃没有成功。太史郎陳苗奏報孫晧天氣久陰不下雨，風氣迴旋不順，將有人暗中謀劃，孫晧非常警覺害怕。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晧二十事，博問吴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

我接連從荆州、揚州來的人那裏得知陸凱勸諫孫晧的二十件事，廣泛地詢問吴地的人，多說没有聽到陸凱有這樣的表章。又考察表章的文辭非常懇切直率，恐怕不是孫晧所能容忍的。有人

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認爲是陸凱把它藏在了箱子裏，没有敢公開出來，他病重時，孫皓派董朝探望并詢問他還有什麽要説的，他就把它交給了董朝。這事的真假難以辨明，所以没有寫入正文，但是我喜歡他對孫皓的事的批評，足以作爲後人的警戒，所以抄列在陸凱傳的後面。

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

孫皓派親信趙欽口頭傳達詔命，答覆陸凱先前呈報的表章，説："孤每有行動必定是遵循先帝，有什麽不妥？您的勸諫是不對的。另外修建建業的宫殿不吉利，所以避開那裏，而西宫的房屋破敗朽壞，須謀劃遷都，爲什麽不能遷移呢？"陸凱上奏疏説：

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宫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謡。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

臣私下看到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協調，五星偏失運行軌道，主管官員不忠誠，邪惡壞人結黨互相支持，這是陛下不遵從先帝所造成的。君王的興起，從上天受命，來自德行的修養，哪裏取决於宫殿呢？但是陛下不向國家輔臣徵詢，就一意驅逐奔馳，六軍流動漂泊，悲傷恐懼，這樣做違背冒犯天地，天地降下災禍，兒童唱出那樣的歌謡。即使陛下一人得到安寧，百姓憂愁勞苦，怎麽來治理呢？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一件事。

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吴之龍逄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吴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

臣聽説統治國家是把賢才作爲根本，夏朝殺害龍逄，殷商得到伊摯，這是前代的明證，今天的表率。中常侍王蕃心懷美德，通曉事理，身在朝廷忠誠正直，這是國家的柱石，大吴國的龍逄，但是陛下怨恨他忠誠逆耳的話，厭惡他直率的應對，在殿堂上將他斬首示衆，尸體棄擲暴露。國内的人傷心，有識之士哀痛，都認爲是吴國的夫差又復活了。先帝親近賢才，陛下與此相反，這是陛下不遵從先帝的第二件事。

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

臣聽説宰相是國家的支柱，不能不强幹，因此漢朝有蕭何、曹參那樣的輔佐，先帝有顧雍、步騭那樣的丞相。而萬彧才智低微，資質平庸，先前從家奴越級進入朝廷，這對於萬彧已經太多，就像器皿已經溢出，但陛下喜歡他的細微瑣碎之處，不瞭解他大的志節，用尊貴的輔臣職位給予他榮寵，超

是不遵先帝三也。

過了原來的大臣。有才能有德行的人憤慨嘆息，有智謀的士人感到耻辱，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三件事。

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先帝喜愛百姓勝過對待自己的孩子，百姓没有妻子的，就把自己的妾嫁給他；看到身穿單薄衣衫的，就把絲帛送給他；尸骨没有收殮的，就取來埋葬。但是陛下與此相反，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四件事。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宫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

從前夏桀、商紂的滅亡是由於妖冶的婦人，周幽王、周厲王的禍亂是因爲寵幸的妻妾，先帝以此爲借鑒，作爲自己的警戒，所以身邊不安排荒淫邪惡的女色，後宫中没有閑置集聚的女人。如今宫中女子有萬人，嬪妃還不够，宫外很多男人没有妻子，女人却在宫中嘆息。風雨異乎尋常，正是由此産生，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五件事。

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宫，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

先帝爲繁多的政務憂愁勞累，還擔心有疏漏過錯。陛下登基以來，在後宫游樂嬉戲，被女色迷惑，就使得各種政事多被荒廢，下面的官員作惡，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六件事。

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宫無高臺，物不雕飾，故國富民充，奸盗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

先帝非常崇尚樸素，服飾不精美華麗，宫中没有高臺，器物不雕刻裝飾，所以國家富足，百姓充裕，邪惡盗賊不興起。但陛下對州郡徵收調集，耗盡了百姓財力，土地裸露着黄色，宫中有華麗的色彩，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七件事。

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内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内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

先帝在外依賴顧雍、陸遜、朱然、張昭，在内親近胡綜、薛綜，因此各項政務和順，國内清平安寧。如今在外的官員不稱職，在内的不是合適人選，陳聲、曹輔是才識淺薄的小官吏，是先帝拋棄不用的人，但陛下寵幸他們，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八件事。

先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并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

先帝每次召見宴請群臣，限制酒量，臣下整日没有輕慢失禮的過錯，群臣百官，都坦率地説出要陳述的。但陛下却用瞻望敬仰的恭敬禮節限制群臣，用没完没了的飲酒使群臣害怕。酒是用來完成禮儀的，過量就會

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

敗壞德行，這和商辛徹夜飲酒沒有區別，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九件事。

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

從前漢朝的桓帝、靈帝，親近宦官，大失民心。如今高通、詹廉、羊度，都是宦官小人，但陛下賞賜他們尊貴的爵位，授予他們統率作戰軍隊的權力。如果長江岸邊發生敵寇入侵，報警烽火交相點燃，那麽羊度等人的軍事才幹不能抵禦外敵入侵是很明顯的，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件事。

今宫女曠積，而黄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

如今宫女閑置集聚，但宦官還奔波在州郡，挑選登記民間女子，給錢的就放過，没錢的就搶走，怨聲載道，母女生死訣别，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一件事。

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

先帝在世時，也撫養各王和太子，如果徵用奶媽，奶媽的丈夫就免除勞役，賜給他錢財，供給他糧食，按時遣送奶媽回家探望她們的子女。如今却不是這樣，夫婦活活拆散，丈夫仍然服役，兒女隨後死去，家成爲空户，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二件事。

先帝嘆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并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

先帝感嘆説："國家以百姓爲根本，百姓以食物爲生存基礎，穿衣在其次，這三者，孤把它牢記在心。"如今却不是這樣，農業、養蠶業都荒廢了，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三件事。

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間，效之於事，舉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

先帝選拔人才，不拘泥他的出身地位卑賤，由鄉里舉薦，用辦事來檢驗，舉薦的人不弄虚作假，接受的人不隨意妄爲。如今却不是這樣，華而不實的人晋升，結黨營私的人任用，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四件事。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廪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

先帝的戰士，不供服其他勞役，讓他們春天祇從事播種，秋天祇收割稻子，長江岸邊發生戰事，就要求他們拼死效力。如今的戰士，要供服各種勞役，糧食餉錢又不充足，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五件事。

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

獎賞是用來勉勵立功的，懲罰是用來阻止邪惡的，獎賞懲罰不當，士兵百姓就會離散逃亡。如今長江邊的將士，死了得不到哀悼，勞苦得不到獎賞，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六件事。

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内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兹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

如今在各地的監察官員，已經是繁多雜濫，加上還有宫中派出的使者，在其中擾亂，一個百姓十名官吏，怎麽能够忍受？從前景帝時，交阯叛亂，實際就是由此引起的，這是遵從了景帝的缺誤，而没有遵從先帝的第十七件事。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吕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校事，是官吏百姓的仇敵。先帝末年，雖然有吕壹、錢欽，但很快就都誅殺除滅了，來向百姓致歉。如今又設立校事，放任其官員處理政事，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八件事。

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縣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時，做官的人都要長期擔任一個職務，然後考核政績，决定升降。如今州縣主管官員，有的到任不久，就徵召升遷調動，迎接新官送别舊官，在道路上有很多人，損失財物，傷害百姓，在這件事上是非常嚴重的，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十九件事。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

先帝每次察看終審斷案的奏表，總是留心推求考究，因此監獄没有含冤的囚犯，被處死的人没有叫屈的。如今却與此相反，這是不遵從先帝的第二十件事。

若臣言可録，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如果臣的話可以采納，就收藏在盟府中；如果這些話是虚妄的，就治臣的罪。希望陛下留意。

陸胤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争，陰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陸胤字敬宗，是陸凱的弟弟。他起初任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孫和聽説他的名聲，用特殊的禮節對待他。恰逢全寄、楊竺等阿諛依附魯王孫霸，和孫和不和睦争鬥，暗中進行誣陷，陸胤受牽連獲罪被關入監獄，酷刑都用盡，陸胤始終没有其他供辭。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没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凉渠帥黄吴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

後來任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的夷人賊寇攻陷城邑，交部騷亂動蕩。朝廷任命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陸胤進入南方地界，用恩德信義告諭開導，努力招誘收納，高凉的匪首黄吴等黨徒三千多家都出來投降。陸胤率軍向南進發，再次宣明懇切誠意，贈送財物。賊寇首領一百多人，部衆五萬多家，深藏山中不受管束者，没有不磕頭謝恩的，交州地區清静安

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

定。朝廷派人到他的駐地加官爲安南將軍。又征討蒼梧建陵的賊寇，打敗他們，前後挑選出士兵八千多人，以補充軍隊需要。

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在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暴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永安元年，朝廷徵召陸胤任西陵督，封爲都亭侯，後來調任到虎林。中書丞華覈上奏表舉薦陸胤說："陸胤天資聰明，才能全面，品行高潔，從前任選曹，留下值得記載的政績。不久到交州，恭敬地宣明朝廷恩義，流散的百姓來歸順，海邊地區清平安寧。蒼梧、南海，每年都有暴風瘴氣的災害，暴風折斷樹木，飛沙走石，瘴氣濃霧密集，飛鳥不過。自從陸胤到交州，暴風瘴氣斷絶平息，商人旅客平安往來，百姓没有疫病，田中莊稼豐收。交州轄區靠着大海，海水滲流秋天水鹹，陸胤又積蓄淡水，百姓能有甘甜的飲食。德惠遍布，教化感動人神，終於憑藉聖上的神威，招集聚合起流散的百姓。到他接受詔命將離開，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因而忘記留戀故土，扶老携幼，心甘情願像影子一樣追隨他，衆人没有叛逆異心，不須煩勞軍隊保衛。從來衆將領聚合衆人，都是用武威脅迫他們，没有像陸胤這樣用恩德信義團結衆人的人。他受命在交州，有十多年，那偏遠地區風俗特殊，是出産珍寶玩物的地方，但是他府内没有塗粉描眉佩戴珠寶的侍妾，家中没有玳瑁犀角象牙一類珍藏，在當今的臣子中，實在不可多得。他應在朝中任職，輔佐王室，以幫助成就像唐堯、虞舜時代頌歌稱贊的盛世。長江岸邊任務太輕，不能完全發揮他的才能，虎林選用督將，能够勝任的人很多。如果召他回到京城，用尊貴的官職寵幸他，那麽上天的使命就能很好完成，各種功業就都興盛了。"

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陸胤死，兒子陸式繼承爵位，任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和堂兄陸禕一同流放到建安。天紀二年，朝廷召他回到建業，恢復將軍職位和侯爵。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概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評曰：潘濬公正清廉，决斷果敢，陸凱忠誠壯烈，質樸正直，都是志節氣概光明磊落，有大丈夫的品格功業。陸胤立身純正，事業成功，在南方地區名聲顯赫，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州牧了。

三國志卷六十二

吴志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是儀字子羽，是北海郡營陵縣人。原姓氏，起初任縣吏，後來到郡府任職，郡相孔融嘲笑是儀，説"氏"字是"民"無上，應改爲"是"，他於是就改了。後來依附劉繇，到江東躲避戰亂。劉繇軍隊失敗，是儀移居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

孫權繼承執掌大政，以懇切恭敬的文書徵召是儀。是儀來到受到寵愛任用，專門掌管機要密事，授任爲騎都尉。

吕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

吕蒙謀劃襲擊關羽，孫權以此事詢問是儀，是儀稱贊他的計劃，勸孫權聽從他。是儀跟隨征討關羽，授任爲忠義校尉。是儀表示推却，孫權命令説："孤雖然不是趙簡子，您怎麼就不能委屈自己做周舍呢?"

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黄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

平定荆州後，孫權在武昌建都，授任是儀爲裨將軍，後來封爲都亭侯，代理侍中職務。孫權想要授予他軍隊，是儀自認爲没有這才能，堅決推辭不接受。黄武年間，派是儀去皖縣到將軍劉邵那裏，想要誘騙曹休前來。曹休來到，吴軍大敗他，是儀升任偏將軍，入宫督管尚書事務，對外總理衆官員，兼管訴訟，又讓他教授衆公子讀書學習。

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吕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

皇帝大駕東遷，太子孫登留下鎮守武昌，讓是儀輔助太子。太子敬重他，遇事先向他徵詢，然後纔實施。是儀晋封爲都鄉侯。後來跟隨太子返回建業，又授任爲侍中、中執法，總理百官事務、統管訴訟像從前一樣。典校郎吕壹誣告原江夏太守刁嘉誹謗國家政務，孫權很生氣，逮捕刁

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并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群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嘉關入監獄，全體查驗追問。當時同在朝的人都很害怕吕壹，同聲説聽到過此事，惟獨是儀説没有聽説。於是他被追查責問了好幾天，孫權的詔令越來越嚴厲，群臣都爲是儀感到緊張。是儀回答説："如今刀鋸已經在臣的脖頸上，臣怎麽敢爲刁嘉隱瞞避諱，自取滅亡，成爲不忠的鬼魂！祇是聽説知道的應當是原委詳情。"據實回答審問，言辭没有游移變動。孫權於是就放了他，刁嘉也得以免罪。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

蜀國丞相諸葛亮去世，孫權對西部州郡很關切，派是儀出使到蜀國重申鞏固盟約友好。是儀奉命出使得到孫權滿意，後來授任爲尚書僕射。

南、魯二宫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

南陽王、魯王兩宫新設置，是儀以原有職務兼魯王傅。是儀嫌兩宫太接近，就上奏疏説："臣私下認爲魯王具有天生的美德，兼有文武的才能，當前最合適的，應去鎮守邊疆，做國家的藩屏輔佐。宣揚德行的美好，光耀威武的神靈，是國家的好的策略，是四海之内的人所盼望的。祇是臣的言辭粗淺，不能詳盡地表達這個意思。愚意認爲兩宫中應有降低地位的，端正上下的次序，明確教化的根本。"他的奏章多次呈報。他擔任魯王傅竭盡忠誠，經常進行規勸；事奉君主勤勉，待人謙恭。

不治産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他不治産業，不接受施捨恩賜，建造的房屋僅够容身。鄰居家有人修建大宅，孫權外出看到問修建大宅的是誰，手下的人回答説："好像是是儀家。"孫權説："是儀儉樸，肯定不是的。"一問果然是别人家。他受孫權的瞭解信任就像這樣。

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

他的服飾不精美細緻，飲食不豐盛，救濟貧困的人，家中没有積蓄。孫權聽説此事，親臨是儀家，要求察看飯菜，親口品嘗，對此很是贊嘆，當即增加是儀的俸禄賞賜，擴充他的田地住宅。是儀一再推讓，爲受到恩賜而感到不安。

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

他時時進獻建議，没有説過别人的短處。孫權常責備是儀不説出事端，没有是非對錯，是儀回答説："聖明的君主在上，臣下奉守職責，擔心的是不稱職，實在不敢用愚鈍淺陋的己見，對上擾犯天子的視聽。"

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

他奉事國家幾十年，未曾有過錯。呂壹逐個告發將相大臣，有的一個人就因罪被告發達四次，惟獨無法告發是儀。孫權感嘆說："假如人人都像是儀，哪裏還用得着法令呢?"

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到卧病不起時，他留下遺言讓用不加漆飾的棺木，用通常的衣服裝殮，務必要簡省節約。八十一歲死。

胡綜　徐詳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吴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黄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吴將晋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吴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

胡綜字偉則，是汝南郡固始縣人。少年喪父，母親帶着他避難來到江東。孫策兼任會稽太守，胡綜年紀十四歲，在他府中隨從聽命，留在吴縣和孫權共同讀書。孫策去世，孫權任討虜將軍，任命胡綜爲金曹從事，跟隨征討黄祖，授任爲鄂縣縣長。孫權任車騎將軍，建都在京城，召胡綜返回，負責書部工作，和是儀、徐詳共同主管軍政機要事務。劉備進入白帝城，孫權因現有兵員很少，派胡綜到各縣挑選，得到六千人，設立兩部解煩兵，徐詳兼左部督，胡綜兼右部督。吴國將領晋宗叛變歸順魏國，魏國任命晋宗爲蘄春太守，距離長江幾百里，多次入侵爲害。孫權派胡綜和賀齊輕裝行動，突然襲擊，活捉到晋宗，胡綜加官爲建武中郎將。魏國授任孫權爲吴王，封胡綜、是儀、徐詳都爲亭侯。

黄武八年夏，黄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黄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

黄武八年夏季，黄龍出現在夏口，於是孫權稱皇帝，根據這吉兆改换年號。又製作黄龍大牙旗，常立在中軍，各軍的進退，都看着牙旗的指向，命令胡綜作賦説：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黄、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吴，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黄、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

乾坤初立，天地人三才生成。天狼星降下徵兆，實在是象徵武力的神靈。聖人觀察天象，效仿并且經營，開始製造器械，以此謀求成功。黄帝、神農創業，開拓奠定帝王基業，上順應上天之意，下平息百姓災禍。高辛氏誅殺共工，虞舜征服有苗，夏啓發動甘地軍隊，商湯出兵征戰鳴條。周代的牧野之戰，漢代的垓下之戰，没有不用武力，成就統一帝業。赫赫大吴，實由上天降德，神武立爲根本，功業偉大至極。自從往昔開始，黄帝、虞舜爲祖，其間經歷五代，在後作爲繼承。順應時運接受天命，在南方土地

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黄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黄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暗謨若神，可謂秘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吴，黄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初創大業，將要恢復正道大義，改變我華夏目前局面。於是依律天時，建立神武大軍，按照太一取象，設立五將三門；迅疾就像閃電，舒緩就像行雲，進止均有法度，簡約而不繁亂。四靈已經分布，黄龍位置居中，四周配置日月，實際就叫太常，旗幟高高獨立，六軍觀望隨從。仙人遠遠在上，俯視觀察四方，確是神靈意旨，爲國降下吉祥。大軍想要轉向，黄龍先行移動，金鼓不必奏響，悄然變化行動，暗中如有神助，可稱神秘奇妙。從前的周王室，赤烏銜來天書；如今的大吴國，黄龍吐出符命。契合《河圖》、《洛書》，行動和道同在，上天贊助人和，都説定是吉祥。

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

蜀國聽説孫權登基，派遣使者重申先前的友好。胡綜撰寫盟約文書，文采辭義非常優美，内容記載在孫權傳。

權下都建業，詳、綜并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吴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

其一曰：

天綱弛絶，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義，思托大命，愧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咏，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睹見定主。昔

孫權東下建都建業，徐詳、胡綜同任侍中，進封爲鄉侯，兼任左右領軍。當時魏國投降的人有的説魏國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吴質很受朝廷猜疑，胡綜就冒充吴質假造投降文書三條：

第一條説：

國家法紀敗壞廢棄，四海之内分崩離析，百姓憔悴，士人漂泊，大兵盗匪交加，城邑没有住户，風塵戰火，遍布各地，自從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大亂的極點，也没有像如今的時代的。臣吴質志向淺薄，處世無方，局限於鄉土，不能展翅高飛，於是就爲曹氏做事服兵役，遠在河朔，到天朝的道路阻斷，雖然仰望風範思慕大義，想要歸依天命，愧於没有機緣，能够施展抱負。每每有往來的人，就私下探聽國情教化，敬知陛下德行可比天地，光耀如同日月，神武的資質，受之於自然，推行皇天法則，傳布教化萬里，長江以南地區，家家蒙受恩澤。英雄俊傑，通明人士，没有不發自肺腑地贊頌，樂意前來歸依的。今年六月底，恭敬地聽到在吉利的日子，黄龍騰起陛下登基，恢復光大正道，整頓統理政綱，將使遺餘的百

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托降叛，閒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

姓，仰見真正的君主。從前武王征討殷紂，殷民倒戈；高祖誅殺項羽，四面楚歌。和今天相比，還是不足以譬擬。臣吴質無法抑制自己昊天般的最大願望，謹派親信同郡的黄定恭敬地前往奉獻表章，并拜托降叛事宜，趁機求得溝通，我所要陳述的内容，都列在後面。

其二曰：

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托君臣，内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閒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横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托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吴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

第二條説：

從前伊尹離開夏朝投奔商湯，陳平背棄楚軍歸順漢王，功績載入史册，聲名流傳後世，國君不認爲他們是背叛，是因爲他們懂得天命。臣過去受到曹氏接納，表面名爲君臣，實際如同骨肉，恩義親密深厚，結合不曾分離，於是接受獨當一面的責任，總領黄河以北的軍隊。在這個時候，志向高大，要永遠和曹氏同生共死，衹擔心功勛不能建立，事業不能成功。等到曹丕去世，後代繼承王位，幼年執掌朝政，讒言日益興起。同輩人因權勢互相迫害，志趣不同的趁機挑撥離間，而臣生性孤傲，一向不屈服卑順他人，看那幾個人，目的確實是要逼迫我，這也是臣的過錯。於是就被邪惡的議論所誣陷，招致猜疑，誣告説臣想要叛變。雖然知道真相的人保證明白我的心，世道混亂讒言繁多，留下的猜忌還在，常擔心有一天會意外地遭受無辜的禍害，憂慮的心非常痛苦，就像行走在薄冰炭火上。從前樂毅在齊國爲燕昭王立下戰功，燕惠王即位，猜疑而剥奪他的職位，他於是就離開燕國去到趙國，他偉大的功勛并没有減損。他哪裏是想德行不一呢？衹是害怕功名不能建立，而且擔心災禍將會來臨。先前我派魏郡人周光以經商販運爲名，托付叛逃事宜去到南方，宣明禀告秘密的計劃。當時因爲時間倉促，没有敢當即就送去表章，衹是讓周光口頭傳告罷了。我認爲天下大的歸心是可以看到的了，上天的意旨所在，除了吴國又會是誰？這裏的百姓想着做陛下的臣僕，伸長脖子踮着脚跟盼望，衹擔心大軍來得太遲。假如陛下恩義稍

不？瞻望長嘆，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絶，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虚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横見譖毁，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吴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虚，綱紀毁廢，上下并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内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争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

加信任接納，將用黄河以北地區來迎候陛下的大軍，忠心赤誠，皇天白日明鑒。而周光前去已有一年，没有聽到一點音訊，不知道這些心意他究竟能傳達到没有？遥望而長嘆，每日每月地盼望，魯國人盼望高子，又哪裏能來相比呢！另外臣現在受的待遇逐漸淡薄，像蒼蠅聲般的讒言，連綿不斷，臣肯定會遭受這災禍，祇是早晚的事罷了。臣私自考慮陛下没有垂示明確的慰勉的原因，一定是認爲臣吴質一貫奉守仁義之道，不做像這樣的事，認爲周光傳達的話，虚假的多真實的少，或者認爲這其中有别的機關，不知道臣吴質遭受讒言而被猜疑，恐怕會遭受到大的禍害。况且臣吴質如果有罪時，自己將會奔赴鼎鑊，捆束自己等待懲處，這恐怕是作爲人臣應該做的。現在没有罪過，却横遭誣陷詆毁，將要遭受商鞅、白起那樣的災禍。考慮事情形勢，離開也是理所當然的。死去而不合道義，不離開又幹什麽！樂毅的出走，吴起的逃跑，君子感嘆他們没有遇到明君，没有人非難他們。希望陛下推究古代比况今日，不猜疑責怪臣吴質。或許又會考慮作爲臣子獲罪，應當像伍員那樣奉獻自己來報效，不應當僥幸利用時事獲益。然而如今和古代，其形勢不同，南北相距遥遠，又有江湖隔絶，如果自己不行動起來，怎麽能够成功脱身！因此就忘掉志士的節操，思考着建立功業的大義。而且臣吴質又認爲曹氏的繼承人，不是天命寄托保佑的，政治衰敗，刑法混亂，朝政大權被臣子篡奪，衆將領在外專行威勢，各自爲政，没有人能同心，軍隊兵員衰减，國庫財力空虚，國法敗壞荒廢，上上下下都很昏庸。料想先後多次得到魏國投降叛變的人，陛下已經完全聽説了這些消息。兼并弱小進攻昏亂，應當順應天時，這確實是陛下進取的時候，因此臣忠心冒昧地進獻這計劃。現在如果進軍淮水、泗水一帶，占據下邳，荆州、揚州就會聽風聲而響應，臣從黄河以北席捲向南，形勢力

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

量連在一起，勝利的基礎就長久穩固了。關西的軍隊受他們防衛地區的束縛，青州、徐州不敢撤離守備，許昌、洛陽剩下的軍隊人數不足一萬，誰能東來和陛下爭勝呢？這確實是千載一遇的時機，能不深思熟慮嗎？至於臣所在的地區，本來就有很多馬匹，加上羌人胡人常常在三四月間青草茂盛時，趕馬出來，目前粗略估算，能够得到三千多匹。陛下出兵，應當趁着這時候，多帶領些騎士前來取馬罷了。這都是預先能確定知道的一些情況。凡兩軍對壘無法探明對方虛實，如今這裏確實虛弱，容易取得成功，陛下采取行動，響應的人必定很多。上能確立宏偉的事業，使天下統一，下能讓臣吳質建立非同尋常的功勛，這是天意。如果建議不被采納，這也是天意。希望陛下考慮，不再多說了。

其三曰：

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决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托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

第三條說：

先前許子遠背棄袁紹而依附曹操，出謀劃策，得到采納接受，於是就打敗袁氏軍隊，奠定了曹氏的基業。假如曹氏不信任許子遠，心懷疑慮猶豫，心中不能决定，那麽如今的天下就是袁氏所有了。希望陛下思考此事。近日聽說邊境上的將領閻浮、趙楫想要歸順偉大的教化，聯絡呼應不及時，因而招致失敗滅亡。如今臣忠心誠摯，遠遠奉獻性命，如果再懷有疑心，不及時采取行動，使臣孤立絶望，蒙受大禍，就恐怕天下英雄志士想要建立功業的人，不敢再托付性命給陛下了。希望陛下考慮。天神地祇，確實會聽到這番話。

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

這些文書流傳開來後，吳質却已經在魏國入朝任侍中了。

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

黃龍二年，青州人隱蕃歸順吳國，上奏書說："臣聽說紂王暴虐無道，微子早早逃走；漢高祖寬容英明，陳平率先投靠。臣二十二歲，拋棄封地，歸順有道君主，仰仗上天神靈，得以安全到達。臣來到已有多日，但主管的官員把我等同於投降的人，沒有仔細區別，使臣的深奧的言

上達。於邑三嘆，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嘆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吴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

論精妙的思想，不能呈送上去。憂鬱而常嘆息，何時是盡頭。謹來到宮殿前拜送表章，請求蒙受召見。"孫權馬上召他進宮。隱蕃致謝并應答提問，待他陳述當前政務，很有見地。胡綜當時陪侍在座，孫權問他怎麽樣，胡綜回答説："隱蕃上奏書，言辭誇張好像東方朔，機敏詭辯好像禰衡，但是才能都比不上他們二人。"孫權又問隱蕃能勝任什麽官職，胡綜回答説："不能任用他治理百姓，姑且試着任用他擔任京都的小職務。"孫權因隱蕃大談刑獄，就任用他做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都稱贊隱蕃有輔佐君王的才幹，郝普尤其和他親近友善，常常抱怨嘆息他屈才。後來隱蕃謀劃叛亂，事情敗露被處死，郝普受到譴責而自殺。朱據被拘禁，過了很久纔釋免。孫權授任胡綜爲偏將軍，兼任左執法，統管訴訟。遼東事件時，輔吴將軍張昭因勸諫孫權言辭激切，孫權也非常憤怒，調和他們雙方，使他們没有怨恨，胡綜出了很大的力。

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

胡綜生性嗜酒，酒後就歡呼縱情，有時推杯换盞，撲打身邊的人。孫權愛惜他的才能，不責怪他。

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絶。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

自從孫權執政以來，各種文書詔令策命，給鄰國的文書，大都是胡綜擬寫的。起初由於内外事務繁多，特地制定法令，地方負責官員遇有喪事，都不能離開職守，但是屢有違犯法令的人。孫權對此很擔憂，讓朝中大臣進行商議。胡綜提議認爲應當定出法律條文，宣明違法處死，依法懲處一個人，此後違法的必定杜絶。於是就采用胡綜的意見，從此違令奔喪的現象就没有了。

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赤烏六年胡綜死，兒子胡沖繼承爵位。胡沖性情平和有文才，天紀年間任中書令。

徐詳者字子明，吴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徐詳字子明，是吴郡烏程縣人，在胡綜之前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都是孫權時代參與創立事業的人。是儀清正誠篤忠貞樸素，徐詳多次出使傳達君命，胡綜有文采才幹，各自都受到信任重用，用宏偉的大厦來比喻，他們就是像椽木那樣的輔佐之才吧。

三國志卷六十三

吴志十八

吴範　劉惇　趙達

吴範

吴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

吴範字文則，是會稽郡上虞縣人。因爲精研曆算天象，通曉陰陽占候，在郡中很有名氣。他被推舉爲有道藝的人，要去到京城，世道動亂而没有成行。正趕上孫權在東南一帶興起，吴範投身效力，每遇到災祥，就推算曆數説明情况，他的方術多有應驗，於是就出了名。

初，權在吴，欲討黄祖，範曰："今兹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

起初，孫權在吴郡，想要征討黄祖，吴範説："今年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是戊子年，荆州劉表也將身死國亡。"孫權於是就征討黄祖，終於没有能取勝。第二年，軍隊出征，行進到尋陽，吴範看到氣象徵候，就到船上慶賀，催促軍隊急速前進，到達後很快就打敗黄祖，黄祖趁夜間逃跑。孫權擔心黄祖逃脱，吴範説："没有逃多遠，一定能活捉黄祖。"到五更時分，果然捕獲黄祖。劉表也果然死了，荆州被分割。

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吕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説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

到了壬辰年，吴範又禀告説："在甲午年、劉備將得到益州。"後來吕岱從蜀地返回，在白帝城遇到他們，説劉備的部隊人馬離散，死亡將近半數，他們的事情肯定不能成功。孫權以此責問吴範，吴範説："臣所説的是天意，而吕岱所看到的是人事罷了。"劉備最終得到了蜀地。

權與吕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

孫權和吕蒙謀劃襲擊關羽，和親信大臣商議此事，多數人説不行。孫權就此事詢問吴範，吴範説："能擒獲關羽。"後來關羽在麥城，派使者請求投降。孫權問吴範説："他究竟會不會投降?"吴範説："他有逃跑的徵兆，説投降是欺騙罷了。"孫權派潘璋截斷關羽的要道，偵察人返

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

回，報告説關羽已經離去。吴範説："雖然離去，但不會逃脱。"問他期限，説："明天中午。"孫權設立晷表和測時間的漏刻等待着。到了中午關羽還没有擒來，孫權詢問他原因，吴範説："時間還没有到正午。"過了一會兒，有風吹動帷帳，吴範拍手説："關羽要到了。"很快，外面高呼萬歲，傳報説俘獲了關羽。

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

後來孫權和魏國建立友好，吴範説："從氣象徵候來説，他們表面上來結交，其實有陰謀，應當對他們有防備。"劉備在西陵布下重兵，吴範説："以後會和睦結親的。"最終都像他説的那樣。他的占候驗證就是像這樣明確精審。

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决。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孫權任命吴範爲騎都尉，兼任太史令，多次向他探究詢問，想要知道他的秘訣。吴範珍惜不透露他的法術，不把最重要的告訴孫權。孫權因此記恨他。

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吴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吴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

起初，孫權任將軍時，吴範曾經禀告説江南有帝王的徵候，在己亥年到庚子年間會有大吉大福。孫權説："如果最終像你説的，就封你爲侯。"等到孫權立爲吴王，吴範當時在宴會陪侍，説："先前在吴中，曾經説過這事，大王還記得嗎？"孫權説："有這回事。"就叫來手下人，給吴範佩戴上侯爵綬帶。吴範知道孫權想要用這方法來搪塞先前的諾言，就用手推擋不接受。等到後來論功封賞，封吴範爲都亭侯。詔令就要發布，孫權憤恨吴範吝惜自己的法術，就删除了他的名字。

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吴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

吴範爲人剛直，很喜歡自誇，但和親朋舊友結交始終如一。他一向和魏滕同鄉友好。魏滕曾經犯罪，孫權惱怒斥責非常嚴厲，敢提出勸諫的就處死，吴範對魏滕説："我和你一同去死。"魏滕説："死了却没有益處，爲什麽要死呢？"吴範説："怎麽能顧慮這些，對你坐視不管呢？"於是就剃去頭髮捆綁起自己來到宫門外，讓鈴下去通報。鈴下不敢，説："肯定要死，不敢禀報。"吴範説："你有孩子嗎？"説："有。"吴範説："假如你爲吴範我死了，孩子就托付給我。"鈴下説："好吧。"就推門進去。話没有説完，孫權大怒，當即想要用戟擲來。鈴下倒退着逃出來，吴範乘

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機衝進去，叩頭流出了血，聲淚俱下。過了很久，孫權的氣消了，就赦免了魏滕。魏滕見到吴範感謝説："父母能生育撫養我，不能使我免除死罪。大丈夫的知己，有像您這樣一個就足够了，哪用很多呢！"

黄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絶。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吴範、趙達者，封千户侯，卒無所得。

黄武五年，吴範病死。他的大兒子在他前死去，小兒子還年幼，於是他的術業就失傳了。孫權追念他，招募荆州、揚州、交州三州中有能全面通曉術數像吴範、趙達那樣的人，封千户侯，最終也没有得到。

劉惇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

劉惇字子仁，是平原郡人。他遭受戰亂離開故鄉，漂泊客居在廬陵郡，服事孫輔。他因懂得天象通曉占卜數術在南方地區很出名。每當發生水災旱災盗匪禍亂，他都能事先推斷日期，没有算不準的。孫輔對他很驚奇，任命他做軍師，軍中都尊敬他，稱爲"神明"。

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

建安年間，孫權在豫章郡，當時有星象變異，就詢問劉惇，劉惇説："災禍在丹楊。"孫權説："會怎麽樣？"劉惇説："客人勝過主人，到某日將會得到消息。"這時候邊鴻叛亂，終於就像劉惇説的那樣。

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劉惇對各種法術都很精通，尤其通曉太乙星象，能够全部推究出其中發生的事，徹底掌握要領奥秘，撰寫書一百多篇，著名儒者刁玄稱贊認爲很精妙。劉惇也看重吝惜他的法術，所以世人没有能知曉的。

趙達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

趙達，是河南郡人。他幼年跟隨漢侍中單甫學習，用心專一細密，認爲東南方有帝王徵兆，可以躲避禍難，所以離家渡過長江。他研究九宫一算的法術，探求其中的精妙道理，因此能當機立斷地算出，應答如神，至於計數飛蝗，猜測秘藏，没有不應驗的。有人詰難趙達説："飛動的東西本來就是無法核實的，誰知道它是不是對的，這恐怕是很虚妄的吧。"趙達讓那人取來幾斗小豆，把它們灑在席子上，他馬上就推斷出豆子的數目，查驗後果然確實。他曾經去拜訪舊友，舊友爲他備辦飯食。吃完飯，對他説："非

盤中隻箸，再三從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内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

常匆忙缺了酒，又没有好菜，無法表述情誼，怎麽辦?"趙達就拿來盤子裏的一隻筷子，反復縱横測算，然後説："您東墻下有一斛美酒，還有三斤鹿肉，爲什麽要説没有呢?"當時在座的有另外的賓客，早已知道主人的底細，主人羞愧地説："因爲您善於猜測有無，想要試試您罷了，居然這樣地靈驗。"於是就拿出酒暢飲。又有人在書簡上寫上千萬的數目，存放在空倉庫中密封起來，讓趙達計算。趙達推算的和那數目一樣，還説："衹是有名無實的。"他的準確精妙就像這樣。

達寶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顔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絶。

趙達看重吝惜自己的法術，像闞澤、殷禮都是有名的儒者士人，親自屈尊前往求學，趙達秘而不告訴他們。太史丞公孫滕從小拜趙達爲師服侍他，辛勤勞苦多年，趙達答應教他也有好幾年了，每到將要講述時總是又止住。公孫滕另有一天送上酒食，察顔觀色，跪下叩拜請求，趙達説："我的祖先得到這法術，想要謀求做帝王的老師，做官以來已有三代，職位不過是太史郎，確實不想再傳授下去了。而且這法術深奥精妙，開頭乘結尾除，一次算清的方法，父子間也相互不告訴。但是因爲你真誠好學，孜孜不倦，現在就真的把它傳授給你吧。"飲酒數巡，趙達起身拿出兩卷帛書，就像手指那樣粗，趙達説："要是抄寫閲讀這書，就會自己明白了。我很久都棄置着，没有再察看它，現在想要思考歸納一番，過幾天將會傳授給你。"公孫滕按時前去，到達後趙達假裝找書，驚呼書丢了，説："女婿昨天來過，一定是他偷走了。"於是他們從此就斷絶了來往。

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禄位不至。

起初，孫權出師征伐，每次讓趙達進行推算，結果都像他説的那樣。孫權詢問他的法術，趙達始終不説，因此受到冷遇，没有得到官位利禄。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算自校，乃嘆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

趙達常笑着對一些占候星象數術的人説："應回到帳幕裏推算，不出門户就知道上天運數，但是你們反倒日夜在户外露天觀測氣象徵兆，不也是太難了嗎!"他閑居無事，用他的算法推算自己，就嘆息説："我算出我在某年月日完結，

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録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絶焉。

大概就是要死了。"趙達的妻子多次看到趙達測算很靈驗，聽到這話就哭泣起來。趙達想要平息妻子的傷心，就另外進行推算，説："先前算錯了，還不會死呢。"後來他如期死。孫權聽説趙達有書，索求没有得到，就查問他的女兒，直到打開他的棺材也没有找到，他的法術就失傳了。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評曰：三位先生對各自的法術是很精通的，他們的用心是很妙的，但是君子同樣地運用心思，應當着眼於大處遠處，因此有識之士，會捨棄那些法術而求取這遠大的學業。



三國志卷六十四

吴志十九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并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

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群臣并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

諸葛恪字元遜，是諸葛瑾的長子。他幼年就出了名。二十歲時授任爲騎都尉，和顧譚、張休等人侍奉太子孫登研討學業術藝，一同做太子的賓客朋友。他從中庶子調任左輔都尉。

諸葛恪的父親諸葛瑾臉長像驢，孫權大規模聚會衆臣，讓人牽了一頭驢進來，在驢臉上貼了個很長的標簽，題寫作諸葛子瑜。諸葛恪跪下說："懇請給一支筆加兩個字。"孫權就答應了給他筆。諸葛恪接着在那些字下寫了"之驢"。滿座的人歡笑起來，就把驢賜給了諸葛恪。另一天又相見，孫權問諸葛恪說："你的父親和你的叔父誰賢明?"諸葛恪回答說："臣的父親好一些。"孫權詢問他原因，回答說："臣的父親知道應奉事的人，叔父却不知道，因此說臣的父親好一些。"孫權又大笑起來。命令諸葛恪斟酒勸飲，到張昭面前，張昭先已經有醉意，不肯再喝，說："這不是敬養老人的禮節。"孫權說："你如果能讓張公理屈辭窮，他自然就會喝酒了。"諸葛恪詰問張昭說："從前師尚父九十歲，執旗持鉞率兵征戰，還没有說自已年老。現在帶兵征戰，請將軍您在後，喝酒吃飯，請將軍您在前，怎麽能說是不敬養老人呢?"張昭終於無言對答，於是就爲他喝完了杯中的酒。後來蜀國的使者到來，群臣都來相會，孫權對使者說："這位諸葛恪特别喜愛騎馬，回去告訴你們丞相，給他送些好馬來。"諸葛恪就跪下拜謝，孫權說："馬還没有送到就拜謝是爲什麽呢?"諸葛恪回答說："蜀

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國是陛下在外的養馬房，如今有了恩賜的詔令，馬一定會送來的，怎麽敢不拜謝？”諸葛恪的才思敏捷，都像是這樣的。孫權認爲他很不尋常，想用政事來考察他，讓他代理節度。節度掌管軍需糧草，公文書信繁雜瑣碎，不是他喜歡的。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吴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出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覰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諸葛恪認爲丹楊郡山勢險峻，百姓大多果敢强悍，雖然先前發兵征討，衹是得到了邊緣縣境平地的百姓而已，其他在深山偏遠地區的，没有能够全部擒獲，就多次自己請求任職外出到那裏，三年中可得到戰士四萬人。衆人議論都認爲丹楊郡地勢險阻，和吴郡、會稽、新都、鄱陽四個郡鄰接，方圓數千里，山谷萬重，那些偏僻深遠地區的民衆，没有進入過城邑，没有見過地方官員，都是手持武器在野外游蕩，在深山野林中直到年老。逃犯一貫作惡的人，也都一同逃竄來。山中出産銅鐵，他們自己鑄造鎧甲兵器。習俗尚武善戰，崇尚膽量勇力，他們登山赴險，穿越荆棘，就像魚兒在深淵中游動，猿猴在樹木上騰躍。時時在伺察可乘之機，出來侵擾劫掠，常常招來官軍征伐，尋找他們藏身的巢穴。他們打起仗來就蜂擁而上，戰敗了就像鳥兒一樣逃竄，從前代以來，不能管住他們。大家都認爲很困難。諸葛恪的父親諸葛瑾聽説此事，也認爲事情終究不能做到，感嘆説：“諸葛恪不能使我們家族興盛，將會使我們家族被滿門誅殺。”諸葛恪極力陳述此事必定成功。孫權授任諸葛恪爲撫越將軍，兼任丹楊太守，授予他棨戟武士騎兵三百人。授任儀式結束，命令諸葛恪備齊威嚴儀仗，奏起鼓吹樂曲，引導着返回家，當時他三十二歲。

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

諸葛恪到達丹楊郡官府，就發送文書給四個郡所屬各城的地方官員，命令他們各自保衛自己的地界，整頓布置軍隊，那些服從教化的普通百姓，都讓他們聚集定居。於是就布置安排衆將領，布下軍隊扼守偏遠險要地點，衹是修繕防禦工事，不同敵方交戰，等到他們的莊稼即將成熟，就派出軍隊收割，讓他們連種子都留不下。舊有的糧食已經吃完，新種的田地没有了收成，普通百姓都已聚集居住，也搶掠不到東西進山，於是山裏的人饑荒困頓，漸漸出山投降。諸葛恪

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就又敕令下屬說："山越百姓改掉惡習順從教化，都應當安撫慰問，把他們遷出到山外縣中，不能嫌棄猜疑，進行拘禁扣押。"臼陽縣長胡伉得到投降的山民周遺，周遺過去是作惡的人，因困頓被迫暫時出山，內心仍圖謀反叛，胡伉把他綁送到郡府。諸葛恪認爲胡伉違反了教令，就將他斬首示衆，并把此事用公文上報朝廷。山民聽說胡伉因捉拿人犯罪被殺，明白了官府衹是想要讓他們出山而已，於是扶老携幼出來，到一年後，得到的人數完全就像預想的。諸葛恪自己統領一萬人，其餘的都分給了各位將領。

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埽凶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勛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嘆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

孫權嘉獎他的功勞，派尚書僕射薛綜慰勞他的軍隊。薛綜先送文書給諸葛恪說："山越人依仗險要，幾代以來不臣服，寬容撫慰他們就動摇不定，征伐逼迫他們就狼狽逃竄。皇帝發怒，命令將軍西征，神奇的策略在朝中授予，勇武的軍隊在外威震敵人。武器没有染上血迹，鎧甲没有沾上汗水，首惡元凶已被斬殺，黨羽殘餘歸順大義，肅清了山川密林，獻上俘虜十萬人。荒野没有遺留下賊寇，城邑中没有存惡人。既除掉了凶惡壞人，又充實了軍隊的需要。各種各樣違法分子，改惡從善。形形色色邪惡壞人，變成勇士。雖然實在是國家的威嚴神靈所施加的結果，但是也的確是元帥您親自前往而實現的。雖然《詩經》贊美了俘獲敵人，《易經》稱頌了斬殺匪首，周代有方叔、召伯虎，漢代有衛青、霍去病，又怎麽能來相提并論呢？功績超越古人，勛勞高出前代。皇上欣然高興，遠遠贊嘆您的功勞。感懷《四牡》詩留下的慰勞使者歸來的典制，想到凱旋後祝捷宴飲的舊有的禮儀。所以派中臺親近官員，去迎接犒勞賞賜，以表彰偉大的功勞，慰問將士的辛勤勞累。"授任諸葛恪爲威北將軍，封爲都鄉侯。諸葛恪請求率人馬到廬江的皖口墾田屯守，用輕兵襲擊舒縣，攻其不備俘獲那裏的百姓返回。又遠遠地派出偵察人員，察看交通要道，想要謀取壽春，孫權認爲不行。

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

赤烏年間，魏國的司馬宣王謀劃想要進攻諸葛恪，孫權正要出兵接應他，占望吉凶徵候的人認爲出兵不利，於是就遷移諸葛恪駐守到柴桑。

諸葛恪給丞相陸遜寫信說：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仇，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户

楊敬叔轉述了一些清明的論説，認爲當今有作爲的人所剩無幾，堅守德行品業的也不再有幾個，應當相互扶持幫助，又要像輔車一樣依存，上興盛國家事業，下互相珍重愛惜。另外痛恨世俗風氣的喜歡進行誹謗詆毀，使已有作爲的人才，中途受到損害牽累；使將要奮進的人，心中感到不快。我聽了這些很感慨，確實想要擊節贊嘆。愚意認爲君子對一個人不會求全責備，雖孔氏的門徒大約三千人，其中特别出衆的也就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這七十位門徒，有僅次於聖人的德行，但還是各自都有短處，子張偏激，子路魯莽，子貢不安分聽命，何況他們以下的人怎麽會没有缺點呢？而仲尼并不因爲這幾個人不完美就不把他們當作朋友，不因别人的短處而抛棄他的長處。何况當前選拔人才，應當比往古寬容，爲什麽呢？現時的形勢錯綜複雜，而優良人才缺少，國家各個部門，常苦於人員不足。假使本性不邪惡，志在奉獻力量，就應勉勵信任，讓他們在本職中盡力施展才能。如果對於細微的規範，個人的行爲有不足，都應該寬容，不值得過細責求。而且對有才能的人確實不能細論苛求，要苛求的話，那些聖賢也還將是不完美的，何况那些和他們相比有差距的人呢？所以説用理想的道德標準衡量人就困難，用現實中人的標準來衡量人就容易，賢明或是愚鈍就能判明。從漢代末年以來，中原的士大夫像許子將一類的人，之所以不斷相互詆毁非議，有的竟至於造成禍難，推究其原因，并不是因爲有大的仇怨，祇是因爲不能完全按禮的標準約束自己，而專用很高的道德標準責求别人。自己不依循禮教，那麽别人就不服。用很高的道德標準責求别人，别人就不堪忍受。内心不佩服他的行爲，表面不能忍受他的責求，那麽就不能不相互怨恨。相互怨恨一旦出現，那麽小人就會鑽空子。他們鑽了空子，不斷傳播的

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謡言，日積月累的讒言，就會紛繁雜亂地競相而來，即使是最明察最親近的人遇到這種情況，也還難以自己判定，何況已經有了仇怨，而且不能明察的人呢？因此張耳、陳餘竟至於拔刀相殺，蕭育、朱博不能始終友好，其原因就在於此罷了。不寬容小的過失，對細枝末節進行責求，時間一長就會至於家家户户都相互怨恨，整個國家不會再有完美品行的士人了。

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

諸葛恪知道陸遜因爲這點嫌棄自己，所以就廣泛地闡述這道理并稱頌它的意義。恰逢陸遜死，諸葛恪升任大將軍，授予符節，駐守武昌，接替陸遜統領荆州政務。

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吕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過了很久，孫權生病，而太子的年紀很小，就徵召諸葛恪以大將軍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兼任少傅。孫權病重，召諸葛恪、孫弘和太常滕胤、將軍吕據、侍中孫峻，囑托後事。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秘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

第二天，孫權去世。孫弘一向和諸葛恪不和，害怕被諸葛恪懲治，就不公布孫權的死訊，想要假傳詔命除掉諸葛恪。孫峻把情況告訴了諸葛恪，諸葛恪請孫弘來商量事情，在座中殺了他，於是就發喪制定喪服。他給弟弟公安督諸葛融寫信説：

> 今月二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群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慚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

> 本月二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抛下萬國，群臣大小，無不哀傷悲痛。至於我們父子兄弟，都受到特别的恩寵，不衹是一般的下屬，因此悲傷痛切，心肝欲裂。皇太子在丁酉日登帝位，悲喜交集，不知所措。我身受臨終遺命，輔助幼主，自己私下估量，才能不及博陸侯霍光却接受了姬公輔助周成王般的重托，害怕辱没了丞相輔助漢朝的榜樣，惟恐有損先帝委托重任的英明，因此憂慮慚愧，惶惶不安，思慮萬端。况且百姓厭惡當權者，一有行動就受到注視，什麽時候能忽視呢？如今我以頑劣愚鈍的才資，身居保傅的高位，困難多而才智少，責任重而謀略淺，誰能像唇齒般相依呢？近漢時代，燕王旦和鄂邑蓋主勾結，發生了上官桀等人

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敕，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

謀殺霍光的禍亂，我身處在像這樣的地位，怎麼敢安逸呢？又弟所在的地方，和賊寇犬牙交錯，應在當前整頓軍用器械，督促勉勵將士，警惕戒備超過平常，想着不辭萬死，不惜生命，來報效朝廷，不辱没先人。又衆將領防衛守備各有自己的地界，還擔心賊寇聽到皇帝去世的消息，會肆意侵擾。邊界城邑各官署，已經另外下發約束的命令，所屬的督帥將領，不得隨意離開防地，直接趕來奔喪。雖然懷有悲痛不忍的心情，但是公義勝過私情，就像伯禽那樣喪期未滿就出征，如果要違背公義，就不僅是小的過錯了。以要求親近的人來匡正疏遠的人，是古人明確告誡的。

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税，事崇恩澤，衆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諸葛恪又被授任爲太傅。於是取消對臣下的監察，不再設置校事官，免除拖欠的租賦，取消關隘所徵税款，政事務行恩澤，民衆無不歡悦。諸葛恪每次出入，百姓都伸着脖子，想要一睹他的儀容。

初，權黄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堤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諸軍作浮橋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吕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噪亂斫。魏軍驚擾散走，争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没，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

當初，孫權在黄龍元年遷都建業，第二年修築東興隄來攔擋巢湖水。後來征伐淮南郡，失敗後在湖中停泊戰船，從此廢棄東興隄不再修治。諸葛恪在建興元年十月徵集民衆到東興，重新修築大堤，左右依山各築一城，各留下一千人，讓全端、留略守衛，他率軍返回。魏國因吳國軍隊進入了它的疆界，耻於受到侵辱，就命令大將胡遵、諸葛誕等人率兵馬七萬人，想要進攻包圍兩處城堡，圖謀破毁堤防。諸葛恪發兵四萬人，日夜趕路前往救援。胡遵等人命令各軍建起浮橋渡水，陳列軍隊在大堤上，分兵攻打兩城。城位於險峻高處，不能很快攻克。諸葛恪派將軍留贊、吕據、唐咨、丁奉作前鋒部隊。當時天寒下雪，魏軍衆將領聚會飲酒，看到留贊等人兵少，并且解脱了鎧甲，不拿矛戟，衹戴頭盔拿着刀盾，赤裸着上身攀登堤岸，就大聲取笑他們，不趕緊整頓軍隊迎戰。吳軍士兵得以登上堤岸，當即大聲吶喊亂砍。魏軍驚恐騷亂四散逃跑，争渡浮橋，浮橋毁壞斷裂，士兵自己跳入水中，又互相踐踏。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都淹死，死了有幾萬

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

人。從前叛變的將領韓綜任魏國前軍督，也被殺死。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有數千，物資器械堆積如山，整頓軍容返回。進封諸葛恪爲陽都侯，加官荆州、揚州州牧，統理内外各軍政事務，賞賜黄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一萬匹。

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争，扶出。

諸葛恪於是就有了輕敵的思想，因十二月這次作戰得勝，第二年春季，又想要出兵。衆大臣認爲多次出征，將士疲勞，都齊聲勸諫諸葛恪，諸葛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就因堅持争諫，被挾持出去。

恪乃著論諭衆意曰：

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强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强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仇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吴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强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吴，尚爲吴禍，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吴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

諸葛恪就著文曉諭衆人説：

天上没有兩個太陽，地上不能有兩個帝王，作爲帝王不盡力兼并天下而想把王業傳延給後代，從古到今未曾有過。從前戰國時代，各國諸侯自恃兵强地廣，互相可以救援，認爲這樣就足以世代相傳，别人不能危害。就放縱情欲，害怕勞苦，致使秦國逐漸得以自我强大，終於吞并了各國，這是過去的事實。近代劉景升占據荆州，有兵馬十萬人，資財糧食堆積如山，不趁着曹操還在勢力薄弱時，同他盡力拼争，坐視他强大起來，吞滅了袁紹、袁術。北方全部平定後，曹操率領三十萬人馬前來攻打荆州，當時即使有謀略的人，也不能再替他出謀劃策了，於是劉景升的兒子，反綁雙臂請求投降，最終成爲俘虜。凡是力量相當的國家想要相互吞并，就是仇敵想要相互除滅，有仇敵而任他强大，禍患不落到自己身上，就會在後代身上，不能不做長遠的謀劃。從前伍子胥説："越國用十年生育集聚，十年教養訓練，二十年後，吴國恐怕就會因戰敗而淪没爲沼澤！"夫差自恃强大，聽了這話非常輕視，因此誅殺了伍子胥而没有防備越國的想法，到了就要敗亡時纔後悔，哪裏來得及呢？越國比吴國小，還成爲吴國的禍患，何况那些更强大的敵國呢？從前秦國衹不過擁有函谷關以西的地方罷了，還憑藉此吞并了六國，如今敵賊全部得到了秦、趙、韓、魏、燕、齊六國九州的土地，這些地區都是出産戰馬

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嘆息者也。自古以來，務在産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吴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俯仰年老，而仇敵更强，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娱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虱，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説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

的地方，又是人才薈萃之地。如今將魏國和古代的秦國相比，土地是秦國的數倍；拿吴國和蜀國同古代六國相比，不到六國一半大。然而現在之所以能抵抗魏國，衹是因爲曹操那時的兵卒，到現在正好耗完，而後來出生的還没有完全長大，正是賊方衰弱還不强盛的時候。加上司馬懿先殺了王淩，接着自己死去，他的兒子年幼不成熟，而獨立執掌大權，雖然有謀略之士，没有能施展任用。當今征伐魏國，正是他們困頓的時候。聖明的人是急切地尋找時機，確實説的就是今天。如果順應衆人的心情，懷着苟且偷安的想法，認爲長江的天險可以傳延後世，不考慮魏國的形勢，而以目前的情况就忽略將來，這是我之所以嘆息不已的原因啊。自古以來，各國都是盡力生産繁育，如今敵方民衆年年月月繁衍增多，衹是因爲還小，不能够使用罷了。如再過十多年後，他們的人數一定比現在多一倍，而我們國家擁有强健兵員的地區，都已經空竭，衹有這些現有的兵馬能用來成就大事。如果不早使用他們，徒然坐等他們變老，再過十幾年，大約將會减少一半人數，而現有子弟的人數不值一提。如果敵方人數增加一倍，而我方兵員减少一半，即使讓伊尹、管仲那樣的賢才來謀取，也不能有什麽作爲。現在不通曉長遠謀慮的人，必定認爲這些話很迂腐。禍難没有到來而預先憂慮，這本是一般人認爲迂腐的。等到禍難到來，然後磕頭求助，即使有智謀的人，也不能謀劃了。這是古今往來的通病，不衹是現在一時的情况。從前吴國開始認爲伍員迂腐，所以禍難來臨而不能解救。劉景升不能考慮十年以後的情况，所以没有什麽留給子孫。現在諸葛恪我并没有普通大臣的才能，却接受了大吴的像蕭何、霍光那樣的重任，才智和常人相同，謀慮并不深遠，如果不趁着今天爲國家開拓疆域，轉眼間就年老，而仇敵更加强大，再要想自殺來謝罪，難道會有補益嗎？現在聽説衆人認爲百姓還

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很貧窮，想要盡力來休養生息，這是不知道憂慮他們大的危難，而憐惜他們小的勞苦的人。從前漢高祖幸已擁有了三秦之地，他爲什麽不封鎖關隘扼守險要，來自己享樂，却要傾盡全力而出進攻西楚霸王，身上遭受創傷，披着甲胄生滿虱子，將士飽受困苦，難道是喜愛冒刀鋒的危險而忘記了安寧嗎？衹是考慮到了楚、漢不能長久地共存罷了。我每次閱讀到荆邯勸說公孫述出兵謀取天下的謀略，近時見到我的叔父上表陳述和賊寇爭奪天下的計策，没有一次不感慨嘆息的。整夜輾轉反側，所憂慮的就是這些，所以就暫且逐一陳述我愚鈍的意見，送到各位君子前。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志向謀劃不能實現，誠望能讓後代知道我所憂慮的事。

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

衆人都認爲諸葛恪這番議論是堅持要行動的聲明，然而没有人敢再辯駁。

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鋭，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

丹楊太守聶友一向和諸葛恪友好，寫信勸諫諸葛恪說："大行皇帝本來有扼守東關的計劃，計劃没有施行。如今您輔佐帝業，完成先帝的遺志，敵寇從遠方自己來送死，將士們依賴威德，獻身效力，很快就會建立起顯赫的功勞，這難道不是宗廟先人神靈和國家的福運嗎！應暫且按兵不動養精蓄鋭，伺機行動。如今乘着這次取勝的勢頭，想要再大規模出動，天時不利。假若隨意氣行事，我私心認爲不安。"諸葛恪寫了前面的議論後，又寫信答覆聶友說："足下您雖然說了順應自然的道理，但是没有看到時局大勢。仔細審閱我的這篇論述，就能够省悟了。"於是違背衆人意見出兵，大規模徵發州郡二十萬人馬，百姓騷動，諸葛恪開始失去人心。

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

諸葛恪想要在淮南炫耀武力，驅趕劫掠百姓，而衆將領中有人詰難他說："如今率軍深入敵境，邊界的百姓，必定相繼遠逃，恐怕士兵勞苦而戰功很少，不如停下來包圍新城。新城圍困，援軍一定前來，來到後再設法消滅它，就可以取得大勝。"諸葛恪聽從了這計策，撤軍返回包圍新城。攻打城防連續數月，新城没有攻克。士卒疲勞，因暑熱飲水，患腹瀉和脚病，患者占

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

大半，死傷遍地。各軍營官員每天報告患病的人增多，諸葛恪認爲是欺騙，想要斬殺報告的人，從此没有人敢報告了。諸葛恪自忖失策，而耻於新城不能攻下，憤怒表露在神色中。將軍朱異進行批評，諸葛恪發怒，當即奪了他的兵權。都尉蔡林多次陳述用兵策略，諸葛恪不予采納，蔡林騎馬投奔魏國。魏國得知吴軍戰士疲勞多病，就出動救兵前來。諸葛恪率軍離去。士卒傷病，流落在路途，有的倒斃溝中，有的被敵人俘虜，幸存的悲憤傷痛，大小將士哀怨嘆息。而諸葛恪安然自若。外出到長江中小島住了一個月，謀劃在潯陽開墾田地，召他回去的詔書接連不斷，他纔緩緩率軍返回。從此民衆對他失望，怨恨的情緒産生了。

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

秋季八月軍隊返回，排列軍隊儀仗導引，回到官府。隨即召見中書令孫嘿，厲聲對他説：“你們怎麽敢妄自多次寫作詔書？”孫嘿惶恐懼怕告辭出來，藉生病回到家中。諸葛恪出征之後，各部門奏報任命的令長等負責官員，一概罷免重新選任，他愈來愈講究威嚴，經常怪罪責備人，要進見他的人，没有不惶恐不安的。又改换警衛人員，任用他的親信，又命令軍隊整頓行裝，想要進軍青州、徐州。

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悦。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

孫峻藉百姓有許多怨恨，衆人都嫌忌，就誣陷諸葛恪想要叛亂，和孫亮謀劃，設酒宴宴請諸葛恪。諸葛恪將要進見的前一天晚上，精神煩躁不安，整夜不能入睡。天亮後準備洗漱，聞到水有腥味，服侍的人幫他穿衣，衣服也有腥味。諸葛恪對這變故很奇怪，换衣服换水，氣味如初，心中惆悵不高興。整裝完畢快步走出，狗咬住拖拽他的衣服，諸葛恪説：“狗不想讓我走嗎？”返回坐下，過一會兒又起身，狗又咬住他的衣服，諸葛恪讓侍從趕開狗，於是就登上車。

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

當初，諸葛恪準備征伐淮南，有個孝子穿着喪服走進他的内府，隨從的人報告他，他命令在外面盤問，孝子説：“不知不覺就進來了。”當時内外都有守衛，也都没有看到，衆人對此很奇怪。他出征之後，他所坐的辦公廳堂的屋梁從中間斷了。他從新城出來住到東興，有白虹出現在

車。

他船上；他返回後去拜祭蔣陵，白虹又環繞他坐的車。

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等到將要朝見時，停車在宮門外，孫峻已經埋伏了士兵在帳中，擔心諸葛恪不會按時進來，事情泄露，就自己出來見諸葛恪說："使君您如果貴體欠安，自然可等到以後朝見，孫峻我會詳細禀告主上。"想以此試探諸葛恪。諸葛恪回答說："我會堅持入朝。"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秘密寫條子給諸葛恪說："今天的布置不同往常，懷疑有其他原因。"諸葛恪看了條子就離去。没有走出宮廷正門，碰到太常滕胤，諸葛恪說："突然感到腹痛，不能忍受而去上朝。"滕胤不知道孫峻的陰謀，對諸葛恪說："您自從出征回來還没有拜見皇上，如今皇上設酒宴請您，您已經到了門口，應當盡力進去。"諸葛恪猶疑着轉回頭，佩帶劍穿着鞋上殿，拜謝孫亮，回到座中。酒斟上來，諸葛恪懷疑没有喝，孫峻就說："使君您的病没有全好，應當帶有常服用的藥酒，可以自己取來服用。"諸葛恪心情纔安定了，另外喝自己帶來的酒。酒過數巡，孫亮返回内殿。孫峻起身去厠所，脱下長衣，穿着短裝，出來說："有詔令拘捕諸葛恪！"諸葛恪受驚站起，劍還没有拔出，孫峻的刀接連砍來。張約從旁邊砍孫峻，衹砍傷他的左手，孫峻隨手砍張約，砍斷他的右臂。武裝衛士都跑上殿來，孫峻說："要殺的是諸葛恪，現在已經死了。"命令都收起兵器，於是清掃地面重新飲酒。

先是，童謡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這之前，有童謡說："諸葛恪，蘆草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是石子岡的反語。建業南有大山丘，名叫石子岡，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鉤落，是有裝飾的皮帶，民間叫它鉤絡帶。諸葛恪果然被用葦席裹了身軀用篾束了腰，丢棄到這個石子岡。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

諸葛恪的長子諸葛綽，任騎都尉，因同魯王孫霸的事有牽連，孫權把他交給諸葛恪，讓諸葛恪再進行教育，諸葛恪用藥酒毒死了他。第二個兒子諸葛竦，任長水校尉。小兒子諸葛建，任步兵校尉。聽到諸葛恪被殺，他們用車載着母親逃

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

跑。孫峻派騎督劉承追趕在白都斬殺諸葛竦。諸葛建得以渡過長江，想向北逃奔魏國，走了幾十里路，被追兵抓獲。諸葛恪的外甥都鄉侯張震和常侍朱恩等，都被誅滅三族。

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

起初，諸葛竦多次勸諫諸葛恪，諸葛恪不聽從，因而常常憂慮懼怕災禍。等到死後，臨淮人臧均上表請求收殮埋葬諸葛恪說：

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内，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奸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摇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勛超朱虚，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

臣聽説震雷閃電，不會持續一個早晨，大風狂暴，很少終日不停，而且還要接着生出雲雨，用以滋潤萬物，這就是説天地的威靈，不會持續很久，帝王的憤怒，不應該縱情任性。臣狂妄愚昧，不知道忌諱，斗膽冒着家破身滅的罪過，來請求君王的雨露恩澤。在下考慮到已故太傅諸葛恪能繼承祖先父輩留下的傑出功業，他的幾位伯父叔父遇到漢朝國運已盡，天下鼎立，分別依附三方，都能效忠勤勞，興盛帝王的事業。到了諸葛恪，生長在東吴王國，沐浴了聖明的教化，得到英偉的名聲，服事君王多年，禍心没有萌生，先帝委以伊尹、周公那樣的重任，托付給他一切的政務。諸葛恪生性剛愎，驕傲自負盛氣凌人，不能恭敬地維護國家政權，使國内和睦安定，發動征戰出兵在外，不到一年三次出征，耗費軍力民力，用盡官府資財，獨自把持國家大權，廢黜改換任隨己意，憑藉刑罰威脅衆人，上下恐懼不敢出聲。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孫峻也一同接受了先帝囑托的詔命，看到他邪惡暴虐，日益滋長加劇，恐怕將會動摇天下，危害顛覆國家，就振奮威嚴憤怒，勇武精神通達上天，計策謀慮勝過了神明，智勇百倍於荆軻、聶政，親手拿着鋒利的刀，在殿堂誅殺了諸葛恪，功勞超過朱虚侯劉章，勛業高於東牟侯劉興居。國家的大害，一朝清除，巡首示衆，全軍歡躍，日月增添光輝，風塵由此平息，這實在是祖先的神靈，上天人間的共同感應。如今諸葛恪父子三人的首級，懸挂在市中示衆已有多日，觀看的人有數萬，責駡聲成風。國家的大刑罰，無處不震

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

動，老老少少，無人看不到。人情對於品評萬物，樂極就會生悲，看到諸葛恪尊貴顯赫，世上没有人比得上他，身居臺輔高位，經歷了好多年，現在被誅殺滅族，和禽獸没有兩樣，觀望之餘感情變化，怎能不感到悲傷！況且已死的人，和土壤相伴，鑿挖砍刺的刑罰，無法再施加。希望聖朝效法天地，發怒不超過十日，讓諸葛恪的同鄉或者舊日的部下，用士兵的禮儀收殮他，賞給他三寸薄板的棺材。從前項籍受到禮儀埋葬的賞賜，韓信得到收殮的恩惠，這就是漢高祖顯示出的神明的聲譽。願陛下發揚古代三皇的仁愛，施予哀憐的心意，使國家的恩澤施加給有罪被誅殺的尸骸，再受到無窮盡的恩惠，以此揚名遠方，告誡勸勉天下，豈不是更弘大嗎！從前欒布違背詔命私自祭奠彭越，臣私下痛恨這種做法，不事先請示皇上，而獨斷專行肆意妄爲，他能不被誅殺，實在是幸運的了。現在臣不敢宣明自己的愚情，而暴露皇上的恩惠，謹呈上奏書，冒昧地陳述想法，乞求聖朝哀憐體察。

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於是孫亮、孫峻同意諸葛恪過去的下屬收殮埋葬他，就在石子岡找到埋葬了他。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嘆。"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當初諸葛恪撤軍回來，聶友知道他將會敗亡，寫信給滕胤説："當一個人强盛時，大河高山能够征服，一旦衰敗，人情變化多種多樣，説來令人悲傷嘆息。"諸葛恪被殺後，孫峻忌恨聶友，想調他去做鬱林太守，聶友得病憂慮而死。聶友字文悌，是豫章郡人。

滕胤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吴王，追録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容儀。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爲丹楊太守，徙吴郡、會

滕胤字承嗣，是北海郡劇縣人。他的伯父滕耽，父親滕胄，和劉繇是同州世交之家，因時勢動亂，渡過長江依附劉繇。孫權任車騎將軍，授任滕耽爲右司馬，滕耽以爲人寬厚著稱，早年去世，没有後代。滕胄善於寫文章，孫權用賓客的禮節待他，軍隊和國家的文書奏章，常常讓他增删潤色，他也不幸很短命。孫權做吴王，追記過去的情義，封滕胤爲都亭侯。滕胤年少時就有志節操行，容貌儀表很美。剛成年時娶公主爲

稽，所在見稱。

妻。三十歲時，出任丹楊太守，又調任到吳郡、會稽，他在所任職的地方都受到稱贊。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

太元元年，孫權卧病不起，滕胤來到京都，就留下來任太常，和諸葛恪一同接受遺詔輔助朝政。孫亮即位，加官滕胤爲衛將軍。

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悦，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諸葛恪要率領全部人馬征伐魏國，滕胤勸諫諸葛恪説："您在君主交替時際，接受伊尹、霍光那樣的重托，入朝安定本國朝政，出外摧敗强敵，名聲傳揚海内，天下没有不震動的，百姓的心理，盼望能依賴您而安寧。我認爲在勞役之後，發動軍隊征伐，百姓疲勞國力消耗，遠方的君主也有了防備。如果攻城不能攻克，野外作戰没有收獲，這就是喪失了以前的功勞而招來以後的責備。不如按兵不動，伺機行事。况且出兵是大事，事情需要衆人的力量纔能成功，衆人如果不樂意，您能獨自完成嗎？"諸葛恪説："各位説不行的人，都是没有看到形勢謀略，心中想着苟且偷安的人，而您也認爲他們很對，我還指望誰呢？因曹芳的愚昧頑劣，魏國政權失落在臣子手中，那裏的臣民，本來就有離叛的心。現在我利用國家的資財，藉着得勝的威勢，進攻哪裏不能取勝呢！"任命滕胤爲都下督，主持統理留守事務。滕胤白天接待賓客，夜晚閲讀文書，有時通宵不睡。

孫峻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静之曾孫也。静生暠。暠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决。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内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孫峻字子遠，是孫堅的弟弟孫静的曾孫。孫静生孫暠。孫暠生孫恭，孫恭任散騎侍郎。孫恭生孫峻。孫峻從小就擅長射箭騎馬，精明勇敢膽大果斷。孫權末年，他升任武衛都尉，任侍中。孫權臨終時，他接受遺詔輔佐朝政，兼武衛將軍，所以統管宫廷警衛，封爲都鄉侯。誅殺諸葛恪後，升任丞相大將軍，督察朝内外所有軍務，授予符節，進封爲富春侯。滕胤因爲是諸葛恪的兒子諸葛竦的岳父而要求辭職，孫峻説："鯀和禹是父子罪過還不相連累，滕侯爲什麽要這樣做？"孫峻、滕胤雖然内心裏不相融洽，但表面還相互包容，進封滕胤爲高密侯，倆人像從前一樣共事。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

孫峻一向没有好的名聲，驕傲陰險，濫施刑

殺，百姓囂然。又奸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

五鳳元年，吴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

二年，魏將毌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吕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

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

其明年，文欽説峻征魏，峻使欽與吕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罰誅殺，百姓怨聲四起。他還奸污淫亂宮女，和公主魯班私通。

五鳳元年，吴侯孫英密謀殺死孫峻，孫英因事情暴露被殺。

五鳳二年，魏國將領毌丘儉、文欽率衆反叛，同魏國人在樂嘉交戰，孫峻率驃騎將軍吕據、左將軍留贊襲擊壽春，恰逢文欽失敗投降，吴軍就返回了。這一年，蜀國使者前來訪問修好，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人想藉會見之機殺死孫峻。事情暴露，孫儀等人自殺，被處死的有幾十人，還牽連了公主魯育。

孫峻想要在廣陵修城，朝中大臣知道那裏不能建城，但畏懼孫峻没有人敢説話。衹有滕胤勸阻，孫峻不聽，但修城的事最終没有成功。

第二年，文欽勸説孫峻征伐魏國，孫峻派文欽和吕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從江都進入淮河、泗水地區，來謀取青州、徐州。孫峻和滕胤來到石頭城，趁勢爲他們餞行，帶領着侍從一百多人進入吕據軍營。吕據指揮的軍隊齊整，孫峻對此很不高興，推説心痛就離開了，隨後就夢見被諸葛恪擊打，恐懼發病而死，當時他三十八歲，把後事托付給了孫綝。

孫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吕據聞之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吕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

孫綝字子通，和孫峻是同一個祖父。孫綝的父親孫綽任安民都尉。孫綝起初任偏將軍，等到孫峻死後，他任侍中武衛將軍，統管朝内外一切軍務，代理主持朝政。吕據聽説此事大怒，和衆位督將聯名，共同上表推薦滕胤任丞相，孫綝改任滕胤爲大司馬，接替吕岱駐守武昌。吕據率軍返回，派人報告滕胤，想要共同廢除孫綝。孫綝聽説此事，派堂兄孫憲帶兵到江都迎擊吕據，派宮中使者詔命文欽、劉纂、唐咨等人會合軍隊去攻打吕據，派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通報滕胤要捉拿吕據，并且勸告滕胤應迅速離開京城。滕胤自認爲禍害臨頭，就扣留華融、丁晏，部署軍隊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訴他們孫綝作亂，逼迫華融等讓他們寫信責難孫綝。孫綝不聽，上奏表告發滕胤謀反，向將軍劉丞許諾封爵，讓他率騎兵火速攻打包圍滕胤。滕胤又

不從，胤皆殺之。胤顔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宫，乃約令部曲，説吕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脅迫華融等人，讓他們假造皇帝詔令徵發軍隊。華融等人不依從，滕胤把他們都殺了。滕胤神色不變，談笑如常。有人勸滕胤率兵到蒼龍門，説將士看您出來，必定都離開孫綝投奔您。當時已過半夜，滕胤自恃和吕據有約定，又難以發動軍隊進攻皇宫，就約束命令部屬，説吕侯已經在很近的路上了，所以部屬都爲滕胤拼死效力，没有逃離的人。當時颳起大風，到拂曉，吕據没有到。孫綝的軍隊大規模圍攻，終於殺死滕胤和將士幾十個人，誅滅了滕胤三族。

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

孫綝升任大將軍，授予符節，封爲永寧侯。他自恃顯貴非常傲慢，常做無禮的事。當初，孫峻的堂弟孫慮參與了誅殺諸葛恪的謀劃，孫峻厚待他，官做到右將軍、無難督，授予符節和傘蓋，總理朝中官員政務。孫綝待孫慮比孫峻時要差，孫慮惱怒，和將軍王惇謀劃殺死孫綝。孫綝殺了王惇，孫慮服毒自殺。

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吴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魏國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反叛，他守着城向吴國請求投降。吴國派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人率領三萬人去援救他。魏國鎮南將軍王基包圍諸葛誕，文欽等人突破包圍進入城中。魏國派出内外所有的二十萬軍隊增加對諸葛誕的包圍。朱異率領三萬人駐防安豐城，作爲文欽的接應。魏國兗州刺史州泰在陽淵迎擊朱異，朱異失敗退軍，被州泰追擊，死傷二千多人。孫綝於是大規模發動部隊進駐鑊里，又派朱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進攻魏國，把軍需輜重留在都陸。朱異駐軍黎漿，派將軍任度、張震等人招募敢死隊員六千人，在駐地西面六里路遠的地方造浮橋夜間渡水，修築起半月形堡壘。被魏國監軍石苞和州泰攻破，吴軍後退到高地。朱異又以方形包圍陣逼近五木城。石苞、州泰攻打朱異，朱異失敗撤回，而魏國太山太守胡烈用奇兵五千人從隱秘的道路偷襲都陸，燒光了朱異的物資糧草。孫綝授予朱異三萬人讓朱異拼死作戰，朱異不聽從，孫綝在鑊里殺了他，派遣弟弟孫恩去救援，正趕上諸葛誕失敗就撤軍返回了。孫綝既没有能救出諸葛誕，又使部隊慘敗，自己誅殺名將，没有人不怨恨他。

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使光祿勛孟宗告廟廢亮，召群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孫綝因爲孫亮開始親自處理政事，對他多有責難，他很害怕。返回建業後，他托言有病不入朝，在朱雀橋南修築了宮室，派弟弟威遠將軍孫據進入蒼龍門警衛，弟弟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別駐守各個軍營，想要以此把持朝政穩固自己地位。孫亮心中嫌怨孫綝，就追究魯育被殺的原因，責怪虎林督朱熊、朱熊的弟弟外部督朱損沒有糾正孫峻的行爲，就命令丁奉在虎林殺死朱熊，在建業殺死朱損。孫綝勸諫沒有得到聽從，孫亮隨即就和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商議誅殺孫綝。孫亮的妃子，是孫綝堂姊的女兒，把他們的密謀告訴了孫綝。孫綝率領部衆在夜間襲擊全尚，派弟弟孫恩在蒼龍門外殺了劉承，於是就包圍皇宮。派光祿勛孟宗到祖廟祭告祖先廢除孫亮，召集衆官員商議說："年輕的皇帝荒淫昏庸，不能讓他身居皇位，奉祀宗廟，已經祭告了先帝廢除他。各位如有不同的意見，就提出異議。"衆人都震驚恐懼，說："完全聽從將軍您的命令。"孫綝派中書郎李崇奪下孫亮的印璽綬帶，把孫亮的罪狀分發告知全國各地。尚書桓彝不肯簽名，孫綝惱怒就殺了他。

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

典軍施正勸孫綝徵召立琅邪王孫休爲皇帝，孫綝聽從了他，派宗正孫楷呈獻文書給孫休說："孫綝我以微薄的才能，被授於重任，不能輔佐引導陛下。近幾個月以來，發生很多的事情，親近劉承，喜歡女色，徵調官民的婦人女子，挑選其中漂亮的，留在皇宮中，選取部隊年輕人中十八歲以下的三千多人，在宮苑中演練，連日連夜不停，大呼小叫，損壞倉庫中的矛戟五千多枝，用作戲樂器具。朱據是先帝的老臣，兒子朱熊、朱損都繼承了父業，以忠義自立，從前殺死小公主，本是大公主發難的，皇帝不再仔細查清事情的原委，隨意就殺了朱熊、朱損，勸諫也不被采納，衆臣下沒有不暗中嘆息的。皇帝在宮中製作小船三百多艘，全用金銀造就，技工日夜不停地工作。太常全尚，幾代蒙受恩澤，沒有能督察各宗親，而全端等人棄城投奔魏國。全尚的地位非常尊貴，竟沒有一句話勸諫陛下，却和敵人往來，派人傳遞國內的消息，恐怕必定會危害國

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

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兹際會，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内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勛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吴國朝臣未嘗有也。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

家。推究查驗過去的典制，天命集中在大王您的身上，於是就在本月二十七日擒獲全尚斬殺劉承。廢皇帝爲會稽王，派孫楷前去奉迎大王您。百官翹首盼望，站立道路兩旁。”

孫綝派將軍孫耽送孫亮到封國，流放全尚到零陵，遷移公主去到豫章。孫綝更加肆意妄爲，侮辱蔑視百姓崇拜的神靈，竟燒毁大橋橋頭的伍子胥廟，又毁壞浮屠祠，斬殺道士。孫休即位後，孫峻自稱是草野的臣子，到皇宫上書説：“臣私下自我反省，才能不足以做國家棟梁，由於是皇室近親，纔位居大臣之上，損害了國家形象，敗壞了皇帝名聲，罪責充分暴露，尋思自己的失誤罪責，日夜憂慮恐懼。臣聽説天命輔助誠信，必定親近有德行的人，因此周幽王周厲王失去法度，周宣王使國家由衰微而復興，陛下有聖明的德行，繼承了國家大業，應得到賢良輔佐，以協助國家興盛和樂，即使堯時社會興盛，還要尋求后稷、殷契的輔佐，來協助聖明的德行。古人曾説：‘施展才力承擔官職，不能勝任就該辭職。’臣雖然自己竭盡全力，却對各項政務没有補益，謹奉上印綬節鉞，退歸鄉里，來讓出賢良們的道路。”孫休召見勸慰他。又頒布詔書説：“朕并無賢德，在京外做藩國守衛，遇到這個時機，衆位王公賢士，來到朕的身旁，同來奉祀宗廟。朕因而感到茫然，就像徒步渡過深淵，脚踏着薄冰一樣。大將軍忠誠的計謀發自内心，扶持危難安定傾覆，使國家安寧康樂，功勛顯赫卓著。從前漢孝宣帝登基，霍光尊貴顯要，褒揚德行獎賞功勛，是古今通用的原則。現任命大將軍爲丞相、荆州牧，食邑爲五個縣。”孫恩任御史大夫、衛將軍，孫據任右將軍，都封爲縣侯。孫幹爲雜號將軍、亭侯。孫闓也封了亭侯。孫綝一家有五人爲侯，都掌管着禁衛軍，權勢超過君主，是吴國的朝臣中不曾有過的。

孫綝給孫休奉獻牛酒，孫休不接受，孫綝就帶給左將軍張布；飲酒酣暢時，口出怨言説：“當初廢除少主時，很多人勸我自立爲皇帝。我認爲陛下賢明，所以迎立他。皇上没有我就不會即位，現在我進獻禮物却被拒絶，這與一般大臣

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説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

没有區别，應該另外再做謀劃了。"張布把這話告訴了孫休，孫休記在心中没有聲張，擔心會發生變故，多次給予孫綝賞賜，又再加官孫恩爲侍中，和孫綝分别批閲公文。有人告發孫綝心懷怨恨欺侮皇上，想要謀反，孫休把這個人抓起來交給孫綝，孫綝殺了這人，從此更加恐懼，通過孟宗要求外出駐守武昌，孫休同意，命令孫綝統率的中營全部的一萬多名精兵，都讓他們隨船同往，所提取的武器倉庫的兵器，都讓給與他們。將軍魏邈勸説孫休説"孫綝駐守外地必定會有變亂"，武衛士施朔又告發"孫綝想要謀反已有迹象"。孫休秘密詢問張布，張布和丁奉謀劃在臘祭聚會時誅殺孫綝。

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謡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悦。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强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吕據?"綝復曰："願没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斫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

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城中有歌謡流傳説第二天臘祭聚會將有變故，孫綝聽了這話，不高興。當天夜裏狂風拔起樹木揚起沙石，孫綝更加恐慌。戊辰臘祭聚會，孫綝推説有病。孫休堅持讓他起身，派來使者十多批，孫綝迫不得已，準備入宫，衆人勸阻他。孫綝説："國家多次有詔命，不能推辭了。可以預先部署軍隊，讓府中假裝失火，我藉此就能迅速返回。"於是就進入宫中，不久大火燒起，孫綝請求出宫，孫休説："外部士兵本來很多，不值得煩勞丞相。"孫綝起身離開座席，丁奉、張布用眼睛示意手下人捆綁起孫綝。孫綝叩頭説："願流放到交州。"孫休説："你爲什麽不流放滕胤、吕據?"孫綝又説："願淪爲官府奴隸。"孫休説："爲什麽不讓滕胤、吕據做奴隸呢?"於是就殺了孫綝。拿着孫綝的頭命令他的部衆説："所有和孫綝同謀的人都赦免。"放下兵器的有五千人。孫闓乘船想要北上投降魏國，被追兵殺死。誅滅了孫綝三族。發掘孫峻的棺葬，取出他的印綬，砍削了他的棺木再埋葬了他，這是因爲他殺害魯育等人的緣故。

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吕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

孫綝死時二十八歲。孫休耻於和孫峻、孫綝是同族，特地從家族譜籍中除掉他們，稱他們爲故峻、故綝。孫休又頒布詔令説："諸葛恪、滕胤、吕據都因無罪而被孫峻、孫綝兄弟殘酷殺害，令人痛心，敦促都重新安葬，分别進行祭奠。那些受諸葛恪等人事情牽連而被流放到遠方

還。”

的人，一概徵召返回。”

濮陽興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黄侯。

濮陽興字子元，是陳留郡人。他的父親濮陽逸，漢代末年躲避戰亂到江東，官做到長沙太守。濮陽興年少時就有才學名聲，孫權時任命他爲上虞縣令，逐漸升任到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的身份出使蜀國，返回後任會稽太守。當時琅邪王孫休住在會稽郡，濮陽興和他結交很深。等到孫休即位，徵召濮陽興任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爲外黄侯。

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在丹楊修湖田，建浦里塘。孫休詔令百官聚會商議，都認爲費工很多而田不能保證修成，衹有濮陽興認爲能够修成。於是就徵集許多士兵百姓前往修造，工程勞力的費用不可勝數，士兵死去或逃亡，有的自相殘殺，百姓非常怨恨。

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内失望。

濮陽興升任丞相，和孫休寵信的大臣左將軍張布相互串通勾結，國内的人失望。

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晧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晧。晧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晧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永安七年七月，孫休去世。左典軍萬彧一向和烏程侯孫晧友善，就勸説濮陽興、張布，於是濮陽興、張布廢掉了孫休的嫡子而迎立孫晧爲皇帝。孫晧登基後，加官濮陽興爲侍郎，兼任青州牧。不久萬彧誣陷濮陽興、張布追悔先前迎立孫晧的事。十一月初一入朝時，孫晧趁勢拘捕濮陽興、張布，流放到廣州，在路途中派人追上殺了他們，誅滅了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况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説，誅夷其宜矣。

評曰：諸葛恪的才華謀略，受國人的稱道，但是他驕傲并且不體恤民衆，即使是周公如果這樣也會一無所成，何况是諸葛恪呢？誇耀自己欺凌他人，能不失敗嗎？如果他能親身實行他給陸遜和弟弟諸葛融的信中提到的行爲準則，那麽悔恨就不會有了，又怎麽會有災禍呢？滕胤努力修養士人的操行，循規蹈矩，但在孫峻時還要保持自己的顯貴，這是他必定會有危難的道理。孫峻、孫綝惡貫滿盈，本來就是不值得評説的人。濮陽興身居宰輔地位，不考慮治理國家，迎合張布的邪惡，采納萬彧的勸説，遭到誅殺滅族是應該的了。

三國志卷六十五

吴志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

孫晧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晧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晧之嬖臣，數譖毁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顔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

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晧大會群臣，蕃沈醉頓伏，晧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吴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嘆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晧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

王蕃字永元，是廬江郡人。他博覽多聞，還通曉天象曆法。起初任尚書郎，辭官。孫休即位，王蕃和賀邵、薛瑩、虞汜同任散騎中常侍，都加官爲駙馬都尉。當時輿論認爲他們清明。朝廷派他作使者到蜀國，蜀國人稱贊他，返回後任夏口監軍。

孫晧初年，王蕃又入朝任常侍，和萬彧官職相同。萬彧和孫晧有老交情，是熱衷功名的俗士，生性狹隘狂妄，認爲王蕃輕視自己。又中書丞陳聲，是孫晧寵愛的大臣，多次誣陷詆毁王蕃。王蕃性格品行高潔清明，不能察顔觀色順從，時常違背皇上的心意，漸漸就受到責備。

甘露二年，丁忠出使晉國返回，孫晧大規模聚會群臣，王蕃大醉倒下，孫晧懷疑他而不高興，用車把王蕃拉到外面。不一會兒，王蕃請求回來，酒還没有醒。王蕃生性很有威嚴，行動舉止如同往常，孫晧大怒，喝令手下人在殿下斬殺他。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求情，没有獲准。

丞相陸凱上奏疏説："常侍王蕃心懷美德，通達事理，懂得天道，瞭解萬物，身處朝廷，忠誠正直，這是國家的柱石，大吴的龍逢。他從前服事景皇帝，在身邊進獻忠言，景皇帝尊敬嘉獎他，贊嘆他與衆不同。但陛下惱恨他的苦心勸諫，厭惡他的直言對答，在殿堂上殺了他，尸骨抛棄暴露，國内的人傷心，有識之士哀悼。"陸凱就是這樣地痛惜王蕃。王蕃死時三十九歲，孫

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皓把王蕃的家屬流放到廣州。他的兩個弟弟王著、王延都是傑出人才，郭馬反叛時，不爲郭馬效力，被殺害。

樓玄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晧即位，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近識，宜用好人，晧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宫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晧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

樓玄字承先，是沛郡蘄縣人。孫休時樓玄任監農御史。孫晧即位，樓玄和王蕃、郭逴、萬彧同任散騎中常侍，外出任會稽太守，又入朝任大司農。過去皇宫中主事的人從來都是選用親近的人擔任，萬彧陳説親密接近皇帝的職位，應選用品行忠正的人，孫晧就命令負責官員，尋找忠誠清正的人，以符合選用，於是就任用樓玄爲宫下鎮禁中候，負責殿中事務。樓玄以九卿身份持刀侍奉保衛皇帝，端正自己，作衆人表率，奉守法令行事，應對懇切忠直，多次違背孫晧的心意，漸漸受到責怪惱怒。後來有人誣告樓玄和賀邵相遇，停下來相互低聲耳語又大笑，誹謗政事，於是樓玄就遭到孫晧詔令責問追究，送交到廣州。

東觀令華覈上疏曰：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閒静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争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

東觀令華覈上奏疏説：

臣私下認爲治國的道理，就像是治家。負責田間勞作的人，都應是賢良誠實的。另外應當找到一個人總管各項事務，定出綱領，各種事務纔能治理好。《論語》説："無所作爲而使天下大治的人，大概衹有舜吧。使自己恭謹端正面向南而坐罷了。"是説任用的人稱職，所以自己就悠閑而安逸。如今海内没有安定，天下事情繁多，事情無論大小，都要過問，行動都要經過陛下，使陛下神聖的思慮受到損傷。陛下既留意博通古事，讀遍經典文獻，又思想勤勉喜好道義，順應自然時節而處理政事，應能够安閑清静來放鬆精神，呼吸清醇的空氣，和上天同壽。臣日夜思考，衆位官吏中，能承擔重要的事務，足以委用信任的人，没有人比得上樓玄。樓玄清正忠誠，敬奉公事，是當代的楷模，衆人都佩服他的操行，没有人同他争先。清正的人就心中公平而意念耿直，忠誠的人就遵循正道而行事，像樓玄這樣的品性，是永遠可以保證的，請求陛下赦免樓玄

亦可得。

先前的罪過，讓他能改過自新，提拔他主管朝廷各部門，責求他以後的表現，讓他按照官職選擇人才，根據才能授予職位，那麼像舜那樣恭謹端正自己而天下大治的情況，陛下也很快就能達到。

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敕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敕書，還便自殺。

孫晧顧忌樓玄的名聲，就又流放樓玄和兒子樓據，交給交阯將領張奕，讓他們在作戰中自己效力，暗中另外命令張奕殺死他們。樓據到交阯後，病死。樓玄一人跟隨張奕討伐賊寇，持刀步行，見到張奕就叩拜，張奕不忍心殺他。正遇上張奕突然死去，樓玄收殮安葬張奕，在他的遺物中看到孫晧的詔令，隨即就自殺了。

賀邵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

賀邵字興伯，是會稽郡山陰縣人。孫休即位，賀邵從中郎升任散騎中常侍，外出任吳郡太守。孫晧時，賀邵入朝任左典軍，升任中書令，兼任太子太傅。

晧凶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

孫晧凶暴驕橫，政事一天天衰敗。賀邵上奏疏勸諫說：

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内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岳之鎮，内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盗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

古代聖明的君王，之所以隱居在重重宮門之内却能知道萬里外的情況，垂衣拱手安坐席上，却能明照八方遥遠的邊界，是因爲任用賢人的結果。陛下以最高的德行美好的天資，繼承了皇業，應當親身帶頭遵循道義，恭敬地奉守國政，褒揚賢才表彰善行，以使各項政務興盛。近年以來，朝廷官位錯亂，真僞顛倒，大小官員形同虚設，文武大臣不得所用，外無山岳般的守衛，内無能够補正缺誤的大臣；奸佞諂媚的人飛黄騰達，奪取玩弄朝廷權威，盗竊榮譽利禄，而忠正賢良受到排擠，誠實大臣遭到迫害。因此正直的人被磨去棱角，而平庸的臣子苟且獻媚，察顔觀色迎合旨意，各自追隨時俗風氣，人人堅持違反事理的評説，個個口吐欺詐詭辯的議論，終於使清流變得污濁，忠臣不敢説話。陛下身處九霄之上，隱居百重宮門的室内，話語出口百姓聞風順從，詔令頒布人民如影子般跟隨，親近求寵獻媚的臣子，每天聽到的是順迎心意的話，將會認爲

這些人真的是賢良，而且天下已經太平。臣心中有不安，怎敢不報知呢。

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毁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内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

臣聽説使國家興盛的君主喜歡聽到自己的過失，荒淫昏亂的君主喜歡聽對自己的贊譽；聽取自己過失的君主過失會日益減少而福運降臨，聽取對自己贊譽的君主贊譽會日益減少而災禍來到。因此古代的君主，恭謙禮讓以選用賢士，虚心克己來尋求過失，將帝位比作像乘坐着飛奔的車，用像拉着老虎的尾巴作爲警戒。到了陛下，却是用嚴酷刑法來禁絶忠直的言論，廢黜賢士來拒絶敢於勸諫的大臣，看不清毁譽的實質，沉醉於寵臣的讒言。從前殷高宗思念輔佐，夢中得到賢才，而陛下就像忘記了尋求賢才，疏忽他們就像是遺棄了。原常侍王蕃忠心爲公，才能可任輔佐，因喝醉了酒就加以誅殺。最近鴻臚葛奚，是先帝時的老臣，偶爾有違逆，不過是醉後的糊塗話罷了，宴席上酒過三巡後，禮儀上本是没有忌諱的，陛下却大發雷霆，認爲他輕狂傲慢，讓他喝醇酒，中毒喪命。從此以後，國内的人民感到傷心，朝廷的大臣失去希望，做官的人把退職作爲幸運，居住京城的人把出到外地看作福分，這樣實在不是保持發揚帝王大業，興盛道德教化的做法。

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奸利，定閒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内，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嘆。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

又何定本來是跑腿的小人，地位在奴僕之下，自身没有絲毫的德行，才能没有鷹犬的本領，但是陛下却喜愛他的奸佞諂媚，授予他威權，使何定倚仗寵幸肆意放縱，自己作威作福，嘴控制着國家言論，手玩弄着國家大權，上損害皇上日月般的光明，下堵塞君子進言進身的道路。凡小人謀求寵信，必定進獻邪惡的利益，何定近來隨意大興勞役，發動長江岸邊的守軍驅趕麋鹿，在山陵上布設羅網，砍伐森林草木，盡捕山野的野獸，聚集在重重圍獵之中，上無益於季節中的繁育，下有損耗人力物力的費用。而且士兵疲於運送，人力因驅逐野獸而枯竭，老弱百姓挨餓受凍，大大小小怨恨哀嘆。臣私下

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栗。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

觀察天象變化，從近些年來，陰陽運行錯雜混亂，四時節氣反常，日食地震，仲夏降霜，參閱典籍記載，這些都是陰氣侵凌陽氣，小人玩弄權勢所造成的。臣曾經翻閱書傳，驗證當前各種事務，是災難的徵兆，令人膽寒驚懼。從前殷高宗修養自己來消除鼎耳飛雉預示的災異，宋景公推崇德行來消退熒惑的禍變，願陛下上懼皇天告示的責備，下追從二位君王消祛災禍的做法，遠觀前代任用賢才的功績，近察今日錯誤用人的過失，澄清朝廷官位，表彰任用傑出人才，放逐貶退奸佞小人，抑制剥奪邪惡權勢，像這樣的小人，一概不再任用，廣泛招納被壓制的人才，聽取接受忠正的言辭，謹順地接受上天旨意，恭敬地奉守祖先的遺業，那麽偉大的教化就能推廣普及，上天和人民就不會再有怨恨。

《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潜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宫内竪，分布州郡，横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户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戚。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蕩禁約法，則海内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

《傳》説："國家要興旺，就把百姓看作剛出生的嬰兒那樣愛護；國家要滅亡，就會把百姓當作草芥一樣。"陛下先前蘊藏着神聖的光采，在華夏東部深修德行，以英明的聰睿和美好的資質，像龍一樣騰飛，順應天命，四海人民翹首盼望，八方百姓拭目以待，認爲周成王周康王那樣的教化一定會在近日興盛。自從陛下登上帝位以來，法律禁令更加苛刻，賦税徵調日益繁重；宫中的宦官，分布到各個州郡，肆意發動勞役，競相謀取邪惡私利；百姓遭受穿梭般的困擾，民衆疲於没有止境的索求，老老少少挨餓受凍，户户人家面有菜色，而各地的地方官員，迫於害怕承擔罪責，就用嚴厲法令殘酷刑罰，迫害百姓求得執行。因此民力不能忍受，家庭妻離子散，哀怨的呼聲，觸動傷害了祥和的氣氛。另外，長江岸邊的守軍，從遠處看應該用來開拓疆土擴大邊界，從近處看應該用來守衛疆界防備戰禍，應當特别優待養育，以防備有戰事，但是現在却徵發賦税勞役，像烟雲一樣密集，士兵穿的是破舊的粗衣，吃的供不上早晚兩餐，出征要抵擋

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宫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内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

刀箭的災難，歸來要承受無依無靠的憂愁。因此父子互相抛棄，叛逃的人成群結隊。希望陛下放寬賦税，取消煩雜的徵收，救濟窮困的人民，减省不急的勞役，簡約禁令法律，那麽四海之内就會安居樂業，偉大的教化就會普及融洽。百姓是國家的根本，飲食是百姓的生命，如今國家没有一年的儲備，家庭没有數月的積蓄，而後宫中坐享飲食的有一萬多人。内有家庭離散的怨恨，外有損失消耗的浪費，使國庫被無用的事耗空，士民遭受糟糠不足的飢餓。

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没，君臣係頸，共爲羇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强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另外，北方的敵人注意地盯着，窺視我們國家的盛衰，陛下不依靠自己的威嚴德行，而是指望着敵人不入侵，忽略國家的窮困貧乏，輕視敵寇不來作亂，這實在不是長遠的謀慮和身居朝廷取得勝利的關鍵。從前大皇帝親身辛勤勞苦，在南方創立基業，割據江山，開拓萬里疆土，雖然蒙受了上天的輔助，也確實有着人的努力。餘福遺業，傳到陛下，陛下應當努力推崇德行，來光耀前輩功業，愛護百姓，撫養士兵，保全先人的法度，怎麽能忽略顯要的祖先的功績勤勞，輕視艱難得到的帝業，忘掉天下的衰落，不顧國家興衰的巨變呢？臣聽説福禍變换無常，吉凶取决於人，長江天險不能够長久依賴，假如我們不加以防衛，一葉小舟就能渡過。從前秦國創立皇帝稱號，依據殽山、函谷關的險阻，德行教化不加修養，法律政令苛刻殘酷，流毒禍害百姓，使忠臣閉口不言，因此一個人起來大呼，國家就被顛覆滅亡。眼前的劉氏據有着三關的險要，守衛着重山的牢固，可以説是鐵城石屋，萬代基業，授任官職不用賢人，很短時間國家覆滅，君臣頸戴枷鎖，共同成爲俘虜。這是當代的明鑒，眼前的警戒。希望陛下遠察前代舊事，近觀當世變化，興盛基業加强根本，割捨私情順從道義，那麽周成王周康王那樣的大治就會興起，而聖祖留下的福運就會隆盛。

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托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書表奏上，孫皓非常忌恨他。賀邵敬奉公事忠貞正直，受皇帝寵愛的人害怕他，就共同誣陷賀邵和樓玄誹謗詆毁國家政事，他們倆都遭到詰難斥責。樓玄被送到南州，賀邵赦免官復原職。後來賀邵中了惡風，嘴不能説話，離職幾個月，孫皓懷疑他假稱有病，拘捕交付給藏酒的官署，拷打一千多下，賀邵始終没説一句話，終於被殺害，他的家屬流放到臨海郡。同時下詔令誅殺樓玄的子孫，這一年是天册元年，賀邵年紀四十九歲。

韋曜

韋曜字弘嗣，吴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

時蔡穎亦在東宫，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

>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吴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
>
>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

韋曜字弘嗣，是吴郡雲陽縣人。他從小喜歡學習，善於撰寫文章，從丞相掾授任爲西安縣令，回到京城任尚書郎，升任太子中庶子。

當時蔡穎也在東宫任職，生性喜歡六博圍棋，太子孫和認爲没有益處，命令韋曜論説此事。韋曜的文章説：

> 聽説君子耻於年富力强而功業没有建立，痛恨死後而名聲不顯揚，所以説學習如果不及時，恐怕就會失落。因此古代有志向的人，悲嘆年華流逝而名聲不顯，所以振奮精神砥礪操行，早起晚睡，無暇安寧休息，經歷很長歲月，積累日日功力，像甯越那樣的勤奮，董生那樣的誠篤，逐漸達到道德大義的境界，進入學業術藝的領域。而且以西伯的聖明，姬公的才能，還要有夜以繼日的勞苦，所以能够興盛周朝的道業，流名億載，何況對於一般的大臣平常人士，怎麽可以停止追求呢？歷觀從古到今建立功名的人，都有着日積月累非同尋常的事迹，勞苦身體，竭盡心力思考，閑居不放棄學業，窮困不改變志向，因此卜式在耕田放牧時立下志願，黄霸在獄中從師接受道義，他們最終都有榮華顯貴的福運，成就了不朽的名聲。所以仲山甫日夜勤勞，而吴漢勤勉公事，哪裏有閑逸懶惰呢？
>
> 當今世上的人大多不努力研究經典學業，喜歡六博圍棋，荒廢事業，廢寢忘食，從白天直到天黑，點燃蠟燭繼續下去。在面

争，雌雄未决，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吴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對棋局相争，勝負不分時，精神異常專注，心力勞累身體疲倦，政務荒疏不辦理，賓客擱置不接待，即使有太牢那樣豐盛的飲食，有《韶》《夏》那樣高雅的音樂，也没時間過問。至於用衣服財物作賭注，更改了下棋的目的變换了行事的準則，廉耻的思想放鬆，而憤怒蠻横的神情顯露，然而他們的志向没有超出一張棋盤的範圍，他們的追求没有越出方形棋格的距離，戰勝對手没有分封爵位的賞賜，奪取棋局地盤没有兼并國土的實際。這種技藝不是傳統的六藝，功用也不能治理國家；想建立功名的人不能依靠這種技藝，想被徵召任用的人不能通過這條道路。以它來研討布兵交戰，它不是孫武、吴起那些人的東西；以它來考究道義技藝，它不屬於孔子的後學；致力於詭變欺詐，這不是忠信的事；以劫掠殺戮爲名，這不是仁愛的人的思想；而且白白浪費時光荒廢事業，最終毫無補益。這同樹立一根木頭再擊打它，放置一塊石頭去投擲它的做法有什麽不同！况且君子在家時就勞累身心來提高修養，在朝廷時就竭盡生命進獻忠誠，遇到事情還要推遲吃飯，又哪裏會有下棋值得沉溺呢？正是這樣，所以孝順友善的品行纔會樹立，忠貞純潔的名聲纔會顯揚。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勛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當今大吴承受天命，海内没有平定，聖明的朝廷自强不息，一心要得到人才，英勇有謀的人就接受熊虎般的武將重任，温文儒雅的人就擔當龍鳳般的文官官職，各行各業同時包容，文官武將一起奮進，廣泛選拔優秀人才，表彰録用英雄俊傑，設立規程考核的科目，賜予利禄爵位的奬賞，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好時刻，百世一遇的良機。當代的人士，應當努力追求最高的道義，熱愛功業珍惜力量，來輔佐聖明的時代，使名字載入史册，功勛著入盟府，這纔是君子最高的追求，當今最緊迫的事情。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

一塊木頭棋盤哪裏比得上方國的分封？枯槁的三百個棋子哪裏比得上萬人的將領？

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綉有飛龍的禮服，金石絲竹的音樂，足以包容棋局并取代下棋了。假如世上士人轉移下棋的精力用在詩書上，就會有顏回、閔損的志向；用在智謀上，就會有張良、陳平的謀慮；用在貿易貨物上，就會有猗頓那樣的財富；用在射箭駕御上，就會有將帥的才幹。這樣做那麼功名就會建立而卑賤就會遠離。

和廢後，爲黄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吴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

孫和被廢黜皇太子後，韋曜任黄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佐朝政，上表推薦韋曜任太史令，撰寫《吴書》，華覈、薛瑩等人都參與這項工作。孫休登基，韋曜任中書郎、博士祭酒。孫休命令韋曜依照劉向原來的做法，校定各種典籍。又想要請韋曜擔任侍講，而左將軍張布是孫休親近寵信的人，行爲品德有很多污點，害怕韋曜這樣的侍講儒士，并且韋曜精明意志堅定，他害怕韋曜用古今事例警戒孫休的思想，就堅持争辯説不行。孫休非常怨恨張布，這記載在《孫休傳》中。然而韋曜終於也没能入宫擔任侍講。

孫晧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晧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從業别有所付，晧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

孫晧即位，韋曜封爲高陵亭侯，升任中書僕射，後官職簡省，任侍中，曾經兼任左國史。當時孫晧在的地方迎合旨意多次報告祥瑞感應。孫晧以此詢問韋曜，韋曜回答説："這不過是别人家中很平常的東西罷了。"又孫晧想爲他的父親作紀，韋曜堅持認爲孫和没有登帝位，應稱作傳。像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韋曜逐漸受到責怪惱恨。韋曜更加擔憂畏懼，自稱年老體弱，請求辭掉侍講、左國史兩個官職，乞求説想要完成所寫的書，把他從事的工作另外交給别人，孫晧始終不答應。當時韋曜身患疾病，服藥醫治，監視護理，要求此事更加急迫。

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减，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强，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擿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

孫晧每次舉行饗宴，没有不是一整天的，入席的人無論能不能喝酒一概以七升爲最低限，即使不能全部喝下，也都要强灌喝完。韋曜平時喝酒不超過二升，起初他受特别禮待時，孫晧常爲他减少限量，或者暗中賜給茶水代酒，到他寵信衰退，反而受到强迫，他總是因此獲罪。另外孫晧在酒後讓侍臣責難折辱公卿，以嘲弄欺凌、揭發隱私短處來取樂。間或有過失，或無意冒犯了

戮。曜以爲外相毁傷，内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

孫晧的忌諱，就被拘捕捆綁，甚至於誅殺。韋曜認爲表面上互相詆毁中傷，内心裏滋長抱怨憤恨，使大家不能和睦融洽，不是好事，所以他衹是講述難以理解的經典大義言論而已。孫晧認爲他不順從詔命，心中不盡忠誠，於是積累前前後後的嫌怨憤恨，拘捕韋曜關入監獄，這一年是鳳皇二年。

曜因獄吏上辭曰：

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閒有古曆注，其所記載既多虚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内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韋曜通過獄吏呈上奏書說：

囚犯我身受恩惠得到哀憐，没有人能比得上，却竟没有絲毫可以報效的，辜負辱没了恩愛寵信，自己陷入死罪。想到將像灰燼一樣消散，長久地抛棄在黄泉，愚陋的情感哀傷凄苦，私下有些想法，奢求讓皇上知道。囚犯我從前見到世上有古代曆法注，它所記載的事很多既是虚無的，而在經書典籍中的也有錯亂謬誤。囚犯我搜尋查考經傳記載，核對異同，采集耳聞目睹的材料，來撰寫《洞紀》，從庖犧開始，直到秦、漢，總共三卷，還準備從黄武以來，另外寫作一卷，工作還没有完成。另外看到劉熙寫的《釋名》，確實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物類衆多，難以詳細探究，所以時有失誤，而關於爵位的事，又有不正確的地方。愚意認爲官爵的事，是目前的當務之急，不應當混亂錯誤。囚犯我忘記了自己極爲卑微，又寫了《官職訓》和《辯釋名》各一卷，想要奏報呈上它們。剛剛寫完，正趕上行爲不端獲罪，囚禁起來聽候命令，死亡之日，遺憾没有奏報，謹在死前陳述，請求皇上告訴秘府官員，讓他們在外面選取，呈進宫中奏報皇上。回想起來害怕我淺薄愚陋，不能符合皇上心意，心懷恐懼像鳥雀般喘息，乞求施予哀憐省察。

曜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

韋曜希望因此求得赦免，但孫晧却又責怪他的書有污垢，又以此責問韋曜。韋曜回答說："囚犯我撰寫此書，確實想要呈報給皇上，害怕有錯誤，多次檢查閲讀，不知不覺弄髒了。遭到訊問膽戰心驚，呼吸困難。謹補充説明叩頭五百下，兩手抽打自己。"華覈接連上奏疏援救韋曜

說：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内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敕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説，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吴，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吴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吴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

韋曜有幸遇到千載難逢的機會，特别蒙受到哀憐賞識，憑他的儒學學問，得以成爲史官，穿戴貂蟬在宫中侍奉，接受應答皇上的詢問，聖明的朝廷仁愛誠信，哀悼死者追念先人，在迎接神靈的時候，流着淚敕令韋曜爲先人作紀。韋曜愚昧昏亂不明事理，不能推廣宣明陛下像大舜那樣的美德，而是拘泥於史官的舊制，使聖明的旨意不能抒發，最高的德行不能彰明，實在是韋曜愚昧該死的罪過。然而臣恭謹思索，發現韋曜從小勤奮學習，雖然年老也不知疲倦，探索經書典籍，温故而知新，以至於他心中熟知古今發生的事情，外面的官員中很少有超過韋曜的人。從前李陵任漢朝將領，兵敗没有返回而投降了匈奴，司馬遷不加憎恨，爲李陵游説，漢武帝認爲司馬遷有優良史官的才能，想要讓他完成他所寫的書，寬容而不加以誅殺，他的書終於完成，流傳萬代。如今韋曜在吴國，也就是漢朝的司馬遷。臣在下看到先後有祥瑞顯露，神靈的旨意上天的感驗，連續不斷出現，天下統一的日期，恐怕不會更長久了。統一大事平定後，將要觀察時節訂立制度，三王不因循禮儀，五帝不沿襲樂制，内容形式各不相同，删減增加各有差異，應當得到像韋曜這樣的人，遵循古代的大義，有所改定確立。漢朝承接秦朝，就有叔孫通制定一代的禮儀，韋曜的才學也就是漢朝叔孫通的水平。又《吴書》雖然略有規模，但叙贊還没有寫。從前班固寫作《漢書》，文辭典雅，後來劉珍、劉毅等人寫作《漢記》，遠遠比不上班固，叙傳部分尤其低劣。現在的《吴書》將流傳千載，編排進所有史書之中，後代有才學的人評定優劣，非得有像韋曜這樣的優秀人才，纔確實能使它列入不朽的著作。像臣這樣頑劣愚昧，實在不是合適的人選。韋曜年紀已經七十歲，剩下的年歲没有多少了，乞求赦免他一等的罪，讓他做終身奴僕，使他完成史書的事

業，永久昭示後人，流傳百代。謹此呈上表章，叩頭一百次。

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孫皓不答應，終於殺死韋曜，把他的家屬流放到零陵郡。韋曜的兒子韋隆，也很有文才學問。

華覈

華覈字永先，吴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秘府郎，遷中書丞。

華覈字永先，是吴郡武進縣人。他起初任上虞尉、典農都尉，因有文才學問入宫任秘府郎，升任中書丞。

蜀爲魏所并，覈詣宫門發表曰："閒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

蜀國被魏國吞并後，華覈到宫門送上表章説："近來聽説敵寇的兵馬像螞蟻一樣聚結攻打西蜀國境，西蜀國境地勢艱險，我以爲應當没有憂慮。等到聽説陸抗的表章來到，成都没有守住，君臣流亡，國家覆滅。從前衛國被翟人攻滅，齊桓公使衛國恢復，現在道路遥遠，不能援救復興，喪失了依附我們的土地，拋棄了奉獻貢品的國家，臣以草芥般卑微的身份，私下心懷不安。陛下聖明仁愛，恩澤撫慰遠方，突然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定會産生哀傷悲痛。臣無法抑制憂傷惆悵的心情，謹此叩拜呈上表章以告知。"

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宫，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并廢，覈上疏諫曰：

孫晧即位，華覈封爲徐陵亭侯。寶鼎二年，孫晧重新營建新的宫殿，規模宏大，裝飾珠玉，費用很高。這時正是盛夏動工，農業和守衛同時廢棄，華覈上奏疏勸諫説：

>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

> 臣聽説漢文帝時代，天下安定，經過秦朝的百姓慶幸擺脱了殘酷苛刻的政令，歸順劉氏的寬厚仁愛，減少勞役精簡法令，和百姓一同重新開始，分封王室子弟做漢室的屏藩守衛，在這時候，都認爲漢朝像泰山一樣穩固，建立了流傳萬代的基業。到了賈誼，獨認爲值得痛哭和流淚的事有三件，值得爲之深深嘆息的事有六件，竟説當今的形勢無異於把火種放在堆積的柴草下而人睡在上面，大火還没有燒起來就認爲很平安。以後發生的變亂，都像他先前説的那樣。臣雖然卑微愚鈍，不懂得大的道理，私下用過去的事情，推考當前的形勢。

> 誼曰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

> 賈誼説再有幾年時間，各諸侯王正當强盛時，漢朝廷派去的傅相就會藉口有病被罷

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强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亡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廪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户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向東，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盗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

免返回，想要以此來治理國家，即使是堯舜也不能安定。如今强大的敵人占據了九州的土地，擁有大半的民衆，熟悉攻戰的各種方法，有着軍隊舊有的勢力，要想和中原敵國競争吞并對方，這就像楚、漢勢不兩立，不僅僅是像漢代分封的淮南王、濟北王那樣。賈誼想要痛哭的情况，比起今天要緩和，他那抱火卧薪的譬喻，在今天更爲急迫。大皇帝看到前代的情况是那樣，觀察到今天的形勢是這樣，所以廣泛開拓農桑事業，積累起不可估量的儲備，體恤百姓沉重的勞役，努力撫養作戰的士兵，因此人人感恩戴德，個個想要效命。統一的運數還没有來到，大皇帝就早早離開廣大臣民。從此以後，强横的大臣壟斷朝政，上背棄天時，下違反民意，失掉平安生存的根本，追求一時的功利，多次發動軍隊，耗盡國庫資財，士兵勞苦百姓貧困，没有時間得到安定。如今幸存的人祇是遭遇創傷、經受悲哀痛苦遺留下的民衆罷了。終於使得軍需物資匱乏，倉庫空虚，布帛的供給，寒暑不能完備，再加上百姓失去産業，家家户户不能自給。而北方敵國却積蓄糧食養育百姓，專心對付東方，不再有其他顧慮。蜀國作爲西部的屏藩，土地險要堅固，加上接受先主統治的策略，原以爲他們的守衛足以長久，不料一時之間，突然就滅國。脣亡齒寒，這是古人都懼怕的。交州各郡，是國家南部疆土，交阯、九真二郡淪陷，日南孤立危急，存亡難保，合浦以北地區，百姓都動蕩不安，由於連續逃避勞役，很多人離散叛逃，守衛的部隊減少，威嚴震懾變輕，常常擔心喘息間又會發生變故。從前海上賊寇覬覦東部各縣，得到很多叛離的百姓，他們熟悉地形又在海上行動，比往年更貪得無厭，没有一天不進行劫掠。如今前後受敵，兩頭有難，這是國家的危難之際。實在應該停止營建修造的勞役，預先制定防衛的策略，鼓勵開荒種植的事業，作爲對饑荒貧乏的補救。祇恐怕農時

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

將會錯過，春耕勞作已近晚期，一旦發生戰事，行裝都没有準備好。如果放棄這些當務之急，用盡力量營建勞作，突然發生風雲不測的變故，這纔放棄營造修建的勞役，應付烽火警報的危急，驅使怨恨痛苦的民衆，奔赴刀光閃閃的戰場，這正是强大的敵人可利用的資本。如果衹是固守，時間持續很長，那麽軍糧一定會匱乏，不等到交戰，戰士就已經困乏了。

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不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户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宫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宫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

從前太戊的時代，庭院生長出桑樹穀樹，太戊驚懼而修養德行，怪異消失，殷朝興盛。熒惑星占據心宿位置，宋國人認爲這是災難，宋景公没有聽從瞽史官移禍給臣民的話，火星退回到了原來位置，宋景公延年益壽。自身修養德行就能感動異類，話從口中發出就能通達神明，臣愚鈍蒙昧，錯誤地辱没了近臣的官職，不能輔助陛下宣揚仁義恩澤來感動天地神靈，仰頭俯首都感慚愧，無地自容。退後伏身思考，像熒惑、桑穀那樣的變異，是上天在昭告兩位君主，至於其他種種微小的異常現象，大概是一般家中的小神製造的，在天地中驗證，没有其他的災變，但是現在吉祥福瑞的徵兆先後多次發生，明珠已經顯露，白雀接着出現，這是無盡的福運，確實是神靈顯示出的，是以九州爲宅，以天下爲家，不與普通定居百姓的流轉遷移相同。另外現在的宫殿，是先帝營建的，經過占卜奠定地基，不是不吉祥的。又楊市的土地和宫殿連接，如果浩大的工程完成，陛下的大駕遷移過去，門中的神靈，都要轉移，就恐怕時間的長遠不一定比得過舊的地方，多次遷移不行，留下又有疑慮，這是愚臣我日夜憂慮焦灼的原因。臣察看了《月令》，夏末的月份，不能興建土木工程，不能聚會諸侯，不能興師動衆，舉行大活動必有大災禍。現在雖然諸侯没有聚會，但是諸侯的軍隊前來和諸侯聚會没有區别。六月戊己，土德正旺，已是不能冒犯，加上又是農忙月份，季節不能錯過。從前魯隱公夏季

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

在中丘修城，《春秋》記載了此事，留給後人作爲警戒。現在修築宮殿是建立千秋萬代的宏偉基業，却冒犯了天地大禁忌，沿襲《春秋》記載的錯誤做法，荒廢恭敬地教授百姓耕作的最重要的事務，臣以愚昧的管見，私下感到不安。

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并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

另外恐怕召集流散的百姓，有的人會不來，討伐他們就要荒廢勞役發動戰事，不討伐他們，這種情況就會日益滋蔓。如果全部來到，衆多的人聚集起來，很少有不發生疾病的。而且人心安定就想到友善，人心勞苦就會怨恨反叛。長江南岸的精兵，是北方敵國難以對付的，他們想用十名士兵來對付我們東吴一個人。天下没有安定，兵力是非常值得憂慮珍惜的。如果這座宮殿建成，死亡叛逃五千人，那麽北方敵軍人數就等於又增加了五萬人，如果死亡叛逃的人數到了一萬人，那麽敵軍人數等於成倍增加到十萬人，生病的人有死亡的損失，叛逃的人傳播不好的言論，這正是強大的敵人最感到高興的事情。如今將要在中原較量，來定出強弱，正在這個時刻，敵方力量增強而我方力量減損，加上勞累困乏，這是英雄智士感到深深憂慮的。

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没，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臣聽説前代君王治理國家没有三年的儲備，就説國家稱不上是國家，安寧的時代還要像這樣戒備，何況敵人很強大而我們却忽視農業忘記儲備。如今雖然進行了一些種植，最近被大水淹没，那些殘存的還必須要鋤草、收穫，但是地方官員害怕耽誤修建宮室徵調的期限，東部各郡的人，都親自進入山林，盡力砍伐木材，荒廢了農事和政務，官民的妻子瘦弱孩子幼小，開墾種植又很微薄，如果遇到水旱災害就永遠没有收穫。州郡中現有的米，應留待發生緊急情況時動用，但冗餘的吃閑飯的人，還仰賴官府供給。如果全國上下空缺匱乏，糧食運送不能供應，而北方敵人侵犯邊境，即使周公、召公再生，張良、陳平復出，也不能爲陛下謀

劃，這是很明顯的。臣聽説君主英明臣子就忠誠，君主聖賢臣子就正直，因此殷勤進言，冒昧地觸犯陛下的威嚴，懇請予以憐愛省察。

書奏，晧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晧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悦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書表呈報上去，孫晧不采納。華覈後來升任東觀令，兼任右國史，他上奏疏推辭，孫晧答覆説："收到奏表，認爲東觀是儒林學者集中的官府，經常研習校閲文獻經典，排解疑難，漢代時都是著名的學士傑出的儒者纔能擔任這職務，就請求另外選用優秀賢能的人。聽説了此事，認爲您研習精通典籍，博覽群書見識很多，可以説是熱愛禮樂篤好詩書的人。應當發揮文才，運用才學，推廣贊頌時政，超越揚雄、班固、張衡、蔡邕這些人，奇怪您却謙退，一味自我菲薄，您應當努力做好本職工作，超過前代賢才，不要再多説了。"

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皆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别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藴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懸，則籍没財物，故家户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

當時倉庫没有儲備，社會風氣日益奢華，華覈上奏疏説：

現在敵寇遍布各處，征戰討伐不能停止，平時没有多年的儲備，出戰没有應敵的積蓄，這是統治國家的人應當深深憂慮的。財物糧食的生産，都來自百姓，抓緊時節致力農耕，是國家最急迫的事情。但是京城的衆官員，掌管的職責各有不同，各自向下徵調，不考慮百姓人力，總是要最近的期限。地方官員害怕罪責，日夜催逼百姓，放棄農田事務，趕赴約定日期，按時送到京城，有時積壓并不使用，白白使百姓耗費勞力耽誤農時。到了秋收月份，又責令百姓按規定繳納賦税，剥奪了他們播種的農時，却索取他們當年的賦税，如果有人拖欠，就没收財産，所以家家户户貧困，衣食不足。應當暫停各種勞役，專心從事農桑。古人説一個男子不耕作，就會有人要挨餓，一個女子不紡織，就有人要受凍，因此先代君王治理國家，祇是致力發展農業。戰争爆發以來，已將近百年，農民荒廢了農田的事務，婦女停止了紡織的工作。由此推知，吃着粗食而長年飢餓，穿着單衣踏着冰霜受凍的人，自然

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温，爲味者口之奇，文綉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并綉文黼黻，轉相仿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内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物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綉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綉，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

不少了。

臣聽説君主要求百姓的有兩條，百姓期望君主的有三條。這兩條是説要求人民爲自己勞作，要求他們爲自己獻身。這三條是説對飢餓的人能讓他們有飯吃，勞累的人能讓他們休息，有功的人能讓他們得到獎賞。百姓做到了君主要求的兩件事而君主却失掉了百姓的三條希望，那麽怨恨的心情就會産生而功業就不能建立。如今倉庫儲備不充實，百姓勞役繁雜，君主的兩個要求已經齊備，百姓的三個希望還没有實現。况且飢餓的人不是要等到有美味佳肴然後纔吃飽，受凍的人不是期待着狐裘貉皮然後纔能穿暖，講究味道是口上的特殊要求，文綉織錦是身體的裝飾。如今事情很多而勞役繁雜，百姓貧困而風俗奢華，衆多的工匠製作着没有用的器物，婦女做着綺麗奢華的服飾，不努力製作麻布，都追求鮮艷華麗的衣服，互相仿效，耻於惟獨自己没有。士兵百姓的家庭，也還要追隨風氣，家中没有儋石糧食的儲備，但外出時却有綾羅綢緞的衣服，至於富商商販人家，又有金銀，奢侈縱欲更爲嚴重。天下没有太平，百姓供給不足，應當統一撫育百姓的根本，繁榮糧食布帛的産業，但是却在浮華的奇巧上浪費功力，在奢靡的事情上耽誤時間，上無尊貴卑賤等級的差别，下有耗費資財物力的損失。如今的官吏士卒人家，很少没有子女，多的有三四個，少的有一二個，假使每家有一個女子，十萬家就有十萬人，每個人每年紡織一束，就有十萬束了。假如整個國家同心協力，幾年的時間，布帛一定就有積蓄。任隨百姓選用各種色彩，聽任他們的服裝穿着，祇是禁止鮮艷奢靡的無益的裝飾。况且美貌的人不需華麗彩飾來增添美，姿容艷麗的人不需彩綉織錦來求得愛憐，五彩的裝飾，足以顯示美麗了。如果極力塗抹粉黛，刻意盛裝打扮，未必就没有醜婦；廢棄華彩，去掉文綉，未必就没有美人。如果確實像這裏論述的，有那些擁有它

之傷農事，錦綉之害女紅，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没有益處而廢除它又没有損害的東西，何必吝惜它而不暫時禁止它來補充國庫的急需呢？這是解救匱乏最急迫的事情，是國家富强的根本事業，假使管仲、晏子再生，也不會有别的辦法來替换。漢代的文帝、景帝，在平安時代繼承皇位，天下已經安定，四方没有禍難，還認爲雕飾文彩妨害農事，錦衣織綉影響紡織，他們開闢富國的有利事業，杜絶了挨餓受凍的本源。何况如今天下分崩離析，豺狼充斥道路，軍隊不離戰場，戰士鎧甲不解，却可以不廣開生財的途徑，充實國庫的積蓄嗎？

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蜕朝中。熙光紫闥，青璅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

孫皓認爲華覈年紀老，敕令華覈可以呈送不經謄寫的表章，華覈不敢。又敕令他草擬文章，站立着等他。華覈寫文章説："可嘆華覈小臣，草芥一樣平庸。遭遇聖君看重，受到特别恩寵。來自民間草野，進身位居朝中。帝宫光芒四射，青殿可以依托。取用清明雨露，沐浴和煦南風。没有絲毫報效，辜負極高推崇。惠澤包容耻辱，恩寵累累重重。劣質蒙受榮耀，微命得以久存。欲報没有窮盡，祇好托求上蒼。聖恩如同雨注，哀憐寬容罪過。辱命草擬應對，潤澤覆蓋愚臣。不敢違背敕命，懼怕招來死罪。冒昧承受詔命，魂魄驚飛身存。"

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册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華覈前後陳述有益的建議，以及進獻推薦優秀人才，爲罪責過失辯解開脱，書表呈報一百多次，都對時事很有補益，文字很多没有全部記載。天册元年他因爲很小的過失免官，幾年後去世。韋曜、華覈論述政事的表章奏疏，都在社會上流傳。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

評曰：薛瑩稱贊王蕃器度不凡，學識廣博；樓玄清正純潔很有節操，文才思想通暢；賀邵砥礪志向，品行清高純正，善於掌握事理關鍵；韋曜精研學業而好古，博覽群書，有記述的才能。胡冲認爲樓玄、賀邵、王蕃是當代清高出色的人，大致没有優劣。一定要排次序，樓玄應在前，賀邵當在其次。華覈文章辭賦的才能，有超過韋曜的，但寫作典章誥命比不上韋曜。我看到

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華覈多次進獻有益的勸諫，目的在於竭盡自己責任，可以算是忠臣了。但是這幾位士子，身處變亂時代而有了名望地位，强要爲他們的道理堅持，能够免去一死就是幸運的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三国志　第二册
作者=ＢＥＸＰ
页数=４８５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http://hn3.5read.com/300-36/diskebp/ebp61/02/!0000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９９５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１２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５－Ｘ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
【原书定价】　２０７．００（全二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三国时代　纪传体　三国志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三国志　第二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